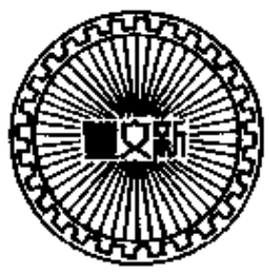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一七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七册目錄

總類



考據

養心亭集八卷……明　張邦奇撰　四
管天筆記外編二卷……明　王嗣奭撰　四明　一二五
灼艾集二卷續集二卷餘集二卷別集二卷……明　萬表撰　四明　一九一
徐氏筆精八卷……明　徐燉輯　芋園　四〇三
譚誤四卷……明　馬朴撰　青照堂　五八九
名義考十二卷……明　周祈著　湖北先正　六三七

養心亭集

明張氏約園開雕

2024/5/12

序

鄞藝文志本諸嘉靖寧波志錄張文定覲光樓集十卷紆玉樓集十卷環碧集十六卷養心亭集八卷靡悔軒集十二卷四友亭集二十卷嘉靖志爲東沙撰東沙爲公猶子故述之詳今諸集皆已搜得而養心亭集八卷天一閣殘本僅三卷林君集虛藏有全書爲明刻本先校而梓之此八卷中朱竹垞經義考所錄易說一卷書說一卷詩說一卷中庸傳一卷大學傳一卷春秋說一卷皆在焉餘二卷一爲釋老子釋國語讀史一爲論說

辨皆公得之於心決之於理而著之於文者也壽鏞尤喜其大學中庸二傳公篤信紫陽者也然不苟同多矣如虛靈之說謂承張子之譌張子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張子蓋知知覺之在心而不知心之知覺卽性靈也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非有二也又曰性其蘊心其具其實一也言其蘊則主於渾融純粹故曰中曰和言其具則主於整飭方嚴故曰正曰修曰齊曰治曰平言各有所當也大學以用人理財終公釋之曰書有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惟哲惟惠堯舜其猶病諸其深切著明旣如此中庸一書尤爲公二十餘年沈潛其義得而筆之者也自道之不行知之蔽也以迄天誠而已矣敍諸章相承之意其篤實光輝又如彼其闢荀子也曰孔子曰人性善也欲禮讓以動之荀子曰人性惡也欲禮制以矯之動之以讓則順順則和矯之以制則逆逆則乖夫禮非強世而荀卿以爲強世也故其書數十萬言而不足供孔氏之一哂又註曰聖人以誠體物而卿欲以僞制之故一傳之秦愚黔首而天下大亂雖公之言實

有所激而發然順逆之勢王霸之術於此得辨矣其他如說易謂孔子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然太極之上加易有兩字則太極豈容與易離而爲二濂溪作太極圖另立一圈於陽動陰靜之上蓋因後儒性惡與善惡混之說不得已而揭此程子愛此圖未嘗輕以示人以此也朱子因之遂於伏羲八卦次序六十四卦次序之下特空白紙書太極二字恐非伏羲畫卦本旨自朱子而後諸儒日益固滯將理氣分而爲二支離舛錯其端皆自此始此其論荀子朱子雖有待於商榷而亦足自成

拾柒册94%版

一說者也說書則推明蔡氏之旨而以戒懼省察求之曰事天勤民將無往而不當不然則違天喪己終懼不免焉嗚呼今之違天喪己者豈少也哉說詩雖參考衆說而專主集傳或曰集傳其無閒然矣乎曰小小文義之閒亦容有未合者焉善說詩者達於理其次不害於理玩心章句之末何其陋也說春秋專主胡傳凡胡傳所未安者辨之公穀左三傳之說有勝胡傳者取而易之胡傳之說未得聖經本旨而疑莫辨者則姑置之然其駁斥胡氏者甚夥凡說經諸作有爲竹垞所未見者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皆悉讀之矣壽鏞何幸得斯至釋老子國語讀史及論說辨亦醇乎醇者也黃梨洲稱其求放心之說雖濂溪不能易又稱其鑒達治體青史不沒全謝山稱其言足以輔翼朱子所以推重之者至矣是書自明以後無刊之者既付梓而敘其大略俾讀者知所考焉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後學張壽鏞

養心亭集目錄

卷一
大學傳
四十六條
卷二
中庸傳
四十八條
卷三
易說
九十八條
卷四
書說
八十三條
卷五
詩說
一百一條
卷六
春秋說

卷七
釋老子
一十條
釋國語
一十五條
讀史
三十六條
卷八
論
七篇
說
四篇
辨
二篇

拾柒册94½版

養心亭集卷一

明鄞張邦奇常甫撰

大學傳

大學曰在明明德德也者得也人之得於天者也德之明也如珠之不翳也如鑑之不塵也極幽微而無不燭也橫六合之內而無弗具也體而達之天將昭焉地將察焉萬物將著明焉是天地之神明所以命於我者也其明之者何也如珠之翳也而濯之如鑑之塵也而磨之也爲其氣稟有昏明强弱之殊也去其

昏則無弗燭者復矣植其弱則無弗具者完矣是明之之謂也或曰朱子曰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何也曰此未定之見也今夫衆理云者不過四德焉耳虛靈不昧者卽四德之智也今曰以智具智不幾於支離乎是其說承橫渠張子之譌也張子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張子蓋知知覺之在心而不知心之知覺卽性靈也是故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非有二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合而一之也若析之而並言之則惟邵子得之曰心者性之郛郭也是以心爲器而具性者也朱子旣以虛靈不昧言心則旣指其神妙者言之矣而又曰具衆理則以形而上者爲器支離重複而不可通矣周子程子則無是說矣

親民之爲新民何也程子見道之言也程子據傳文而更正之也古人用心最密修詞最精曰明曰新意相貫也詞相屬也故新民而反之己曰自新明德而推之人曰明明德於天下古之人視己猶人視人猶己也自新而弗新民猶己弗新也自新新民視人己一

體也而親不足言矣

止於至善者何也曰理無形聲事有歸宿是故靜爲動基艮爲震本然心不止乎內而事得其止乎外者未之有也定靜安心止乎內矣寂然不動乎內而后能截然有定乎外是以貴知止也此一節聖人教人以得止之由大學一書之要旨也抑亦堯舜禹授受之方乎是故知止惟精也定靜安惟一也道心在我而人心不能貳也能虛能得允執厥中也放勳之爲放勳欽明安安而已矣深哉

知止物格知至也定靜安慮誠心正身修也能慮能得則家國天下處之無不當矣或曰如子所言則得止云者惟新民事耳而明德固無與乎曰定靜安明德既得其止矣而新民之得止亦孰非明德至善之施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閒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不曰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而曰致知在格物心知卽物理也不可以先言也

大學一篇朱子序次至精密矣有復舊文者有紛更者皆牽强不通害經之甚者也或曰傳釋本末而遺終始何也曰終始所易曉也可無釋也且經文有本末厚薄之說焉必一一而釋之則旣釋本末又當釋厚薄乎

我之明德天之明命也顧則存不顧則亡嗚呼曷其奈何弗顧

盤銘承明德言也變明言新者爲新民發也自新不已而新民新民不已而新天命是無所不用其極也啓止至善之端也

釋止至善而發敬止之義敬則止不敬則不止也喫緊爲人之意也下文恂慄一言貫內外終始而無遺者也

道學格物致知也自修誠意正心修身也恂慄意之誠心之正也威儀身之修也是盛德之至善者也而民之不能忘啓新民止至善之端也此節釋明明德止至善至爲明切以恂慄爲意誠心正是專言敬以直內甚明也曰恂慄曰威儀內外辨矣

以道學對自修是以知對行也以是知格物之爲窮理無疑也以恂慄對威儀是以內對外也以是知正心之主本體無疑也曾子註腳極爲精詳紛紛之說顧末之究耳以此知格物之傳雖亡而其知行脈絡猶粲然於此章之旨也不然旣曰道學又曰自修夫豈無所別乎

朱子章句云恂慄威儀言德容表裏之盛以容對德似容在德外修身豈在明明德之外乎如曰明德表裏之盛則善矣或曰然則所謂德潤身者非耶曰言各有所當也此節釋明德止於至善恂慄威儀正下文盛德至善之實不當以德容分也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天下無不可知之物吾心無不能知之知也欲極吾心之知舍格物何以哉說命曰學于古訓仲虺之誥曰好問則裕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是故考古以證今則人可知也因人以推天則天可知也知人知天善惡判矣雖欲爲不善不可得也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格物卽孟子所謂知性致知卽孟子所謂盡心

至哉精一之學也舜發之孔子傳之曰明善誠身曰博文約禮曰窮理盡性是故大學首格物蓋先王之敎也而孔子傳之

知行之並進者何也知益深則行益至行益熟則知益精然必知先而行隨之譬之夢覺而後寢吪耳聞而後口諾目視而後足隨此一定之理也或曰窮神知化乃後於利用安身何也曰此至命事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亦以窮理爲先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不知而行冥行而已矣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雖然寡欲所以養知慆慢無以研精則知行固未始相離也然必知寡欲之可以養知也斯從事於寡欲焉知慆慢之無以研精也斯振去其慆慢焉夫孰能舍知而先行乎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惡臭好色好之惡之未有不眞者焉知之眞也惟意可以考知意不誠雖知猶不知也詩曰靡哲不愚果哲也奚爲其愚

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慊之謂也君子不以天下易所慊

德潤身心廣體胖意誠則有諸己故曰德心廣啓心正之端也體胖啓身修之端也十傳雖章分句斷而血脈之貫通如此義之精言之密也

或問正心修身之說曰大學之功析之有八而統之則一格物大學始事也而平天下之理無弗究焉平天下大學成功也而曰忠信以得之則不越誠意事耳故八者節次分明而其閒交養並進之機有不容以判然離者析而致其精統而觀其會斯可以語學矣至難言者其正心修身乎蓋古人言心則身在其中焉言身則心在其中焉未有以身心並言者也而大學言之詳其節也密其功也夫旣以身心並言則曰

心曰身各有分際曰正曰修亦有節次而不容以混淆也心身之一體也而在內也身心之所寓也而在外也是故正心敬以直內之事也修身而下義以方外之事也是故大學以有所忿喜憂懼爲心之不正也以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爲身之不修也是故正心也者于其無有視聽飲食之時也夫心之於物既交而有所滯也未交而爲之迎也或無所事而妄有所動也則倚於忿喜憂懼之一偏而失其本然之正矣夫心之本體安平端直無事而動則倚於物故

謂之不得其正心之常居凝然在內無事而動則馳於外故謂之不在焉不在由不正也苟正矣何爲而不在心在則耳目口體咸有所主何爲而不修

又曰心之發動者意也視聽飲食者身也正心之功不屬於意不屬於身者也是心之無所發動事物未交於視聽時也於斯時也心惟存其恂慄而已也凝然中居而萬誘不敢干也斯正矣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矣必也忿喜憂懼一無所有而吾心之本體翼如也則心在於內而身有所管攝矣

大學言心以無所忿喜憂懼謂之正中庸言性以未發喜怒哀樂謂之中心法之妙其傳一也

大學之正心即中庸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也誠意即慎獨也聖人授受如出一契後儒特未之深考耳

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此專言修身而正心在其中也齊明即正心也所謂恂慄者也盛服也非禮不動也所謂威儀者也

中庸言性不言心大學言心不言性性其蘊心其具也

其實一也言其蘊則主於渾融純粹故曰中曰和言其具則主於整飭方嚴故曰正曰修曰齊曰治曰平言各有所當也理則無二

正心一章傳義極爲明著觀其以則字承有所字順面讀之不費一詞而意義自見章句乃曰一有之而不能察察之爲言乃誠意事而非所施於正心又曰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心之用行必有視聽言動時也是修身齊家之事而非所以語正心之功也易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記曰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周子

曰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古之人以正言本體也尚矣或曰事之未交心未必塊然不動也思善人則好樂生焉思不善人則忿懥生焉親故有難雖千里之外而憂患生焉若之何其一無動也曰凡心之發動皆意也誠意之功盡之矣曰意雖誠矣然情勝而過焉獨不爲心累乎曰情勝而過也者如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者是也是身與家相接之時也是心之不正之徵也必也其來也無迎其去也無將而心斯正矣

心正猶誠意章心廣之謂也無上事而忿喜憂懼生焉雖無邪猶爲動於私也動於私則煩擾迫隘而失其廣大寬平之體矣故自其廓然無所累而言謂之廣自其肅然不可干而言謂之正

心之在內未交於物不當有所忿懥恐懼也一有之則不得其正矣故不曰之其所忿懥而不得其正焉而曰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言非所宜有也若夫身與家相接而親愛賤惡所必有者而特不欲其僻耳故不曰有所親愛則僻矣而曰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言不可使辟也二章詞氣顯然不同而後之解者略無差別則不惟失其本文之義且使正心齊家之事亦重複煩混而不可通也何者忿懥即賤惡傲惰之類也恐懼即畏敬之類也好樂即親愛之類也憂患即哀矜之類也若皆以用之所行言則正心一章可以兼修齊之義矣又從而複言之不爲駢拇附贅乎哉大學之正即中庸未發之中也中庸以性言曰中故於其發也曰和大學以心言曰正故於其施也曰修曰齊曰治曰平中之發也如射之中的也中的則其於物也相入相適相諧相合焉得不謂之和乎正之施也如矩之有則也有則其於物也不爽不愆不虧不偏焉得不謂之修齊謂之治平乎

孟子之知言物格知至也集義養氣意誠也不動心心其正矣乎學而至於正心則可以正天下矣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大哉周公之訓心學也憧憧思也感不正也心之感也猶貞乎無思況無感乎無感而思是未扣而鐘鳴也人將以爲怪

或曰洪範五事曰貌言視聽思思固心之職也曷爲其

可廢也曰不然也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斯於格物致知乎盡之矣其曰敬用五事敬也者心也是五事之用亦猶以正心爲主本也曰然則敬於五事無不在焉而吾子專以爲直內之功者何也曰此夫子之說也敬以直內對義以方外而言之也然直內之敬卽方外之義之存也方外之義卽直內之敬之行也天下豈有心外之事敬外之道乎滯於言者不可與論道也

心無事猶動況有事而能定乎故大學曰在止於至善

夫明德新民皆心也心不一則動於欲其何止之有故又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皆心法也大學之功其諸以正心爲要且難乎心不正則無所於止是以致丁寧焉

無上事而有所忿喜憂懼動於欲也動於欲者妄也誠未至也誠至則無事矣故動亦定靜亦定傅說之惟厥攸居伊尹之欽厥止禹之安汝止堯之欽明安安皆其心之醇乎天也是故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非實用力於是者不足以語此

止加畫爲正止則正也蔡氏曰人心之靈事事物物各有至善之所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必也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爲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所止者此大禹安汝止之意也

恂慄意誠心正也威儀身修也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正周公直方之說也恂信也意之誠也慄畏敬也心之正也曾子措詞之密如此蓋親受於孔子反思而得之者也

文王曰艮其背周公曰介于石孔子曰動專靜翕曰寂然不動曰退藏於密皆心正之義也子思傳之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深哉後之儒者吾惑焉以靜歸佛以虛歸老譬則舉家珍而委之地也言靜及虛則避而不敢居譬則家珍爲人所竊恐復之則嫌於盜也瞬目而不敢一盼豈不悲乎

絜矩之義本正心而言者也正者直也正直則矩在我矣是以絜之而天下平內不直則外不方猶之枉矩不可以齊物

或曰子以正心爲主靜之學又奚以異於釋老之荒乎曰不然也君子之於天下也必有堅此以待彼寧極以廣運致一以解紛藏用以顯仁者乾之動也不專則不直坤之動也不直則不方天地且然而況人乎是故君子之博物也欲其有諸已也於是乎有誠意之學意誠而萬物備矣君子之有萬善也欲其協于一也於是乎有正心之學學至於正心而初者復矣初也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無聲無臭之命於我者也天之命於我者復也夫然後如天之運家國天下無施而不順矣正心之學將以爲天地萬物主而容可隳乎彼釋老者竊吾之似者也因其竊吾似也舉吾本而蹶焉是惡莠而荒其苗惡紫而黝其朱也可乎哉可乎哉

心倚於物則視聽惑視聽惑則愛憎取舍皆奪於物而不自覺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此之謂也夫正心修身者身心皆止於理也身心皆止於理是故其交物也見理而不見物故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心如印板不得其正則無所之而不僻焉心不在焉失

其所也失其所於內而得其所於外者未之有也君子之學也心其所而已矣心其所而已者心其正之謂也是故之其所而無或辟焉者心之所其正也其心內而不外正靜而不失其居廓然而大公是以順應而不謬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恂慄存乎中威儀飭乎外以禮制心以義制事如懸鏡照物初不著物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妍媸不相掩焉

以反身之功言則由粗而精由流而源故意誠而后心正以推行之序言則由靜而動由內而外由近而遠故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家最難齊也無志者以難沮有志者以難進夫於其難而求之可以驗致知格物之功焉可以驗誠意正心之功焉可以驗修身之功焉吾弗至於齊焉弗已也則庸德之行庸言之信益篤不忘矣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心無物則公公故忘己忘己故體物是故正己而物正也是謂公於家而家齊公於國而國治公於天下而天下平

或曰平天下亦多術矣而曾子獨以用人理財二事言之何也曰書有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惟哲惟惠堯舜其猶病諸

養心亭集卷一

拾柒册94%版 25

養心亭集卷二

明鄞張邦奇常甫撰

中庸傳序

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信哉吾讀中庸以子思之善言道也而猶覺其意之浮于言也以程子朱子之善發人之志也而亦猶覺其意之浮于言也得意者忘言固也謂意之無窮而益之言非得已也自精一之訓見於虞書伊尹傳之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孔子傳之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夫一德者無

雜於物不可易於天下知天命之嚴無以踰之顧諟而不敢忘也而動息由焉庶幾乎一以貫之而富有如地日新如天誠通誠復與天地同流而莫窺其迹不亦休乎後世見其著者泥其殊覿其微者徑而一或失則下或失則高而善治善教不復見於天下子思懼斯道之遂晦不明也而作中庸以翊修道之教反覆丁寧無非以天望人而實不出乎以人望人也大而非迂切而非媚予自弱冠沈潛其義越歲既久若將融會旨趣而力柔志惰常自愧夫言行之弗一也旋悔旋復二十餘年而一德猶病乃繹舊聞筆而識之以爲自修之助且以俟同志者雖然言固不能盡吾意也況知言之希耶夫知言者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嗚呼安得若人而與之道

中庸哉

中庸傳

天道之流行也有倫而無形凝而爲物委焉而不復反也故曰命物承而生執焉而不可易也故曰性天之命性於我而吾之性命於天是故天人一體也性之具也有倫藏於無率之而釐然見焉則曰道是故性

道一源也性具於心氣或汩之心乘乎氣情或蕩之於道也愆焉聖人因其倫也而倫之節情以復性也立天以定人也而道斯行焉二氣五行經緯錯綜倫理詳密而妙於無迹故曰有倫而無形五字極中庸一書之大旨

孰備於萬物而道斯寓焉孰切於吾性而道斯具焉孰嚴於天命而道斯出焉人將惡乎離之一或離焉是決性而滑命也痛莫甚乎決性而罪莫大乎滑命故君子空谷若鳴霆在偃如在廟夔夔齊慄不敢維一絲焉性命之正也道之源也曷爲天下炳曰微鼓鐘

于宮謂不外聞也人則嗤焉笑之不昧者心不可欺者人念慮起矣亦曰無惡於志無畏於人斯已矣不然不過涓流蕩也何及是故君子惕若戒辨若觀火致厥果毅不敢貳厥心焉吉凶之幾也道之端也

性之方存無方無門故謂之中非吾之中是天之降衷也道之方出允諧於物故謂之和非吾之和是天之委和也大哉性命之理乎至無而供萬有之需至靜而應天下之動溥哉道乎人率其性不此通而彼塞或問未發有無曰有所未發惡得言無寂而未形孰窺

其有間已發動靜曰發皆實情孰云非動順而不留動而無動曰夫子之慟顏淵也不知其慟也惡在其無動乎曰宜慟而慟其動也止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惡在其順而不留乎曰不可得而頓忘者惟哀乎喜怒則否

或曰程子常使人驗未發之中而或者謂驗即已發未發之中不可驗也如何曰驗即已發是也謂中不可驗非也不待驗而自中聖人也衆人則常失之動矣故驗之所以求中也今惡夫體驗之涉於已發也而遂置弗驗是猶思復焉而惡尋逐之擾也可乎哉

天地自我位萬物自我育是天地萬物命於我是之謂至命

君子之奉帝降之衷也不啻若執玉捧盈然而不敢忽也齋明純一無使或汨也及其有接也循而不違如帝之命物也小大各適是故入而不膠於物也出而不滯乎我也淵凝而萬變資焉紛動而各要其止焉君子之中庸所以成已而成物也肆己欺人而莫之顧小人之反中庸也所以誤物而喪己也

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中其太和元氣之行乎天地之間雨暘寒燠少衍于度則災沴見人之身榮衛脈理少失其序則疾疢作故有執中之堯而有協和之績矣是故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夫所謂天下之達道者萬化不中不行萬物不中不生萬事不中不成禮不立則樂不興故曰中庸其至矣乎

夫道形而上者也君子貌斯恭也言斯從也父斯慈也子斯孝也猶之飢食渴飲焉情其性而已矣不能已

而不已曰情其性無所爲而爲曰性其情故與夫形而上者一矣此之謂中庸賢者知者離形以求寂滅荒唐而無所持循愚者不肖者計功度事汩汩焉滯乎其形而莫知自拔二者雖有閒矣然而倚其一方均之迷乎大方

道之不行知之蔽也知如舜道其行矣一人至知不勝萬謀故知莫大乎用人而不自用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不可以久仁如回道其久矣至易而行難强無難焉敘諸章相承之意

强者如天天之遊進退盈虛萬變而必適乎中焉然而無得而立也無待而立也者無意也有意焉則倚矣故君子之承天命也中立而不倚中立而不倚天道也體天之道必法天之强或曰何如其能强也曰勖何如其能勖也曰思奚思曰思帝命之不易其不容不力矣今夫儕我者之命我也且猶肅然以承之況上帝之命乎人之命入吾耳感吾心而已也而猶惕然念之而況帝命之根吾心而不拔引逸吾前而不少息乎一語合道幾何損益於吾身又孰與帝命之全而畀也乎充之美遠之利小失而大害且夫大化之往也無窮來也無止往吾弗及而來將不吾復茲吾於萬古內一受命也而可無勖乎

有物之心不足以體道道非物也刻意隱怪者以己賈物半塗而廢者以物易己君子之於道也如赤子之於母也不知其愛也愛且不知而況求爲孝乎哉孝且不求爲而況將以其不見知也悔而輟其愛乎哉夫不失赤子之心者其惟文王乎其於道也隱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無心也無心也者不可得而

識之有夫不以迹隱累其心隱是謂至隱於以極知仁勇之德而發費隱之端焉深哉

形氣也有涯而道也無涯以有涯涵無涯其不能盡勢也堯舜猶病天地猶有憾何怪乎吾用是見夫道矣彼於宇宙也常紆餘乎其外也而顧豈虧遺於其內乎哉蓋卑之不遺下愚而高之上知不能企近之不離居室而遠之天地不能盡夫誰與擬費者耶且之

物也天高地下目擊而存也鳶飛魚躍孰率非性孰性非命著孰寄曰微動孰主曰靜費孰原曰隱吾而不受命於天不圉形於天下則已矣受命於天圉形於天下夫天下焉適而非道耶雖欲離道將焉得其閒而逃諸

或曰造端乎夫婦者何也曰居室之內莫不有動息威儀之則屬費而皆原於天命屬隱君子於是乎兢兢業業焉燕私比昵不絲髮留乎中則性眞不鑒中而情皆中適和矣堯將授舜以天下而釐降二女曰我其試

哉是故君子不下房闥而天下之則存焉致嚴於斯推而達之草木蕃神祇格至近而遠也至易而難也似晦而彰也詩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未有不雝雝于宮而能肅肅於廟也曰察乎天地何以言君子之道也曰形氣散殊各一其理而理達無閒故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

爲費隱之論者其欲人反身以致誠乎故繼之道不遠人又繼之素位而行言外身而求出位而思皆妄也且造端之地乃在乎妻子兄弟吾惟篤近則舉遠亦奚取乎高遠之務爲吾嘗探諸幽焉鬼神之爲德也盛矣而未始有形聲也形聲且猶無之夫寧爲衒露震耀以斷驚聳視聽也乎哉而無遠無邇昭明赫喧無乎不在焉夫苟誠也欲掩不可得而人顧以外飾病豈欲與天爭善也乎吾嘗考諸明焉舜文武周公孔子非古之大聖人與彼惟庸德之行而垂法無窮世莫有儷焉者夫世果莫有儷焉者其亦足以尚矣遠鶩而不知歸者陋舜也耶敘十二章至二十章相承之意

或曰甚矣聖人之謙也孝弟忠信庸行耳而曰未能曰

不然道無窮而聖人之心恒不足如曰予既能之則天理或幾乎息矣書曰有其善喪厥善天下豈有喪善之聖人耶奚其謙奚其謙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固猶有所未能乎哉曰聖人之心慈愛惻怛常油油然不可禦也故曰未能也夫其心誠以爲未能乃其所以爲人倫之至乎夫子嘗曰吾弗能已矣彼於五典也汲汲焉常若有負也惡乎已惡乎已或問得道曰誠問誠曰無息有機乎曰未能者其機耶衆人何以異於聖曰衆人之天機也淺少有得即止矣悲夫

或曰孰爲天下公曰道孰明之曰心請聞焉曰即吾心欲惡也者可以推諸人即吾心欲惡於人也者又可以反諸己是知人即道也我亦即道也人亦即我也我亦即人也致於一萬事畢誠身而萬物備

或問仁曰人其道之謂仁曰違道不遠何也曰仁者無閒恕者去閒而求通之也故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素位而行率性之道隨物而應也故外者不入也不願乎外天命之性素定吾內也故內者不出也道繕萬

物性達天地則是萬物我府也天地我宮也孰富過是孰貴加是是故富貴吾不知其富貴也貧賤夷狄患難吾不知其貧賤夷狄患難也方且懷至美而游乎至樂孰以夫轇轇擾擾者納于靈臺哉人失道則憂魚失水則困苟不失水淵洄川澤孰知其所異上惡乎亢而陵下下惡乎卑而援上盡吾分而已矣分之外不輒萌一毫焉是何也不見可欲囂囂乎無不足無不足又何怨凡怨天尤人皆淺也局於形動於氣淺也則宜達性命者與天爲一與天爲一故莫窺其際且天之命也有二有命我使行者有命我使聽者弗行者忘天弗聽者貪天忘且貪也天惡之可不畏耶吾行行而聽聽均之曰順命不知道者時而畔援焉時而歆羨焉常願乎外泯泯棼棼曾不免乎饑嗔飽喜焉不安其素此之謂滑命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慢易入而狎昵妻孥之閒鄙詐生而校計兄弟之際狎慰之門也校乖之衢也不出堂室而足先蹶矣而欲之高且遠也不亦病

乎是故君子崇如賓之義念鞠子之哀嚴其所易褻也杜其所易隙也由是和以別摯敬以讓生家庭之內和氣融液而無或咈父母之心者是以君子樂得其道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子思將敘舜文周孔之孝而以是基之築崇墉者愼無墝其下也哉

鬼神無可見聞然而能見天下之所不見而亦形天下之所見能聞天下之所不聞而亦聲天下之所聞則是無表無裏無彰無微無有無無無可容偽處矣雖然使視之而有見也聽之而有聞也是物也惡能物

物天性物物者之非物也故君子存誠戒愼不覩恐懼不聞正是存誠工夫

曰隱曰微曰不顯曰不見不聞曰無聲無臭所謂無極曰命曰性曰道曰誠所謂太極合之曰無極而太極其源也曰易有太極曰形而上者謂之道以理所從出謂之天以流行賦與謂之命以物所共由謂之道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其實一物也以所稟生理謂之性以无妄謂之誠以無私謂之仁以無偏倚謂之中以得於心謂之德其實亦一物也中庸言誠始於鬼神之爲德蓋無極之眞天之命也

受命於天惟舜無怍也受眷於天惟舜無弗至也舜其父事天乎而宜其爲天之鍾愛子乎雖然以聖人之德天子之貴富饗宗廟而庇子孫於孝無損焉耳非益之也是故天之孝子斯其爲親之孝子耳矣舜乎舜乎古之中庸君子哉或曰大德何以必受命也曰父母有克肖子也而任之家政其常耳

天命之性惡乎在曰命我以孝而已矣武王周公繼述其親之志若事也而天之志若事存焉是故修其庸行而天命立道豈遠乎哉

或曰文王其有翦商之志乎何其志於禮樂也曰孔子其有奪位之志乎何其夢周公也關雎麟趾之化由岐雍而江漢孰者非禮乎孰者非樂乎謂聖人而無制禮作樂之志也是猶謂天地而無雨暘寒暑也

齋明盛服所以致中也非禮不動所以致和也修身之事備矣不修身則讒邪貨色不能遠必不能尊賢不尊賢又惡知所以修身故治天下修身莫要焉用賢莫急焉尊賢義也親親仁也所以修身而治天下者也敬大臣體羣臣尊賢之屬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親親之屬也故善治天下者聯屬而爲一身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此之謂也嚴畏禮重而不貳其心曰敬察其情常屬於身曰體求其所欲若或傷之曰子以道而招集之曰來委隨而莫之咈焉曰柔保護輯寧而優厚惠恤之曰懷皆心也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是故齋明盡之矣齋明曰德無妄故曰誠無私故曰仁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是故惟

仁親可以修身可以取人可以立政夫是之謂修其庸行而天下治孔子之道其舜文武周公之道乎

荀卿之崇孔氏也而曷爲其非子思孟軻也曰固也讀荀卿之書如躋木梯言禮而不達其原夫惡知孔氏曰孔氏何如曰孔子教人點也之志與之由也之志晒之點也從容乎性情由也規規於事物曰從容性情則可以爲天下乎曰孔子之於天下也本之明善誠身焉夫不以一人之性情而通之天下乎此子思孟子之所傳荀卿何足以知之曰荀卿則奚以異曰

孔子曰人性善也欲禮讓以動之荀卿曰人性惡也欲禮制以矯之動之以讓則順順則和矯之以制則逆逆則乖夫禮非强世而荀卿以爲强世也故其書數十萬言而不足供孔氏之一晒聖人以誠體物而卿欲以僞制之故一傳之秦愚黔首而天下大亂

生民以來性焉者幾人其待教者皆是也既曰待教由明奚惑焉故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夫不能不待教也而不先明善其知也乎哉其覺也乎哉童子執燭前導先明也荀欲聞道盍師童子

天地人物異器而同原方夫人物之未初也天地之閒無極之眞充焉耳方夫天地之未初也混茫之內無極之眞充焉耳凝而天地焉凝而人物焉無極之眞無雜也是故君子一不虧而萬物備誠之謂也誠乎誠乎周公其至矣乎其於萬物也順而利之至於騂剛用牛强柴用賁禽言有司哲簇有官松直棘曲鵠白烏玄咸若厥性而不遺焉又況其大焉者乎後之相天下者吾惑焉堅僻其志專利而不顧害曰國服爲息古之人用之卒以創殘乎天下甚哉堅僻之殘

性也干將不如夫盡性則無我無我而天地萬物無非我伊尹曰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司馬公曰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其可得乎信哉宇內其無所容欺也吾心其不容以自欺也是故君子伏私如匿盜充善若決泉折欲如撥蹙決詭如蕩滓逐逐乎其有以關之也沛沛乎其無可以遏之也天下之道曷隱弗費焉曷微弗顯焉珠玉猶輝而況德乎是故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日新月盛而

動變以化馴而至焉夫致曲者反而致其隱著明變化者充而極於費不定厥性厥道不弘焉夫不悔遯世然後有以文明厥世是故善明道者幽之善行道者卷而懷之晦必明鬱必亨夫何思何慮

至誠則一一則精精則察微又曰至誠則寂寂則明明則幾動而神應又曰至誠則天天則不物不物則妙物又曰至誠則虛虛則不待見聞氣機觸焉而無不覺中庸曰至誠如神非如神之謂也吾心之自神也天地間至貴者人人而至貴者心心而至貴者神人之

身日不過行百里歷十二辰而已矣若夫心不須臾而反覆六合之內下上億萬載之間知來藏往無思而無不通焉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心不一則神不全故君子誠之爲貴

誠自誠也道自道也猶之食者之自飽也何與於人而欲人知焉爲道而有意乎人知是當食而以爲餽也雖欲自飽得乎哉冰誠寒火誠熱日月誠明父子誠親君臣誠義相與始終焉者也故已必待誠以成而況欲以不誠成物乎苟可以不誠成物則亦可以滅炬而求光去表而索影矣夫性既亡矣焉所率而爲道自欺以爲恒而曰忠於人忠乎哉然則誠爲己也而因以成物不誠徇物也而并以亡己嗚呼曷其奈何弗誠

誠者不貳之謂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獲其身故成見其人故物夫誠者其心蕩蕩焉無所顧慮在身忘身而利害得喪不以貳也在人忘人而是非從違不以貳也不貳則貫動靜內外而一之金革百萬如無人飲水曲肱如無我

近世儒者之闢釋氏曰釋氏誤以神識爲性不知神識氣之英靈所以妙夫理者以之爲性則不可夫氣之英靈非理之英靈之與故聞理妙乎氣矣未聞氣妙乎理也且神識於四德爲智謂知非性孰信哉今以神識爲氣又以氣爲妙乎理舛孰甚焉持是說也將欲使釋氏語塞不亦難乎或曰然則釋氏不可非乎曰何爲其不可非也儒釋之相違遠矣儒者之忘內外也存誠而不私釋氏者欲忘而不能忘則舉天地萬物而幻妄視之其爲有意孰甚焉故曰名爲無不

周遍實則外於倫理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故聖人者成己成物而自無意必固我者也釋氏則外己與物而適以成其意必固我夫不言無而處有以無與言無而實不能無者何如儒釋之相違遠矣曰夫敬齋胡氏之說其有所受之也張子不云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曰如張子之言則是天外有道道外有天天與道各得其偏而性則兼之也可乎哉且性既合虛與氣矣而虛與氣之外復有

知覺而合之則性與天道固頑然無知物耶眞精妙合神靈萃焉夫心之靈性靈之也非性何靈之有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生之性也人之心覺卽生不覺卽死故心之純一性之仁也其靈覺性之智也未有仁而不覺者也故成己必自成物仁卽智也智卽仁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張子知知覺之在心而不知知覺卽天道之神明賦於我而爲性者也至使後儒以知覺爲氣氣能妙理悲夫

或曰成物云者如瞽瞍底豫是舜成其父也乎曰實理及物處之得宜曰成猶曰材成云耳必以底豫爲成父則商均之終不肖也舜爲不得成乎乎要之紂惡不悛文王不害爲忠管叔叛逆周公不害爲弟曰然則時措之宜卽成物也而複言之何也曰既合仁知內外以爲性矣則性固本也而時措之宜又其用也聖賢之言關闔卷舒無所不可熟於理而已矣或曰時措云者時乎成己則成己時乎成物則成物曰否已無時而不成物則因時而應

至誠其天乎功用其神乎不見不動中也所謂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也或曰不見胡章不動胡變曰子不觀夫地之翕蓄深固乎品物流形如其章不觀夫天之專靜寧一乎陰陽錯行如其變夫見以求章是有意於章也有意於章則其發也淺淺則其光輝弗盛動以圖變是有意於變也有意於變則其行也滯滯則其鎔化弗液聖人其地乎深其根而自發其天乎寧其極而自運淵凝邃穆不露聲色而禮樂法度大觀乎天下實德之自著也恬漠虛寂不事造作而崇功

大化於變乎一世實德之自運也性定乎中道妙乎外者非至誠其孰能之

昭昭卽天也撮土卽地也卷石卽山一勺之多卽水也然而如彼其盛大者其必不徒然矣六尺之多卽人也然而與天地同功與海嶽齊光其必不徒然矣大抵弗微弗彰弗崇弗昌弗翕弗張以至有而無有乎藏是用大光動靜屈伸本末相因浩浩昊天孰嗇吾人夫天地山川之大人皆知之而不知其所以大也使一息不誠其崩潰之不暇而暇生物乎文王之文

人皆慕之而不知其所以文也二三其德而希文乎文王是猶澤伏而捫泰山之巔難乎及矣

六合之內清虛燦爛者何也吾心之實體也齊七政敘九功封山濬川馴鳥獸而蕃草木阜通貨賄飭化八材巍巍乎極天地山川生物之功者何也吾心之實用也鈞是人也或山川天地之爲材或草木禽蟲之與灰眇乎小哉所以淪乎物也譬乎大哉獨成其天吾德天德吾性天性發育而峻極者非側陋物也若之何其弗尊之三千三百之儀非襲而飾也德性自然之倫也弗問弗學謬且迷若之何其弗道之是故君子包乎天地之外立乎萬物之上而詳審乎人倫庶事之閒或曰道謂之凝何也曰斂而敦固之施而順習之夫如是身將安之氣將孚之心將樂之祿之以天下而不喜也無故折之而不可怒也膠諸天而不可解也是之謂道凝夫凝耶散耶亦驗之心氣之閒而已矣鍊氣者日取若黍歸於黃庭久久凝聚謂之結聖胎彼特聖其所聖而猶若是而況聖吾之聖乎或問天曰誠問聖曰誠曷爲天下樂曰誠未達曰誠者

渾渾乎運而不窮屈伸萬變而不可亂天樂天聖樂聖其是之謂乎曰可學乎曰可昔者顏子悅之擇善服膺不遷怒不違仁曾子悅之省身篤行而唯一貫子貢悅之多學而識聞性與天道孟子悅之集義而養浩然之氣蓋庶幾乎敦化矣而未大也是故大德誠之源小德誠之流誠者自源而徂流誠之者遡流而求源

中庸始也由體以及用終也由用而反其原故以大德敦化後小德川流深哉

夫焉有所倚不著於物也誠也天命之本然也戒慎不
睹恐懼不聞亦存此而已矣存此而誠通誠復與天
地同流
君子之尚絅何也曰將以反其性也反其性則何以尚
絅曰子亦知夫未發之中乎人生而靜之時乎微乎
微乎渾乎其無疵矣淵默沖夷而莫之窺乎尚絅君
子其善爲道之梯乎
內省不疚和吾內也無惡于志和吾志也是和之所由
萌也不動而敬靜而中也不言而信默而中也是中

之所由立也和也者中之行也行而適其時謂之時
中中也者和之凝也凝而纖芥不雜焉謂之太和是
故中和一德性道一理也雖然匪存曷省匪靜曷動
散之萬統之一是以君子深根而寧極
中庸始也由一而萬故先存而後省終也由萬而一故
先省而後存
或曰中庸之旨於大學同異曰中庸之爲書也反覆乎
誠意正心焉耳矣無惡於志意斯誠矣不動而敬心
其正焉心正則人泯而天居廓乎廓渣滓消融醇乎
醇精神孚達大哉一心之爲天地郭一德之爲萬物
郛
不顯惟德隱也百辟刑之費矣乎篤恭闇然者之積也
天下平日章者之致也誠則形斯其至乎
中庸之爲書也以天始終焉天誠而已矣始終乎天所
以始終乎誠也誠無爲故無聲無臭無聲無臭者天
命之本然也而萬化原之

養心亭集卷二

養心亭集卷三

明鄞張邦奇常甫撰

易說上 正德九年七月十一日起至十年閏四月二十日畢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孔子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然太極之上加易有兩字則太極豈容與易離而爲二宋濂溪周子作太極圖將太極另立一圈於陽動陰靜之上蓋因後儒性惡與善惡混之說不得已而揭此以示人然視孔子易有太極與夫形而上下之意不免已支離矣故非

默悟於象詞之外不足以與此所以程子受此圖朱嘗輕以示人爲此故也到後來朱子因之遂於伏羲八卦次序六十四卦次序之下特空白紙書太極二字恐非伏羲畫卦本旨伏羲只自兩儀畫起何曾另立太極如周子來自朱子而後諸儒日益固滯將理氣分而爲二支離舛錯其端皆自此始孔子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又曰形色天性也此在明者能自悟耳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邵子曰先天之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也新安程氏曰圖皆從中起曰皆者兼方圓圖而言也天地定位圓圖之從中起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方圖之從中起也皆五與十所寄之位也故圓圖左旋起於六十四卦之坤右轉起於一之乾方圖西北與東南之交也起於震巽東北與西南之交也起於恆益東北相直也則起於恆震巽益東西相直也則起於震益恆巽蓋圓者動以定位爲本方者靜

以動散爲用此先天之心法也朱子曰其中白處便是太極三十二陰三十二陽便是兩儀十六陰十六陽底便是四象八陰八陽底便是八卦愚按朱子此說特蚤年未定之見夫六十四卦何者非太極之妙而必以其中白處爲太極耶今只就宇宙內看便是且如乾坤定上下之位卽天上而地下也坎離列左右之門卽日生於東月生於西也今必以中間白處爲太極則自天而下自地而上日而西月而東中間空闊去處乃是太極豈有此理朱子只因要把太極

圖配易硬要綴一箇太極在六十四卦之間至欲將方圖移出在圓圖之外使圓圖中間空白以爲太極伏羲原來何曾有這箇意思此一部易書大頭腦處不得不辯且康節圖皆從中起之義說卦傳中甚是明白孔子說圓圖起於天地說方圖起於雷風而朱子使人求之空白之處決知其爲蚤年未定之見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此自聖人得位者言之時乘六龍如事有所當密時有所當待遵養時晦潛也禮樂刑政顯布天下見也

警惕於時勢之未安擬議於事幾之未定惕也躍也

董正百官利養萬物飛也挹損盛滿亢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太和即乾元物之所資以始者但至是乃保合耳盈天地間只是一團和氣物物各足自其各正而言則曰性命自其保合而言則曰太和其實非太和之外別有所謂性命也且如一粒穀這米便渾是太和之氣此穀之所以生者也故謂之性天實與之故謂之命其在人則爲仁故曰仁者人也又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少有渣滓便是不仁便害他太和之氣

屯

六四乘馬班如求昏媾往吉无不利

象傳恐人誤解六四以陰而反求於陽故曰求而往明也見六四乃以初九來求而往耳本義云下求昏媾雖主占者而言然體貼爻義則下求二字恐爲未安大抵陰陽交而後通剛柔合而後濟故周公發昏媾之辭於屯之二四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有德有位宜其可以濟屯然方屯之時五實當之而方亨之勢則已屬之初矣此其所以大貞凶者也大哉時乎雖有德與位者亦莫之能違而況於有德無位有位無德者乎又況於德位之俱無者乎求之於古若商之帝乙其貞吉者也若魯昭公高貴鄉公其貞凶者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有所待時中無所主便不免計較利鈍昏迷蔽惑而不能光明躁迫煩悶而不能亨通須是篤信義命主

張得定不使妄動則此心自光亨也艮爲篤實輝光此可以推有孚光亨之義貞只是以道自守安常處順不以志之未伸而有所激不以時之未遇而有所隨如此則終獲所需而吉也大川險地人能處險地如坦途者其道亦在能需而已

師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六五爲師之主故周公言用師任將之道與彖辭同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傳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謂以健而行故能絕去私昵同人于野以致亨而利涉本義以健而行故能涉川蓋亦此意

于野則無昵比之私君子貞則無阿媚之意又曰于野者同乎人而無我君子貞者求同於理而不求同於俗又曰于宗者于野之反甘臨者君子貞之反

于野于門貴大同也有係則狹矣故吝然理有所不必同而勢有所不可同强而求同害也是以有三四之戒勢有所不得同而理有所必同則固有不容已者矣是以有九五之號無所係無所强而不能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則物莫與同矣夫烏獸不可與同羣吾之所同者亦斯人之徒而已也而莫之與同豈其情之可願哉故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蓋一言而盡同人之道矣魯齋許氏曰人但當反己自修不問與他人合與不合苟能自修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是故得君子貞則能通天下之志故于野之道在君子之貞也

謙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人情由不能謙故厚自崇植而不復顧人則彼此皆不得其所矣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則使天下無不謙之患也

豫

豫卦六爻無非戒辭可畏哉處豫之時也學易者當深思猛省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三百八十四爻獨於豫六二發介于石不終日之義蓋以豫最溺人非至堅靜者不能守非有守者不能見幾之速不爲所溺也可謂至精切矣今夫朋友夫婦之閒和樂之過或以啓釁爭之端而況於其疏遠者乎故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楚人有言曰人之所患者在於衽席之上尊俎之間

臨

上六敦臨吉

臨與復卦正相似然敦臨係於上六而敦復係於六

五者臨卦二陽六五與九二相應復卦一陽六四與初九相應夫相應則其相與之情專矣由此而又進焉則爲敦篤之義此敦臨所以在上而敦復所以在五也敦則無以復加矣復之上六所以遠於陽而爲迷復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本義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似未若程傳之義爲悉有孚顒若詳彖傳文意似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朱子亦嘗言之矣

賁亨小利有攸往

文王恐人專尚文飾故必曰小利有攸往蓋往而利者本立而行之以文也賁之爲道非有能增加於實德其於動履不過潤飾之功故曰小利而已蓋文必有節無節則過卽艮止於外之意

復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凡係易爻兼看時勢如何且如初九不遠復似不及五之中以自考者然初得元吉而五止於无悔者初

以一陽爲復之主正當進往之勢非五之所得而比也如六二休復而言吉六四獨復而不言吉蓋二專取復義而四與相應則兼論其勢之足以有爲否也

无妄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分明便說盡坤道不耕穫不菑畬分明便說盡无妄之道

六三无妄之災或係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本義最明快較勝程傳看彖傳文意卻似程傳爲得

宜更詳之

大畜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大畜名卦本取以艮畜乾此是最易曉者故不復及

餘卦放此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剛進乎上據得其所而畜乎下尊尚賢德則能畜賢

健者易進而能畜之皆畜道之大正也凡看卦詞及

彖傳要如此體貼

不家食吉養賢也

養賢所畜養者大矣賢者不能養則望望然去矣安

能畜而止之哉故上能畜賢則賢者可以行其所畜

之大而不家食吉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德應乎天所畜之大也涉大川所濟者大也

易說中

咸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利貞利有攸往謂恆守正道而不變如不牽於外誘

不動於非僻則事至可處物來可應有所往而无不

利矣如其習於不善豈可以有所往哉

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行於外風入在內各居其方也

遯亨小利貞

小人中稍安本分的便自利往事可見也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有中正之德與人相契所以能去得恰好

晉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失得勿恤則是去其私蔽而與大明同其體必如此

而後可以爲晉盛之主也又六五柔體易有失得之

累故戒之

家人

家人內離外巽相麗以巽家人之道也又內明而外

巽處家之道也

蹇

屯與蹇相似然屯動乎險中以初爲主故利於初而不利於上蹇見險而止止極必濟故初宜待而上言碩屯蹇二卦上爻皆陰柔而功效不同以此

益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中溪張氏曰初本坤體而上遷於四有遷國之象依五也愚按坤陰上遷而以陽益下分明是遷國益下之象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此爻當與六二對看一則無心於益然人或益之而不能辭一則專志求益然不惟無益而反有傷

夬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凡卦詞爻詞皆因象發義至精至密膚柔物也衆剛迫於下爲臀无膚之象居柔而不斷爲其行次且之象兌羊象也羊受牽則羣進四有其象固可以亡其悔而不中不正之資又坎耳塞其內故雖聞言而不能信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雲峯胡氏以爲夬三月卦莧始生之時姤五月卦瓜始生之時故以取象

上六无號終有凶

兌口上開號象也孤陰無與故爲无號

姤

姤之時義大矣哉

恐依程傳本上文贊遇時大爲是

萃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齎咨涕洟上六所遭之時位然耳然非所以爲咎也本義作戒占宜更詳之又按齎咨涕洟項平庵以爲兌口之象巳建安以爲說極而當以憂處之猶臨之六三居說之上而有既憂之之戒也

升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无咎只自卜祭者言而進交於君之道固自在其中矣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分明是柔以時升之象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進齋徐氏曰兌口不掩言象坎剛中有孚信象坎兌

相失故有言不信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先儒以爲艮體象人背面而立者故卦辭如此則背

字當兼不見與止之義蓋惟不見故止也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言所思不出其位也程傳最精但說思字欠重似未

合本文意耳

漸

其位剛得中也

因上言得位故此曰其位是虛說得中便是位程傳

以爲尊位更詳之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不云進德而云居德體艮山之象然德必漸進而可

居也善俗固必以漸亦兼取木入之意凡象傳意最

精宜細玩之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

寇順相保也

離羣醜也失其道也皆言其過剛不中而無應利禦

寇本以其剛夫子恐人專以剛爲尚故曰順相保也

巽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吉

凡人有所巽順委曲必其有所變更不得已者所謂

巽以行權是也五居巽體便是悔貞則其巽也皆順

於理周旋精當故吉而悔亡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所

以巽乎貞也所謂剛巽乎中正者如此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凡爻辭言无咎貞厲貞凶辭同而意有異者當各因

爻義觀之如巽上九過巽而無斷又何貞之有本義

以爲雖貞亦凶於理未安恐當依象傳作正乎凶爲

是蓋貞者正當之義楚詞云攝提貞于孟陬是也

未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六五爲濟之主事之未濟者一齊整頓粲然條理這便是君子之光

易說下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直而不私乾之易也順以從乾坤之簡也發乎己而無累君子之忠也順乎物而無違君子之恕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二氣變遷而不已即剛柔之相摩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生生而不窮即八卦之相盪也

陽主義知大始也陰主利作成物也確然行之直遂不回義也天道也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隤然應之曲成不虧利也地道也臣道也子道也妻道也是故陽施而陰受施也者不與諸己而受焉者必保其終不與諸己者振奮割截不計其利鈍成敗之謂也必保其終者含容卑順隨物所宜而全之之謂也是故制義以興利利物以和義

事莫難於造始而乾以易知能常見於多故而坤以簡能是故厚於力者力不費周於才者才不顯力不費故動而不測才不顯故功成而人不知焉

事非難也多顧忌則難矣多顧忌志撓於欲也志撓於欲則游移前卻不勝其重矣方是時也已且不能自知人焉得而知之事非煩也作聰明則煩矣作聰明心役於私也心役於私則支離穿鑿不勝其擾矣方是時也已且莫知適從人焉得而從之天下之人

極千億之多而其得乾坤之理則一也易者同物故易知而有親簡者從物故易從而有功故吾之所爲契乎人而人自與我以成德也有以適於人而人自輔我以成業也是故自私者不可與有言也自好者不可與有行也

操存熟則一而不貳不貳其於事也當行即行故易涵養深則虛而無礙無礙其於動也隨物付物故簡

乾坤以易簡生物故人之生也直

所謂天下之理者何也卑者高者動者靜者類聚者

羣分者成象成形者雖萬有不同而其實不外乎陰陽而已陰陽乾坤也乾坤之德易簡也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位乎上而始萬物地位乎下而成萬物人位乎中不能兼體萬物不足以配天地故曰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其中云者承乾坤之理應章首天尊地卑而言也夫天一形也地一形也人不啻千萬其形也私其形者其形幾何故不足以當三才之一不足以當三才之一者謂其不才也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六爻之

動三極之道也

聖人作易而明吉凶故君子學易則有吉而無凶也蓋象之所陳詞之所著莫非三極之道君子是觀是玩而動靜不違則人極自我而立而天極地極不能外焉天其有不祐乎或曰六爻之動何以爲三極之道也曰吉凶悔吝者乃人事得失憂虞之象也變化剛柔者乃造化進退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孰非三極之道乎曰然則本義所謂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者非與曰朱子因後章兼三才而兩之故爲此言然彼專言所以六畫成卦之意故不害其細分此則言聖人觀象係辭而主於剛柔變化意各有在恐不可以彼而泥此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其介不容以髮故君子無時而不憂是以能無憂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一章

易之能彌綸天地之道也故聖人以窮天地之理以盡天地之性夫然後見於功化知仁迭運而應感無

方是聖人之神易也是聖人彌綸天地之道而神易見矣張子曰一故神兩故化天地易書聖人一而已矣神無方以造化言而卦爻之無體者在其中易無體以卦爻言而造化之無方者在其內對舉而互見者所以明造化易書之非二也

樂天知命故不憂見理自然忘私安上敦乎仁故能愛忘私自然及物知因於仁仁因於知聖人一天地也

按字書理玉膚也凡物紋理之微莫如玉膚天理之

細入於無間者如之故謂之理聖人心與之契則其所以爲幽明所以爲死生所以爲屈伸往來萬變不齊而見其皆井然有條緒焉是以樂之或曰願聞其端曰未易言也古今事有甚逆者矣以文王而居羑里其極也然而易道於是乎興焉則文王身困於一時而教明於萬世推此類也富貴福澤以厚吾生貧賤憂戚以玉吾成興亡之機治亂之故理焉往而不在哉故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是可樂也曰請問安土敦仁之能愛

也曰人之生意爲仁是其所以生者也及其累於私也隨在而有不足之心焉不足之心鄙吝之心也鄙吝之心生而怨懟且加於骨肉之際矣矧曰其能濟物乎哉是故素其位而行則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不怨不尤而惻怛慈愛洋洋乎不可勝用矣

能樂天故其於安土也益固能安土故其於樂天也益深

大哉聖人之作禮樂也曆象授時體國經野修六府諧八音樞機品式憲禁刑罰無所不備至於防潦揚

芟若簇赤艾壺涿蕭薙莫不有法其於範圍天地不亦密乎舉八政治三事類族辨物服牛乘馬瞽矇有用孤竹孫竹有宜山澤有虞川遂有師卯葛盧炭有司麛卵毒矢有禁獸畜有醫與鳥獸言有蠻夷之隸其于曲成萬物不亦周乎故曰明則爲禮樂幽則爲鬼神明也者體夫幽而達之者也故神易之妙不在天地易書而在聖人

一陰一陽之謂道 一章

陰陽流行而不窮是之謂道離陰陽而言道者非也

道外無善善外無性故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言性惡者不知道者耳成之者陰與陽而已矣故性也者知與仁而已矣仁知合一君子之道也所以神變化而無方者也仁者以與功致利爲德而適以喪德知者以退藏寂滅爲足以成業而致於廢業是皆得性之偏者也得性之偏者滯於氣者也滯於氣者物而不通況可以言神乎仁知之偏者若此而況於百姓乎神變化而無方者造化其至矣顯諸仁藏諸用闔闢翕張無停機也而一出於無心德業不其至與

是故其運於變化著於象法見於占筮無宰而無乎不宰此不謂之神乎

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以氣爲道何也曰理氣一也六十四卦不過陰陽二畫則知道不在陰陽之外矣

百姓日用而不知所謂物則不通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所謂神妙萬物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一章

乾靜專而動直坤靜翕而動闢萬物莫不資乾坤以生而各得其理此乾坤之理所以極遠近上下而無閒也易之所有不過乾坤則其遠不禦邇靜正而備有天地之閒豈虛語哉

君子之存誠也其以法乾乎主敬其以法坤乎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故誠敬之至而於應天下有餘裕也深哉君子之靜而致其一也物莫得而二焉凡天下之物必有閒也以至一而遇有閒是故無堅而不入也無微而不析也此其動之所以直也君子之靜而致其虛也物莫得而窺焉凡

天下之物必有跡也以至虛而遇有跡是故無遠而不應也無大而不勝也此其動之所以闢也

曰專曰翕是靜中有物也是故虛無之說破矣曰直曰闢是動中有靜也行所無事是故權謀之說廢矣

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剛得中者乾道也柔在內者坤道也實則不分虛則無閒

動而有所顧忌回互則異於乾之直矣生於其心之無主動而有所隱忍周遮則異於坤之闢矣生於其心之有物故誠則無事乾之道也敬以行簡坤之道也

專也者守而一也翕也者斂而固也一則精固則密精則震雷不能撼密則鬼神不能窺是故宇宙在乎我萬化生於身

聖人之酬天下也其有機權乎專以動故不禦翕以動故無疆

專則其主宰也無貳翕則其含蘊也無窮

專也者凝其志而不貳翕也者緘其機而不泄專而後動則如游刃餘地迎鋒輒解故直翕而後動則如

拾柒册94½版

源泉未泄一決沛然故闢

以不專之心應物是以塊解牛也以不翕之心應物是求鑑於湍也靜專則其利斷金動其有不直乎靜翕則含弘光大動其有不闢乎

此章聖人示人心法之要也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子曰易其至矣乎 一章

天地之性吾性也成性存存則天地立於我而易亦行於我也天地爲易之門成性爲道義之門一而已

矣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下學禮也上達知也是故肖天惟聖知聖惟天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 止 擬議以成其變化

象爻皆所以明變化之道也故曰易擬議以成其變化體易於我也

至賾而不淆諸物故不厭至動而皆貞夫一故不亂

中孚言誠其身則物自應同人言正其心則人自親

白茅欲過慎也勞謙思致謙也亢龍惡居亢也戶庭教密負乘戒慢皆教人以自反而敬畏之道也

二人同心靜之專也其利斷金動之直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一章

顯道神德行皆以數言本義道因辭顯更詳之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一章

至精無二三也辭占所陳莫非至理理一而已故感而卽應亦靜專動直之意

易無思也無爲也 一條

寂然不動不著於外感而遂通不累於內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 一章

天有太極沖漠無朕而萬化行焉人有太極退藏於密而神知出焉易有太極無思無爲而大業生焉聖人體天道以作易故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 一條

朱子曰興神物以前民用作易之事也齋戒以神明其德用易之事也齋戒敬也聖人無一時一事不敬

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情誠之至如孔子所愼齋戰疾之意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玩此

則知所以神明其德之意也

是故闔戸謂之坤 一條

天地變通以生蓍故蓍卦變通以利民而民咸變通以順天

是故易有太極 止 吉凶生大業

易有太極形而上者謂之道蓋自有不著於物者故聖人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所以全太極之妙也通天地萬物而無間者其敬乎

寂然不動易有太極形而上者謂之道皆聖人示人以心法之妙學易之原故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然後爲善學易者

子曰書不盡言 一章

道載於象故象立而聖人之意盡矣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契意於象者也孔子欲無言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蓋歎其門人永能不言而信也

道形而上無聲無臭也故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乃能神明乎道一有聲臭則與道爲二矣子思作中庸出於此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爲能神而明之之人此孔子之門以德行稱而傳聖人之道者顏曾閔冉四子而已

默而成之者無容心而自得不言而信者超見聞而獨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此之謂也

此章始之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啓形而上下之說而終之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語脈融貫首尾照應至爲精密宜深味之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聖人之情吉凶與民同患故象爻變占無非所以明失得之報使斯人有吉而無凶耳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故聖人布之爻象以著其所示之理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聖人施之政教以普其好生之德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 一章

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其唯聖人乎

乾坤易簡而知險阻天下之理備於此矣是故能說心研慮定吉凶而成亹亹也變化云爲以下申言易

拾柒册94½版

理顯著於天地之間不待易書而自足以開物成務此天地自然之能也顧百姓之愚不足以與能故聖人作易以成之而百姓皆與能焉成能與能之能即能說諸心之能也

天下之至險阻者其惟人情乎將叛以下人情有六焉而吉人居其一耳可不畏乎夫不知言無以知人不知人其不陷於險阻者鮮矣聖人擬之象爻而人情見君子學易以知人情則知險知阻是故易而不輕簡而非率又曰吉人之辭寡易簡故也其餘五者

不易不簡而險阻存焉可不畏乎

易則易知不易則險矣人斯陷焉簡則易從不易則阻矣人斯困焉此章始之以知險阻而終之以人情夫子之意深哉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一章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然而雨暘燠寒有極備極無之時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然而山川草木有崩潰夭閼之時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而有猛隘强梁懦弱邪佞之徒也是皆不可謂非性命之理也然以爲性命之本然則非也雨暘燠寒雖或失其時然而晝夜四時不可易也山川草木雖或反其常然而流峙開落不可變也仁義之性雖或流而爲惡然而惻隱羞惡之心不可息也故曰不可不謂之道而非道之本然也自易觀之不過一陰一陽而已及其相摩相盪而得失憂虞紛然而不齊者乃其勢之自至而天地亦莫如之何也然其理則一定而不易故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不仁者仁之失也不義者義之失也不可謂人無仁義也謂人無仁義是猶謂天無陰陽地無剛柔也顧天雖有慾陽慾陰而不勝其陰陽之正也地雖有慾柔慾剛而不勝其剛柔之正也若人則無所不至矣此其所以名雖爲人而失其所以爲人者也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凡以爲斯人耳

養心亭集卷之四

明鄞張邦奇常甫撰

尚書說序

說尚書者至蔡傳而備矣予復爲之說者亦以推明蔡氏之旨耳語曰孔子罕言命與仁又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夫詩書禮三者於命與仁之說詳矣然而莫詳於書者也因孔子之雅言者求其所罕言者斯孔子之意與夫命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古之聖王所以兢業而不已也學者誠由是而求之則其戒懼省察自

不容已事天勤民將無往而不當不然則違天喪己終懼不免焉雖誦說終身其於書也何有

虞書

堯典

甚矣聖人之德難言也聖如堯孰得而言之堯典其善言聖人矣乎其爲言凡四百餘而究其實可一言而盡故堯典一篇以欽之一言始終焉凡其言欽者四而聖人之所以同於天者見矣

堯之舉舜也于其孝友及將巽之位而試之也于其二女之刑由是觀之則堯之所以親九族固亦有自始乎

堯典一篇與詩之周南召南相表裏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止五十載陟方乃死

西山眞氏曰察璣衡以揆七政正如人子事親候侯顏色惟恐一毫少有拂於親心此大舜事天之敬也或曰金作贖刑以施於老幼廢疾亦足以補蔡傳之不足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或曰何祖也曰祖堯之祖也曰何宗曰宗堯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堯丹朱之所祀也曰舜之於堯其精神意氣固相妙會豈特父子骨肉哉惡在其非族且天下堯之天下也舜受天下於堯則當爲天下宗之而不得以私其父明矣然則瞽瞍廢祀乎曰何爲其廢也別爲之廟而祀之其禮數奈何曰如堯而不以郊朱子曰堯舜之廟雖不可考然以義理推之堯之廟當立於丹朱之國所謂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薦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禮記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伊川以爲可疑○今按此恐程朱未定之見

或曰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非與曰使禹傳天下於鯀也以郊爲可也禹之有天下也舜授之禹不得以私鯀或曰鯀舜之所殛也天下之罪人不可以配天亦非也禹以爲鯀有罪而廢其郊是以子罪父也而可乎禹受天下於舜故當爲天下宗之使鯀而大賢也亦不得以郊舜與禹其事相類故并論之

朱子曰古者詩以言志人以之歌而聲出焉故曰聲依永後世先定律調而以詩合之是永依聲耳

大禹謨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止俾勿壞

益因舜歸德於堯故遂言堯德合天以受天命禹遂言天之吉凶應如影響所以申益之說也故益歷言從逆之事以爲戒而禹又申明其實蓋飭敘九功則無失法度違道咈民之爲矣尤懼其怠而勸戒之無已焉則逸樂怠荒之心無容作矣蓋事之成壞相因而吉凶常相倚伏故無虞之日正儆戒之時也爲君臣者惡可以不艱也哉

水火金木土相克而成用天下之物未有不然者蓋陰陽相勝而相成自然之道也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呂氏曰纔立己即有物與我對不矜不伐無我也故無爭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文祖神宗其廟號之始乎古者廟號必稽其德豈有誣人有虞氏哉曰神宗則爲堯也無惑焉程子朱子以舜宗瞽瞍故於此復明之蓋舜雖愛父必不加瞽瞍以神宗之號誣之也益稷篇祖考來格考謂瞽瞍蓋瞽瞍初不廢祀說見堯典

三旬苗民逆命止有苗格

益之告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與此贊禹者同意

皋陶謨

天敘有典止政事懋哉懋哉

此即所謂天工人代者也君臣相與同寅協恭則與天之天之一陰一陽於穆不已者無間矣和衷則與天之生民有物有則者無間矣至於刑賞之政君臣懋勉之心一或有息則刑賞皆出於有我之私而豈復天

命天討也哉故不得而不兢業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止敬哉有土

典禮命討皆承天以安民者也而聰明明畏天實因於民焉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止師汝昌言

夫憂勤惕厲之心常存而不懈乃聖之所以聖然與託之言辭不若指其行事之親切而尤足以動人也故禹之昌言不過自陳其日孜孜者而皋陶曰師汝昌言則深有以知禹之心矣

稼穡固艱難之事水平播種之初其艱尤甚故曰奏庶艱食鮮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止欽四鄰

欽四鄰總承上文而言四鄰云者言親近而相導于左右前後者也

禹貢

禹敷土止成賦中邦

楊文懿公曰東匯澤爲彭蠡先儒考之水道不合多謂禹未嘗親歷其地而誤書吳草廬以爲錯簡而移置于東迤北會于匯之下良是愚謂既如此則彭蠡在大江之南而經言北會東匯亦未可曉

楊文懿公曰河源世莫能窮之元潘昂霄志謂元世祖嘗遣使西邁四閱月約四五千里始抵河源乃在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渙散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若不勝人跡逼觀弗克旁履高山下眎粲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羣流奔注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迤

邐東騖成川名赤賓河有水西南來名亦里出又水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水合流入赤賓其流寖大始名黃河又東流歧裂八九股漸至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自崑崙南行漸遠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喇譯言細黃河也又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流沙東又北流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乃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也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旁貫莫知紀極山皆

草山石山至積石方有林木暢茂也昂霄志甚詳今鈔其略耳鳥鼠同穴蔡傳引地志釋爲兩山而謂孔氏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之說爲怪誕不經蒙按爾雅鳥鼠同穴其鳥名鵌其鼠名鼵孔氏因之今人居渭源縣及過者往往見之非怪誕也然詳禹貢文法則鳥鼠同穴本是山名蓋是一山後或離爲二名故地志載之而蔡傳引之也

錫土姓止告厥成功

唐孔氏曰論語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王者自敬其德民豈敢不敬之人皆敬之誰敢距違者聖人行而天下皆悅動而天下皆應用此道也

商書

仲虺之誥

惟天生民有欲止奉若天命

禹之舊服衆廢之湯纘之則雖革禹之祀而實以繼禹之志也仲虺所以釋湯之慙莫切於此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止克綏厥猷惟后

朱子曰古之聖賢朝夕常對越在天故其言如此新安陳氏曰六經言性始于此中庸言命性道教其淵源蓋出于此諸家皆以若有恆性一句屬下文蔡氏獨屬之上文諸家以惟后對惟皇上帝爲兩段蔡氏以帝降民性后綏爲三段豈民本無恆性必待君順其恆性而後方有此性耶此章蔡說最優非可易及朱子誠不輕付矣竊恐未然更詳之

爾有善朕弗敢蔽止無以爾萬方

林氏曰所謂罪當朕躬非必其身之罪也天降衷于民而以克綏厥猷者付之一人故民之有罪乃君之罪也人君必使天下皆無罪然後無負於天之所任則獲戾于上下亦豈難哉此所以危懼若將隕也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止以聽冢宰

按邵子皇極經世以太甲元年繼湯與書序孔氏之說合程子亦以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者言年齒之數與趙氏之說不同而朱子蓋兩存之至蔡氏則專主趙說又引吳氏之說以爲殯有朝夕之奠何爲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於殯側何待於祇見愚謂湯既

已稱烈祖則其時已葬而祔廟矣孔氏奠殯之說固非而吳氏之說亦未足深據也蓋喪之未除雖君居諒闇然十二月歲首之時將告即位而特設大祭故曰祠伊尹率百官奉太甲特見於湯故曰祗見是其義亦可以通而非必如趙吳蔡氏之說也且元祀十有二月湯崩已數月而升祔則營於桐宮蔡傳以爲將葬之地者亦未爲有據也太甲曰王徂桐宮居憂則疑是居湯之憂矣然此皆不可深考者宜姑闕之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止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此篇始終皆言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而中言烈祖之成德然其所以爲訓者不過愛親敬長以脩人紀而已則帝王之道所以畏天而法祖者可知而祗厥身之三言又其本也小善必爲小惡必戒祗厥身之實也

太甲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止烝厥祖

顧諟天之明命則此心昭然無一毫私欲而與神明相爲流通故足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西山眞氏曰湯顧天之命天監湯之德曰顧曰監可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也

王惟庸罔念聞

庸即王庸作書以誥之庸蔡傳似失之鑿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止無越厥命以自覆

昧爽丕顯則顧諟可知顧諟明命而大命用集天人之感速矣哉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即此意

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湯誥曰若有恆性言性之本然者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此言習與性成則專指其不善者言之耳夫率性之道不能不待脩道之教而後成若有恆性不能不資后王之猷而克綏蓋既謂之性則固已墮於氣質之中矣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之說無以踰此矣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止圖惟厥終

拾柒册94½版

太甲歸亳之初即自言欲敗度縱敗禮而無少諱忌其光明俊偉眞足與爲善者矣或曰孔穎達曰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橫加也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作耳其說如何曰是固然也然氣有反戾而災祥容有不得其正者人能脩德以弭之是可違也祥桑雊雉之類是矣邵子曰天作孽十之一不可違自作孽十之九不可逭太甲之見及此蓋其困心橫慮之時思惟詳審而見理昭灼其悔過遷善之意至是有不容自已者矣

伊尹拜手稽首曰止承王之休無斁

惟明惟聰朱子以爲惟明后之惟是也蔡傳以惟爲思恐非文意

伊訓申誥于王曰止邦其永孚于休

懋敬厥德則能仁能誠可知矣克配上帝則民懷神享可知矣自下自邇恐其忽於卑近也懋敬之實也曰難曰危曰愼皆敬之謂也故此篇首以敬與仁誠並言而克敬惟親之一言又一篇之大旨也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止永底烝民之生

道之在天下以其體言則曰太虛以其數言則曰太一以其主宰萬物言則曰太極惟其虛故一何者涉於形質則萬殊矣惟其一故爲物之極何者有二則爭不足以主物矣故天以一理主萬化人以一心主萬用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夫用人行政千變萬化逐事而正之何可勝窮惟得其理之一則無往而不當故舜告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伊尹告太甲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蓋秉吾一德而推移變化於事物之閒亦猶天道之不離于氣而不囿于氣也故尹於太甲以是終焉而反覆曉告其大旨不出乎敬之一言則又所以一其心之要法也眞可爲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

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伊尹以己不能盡匹夫匹婦之善爲懼而後以匹夫匹婦不被己之澤爲恥譬之天能包羅萬物而後萬物咸被其澤也後世悻悻自用者竟何爲哉竟何爲

哉

盤庚三篇

呂氏曰三書反覆折難須於包容處觀其德量於委曲訓誥處觀其恩意於規畫纖悉處觀其措置陳氏大猷曰世主之於事懦者或懼人言而輒沮果者或拂人情而不恤盤庚可謂內不失己外不失人矣

說命上

王宅憂止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天人孚感之妙所宜致思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其惟語詞蔡傳訓惟爲思恐非文意

說命下

惟口起羞止事神則難

言動刑賞官爵慮之既審而動之以時則外不奪於物欲而有物來順應之妙然惟以有爲爲應迹而不知善之在己焉則內不擾於己私而有廓然大公之體至於外患之不虞近習之寵幸過誤之文飾又人情之所易忽而莫之戒者也又能於此而恆加省焉則憂勤惕厲之心常存不死可知矣故以惟厥攸居政事惟醇終焉大學曰安而后能慮夫此心既惟其居之是安則其聰明無少壅蔽而於政事之施慮無不善而動無不時所謂惟醇者也此則憲天之極功必如是而后無負乎君天下之責也嗚呼古之相天下者以天事君故其言如此後世則庸眾人視其君而已矣豈不痛哉又按說命中篇醇之一言乃其大旨惟厥攸居欲先醇其心也有所雜非醇也有所閒斷非醇也自喪厥功以上欲其隨在而無不善之雜

也自惟事事以下欲其隨時而無怠肆之閒也而所謂政事惟醇者固已寓乎其閒矣此其造道之精深立言之微密條理融貫所宜熟味而蔡傳引蘇氏之言以爲散而不一蓋未深究其旨耳又一言之閒必各舉夫利害而明布之可謂深得告君之體矣至於黷祭一事又高宗之失舉故又特言於後

說命下

說曰王人求多聞止其永無愆

能體先王之道而後能守先王之法故說詳言爲學

拾柒册94版

而終之以監成憲以此

昔先正保衡止時予之辜

西山眞氏曰口不可一日不誦此言心不可一日不

存此念

武成

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楊文懿公曰社土神勾龍人鬼古者祭社以勾龍有

功於社而配享之非勾龍卽社也蔡氏因漢孔氏之

誤未及正耳

洪範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止彝倫攸敘

當堯之時惇敘九族以和萬邦彝倫固非鯀之所能

斁然自鯀言之則其方命圮族固彝倫之所由敗也

初一曰五行止威用六極

朱子曰九疇之敘順而言之則五行爲始故五行不

言用不言用者乃衆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

爲統故皇極不言數不言數者乃衆數之所由該以

五行爲始則自一至九愈推愈廣大衍相乘之法也

以皇極爲統則生數主常成數主變太極動靜之分

也九疇本於洛書者如此又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

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皇極建則乂之以三德而威

福玉食出於上否則移於下矣皇極建則明之以稽

疑而龜筮臣民從之而吉否則逆之而凶矣皇極建

則肅乂哲謀聖而卿士師尹舉其職庶民遂其生五

氣順而四時和否則人事不脩天道易常矣皇極建

則斂五福以錫民爲富壽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否則

斂六極以厲民矣序其目於皇極之先者皆皇極之

本也序其目於皇極之後者皆皇極之驗也愚按皇

極之建其實不過五事而已敬之一言九疇之本也

嚮用威用云者卽傳所謂作福作威者也人之福極

稟於天而人君得假之以勸懲焉者蓋其柄掌於人

君而其感召之機則係乎其人故也天人之際學者

宜致思焉

五皇極止錫汝保極

人君以天下之福德爲己福德故曰云云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苟知于帝其訓則惡得不念哉凡自古聖賢之言皆帝之訓故知畏天命者畏聖人之言

六三德止民用僭忒

正直剛柔一失其道則威福將下移可不審哉蓋天下莫大於道而惟道可以服天下得莫大之道然後可以居莫大之位不然下必有竊其柄者矣觀此則知天子之權不在其勢而在其道

八庶徵止一極無凶

庶草蕃廡則民生畢遂可知矣此又五福之所由生也

曰休徵止蒙恆風若

庶徵專以五事言者天有五行人有五事天人之道止是而已禹疇曰敬用五事則敬又建皇極之本也予嘗爲洪範五事感應圖爲之說曰貌肅則靜水太陰也體也言乂則達火太陽也用也察事物之幾先以應乎外也貴乎速故豫爲哲之反收羣言之是非以審乎內也欲其詳故急爲謀之反水火金木成於土貌言視聽本於思思也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歲月日時無易止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西山蔡氏曰漢志言日行陽道多風旱行陰道多雨水日象人君之行不可指而知以正行言之冬則南夏則北然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疾則過乎中道遲則不及乎中道日之所行月之所隨也日失中道則月亦變行故去中道移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爲旱移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爲水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蓋民之安否省之於星星之風雨本之於月月之九道本之於日故庶民惟星繼之以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雨暘燠寒風既徵於貌言視聽思又以所職之大小別之於歲月日又以民之安否參之於星于以見皇極之君視履考祥如此之周旋而不敢忽也息齋余氏曰庶徵者合五事五紀以參驗者也於此不言曆數者曆數所以推天運之常庶徵所以參人事之感其進退飛伏有出於曆數所推之外者矣愚按五事得則三德之用宜三德之用宜則無行緩行急之過所

以日月之行不偏於遲疾而風雨無不時也又按三德用則天下皆囿於皇極矣休徵應則天下皆享有五福矣所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如此

九五福止六曰弱

好德也惡也弱也皆係於我者也而均列爲福極者孟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五福本於好德六極本於惡弱故人君得以斂福以錫民而以之嚮用威用於天下焉蓋禍福之出於君者卽出於天者也然其實則在於其人之自取天與人君不得而

私也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深哉

旅獒

德盛不狎侮止罔以盡其力

德不德敬不敬而已故曰德盛不狎侮夫使民之道莫大乎敬矣吾敬人人亦敬吾事吾慢人人亦慢吾事吾先使人慢焉而責其盡心力不可得也此召公之所以戒也或曰召公之陳旅獒也而以狎侮戒何也曰人以私交於我吾從而應之是與相比昵也非狎乎有慢易之心非侮乎古之帝王志以道寧言以道接無一毫自私徇物之心焉是故不狎侮人亦不狎侮於人此所謂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者非德盛其孰能之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志以道寧則不玩物矣言以道接則不玩人矣不玩物不役耳目也不玩人不狎侮也

微子之命

吳氏言武王克商已封微子於宋至是武王殺武庚乃建爲上公以奉湯祀蓋申命之書其說良是

爾惟踐修厥猷止尹茲東夏

王氏曰宋商後得郊天故云上帝時歆記曰宋之郊也契也

康誥

王曰汝陳時臬事止未有遜事

此卽說命所謂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之意蓋又宅心知訓之要訣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止矧曰其尙顯聞于天

武王以萬方之罪爲己罪而不敢怨天尤人一至於

此蓋眞聖人之心讀者詳之

召誥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止王其疾敬德

此章哲王在天啓下文面稽天若之意智藏瘝在啓下文無遺壽耇之意民哀天天哀民啓下文畏民碞祈天命之意敬德而曰疾云者啓下文初服之意也

洛誥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止汝永有辭

呂氏曰漢文近於惇大成裕而無所謂明作有功漢宣近於明作有功而無所謂惇大成裕

汝其敬識百辟享止惟事其爽侮

敬則貨利之私不足以蔽之而有以鑑人之情僞故曰敬識百辟享

蘇氏曰小人賄以悅人必簡於禮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爲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魯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王而賄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口藩鎭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其政以至於亡周

公之戒至矣

無逸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稼穡之艱難乃小人之所以逸也故以稼穡爲小人之依蔡傳恐非文意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止曰昔之人無聞知

凡事非所身歷則不知其所從來者之艱難未有不侮厥父母以爲無聞知者也周公可謂曲盡人情而所以儆成王者亦至矣

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

文王卽康功成王無斁卽康事此其能繩祖武周公訓迪之功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止茲四人迪哲

古之人所以惕厲憂勤不遑暇逸者蓋見夫人情事理之明而不容以自止也所謂迪哲者如此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止不啻不敢含怒

於此可見古之哲王至誠反己乃其迪哲之實而聖之所以聖者也不啻不敢含怒蔡傳去其不敢二字

發揮未明更詳之蔡傳解作不啻含怒不發意便淺了不止不敢含怒又從而自咎焉周公文義甚明

君奭

嗚呼君已曰時我止在家不知

詳在家不知之言則古之大臣以天下爲己責其所負荷豈容輕自釋哉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止厥亂明我新造邦

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故殷嗣天居位多歷年所而喪亂之威用以消滅也今汝爲永久之念而所以保乂

有周者亦若有殷則亦嗣天滅威而有固命矣嗣天滅威蔡氏本孔氏說今詳文義竊恐未然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

人皆知天威之可畏而莫有能畏之者迪知天威者眞知明畏而勤厲修省不能自已者也無逸稱文王迪哲君迪哲於上臣迪知於下周之治所以爲不可及也

多方

洪惟圖天之命止乃爾攸聞

此篇首責多方圖天之命故遂發帝迪之說而下文於桀紂皆以其圖天之命爲言夫日用之間一云一爲無非帝之所迪則天命蓋無往而不在也須刻有意猶爲絕天而夏商之君曾弗能終日勸焉則其自絕於天固已極矣乃徒以其私意而圖天之命則其輕侮上帝又孰甚焉多方殷士曾不此之監戒反欲效其所爲而圖天命於既去之日則豈非探天之威也哉或曰夏商之君何如其圖帝之命也曰桀嘗曰日亡吾乃亡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蓋彼見夫疆域

之廣臣民之富自謂祖宗積累之深而天以貽我而以永恃而不恤而不知夫命之靡常也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

周公之意若曰使自湯至帝乙一有不能明德慎罰之君則商亦不待紂而後亡矣以見天命必慎厥麗者乃能承之而決非可圖所以深折殷民之私也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多士言紂不能聽念于先王勤家此曰罔可念聽蓋人君不知所以聽念則天亦罔可念聽矣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止尹爾多方

曰帝引逸曰帝之迪曰天惟式教此理甚明心存則察之矣嗚呼此古之帝王所以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也與

立政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新安陳氏曰話言樞機之發也苟一話一言之微不終於專主君子則小人乘間入之矣此周公戒王以委任三宅專一周密之法也

周官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陳氏經曰虞以士兼兵周分爲三虞禮樂分二官周合爲一帝世詳於化而略於政王世詳於政而略於化世降之異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並命士師是士兼兵也

君陳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

呂氏曰周公之訓大矣猶欲弘之者繼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襲爲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量不同也又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此最難常人欲爲防閑則多失之迫切無和氣此雖寬而有制雖有制而能和愚謂和而從容則其馴擾孚化必有漸次而不苟於和矣

康王之誥

王釋冕反喪服

王以麻冕黼裳見諸侯蔡傳引蘇氏之說以爲非禮是也然有可疑者夫召公畢公皆盛德至於喪禮則周公制之成王行之已有故事畢召曷爲倡此非禮之舉哉朱子亦具二說其一以爲天子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義亦未安天子以國爲家則先君之喪正不得以爲己私服也堯之崩四海遏密八音是故天子者天下之共主其崩也天下宜共喪焉嗣王且不得私其父而況可以其服爲己私服乎葉氏以爲畢召監成王之初三監淮夷殷民之變故權一時之宜以正君臣之分亦有可疑者使康王以凶服見諸侯君臣之分未始不正也曷爲其必

以爲嘉服哉是皆不可得而曉矣大抵古書譌僞者多姑闕之可也或者又謂古者天子諒陰三年不言而康王旬日之間輒有報誥蓋世降之殊禮從而變亦非也夫康王報誥乃求助於羣臣烏害於言哉

畢命

惟十有三年六月庚午朏止以休于前政

楊文懿公曰蒙讀書至畢命未嘗不歎周家累世之仁之至也當康王之時殷民入周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猶陵德背道怙侈滅義尙須旌別癉彰之政何

其惡深難變一至於此意其在紂之時醜竊姦宄作仇相滅勢不至於弑逆不已雖微武王亦不能世其國矣及殷亡之后武王豈不知殷民之必叛而無法以治之但不忍誅戮而惟誥毖教誨使其革心而從化耳觀康王命畢公之視殷頑民不但表宅里殊井疆以官治之而已必欲閑其放心而訓之德義懇懇拳拳若父之於子師之於生也則武王周公之所以誥戒殷民者可知矣惟其累世至仁若此故殷民在洛者其忠厚之俗獨超於諸國歷數百年而不變至春秋之世若盟向陽樊之民雖王以之與他國而猶不從亦若子之於父生之於師也周之所以傳世三十歷年八百者非累世至仁何以致之後有得敵國之人患其叛已而悉誅之不遺噍類若秦政項籍不旋踵而已敗亡矣可不監哉

呂刑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唐孔氏曰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爲金孔氏以爲黃鐵舜典金作贖刑則以爲黃金蓋古人贖罪悉皆用銅

或稱黃金或稱黃鐵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止若汝予嘉

康王以降凡命其臣必述文武之德而及其人之先祖嘗逮事文武者以致懋勉之意至於平王命文侯史臣徒以爲成式文具故一則曰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二則曰昭乃顯祖追孝前文人而不復計文侯之祖唐叔初未及左右文武也徒徇彌文而不究其實可以觀世變矣

費誓

序言東郊不開則魯東郊正受敵之地漢孔氏以費爲東郊地名蘇氏以爲當時治兵於費耳費非魯東郊也

公曰嗟人無譁止汝則有大刑

唐孔氏曰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爲監七百里之諸侯耳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於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也臨川吳氏曰峙糗糧不言魯人蓋伯禽爲侯伯監七百里內諸侯率以同征糧食自當齎持蓋統告諸侯在位之人也楨幹芻茭非遠國所能自齎故責之魯人也林氏曰此所謂三遂意若指魯之三軍故說者引以爲魯有三軍之證然苟指魯之軍制言謂之三卿三遂則可蓋國必有匹郊郊外爲遂其曰三郊三遂蓋兼戎爲寇東郊正受敵處故使此郊之民專意於攻守而調發儲峙則使西南北三郊遂之民蓋取給於不受敵之地也

秦誓

昧昧我思之止亦曰殆哉

夫治天下必無遺天下之才德而天下治苟非其心休休有容則雖有他技然以一人之能而廢天下之能相去豈不遠哉故曰成天下之事者不貴乎有天下之才而貴乎有天下之量自古及今治亂興亡罔不由此昭然可見孔子之所謂可大受孟子所謂優於天下者皆謂是也孔子刪書於秦誓不廢復何疑哉

養心亭集卷之五

明鄞張邦奇常甫撰

毛詩說序

漢以來談詩者數十家其著者毛公衞宏匡衡鄭康成孔穎達迨宋諸儒各敷所見然互有得失至子朱子作集傳而聖經之義始大明於世抑古人之於詩何其明且遠也而後之人何其陋也子思孟軻之徒卽其一言之近以推妙道精義後世則役志於訓詁章句大義不問而爭辯於一字之末其弗陋矣乎予少習舉業亦惟

章句訓詁是誦是繹雖其心以爲聖經大義亦固在此而徇外規得之意橫乎胸中卒若有所蔽而莫之覩也及既舉進士則往昔所務始不復留於心平居暇日思及前言忽然若有所悟雖昔之所朝夕諷詠而一旦旨趣之新疑若未始嘗接於目者玩之愈久乃益知聖賢爲人之切與吾之賴乎聖賢者之重悼習俗之迷人而幡然自悔其昔日之非也於乎讀前言者將以理其性情焉耳曾是不察而惟外之徇惑矣喪心病狂者赴水火踐矛戟人則惕然救之性情之不理其患不有甚焉者耶而莫之自卹可不謂惑乎聖賢憂天下後世之皆然也是以告之丁寧懇惻無所不至而後之人顧漫不加省至取以規利祿利祿之旣得視爲弁髦而遽棄之豈不哀哉夫詩志也志也者心之機也定人心之機者莫善乎詩矣學者去其好利之私而絕乎習俗之蔽虛心以誦之遜志以求之一言一事無不反諸其身察之精而養之熟將見居上不驕爲下不倍處常不忒遇變不惑而聖經之義有不可勝用者矣予旣悟往昔之非因取諸經讀之詩雖參考衆說而專主集傳察之情性

驗之物理閒有所見若足以推明萬一者亦錄而識之然又自懼夫興起之易而持循之難也復序其意於首簡將時復覽觀以爲自脩之規云

或曰詩集傳何如曰善哉夫涵泳其辭詠歎其音聲逆其志於千載之上而不失者其惟集傳乎曰近世有議之者何如曰識庸而好奇鮮不誤矣誤後學誣前賢其罪之魁乎焚其書焉可也曰集傳其無閒然矣乎曰小小文義之閒亦容有未合者焉然而纔百之一也曰子何以不辯曰善說詩者達於理其次不

害於理玩心章句之末何其陋也

周南

卷耳

或曰卷耳使臣之詩也曰若是則文王之政荒矣我馬虺隤勞孰甚焉酌彼金罍怠孰甚焉云何吁矣怨孰甚焉怠且怨文王之政荒矣曰以爲后妃則陟岡與砠非其所有事也曰固哉吾子之爲詩也陟彼阿丘言采其蝱非許穆夫人之詩乎詩人之託意者亦固多矣而何吾子之固也且儀禮鄉飲燕射皆合樂

卷耳必有取爾也如子之言豈其以勞瘁怨怠之詩歌於鄉以易民之情而教之慝必不然矣

揭此一條以見集傳之說斷不可更他亦不足悉辨

兔罝

罝兔之時猶肅肅焉則其人可知而亦可以觀文王之化矣昔者曰季識冀缺林宗識茅容皆於其易忽而能敬曰肅肅兔罝詩人之善形容文王之化也或曰墨子曰文王舉閎天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是詩蓋謂閎天泰顛曰吾知其爲文王之化耳吾焉求其人

召南

甘棠

記曰武王克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然則召公爲伯在武王之時此詩蓋作於武王之時故稱召伯而其事則文王之時也

小星

程子曰賤妾御於君所正其情志得肆之時而能使之肅肅焉且知命之不猶而不敢怨可謂盛德矣

吾於周南召南見天道人事焉夫麟趾言公族皆賢也天下之至瑞也故以終周南而見關雎之應焉騶虞言羣物皆遂也天下之至和也故以終召南而見鵲巢之應焉感禎祥召和氣莫大乎脩身齊家矣

邶

柏舟

序曰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孟子亦以孔子當之其必有攸傳矣集傳以爲莊姜之作亦通或曰仁而不遇胡不去也而委諸不能奮飛何哉曰此或公族之臣

兄弟同朝義不可輕去或當時事勢有所未可皆不可考矣

綠衣

曰俾無尤兮猶有視效強勉之意曰實獲我心則我心已適於義理之至當而契古之人矣莊姜之自處未必由勉強而後得然古人作詩必一節深於一節蓋言之序也

燕燕

莊姜蓋曰實獲我心者豈惟古人其在今人亦有獲

我心者如仲氏是也夫見其道而不見其人所以能不忘先君之思也夫

泉水

集傳諸姑伯姊即諸姬也諸姬娣姪也姑姊不當爲娣姪毛鄭以姑姊爲未嫁者義亦未通今詳諸姑蓋年少而隨行者伯姊年雖長然或出於側微則亦居娣姪之列

二子乘舟

或曰伋壽賢而自戕傷哉曰宣公之召禍雖賢其焉能禦之

鄘

定之方中

文公其知合渙之道乎易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夫潰散頹靡之秋唯宗廟禮樂之重而人心合焉是故樹之榛栗供籩實也椅桐梓漆庀琴瑟也而文公之務材非苟然矣

二章

此章與篇公劉義同古人締造必詳觀審擇是以能安且久也

三章

星言駕則其勤厲戒飭之意固有勃然興起之勢而秉心塞淵又其興功立事之本也蓋誠實則其於事也慎重而必底於成淵泉則其於謀也宏遠而不忽於細一篇之中皆其秉心塞淵之實也

蝃蝀

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命在信中

或曰孔子稱鄭聲淫即今鄭風乎曰古之樂有有聲

與詞者有有聲無詞者鄭聲今不盡傳其所傳者鄭之注詩皆是也曰然則孔子之所欲放者而收之於經何也曰樂也者朝夕奏焉以養德者也故放之經也者所以垂監戒也故不去曰其監戒何也曰足以見爲惡之不可掩焉足以見禍亂之有由焉足以見世變之當救焉足以見人情之不可不防焉若之何其去之曰然則朱子集楚詞不取神女高唐諸詩何也曰三代而上其作者雖或不合於義理之正然其言猶足以成章而可諷詠高唐神女鄙俚無穢非復

楚聲之倫矣不然則以息夫躬絕命之詞矯僞誣天之甚者朱子猶取焉以爲戒而況其優於是者乎是之不問而徒謂惡者之足以戒而概取焉則今樵夫牧豎與夫娼優俳戲之流終日謳吟而不止者其詞何可勝載而欲取之以垂監戒可乎哉且太史公稱古詩三千孔子刪爲三百五篇然則孔子刪詩十去其九何獨至於朱子而疑之哉曰季札觀周樂鄭聲與焉鄭聲何以列於先王之樂也曰王政衰而國風變非周樂之舊矣孔子所以惡其亂雅樂也惡其亂雅樂而猶著之使後之人知所辨也或曰東萊呂氏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閒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韻久矣故孔子論爲邦欲放鄭聲豈有刪詩示萬世反取之以備六藝乎而朱子辯之曰二南國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皆祭祀朝聘之所用者也若變雅則已無施於事而變風特里巷之歌謠鄭衛桑濮又里巷狹斜之所歌者今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二子之說孰爲當也曰東萊之失前既辯之詳矣抑朱子之言亦有過者蓋變雅變風亦有合於義理之正而可以用諸祭祀朝聘者焉晉志魏武平劉表得漢雅樂即杜夔傳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詞夫騶虞正風也鹿鳴正雅也文王頌也而伐檀以變風並列焉而與正風及頌均謂之雅則變風變雅之善者其亦用於祭祀朝聘尚矣樂記所謂鄭衛之音亂世之音者舉其凡而言耳

其緇衣柏舟淇澳等詩亦豈必盡爲里巷狹斜之歌而不可以用於祭祀朝聘也哉東萊以詩皆雅樂故謂桑中非桑閒而鄭風諸淫詩皆詩人刺淫者之詞朱子則以爲淫者之自作也而謂桑中卽所謂桑閒二者皆不可考然如予說則亦不必深考矣

王國風

黍離

黃氏曰黍離之爲國風自周太師采詩之時而已然矣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

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耳故曰王國風

大車

大車蓋從役者久而不歸思其室家至欲奔逃以去而制於大夫之刑法有所畏而不敢也集傳以爲淫奔之詩夫思淫奔而不遂豈有死則同穴之理哉吾於王風知幽厲遺虐之烈也知平王之不振也何也其辭哀以急雖然窮困悲哀之際而往往多不失其正焉此則先王之澤也或曰小序以謂君子于役君子行役而大夫思之也君子陽陽君子祿仕以全身也采葛懼讒巷中有麻思賢也而集傳悉改爲婦人所作不亦誣乎曰序說亦通然詳味其辭意恐集傳爲當耳

鄭

羔裘

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夫惟舍於命則不願乎其外矣以利害禍福渝其處者不知命者也

二章

上章曰舍命不渝此章曰邦之司直夫不知命則不

能守義而徇己之私故顚倒是非而莫之顧而不知其無益也夫惟舍命不渝者所以爲邦之司直乎嗚呼司直之亡而邦其從之矣

遵大路

序謂此詩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而作今考其辭義牽強不通朱子以爲淫婦爲人所棄故於其去而告之如此其說甚善但不必引宋玉賦爲證耳蓋執袪大道而望其不輕棄故舊之好其爲婦人見棄之辭甚明不必援不足據者以爲解也如衞風柏

舟朱子亦以其辭氣卑順改爲莊姜之詩亦無不可但不必曰烈女傳以此爲婦人之詩則反生後人之疑矣

女曰雞鳴

儆戒於易溺之時修治其所職之具而傾意於君子之取友內助之道無以踰此矣

齊

甫田

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夫五氣之布也萬物之生也未

有不以其漸者而況於人乎夫不務其所當然而妄意於其所不可至卒何益矣孟子曰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魏

園有桃

天下之事禍成而圖則無及先事而憂則衆以爲驕此士之所以窮而亂亡所以相踵也悲夫

伐檀

君子之用力於世也豈爲食謀哉人賴其力而食之是以爲食其力也夫無功而食於人者其亦足懼矣吾嘗觀夫禽蟲之類皆自營以食其養於人者犬馬之屬是也而犬馬有力於人焉若夫雞鳧羊豕養於人卒以養人韓子曰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夫物尚然而況於人乎

蟋蟀

思其居也思其外也思其憂之謂也樂而思憂非好憂也不蹶蹶則不能休休是故樂而不忘憂唯知幾者能之

杕杜

人情於兄弟少長相狎則不相敬忌是故纖芥卽發朝夕相與則交涉者多是故纖芥必計以易發之情積之以必計之勢斯兄弟爲路人矣詩曰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則夫有兄弟者其爲佽也多矣忘其所怨而思其所佽信乎他人之不如我同父也

曰伐檀志之潔也蟋蟀情之節也陟岵杕杜鴇羽有杕之杜葛生皆人倫之至也凡魏晉之風其爲篇十

有九而無淫詩焉吾於是乎見聖人之情矣夫魏舜之都也唐堯之都也故其詩儉以思其聖人之遺風乎聖人知人情之易肆也防患之自微也是故節儉而憂勤夫惟節儉而憂勤者其道可以遠商周之興也用此道也是故周公陳豳風焉孔子曰奢寧儉易寧戚不遜寧固又曰無遠慮則有近憂其亦堯舜湯文周公之心乎

陳

東門之枌

此篇乃國人刺詩故曰不績其麻布也婆娑亦宛丘之意也集傳以爲其人所自作宜更詳之

衡門

陳俗淫蕩而衡門之君子獨能隱約如此可謂拔乎流俗者矣泌非濟飢之物而曰可以樂飢食色人之大欲而能不累非自得之深者其孰能之

株林

朱豐城曰衛之亂至於牆有茨而極於是乎有狄之禍陳之亂至於株林而極於是乎有楚之患然則狄非能入衛宣姜召之也楚非能入陳夏姬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爲淫亂者之戒矣

豳

七月

章首歷敘天時皆以見陰道之盛長有漸而人當豫爲之備也夫四月盛陽而萯已感陰氣而先秀造化之倚伏人事之幾先微矣哉

鴟鴞東山二篇

事上以忠接下以仁忠與仁理同而名異吾於鴟鴞

識忠之道焉於東山識仁之體焉竭吾心而無遺忠也體萬物而無間仁也

東山

予讀中庸至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以爲賤者宜所易忽亦必使之預有事焉蓋聖人仁心溥徧自然如此今觀東山之詩字字句句曲盡物情可見聖人之心纖微委曲無不體悉一天之體物而不可遺也故吾於東山見仁之體

周公自言多才多藝亦其曲盡物情故雖於才藝之

末亦自有方此詩首章曰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征人情思宛然可想餘皆倣此

讀一篇東山詩一部周禮意思可以想見

破斧

鴟鴞之詩一則曰子未有室家二則曰子室翹翹聖人之心以天下爲其家以幾甸爲其室則其東征蓋信乎四國是皇而哀人之孔將也

陳七月常也陳鴟鴞變也聖人相君之道備於此矣

破斧以下四篇蓋二詩之應也至誠之動物也深哉

吾於七月見王業之有本焉見宰相所以格君之要焉於鴟鴞見聖人憂以天下怒以天下焉於東山見聖人能盡人之性焉於破斧伐柯九罭狼跋見盛德之不可疵焉見人心好德之同而至誠之必動焉誦豳國之風而無與也者其匪人也耶

小雅

鹿鳴之什

常棣

蘇潁濱曰小人易以親爲怨而樂從其疏故此詩每以告之

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孺字意最宜潛玩孺子之於慈母直是渾然天理故其欣慕親洽之意藹然可掬人處一家之間其心少有不和不樂便與孺子意思不同雖勉強和樂畢竟是僞畢竟是失其赤子之心記曰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必是常常和樂如孺子然然後爲無鄙詐此在日用間最可體驗雖切問近思之事而堯舜之道亦只在此故曰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

采薇

曰玁狁之故亦以微激怒之

出車

五章之辭集傳以爲室家思念君子蓋承前章豈不懷歸而言其意善矣鄭箋以爲西方諸侯喜見南仲亦通或曰士卒願見之詞則士卒蓋從南仲而行者安得有未見既見之云耶不通甚矣

白華之什

南山有臺

曰德音不已曰德音是茂蓋於頌禱之中寓戒勉之意也

蓼蕭

惟孔燕豈弟之人能宜兄而宜弟也

予於鹿鳴白華之什知古之君臣之交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故君臣之交治平之道也自鹿鳴以下之詩廢而尊君卑臣之法行尊君卑臣之法行而天下無善治

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事雖有內外之異而其所以體恤親敬以通羣臣之情則一而已夫是之謂以道治天下夫是之謂以天下爲一家古之聖王以天下爲一家所以維繫聯屬久而愈固也

彤弓之什

六月

藍田呂氏曰北伐之事所以自治者常優暇而有餘而所治於彼者則簡略而不盡

采杞

集傳以路車爲戎路然詩言路車有奭又曰約軝錯衡則是金路非戎路也其前佩亦非戎服和鸞亦非戎馬而於南征言之者孔疏以爲方命將與在軍不同曹氏以爲方叔克壯其猶如後世諸葛武侯不親戎服之類未知孰是

吉日

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雖非詩本意亦自可取

祈父之什

祈父

集傳具兩義以作此詩者爲六軍之士則從征面其職事但怨於久役而云云耳以爲司右虎賁之屬則是禁衛之士不當從征故怨也箋曰六軍之士出自六卿法不取王爪牙之士大抵六軍與禁衛之士皆得稱王之爪牙二說不可考矣

斯干

兄弟至親其勢至易離也故友于兄弟人之至德家之至福也安樂吉祥皆肇乎此矣此詩首及兄弟之相好而終之以子姓之賢善頌善禱無以踰此

二章

張老之祝曰歌於斯哭於斯此詩但曰爰居爰處爰笑爰語非張老之所及矣

八章九章

道理本近易三百篇詩皆聖人所錄故其言皆含蓄醞藉斯干之詩末二章不過平平說人家可願事耳而充其義則天地位而萬物育

無羊

一代興治之君其心必常憂勤惕厲其事必皆周旋

縝密故天地之和氣亦應之而畜牧蕃息焉此詩終之以豐年而人衆意蓋如此夫歲豐而人衆乃天之所爲而人君之所感也衞風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魯頌曰思無疆思馬斯臧蓋畜牧之善可以占邦家之勢而見君上之心是以詩人詠之

正月

視天夢夢之時而知其終克有定可謂能知天矣然天豈有未定之理特以其時之未至而疑之耳如堯之於四凶待舜而後去之豈堯未定而舜有定哉時焉而已矣

雨無正

疑此詩瞽御之臣作於幽王流彘之時者也觀二章四章可見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蓋以儆三事大夫三事大夫邦君諸侯也戎成而無禦之者故不退饑成而無饋之者故不遂

六章

當是時王之所信用者皆不可使之人故咈其意則遭上之怒順其旨則衆以爲犯也

小旻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睿聖哲謀之見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肅乂之德也

小宛

此篇與小旻詞意甚類恐一人所作

二章三章

思先人而憂傷則自愛之心不容已矣思天命之可畏則自脩之功不容不力矣

三章四章

日月易逝則將來之事不可期時世異常則外至之禍不可測是以當儆惕於夙夜而咨諏於卜筮也此詩辭氣憂傷激切讀之令人惕然所謂明哲保身者與

小弁

小弁之怨視舜於我何哉之意地位迥別

何人斯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非謂人可無愧蓋甚言天之不可不畏耳

四章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之暴亂無定也且彼不欲見我則豈無遠我之路哉胡不由之而又逝我之梁則眞若飄風之攪人矣蓋飄風飄忽妄行撓亂萬物故以爲比

谷風

卒章之比其意可玩蓋方造化生育萬物之時而其間有不免於萎以死者則是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而況於人乎

北山之什

小明

在朝之臣能正直是與則反覆者不足畏而勤勞或可息矣蓋作此詩者或以正直見忌陷於役使久而不召故以此戒其所知之僚友而望之

楚茨

朱子曰此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止得以公卿言之蓋皆畿內諸侯矣

又曰自此篇至車舝凡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爲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言以見其爲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序皆失之

甫田

攘其左右嘗其旨否古之人親洽其下一至於此

桑扈之什

桑扈

輔漢卿曰四章雖皆頌禱之詞然亦寓期望戒勵之

意

鴛鴦

輔漢卿曰下之禱上但極其情而不述其德若不敢有擬議焉者敬之至也

二章

鴛鴦在梁戢左翼以相依舒右翼以防患仁義之性根於天也

頍弁

君子於兄弟親戚念死喪之無日而相見之無幾則乖戾懟嫉之意消而親愛之情不容不至矣

角弓

常人之情明於責人暗於責己故相怨一方舉世人情之釁端也受爵不讓未有不至於亡而斯已者毛氏曰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綢直如髮言其髮之綢直如也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

自文王之德言之則其孫子本支百世固其宜也而天命靡常則有不可恃者矣是故殷之先世亦常克配上帝矣至紂而遂失之可不畏哉或曰虞殷自天何謂也曰此聖人喫緊爲君之詞也蓋天之福善禍淫其應如響度之殷之廢興則可見矣於此不知所以度之則不知畏天不知畏天則不知念祖不知念祖則不知敬德以自遏其躬矣周公所以警戒懇至如此凡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其致思焉

大明

或曰言文王受命而歷敘太任太姒者何也曰天地合德而百物生焉夫婦合德而百福興焉既醉之詩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故福莫大乎得媲偶之賢然非有德者無以致之而其來非一日矣周公以是戒勉成王亦欲其齊家以及天下耳

下武

求等也康誥曰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

求蔡傳引此詩爲證而曰爲等匹於商先王也或曰作而求乎世德未知是否

生民之什

生民

既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而又曰胡臭亶時云者其意若曰上帝之居歆不于其香之始升而于其無罪悔而以至于今耳

卷阿

天子至尊庶人至卑既曰媚于天子又曰媚于庶人其旨深矣夫君天下者將以牧民而已也媚于庶人則媚于天子矣

板

天之牖民與帝度其心意同此詩屢言天之可畏其儆戒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後世儒者窮經至於白首而於天人之際皆莫能悟蓋自科舉學與徒務記誦章句爲干祿計而莫知求實理之所在以聖賢懇切爲人之言視爲芻狗筌蹄是以終身誦之而不察也豈不哀哉

常人之情動輒役於私意其發於中則爲驕吝見於外則爲夸毗終日舉動不出乎此

蕩之什

抑

九章

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固惟哲人能之然亦溫恭之人天理有以勝其客氣是以聞善而能入也此章首之以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者意蓋如此

武公反已自修之意何其切而至也予朝夕誦其詩未嘗不惕焉而懼

雲漢

呂東萊曰宣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則無是功矣

烝民

或曰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然忮害之心人亦有之何以爲性善曰忮害之心人亦有之則可謂人皆有之則不可曰其有忮害之心者非性與曰天下之至不仁者莫如盜嘗聞諸盜矣攻焚劫掠靡所不

爲遇仕者旅於途將刼之問其姓名知其素廉吏也從而禮貌之又爲之護衛而遣之然後知人之爲盜困窮之陷溺其心也人欲之害之也夫地得而移之欲得而害之者亦其性之昏且弱故也然而好德之心固在則可以知性之本矣而況其不爲盜者乎孟子論性善而證諸烝民之詩善言性者也

昭假于下而仲山甫生焉亦猶文王之詩王國克生之意也有天下者宜致思焉

明邦國之若否乃宰相職業之大端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是以能之則其明哲保身非若後世隱忍模糊依違避就以誤人家國者之所爲矣

首章言天生仲山甫厚於衆人而有以全其德二章遂言山甫之德亦惟盡物之則而已三章至五章言其德之見於事者六章言其獨能舉夫懿德以應首章之意而七章每懷靡及之一言則其所以進德修業之本也

瞻卬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非婦寺而匪教匪誨者何哉

五章

此章備言幽王之不道皆所以殄瘁邦國之實也後世亦未有不由此而亡也

六章七章

天之降罔既多且迫而又無人焉以圖之則邦國之殄瘁卒亦無如之何矣亦安得而不憂且悲哉卒章猶冀王之法祖以回天意其忠愛懇惻之情可謂至矣而幽王猶且維是之胥忌焉亦獨何哉三復是詩令人悲憤激衷而不能已也

召旻

陳止齋曰風始於周南召南而終以豳雅終以召旻是以周召始終也劉安成曰此詩居變雅之終而卒章慨然懷文武召公之盛蓋亂極思治之理亦猶下泉之終變風與愚按亂極思治天運之常而亦乘人心悔禍之機也是故易終未濟書終秦穆悔過之言皆聖人之微意

周頌

清廟之什

拾柒册94½版

昊天有成命

密毛氏曰寧也集傳曰靜密也蓋密有微密祕密之義惟寧靜則微密而不露祕密而不泄故以爲訓輔氏以爲詳密之義者非也宏密皆以基言蓋昊天之成命甚大成王所以積累而承藉之者宏深而靜密則其爲基也廣而固矣廣則有容固則可久

時邁

集傳春秋列傳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享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

即周禮九變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劉安成曰時邁思文皆周公所作而周禮九夏亦制於周公固可以時邁爲肆夏思文爲納夏矣至於執競則昭王以後之詩而乃以爲韶夏左傳國語之註恐難盡信

臣工之什

豐年

濮氏胡氏謂此詩有烝畀祖妣之辭故以爲年穀始登而薦宗廟之樂歌劉安成曰序以噫嘻爲春夏祈

此詩爲秋冬報載芟爲春祈良耜爲秋報朱子初用其說今此集傳乃其改本於彼三詩傳文及序說既皆不取小序獨此篇於序說亦謂其誤而傳猶用序意者豈所改有未盡與按載芟集傳謂與豐年詞意相類而其用應亦不殊又謂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即所謂豳頌則固蜡祭之詩而非宗廟之樂歌矣但序說以小序爲誤恐傳寫之謬耳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則成王固已明見武王之道而不自滿假矣此其緝熙單厥心之本也

敬之

此即虞庭勑天之命唯時唯幾之意周召格君之功於是爲大後世君臣莫知以是相戒未有不與亂同事者也

魯頌

閟宮

曹氏曰司常言日月爲常王建之交龍爲旂諸侯建之僖公雖行郊禮而猶以龍旂承祀則明堂位所云魯公日月之常祀帝于郊者過矣

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

王臨川云魯頌之辭備而夸

商頌

烈祖

嚴華谷云補傳曰言烈祖而云嗟嗟僖朴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近於文矣

長發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與周詩所言文王受命之意若合符節人之所以事天而天之所以眷顧乎人者蓋可知矣

拾柒册94%版

B5

養心亭集卷之六

明鄞張邦奇常甫撰

春秋說

專主胡傳凡胡傳所未安者辯之公穀左三傳之說有勝於胡傳者取而易之胡傳之說未得聖經本旨而疑莫能辯者則姑置之

隱公一

元年

春王正月

夫自曆象授時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曰永星火以正仲夏四時十二月唐虞夏相傳萬世不可易也商周易歲首以子丑月行大政發大號而月數仍舊也四時之屬於十二月者無易也是故前乎周以丑爲正書元祀十有二月知月不易也後乎周以亥爲正書元年冬十月知時不易也建子之月非春明矣易臨之彖曰至于八月有凶當二陽之浸長憂四陰之將盛是文王於建丑之世而係易同建寅之月也易大傳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是孔子於建子之

世而傳易同建寅之時也詩豳風所稱七月九月一之日二之日小雅所稱四月六月之類周頌臣工維暮之春皆夏月夏時也周禮冬日至祀圜丘夏日至祀方澤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十二月斬冰仲春始釁正月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禮記月令汲冢周書所載皆夏正也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無非用夏正言者詩之鑿冰納凌獻羔祭韭與周禮藏冰開冰略同春秋桓十四年春正月成元年春二月襄

二十八年春三月書無冰皆以冰政不舉書以譏之耳書螽於夏秋賊苗也於冬不蟄也莊二十八年冬書大無麥禾歲終計公私之蓄也周不改月經凡言月皆夏月也周改歲經凡言歲皆周歲也正歲十二月令斬冰言正歲在十二月之前者以十一月爲歲首也一失於左丘明再失於孔安國鄭康成三失於杜元凱而諸儒遂爲改月之說遷就強合而終不可通則左氏之誤之也且杜氏謂左氏親受經於仲尼今按左傳終敘韓魏趙共殺智伯事去獲麟已七十

二年臘祭始於秦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故朱子以謂秦時文字甚明也惡得爲受經於仲尼哉且僖五年春正月日南至是左傳之正月非經之正月也左氏蓋以周建子改月故也然昭二十年春二月亦書日南至將復以周爲建丑乎其不足據審矣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謂所卜之吉日至也猶孟子云日至之時皆熟也襄七年夏四月卜郊不從孟獻子曰吾今而後知卜筮郊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郊宜其不從也然則日至而郊周天子事也啓蟄而郊魯諸侯事也正月日至非冬至明矣是故明乎商周未嘗改月數也而孔子春王正月之義昭昭矣四明程氏辯說尤詳宜備考而識之

夏五月

鄭伯克段于鄢

左傳曰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得聖經之旨矣胡氏以爲不言弟以甚鄭伯之惡非也如言弟不亦愈甚鄭伯之惡哉晉侯殺世子申生宋公殺世子廢天王殺其弟佞夫甚其惡矣鄭伯之惡非不甚也而段亦不爲無罪故曰鄭伯克段于鄢以交罪之

秋七月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王至尊宰天王之大臣也惠公諸侯仲子其妾也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據事直書而其失固昭然矣胡曰於賵仲子則名冢宰於葬成風則王不稱天其法嚴矣愚謂如此則天王使冢父來求車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固褒之耶聖人之用心必不若是之瑣瑣也或曰然則稱宰咺何也曰或咺即其字或史失其字而名之皆不可知矣且是義也歸其責於天王而其使者與其受者之非固不待貶而見矣且以宰咺爲貶辭則於天王若無貶焉者以文害辭孰甚於此或曰其或稱天王或不稱天何也曰王係之天明王者奉若天道也不稱天省文也謂王之不道而去其稱號以貶之夫人知其不可也胡氏之說誣聖人者亦多矣

公子益師卒

不日史失之也胡氏必求其說則鑿矣

二年

三年

春王三月己巳日有食之

事親者必察其親顏色之喜怒天象其吾父母之顏色乎春秋記災變其旨深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天王崩而魯若無事焉異哉東周之君臣也君臣之道亡而春秋作

四年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

聖人其天乎隨物賦物天無容心焉據事書事聖人無容心焉其體公故其用直其用直故其道顯天與聖人一也凡春秋之有貶辭者非聖人貶之也蓋事有理辭有義以是事加是辭于其實而已矣故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夫聖人之取義于辭豈有所容其心乎哉如曰衛州吁弒其君完弒大惡也春秋之所甚罪焉者也然下殺上曰弒固其實耳而聖人何容心乎如曰公觀魚于棠則曾無一字之貶而隱公之失固見公羊胡氏指以爲譏何哉微言以諷曰譏婉詞以刺曰譏春秋何譏之有公觀魚于棠聖人不加一詞焉而妄以爲譏乎凡春秋言譏者皆非也

六年

七年

滕侯卒

程子曰不名史闕文也

八年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家氏曰王一而已可不名諸侯衆也烏得不名汪氏曰亦所以紀遠近辨同異也胡氏以爲示君臣尊卑之等鑿矣

九年

十年

夏翟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書法與四年會宋伐鄭同其自專也故不稱公子如稱公子則若隱公之寵之矣是以義不得而稱也公羊以爲隱公之罪人胡氏以爲制之於未亂者於義雖通而皆非聖人之本意矣或曰何謂也曰使翬不爲弑逆則其帥師伐鄭國寧無罪耶是故知非聖人之本意也如曰翬不氏先期也使隱公而知此義則兵柄不至下移而有以制之未亂云耳則猶庶乎其可通也今胡氏之說若以夫子專爲翬之將弑逆也而貶焉者是以知其謬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程子曰戴鄭所與也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也甚矣此說是也胡氏以爲一舉而兼四國殆非也

十有一年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桓公一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年

滕子來朝

滕侯爵也此曷爲以子稱哉先儒謂爲時王所黜其然乎胡氏曰惡其首朝簒弑之君降而稱子狄之也此其不然審矣善乎朱子之言曰使聖人惡其黨惡則貶其一身足矣然終春秋滕皆稱子則其子孫何罪而貶之耶且當是時大國滅典禮叛君父務吞并者常書公書侯不貶而其獨責備於不能自存之小國何聖人畏強凌弱不公之甚乎程沙隨曰春秋時

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視其爵之尊卑滕壤地褊小故甘自降而爲子以子禮事魯于其子孫弗變故終春秋之世常稱子聖人因其實而書之耳雖朱子亦善其說愚亦以爲非也藉滕以子禮事魯亦祇以其地之褊小不足以給事大之禮故耳而其位號之受乎先王者初未嘗革也聖人何爲而子之哉或曰王政之不行於天下久矣況猶能黜陟諸侯哉謂爲時王所黜不亦誣乎曰詩不云乎上帝甚神無自暱焉言周王之暴而不可近也周王之在當時

於強大諸侯莫可如何至於國小勢弱者則猶恣其
睚眦以自張其號令故春秋降而書伯書子者纔滕
薛杞三小國而已其爲時王所黜復何疑哉或者以
謂春秋天子之事故往往賞罰黜陟諸侯焉此又悖
謬不經誣聖人之甚者夫聖人作春秋因事以命辭
因辭以彰義義彰而失得見失得見而命討之義固
已寓乎其間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若謂聖人秉天
子之柄而於春秋乎行黜陟賞罰則二百四十二年
之間篡弑悖亂長惡不悛者公則曰公侯則曰侯聖

人未聞有貶焉而滕侯匾匾以朝魯一事之失得貶
爲子及其子孫數世而不宥聖人之賞罰其顛倒錯
亂亦甚矣其何以示萬世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成宋亂者亦據其實也胡傳曰不書立華氏猶爲有
隱亦非也既曰成宋亂盡之矣又何加焉

秋七月杞侯來朝杞當作紀

胡傳以滕子等來朝爲貶其爵故於杞侯來朝曲爲
之辭夫畏齊吞滅而求弑逆之人爲之主獨無罪與
凡小事大弱事強其爲有畏等耳凡諸侯來朝或月
或不月因魯史之舊文或曰諸侯來朝禮乎曰非禮
也隱公十有一年滕侯薛侯來朝胡傳之說備矣凡
聖經之據事直書不貶而失自見者類如此後之儒
者瑣瑣焉以已意求之是以言愈繁而義愈晦也

三年

春正月

公子翬如齊逆女

隱之世翬再帥師不稱公子翬自擅之也桓之世稱

公子桓寵之也故公子之稱不稱顧文義當然耳讀
春秋者循其文而義自見如觀造化者循其跡而理
自明嗚呼自有春秋以來能觀聖人之心者鮮矣

四年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名糾非貶也詳志之耳以魯桓尸國而天王使宰來
聘異哉其爲王也異哉其爲宰也四年不具四時缺
文也七年放此

桓公二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甲戌下當有闕文

六年

七年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諸侯不生名其名之何穀鄧遠也遠至則曷爲詳其名遠國盟會赴告或不相及故因其來朝而誌之然則無貶乎言來朝則其失見矣

八年

天王使家父來聘

春秋稱名稱字因史文之舊非以爲褒貶也胡傳於是乎必求說焉曲而不中迂而愈晦紛紛而益泥也胡傳以爲不名其臣則王不稱天以示貶也今家父不名而王復稱天故曲爲之說且吾夫子周王之臣也王之不極減損其名稱以示貶焉異孰大於是是夫子作春秋欲懲僭亂而適以其僭亂教天下也而可乎且以宰相而書名爲貶則以大夫而書字爲褒矣是使後之爲臣者歸其責於一相而阿諛苟從肆行而無忌則胡氏之說啓之也況賡歌所謂股肱云者則泛指翊贊之臣而胡氏引之不亦迂乎書曰天王使家父來聘義不待解而明者後儒鑿之至費數十百言而其義益晦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不言使專罪祭公夫昏禮之重者莫重於逆后矣而人臣遂之境外棄禮孰甚焉故不言使然而使之得以遂之者非王其誰哉亦何假言使矣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或問魯夫人則稱夫人姜氏至自齊天王后則稱紀季姜歸于京師卑者尊之尊者抑之何也曰惡在其爲尊且抑也春秋魯史也魯內也故魯夫人之歸曰至非王國之史也王國外也故王后之歸曰歸既曰歸則上不當冠以王后豈有已稱王后而復言歸者耶且既曰歸于京師則其爲王后不言可知矣不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將何如其書哉後儒紛紛之說尚

不知屬辭之法其何以議聖經或曰其書之何也曰逆后大禮而人臣遂之於外則疑后之不至也故書之或曰胡文定母儀婦道之說如何曰迂

十年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桓公三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來戰于郎稱齊侯衛侯鄭伯固以見三國之君躬爲暴於昏矣故其盟于惡曹則人之人之者暗之也曷爲略之惡之也奪爵之說非聖人之意矣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罪宋也然則祭仲無罪乎身爲貴卿而執於人辱矣況爲之偷生以亂國乎烏得無罪哉然而不名者足以明稱字之非褒稱名之非貶矣

十有二年

十有三年

十有四年

十有五年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稱世子當嗣也蓋曰嫡庶之分甚明而亂之者突耳

宋莊耳祭仲耳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皆微國故稱人略之也

十有六年

十有七年

十有八年

莊公一

元年

不書即位

二年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莊公於其庶兄寵任之過以成其弒逆故書曰公子慶父張之也至於會齊伐衛則忘父以叛君（衛朔天子之罪人而欲納之是叛君也）罪不止於縱臣子而已故溺不書公子所以賤溺也賤溺而莊公之罪著矣

三年

公次于滑

何事而出何因而以何故而止君國秉刑而舉動若是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四年

紀侯大去其國

傷紀侯也何傷爾勢不敵也天下有道則興滅國繼絕世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邾酈郡之遷鄫之入滑之次垂之會襄公滅紀之由聖人書之詳矣其罪不待葬紀伯姬而後著也胡氏之說鑿矣然則葬紀伯姬何以書曰傷伯姬也亦傷魯也父讐之不能復姑姊妹之不足以庇則何以君國矣

五年

六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子突救衛非褒也亦非貶也何以言之救衛正也救者正則伐者不正矣雖然諸侯爲亂於下王不能討而徒救爲亦足以知世變矣故曰非褒也亦非貶也稱子突因舊文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或曰衛侯朔入於衛齊小白入於齊其旨同異曰侯有國者之稱也既曰衛侯則衛固其所有也然不曰復曰歸而曰入于衛者以朔之不當侯衛也小白未爲齊侯因亂而出入于齊喜之也故說春秋者不以文害辭

七年

莊公二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一事也邀陳蔡之說非矣胡傳義繫于郎之說亦非

經旨

九年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夏公伐齊納糾

拾柒 册94½版 6B

盟于蔇納糾也齊渝盟故伐之

齊人取子糾殺之

張氏曰稱齊人者廢立之際殺生予奪寄於當國大臣之手齊大夫始以糾爲先君之子而盟欲立之及桓公得國又不從議親之辟以赦其罪而必殺之是故稱齊人焉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齊師伐魯不書責魯也齊魯之讐也而求爲之定嗣焉罪矣又不以義乃奉少而奪長敗而致伐宜矣故止曰公敗齊師于長勺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君乎一國而人得以之而歸至辱也義不主於稱名是故夔子不名其辱一而已矣

十有一年

十有二年

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四國稱人意當時大夫之從而至者衆也夫伯者之功罪按其事而自見何待曲爲之說哉胡氏以爲與齊之能安中國故書爵惡四國之無王故書人夫法家擬罪必分首從使聖人賞其首而誅其從則其悖謬甚矣

十有四年

十有五年

十有六年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按公羊傳作公會恐當從之不然魯之渝會渝盟多矣獨何諱于是

十有七年

十有八年

十有九年

二十年

二十有一年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說者謂桓二年滕子來朝以其首朝弑逆之人故貶
侯爵稱子至其子孫而弗易鄭突躬爲弑逆而終始
書曰鄭伯何耶說春秋者以是例推之則聖經之義
庶乎其白矣

二十有二年

夏五月

孫氏曰未有以五月書首時者下文有脫事耳臨川
吳氏曰四訛爲五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丙申不書公或承上文或忽其事若曰是不足以煩
公云耳先儒胡氏謂諱其事夫魯事可諱者多矣獨
奚諱於是

二十有三年

莊公四

二十有四年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逆女常事書之逆非所逆也至自齊見齊姜之後至
也

大水
魯自文姜之亂弑其君而制其子陰禍極矣於是哀
姜至而大水天人之感疾矣哉

二十有五年

二十有六年

二十有七年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葬大夫非禮也友於是乎伸私好焉而稱公子恃貴
也使其臣恃其貴私交於外而無所忌者非莊公也

與

二十有八年

二十有九年

三十年

齊人伐山戎
遣將伐山戎而獻戎捷則以齊侯之命故伐山戎稱
齊人獻戎捷稱齊侯耳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罪
矣然而非山戎所得而伐也桓公方受方伯之命而
可以無討乎是故救燕伐戎而命燕君納貢于周者

連帥責也於桓何病哉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薛伯卒

薛侯爵稱伯時王黜之也義見桓二年滕子來朝

三十有二年

閔公

元年

二年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文姜齊女也孫于齊齊父母之國也故去其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哀姜亦齊女也孫于邾邾異姓之國也故不去其姜氏蓋曰女子父母沒則不得歸其所生之國而況於其異姓者乎故不去姜氏其義甚明也而胡氏則曰降文姜也夫以婦人而肆爲淫慝賊其宗廟社稷主而莫之忌其罪尚可以輕重言哉而又何降乎曰降文姜者惑也

僖公一

元年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凡書以歸者歸其國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杞伯逆叔姬之喪以歸是也哀姜既以罪孫于外而齊人討之當是時未知魯人之受其喪與否其勢不得遽以歸魯也及魯請而歸之故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而不曰至自夷可見矣然則齊人之以歸義乎曰非義也然則當奈何曰殺而委之於夷可也故曰以者不以者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氏云者猶言舅氏母氏也不言姜齊姜姓也故不言姜絕之於齊也絕之于齊則齊得而討之矣魯之受之也禮乎書孫于邾薨于夷齊人以歸則亦絕之于魯矣絕之于魯而魯受之非禮也然則當奈何曰即其死所而葬之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言用者見禘之用爲致夫人也

九年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鑿也其君之

子云者罪克也罪克則曷爲不言弒其君獻公之卒未久也卓何以言之卓之立更歲也故不得而不君之也然則奚齊卓子其當立乎曰不當立不當立則曷爲罪克克而上告諸天子下告諸方伯聲奚齊卓子之僭亂討而殺之迎重耳而立之則克爲勳臣於晉矣不如是而專殺焉故書法若此或曰穀梁之說不亦得聖人之微旨乎曰聖人之言不若是之隱曲也且卓猶夫奚齊也奚齊不與其爲晉君之子而卓則與之爲晉之君聖人之心不若是之頗謬也或曰

齊舍之立未更歲何以稱君曰舍正也故未踰年而成之爲君奚齊不得而擬之矣舍事見文十四年

十年

十有一年

十有二年

十有三年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蜀杜氏曰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不曰城夷儀而曰

城邢以國言之者善之也城衛城杞不曰衛杞而曰城楚丘城緣陵以邑言之者惡其專也

十有五年

十有六年

十有七年

十有八年

冬邢人狄人伐衛

廬陵李氏曰衛知有桓公之命而不知長子之不可奪其伐齊也亦所以救齊但不審於義耳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嬰齊名者孫氏以爲遂失國也胡氏則以爲著其罪夫春秋諸侯以罪執者多矣鄭伯莒子邾子之執于晉皆不得爲無罪然而不名則胡氏之說窮矣凡春秋稱侯稱人義各有當不可以一例求也如胡氏專且濫之說則晉侯執曹伯畀宋人執戎蠻子歸于楚楚子執宋公其罪豈特專且濫哉然而不稱人則胡氏之說又窮矣

二十年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不書公以是會不足以煩公也諸國稱人其大夫也然則公何以往會魯近齊齊侯與盟公以爲不可不往也然則何以不書齊侯書盟于齊則齊侯可知也鄭何以敘楚之下鄭已朝楚於是乎從楚而至也

二十有一年

二十有二年

二十有三年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之稱子時王黜之也詳見滕子來朝之下

二十有四年

僖公四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朱子曰諸侯滅國不名此蓋因下文書衛侯燬卒以致傳寫之誤是也

二十六年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胡氏曰諸侯之祀無過其祖其說是也曰夔子以非罪見滅故不名其說非也然則不名之義云何曰夔楚之別封也蠻夷之國故略之

二十有七年

二十有八年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楚新昏於衛魯方與楚故戍衛於是晉伐衛買不足以拒晉故不卒戍而歸力不足也公因而刺之以說

於晉楚其說于晉則以戍衛爲罪而歸之買也其說于楚則以不卒戍衛爲罪而歸之買也故書曰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可謂深切著明矣左氏之說若以買本無不卒戍之事乃魯假託以說于楚者果若是則當書曰以不卒戍刺之今無以字則知其爲據事而書也胡氏不得其說乃自加一以字而曰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爲無罪矣其意則是而非所以論春秋之書法也或曰如子之言不卒戍爲據事而書則罪固在買而不在公耶曰如

其兵力不足以庇衛則如勿戍況其戍衛本欲以媚蠻夷之主乎故知始而戍衛終而使之不卒戍者皆僖公之爲之也一舉而衆惡備矣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稱人子玉也則非貶矣

二十有九年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執會乎魯大夫也何以不書略之也曷爲略之惡其會之煩也何以諸侯之大夫而上盟王子于王城之內又僭也左氏以爲公會非也何以知之列國皆大夫而魯獨以君往無是理矣

三十年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魯入春秋未嘗報聘於王於是晉以尊王爲名故畏而報聘耳此其所以汲汲於如晉也魯之不競不亦宜乎

三十有一年

三十有二年

三十有三年

文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殽之役晉無故而敗秦故彭衙之戰書晉侯及惡召禍也謂之晉志胡氏曰晉不諭秦而與戰故書晉及夫春秋以被兵而戰者衆矣其書及者鮮矣固皆諭

以辭命不得免而告於天子方伯者耶顧獨於晉是尤吾不知其說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昭穆之義汪氏言之備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外兵非君將皆稱人胡氏以爲貶非也則無貶乎彭衙之役書晉侯及秦師戰秦師敗績則已甚矣而又伐之不貶而惡自著也

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臣無卒者卒王子虎則魯之失見矣不必以不書爵爲貶也廬陵李氏曰後十四年星孛之變又載叔服之言而胡氏引之則固以叔服與王子虎爲兩人矣與此自相悖不可曉也

四年

夏逆婦姜于齊

是必有說意傳缺其事耳

晉侯伐秦

凡稱侯稱人義各有當不可以一例求也此稱晉侯專罪晉襄也一言而聖經之義白矣或曰三年書秦人伐晉則秦得無罪乎曰孟明與有罪焉故稱人

五年

六年

七年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晉方及秦戰而其臣有奔秦者晉必有失舉焉耳其失舉謂何使先蔑逆公子雍失也畏偪而中背焉又潛師以敗秦趙孟之罪大矣或曰秦晉何以稱人曰

外師非君將皆稱人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不敘大夫不名略之也曷爲略之以大夫而強會諸國之君其事則可略矣

八年

文公二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程子曰家父致命以徵車故書王使毛伯風魯以求

金故不云王使是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天子葬以微者往會則不書不弔不葬則不書以得臣會葬而書爲其得禮乎曰魯君不往使卿焉是葬諸侯之禮也以禮諸侯之禮禮天子禮乎哉

十年

十有一年

十有二年

十有三年

十有四年

十有五年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來盟爲國謀也宋昭失道華孫懼難而來盟能其官也故曰司馬其自請也故不曰使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是舉也不道甚矣而稱齊侯則知凡稱人者不可皆以爲貶也

十有六年

十有七年

十有八年

宣公

元年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衞

臨川吳氏曰河曲之戰及今八年豈有不用命之罪八年而後討哉必胥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故見逐耳

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大棘之戰鄭來伐宋不書書宋及宋可伐也己負其可伐而欲距人是造戰者宋也是故元年不與晉之救宋也不與宋之伐鄭也而討賊之義嚴矣

三年

四年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臨川吳氏曰左傳不足據者多矣夫歸生貴戚之卿

必有所不獲於新君者因宋之有邪謀陽爲畜老憚殺之言而陰實假之手也故書法如此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齊崔氏出奔衛

書崔氏以族奔也許翰早辨之說近於鑿矣

楚子伐鄭

稱楚子據其實也而楚莊躬肆暴橫之罪著矣胡氏之說何其辭之費也傳稱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而經倒之者以謂不足爲輕重也不足爲輕重者晉自不競耳惡在其不以楚爲罪哉

十有一年

十有二年

楚子圍鄭

高氏曰封陳侯者非楚本謀也不善而能改故雖滅書入與鄭平者楚本謀也不爲利誘故雖入書圍是也胡氏以爲與其能討亂賊而宥其他罪則大非聖經之旨矣春秋不以功掩過不以惡廢善

十有三年

夏楚子伐宋

書楚子據其實也非予之也何以明之楚恃其力以爭陳於中國無所可與也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邲之敗先縠尸之雖死有餘罪矣然兵敗餘年而後討又釋趙旃魏錡而獨族誅縠則縠必有辭于晉矣赤狄之召不召未可知也罪之累上以此胡氏之說無乃求之過乎十四年衛殺孔達則胡氏得其說矣或曰若是則先縠孔達之罪惡乎見曰以是爲易見也故無誅云爾夫刑殺人君之所當慎況以加於大夫一毫未盡未可逃罪而況若晉衛之君者耶

十有四年

晉侯伐鄭

此稱晉侯胡氏始無所用其說乃曰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盍亦盡以此說施之春秋則辭不費而大義白矣

十有五年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穀梁子曰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是也胡氏曰貶非也其所以責華元子反者皆所謂吹毛而求之疵者也夫能以忠信感人而利社稷也何尤或曰不亦有貶乎曰有然宋之不競楚之暴猶待於貶耶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陳氏曰滅國以其君歸皆稱爵如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楚人滅胡以胡子牂歸楚人滅胡以胡子豹歸第言奔者不名之以歸者名之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前年滅赤狄潞氏荀林父帥師至是滅甲氏及留吁士會帥師然而稱師稱人則君臣皆任其惡也

大有年

何以書幸之也亦惜之也蓋曰幸而僅有此耳

十有七年

十有八年

甲戌楚子旅卒

四夷雖大皆曰子周班爵之制也或以爲春秋黜之非也楚之稱王非周王之所予也夫子亦不得而予之也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歸父席其父襲立之私寵於魯終宣公之世其如晉也名曰張公室實欲以自張耳啓釁召寇將實尸之春秋書曰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蓋以罪魯人逐之之還而於歸父無取也胡氏以區區之禮而謂其志於仁其輕言矣夫

成公一

元年

二年

取汶陽田

外歸魯地宜曰歸此不言歸非其意也魯復其故地宜曰復此不言復非魯之能自復也是舉也晉實以命齊而魯得之則其言取也無以易矣胡氏據孟子而曰魯地方百里者五使汶陽而不在封域之內則魯不得而有固也然而夫子書取之意未若是之遠也果若是齊在當時其地大於魯遠矣汶陽之不在其封內審矣而後六年書歸之子齊則齊獨得而有諸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

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盟而魯與必先書公胡氏以爲尊內非也春秋魯史也主魯事故先魯君耳曰尊內是不知屬辭之法而妄以其私見窺聖人也甚矣春秋之後傳者之無人也盟會不書公則曰諱又不得其說則曰從同同凡此皆大亂聖經歷千餘年而莫之破其惑也且以是爲從同同而不復貶也則前此不書公屢矣何獨至於是而後從同同也豈諱於小而不諱其大也乎或曰子之說柰何曰大其事則書公略其事則不書公皆非有與於美惡何以言諱不諱

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小國也又比楚畏而從楚其情猶可矜也魯宋衛曹大且遠猶匱盟焉獨何問於鄭且晉能抑楚則鄭自內附何以伐爲己之不反殘民以逞又舍其強而弱是淩惡亦著矣故此書爵書伐亦唯實之據耳或以爲有詞于伐而予之失之遠矣

四年

五年

六年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是役也晉鄭伊洛之戎陸渾蠻氏皆在獨書衛意衛之請于晉也家氏曰不予晉人率蠻夷而攻中國也非也借曰不予則備書以著其罪何害乃舍晉而罪衛其必有故耳

七年

吳伐鄭

此稱國狄之也後進稱子意者吳不修職貢嘗見黜於周王故不曰伯而曰子然四夷雖大皆曰子恐仲尼無是法也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有一年
十有二年
十有三年

十有四年
十有五年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執曹伯是也盟然後執非也
十有六年
十有七年
十有八年
襄公

元年
二年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不係之鄭罪諸大夫之專若無鄭然也二十年戍虎牢係之鄭起下文楚公子貞救鄭也胡傳曰虎牢鄭巖邑也不能守而使他人得城之所以責鄭也然則春秋爲夷狄之黨謀矣春秋謀夏不謀夷是以知其謬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有一年

十有二年
十有三年
十有四年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其稱人者何微者也微者則齊人宋人何以敘鄭衛之卿之上霸國敘諸侯視其國強弱而不顧周制屢矣獨奚疑於是
十有五年

十有六年
十有七年
十有八年
十有九年
二十年
二十有一年
二十有二年
二十有三年
二十有四年
二十有五年
二十有六年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其稱人必微者耳左氏以爲晉趙武宋向戌未必然也何以明之使宋而向戌也則先鄭矣宋必未命之大夫故後鄭鄭良霄卿故也然則晉人何以先鄭晉伯國非宋比也左氏宋後至之說非與夫左氏者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者也或曰晉宋稱人爲其助孫氏貶也鄭子產新得政而鄭伯爲衛侯故如晉則鄭固不爲孫氏故良霄獨名殆非也
二十有七年
二十有八年
二十有九年
吳子使札來聘
稱札夷狄之國未命之大夫皆然楚之椒秦之術是已而劉氏胡氏皆以爲貶焉不亦遠乎且季子以讓國而貶則夫簒逆之徒將何以加之使爲其賢也而皆異其名稱則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賢者亦多矣而

夫子之異其稱者何寥寥也夫使札來聘春秋書之
書吳之始加禮於中國豈暇區區爲人物評哉且讓
國之事後此且三十年茲於其來聘而預寓貶焉聖
人之用心亦過矣或曰季札之讓其得失可得聞乎
曰是固非違節者也抑以札之智亦必有見焉耳胡
氏曰春秋違節而不守者也固也然及其待人也雖
守節者宜亦與之矣不然豈其以堯舜盡責天下則
亦難爲人甚矣安在其爲忠恕也武王之伐紂也奉
天命而答人心也夷齊者卯焉而非之且恥食其祿

以至於餓而死使非孔子賢之幾何而不貽強愎僻
戾之誚哉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異哉後
儒之論何其迂而不達也

三十年

晉人齊人宋人衞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不書魯大夫疑有缺文非諱也何以言之成宋亂書
公會何爲獨諱於此

昭公

元年

三月取鄆
不書伐莒乘莒亂而取之言易也以爲爲內諱者非
是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廬陵李氏曰展輿以國氏程氏謂罪諸侯之與其立
則似晦也展輿既立踰年而成君其不書爵則既絕
之矣若又不書莒何以見其已立乎陳佗以討賊書
亦係以國則展輿之係國不必求他義也若州吁無

知被討而不係者則上文已見矣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此圍弒也而書卒者何春秋於是乎傷世變之愈極
也弒逆之爲變亦極矣然本國既以卒赴而莫之討
列國亦聽其赴而莫之詰彼此恝然相與視爲常事
而不復爲少隱也則世變之極又益甚矣故曰春秋
於是乎傷世變之愈極也胡氏曰略其簒弒以扶中
國簒弒而可略也春秋其奚以作爲也無寧勿作春
秋以爲中國諱乎夫子之刪詩也存衞之淫風以著

其滅於狄之由焉其作春秋麋也書卒而春秋之季所以簒逆公行日以相尋以至於亡且滅者其故亦昭然矣是豈不足以懲創萬世之人心而何待曲爲之說哉

二年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有一年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楚既誘殺蔡般又將滅其國殘其臣子惡莫有慘於是者夫人之所不能忍也當其時以九國之師聲大義而抗楚鮮不濟矣而胡氏爲之辭曰心欲救蔡而力不加則無惡也唯其昧於澶淵稱人之義故於此不得其說遂強爲之辨而不自覺其謬耳且胡氏之說行春秋之大義隱矣夫心欲救蔡特以力不加而止春秋遂無譏焉是以力不以義也陳恆弒其君孔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當是時寧暇計其力也哉率天下之人而不果爲義者必胡氏之言矣

十有二年

十有三年

十有四年

十有五年

十有六年

十有七年

十有八年

十有九年

冬葬許悼公

君弑賊不討則不葬此書葬何止之自伏其罪也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一慟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則止固已伏其罪矣書葬又何疑乎胡氏引穀梁之說以爲累及許君者殆亦迂矣

二十年

夏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范氏曰曹君無道致會出奔非會之罪故書公孫賢之也胡氏以爲爲賢者之後諱鑿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齊豹爲衛司寇公孟得以時奪而復之既不能守官又不能去則其爲亂也稱盜何疑焉諸家之說皆非也

二十有一年

二十有二年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劉子單子之以王罪也抑亦有不得已焉耳然而稱以者見景王之召亂與王猛之不足以自克而劉單不能預弼天王以正國本罪皆著矣

三十有二年

定公

元年

春王正月

三十有二年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衞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周自平王東遷世居王城子孫據之逮其奔也餘黨猶在故敬王畏之而留居成周成周周公遷殷頑民之地也此書成周惟其實耳何以不書京師書京師則未知其爲王城與爲成周與而春秋之志晦矣胡氏以爲等於列國則尤誤甚夫子作春秋以正名分而夷京師於列國則何以責諸侯大夫矣或曰黍離何以降而爲國風也曰王者之政不及于天下黍離一方之音也不謂之王國風而何若京師則王者所居名號之所在正唯春秋之所謹者夫子何爲而去

之哉此其曰成周則有別於王城非故降之也或曰
京者大也師者衆也敬王之時不足以當此故不曰
京師而曰成周亦唯其實焉耳曰未有代德則王者
之名固在何以不得言大天下之所宜從之何以不
得言衆借曰猶黍離之意而降之也則隱公之初已
不得稱京師矣乃至明年猶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
師豈不穿鑿謬妄厚誣聖人矣哉

哀公

元年

楚子陳侯隋侯許男圍蔡

汪氏曰楚昭圍蔡未足爲善胡氏拳拳於復讐之說
所以啓高宗耳而非春秋之本旨也

二年

三年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傳曰公孫翩弒之也翩非微者而書盜傳或失其實
也凡傳有失實而經有闕訛求其說而不得則君子
有闕疑焉或曰胡氏以爲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
其意不亦善乎曰吾未見其然也春秋見弒之君其
亡信義棄禮文莫有甚於蔡昭者矣然而不書盜弒
則吾未見其然也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書葬者已得夫盜而殺之也

五年

閏月葬齊景公

孫氏曰譏變常也喪事不數閏月

六年

七年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經義甚明而胡氏爲不諱之說斯爲附贅懸疣矣且
魯之歸邾子益也畏齊故也惡在其爲去惡而不積
乎

八年

吳伐我

不言伐我某鄙者師至城下不在鄙也

九年

十年

公會吳伐齊三月庚戌齊侯陽生卒

卒陽生疑與楚子麇同吳臨川以爲當時吳師在齊而公卒故遂以爲弒耳其意亦善胡氏之說附會甚矣

十有一年

春齊國夏帥師伐我

直曰伐我以國言之也郊外曰鄙師迫於城下則不可以言鄙矣或曰八年吳伐我以城下之盟也今齊師及清涉泗耳何以不言鄙曰左氏稱戰于郊冉求曰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則固迫於城下矣或曰胡氏曰言伐我者欲其省厥躬之義也其意固善予何以不從曰魯之被伐其當自省者亦多矣而獨反求於是則餘皆可以無自反乎且春秋魯史也故稱魯曰我必若胡氏之言使後之學者因是而求之聖經之義幾何其不滅裂也

五十四 叢書 約園刊本

養心亭集卷之七

明鄞張邦奇常甫撰

釋老子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妙是天地萬物之虛處徼是邊徼是天地萬物之有處無中生有有中含無故謂之妙謂之徼下字極精若以徼爲竅卻又說在虛處誤之甚矣此章與三十

輻章意相發明有無混合而無間故曰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之虛也聲入而響出其善應不匱蓋萬古常然而未嘗死也玄牝者幽虛也天地生於幽虛立於幽虛謂非天地根乎不徇生而欲得則心火熄玉淵澄御氣有法而綿綿若存其息以踵隨物應之如谷之應何勤之有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抱一無離專氣致柔綿綿若存也無疵無爲無雌無知用之不勤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可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

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

不貴吾身而貴以身爲天下不愛吾身而愛以身爲天下是所貴愛在天下而不在身公而忘其私也故不有吾身常寄託於天下而何大患之有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不離輜重喻不失吾重且靜也榮觀言凡紛華之接於目者也雖有之而燕然不動於中言不以外誘而

失吾所守蹈輕躁之失也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而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與不善人處亦足以監戒我之失長我之智儆我之惰磨礪我之麤疏皆足以爲資也口義所云亦其一端

知其榮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大制不割猶云大信不約大時不齊任道之渾淪而不爲裁割不使樸之散也一有所割則樸散而爲器爲器則我亦一官耳何足爲官之長耶爲官長則天地且不能並而至卑至弱之居乃至崇特勝之地也

彼以宰割擊斷爲事者可不懼耶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亦莫非因其常變之宜不可謂有心也奇亦不是詐術口義說非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養生之道無乎不在治國而能嗇不但治人之理得而其用之不勤者亦固有以全其載營魄抱一無離之功也若云以治國喻養生則離人己爲二失老子之意矣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美言非有物與人也而人之得之者如得珠玉然者故曰美言可以市言人皆寶而欲得之也

釋國語

子年十四五讀通鑑至昭王滅密事以爲康王之母言雖有徵然其所言卒亦婦人女子之見無足取也後讀子厚非國語則知前人固言之矣非國語凡六十七篇如辨滅密以後數十事有可取者然左氏之說多不概

於聖特其小者耳而子厚非之乃或有甚於左氏者子又惜夫左氏之無以自白也作釋國語

不藉

釋曰禮天理之節文也豈復有飾乎禮者哉柳子曰必藉干畝者禮之飾也非矣且古之藉干畝者以奉天地宗廟然而勸農之道亦無不寓焉耳豈曰特以是勸乎哉柳子見夫三推者果無益於事故以爲存乎亡乎皆可以爲國而不知時使而節用通有無而和鄉閭皆於是乎始何者三推之道誠敬之道也誠敬者君德之大本舍是而可以爲國乎哉故曰不藉干畝則無以求福用人此格言也不知道者非之

三川震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柳子非之以爲陰陽之氣遊乎天地間者無與於我若是則天心之仁愛人君者泯矣人君之畏天之威者弛矣信然也春秋亦可無作矣夫殷宗修德子祥桑之生周成警悟於風雷之變天果無與於人而假爲是乎哉傳曰致中和天地位焉是失中和則天地不位

矣天地之不位安得以爲陰陽之瀕洞轇轕而不可知也哉而川流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常也地震而川竭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變也常也變也知者則曰人事或以致之也夫天地之變人或致之則其爲亡國之徵也豈不信哉而何非之有豈柳子於天人相與之際固未之或知也與

柯陵之會

釋曰君民禍福之徵固有動乎四體者況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容之俯仰之間端木氏

察其有死亡之道焉若柯陵之會晉厲公之視遠步高三郤與國佐之言犯廷伐盡亦謂其有死之道而已矣單子何尤乎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至誠者果巫史乎哉

大錢

釋曰錢貨之流於天下貴乎因時制宜使輕重勿過而已矣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不可曰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此言而何非之有

無射

釋曰柳子非單子取於鍾之備也怪而不信柳子蓋不知樂者也且其言曰樂之來由人情出也其始非聖人作也聖人以爲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聖人飾乎樂也然則樂果無用物也樂本可以無作聖人特徇人情而爲之是聖人導人之欲也又病其然又强假而文飾之則聖人所以宣八風之氣所以平天下之情者於樂何有吾故曰柳子不知樂者也柳子又曰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與人同樂則王矣吾獨以孟子爲知樂且予聞之孔子之答顏淵曰樂則韶舞又曰放鄭聲今樂古樂何可同也柳子固不知樂然亦不知孟子

往

釋曰非伶州鳩之言已見於無射下

輕幣

釋曰桓公之輕幣重禮其事有無不可知若仁義則吾知非桓公之有也決矣然仁義既非其有則其以利交天下也亦宜

卜

釋曰既曰卜者道之所無用也又曰聖人用之既曰聖人以敺陋民又曰非恆用而徵信則是聖人之作卜筮說怪誕以誣吾民也與柳子之說不辨而失自見矣

宰周公

釋曰君子道其常而已一失其道以出亦不足以死乎使獻公之出果失道耶則雖幸而不死孔之言猶信也

伐宋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曰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夫以下弒上固天命所必誅也宣子既取必於天又懼其及而後請其意則非純乎公道者柳子不能以是非之乃曰古之殺奪有大於宋人者而壽耇樂佚不可勝道天之誅何如也嗚呼天下之惡豈復有大於弒其君者然而天之施報疏而不失亦其常也古之帝王賞曰天命罰曰天討夫固謾爲此說以誑天罔人哉柳子之嘗言蓋曰彼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

暇知之柳子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其病源在乎此矣予請進柳子以天命之說天者理而已也人既逆於理矣而富壽樂佚果理也哉理之所誅無可以幸而獲宥者是則蹠之享年亦不可謂之幸也以其迹之麤者言之則有幸不幸之說然而幸不幸者百有一焉耳君子弗論也若徒指其百一之或然者而言之曰某惡貫天而天弗誅某善及人而天弗佑嗟乎此世之所以多亂賊也且取必於善惡之報而歸怨於太虛之無情此庸奴豎子之常見而柳子述之嗚呼亦見其陋甚也已

新聲

淫樂之足以蠱人心志載於史可考也觀於俗可徵也而柳子獨未之達耶何爲其非師曠之說也師曠之聽尚矣柳子其聾乎

趙文子

釋曰柳子未嘗明理故論人死生之際顧以其幸不幸者言之其何膚末之甚也左傳言人主偷必死謂其理而已矣柳子則曰偷者自偷死者自死夫以理

言之則雖趙孟不死后子之言猶信不明乎理則趙孟雖死猶以爲非其偷之所致也然則爲盜賊者不以桎梏死固不足以死乎柳子所以爲膚末之見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幸不幸之閒理無與焉耳

醫和

釋曰和之言晉君曰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亦有深見何取於榮衞脈理哉孟子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蓋常人之情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亦其

勢也柳子之作敵戒曰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此和之意也今於其言則非之則吾惡乎信

祝融

釋曰史伯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以爲祝融之後世伯夏商於周未有侯伯爲在楚也此取必太過執而不通焉者若舜之後則虞思陳胡公之屬夫子以爲子孫保之此亦未嘗不章之驗也已若曰舜之功德大於祝融也而必期其後之盛於昆吾大彭豕韋則亦史伯之執而不通者耳然君子之

論亦於其理之常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則凡言盛之及後嗣者亦固理也有不盡然者幸不幸焉而已也幸不幸焉者置而勿論可也理之常者柳子欲勿取焉何哉

祀

釋曰昔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者孝而已也祀既所以昭孝則所以息民所以撫國所以定百姓者亦庸有外是乎此祀之不可已其所係有大焉者而柳子不知也

夫知道者可與有言道或未明徒以其意見而取辨焉是使求道者倀倀焉眩是非而莫之辨此讀前言者之所當慎也子厚作非國語以左氏背理去道而非之耳國語誠有可非也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虞仲常蓋非之矣然予未見其書茲因讀柳子之文姑以其管見著于篇俟考正焉

予少業舉子日有課程歲惟淸明端陽重陽及除日自假一日以節其勞會試下第歸用課程不改柳柳州集素所誦習獨以其非國語者爲無益舉業也弗觀弘治壬戌十二月丁卯歲除當假始取非國語讀之謂其多畔於道爲之辨說十五條蓋頃刻而成未始加點竄也當其時予年十有九而志見若此迄今三十有四年年且踰不惑矣而識不加進德不加修何哉偶檢舊稿爲之憮然

讀史

楚懷王

秦惠王請以武關之外易楚黔中地楚王曰不願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已而得儀而重出地則因儀說而

拾柒册94號版

自從親於秦焉嗚呼儀之爲秦謀不過捭闔其說欲連六國而事於秦爾吾惟不聽其說斯已矣柰何以黔中而易一儀哉吾能自强則雖有百儀亦無如之何者不能自强殺一儀而足以重楚乎況天下不止一儀又不可得而勝殺也夫商於之誑楚儀之反覆詐誒其言之不足恃亦既有徵矣楚王已欲殺之而復聽其說也哉因其說而重結於秦是以坐待其吞噬之勢之成也大抵儀之去就黔中之得喪不足爲楚國輕重楚之患莫大於絕六國以從秦楚不慮其

重而狃於其所輕卒之身死於秦國亦不振亦重可惜也

魯連子

秦莊襄之時并吞之勢已成六國尙不知膚受之禍且自相攻擊至無虛日閒雖互有勝敗皆不過自爲鷸蚌之勢成秦刺虎之機耳以齊萬乘之國其安危之機豈係聊城之得失也哉顧所宜深慮而亟圖者秦之强不可支也魯連子齊人也見齊之勢岌岌如此必使之從六國禮賢艮養人民修武備則其時猶可及爲此社稷之至計天下後世之福也齊之君臣果不足與爲此則吾睥睨當時之事勢復何爲乎逃之海上遠謝世事可矣區區說燕將而全聊城此固爲深遠計者哉吾意連能爲田巴謀不能爲己謀也

王陵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義也義有權權也者權其輕重而處其宜乃所以爲義也王陵古正人也以兵屬漢王其歸亦正矣然君臣之義未定也既而項羽置陵母於軍欲以招陵陵於是時視

漢之從違母氏之死生矣孰爲輕重乎是故不可以無權雖然夫亦發於其本心而已矣故徐庶事劉備其母見獲於操庶辭於備曰本與將軍圖大事者以有此方寸也今方寸亂矣遂去而之操陵於其母獨能若是恝然乎雖然陵非無是心也特其過於不學而見義未明故徒知君臣之義之重而遂不能爲之生母之方也若庶者固可與權也與然亦質美而暗合焉耳矣陵乎其趙苞之類與

文帝除肉刑

帝王之用肉刑也所以養之教之者備且至也後世欲用肉刑必先加意於教養如古之帝王而後可文帝咎教未施而除肉刑其所師者帝王之心也所以爲善法古也

文帝勞軍細柳營

文帝承秦尊君卑臣之餘而能伸將士氣若此眞善將將哉

鼂錯論貴粟

民尙農則恆產立恆產立則土著固土著固則國有根不然得民如得魚鳥何足恃哉甚矣重農之當務也

賈誼

高祖旣平天下割地無法剖符分封之餘已成尾大不掉之勢矣故終其身不免於兵革之禍者職此故也至文帝之時則又甚焉賈誼深究其弊以爲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欲令齊楚趙各爲若干國使其子弟以次受之此卽主父偃之謀也使是謀預行於孝文豈不足以弭七國之變哉

景帝

景帝嘗言魏其沾沾自喜而多易眞切中魏其之病夫沾沾自喜而多易大非宰相之體此魏其所以終不免也而景帝能前知之其識見固有大過人者人君之德莫大於知人綱目弗載此語豈偶遺之耶

董仲舒三策

董子三策明天人之道達性命之原發治教之實可謂得孔門之正傳而足以爲百王之大法也已

石建

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子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韓子曰此大臣宰相者之事非諫官之所宜行也何者天子有過吾諫之則天下知天子有從諫之美國家有事吾言之則天下知天子有納善之誠人臣之忠君愛國者其立身行道固如此嘗讀漢史至武帝時石建爲郎中令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夫書之所謂旣非建之所宜行矣烏有在天子之側陳天下之事屏人而言之哉夫古之盡忠事上者舉世非

之而不顧建之心欲以杜羣臣之非議而實以啟人君惡聞其過之心是下不能忘其身而上未有以匡其君吾未見其忠也且方帝時遊宴奢慾宮室神仙聚斂征伐之事紛紛交舉建方被上之親幸使嘗有言以及此耶則宜乎帝之多慾亦少減矣是建固未嘗有言及此也此而無言以及之則其所屏人而恣言者抑所謂嘉謨嘉猷者耶

趙充國

夫人必有精忠之志而後有以成功萎腰縮脇者非其才力之不足以有爲也志焉而已矣其志之不專於爲國是以懷顧望於欲爲之際存形迹於既爲之時而卒無所聞故曰有志者事竟成也吾觀趙營平之爲漢將其諳練其知慮固不可及然亦以志焉何者其擊西羌也窮追以徼功決一捷以希富貴彼豈不能爲是哉顧彼所爲者君與國耳故雖詔書赦令進兵者至再而罷兵留田之計不可易也至其子卬切諫有所不聽曰吾固以死守之可不謂忠乎既而卒平羌虜振旅而還浩星賜其所素善者也諭以歸

功於破羌强弩以遠嫌也彼乃曰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吾以餘命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卒以其意對夫惟心知有國而已則凡可以爲國計者其身之有所不恤而何嫌疑之避之有甚哉營平之所以成功固不獨以其老成持重貴謀而已也

王嘉

嘉下獄非其罪嘉曰備位宰相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而卒嗚呼嘉之所處如彼而其言如此此卽母氏聖善我無令人之心卽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心也夫獨何以孔光爲賢而不能進光爲恨耶孔光燕語不及朝省政事者也觀其拜謁董賢舉王莽可大司馬嘉之下獄光實劾之然則進孔光未必有補於國也嘉既死王莽專政光非不進然不惟無補於國之危亡而且或有以使之然則光不進嘉不足爲恨雖然王嘉亦賢相也未可以是訾之

劉歆

儒道不可一日或無於天下故理安天下非儒不可

孝宣言儒道不可用予竊恨之既而見劉歆以儒名漢而黨附亂賊不啻犬彘而又怪夫儒者之果有則於人國也然又因是而考之乃知歆之所爲無足怪焉蓋嘗觀其典領五經列儒於九家而曰九家猶愈於野則是歆固不知儒道爲何如也不知儒道爲何如而可謂之儒乎不可謂之儒則固無怪乎其他矣亦何累於儒哉且儒有所謂眞儒者有所謂俗儒者張禹孔光杜欽谷永揚雄之流皆歆之類也皆所謂俗儒者也若其少知理道如龔勝邴漢梅福逢萌郭

欽蔣詡薛方彭宣陳咸諸人尚不能甘心於莽而況其爲眞儒者哉夫眞儒不易得也其近似者漢惟董相而已矣若董相者而肯爲歆所爲乎

又曰昔劉向自以漢之宗室末屬懃懃懇懇指陳王氏而其精忠之志至於感動人主而不能已向之行義何如哉後之論者每以向歆並稱若以歆能繼其父之志行然者然方歆於其父所見各異自相詰難之時既以知其非善繼人之志者矣卒之阿附賊莽而於其父之道不啻寇讎使向有知必不能瞑目地下也歆之背父叛君其罪可勝言哉及夫舂陵兵振禍將剝膚乃復叛莽而受戮此又不必論者也

馬援論高光

無可無不可孔子自謂之言也以爲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而已此大聖人時中之道高帝烏得而有之特其寬仁大度光武或有所不如耳若以光武動如禮節不喜飲酒而曰不如高帝則禹之痛絕旨酒左準繩而右規矩者又其每下者耶援謂光武不如高帝固矣而顧以其勝之者言之何耶

韋彪

天下安危之原在風俗而其治亂之機在民之安否何如耳然而風俗之淳漓由於舉措而生民之命懸於郎官但世之職郎官者往往衒細能矜小慧視政化爲高論而飾廚傳以媚人以風俗爲迂闊而說機變以要譽由是上之人以爲賢而用之而下之人被其虐也慘矣夫上賢而用之則天下翕然效慕以成風而風俗以漓下被其虐則民皆喪其樂生之心矣凡天下之所以壞亂而至於危且亡者職此故也善

乎韋彪之言曰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故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又曰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其意蓋歸重於德勝才之君子而不取夫才勝德之小人誠切中百世之通患而深究安危之大原也於乎章帝寬厚之治彪固有以贊成之矣

張酺

曹褒制漢禮亂聖術張酺非之而褒之禮不行酺之知禮如此則無愧於帝者師矣然而請襲梁貴人以尊號知禮而有是乎夫嫡妾之分春秋之大義也而酺之知乃不及此則其譏褒殆亦同浴而譏裸裎者與

周瑜

曹操責孫權任子周瑜議勿許則已計得矣然豈將有以討操而爲興復漢室之舉耶吾知之瑜之言以爲見制於操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而已是故弗屈於操圖欲南面而稱孤也然則權與操孰義孰不義與權雖弗屈於操夫亦操之類而已矣吾以是知權之止於爲權者瑜之不能輔之以義也

辛儆

司馬懿之變辛儆欲出赴曹爽謀於其姊憲英英曰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儆遂出事定之後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噫憲英之見徒知執鞭而不棄其事之爲義而不知爲爽執鞭之爲非義也然則儆於爽亦何死之有於是焉逃難而去之亦可矣英之議其季路之見與

王祥

魏公昭進爵爲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皆詣焉顗謂祥拜昭祥曰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嗚呼司馬昭已弒其君矣而祥猶愛之以禮乎祥上不能爲翟義下不能爲須無拱手事賊國祚將移而獨以長揖爲自待之重其於大節安在哉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祥不已愧於時譽乎

唐宣宗

古之治天下者必修其身其所以修身者曰窮理以致其知主敬以立其本故外而邪正之不亂內而私欲之不萌由是擇一相而任之一相者舉賢才而用之其本正而末自理焉耳若宣宗者不知務此而徒恃其聽察之資以爲可以盡窮天下之事而不失不亦遠乎彼其所任以爲相者白敏中令狐綯之徒而於刺史之選必欲人人而面察之嗚呼莫親如宰相莫重如宰相相非其人矣而何有於刺史耶況天下之事固非一人耳目之所能周也古之帝王垂衣拱手而措天下於隆平亦正其本焉而已矣

褚遂良

高宗雖昏庸猶知求言以自輔而當時諸臣莫或言者豈固無事可言耶武氏與王后蕭妃更相譖毀其禍機已著矣況武氏當太宗時久充下陳正使不爲唐禍亦不可使之獲侍後宮也決矣而況於專寵乎此小夫僂人之所得而與知者也嗟夫宮闈者根本之地妃匹之際萬化之原也爲君者此而不正其奚正爲臣者此而不言其奚言當時若無忌而下已不足數以遂良韓瑗來濟之忠直而亦嘿無一言及此豈天固欲微唐祚耶於乎惜哉

潘好禮稱徐有功

君子貴乎知所以自用徐公之寬仁平恕有足多者然日與俊臣輩爭論曲直而獲免也其亦幸矣當時武后肆毒四海橫流士君子於此既不能反正唐祚則避塵而去固不偉乎而甘心於賊后之下此先儒所謂不知所以自用者也然則徐公其在釋之之上抑武攸緒之下與

陸贄

人之邪正固不易辨然而事之著者雖至愚足以知之姜公輔策朱泚必反蕭復言鳳翔必亂盧杞則以百口保泚而泚反請遣大臣宣慰而吳淑沒又誤援軍而奉天益危此其事之尤著者也德宗至此於邪正之狀豈不焯然無惑矣哉而獨莫之悟贄之言曰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眞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嗚呼贄之言不亦深切而著明者哉然德宗於蕭復公

拾柒冊94%版

輔旋踵罷黜而終身不悟盧杞之奸邪乃知贄亦無救於德宗之惑耳雖然豈贄之不能善諫乎諫而不聽君之不明也

又曰陸公可謂善諫矣其言婉而切曲而中直而不傲辨而不爭使所遇非德宗其效有可紀矣

宋太祖

昔李嗣源一夷種耳方其爲將士所迫歐陽氏以反書之而綱目特書引兵向大梁而已豈不謂其特出於將士之擁迫初非其本心也耶至於嗣源之不死

於其事綱目乃有責焉或者謂取天下者商周以德漢唐以力宋祖以謀夫漢唐之德雖不能無愧湯武而未嘗不假仁以收民之心宋祖之興雖不能如漢之正而要未嘗有欺人孤寡之志孟子言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而先儒謂自漢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今謂漢唐宋之得天下以謀以力而其宗社乃延於三四百祀孟子之言顧不驗與且謂漢唐以力則秦項朱全忠輩何如哉謂宋祖以謀則曹馬劉裕楊堅之流何如哉是故非至論也且宋祖之事有可言者使其預有篡周之心則陳橋之變當出於匡義趙普之爲柰何軍士聚謀之時而匡義與普且諭止之乎特夫軍士之謀在貪富貴而宋祖於此固亦不無利之之心則其責固有在焉而安可謂其陽施陰設以圖之耶況乎宋祖威德素已服於人心而遼漢入寇亦出於鎮定二州之言也昔人謂攻守無異勢秦以詐力得之必無能施仁義之理或者既謂宋以謀取又以爲既取之後其政治有以超漢唐而追商周則宋祖於未取之前

曾秦政項籍之不如而既取之後乃能媲迹湯武耶此又不攻自破也或曰呂氏之言曰漢高祖之取天下出於沛父老之請太祖亦出於軍士之擁迫然則宋祖亦非有利之之心特出於不得已焉耳曰漢宋二祖之於天下皆不能無利之之心也但高祖起豐沛誅秦項爲得其正太祖受周世宗厚恩而恭帝亦未有可指之惡乃因軍士之謀而遽自爲之故其慚負天地之言豈特湯武慚德之比或曰呂氏之言又曰當是時又有如石守信王審琦者爲將豈能帖然

輔旋踵罷黜而終身不悟盧杞之奸邪乃知贄亦無救於德宗之惑耳雖然豈贄之不能善諫乎諫而不聽君之不明也

又曰陸公可謂善諫矣其言婉而切曲而中直而不傲辨而不爭使所遇非德宗其效有可紀矣

宋太祖

昔李嗣源一夷種耳方其爲將士所迫歐陽氏以反書之而綱目特書引兵向大梁而已豈不謂其特出於將士之擁迫初非其本心也耶至於嗣源之不死

於其事綱目乃有責焉或者謂取天下者商周以德漢唐以力宋祖以謀夫漢唐之德雖不能無愧湯武而未嘗不假仁以收民之心宋祖之興雖不能如漢之正而要未嘗有欺人孤寡之志孟子言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而先儒謂自漢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今謂漢唐宋之得天下以謀以力而其宗社乃延於三四百祀孟子之言顧不驗與且謂漢唐以力則秦項朱全忠輩何如哉謂宋祖以謀則曹馬劉裕楊堅之流何如哉是故非至論也且宋祖之事有可言者使其預有篡周之心則陳橋之變當出於匡義趙普之爲柰何軍士聚謀之時而匡義與普且諭止之乎特夫軍士之謀在貪富貴而宋祖於此固亦不無利之之心則其責固有在焉而安可謂其陽施陰設以圖之耶況乎宋祖威德素已服於人心而遼漢入寇亦出於鎮定二州之言也昔人謂攻守無異勢秦以詐力得之必無能施仁義之理或者既謂宋以謀取又以爲既取之後其政治有以超漢唐而追商周則宋祖於未取之前

曾秦政項籍之不如而既取之後乃能媲迹湯武耶此又不攻自破也或曰呂氏之言曰漢高祖之取天下出於沛父老之請太祖亦出於軍士之擁迫然則宋祖亦非有利之之心特出於不得已焉耳曰漢宋二祖之於天下皆不能無利之之心也但高祖起豐沛誅秦項爲得其正太祖受周世宗厚恩而恭帝亦未有可指之惡乃因軍士之謀而遽自爲之故其慚負天地之言豈特湯武慚德之比或曰呂氏之言又曰當是時又有如石守信王審琦者爲將豈能帖然

於下哉則宋祖亦不得而不爲之也曰使守信審琦誠有篡立之志以太祖之才而竭保衛社稷之忠彼亦安敢動哉縱不能制待其已發而誅之亦可也豈有知人之欲爲而未爲而已則先爲之乎此固非太祖之志特呂氏之言失也然而太祖利之之心亦在於人心已歸之後其得天下誠亦天意人心之有在焉視彼要結邪黨以欺天罔人而後爲之者相去豈直萬萬哉後之論宋祖者以綱目所書李嗣源之事觀之庶不爽於權衡矣

金匱之盟

杜太后何以知太祖享年之永促而命以位傳其弟不使幼兒主天下乎父以傳子趙普豈不知此而遽從之皆失也然杜后有命而太祖能不之違此則太祖之不可及者矣使匡義不可以主天下雖母后之言亦不可從可以爲天下主而太祖授之又何議焉或者疑太祖有私於其子之意而未之及發嗚呼其亦誣矣設有之則太祖之於其弟當求其失而播揚之以杜羣下之望以絕天下之心如太宗之於廷美可也顧肯有他日必爲太平天子之言哉至於一張齊賢猶曰使他日輔汝爲相太祖之志其光明磊落蓋如此後之人亦何所指以疑之耶自昭憲一命之後十五六年之間金匱之藏自如以至太祖大漸之際未或一言有貳吾意太祖志苟如彼而所爲如此一何算謀之甚也其英明智略足以取天下而獨不能以之授諸其子耶其衷固可見矣太祖既無轉移之志晉王亦烏用以弑奪爲哉其不爲此已不待多辨而後明也雖然未立踰年元朔已改宋后之不成喪德昭之不得其死無兄之罪太宗固無所復逃矣夫太祖以天下授太宗而太宗之所以報之者乃如此當時之人能無不平之憾乎是知弑奪之疑雖傳言之謬亦太宗有以來之也

太宗

廷美之得罪固曰趙普爲之夫普存患得患失之心則其無所不至固宜也太宗不加審焉而竟致其弟不得其死可不謂爲愛子而快於其弟之黜與然元佐乃因此而以狂疾廢此天理之昭昭者也

秦檜

以秦檜奸邪之志遭高宗庸懦之君而適中原板蕩之時故得以肆爲之奸以貽禍於無既此固氣運之否極也雖然世何嘗無君子亦何嘗無小人使高宗有剛明之德而李綱張浚岳飛之儔得行其志雖百秦檜亦奚以爲宋史言太宗背負太祖以私其天下故天生檜之大奸誤國者以報之故檜得以享榮祿以終其身也夫如是則是檜之惡天實有意以生之其禍天下也天實使之而其享富貴獲褒謚則又天

之德之而以報之也其誣天孰甚焉然自古身爲不善而得保令終者亦豈特檜而已哉顏之夭蹠之壽氣數之相遭固有幸不幸焉者若檜之報則天既已斬其後矣此又變中之常也人不能察於義理之精而徒以其私見而立議焉其不至於誣天心而禍後世者幾希矣

魏相明堂月令奏

魏相和陰陽丙吉問牛喘漢近古故人士往往能明天道其治效亦不同夫不明天道而相天下者終苟道也

六臣　龔勝　梅福　宣秉　王丹　王良　郭丹

西漢至於王莽三綱絕矣天理熄而人類或幾乎滅矣是故以六臣終焉六臣者立綱常而存人類者也光武明章之業東京二百年名節之盛蓋肇于此矣其諸猶積陰之下之微陽乎陽不可無也物不可窮也終六臣所以始天下也深哉

匡衡謂妃匹之際天壽之原杜欽謂女德不厭則壽數不極於高年即周書耽樂之從罔或克壽之意漢昭

帝天資明睿使得永年漢祚豈可量哉然幼沖踐位淫戲無度霍光任輔相之責當廣薦賢德以陶其性陳說天威民碞以嚴其情游之文藝以易其好不知出此乃特使宮人爲窮袴而已嗚呼不學無術乃至於是乎此等處實宗社之根基君臣之大要當以爲萬世監戒者綱目遺之豈以其事鄙褻故忽之耶

後漢諸公任事但遇宦官遣使通私便殺其使所以激禍

名節與道德地位相去有間要當深體默識

卓茂魯恭所以過人爲其頗有見於天道也

程子言後漢名節成於風俗然一變之可以至道謂如李杜范郭諸公耳若張儉者始則訐謗宦官激成大禍終則牽頭鼠竄至於母妻宗戚殄滅無遺以及數百千家而終不爲戚此眞梟獍之類豈可以入道耶

嗇夫孫性以親故自汙雖不知道然其一念仁愛發於天性乃近道之資也

養心亭集卷之七

養心亭集卷之八

明鄞張邦奇常甫撰

論

知化則善述其事 九月十六日閣試

天人所爲分各不同而善事天者不異於子之事親其必有以事天之事矣人徒知天人之分不同也故往往以爲天之所爲我無與焉耳而不知人之所當爲者理之所當然也苟出於理之當然是即以承天之所爲耳其豈容歧而二之耶親之所爲以責諸子天之所爲以

責諸人一也化者天地變化之道也而能知之則有以事天之事矣茲不謂之善述人之事者哉張子作西銘因其分之殊者以推明其理之一可謂深於理者矣蓋嘗言之天地之間理與氣而已矣陰陽五行之氣軋摩推盪於太虛之中而理實寓焉人物之所以生而各具是性者皆是物也是即所謂變化之道也夫人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謂人非天地之子可乎人爲天地之子則所以靈承天地者宜何如耶夫父母之於子創制造作必爲後規亦冀其子之承之耳天地之於人寧獨異是乎哉但其變化之迹人實無與焉而其理則固與人渾合而無間也故天地之所謂陰陽五行者在人爲健順五常之性健順五常之性具於人而天下之理無不該自人倫日用以至一事一物之所當然莫非是性之所固有亦莫非天地之所爲以責於人者也故聖人者於天地變化之道陰陽五行之運爲幽明爲死生爲鬼神者有以默契其循環之機而無間則其行之日用人倫之間行之一事一物之際莫非健順五常之運用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而於天

地之事無有廢棄不舉者矣天地之所以與我而責我者亦於是乎無負矣茲非子之事親而克紹厥緒者乎不然則私意一蔽道與我爲二物雖天地變化之道本具於吾身而莫之或知也雖天地責望之意重委於吾身而莫之或承也是厥父作室而子弗肯堂厥父菑而子弗肯播也其得爲孝乎哉此惟聖人所以合德於天地而爲克肖之子也抑因張子之意而推言之孔子稱舜之大孝則曰德爲聖人稱武王周公之達孝則述其所制之通天下而傳後世者以見其善繼善述則事親

固所以事天而事天不盡其道則於事親亦終有虧焉耳孝雖仁之一事而推其極致雖仁亦於是乎在焉游酢讀西銘卽能道中庸愚請以是推廣張子理一之意

致知力行之地論

論曰君子患其心之無主心有所主而所以明其明德者於是乎基焉何也夫君子之明其明德也盡其心之體用而已矣盡心之體用而不有以主乎其心則本旣先撥又惡從而用其力耶心爲萬事之主而敬爲一心之主必吾持敬之功足以主乎心而後吾心之靈足以

主乎事則敬也者君子所以從事於爲學之要務而不容以一息之或間者也蓋嘗觀之人心之初其體靜而已矣靜故虛而明生焉虛故無所雜而剛生焉惟明也故足以照天下之理惟剛也故足以體天下之理夫吾心之全體大用有固然者而氣質物欲之私或從而汩之則明者昏而剛者懦矣於是乎有致知力行之功致知所以盡吾心之明也力行所以全吾心之剛也明與剛主於靜而失於動則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可從而口矣夫人心之於事必收斂而後能靜專靜專而後能口口不然則事在於此心馳於彼一事不可爲而況於天下之理欲盡窮而體之不已難乎是以聖人施教於其方幼而教之以小學以收其放心而養其德性則致知力行之地固已立之於此矣其或失學於方幼而欲收功於旣長亦惟主敬之功猶庶幾其可以爲用力之地耳蓋必輯柔爾顏不愆於屋漏外內知懼如臨乎父母不率意不任情嚴夫內治之功而不陷於坐馳之患則所謂整齊嚴肅收斂專靜之功於是乎盡而心有所主矣心之有主而不足以主乎萬事吾不信也故由

是而格物致知以盡吾心之明則夫念慮之微鬼神之奧秉吾心以燭之而有餘而凡事爲之著形迹之麤者有不足論也由是而誠意正心修身以全吾心之剛則夫中庸之當道節文之當謹運吾心以爲之而有餘而凡助長之害旦晝之梏者有不足論也至於所以推之家國天下者又孰不從是始哉蓋凡致知力行之功皆不容舍是以爲地而過時而後學者尤當百倍其功而後可若徒歸咎於旣往而不有以補於方來則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致知力行之地終不可得而立矣故夫

人之爲學固當及時以自勉尤不可以失時而自棄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論

即道之體用之全而其所不可離者見焉古之君子之善言道也甚矣道之不易言也將以有言而未始有物也將以無言而未始外乎物也即其近夫婦之愚不肖莫之或遺也而其究也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盡蓋形氣也有涯而道也無涯以無涯寓於有涯則固常紆餘乎其外也而未始虧遺乎其內也是故盈宇宙閒皆道也雖欲離道將焉得其閒而逃諸然道之用固若是費也

而體則隱也形而上者也道形而上心或形而下也則二矣夫弗契其隱而希其費是猶熄火而揚光去表而索影也雖欲求益得乎哉是故言道之用而必原其體子思子之善於立言也且吾見其憂之深而慮之遠也昔者伏羲氏之作易也六畫具而性命存焉而未始有言也天下相安於道而莫之擬議也及其有擬議也舜於是乎有精一之說周公於是乎有直方大之訓體用之學也又其衰也人逞其見而大道爲私乃有執有以論道者矣乃有探無以論道者矣執有者計功飾名而莫知自拔溺天下之道於卑且汙者也探無者寂滅空虛而無所持循荒天下之道於高且深者也孔子憂之乃始揭而語人曰易有太極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斯亦著矣斯亦不得已焉矣而子思復爲費隱之論者則其憂之深而慮之遠也子思之時非復孔子之時也且君子之道何道也天之道也天之道而歸之君子性命一源天人一體也是道也不言其費則不知其不可離之故也不言其隱則不知所以體之之實也是故觀其散見於萬有也而知吾率性之道至周而不遺也即其斂藏於微密也而知吾天命之性至妙而無迹也且聖愚之相懸也遠矣天地之大也極矣自愚不肖者之與能以極乎聖人之所不能自居室之常以極乎天地之所弗盡窮難易彌遠近道蓋無不在焉形於上日月星辰之著明形於下草木山川之輝賁運於其兩閒風霆之鳴寒暑之變萬事萬化之交感極天下之至賾至動而道蓋無不在焉是故縮而視之無息也衡而察之無虧也大之不見其際也小之不得其隙也所謂費也而亦何嘗不隱也吾嘗究之矣天下之物眾矣而莫能自物

也其明也孰爇之其賁也孰飾之其運也孰推之其鳴也孰激之是必有眞宰焉而又莫得其朕也形天下之形而無形也聲天下之聲而無聲也動天下之動而無動也上天之載沖漠玄微而不可爲象也其命於物者其體本若是隱也而用之費也由之蓋由體以達之用而體不淪於無也以用而原諸體而用不滯於有也所謂易有太極所謂形而上而精一直方之訓皆緣是以立也蓋君子有見夫費也則踐履不容不周有見夫隱也而存養不容不密是以空谷若雷在偃若廟滌除形氣之私而藏萬有於無有雖鬼神不得窺也則天命之性立而道之隱者得矣隱者得則率性之道行而費者舉矣由居室也而家國天下運之吾心之誠而人物之性盡焉天地之化育贊焉其始也闇然而日章其究也篤恭而天下平矣夫是之謂誠則形夫是之謂誠不可揜夫是之謂不息則徵而博厚高明以配天地然後知滯於有者之卑也然後知淪於無者之荒也彼皆倚其一方而君子者獨游乎大方夫東海之樂非坎井之蠆之所與也故道必語其全而後人知顯微之無閒也知

本末之相因也由是則知體道之有要也體道莫要於爲己而莫病於徇物道非物也刻意隱怪者謂之以己賈物半途而廢者謂之以物易己夫惟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夫是之謂行所無事而不以天下動其心夫超其心於天下乃可以爲天下天下未有隱而弗費者故也故曰致於一而萬事舉無心得而鬼神服子思子憂之深而慮之遠懇懇然欲人務內而不事外爲己而不徇物也故先之遯世不悔而後之以費隱嗚呼其至矣詩不云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也雖然順帝則易去知識難子思之作中庸所以重致意也夫

學顏子之所學論

人之所學求盡乎其性焉耳而盡性莫如聖人所以求盡其性以進於聖人者古之人有成法焉雖然聖人生質獨異不待學而後能則固非人所及也及其教人必欲使人俱立於大成之域而後已何哉衆人之性初不異於聖人也故人不可以不學亦不可以苟學古之學者多矣而周子必曰學顏子之所學其亦有說也人之學聖人之學也必得其途而後入莊周老佛之徒駕虛

言以惑世誣民固吾儒所不道世之學者又往往以爲聖爲性生遂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委置不顧而徒索幽隱務博覽以求驚世而眩俗曰是亦足矣何聖賢之爲則固未始嘗學何怪乎其與不學者均也自漢以來其學聖人之道揚雄氏而止耳王通氏而止耳雄之太玄法言於經不無悖焉而耽於勢利至於劇秦美新其於窮理克己之學安在哉通雖有意於爲聖人道亦近似而少涵養擴充之功取七制以續經且不免僭妄之罪而又何說乎若是而欲學者效其所爲以

求至乎聖人之道其猶適海而無航斷港而絕潢曰吾將沿是以入也亦見其難矣夫聖莫如孔子孔子生知安行其進爲之序學者不得而知焉而其道授諸其徒惟顏子全之故孔子嘗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孟子亦謂其具體而微而周子又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顏子之學豈絕類離羣獨優入聖域者哉吾嘗聞之人性未始不善其蔽之者氣質之有昏殺也而其牽掣搖惑以移其善者物欲之無窮也氣質有蔽而物欲之汩隨之則其所知而行者率出小智利欲之私而違道日以遠夫道不能存諸心而達諸用者鮮矣即事窮理已悉辨夫是非邪正之歸也夫然後反其身有不善即止之於心於其善者服膺而弗失從事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此則顏子之學所以幾於聖人者也學者不於是取則焉其又焉從尊耶若顏子之未至於聖則守而未化耳非聖人之道終不可得而至也雖然顏子聞一知十上智之資今學其學而質不逮柰何子思固言之矣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性固吾所自有庸有求而不得者耶顏子嘗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故夫學顏子之所學者非

氣質不逮之患而不如其勇之患

夜氣論

理之根於人心不可得而泯也其所以存吾心之理者當於其靜焉求之天地之間理與氣而已矣氣載乎理理主乎氣而一本之於無聲無臭之表則固未始不以靜爲主也故夫人之生也全仁義之心具眞靜之體方其外物未交本然在中喜怒好惡之未發而其德則純而不雜也其氣則清而不汙也當是時也不以晝而亡

不待夜而息暨其形生知發而外物得誘之邪念得干之於是乎精神弊而良心喪忝穢人而精氣銷然而外物也邪念也非吾之所有也吾心之所有者則純而不雜之理清而不濁之氣也向也吾與之俱生則固根柢於吾心矣今也吾自亡之而所謂根柢者固在也故於其向晦宴息之餘則少絕其外誘之蟊賊暫復其眞靜之本然而是氣油然生矣然以其旦晝牿亡之極也故惟暫流乎宴安之頃而微見於平旦之間故能因夫日夜之所息者而加涵養之力而無牿亡之爲則夜氣愈

清而良心之存恆如平旦之時也若夫反覆牿亡使夜氣不足以存者夫豈一日之故哉故夫存養其良心亦驗之夜氣而止矣抑養德者其猶養生乎孟賁也烏獲也天下之所謂有力者也使之馳騖勤勞彌日而不已亦豈無疲苶之時夜而寢旦而復興其力如故繼此而息食之以時動止之以節則其力斯全焉夫夜氣之所由生豈異於是乎勞逸得其宜則勞亦逸也動靜不失其時則動亦靜也莊生之所謂坐馳者非衆人之所以失其時而斲其性與故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

責志論

天下中人之性恆多上焉者與下焉者千萬人一焉耳已中人之性可導而之上下然上趨每難而下流則易亦其勢則然也故習俗之善者常鮮其不善者常多以吾混於人人之資而欲自勝其氣質以脫其不善之習非學問無以成之學問則自中人以下皆可以挽而至於上蓋義理之心與上焉者無以異也由學問以明乎其義理而復其初顧立志何如耳吾嘗見世之人皆知

懿德可好而或不能勝其氣稟之固蔽皆知從事於學問而又或爲習俗之所移夫義理之心根乎內而物欲之私交乎外學問之功由乎我而習俗之變存乎人顧往往內不足以勝外已不足以勝人何哉志之不能自立也今夫百萬之卒帥足以禦之則隊伍肅而綦節明不可得而挫衂也若其倉弛皇惑渙然無統紀臨之則驚撼之則動此不當責之帥乎夫志氣之帥也志之所從氣從之如響故志聖則聖志賢則賢不能道聖賢之道而爲氣所勝爲習所奪非志之責而誰責與夫志欲

奮而果欲專而誠欲堅而忍自吾耳目口鼻四肢莫不有欲其外物之交乎我而可好可玩又雜出而無窮以其有欲之形交可欲之物其氣之奔而逐乎彼也已勃然不可禦況世俗之所習尚紛紜轇轕而吾羣處其間旦夕薰蒸銷鑠往往與之俱化而不自知使其心有剛斷特拔之志則豈至於是哉故志欲奮而果然徒發於忿激即爲乘氣出於好名即爲徇俗而振於此或頹於彼矜於暫或移於久決習於一人善射之時而汗漫恍惚倒戈於百夫糜潰者又人之情也故欲專而誠欲堅而忍欲奮而果不然以望其德之成也難矣凡德不成皆志之責也責之深而守之固使德性常行而學問之功弗替志之御氣如帥之御兵然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則氣與習果足以勝而奪之乎凡天下之事必責之主者而後可成也然或有疑焉人之性剛者每足以自立弱者立焉而隨以仆剛柔之性則既付於天矣曰不然天下之事由乎我則易不由乎我則難志本在我立之則是性雖柔不可變而剛乎然則如之何而變之曰此所謂勉强而行之者必百倍

其功而後可

祛惑論

蓋天下亦有陽而已矣陰不足爲陽之對亦有義而已矣利不得爲義之敵夫陽其陰之□□義其利之存乎通於此說者可以立身可以處人可以事天可以裁物矣異哉今之人之多惑也六尺之軀求無寒焉耳盈寸之口求無飢焉耳而天下皆以此遑遑焉終其身非惑與彼其身有可以參天地而宰萬物者而莫之知求也可悲之甚也且彼之所求者果有與於得乎哉其得焉者果有與於求乎哉陽主義施也陰主利受也受之與施亦遠矣以今天下皆受也而不必皆富也古之人有好施者焉而不必貧何哉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夫君子曷爲其謀道不謀食也道也存乎我者也食也存乎天者也存乎我者吾不得而付之人矣存乎天者吾固謀之天固違之吾其如天何且吾知謀夫在我者之不暇而暇謀其他耶昔者漢文帝幸鄧通賜之錢累鉅萬惡通之有餓死之相也益賜以嚴道銅山使鑄錢而通富極矣文帝崩景帝疾通通卒以餓死由是言之雖

天子不能以富人吾焉所施吾謀哉且文帝不得而富通景帝又惡得而困通其富也天也困也亦天也人之所加天之所命皆無與於我故君子求乎其在我者而不求乎其不在我者明於性命之分也且夫不在我者豈惟其無益求也抑亦有害焉耳易曰莫益之或擊之言求之之害也合浦之上有珠焉求之則徙不求之則不徙天下之物固有避於其所求而就乎其所不求者矣變盈流謙之理其可誣也哉何謂變盈而流謙謙也者虛也施極則虛虛而後受是受生於施也受生於施

則陽之兼陰義之兼利亦明矣雖然君子亦將以利焉而爲義也亦明於天人性命之分而已矣陰陽之運而爲禍福者非天乎動而孜孜焉爲義爲利者非人乎順焉之謂福逆焉之謂禍吾遇焉而吾順逆焉吾之性也順逆生於吾之性而定於天之命吾不得而與焉是故謂之天天下之動或喻乎義或喻乎利安知其非得於天者之固異也而不得歸咎於天者蓋天固嘗委是責於人矣陰之承乎陽也而不敢專利之生於義也而不可覬其理勢之必然甚明也天之付我以心也而能思固將使之思而自明耳廢焉而弗思思焉而失其正是亦天也乎哉故君子以人合天以天定人而性命之分得矣

說

心爲嚴師說

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而已也其所以從事於心以求不拂其本然之正者敬而已也夫人之有片善寸長吾猶從而師之況心萬善之所具也一身之主也而乃或有所怠而弗敬則固非所謂能自得師者矣蓋嘗觀夫吾

人之心焉其靜也如鑑之空而不滓也其動也如泉之達而不壅也一爲氣拘物蔽而不知以敬直之夫然後鑑之空者而滓之泉之達者而壅之矣然而其本明者不可得而終昧也是以是非獨悟上帝昭然而鑒臨生意流行天眞藹然而自動當是之時豈特教告之入吾耳軌範之接吾目而已哉蓋天命人心之可畏而不可違者正在乎此故學者當卽是以爲之嚴師焉方其尸居淵默本體退藏則固恭敬奉持而不敢以邪僻之私干之昏暴之氣乘之矣其視聽言動之感於物而未形

也其心亦固有是非之辨焉於是乎恪恭敬順於吾心察之也必詳審之也必精應之而吾心安耶則應之其不安也則勿應兢兢慄慄常恐有一時一事之或慢以殘吾性而傷吾情一時必謹則無時而不自得其嚴師一事必謹則無事而不自得其嚴師蓋吾心之體無往而不發見流行則無往而非嚴師之所在也夫是之謂學之得其要而可以不待於他求矣苟或不從事於心而汗漫恍惚任情率意於其間則性鑿而情已蕩雖曰摳衣於函丈之側而顛倒眩瞀莫知所求其所以爲學

者尙復何事也哉抑書有之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彼其所謂師者謂師善於人耳然徒師人而不以己心爲嚴師則吾見其於人之善且不能取其一端以爲己有而欲至乎協于克一之地不已難乎易曰閑邪存其誠禮曰無不敬儼若思橫渠之啟後學者其言蓋亦出於此與

尙友說

道一而已矣不一則天地不得爲天地萬物不得爲萬物夫何故無其主也道何以一道形而上者也形而上則何以一蓋滯於有形卽與無爲偶矣不滯於有故莫之與偶而能專其一一則何以爲物之主有二則爭不足以主物也心人之主也心亦一而已矣衆人二之故失其所以爲人賢人求乎一者也聖人純乎一者也心苟一天地萬物之主於我乎立矣故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之謂也善之不一非友無所取德之不一非友無以成君子之於友相與交求其一焉耳其心相與交求乎一而天下其孰能二之故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

也夫金質也雖堅猶得而二之若夫同心之人則相與以形聲之外相與以形聲之外者則天下之至一也譬之水焉不可得而斷也譬之空焉不可得而染也此所謂天下莫能破者是也是故無遠無近無存無亡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吾之友而已矣生乎吾前有一心者焉吾之所求者亦是一也則與之無二矣誦其言如親見其論議想其風如從之遊千載之上吾與之同心況其邇者乎蓋昔者吾思愼言矣久之猶惡夫言之不一也反而求之思愼行久之猶惡夫行之不一也讀前言識

往行驗諸天下之故若有窺於天人之際性命之理夫然後思愼獨思愼獨三年於此矣而猶惡夫心之不一也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是尙友也予旣歸東海之隅雖欲友天下士不可得又惡取古之人爲哉雖然取諸古庶其不棄於今乎

求放心說

心非有出入也而以放言謂其所發動之情也情之動而求之非惡其動也惡其動而失其體焉耳心之體至明而至剛也動而失焉者溷於氣而奪於欲也溷於氣而奪於欲則于本體之正固已離而去之矣故曰放人之生固若禽獸草木然而其所以獨異者心而已而至於放焉寧可不思所以求之耶天下蓋有失其固有之物而百方求之者矣至於心則一念轉移而已卽入于腔子之內焉奈之何學者之弗求也雖然入之易未若出之易也吾嘗求之而知其所由放矣凡物欲之交于前有所溺之謂放無所溺應用之際一息不省而滯其情於物焉之謂放無所滯類乎尸居之時惕焉不知其所如之謂放此正所謂溷於氣而奪於欲者皆不可以

不求也雖犬放主則求之心放矣孰求之曰心求之心求之者非人有二心心有二用也其至明而至剛者固足以自求而自復而不假乎其他也故夫求放心者非有所索而取之也察之而已矣非有所請而獲之也斂之而已矣於其黯然而不自知也則惕然以省之方其省之也其心固已煥然而不昧猶恐其或放也收斂於至密之地而兢畏以持之不使一毫外物得以容乎中夫是之謂一而不二一而不二則放者固已復而復者不至於放矣是孰非其至明至剛者之自求而自復哉易曰不遠復孔子以顏子當之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所謂未嘗不知者非明乎所謂未嘗復行者非剛乎盡其明與剛是以不遠而復也此則顏子之事而大舜精一之功也學者之求放心亦必至是而後可庶幾耳若夫不精則不免于放不一則不免於放而莊周乃曰罔象可以得之夫罔象可以失之耳

貫徹古今說

古今之時同不同不可得而知也而道吾知其無不同也道者率性之謂耳而性寧有古今之閒哉太古之先

兩儀未生而理固已具是理爲氣之根柢橐籥也其流行而至於今以付於人與物者卽所謂天命之性是其理固未嘗息也而所謂貫徹古今者可知已夫所謂貫徹古今者道而已也命之流行也無一物而不與而物之受乎是命以生也又無一理之不得率是而行則固無往而非道矣如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動靜食息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不待乎人力私智之爲所謂道也是道也古固由之今亦由之彌亙乎天地之運而不容有毫髮之或閒者也日月有薄蝕而道無薄蝕陵谷有變

遷而道無變遷世運有否塞而道無否塞法或敝也則更之更之以從道也法可改也道不可改也事或失也則新之以復道也事可革也道不可革也自有父子則父子之道至於今而存焉有君臣則君臣之道至於今而存焉有動靜食息則動靜食息之道至於今而存焉詩曰有物必有則旣有則矣寧有時而忘之者耶借曰忘之亦人自違之耳而其所謂當然者固在也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使可離焉則是外誘之私而非率性之謂矣學者於此而眞知之則其所以戒懼於至靜審慎於至密者自不容已而天命之本然可得而全矣朱子之發明此言其有功於中庸之教也夫

辨

主心辨

或有論好名之心不可無者其言曰人所畏惟名不好名則不畏不義不恥不仁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誠至當之論予聞而非之告之曰子謂名可以誘人於善乎哉人之爲善豈有所爲而爲也爲名以爲善者其心在名而不在善今吾子以其善在己耶在人耶

其在人也雖莫之爲不爲害果在我也則夫仁民愛物經綸參贊亦孰非己分之所當然而況於近者乎以爲己分之所當然則爲之已不容不力奚必馳其心於好名而後矯强爲之也今必謂矯强以徇名猶勝夫肆行而無忌夫矯强於明不保其閒矯强於貌不保其中欺天罔人孰有甚焉而又何肆行無忌之勝哉蓋理無往而非誠思誠必自吾心始君子之所學求無愧於心焉耳善有未能責之重而行之力以爲一毫未至則無以成其爲人人之閒不聞何與我而暇計之哉非惟不暇

雖其善之已能猶恐恐然懼人之有聞也孔子之告子夏曰汝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儒一也而君子小人判焉無他爲己爲人之間而已矣夫人知小人之不可爲而顧謂名爲可好是惡其名而猶處其實也且今好名之於好利固不相遠矧於主心之始而惟名之徇其利心卽此已滋治是以往亦將何所不至乎彼不義不仁而莫之愧畏者安知不自此而基乎故君子之心惟在乎存其誠黜其僞而已矣或又以爲爲己之學非所以望於三代之後尤所謂不知理者夫古之道卽今之道

古之人猶今之人也今誦詩讀書習其說於古人旁搜遠覽求其道於古人而立志必出於古人之所棄則古之所以垂訓作則者祇以爲後人要譽之筌蹄耶吾知其不通也審矣

聖者多能辨

甚矣哉聖人之德之難言也人之心其所能外見者可得而名之也聖人吾不得而名之也夫聖人豈無能哉衆人之能聖人固兼之矣聖人未始不多能而多能不害爲聖人固也顧夫人見聖人之多能也而不求其端不執其本遽從而目之曰夫惟若是而謂之聖也則何其見之淺耶天下之理賦於萬而會于一人心之所謂道德性命者其所該豈特一事一物而已哉盡之則爲聖失之則爲愚其能之多與不多不問也何也今有人焉工如垂射如由基御如王良造父是固所謂多能人矣而心不通乎性命行不顧乎道義其得謂之聖乎通乎性命矣而未熟行乎道義矣而未純又得謂之聖乎然則所謂聖者果且在多能乎哉果且不在多能乎哉人之性有不爲氣稟之所拘者亦鮮矣而天獨於聖人

也則縱之故惟聖則無不通也無不能也全一心之理而天下事物無不一以貫之而無遺也矧其所通所能固有大焉者而未可以偏觀而盡識也豈眼數此瑣瑣技藝之能哉或曰然則所謂技藝之能者果性分之外之疣贅也歟曰不然風雲霜露無一而不屬乎天百川衆流無一而不歸於海今指風雲霜露之小者而曰天專在是指百川衆流之小者而曰海專在是固不可以爲無與於天與於海也亦不可也然而孔子之言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則其餘不足觀聖人之所

重者固不有在乎而論智伯者亦曰以其五賢凌人而以不仁行之將何以待之乎於乎多能之不足語聖也如此

養心亭集卷之八

管天華記

外編

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鄉志傳王右仲先生云博通文史喜辨晰先儒異同於聖學深爲有得尤嗜杜詩其詩亦亹亹忠孝之音嗚呼先生造詣如此豈偶然哉蓋鑿於世運由皇而帝而王而霸霸降而盜儒學亦然因作管天筆記外編爲篇五曰尙論曰文學曰世道曰涉世曰異端其言曰戰國至秦皆盜也漢唐宋之季誤國者皆盜也今之仕者天理兩字人須別置一邊天理既滅非盜而何又曰天下之亂極矣然吾心不可使亂孟子邪世不能亂亦謂其心

耳又曰天下之治亂而謂之有道無道故自可思道無日不流行於天下而有之無之在人天下治人皆知有道賢者遵行之卽不肖者亦慕之畏之而弗敢悖天下亂人遂不知有道不肖者固明拔之卽賢者亦潛修之諱言之而又弗敢露更引少陵詩曰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謂以半老儒狀太平景象有味乎其言也讀史能見其大評人務期其平謂曹平陽爲能克己賢如溫公不能無愧謂趙充國無踰老臣一言實非貪功以至文帝用黃老而治孔明用申韓而治謂當其時耳辨卜式之枉與桑弘羊受誅於世儒以爲善理財者非能使鬼運神輸要之損饒補乏而已尤爲至論若夫以陽明爲霸儒猶未免門戶之見以李卓吾爲盜儒則見其閑道之嚴矣先生生當明末感憤國事以武王伐紂爲報父兄之讎冠諸篇首其意可知臣盡愚也天下治矣尤太息於巧宦者之多也更言有志忠君孝親而管借助於朋友朋友之倫與君父並列而無軒輊則其望諸聲氣相應者又深也嗚呼今之世內憂外患之迭乘與明之季無異也天理泯而人欲肆儒學之墜誰其拯之余

既刊先生筆記外編因特採其言之尤粹者以弁諸端爲邦人告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後學張壽鏞序

王涪州嗣爽傳

全祖望撰

王嗣爽字右仲一字于越學者稱爲偶翁先生都御史應鵬之從孫也萬曆庚子舉人教授黃巖宣平知宿遷縣左降建州經歷崇禎元年知永福縣永福臨大海奸民多以米餉海盜皆倚巨室爲護符先生嚴禁之吏部郎邵捷春以書請先生復書力言不可捷春謝過自是無敢干禁者恃兩賢之力卹鹽商之困百姓爲之語曰王明府好官惜不會得錢耳遷知涪州復以不善事上官得譴置會稽年七十矣猶執贄於蕺山劉思正公之門喜曰吾以罪失官卻以罪得學可謂失魚而得熊掌者也時陶石梁亦講學先生與之往復不甚許之獨折節于蕺山嘆曰若知學統有在惜不早罷官丙戌年八十矣有司迫遣登舟朝見貝勒先生至慈水乘潮逃去信宿而返自言人生不幸至此但有祈死而已予則反祈不死或猶見中興之日其倔强如此時方注杜詩畢曰吾以此爲薇不畏餓也又三年卒其餘見杲堂傳予讀先生論學諸書豪芒不雜深有得於蕺山之傳固不當以詩人名卽以詩人言亦亹亹忠孝之音也

涪州詩已見杲堂所錄但甚寥簡因念涪州密娛齋前集終於崇禎丙子而其卒在改步以後當非祕餽當時必有未得見者同學葛君繩先涪州家世姻也屬令求之果得集十卷斐然忠孝之音而詩律亦愈老愈細因嘆諸公卒於改步以後者多矣安得如涪州之果歷劫無恙重光於世者予日望之

管天筆記外編目錄

卷上
尙論
卷下
文學
世道 兼治術
涉世
異端

管天筆記外編卷上

明鄞縣王嗣奭右仲撰

尙論

武王之伐紂名救水火之民實報父兄之讎也春秋之法君父被弒而臣子不能討不書葬謂讎不能報則雖斂以珠玉埋以石槨與暴露中野狐食蠅噉無異故東漢蘇不韋父爲李暠所害不韋欲報讎載喪歸葬而不葬此明于大義者文王之逝已十三年而父死不葬至爲義士口實至伐紂載文王之木主而去其爲報讎甚

明余嘗著有成論矣茲不備錄

藺相如信者令繆賢之舍人也奉璧之役賢薦之也能知相如可使而薦諸君與公叔文子何異臣者有是人哉以相如之雄俊而甘弃走其門亦獨知之契耶

漢高剖符封臣蕭何食邑獨多功臣不服帝發功狗功人之論此一時取辦于日未中緣卻未可服人論發蹤指示良平居多何無與焉至定元功位次所以諸將不能無言鄂千秋謂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功也其敘何之功

有據而元功始定千秋能發帝所不能發故喜之極而受賞封侯三傑之論脩亦云鎮撫國家餽餉不絕不如蕭何此祖千秋語也余謂何更有大功二始薦韓信啟三秦進取之門終引曹參固萬世守成之業

漢初賢臣如子房魏焉寡儒矣而曹平陽殆其亞也蓋功遜鄧侯而品則過之矣高帝定功臣十八人位次衆皆曰曹參功第一鄧千秋曰參雖有攻城略地之功特一時之事則衆所推者戰功也而推爲第一則功不在韓彭下明矣韓彭不保其身猶曰自取至鄧侯雖帝所

甚寵而不能無疑亦蒙機繫之辱而曹獨毫無間言則其居功必有大過人者鄧侯不及也鄧侯身死而推賢雅參則心服其品耳參之代相一守約束甘居不逮之名其誰能之故先儒許其能克己克己二字聖門雅顏子能之後世賢如溫公于新法之際不能無愧平陽武人而所養如此三代而下出將入相當首推若人而淵然襟度又暗合聖賢誠異人也想其師事蓋公而所得不淺矣

韓淮陰甘受胯下之辱勿得輕看蓋局量甚大甚遠不屑與細人較亦不屑以受辱細人而遂以一死殉之激之不怒撼之不動所謂望如木雞者其一出而百戰百勝以此蓋神勇也觀其熟視此人而後蒲伏何等斟酌正以少年爲越砥而斂其鍔其器局又進一等故他日以中尉酬之蓋感之又惜之也少年當劉項紛爭之際而不能樹尺寸之功豈非血氣用事求必勝之害歟

昔人謂絳灌無文隨陸無武予謂絳灌以百戰之餘能將順漢文守成之業未爲無文隨陸以三寸舌下英布服尉陀未爲無武若必以操觚爲文而揮戈爲武淺之

乎論文武矣

甯成傳載周陽由爲郡守汲黯司馬位俱在二千石列未嘗敢均茵王勉夫謂陽由無賴小人淩轢同事汲遠之非畏之也余謂此見汲之剛直非任血氣者故能委曲于小人其視淮南之謀以此若血氣之剛必不肯爲之下而玉石俱碎矣此其剛之不可及而受知英主非偶也

余嘗辨卜式之枉矣尚有未盡再爲式一洒之式之輸助公孫弘謂非人情猶可何以云不軌之臣不可爲化

而亂法乎夫文帝已募民能輸粟及轉粟于邊者拜爵有令矣至武帝人粟補官入羊爲郡令屢下矣式固奉上令者何非人情何云不軌何至亂法誅腹誹算車船此豈法乎弘爲宰相噤無一言而誣輸助者以不軌何其謬也可恨也後世宜有定論矣而黃霞又曰式輸財以逢君而富民莫應于是有告緡之令式願父子死邊以逢君而諸侯莫應于是有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牧豎無知禍人乃爾噫人非喪心不作此語夫上作而下不應主令而民不從亂道也天子下輸助之令矣願死

節者官之以風天下矣獎好義必罪其不服義法也今見不義者譴而責好義者曰汝貽之禍可乎不可乎帝伐何奴不可謂惡有令而從不可謂逢欲加之罪謬戾至此良可痛也武家居時田宅財物盡予弟身自牧羊起家弟破產又數分財畀之世有若人固賢良之選也可以牧豎少之乎已拜爲郎而牧羊上林奇矣其以牧羊牧治民以時起居敗羣斥去又民牧良箴非牧豎口中語乃令緱氏稱便令成皐稱最賓允蹈之矣及爲齊相可優遊安享而願父子同死南越則自踐其死節于邊語也雖不及試而爲御史大夫論鹽鐵之不便帝不喜闇業已貶秩而猶有烹弘羊之請此滿朝所不敢出口者獨不慮與顏異同誅乎自異以反脣伏誅公卿皆諂諛取容式不爲變也則知其死節于邊非誑語矣弘開東閤得是人當首延而反施其媚嫉乎武帝許以朴忠班史列之質直可稱確評有臣如是人主所禱祠而求豎儒加以逢君之罪此千餘年不白之冤也國家今日正少若人故再爲論之

自孟子痛抑言利而桑弘羊受誅于世儒千餘年矣余竊冤之孟子之言猶無病人止用粱肉養之至于病而謁醫則以愈病爲能雖烏喙有時用之自三代而下國家未有無病之日也則如弘羊者烏可厚非哉武帝好大喜功而充溢露積之天下頓致衰耗固人事之失亦運數使然太史公言之矣物極而衰固其變也乃縣官大空至天子損膳解駟而富商大賈蹈財役貧轉轂千數不佐國之急法之所不許也況崇本抑末商賈不得衣絲乘車實漢法也即三代亦然弘羊均輸之法不過盡籠天下貨物而賤買貴賣令商賈無所牟大利歸于

拾萃册 版

抑末而已不可謂非理財之一法也何者善理財者非能使鬼運神輸要之損饒補乏而已茲損商賈之饒補縣官之乏奚而不可帝事四夷兵連釁結既難中止兼之土木巡狩出孔之多至累巨萬不可勝計非弘羊何以善其後耶誠救病之能手也蓋生財大道大學陳之此王制也其出之有本則井田之法行也井田行官不得貪取豪强不得并兼卽云恒足不過均之俾無偏饒偏乏止耳自井田廢而吏貪民惰憂以不均故鹽鐵作俑于管仲誠救時之良劑弘羊祖其術而推廣之不加

賦而用饒良非虛語後之理財者皆效之而不能非能之而不效也唐有劉晏用其術而濟天下宋有趙開用其術而濟一方此皆救時之能臣王安石陽諱其名陰用其術而卒以敗事此正效之而不能者也故如弘羊安可厚非哉蓋三代之罪人而後世之能臣也然卜式何以欲烹之也使富商大賈人人輸助如式則國家不貧而弘羊可烹然卜式何可再得也至涑水氏謂其設法奪民以欺武帝而太史□之以譏帝之不明此以攻金陵之陰用其術而發此有爲之言也

相如封禪書或疑其死有餘佞冤矣蓋漢時以登封爲帝王之盛典遭逢者以有事爲榮故司馬談以留滯終南而不得從爲恨相如以文雄世見武帝文治武功之盛知其必有此舉故預爲文以待將及時上之非獻諛也自侈心之論倡于揚雄人猶未信至宋儒始闡發之而安得追咎相如耶

趙充國之爲將三代之將也其爲臣則三代之佐也余讀其本傳反覆數四斂衽擊節眞後世人臣之師也止齋有論發其用兵之略東坡有論表其忠主之心並堪

膾炙而尙有一二未盡更爲拈出

羌戎反帝問誰可將充國曰無踰老臣知胸中有成算矣何以云兵難踰度至金城上方略也蓋方略無他奇有已言而人不察者有未言而人不識者當事而不敢言知老臣之用心獨苦矣羌之未反策在發覺其謀已反策在分別善惡此已言者也勝勢在我矣策在罷騎留屯此未言者也方略正此矣何以未反用發覺羌人解仇作約必陰通匈奴早爲指破則憎伏不敢動矣兵可無用也既反則無及矣于是乎用分別善惡羌本屬

夷强者先反餘猶觀望早爲辨白則有倡無和戰易勝矣既有勝勢又何以留屯千里出師糧餉易竭兵難久駐時則彼爲主我爲客觀望者尚有倖心罷騎留屯我爲主而彼爲客省費而多積彼無勝理矣是速其降也方略已定而何以不言也大將欲成功于外恃有操政柄者主持于內漢操政柄者丞相御史所謂兩府爲之者魏相丙吉也二公非不賢也然而不明也方先零罕幵解仇作約充國上議遣使行邊爲備所云發覺其謀此正著也慮反在呼吸又併副著言之分別善惡是也

此必充國之言兩府智不及此也故兩府白遣義渠安國行邊止令分別善惡則遣其正著矣未反而安別善惡安國至彼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者皆斬之蓋誤以桀黠者爲惡也其心不服而楊玉遂反兩府與有罪焉其不明一也初舉行羌者充國薦辛武賢而兩府復遣安國是人啟羌釁而充國劾其奉使不敬者責以弭羌能乎其不明二也羌既反矣所云分別善惡者今爲正著矣充國至金城即遣雕庫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併滅捐罕幵之闇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得勝算矣兩府不當主持之乎何至費盡筆舌而後得請也其不明三也充國屢奏屢議初是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矣丞相猶曰臣愚不習兵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計之可用祇以平素信之而慣慣猶故耳老臣一片苦心將安所棲託而敢輕易出口也即帝已善其計矣猶眩于兩將之言而兩從其計致武賢以微功結恨而忠臣之子以無罪見殺良可痛矣抑吾有鑒於近事奴酋謀逆我四路進兵不知誰爲登錄於邸報見某樞臣疏于進兵途徑某所設伏某人策應纖悉臚列余甚訝之不旋踵而報敗不密害成無足怪者余鄉人有應募從征幸得脫回言去時踰山涉溪高險紆回勞苦萬狀回途坦徑知初爲嚮導者皆奴人也因而知疏中所陳皆探訪不實得于奴人間諜之口者也有謂奴之細作匿寄倡家因驅妓出城啼號載道不知細作徑用吾人如鬼如蜮其謀之狡使我盡選名將盡抽精銳盡搜吾力如瞽拍肩相隨入阱一掃空之而欲四夷爲守不能矣非彼之狡而我自愚也正充國所謂恐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

攻擊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者也一時慘禍干古笑端尚忍言哉

初上遣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雖言兵難喻度然謂羌戎小夷滅之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已度羌虜無能爲矣此答何如之問也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此答幾人之問也羌戎必亡而萬騎足用則方略隱然在矣將能而君不用者勝帝但坐而需其凱旋已耳乃復發兵遣將時而議時而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則帝綜核之過也非充國定見定守則羌事

爲道傍之築而羌變爲燎原之火矣

年友薛魯叔與余談充國之屯田此計也余曰計之云詐也羌可詐君不可詐也充國何以入告耶魯叔曰吾于其行未幾而振旅還知之耳時魯叔當爲試官將用以策士故云已而知其說本于王忠文禕謂先零罕开烏合勢難持久故以計挫之羌見調度異于尋常故輸誠來歸充國尋亦凱還在邊自冬涉夏未收粒粟五月將熟肯將以資獻邱余謂屯田之行計誠有之然所行皆實事所收皆實效也蓋屯田非自充國始也自武帝元朔間衛青取河南地築朔方即今河套後昆邪休屠降漢于是置張掖酒泉敦煌武威金城五郡隔絕胡與羌通之路起亭隧築外城屯戍以守之其來久矣初義渠安國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知此時湟北以外皆田也但歲久亭障弛壞羌人爲寇或失田作充國但修舉廢缺耳欲屯田須嚴守望欲守望須修亭障故未上疏之先已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在水次矣此屯田之前茅也羌叛一時之變屯田永久之利羌雖破而屯不脩其局不完忠臣謀國

料羌必可降遂圖善後之策敢曰承命擊羌羌降而吾事畢矣復以餘肆遺諸後人耶事在便宜不須請命但以討罪之師爲屯戍之計方不對症帝不能無疑故備陳之疏謂萬人留田以爲戰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此實事也又謂治隍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此實效也蓋河南五郡東距匈奴西北距西域而諸羌爲我藩扞西域爲匈奴右臂匈奴創殘之餘西域助之則强制西域所以制匈奴也然破羌實不出此羌夷小醜不難于戰而難于餉羌之利

于戰者知吾糧少而不能繼可圖一倖也時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以給騎兵止支一月耳故請罷騎兵而藉此一歲之食從事于屯田非必萬人自耕自穫也繕治郵亭爲田者遊兵一歲後郡益蓄積可無仰給于司農而兵士萬人不難久駐矣羌人烏合窮居追不得進退不敢退且必瓦解其處所謂計也乃帝已善之又復發兵兩從其計不可已乎投鼠之鼠追于鷗毆則愈速諸戰將不爲無功而利不勝害何也園中之果將熟而取之與待其自落不過數日而味則懸矣降

羌四千猶不失願斬級四千此欲降而不得者不足痛乎況我兵保無創殘者耶自秦上首功而後來之將一以殺人爲事此暴秦之流毒而未有知其非者充國之疏曰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于外福生于內懿哉言乎此秦漢以來無人道亦無人能識者也吾故以爲三代之將也兩將軍屢請戰最後始得以一擊奏功然非其能也所謂取果于將熟者耳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至明年五月振旅而還則羌無虞屯亦無虞天子可無西顧之憂矣乃未還之前羌靡忘自詭必得至秋

羌果斬楊玉首帥其脫亡者四千餘人以降倡亂者始伏辜而寇無遺孽知充國之得力于降羌者居多而屯田之計不過爲恩信招降之助者也而利國大矣

漢之屯田不止金城五郡也地既屬漢非屯不守充國請屯何足爲奇按鄭吉傳云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積穀吉于宣帝時因之以發諸國兵破車師又陳湯涉康居斬郅支亦發屯田吏士西域遠夷非我疆土隨在屯儲其他方可知故武宣連年征虜深入長驅而不憂餽餉我高祖計深桑土屯田徧于中外而承平既久僅存空名一有徵發邊方則仰之內帑中土則括之窮民今且公私並窮襟肘見露將且剝軍士而媚權門兵則勇脫巾而怯被羽不知當局者何以爲衣袽之備也

噫今之仕者誰不期身名兩全哉此世俗之所尚而忠臣之所不出也臣一心耳致身潔身念不兩行誠思致身矣將名有所不脩嫌有所不避孫子所謂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于主則充國之謂也方羌人反上問將則曰無踰老臣不疑貪功乎而實非貪功也

正恐他將以貪功好戰取敗而獨身肩之不使壞于他人之手也功既成矣招降有功戰勝亦有功充國不嫌伐一時事而對天子明言利害不過曰戰而勝不若不戰而勝也則已有功他將無功矣不近于爭功乎而實非爭功也戰而勝不利于國而臣有功不戰而勝臣無功而國享其利欲使君知無功之功而豫杜其好大喜功之心不貽好戰則亡之虞也然則破先零降諸羌盡充國功也何以入告之後充國不增一級之爵而復爲衛將軍衛尉乎則充國必力辭賞而帝從之者也今而

後知其果非爭功也亦非貪功也人臣如是固已加人數等矣乃本不貪功而甘冒貪功之跡本非爭功而不顧爭功之嫌嘻斯何人哉利根斷名根亦斷此非有道者不能而充國又非學道者何以能之則致身一念純壹之極而不覺暗與道合也賢于潔身之臣又數等矣而世俗所誇又在彼不在此洪邁則謂其功名繫心貪寄軍旅而劉子翬又謂其沒武賢之功挑其怒而殺其子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忠臣苦心千載黯黮而況同時共事者乎且其子卯有諫矣謂兵出未必無功而違命恐招譴責浩星賜又有勸矣謂功雖不出二將而見主必宜歸功若以保全身名計莫善于此者充國則曰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忠則忠矣不近愚乎愚于身計不愚于國計愚固所以成其忠也臣盡愚也天下治矣夫子所以嘉與甯武子也有深意哉

功成不居臣之良也有功必賞國之典也羌功固屬充國二將亦有微勞自應次第頒賞乃各罷歸原官賢臣

固樞素心而貪功者能無觖望乎武賢深恨充國讒殺其子帝使之也乃武賢則充國所素暱也遣使行羌初嘗薦之豈不以爲賢乎充國壯猷每相矛盾功成而充國未嘗受封則武賢亦堪釋憾矣子卯宴語實緣狎此而借此致釁忍乎哉武賢者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者也

充國策羌事議臣初是之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不便者皆頓首服乃知初不謂是者見不及耳無我相也漢朝士風之美如此後來絕少矣宋行新法金

陵執拗固不必言溫公賢者猶不能盡捐我見而激成紹聖之禍蓋人心風俗流靡至此已成江河不返之勢矣每有一事甲是乙非一倡羣和和者未嘗眞見其是非也暱僻吠聲偏執到底明知其誤而不肯認錯天下事何可爲哉

二疏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自是名言位高名顯棄之而去非曠達者不能乃胡致堂謂太子憒憒有素瞷其不可扶持而去奬二疏而抑望之是又不可爲訓矣宋人議論大都如此故名節之士多而國家緩急

之得力者少使人人學爲二疏則無道之邦安得有武子之愚也人臣致身自是正法保身是第二義

二疏又云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只此一言已妙今貴介公子本無異凡人而恃其門第傲睨恣睢一旦勢去求爲凡人而不可得且爲其父兄者惟恐子弟之不異于人也能作是想乎哉

郅惲之友董子張父先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父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惲即起將客遮讎人斬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子張之篤于親惲之篤于友誠超出流俗之外第不知子張何以得此于惲哉即惲不能自必其不死也且甘之況不必死耳乎惲又有客代爲殺人客何人耶蓋古人結交以心故緩急得其力而天下無難事即有志忠君孝親而嘗借助于友此朋友之倫所以與君父並列而無軒輊也後世安得有此

班定遠立功西域不可以生事徼功目之至于將略不在趙營平之下蓋兩漢時最爲邊患者唯匈奴而匈奴又以西域諸夷向背爲强弱故武帝時以取西域三十六國爲斷匈奴右臂後如傅介子斬樓蘭鄭吉破車師陳湯斬郅支皆我干城至光武閉關之謝亦緣匈奴值其衰弱而西域自相吞併幸而無事明帝時虜遂脅諸夷寇我河西城門晝閉于是復通西域誠非得已也定遠止率吏士三十餘橫行西域能使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後雖嘗請兵不過弛刑義從干人耳且不煩轉餉因糧于敵如庖丁解牛批郤導窾若然自解而芒刃不頓非其將略有大過人者哉況營平所事者宣帝定遠

則和帝營平止擊先零而定遠五十餘國難且百倍吾故謂營平不能過也當時重譯貢獻直窮西海四萬里外前世所不至山海經所未詳者誠千古之奇也其語任尙曰水淸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此又其立功之本也噫斯道也豈但可以馭夷已哉若夫斬虜使而與從事分功遭李邕之讒而遣使歸國皆盛德事蓋平生涉獵經傳而父彪兄固家教所漸自與武人不同也

寧敢之優劣固已余謂二子皆好名者但其心有誠否之殊耳子曰好仁者無以尙之寧之好名實然故見金揮鋤非强也寧之所以永終譽也敢亦好名而利能動之其好不誠宜其末路之蹶也陳和仲云求士于三代之下唯恐其不好名如幼安始足當之非敢輩也若以聖賢中道律之鋤地得金拾以濟貧乏何傷于廉何必以有用之物棄之無用哉使敢能如是寧且心服唯拾而復棄使人得窺見其肺肝也寧雖稍過乎中然以廉頑立懦庶乎百世之師矣

徐孺子非其力不食余謂自食其力天下之最貴者下

此則人役固不足道上之則役人役人者豈能盡適己意哉適意則益驕淫未見其利不適意則增煩惱未見其快且縱不勞我之力不免勞我之神何如作息由已操縱自如之爲適耶貴莫如自適桑維翰所以有新鞋襪之喻也

王敦桓溫不過小人之才業以叛逆敗而死後猶有稱譽之者知其時天理盡滅人心已死天下所以久亂而不能平也卽其所標榜諸人可盡信哉

靖節所以去官據序則以妹喪據傳則以折腰俱非本意序又言風波未靜固緣世亂而辭亦微露之曰恨晨光之熹微晨光日光也又曰景翳翳以將入明知晉祚之不延而託詞以去也余自序慙陶集謂元亮不羞乞食而羞折腰或問乞食折腰異乎曰無異也虞及于他日之乞食而隱忍于折腰是無乞事有乞心有終身富貴利達而終身齊人者恥熟甚焉元亮豈不知能官不免于窮然欲自遂其志不暇顧也偶然乞食偶然乞食有乞事而無乞心與舜孔之茹草絕糧同一意外之遭而已于元亮乎何損王摩詰譏其不肯屈腰以致貧而

乞食多慙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鄙哉言也豈謂一折腰保此公田數頃便可終身得飽乎

有楊環溪採陶淵明邵堯夫陳公甫三先生詩萃爲一編蓋躋陶于道學也楊復所爲作題辭云予讀其詩止酒篇知所止矣桃源篇自任于五百年之傳矣及觀其不入遠公社又卓然持孟門戶者此發人所未發至袁中郎獨稱此記文之妙不減秦漢不必有事實大抵漁樵人俱不近俗故借此發揮胸襟言避秦者秦之先三代也明明自負與三代人品相接所謂羲皇上人也

故此文一一自獻其生平以自附于匹夫而爲百世師如此看古人文高人一等余則以詩家比興體觀之則桃源一記可爲學道之喻凡夫皆可學爲聖人故發興于漁人學道者初覺華采漸造平淡入路甚狹造境甚寬既爲聖人不異凡夫故云悉如外人然實與凡夫隔其軌轍若夷易可遵而循軌以求之人不可得有等高明之人頗知向往而因循不果以死故世卒無有與爲聖人者以此求之一篇文義了然而元亮之聞道不可意而逆乎若復所之言似覺穿鑿而漁樵不俗中郎之言未可盡信

駱賓王爲武功主簿裴行儉總管洮州表爲學書記不應蓋戀其母也有上裴侍郎書在集中愛慕眞懇不減李令伯陳情表其辭有云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又焉能死節以事人賓王之孝不必言區區書記便談死節知其忠孝天植其佐徐敬業起兵誠激于大義而史氏左袒女主以鞅鞅失職掩之惜哉且器識孰有逾于忠孝乃行儉稱其文藝而薄其器識卽王楊盧三子不知器識何似而四傑之名照

映千載以較王劇王勔蘇味道孰勝安所稱知人之鑒也

論宋事者謂議論多成功少議論亦起于好名如狄梁公反周爲唐混跡和光中藏妙用使其在宋如何做得卽使成功口誅筆伐如何得免至今文人猶援寡姨之語而譏之何婦人之多也　有謂武氏以婦人竊國立其朝者與分職于外者無慮幾千萬人並無一人爲梗乃有狄梁公之姨梁公招其子覓官而不肯曰不欲令事女主蓋諷梁公也梁公若無晚節一舉何顏復見其

姨暴戾舉朝野盡婦人而婦人中有此一丈夫直可令幾千萬人愧死

王維才子亦名士意在干進至服伶人之服操伶人之技獻媚貴主之前誠士君子所不道而公主大奇其才立召試官至第諭以解頭畀之其驕貴擅權亦不可爲訓然一婦人耳能識才能憐才亦能薦才先已薦張九皋而竟不爲所奪其一片愛惜人才至意令士大夫有是乎且非有所利之也明言顯託其見其知今之試官鮮不逆關節者今之權貴鮮不行囑託者而動必以利可令此婦見也余嘗謂王降而霸霸降而盜盜降而鬼似非刻論也

其貪如狼媢必以陰其祕如鬼習爲固然恬弗爲怪何

崔郾主進士試東都公卿祖餞吳武陵後至出杜牧阿房宮賦曰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歷薦俱有人至第五郾未對武陵勃然曰以賦見還郾曰如教觀此則未入試場而自一至五已前定矣託之者不以爲侵聽之者不以爲譁然士子不譁朝廷不罪則唐之風俗猶醇也

周公謹雲烟過眼錄載盧鴻草堂十志詩列有十景其命名新而奇每景有志系之以歌志既雅麗而歌亦天矯嶢突非近代人口吻止存其八米元暉云先子畫史載劉子禮買畫五百軸內有盧鴻草堂圖一卷而李伯時臨寫一本此本後藏于宇文氏石瑩中得而屬林彥祥摹之已亡二紙此紹興乙未歲也紹定間彥祥本又歸毛復所此雲烟錄所自收也然竟不著鴻何許人偶閱畫譜則有盧鴻字浩然隱嵩少開元中以諫議召固辭賜隱居服草堂一所令還山嘗寫山水平遠之趣筆

意位置清氣襲人此備盧鴻一小傳矣始知草堂帝賜也公謹謂詩必徵君所賦尚屬揣摩繇今觀之不但自爲詩兼自寫圖讀其詩而圖之如何可想矣宜伯時喜而臨之今見其詩不見其圖惜哉鴻能畫今收藏家不聞有其跡鑒賞家不聞舉其名鴻能詩今唐詩無鴻名唐多詩人而絕不見酬贈之作獨盧象有家叔徵君東溪草堂二詩起句云開山十里餘青壁森相倚又云大道終不易君恩易能已引證圖志其爲象叔無疑象嘗一造其境耳草堂得自帝賜故能踞有嵩少之勝而所

列諸景錦淙仙磴元洞烟庭參錯十里間信邁軸之鉅觀而高蹈之最勝也宜其志之偉麗而歌之嶢突哉何則眞故也獨怪巖栖槁夫能使名蜚天上致來召命而辭官拜賜一時殊特定當沸人筆舌且能詩能畫定當與人應酬而何以寥寥如是意其人鴻飛冥冥韞光戢影人不可見即名亦不得而聞此眞石隱當與園綺巖陵分席而山中宰相猶有慙色矧借徑終南者耶若非舐筆一技則畫譜無名草堂無圖伯時之薪火不傳而公謹之雲烟靡錄百世之後誰復知有盧鴻哉偶翁曰

無所成名非無名也此聖人之大也何以致商于射御之執夫亦爲門弟子啟立名之路乎哉沒世無稱君子疾之夫子之博學未易幾也無寧挾一藝以成名蓋道無往而不存藝亦道所寄也從是而精之有進乎技者在名不虛附亦聖人之所許也然使盧鴻聞之恐終未首肯耳甲申五月十日

十歌全載游名山記七卷

杜少陵自許稷契人未必信今讀其詩當奔走流離衣食且不給而于國家理亂安危之故用人行政之得失生民之利病軍機之勝負地勢之險要夷虜之向背無不見之于詩陳之詳確出之懇摯非平日留心世務何以有此杜之詩往往與國史相表裏故人以詩史稱之然豈足以盡少陵哉

退之有言莫爲之前雖美不章莫爲之後雖盛不傳退之薦引後進不遺餘力如牛僧儒名未起故令他適而偕皇甫湜枉居停所大書題名于門李賀童年亦枉駕過之高軒一賦名遂大起賈島僧也苦吟遮道見其能詩遂與定交勸其蓄髮仕進至孟郊窮老推重不敢與之顏行故當時有韓門弟子之目可謂克踐其言矣其

盛而傳宜也

孔毅夫雜說云張籍哭退之詩云爲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遂不痊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于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耶余謂退之晚年官至吏部侍郎尊貴矣其蓄妓恐亦習俗使然服硫黃或以攻病爲醫者所誤非求長生也然士大夫暮年百事宜慎全生全歸全在子此一不慎遂爲口實可畏哉

韓公禘祫議改葬服議小功不稅書其禮學精深如此

朱子亦極稱之豈文字之儒哉

退之學生代齊郎議省試之文而權衡精確可見施行至顏子不貳過論云生于其心則爲過矣不貳者能止之于未萌絶之于未形宋儒作解不過如此非平日體認風簷寸晷安得有此時無刮目而竟厄于中書良可惜矣

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于既倒退之自狀甚眞又云動而得謗名亦隨之亦眞實語但所以受謗與他人不同故能起名

重答張籍書云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蓋明以斯道爲己任矣百世後止以文人目之吾爲之稱屈

讀退之與柳中丞書與黃家事宜狀變鹽法事宜狀錢物輕重狀洞晰世務鑿鑿經濟使公得爲宰相則一時賢能多在門下事業必有可觀惜時不能用然淮西之功悉如所料且征淮西時爲裴相參謀所贊畫必多固已小用而小效矣

讀公所上崔虞部書時年才廿六歲志已堅定而期望遠大子厚少年負才不免濡足權門便見兩公優劣柳雖悔悟深自懲艾固已隔韓兩塵矣然柳之懲艾窮之力也天贊之也百世而下韓柳齊名良不偶也

退之爲袁州刺史故事觀察使牒部刺史皆曰故牒時王仲舒廉問江西以公巨賢特自損曰謹牒而退之上狀懇請宜如舊制今集有袁州申使狀可考侏儒一節仲舒之賢可見矣公誌其墓極稱其賢非諛也

人臣以直言觸怒人主自應委曲以善其後毋令主上有殺直臣之名非止自愛亦愛君也公謫潮州上表謝憲宗謂是愛我表之力也乃歐公不免議之謂窮愁形于文字且罪其以封禪諛帝誤矣且封禪古來皆以爲帝王之盛事余嘗爲相如辨誣自侈心之論發于子雲而宋儒始闢明之以封禪爲非退之未必以爲非也帝謂愛我正得力于此耳

公喜成就後輩故朋友最多有韓門弟子之稱觀其答楊子書于納交何等詳慎故交俱有終今之聚徒講學者能爾乎東林一黨竟至亡國痛哉

退之送窮文非眞厭窮而送之也其代窮鬼致詞云人

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于時乃與天通此乃一篇之喫緊語其理甚精其道甚大蓋從孟子舜發畎畝章脫胎

昌黎有符讀書城南詩陸唐老議其駭目潭潭之居掩鼻蟲蛆之背切切然餌其幼子以富貴利達爲異于平生所學所行此論似也毋乃戾于人情乎孔孟爲道德宗主而祿在其中人爵從之不諱言富貴富貴非不可求視其人何若小人求富貴將以縱其私也君子亦求富貴將以行其道也士大夫子弟不圖仕宦輒趨下流

昌黎勸勉自是人情而不妨天理自世儒侈談道德若以富貴爲穢物而志意所存又未必然于是口談心好判爲兩途而舉世皆雙袷人矣作此語者試私自揣有不願其子之富貴者耶浩翁極喜書此詩以勉人嘗跋其後引孔子論齊景夷齊語而繼之曰韓公之言其于勸奬之功異趨而同歸也其識高人一等矣

温公作疑孟此是見不及昌黎處其學之不滿于二程有以也晁說之自云受學于司馬公因作詆孟僧宗杲云晁以道可謂不善學柳下惠矣余謂父殺人以報讎而子行劫諒哉

昌黎奉詔撰平淮西碑史謂其多敘裴度事李愬不平其妻唐安公主因訴碑詞不實詔令磨公文命段文昌重撰夫淮蔡之功主其謀者度也贊其決者度也相臣出而總督諸將者度也諸將爪牙縱有功而度猶之發蹤指示者非諸將所敢並也況碑詞極分曉敘愬功不過數十字而愬之首功了然即文昌敘至數百言未見有加于其上至敘度功不過云丞相度至師都統責戰益急諸將戰益用命而已此皆實事又與愬不相涉者

其餘語不過述帝命歸功于上而議者云云吾反覆之而不得其故後讀李商隱有借韓碑長篇而不覺失笑詩有云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謂此碑敘如書銘如詩此眞不愧余謂此昌黎第一篇文字亦有唐第一篇文字而俗人不識也故詩又云句奇語重喻者少譏之天子言其私本無私而言其有私此譏者所借以爲詞憲宗不察遂磨之也今讀文昌之作較之昌黎何異蜣轉之與蘇合當時以文昌爲佳必以昌黎爲醜夫鐘鼓而可以享爰居哉寶燕石必擲荆珍此又奚

怪吾怪後來觀場附和如陳燧引羅隱石孝忠記謂韓吏部既欠實錄裴公殊無休休讓美之懷又贊段文詳贍明妥而笑其全不齒錄文之齒錄而可以强人乎哉李詩又云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快哉何待碑存而人爲齒錄也日本無瞳而自矜千百年眼可笑也且李愬雖武人觀其槖鞬迎拜一節是明于大義者必無不平與公主人愬事蓋史氏因磨碑而不得其故揣爲此語而愬亦受誣吾併爲酒之若石孝忠一記好事者之爲也朝廷建功德碑何等鉅重孝忠非巫支祁而能推倒耶何商隱不之及也

于景素因韓魏公有聲伎二十人而議之此讀書而不論世之過也宋之士大夫宴會有官伎而官尊者則畜伎以娛宴公爲宰相宴會必多其畜聲伎所謂奈何貴行富貴者及其夫人卒而二十人盡遣則其不溺于聲色可知已

徐太室塵談首一則云孔子不作宋儒翻有作義諸之上理本無像而贅著一圈魯史春秋綱目亦春秋獲麟以來權何所託而議評萬世余竊非之圈本中虛無像之象也即以有象議之羲皇之畫庸非象乎夫子作春秋而云罪我蓋因以匹夫而僭天子之權也不知弒君弒父人人得而誅之原非僭也有知我者必不罪我矣後人不知强爲解曰記之在魯也魯諸侯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庸非僭乎夫子所誅賞乃當代之君臣也故有罪我之疑朱子綱目則援三代之直道以定後世之是非故始于威烈終于五代未嘗及宋也且不繼獲麟而始威烈遞溫公也與春秋全異而相援以相非可乎

宋朝士風勝于前代多尚名節但顧借名節之心勝覺于人臣致身之誼便隔一層緩急或不甚得力甚至激而成禍宋不乏賢者而終于不振半由於此王金陵是實心爲國者雖立法不甚中窾使得衆君子輔之必有所濟其力與之爭者半出于好名程子云新法之禍吾黨激成之自是公論堯夫亦云賢者所當盡力之時可謂至言我朝李西涯周旋于權璫之際所斡旋救正者甚多不得引劉謝之去而議其後也李禿翁吾所不喜而所評論西涯甚當其續藏書李公本傳不可不看爲

劉謝何難難在西涯耳

西銘引申生伯奇而小註有云申生不去伯奇自沈爲陷父于惡此何異酷吏之深文蓋以舜律之也舜之父母咸其號泣終能底豫申生之父母能然乎伯奇之父爲吉甫賢父也其後母猶能蠱惑之卽授蜂一事陰險至此豈可以人理化誨者死于父母之前定賢于棄親而逃也安忍更加譏議且其親之惡豈待陷而後見乎橫渠蓋已原其情矣

李古源云議者謂諸葛出師不以獻帝爲名計出董公下矣固宜功無成也不知議者何人古源不直斥其非而云是或一道猶然衆人之見也不知漢高以屈羣策而得天下縱無董公鹿寧他往若夫爲義帝發喪假之也玄德帝室之冑名正言順眞之不事而事其假乎且襲曹瞞挾天子之故智也不待明者而知其不可也昔光武中興何嘗借孺子爲名耶然則董公無功于漢耶曰董公一說有稗于綱常綱常天地之元氣也漢家立國始終賴之非旦夕之功也

陳石堂云孔明以道事君蜀漢遂爲義國虢亭之敗傅

瑕程畿慷慨死之諸葛瞻父子北地王諶關口守將傅僉同日成仁皆孔明之教也將士拔刀斫石孔明之餘怒也余觀此便識孔明一身便是禮樂之主卽伯溫少時作論謂孔明伯佐未必能興禮樂康節詞之蓋見及此矣

李古源議陳嬰杵臼殺他兒以存眞孤爲不仁又設問云使聖賢處此則何如答云可爲則爲不可爲則不爲但盡吾心力焉耳余謂嬰杵義俠又當別論彼正盡其心力者也身且不顧何況他兒律之以聖賢中道不能紓魯難可知也醫者但取其愈病雖毒藥亦用之未嘗非中道也

古源云朱子謂屈原之忠忠之過者也屈原之過過于忠者也此亦形容其忠之極至兩極言之耳蓋原與楚同姓與國同休戚者身爲係虜固所不甘棄墳墓而入他國亦豈忍哉一死之餘萬事俱了原之設心蓋如此此論眞得朱子之心觀其註楚詞與經書並傳豈眞以爲忠之過哉且人臣安得有過于忠者莊子云臣之于

劉謝何難難在西涯耳

西銘引申生伯奇而小註有云申生不去伯奇自沈爲陷父于惡此何異酷吏之深文蓋以舜律之也舜之父母咸其號泣終能底豫申生之父母能然乎伯奇之父爲吉甫賢父也其後母猶能蠱惑之卽授蜂一事陰險至此豈可以人理化誨者死于父母之前定賢于棄親而逃也安忍更加譏議且其親之惡豈待陷而後見乎橫渠蓋已原其情矣

李古源云議者謂諸葛出師不以獻帝爲名計出董公下矣固宜功無成也不知議者何人古源不直斥其非而云是或一道猶然衆人之見也不知漢高以屈羣策而得天下縱無董公鹿寧他往若夫爲義帝發喪假之也玄德帝室之冑名正言順眞之不事而事其假乎且襲曹瞞挾天子之故智也不待明者而知其不可也昔光武中興何嘗借孺子爲名耶然則董公無功于漢耶曰董公一說有稗于綱常綱常天地之元氣也漢家立國始終賴之非旦夕之功也

陳石堂云孔明以道事君蜀漢遂爲義國虢亭之敗傅

瑕程畿慷慨死之諸葛瞻父子北地王諶關口守將傅僉同日成仁皆孔明之教也將士拔刀斫石孔明之餘怒也余觀此便識孔明一身便是禮樂之主卽伯溫少時作論謂孔明伯佐未必能興禮樂康節詞之蓋見及此矣

李古源議陳嬰杵臼殺他兒以存眞孤爲不仁又設問云使聖賢處此則何如答云可爲則爲不可爲則不爲但盡吾心力焉耳余謂嬰杵義俠又當別論彼正盡其心力者也身且不顧何況他兒律之以聖賢中道不能紓魯難可知也醫者但取其愈病雖毒藥亦用之未嘗非中道也

古源云朱子謂屈原之忠忠之過者也屈原之過過于忠者也此亦形容其忠之極至兩極言之耳蓋原與楚同姓與國同休戚者身爲係虜固所不甘棄墳墓而入他國亦豈忍哉一死之餘萬事俱了原之設心蓋如此此論眞得朱子之心觀其註楚詞與經書並傳豈眞以爲忠之過哉且人臣安得有過于忠者莊子云臣之于

君義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朱子非之謂他但看得君臣之義是逃不得更無一餘自然相為一體意思以莊為楊朱之學而非其無君觀朱子責莊之嚴可知其與屈之深矣

管寧在遼東黃初間魏不徵之乃浮海西歸以為大中大夫不受後又徵為光祿大夫復不至綱目書魏徵處士管寧不至其卒也又書管寧卒于魏書法不云魏舊寧而云卒于魏不使魏得臣之也其與之深矣古源謂寧客遼海久以黃初之命而復歸綱目書卒于魏以寓

不滿之意誤矣遼東客也雖以黃初之命而歸歸故土也非歸魏也不仕魏則皓然不淄矣安得妄議耶

劉伯倫酒德頌近達矣惜荷面多事猶未脫然于死生之際也尤可惜者慧能已悟菩提本非樹而猶自戀其遺蛻死而不埋已誤矣鐵葉裹頭所見又出伯倫下請試搥碎其像得能不灰乎伯倫止多一面擲下則勝渠遠矣大抵竹林中人病在作達達何可作也體自然者淵明乎嗜酒與伯倫同而其詩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此眞達也成佛作祖

余不無疑于慧能至淵明則不離麴蘖而證菩提矣彼其攢眉于入社豈眞以無酒故惜遠公也酒中得趣入道如箭正欲引遠公入醉鄉其成佛道而惜其不悟也丙戌六月幾望偶翁醉中戲筆

湧幢小品云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人人能言之又必引韓信背水陣以實之是矣御其中有緊要六字曰殊死戰不可敗是也此最用兵得力處若捨此不去著實講究即十萬置之死地圍而屠之若羊豕然其又何益再有進焉水上軍不可敗亦全賴間道赤幟二千人得

此一著方收功不然水上軍抵定亦濟得甚事此絕世神謀閎計而人乃引以資口角可乎

鄭縈有敬後之稱自度力不任宰相也然初為廬州刺史移檄黃巢無犯州境巢笑為斂兵去贏錢十萬緡藏州庫他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及楊行密擅淮南都送還縈由此觀之縈必有大過人者因末季託詭諧自晦又知時不可為宜麻後亟引疾耳

退之服硫黃以死余嘗為之辨矣後見張籍於其卒也祭之以詩曰公有曠達識生死為一綱及當臨終晨意

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此豈服硫黃以求長生者必好事者誣之樂天不察而入之詩耶非知昌黎者也

明道先生嘗爲安石條例司官伊川撰行狀譖之朱子謂明道乃大賢以上作用余謂安石新法其意本非以禍天下而與爭者激成之明道之不辭正分過之本意而爲天下之公心也

朱子當宋之季有屈原之思焉故註離騷等于四書詩易蓋借此以寓意非矜長而炫博也丙戌秋日余小酌

微醉取九章首篇歌之不覺灑淚滿几

退之乳母李旦有號曰正眞老子韓氏於其死公率婦孫親視窆封而銘其墓蓋公以未周月遂失怙恃李不忍棄去蓋感其恩同生我故厚報之其爲嫂服朞與茲事皆以義起而可爲後世法者

讀武侯全書

武侯行事具在人心目丙戌秋日得其全書讀之瑣事與旁及者俱詳而前人品評悉備偶有膺見人所未及者書之如左

梁甫吟譏晏子也晏子習人與管並稱所云三士善用之皆國干城而以二桃殺之管仲有是乎故力排南山文絕地紀極道其才而繼之以聽讒殺士讒人謂誰罪之深矣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又若美之何也此述俗人之言而反稱習人爲其所愚也孔明所長全在用人正與相反

黃老申韓皆吾儒所擯也文帝用黃老而治孔明用申韓而治當其時耳如烏蓋殺人而良醫用以愈病與參苓何異況武侯所用者申韓而所以用申韓者不同申

韓行之以刻覈而武侯出之以仁恕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感後且但知有恩而忘其威限之以尊餌加則知榮後且但知有榮而忘其限侯本仁人特借徑申韓而吾之仁浹于域中矣此等妙用即申韓復起且不能知況他人乎乃張敬夫補傳削去手寫申韓管等書等語而朱子亦疑其雜霸似非知侯之深者

左將軍初得蜀人心未附而即以嚴治之乃能貼然者何以其先用摯才凡劉璋所嘗授任及其婚姻與所排擯忌恨悉別其器能處以顯任然後以嚴御之民雖不

安以無倡亂者故終不能亂所云一日四五驚正其時也豈不爲書得失後者也然使門接乘之貞是可危而侯亦料其不敢也玄德操之所畏也觀其論天下英雄可見況翼之以孔明乎至于器使楊才各當其任必豫爲咨詢權衡素定若臨時而品隲則晚矣當時所最忌者劉巴攻城之日令軍中曰有書巴者誅三族豈眞愛才哉高祖封雍齒之故智也

侯乘人心未定即行嚴法是謂得幾事幾之來間不容髮稍遲則費力且生怨矣

侯與徐元直石廣元孟公威遊學三人務爲精熟亮獨觀其大略蓋豪傑讀書與儒生不同觀侯平生談論與書翰無非學問且妙中肯綮此眞能讀書者朱子乃謂其所學不甚純正又云不務精熟豈得無欠闕毋乃以儒生之學繩豪傑耶

侯之集衆思廣衆益繇開誠布公來一生得力在此然亦權衡素定如所云童幼宰事有不至于十反可見心有不妄決不輕聽必求自當而十反不已尤人所難則開誠布公之所感也舜之好問而又好察何以加諸

侯伯仲伊呂而自比管樂者何管樂皆有王佐才一則輔齊桓而成一匡之業一則輔燕昭而成先復之功侯長嘯隆中志在匡復漢室而託二子以見意也再孫皆漢賊必當屬意玄德然非殷勤三顧必不肯出寘槁死草廬而已一出而聲大義于天下綱常斁而復完人之耳心死而復活此其功在天下後世而鼎足之業其細者也至于才大而用不足以盡之侯與管樂正相似豈其偶合耶

文中子云諸葛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此語灼然有見蓋禮者節也樂者和也孔明行事無巨無細必按規矩便是禮之實至公無我得人心之和便是樂之實一身皆是禮樂功成治定有其實何患無其文乃程子猶云未敢望而朱子以爲粗豈以三代之禮樂繩之耶豈知禮樂固與世不相沿襲故武之樂不可律之于韶而忠質文互變孔明豈不能自興一代之禮樂也

陳壽論侯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蓋壽之識見止此非脩郄也且亦有所指魏延子午谷之計此將略而應變之奇魏人聞之必當落膽而人皆

惜其不用故有此論蓋壽之父爲馬謖參軍謖敗而參軍自當分罪謖不怨殺而壽乃恨父之髡無是理也壽無足稱而不欲其無故受枉故爲之辯

楊儀才幹魏延驍勇皆所謂小有才未聞大道者兩人又相水火而一時並用咸得其益誰則能之乃兩人俱不善終則孟子之言亦驗陳壽云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亦蕭管之匹亞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耶此論可謂深知孔明者其用魏延不得已也即孫仲謀亦對使臣云楊魏牧豎小人若一朝無諸葛必爲禍亂其料事之審如此乃知兩人不失爲小人而並用之以濟事尤見武侯之大也

曹操追劉豫州至江陵危急之際孔明初見魯肅即與定交王鳳雛曰亮之說權全在交肅肅爲之內亮爲之外肅發其端亮竟其說事之所以獲濟他日荊州之借亦肅主之此論發人所未發然孫吳諸臣獨肅有爲漢之意不失爲孔明良友昔沛公見羽鴻門沛公即因張良而交項伯與結婚姻竟得其益英雄所見正同

侯說孫權同拒曹操最得力在田橫猶守義不辱與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數語豫州方棄妻子而逃不異喪家之狗而反張大其詞所以爲奇其最圓活辨駁不得又在事之不濟此乃天也一句孫仲謀安得不勃然而起平聖門善爲說詞者亦不能過

郭大有曰自古顧命未有若季漢君臣者昭烈之言有堯舜揖遜氣象此論最好或謂有疑孔明之心此以小人之心測之有謂知孔明必不取而爲是言又是常人之見然以後主之庸闇之而不疑是爲難耳

先主遺命云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維賢維德能服于人此等語皆從學問中來有謂資美而暗合非也觀其論赦有云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此其證也遺敕云又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又可見先主未嘗廢書也蓋經學莫盛于東漢而三國承其末流有志者無弗學而學亦與儒生異張翼德乃武夫而所作刁斗銘文法書法皆稱合作況其他乎宜其與孔明成魚水之契也其知學同也

孔明志在中原而先事南征似不免閒費時日然春三月往秋七月而四郡皆平何其速也至十二月歸而料理無缺矣乃移南中勁卒萬餘家于蜀爲五部所當無前號爲飛軍又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國以富饒始知南征非閒著正爲北伐張本胡氏寅曰七縱七擒非特示威于孟獲也所以服東吳靖北魏皆此威爲之兆矣信哉乃孔明止云紀綱粗定夷漢粗安然而終不復反至今猶追思崇祀不絕何以得之孟子論王者云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侯何

忝焉且以證孟子之言非想像之說也

孔明六出伐魏死而後已固以踐其自許之言然計曹魏之立國與丕叡之行政知其有必亡之理而才倍曹丕身有必勝之具故志決而不貳非以國僥倖者也使侯遲十年而死則三年而魏可舉魏舉而吳已爲囊中物再數年天下大定禮樂可興矣後日蜀亡而魏亦繼之魏之亡侯之所能料也魏亡而司馬氏得之此侯之所不能料也天也

陳同父惜孔明之早喪而逆計其未成之功一論爽人心目乃駿馬之喻謂孔明因司馬懿之譎詐故去詭詐而示以大義留術略而臨以正兵此論非知孔明者而不免自露其雜霸本色其識不如李靖靖與太宗談兵論及擒縱孟獲事疑有奇謀變勢靖曰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此眞知兵者故能眞知孔明盡善用兵者必于正中出奇故有勝無敗專用奇者不大勝則大敗矣王弇州論昭烈取劉璋云其入蜀也以迎其用兵也以鄧只此二語是非了然乃有爲孔明辯者云取蜀謀出法正孔明不與聞即使聞之何累盛德

有謂孔明天民之未粹者夫三顧而起身許馳驅所謂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者鞠躬盡瘁寄命託孤安見其未粹也余則以孔明爲大人正己而物正者也南征一行終身不反至今仰慕而崇祀余以過化存神者方之似非諛語如魏延楊儀小人之才也何以能使之並效其才而終不敢爲小人劉禪庸主也其委任之篤也固遵先主父事之遺命也孔明統重兵于外而遙制朝命何以無纖介之疑黃皓未嘗不在側何以不能媒蘖其短無論其身也侯既卒而蔣琬費禕董允相繼爲相

蓋遵侯臨終之言而黃皓猶然不敢肆也使蔣董不即死而後主先殂猶不失爲守成之賢君而國未必亡何術之脩而能使庸主爲賢君則正己之效也即伊周之於太甲成王未能遠過而不謂之大人乎哉

孔明兄弟分仕三國皆居尊位享大名說者謂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夫公休在魏起兵討司馬昭其聲大義于天下不減孔明但成敗異耳觀其麾下數百人寧死不降斬之至盡其得人心與孔明不異此豈一朝一夕能致之其起義而敗也天也方正學謂得狗之說必賈

充之徒爲之賈然然狗有一德吠非其主忠也公休起義正吠非其主而不失爲烈丈夫乃魏朝諸臣則狗之不如也

曹操東下吳不能支勢必須援豫州以自助魯肅首倡此議爲吳也操雖敗其勢尚强不可不備故勸借荊州亦爲吳也到底孫劉宜合不宜分而肅之識見遠出周瑜呂蒙之上使肅不死必無襲羽之事蓋爲吳深計與其交魏不如交蜀之可久也故擠蜀以自利肅必不爲也麗統免官肅乃遺書先主以薦之乃知其交好二國有一片眞心在豈他人可及哉而後來和好頓絕竟不出其所計也遺恨失吞吳肅與孔明可謂金蘭之契矣孫仲謀因借荊之後蜀勢日强遂以一短書之則其誠淺耳故論吳諸臣當以肅爲首統論三國則以孔明爲首肅即吹之肅之爲吳而兼爲蜀此眞能爲吳者也李古源乃謂魯肅之于昭烈猶項伯之于沛公也是肅爲懷二心者矣以此評三國人才而謂肅次孔明非見童之見哉

費禕董允齊名而允父和於二子同弔喪故給鹿車以

試之因允有難色而禕晏然以定其優劣此以識量論耳然允輔後主能使主嚴憚而黃皓不敢爲非自允卒而黃皓遂進中常侍禕又薦陳祗代允祗與黃皓相表裏阿意迎合終以覆國以此相較何啻霄壤耶

龐德公呼孔明爲卧龍士元爲鳳雛其藻鑑不必言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知其才品必不在孔明之下三國擾攘有才者無不欲自見而德公鹿門長往鳳隱鴻冥將無以卧龍既見天下事已有人任之而已可無出耶然管寧亦德公之流也曹丕再徵而

不至其識遠矣

晉書云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于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尙爲篡逆至鍾鄧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其識過人遠甚卽朱子綱目亦本于此而溫公之失不辯自明矣習乃桓溫時人作春秋以警溫之覬覦非望也

龍州有武侯廟初州人以鄧艾經此立廟祀之宋知州洪咨夔毀其像更以諸葛告其民曰毋事仇讎而忘父母以此教民所謂道之以德者也

嘗疑程朱二大儒論孔明多不滿之意如程云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論興禮樂云禮樂未敢望他只是已近王佐王佐而曰近儒者而止云氣象朱云所學不盡純正又云學有未足又因讀書不務精熟而云不無欠闕又述天民未粹之說至論禮樂而云粗底大抵遵程而更甚尒反覆思之總爲取劉璋一事而考究未精耳如程子論之則云豈有特地出迎之卻于座上執之朱子則云孔明教先主殺劉璋此皆史傳所不載程朱何據耶且取璋出法正龐統之計孔明未嘗預也先主取蜀又遷璋公安盡歸其財物授以振威將軍何嘗殺也但讀弇州一論便了然矣豈程朱因門人之問未及詳考率爾答之門人不察而誤記之耶卽綱目經晦翁筆削者前所訾之事未嘗有也近讀全書旁搜廣引評論雜陳然後孔明全體畢露王鳳洲輯此書不但有功于孔明且有功于萬世俾有志聞風而興起也快哉

權字元難識程子曰權卽是經也誠發人所未發朱子又引孟子援嫂之說而云經權亦當有辨蓋合二說而權之義始備大抵天下事權卽是經者什居八九而反經行權者不無一二荆益皆王士劉表劉璋爲僭竊志圖匡復義所必取故草廬晤語孔明首及之雖取之少有差池何傷于義如叔援嫂之溺已起死爲生矣乃追議其叔曰向者汝安得援嫂之手程朱之論孔明毋乃類是耶羅豫章曰至諸葛孔明而後可與權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有加此知孔明者也亦知權者也

有聖賢而豪傑而聖賢者其起地不同而見地不無小異豪傑意主于濟世第取大德不踰閑聖賢意主于明道致嚴于小德之出入程朱之不盡許武侯

似或在此然不害其爲同也第不識孔子與伊呂使之同世而相逢能相視而莫逆否

子美詩謂孔明伯仲伊呂固屬卓識尤奇者又有詩云淒其望呂葛不復夢周孔夫古來合稱之人如稷契周召等甚多皆同時並列即伊呂異世亦以商周踵接功業相當今呂葛相去千餘年而功之所就懸殊乃比而同之豈不駭人蓋論其品也故如子美眞是孔明知己識在宋儒之上余在成都訪諸葛祠土人指錦官城外者是及往乃昭烈廟而以侯配享但土人則呼爲丞相

祠不知何故再訪子美草堂則有丞相專祠列于草堂之左蓋嘉靖間創建者余謂二公神交有年今作比隣九泉之下定當相視而笑亦應以葛杜稱之

管天筆記外編卷上

管天筆記外編卷下

明鄞縣王嗣奭右仲撰

文學

姑蘇楊循吉自敘云少好蓄書一卷未竟又讀一卷故至今不能記憶人問之茫然無可答也余亦同病故涉獵多記憶少貨殖傳云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可爲讀書者喻余因銘座右云多覽不如少錄多錄不如少讀多讀不如少熟細繹則味醲溫故則新續有恆毋怠有序毋速座右書之自箴自勖

薛魯叔太史序徐見可集有云余嘗私謂文之摹古者非古也其刻意爲奇者非必能爲奇者也天下惟眞古者斯大奇而能不爲時俗之所摹者斯眞能逼古吳之巧工摹爲彝鼎其形製款識色澤非不商且周也而終不可爲彝與鼎故眩者以爲眞識者以爲贋夫至于贋而市者以爲賤矣今夫宣之窑成器之陶初未嘗型哥範象也而世爭貴之無以異于商周之遺物蓋物之至者時有所不能固也況于文乎故世有古而文無今直有至有不至焉能至夫何用摹古以爲奇也不能至而

又何能創爲奇以作古也陶冶之間有鬼物焉躍而踊于地變而幻于火其形非不有所小周然怪而不奇矣今世之以怪爲奇者豈少也此有識之言可以砭世之僞孟古人者故錄之

鄭宮坊以偉嘗與余論詩云詩不如文須意在言外忌一貞忌易見忌全篇營營一隅貴如山中有雲貴如畫家平遠貴如禪家棒喝兩悟自解他人作一段謎猜不害其有理無理也然亦有道有顯有典又云格勿入近近則落槍字勿用輕輕則落浮格要如一朝成一制字

要如一礎承一柱又云神藏于肉而肉不可太多筋絡于骨而骨不可太少俱是詩家三昧

作詩文須先樹品人品高而詩文能自成家斷然傳矣若其人無品而欲取重于詩文則古來名家車載斗量我輩安所措趾耶

詩文各自有法既爲之須按其法即道學先生不得謂詩文緒餘而不加之意此亦有物有則之理也但爲詩而止以詩人自待爲文而止以文士自待詩文縱佳減一格矣李杜以詩名韓蘇以文名其所重者有在矣可謂詩人之詩文士之文而已耶

寧欲則神清神清則文章之脈理亦清多欲則神濁神濁則文章之脈理亦濁故有淫侈而能文者雖雕繪滿眼一時膾炙而世有明眼吐棄之矣

余君房先生謂國朝之文弘正前後須各自爲選蓋以前朴而後文也夫亦先進後進野人君子之說耶然讀國初以來文雖乏華采令人可信如嬰兒啼笑不必自言而知其眞喜眞悲也優人登場一笑而衆爲解頤一哭而衆爲雪涕然三尺童子知其悲喜之假矣嘉隆以

來諸名家之文實似之此曷故耶將無文之盛者乃其衰耶不知百歲後將何置評也諸公自謂軼宋唐而方駕秦漢又不知其與韓蘇諸公誰爲勝負也

五柳先生以文章自娛作詩撰文乃天地間第一清事信可娛也若以應人請乞則人役而已何娛之有古人亦有作于請乞而寥寥短章或止敘尋常行事而不以爲怪今成虛套必須長篇必須諛飾長則揑無實之言諛則撰違心之語此有志節之士所必不能堪者故諛墓之文斷不敢應至于他文亦偶一爲之必其無疚于

心者今年已衰耄精力有限遂一概謝絕時手一編偶有會心題以寸楮投之笥中積至十數條再加簡閱錄而存之家塾示我後人俾不迷于向往庶不虛度此餘月也

余不但作他人文恥于違心即述我兩尊人遺行亦無一語虛飾此如畫史傳神期于逼肖傳之子孫可以示信可以繩武奕世相傳文在而吾兩尊人恆在也且不敢乞言于鉅公蓋生爲匹庶雖有善行而名不出于閭里蓋素位宜爾亦諛墓已成浮套不敢以我兩尊人古心古行溷入時俗浮套中也果有言不輕發者不憚百拜以請

吾夫子爲萬世斯文宗主又以一達字闡千古修辭之訣達豈易言哉自秦漢迄唐宋以文名家率錄斯道吾鄉農丈人先生于近時文人獨推服劉子威先生蓋近世名家如歷下瑯琊輩不過模秦範漢子威所模又進而上之似爲稍勝耳然孫月峰先生與農丈人論文稱契又不滿于子威置之閏位何也其論云文須開口便麟拈筆時先有使人不易解之意而併以絆子威然則于麟子威所病總在違于達耳弇州太函於達爲近而又以爲不脫經生習氣知達之一字信乎難之矣

唐舒元輿作弔剡溪藤文剡溪藤可作紙言今之錯爲文者皆天闕剡藤故弔之余謂文以載道而生于情者也以道約情鎔情生文而後言可立矣今不情之辭狡道之語斗量車載皆剡藤之羞也其可勝弔乎

在杭云三代之人必習爲辭命童子入小學則教以應對蓋赫蹏未興赤牘未削一切利害事宜皆面陳而口宣之故必其平日學問該博事機熟透猝至而應莫不合宜如今日上一疏投一書不知經幾籌畫費幾改竄或假手他人或勦襲舊語猶自詫以爲奇而況于立談之頃乎吾讀史至子產之對晉人張祿之對秦王毛遂之定楚從蔡澤之感應侯樊將軍數羽之言淮陰侯築壇數語匆匆旁午之時答辯如響皆成文章而見事定計發必破的其亦可謂命世之才也已自漢以後惟孔明見先主立定三分之計姚元之馬首倥偬以十事要說明皇此皆修辭決策預定于平日者也范文正自做

秀才便以天下爲己任及天章閣召問惶恐不能對退而上書辭之難也甚矣余以爲確論

又云古人不作寒暄書其有關繫時政及彼己情事然後爲書以通之蓋自是一篇文字非信手苟作者如樂毅復燕昭王楊惲報孫會宗太史公復任少卿李陵與蘇中郎千載之下讀其言反覆其意未嘗不爲之潸然出涕者傳之不朽良有以也下此魯連之射聊城已墜縱橫之咳唾鄒陽之上獄書不過幽憤之哀詞君子猶無取焉況其宅乎自晉以遷始尚小牘然不過代將命

之詞敘往復之事耳言既不文事無可紀而或以高賢見賞或以書翰爲珍非故傳之也今人連篇累牘半是頌德之諛言尺紙八行無非溫凊之俚語而災之梨棗欲以傳後其不知恥甚矣此論更確

又云少時讀書能記憶而苦于無用中年讀書知有用而患于遺忘故雖有著書一事不唯經自己手筆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披閱簡編遍及幽僻向所忽略今盡留心敗篋簡皆爲我用始知藏書有益而悔向來用功之蹉跎也

蔡忠惠拗洛陽橋神助非一事至今泉州人能言而公自爲記直言丈尺費金錢成數與年月時日首尾不及百字若在今日必有許多誇張之語

楊唯立守隨作許某誌銘兒鏡川書曰誌銘之言多溢美吾弟此作蓋眩于誌銘之言也後有覽者尚論其人難乎免于君子之誅矣

朱平涵先生小品云近日文字間有爲上官而作如考滿入覲賀壽送行連篇累牘有一人而至二三首者然套語諛辭若出一轍白沙先生一切謝絕卽劉東山爲

左伯郡太守求送行序文亦不肯應其言曰所不敢施于當道一嫌于上交一恐其難繼其識遠矣先生作潮州三利谿記盛言太守周鵬之功後知其妄悔之作詩云欲爲生平不可心孤燈挑盡幾沈吟文章信史知誰是且博人間潤筆金今有明知而故爲諛更有獻諛以湊妄彼此驩然不但潤筆且以乾沒者矣

又云錢潛菴先生學問識力極見推于許敬菴先生沒而許誌之最詳末云學論確爲孔門的派而陶鎔變化力亦有所未全故或剛而近于激或大而失于疏或處

家庭鄉黨有偏蔽不該洽之處先輩秉筆公直如此許先生固不可及而錢先生之賢益顯今之諛墓者豈非無善可稱故無病可見概以游詞塞責與

又云一達官遇王敬美曰尊兄文字佳天下畢竟何如漫應曰河下皁隸爾蓋謂隨便答應沒甚緊要關繫也余謂河下皁隸乃應付過客聽差使者此言極中弇州之病亦近代文人之通病文而至今日即無之可矣

董見龍應舉序元凱集陳勳云讀其所作如入清溪棹曉月兩山倒影蕩漾于舲楫之下而空明激射如近如遠其

清言瑩骨雅步繩趨不失尺寸斟酌于古今之間動中倫慮亦似其爲人此數語摹寫極肖而文士亦宜佩服斯言

孫文融序葉工部集云叔仁爲文於古則宗司馬子長于近世則絕重王允寧以爲昭代第一嘗告余云試讀鈐山集序彼時權相灼灼焰炙手也然允寧于辭止平許于相業略不一及且微刺讀此令諸公皆倒戈避矣

余因簡閱鈐山集序文十餘如蜩如螗讀至允寧便覺風恬波靜令人心開目明妙在無意行文而評隲允當絕無枝詞兼寓風刺而渾然不露時允寧官簡討而視權相不啻儕輩文固平平而其品可重也推爲第一不虛矣然豈徒以文論人哉

吾鄉楊太宰守阯序乃兄文懿公文述其遺命曰吾文宜精選凡有關于道德倫理者稍工則取之若止爲一人議論者非極工不取其溢美過情者雖工亦去之此可爲選文之法即以文人自命者亦應佩服自不輕于下筆也

湯義仍云我朝文字宋學士而止方遜志已弱李夢陽而下至瑯琊氣力强弱巨細不同等賡文耳從來無人敢如此說其識高出邇來文人數等矣又嘗答陸學博云文字誤死佞生須昏夜爲之想義仍不肯爲賡文也文章家若有高世之識寫自得之語便不必求工于字句之間

一見而了了于目一入目而了了于心一會心而了了于筆在詩謂之眞詩在文謂之眞文此之謂達此之謂才世之爲詩文者如村夫諱鄉談學官話情多不達而首又多舛方自矜其超于俗而不自知其陋也近來古

詩學漢魏近體學盛唐古文學秦漢大都似之如少陵之詩昌黎之文何嘗不脫胎于古人而各自名家絕無摹倣之跡蓋橫絕宇宙而無與爲對者也

記事者必提其要綱言者必鉤其玄此昌黎讀書法

昌黎上鄭餘守啟蓋辭命之最妙者脫胎于左國而不襲其隻字人自强項事本唐突而遜以出之曲折轉換令人意消

退之答劉正夫云或問爲文宜何師必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對曰

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對曰無難易雖其是爾此公作文之筌蹄也故自稱其文曰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其取法高其自信眞其自任重後來文人豈易窺其藩耶

又曰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又曰聖人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此皆公作文要訣也至公所云用功深者莫詳于答李翊一書有志于立言者最宜熟玩

又答侯繼云僕少好學問自五經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雖在其意義所歸至于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今不爲時所用將試學焉前之所舉固文人所同然求意義所歸則博學而說約者也所以用之不窮也至後之所舉非大儒不暇漢之鄭玄宋之晦翁皆兼而有之者也

太原王仲舒碑謂其文有古風至爲天子所思而刺婺州後觀察江西政績俱爲天下最其碑詞曰生人之治

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云云余謂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此名世語孔子以斯文自任豈但刪述六經已哉如有用我便爲東周一時之文也六經垂憲利濟無窮萬世之文也即昌黎極力于文章何嘗不思濟世其談經濟見于文章者皆綽綽可見施行文人云乎哉

商州刺史董溪乃丞相晉之子而公嘗爲晉幕官則淺

爲通家公誌其墓始極稱其賢謂父子間自爲知己然後來出仕攝糧料使唐書載溪與于皐謨坐贓數千緡勅貸死流溪封州行至潭州遣中使賜死權德輿傳亦載其事今誌之糧料吏有忿爭相牽告事及于公因徵下御史獄公不與吏辨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某年月日死湘中以平日受恩于乃父不得不稍爲之諱然云引伏受垢不云受誣則贓污可知云徙封州而死湘中尚在中途則賜死可知所謂微而顯春秋法也而猶被諛墓之譏若在今日作誌必力辨其誣而別設一

番話頭矣

古人誌墓總是欲存其姓名恐後被人發掘子孫得有稽考非欲誇詡于人故昌黎作誌有止紀世系生卒子孫姓名今已盡失其初意矣

昌黎誌墓變幻百端至盧丞墓誌銘張法曹墓碣銘尤異雖不可學然閱之可以極文之變

毛穎傳作祖自我所以爲奇鹿門稱其似太史公何必道耶

陳雅室石史法云每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義或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篇文體既已了然後採摘人事可爲何用奇辭妙語可佐筆端者紀之若于此數者只作一事工夫恐未盡善耳

昭明文選不收蘭亭記謂因天朗氣清似秋絲竹管絃語複爲嫌非也昭明文專取華藻而此記直寫胸臆乃眞文章也固非昭明所賞識故朱子亦鄙薄文選爲文之衰古人不蓄文選其亦有見于此耶

陳壽進諸葛氏集表云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

四篇篇名如右然篇名不載而張敬夫傳亦云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晉書作佐郎陳壽定著亮文集凡二十四篇問府作牧權制計算南征北出綜覈訓厲貴和傳運軍令法簡兵要等皆名篇之目而目亦不全想宋時尚有諸書今何以俱不令傳傳則全書必收之矣孔明干古異人片楮隻字自當珍如鳳毛而竟不全可惜也亦可怪也今全書所收心書新書皆贋爲之者不足觀也

朱平涵先生小品云浙之文章莫替于宋都被四川江

西奪去至國朝金處諸公開先王新建大振此外如鄭
潛泉茅鹿門王敬所唐一菴張甬川許雲邨徐子與蔡
白石吳泉亭田汝成徐文長或以理學或以詩文皆號
成家近日余漢城孫月峰亦錚錚獨工又如馮具區文
集儘簡質可讀屠緯眞天才駿發法度不足人目斐微
久嚼少味至如于忠肅胡端敏之奏議雖不以文名而
大手筆大議論足蓋天下矣潛泉之史筆何減孟堅鹿
門之敘事庶幾龍門余嘗執此說爲人所笑要之後世
必有能詳之者

又云敘事文雖細碎極要照顧如賊得王人脅之必曰
事我富貴可得而唐書張興傳作史思明論曰將軍壯
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屈節二字豈像思明口中語耶景
文之病大都如此余謂此雖小疵文人易犯不可不知
在杭云文章窮而後工非窮之能工也窮則門庭冷落
無車塵馬足之嬲事務簡約無簿書酬應之繁親友斷
絕無徵逐游宴之苦生計蓋澀無求田問舍之勞終日
閉門兀坐與書爲伍欲其不工不可得矣不特此也貧
文勝富賤文勝貴冷曹之文勝于要津失路之文勝于
登第不過以本領省心計閒耳然在杭所得益者在于
冷曹至余之得益又在失路蓋詩文之病莫甚于應酬
名位卑微求者不至故得專精而前四者亦不求而至
矣
于景素與吳安節書云近查得林次崖爲蔡虛齋門人
曾作易經蒙引序弟可弁其師則甥弁其舅似無大礙
也余嘗選刻外舅吉甫先生鳴皐集而僭弁其首錄此
解嘲
公孫龍指物論一篇凡二百六十九字中間用四十九

指字乃知昌黎送東野序用鳴字有所本也
今詩人滿天下而識詩訣者少訣惡乎在夫子所云一
言以蔽者正授人以詩訣而人不知也思苟無邪則子
爲眞孝臣爲眞忠喜怒哀樂必無妄發而發之于詩理
趣益溢卽眼前山光水色鳥韻花香皆爲理趣之助而
愈玩愈佳故老杜詩極多忠君愛國語而人不厭發自
眞心也後人無其心而倣效其語人遂厭之而近有好
新異者以談及君國爲戒猶之懲噎廢食可笑也
鄭所南云詩之法祖于三百篇下逮曹子建陶淵明輩

詩之律宗于盛唐主以杜兼之李次以孟浩然高適王維輩要在漱詩書之潤益其靈根歲月至才華吐爲天芬其體製欲溫柔敦厚雅潔瀏亮意新語健興趣高遠追淳古之風歸于性情之正毋爲時之所奪焉

楚辭云光風轉蕙氛崇蘭兮蘭蕙之盛者晴日之下燁燁有光微風動搖光尤激灩然則光生于蘭蕙而今屬之光此詞人下語之妙今無因而稱光風又倒爲風光便不通矣風何光之有

于鱗最爲一時膾炙者七言律其評唐人云王維李頎頗臻其妙而不滿于少陵以爲頎焉自放至其自作全是步趨少陵然唐人皆縛于律即以太白之豪畏其拘束不敢多作獨少陵之作最多而窮工極變無一複語于鱗詩讀至十餘首天地風塵百年萬里屢出可厭蓋止學少陵感慨悲壯一種且守而不化者也

唐宣宗與李藩論應舉詩疑重用字者因舉錢起湘靈鼓瑟詩內有楚客不堪聽曲終人不見二不字相貫此排律也尚以重字爲疑乃有近體多重字或失簡點終屬小疵

劉夢得賦九日詩以五經無糕字竟不敢用此見唐人作詩用字之法蓋詩之用字宜典但糕字原見周禮糗餌註而劉不知故宋子京譏之今有作詩而俗談諺語盡入篇中奚可哉

李長吉傳稱其未嘗得題然後爲詩此亦詩家一訣古之名家往往如此即李杜除酬贈即景詠物之外大都皆先有詩而後綴以題今人必先有題目如秀才作制義止發揮題目而去性情遠矣

長吉長使小奚奴背破錦囊隨行遇有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蓋專搜剔天地間人不曾道不能道之語此又越于性情而事冥搜固造物之所忌也撫年豈以是乎

古人詩有對法錯綜而讀之不覺其參差如裙拖六幅瀟湘水鬢綰巫山一段雲紫駝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盤行細鱗句法最妙

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二句皆頂矯首遐觀來兩翰一意轉換呼應文法最妙杜詩蟄龍三冬臥老鶴萬里心同一文法

胡元瑞論七言律自開元便到嘉靖間未必然徐興公謂七言律最盛于我朝似爲近之然于我朝覓一老杜斷不可得則謂之盛可也謂之最盛不可嘻律詩之盛也正古詩之衰也

韓昌黎集其門人李漢所編者其編詩止有古律兩類古詩則五七言古風與今同也其律詩則五七言絕句排律皆編入焉排律不必言即五七言絕句唐時亦謂之律矣豈即所云絕句截律詩前後中之說耶

今人歌行鮮有作五言者古人多有之如太白南都行

江夏行清溪行勸將軍歌又秋浦歌十七首有十句者八句六句者皆五言而內十四首皆絕句也少陵有彭衙行義鶻行皆五言歌則無之而李長吉有還自會稽歌感興歌河陽歌唐姬飲酒歌有傷心行古悠悠行勉愛行皆五言勉愛行三首而一則絕句也至七言絕句歌行古人最多至少陵貧交行用仄韻止四句內用君不見又他人所未有者

劉伯川泰和人平居不與俗人接然善觀人邑人楊士奇年十四五時與陳孟潔謁伯川村中二子皆其故人子留款特厚一日雪霽酒酣伯川命各賦詩言志孟潔賦云十年勤苦事雞窗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賦即景詩云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一看耶又曰不失一風流進士顧士奇笑曰寒士寒士鼎鼐器也又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有爲子其勉之惜予不及見也後孟潔果登進士爲庶吉士而卒士奇官至少師余謂陳詩淡蕩楊詩何等蘊藉若無意于功名者聖門言志而獨與曾點意亦如此閱此二詩不但可以辨人品併可悟作詩之法

呂翁祠在邯鄲縣北黃粱店李長沙詩云舉世空中夢一場功名無地不黃粱憑君莫向癡人說說與癡人夢轉長端溪王崇慶詩云曾聞世有盧生夢只恐人傳夢未眞一笑乾坤終有歇呂翁亦是夢中人二詩一順題一翻案俱稱妙絕如香象渡河徹底截流他人無復下手處矣

朱子嘗戒人作詩而朱不廢詩詩未嘗不工詩即學也

白沙亦然陽明亦然即靖節亦然蓋發自性情而非矜奇鬬巧故無妨于學也亦有詩人原非道學而偶得傳語默與道會而不自知其所至者其性情不俗也

杜牧詩四百年炎漢三十代崇周賈島詩一千尋樹直三十六峰寒皆唐人句法之新異者孟郊弔盧殷詩古風落句云磨一片嵌巖書千古光輝謂昌黎誌其墓也句法尤異

子美善詠馬亦善詠鷹皆借以寫其用世之志與經世之略鷹詩云一生自獵知無敵百戰爭能恥下韝具見

英雄本色當時如郭如李若假之權而不掣其肘何憂乎安史而亦無藩鎮之橫矣

若以世俗之矩矱語詩則少陵亦有在繩尺之外者然鉤深擷奇窮變極化刻畫幽渺攫拏龍螭如入武庫五兵縱橫如探海屋萬寶璀璨固辭擅百代之雄也蓋祖漢魏軼六朝包四唐孕宋元無不入其範圍所以謂之大家而後人必不能至也蘇長公差步後塵然少陵於性情近長公遠則少陵用意長公騁才詩之所貴在有才而不用其才也

不讀杜詩不極詩之變雖有利鈍當自辨之學其利毋學其鈍可也昔人選唐人詩而不及杜亦有見選詩不免局于一家王遵巖概以品唐詩者品杜而一有不合盡從抹殺不知看大家詩當另具隻眼也

註杜詩牽合傅會謂必有為而發固非山谷謂全出無意亦非也詩有賦比興果如山谷之論不關一比耶凡杜之詠物詩皆比也

今無論能詩不能詩開口譏薄宋人宋人安可輕也宋有步趨唐人者可以分路揚鑣有自操杼軸者可以開

山作祖干鱗刪詩屏去宋元吾不能不為稱屈蓋局于所見而不圓也

杜牧序李長吉詩尊之至矣乃云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詩何嘗不貴理但以渾融不露意在辭外為佳耳寧失諸理殆非通論

作詩者情景相發不可放過情景相乖不必强做强做必不佳

青蓮有志復古故七言律最少少陵七言律在盛唐諸公中為最多能于規矩繩墨中錯以古調如生龍活虎

捨棄刪94版　11A

不可把捉自可雄視百代卽太白不能及也況于鱗翼乎而譏其頹焉自放此可與立未可與權者也今人大都落王維李頎窠臼中使王李作至數百篇觀者不能不厭況優孟王李者乎

古來選詩者最多其佳者前則品彙今則詩歸初學可閱之以爲準矩獲旣定須遍覓古人全集兼收而獨詣然後可以名家蓋詩一經選雖人有千家卷盈千帙總是一家言耳安能極詩之變唐人以詩取士故無不攻詩竭一生精力千奇萬怪何所不有自品彙正聲盛行

而爲所囿者多矣詩歸又選詩變局然終不能該

余平生不喜作應酬詩如慶賀送行之類鋪張詩如新柳落花等題賦至數十首之類摹擬詩如四言古樂府之類以情景不湊合而撰胸中所未有之語也蓋詩所自來不外情景或觸景生情或緣情寫景皆寫隱衷孤抱之情何必投人之好描畫眼前自有之景何取冥搜之奇此余自謂得詩之趣者也得其趣斯得其益岑寂非是不娛阮窮非是不遣苑結非是不豁冤憤非是不平杜詩云陶冶性靈須底物此皆實

歷語也鍾嶸有言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于詩已先道之矣

昌黎之南山韻賦爲詩少陵之北征韻記爲詩體不相蒙孫莘老王平甫相提而爭優劣固非至斷定于山谷之評亦未是也南山琢鏤刻畫詰屈聱牙自剏爲體傑出古今然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固不易學亦不必學總之未脫文人氣習也北征故是雅調古來詞人亦或有之卽韓之赴江陵寄三學士作亦同此體踵其後塵者也

劉禹錫稱平淮西詩云州中喔喔晨雞鳴譙樓鼓角聲和平以爲盡李愬之美又曰始知元和二十載四海重見昇平年以爲盡憲宗之美隱居詩話云吾不知此句爲何等語謂論詩大謬王勉夫曰詞人意到自有所喜禹錫之意隱居自不解耳余謂詩貴平穩亦貴涵蓄使人想像而得之于字句之外政不必以粧點淩厲爲奇也

山谷云詩意無窮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能盡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

換骨法規模其意而易其容謂之奪胎法余謂換骨奪胎不離于竊巧則騙人拙則敗露高人偶合原非襲也

請箴以一語丈夫自有沖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

在杭論書云書各須藉人品人品既高則其餘技自因附以不朽此論得其本領

又云作字結構體勢原以取態雖長史奔放駭逸要其神氣生動疎密得宜非頹然自放者也卽旭素傳授莫不皆然今之學草者須識粗中有細疎中有密自不敢輕易效顰矣余因此得草聖之解聖人旁行而不流效其用筆之法從何起構作何結煞體勢法度一一身處其地而彷彿如見之如此既久方可下筆下筆之時亦便勿求酷似且須汎濫容與且合且離神遊意會久而習之得其大概下似有脫

世道兼治術

智愚賢不肖天之所稟古今一也古之愚者必讓智智有等差智復讓智而天下之大智出矣不肖者必讓賢

賢有等差賢復讓賢而天下之大賢出矣所以三德六德九德若權衡之不爽而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智愚賢不肖各安其分各止其所而天下治也今之愚化而爲詐矣今之不肖變而爲奸矣逞其奸詐自謂賢智而眞賢智者則妬之擠之俾不得行其志矣賢智既詘而愚不肖攘臂于世天下何繇治乎

民猶水也分之弱合之强水之分也可以沃焦釜可以滌廁牏及其合也千尺之隄弗能禦萬人之聲弗能回今國家多事國用不敷既已加派于民而官日貪衙蠹害尚忍言哉

在杭云古人五十服官六十懸車其間用世才十年耳夫以十年之久而欲任天下事敭歷諸艱無乃太驟乎噫古之人論定而後官之非官而後擇也隨才設官終于其職無序遷例轉也夫人各舉其職官各得其人寸年之間治定而功成矣今之仕者議論繁多毀譽互起循資升降既不勝其患得患失之心任意雌黃又難當夫吠形吠聲之口歷官半世而尺寸未聞立身累朝而

夷跖不定是用世之具與官人之術兩失之也是矣然亦未流之弊也國家取士首試經書欲其明禮義次以論試其識見以表試其學問以判試其官才又次以策試其經濟士果脩此豈乏用世之具乃上以實求而下以虛應既而上求之以虛而下又安能反之于實是幼所學與壯所行全不相蒙原無用世之具安所用其官人之術而天下迄無善治矣

又云今之仕者寧得罪于朝廷無得罪于官長寧得罪于官長無得罪于小民無得罪于巨室得罪朝廷者竟盜批鱗之名得

罪小民者可使彌縫之術唯官長巨室朝忤旨而夕報罷矣此語切中時弊總之公論淆而世風薄也然有特立之士百鍊之剛周身無關官長巨室其奈我何

又云進賢退不肖均也論其等分則進賢宜多于退不肖如人養生進粱肉之時多而下藥石之時少也今之薦賢者則謂之市恩謂之植黨即不然亦以爲循故事塞人望而已至于攻訐醜詆不遺餘力穢行俚言纍纍滿紙初若令人怒髮衝冠不可忍耐久亦習以爲常矣不但言人者輩笑都不由中而被其言者亦怙不以介意矣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臣子比肩立朝而令尋常得恣口汙衊之其究也使人頑不知恥而砥礪之道喪矣且也人不復以指摘爲羞則言者愈輕言者愈輕則聽者愈無所適從而大貪巨駔潛其中不復能辨矣爲國家慮者不得不爲之三歎也

又云居家而道學者大盜之藪也居官而建言者大奸之託也極中時病

又云亂世之奸雄其才必足以自文貪得之鄙夫其術必足以自固故干紀濟惡者皆世所謂才士也吮癰舐

痔者皆世所稱善人也

從來仕宦法網之密無如本朝者上自宰輔下至驛遞巡宰莫不以虛文相酬應而京官猶可外吏則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過已往之舊牘歷年之成規不敢分毫踰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責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應則上之胥曹又乘其隙而繩以法矣故郡縣之吏胥旰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職此之故也余謂亦視其人自立否耳果能潔己愛民所欲行

者十猶可得五六上有賢監司與之同志十可得七八若不留意政事則胥曹操其權矣此不得盡委之法網也

又云上官涖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諭謂之通行大率胥曹剿襲舊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至于參謁有禁餽送有禁關節有禁私訐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華靡有禁左右人役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上焉者何以表率庶職而下焉者何以令庶民也此言切中上司之弊賢者不然但

賢者少余嘗爲縣官七載各縣同官相會動以上司檄取預徵紙贖爲苦獨余以不見及爲幸及余罷官有譚其故云預徵紙贖必不取之廉官然則屬官之廉貪上官何嘗不洞知然不取紙贖者未必以廉喜而取紙贖者必不以貪敗是以公論淆而民受其弊也若上官賢則州縣之貪者必少矣

又云爲令者有八難勤瘁盡職上不及知而禮節一疎動取罪戾一也百姓見德上未必聞而當道一怒勢難挽回二也醇醇悶悶見爲無奇而邪駔蜚語據以爲實三也凋劇之地以政拙招尤荒僻之鄉以疎逃見棄四也上官所喜多見忌于朋儕小民所天每見仇于蠹役五也繭絲不前則責成稆至苞苴不入則讒莠萃傍來六也宦成易怠百里半于九十課最易盈銜檄伏于康莊七也剔奸釐弊難調駔儈之口杜門絕謁不厭巨室之心八也余謂八難誠令之所苦他官未必至是然能以清正自持則難去其半矣再能以義命自安則難不足慮矣若能以實心行實政則膏澤下于民唯令爲便也不可不勉也

宋丘濟字道源仁宗時人喜作詩譏嘲時事嘲執政云衙院中書多出入不論功績便高遷金銀一似佛世界動便三千與大千又有詩云三聖艱難平九有纔當陛下守宗祧太平日久還知否官濫民窮士卒驕宋至仁宗最爲盛世而貨賄公行陵夷有象蓋盛之極即衰之始此泰之所以訓馮河而豐之所以戒日中也

張士榮苑洛外孫年十七從至京嘗論致太平之道曰今之舉子業與前代不同經書傳註皆祖宗之制律例者國之成憲今爲文不詳傳註治獄不依律例祖宗制

度逕越如此況望其學古議事欲致太平必先正此二者蓋致天下之治在郡縣而他日爲吏皆庠序之士也士榮少年有此遠識爲士而背違傳註必爲令而弁髦功令至今日而決裂甚矣天下所以日趨于亂也然遵駁傳註作俑于陽明律以夫子之從周余不能無遺憾云

人有恆言官清民樂余謂不貪取清之細者蓋政有條理無混雜之謂清而最易溷我莫如胥吏吏卒此輩所以能溷我起于行政無條理如賞罰無章則或爲惠于

法內作威于法外遲速無節則有下急而故緩之下緩而故急之出納無準則有取之而下苦焚林予之而下無果腹于是利歸狐鼠而害及閭閻雖一介不取而民未必樂也

孔融棄市七歲女九歲男俱被收女謂兄曰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自願延頸就戮神色不變余謂東漢尚名節風教所漸及于幼女士之臨難固不可貽羞于此女而制治者重名教培氣節誠要務也

王勉夫云漢侍中雖比二千石其職甚微分掌乘輿服物下至持褻器虎子武帝以孔安國儒者特聽掌御座唾壺當時榮之故舊儀謂侍中執虎子余謂漢時左右奔走皆用士人此猶三代之遺所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君臣間情意相通不異朋友而賢者居之陳善納誨時有補益後世易以中常侍而宦官宮妾供其職以致君臣間禮節繁多形迹拘閡情好隔絕在上名爲重士而不敢褻用之而在下名爲自重而不得親其主奉交不可期于世矣

人心之不死者是與非也是非明則天下治不明則亂

然天下雖亂是非不明于上而猶明于下故夫子論毀譽而取徵于斯民又云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庶人之議公議也天下無道而公議不泯也余觀今日有大謬不然者爲官不貪官罷而貧不謂清廉而笑其拙也爲官而執法不徇執禮不媚不謂端方而訾其傲也有才而試不售有理而訟不勝不議有司不公不明而曰莫爲先容也蓋以潤囊橐行苞苴聽囑託爲仕宦當然事而清貞自守爲世界必不可容之物人心世道至此吾不知其所終矣

天下之治亂而謂之有道無道故自可思道無日不流行于天下而有之無之在人天下治人皆知有道賢者遵行之即不肖者亦慕之畏之而弗敢悖天下亂人遂不知有道不肖者固明叛之即賢者亦潛脩之諱言之而不敢露天下有道而君子以道應之如持燈向燭其光一也故道可行而見無道而君子以道投之如紉蘭而入鮑肆其氣殊也故道不行而隱至發揮斯道者老儒之功居多李禿翁動姍道學其害世不小吾故痛恨之謂當與少正卯同誅也

儒者之道常拘方而少通施之或不適于用然存之足以扶世教而遏民邪近以迂腐厭之而李卓吾以道學先生爲姍笑之具無識者又從旁和之余謂儒皆談道而所談之道皆高曾之規矩也士之用萬變而不得離道匠之巧百出而不得離規矩今人姍笑道學猶匠棄規矩驅一世而爲無道之天下宜其機變紛起而日趨于亂也少陵行次昭陵詩云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公以半老儒狀太平景象吾有味乎其言

在杭云事功之離學術自秦始也急功利而焚詩書學術之離事功自宋始也務虛言而廢實用故秦雖霸而速亡功利之害也宋雖治而不振虛言之害也其言近似然事功離學術則學術離事功矣而分屬秦宋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使程朱二大儒得行其志豈無補于世而以虛言訾之則流俗之見也果爾則孟子談王道于齊梁獨非虛言哉

又云三代而下只得救時之相爲上策何者主非神聖人非結繩與其高談性命而無益于用不如救偏補弊隨事幹蠱爲有實效也如張良當楚漢之際孔明輔偏

安之國李泌立革命之朝司馬光處變革之日其所經畫設施亦不過視其所急而先之故卒能反亂爲治功成事舉使四君子者處三代之盛時豈不能陳王道興禮樂哉而不盡用其所長者其時勢非也余謂此誠識時務之論夫子大管仲之功正以其能救時也

小品述陸吶齋語云大道爲公四字今不可見亦不可行矣唯有小匡二字儘可做得假如今各市鎮中必有魁猾領袖無賴子開賭博張騙局僧道念佛則挨入司香火社節出會則奮身賺金錢甚至販鹽窩鹽興訛造

言無所不至黠者又結衣冠人爲助把柄在手頭緒甚多流棍與說之人因而附麗顯爲民害暗釀亂端苦有司官于此等人訪得的確指名捕至數其罪錮于獄從中時加操縱開以生路勿破其家勿牽累其妻子許以改過自新使之顚倒出入于吾股掌上而又未即輕釋則彼既有生望又內顧重自然震懾不生他計其黨亦且潛伏驚散每處將一二人弄到一二年然後度其罪之輕重方與發遣根雖未除焰自頓息地方便帖然有數年安靜總計前後五六年間一任官平平過去再無

意外之儆而良民享福亦如之非小匡而何

涉世

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光武涉世之至言忠臣不私履正奉公任延砥世之正論先正合而言之曰盡心職業所以求知也兩者可並行不悖矣雖然必兩賢相遇斯臭味相投而不可必也姑舍是而談上官如歲時餽遺禮不容廢自當隨俗而上官之收任多任寡不致麾卻此用下敬上交際之常餽者匪以求媚而受者不以見德至于求知有職業在不相礙也此易事也有一等人屬官有餽不收之于堂而收之于室卻之昭昭而入之冥冥外標廉名而中藏貪黩使巧媚者私鑽穴隙而端方者羞效穿窬于是敗鼓之皮收作籠中之藥名琴之材殘爲爨下之薪事之實難非關不善而冀保身全名無繇矣

馬之于圉亦懷之亦畏之所以懷之者秣也所以畏之者策也長民者名之以牧道可知矣牧之也而圉之不如宜斯民也而馬之不如也

上山則憊下山則快以下山之快償上山之憊不如平

地之安也曝日則熱浴水則涼以浴水之涼解曝日之熱不如就陰之爽也

官急于宦成是從做官起見者也若從做人起見雖毫猶儆況宦成乎做官乃做人中一事宦事有終人事未終焉得怠

人知闇然媚世之爲鄉愿不知矯情絕物之爲鄉愿蓋人情好奇好詭而迎合之以取名猶然媚世之心也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二者皆天也此不但古今之變即以近事徵之

亦然國家以文取士百年以前出場後觀其文某中某不中某前某後大都不爽近來士無一定之文試士者無一定之目或中才而僥倖或高才而棄遺于是賢儒阨窮闒茸尊顯不得不俯躬而受其役不可謂非天也蓋天有治命有亂命雖亂命亦不能違故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官有清而藏拙亦有能而蓋貪故吏必兼有廉能而後循也

居身最受用是寡欲欲寡則雖無人世之樂卻無人世之憂無憂而吾身始逍遙矣處世最便宜是去驕驕去則縱不受人之憐終不招人之惡無惡而游世無齟齬矣

有得必有失無失卽得矣中庸所謂無入不自得也猶有香必有臭無臭卽香矣佛書所謂清淨自然香也

薛文清先生爲太理時王振以同鄉而不往見憾之因辯釋一婦人冤臺臣希振旨劾其受賕鬻獄而廷鞫置之死法文清何等人品時人稱薛夫子而黯黮至此天下何嘗有是非而小人何嘗畏公論哉余牧浩受誣冤憤莫控閱文清事不覺灑然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皇帝王一道也世運不同耳王降而霸道始異矣今去霸千餘年而乾坤其以霸終耶余謂霸降而盜矣戰國至秦皆盜也漢唐宋之季誤國者皆盜也余在閩時各縣僚友相會有爲說曰今之仕者天理兩字人須別置一邊余甚駭之天理既滅非盜而何然非虛言也今講公事而行私囑操王法而徇私請吏部之掣籤試官之彌封法存而實亡有司繩民以法而身不受繩于法始猶諱之今以爲固然則盜已充斥于世矣去亂之日不久矣霸假仁義仁義猶在也宜以爲功之首也而又以爲罪之魁謂仁義一假而盜萌于此也

草木當酷日中葉都燥卷旦趨而蔫傷如故無礙于花實其有庇在宇下牆邊不見天日者非不鮮嫩而見日卽萎華實俱廢因知愛身者不可太護惜護惜過則疾疢易侵多致夭折養身者不可縱嬌逸嬌逸則筋骨脆軟不任驅馳養嬰兒亦然

官清則五分才有十分用且有十分恩惠及民官不清

則十分才止有五分用然有十分之害及民矣

古人云英雄回首即神仙又云退一步行安樂法二語相似而用之者不同英雄必好進不進不成英雄功成身退即神仙矣退一步行爲中人言之缺陷世界必無圓滿之理人求滿足故終身在苦海中隨其所至自退一步留此餘地終身受用不盡何等安樂耶

余老而家居每著舊履不甚敝不棄也或笑余慳慳者儉之別名也慳何足笑然意不在此桑維翰言爲宰相如著新鞵襪外觀甚好自家甚不快活余著舊履亦取快活之一端也履前半截屬新後半截屬舊今用觀美之一截而捐快活之一截非失算乎凡事有務觀美者皆不異新鞋襪者梵志翻著襪偈云寧可刺人眼不可隱我腳此言可以喻大

余不登甲初以爲欠事今罷官歸田而深以爲幸也余本農家讀書遊庠爲窮儒乙科入仕又爲窮官歸而還我窮儒不知官之窮也高之得附縉紳之後而卑之不失農桑之利如措趾于地有力可行力倦可坐又如用兵可以進戰可以退守以此貽之子孫遠勝滿籯之金也登甲科者其安富尊榮固百倍于我此如駕飈車行空中子孫能長飈而不墜乎今固百戰百勝至于孫而不勝何能守而不敗乎余獨悟得此中之趣而世人有同此解者否

有勢力之家凡無勢力人所不能爲不敢爲者一概不爲是即所以爲子孫長久之計者也

立志高遠而範其躬于規矩法度之中處世謙和而砥其操于青雲白雪之上此名教中樂地也

就下非水性而欲平則水之性也水之欲平甚急故終日滔滔而不止聖人欲天下之平也亦然故終身汲汲而不止

程子曰權只是經也此獨得之見然古人將經權並舉則反經合道之說未可盡非而旁行不流則權之正解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則反經之的證也三代而下可與權者如子房不踐鴻溝之約孔明勸先主取荆州不諫止取劉璋梁公立女主之朝與二張飲博而皆用以成功宋儒非之則宋之讎不其戴而累舉累蹶不可盡委之于數也差强人意者程明道謂新法之害吾黨有

過堯夫見投劾于新法則曰賢者所當盡力之時其識高人一等臨事必當有濟此庶幾能權而人莫能用也其今之人耶吾不屑傲其古之人耶吾不敢傲吾以是恂恂然循牆而走也閉門而不出也具眼者謂之無傲可謂之最傲亦可

臨民貴寬而御左右寧過嚴以此之嚴成彼之寬行政尚簡而稽課程勿厭煩以前之煩成後之簡

古之仕者主于行其志故隱者招之而洗耳投淵爲畸人矣至後世而始稱爲高節也今之仕者主于行其私故廉者旌之而懸魚留犢爲盛事矣若古人必譏其矯情也

凡事有盛必有衰盛處便是衰處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未開時吾有味乎其言

天地間有眞必有假無假則眞不足貴矣眞者少假者多眩假而失眞非也惡假而擯眞尤非也世人不出此兩途者鮮矣

京師嘲臺省官曰抹棹布謂以垢攻垢也嘲吏部官曰醃鴨蛋謂關防嚴密而暗入滋味也翰林官曰鷺鷥謂品似清高見魚即攫也所嘲不同總是愛錢而已文官愛錢則武官必將憎死天下何繇治哉

山民有鬻畚者剖竹而箝畚口入市先售他鬻畚者輩詬而罰之遂不復箝夫箝之于畚所增毫末而畚不速壞然而衆不許也故衆濁難清衆淫難貞未見速售之之利而詬者至矣噫

無忿疾於頑勿看得容易平日從性情上用力者始能之

步隲避亂江東與衛旌俱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隲與旌求食其地懼爲所侵其脩刺奉瓜以獻征羌方臥駐移時旌欲委去隲曰本所以來畏其强也含去欲以爲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隲旌牖外旌愈恥之隲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隲旌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隲致飽乃辭出旌怒曰何能忍此隲曰吾等貧賤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據其事與張耳勸陳餘受笞韓信俛出胯下同而味其言即君子素其位而無入不得者不但有量總緣有識隲仕孫吳薦

達屈滯救解患難多所濟益後爲丞相被服居處如諸生時然當窮約而器固已遠矣未必不于貧賤中得力也

太乙谷中石上有司馬温公題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實地則不危此豈爲登山言之蓋涉世之津梁也

文徵仲作詩畫有三戒一不爲闕宦作二不爲諸侯王作三不爲外夷作故當時處劉瑾宸濠之際而超然遠引二氏籍沒求其片紙隻字不可得可法也

俗吏俗人俗之所鄙也余謂俗不可厭俗亦不可吏而厭俗地方必有受其害者人而厭俗子孫必有受其誤者蓋所貴于脫俗者在心不在事若打掃此心清淨而淡于世利則其人必廉淡于貨利則其人必儉能廉能儉雖日在塵混中而去俗遠矣舍此而談清言課清事而自謂脫俗是指蛣蜣轉爲蘇合丸也

貧賤思富貴情也富貴亦有思貧賤時當夫變故相仍厭煩苦瘁思與漁樵爲侶亦情也故食藿者思肉食肉者亦思藿然藿食寡憂肉食多憂藿食者可以樂己之樂肉食者不免憂人之憂藿食而安于貧賤可爲漸達之鴻肉食而淫于富貴恐作高墉之隼故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其言有味也

昌黎與陸員外書云其事則小人之事而君子盡心之道也時員外與司貢士者相知故轉薦士至十人之多而以爲小人之事知當時私囑者不少公不避小人之跡而借以盡其好賢之心此其大過人者然亦恃有員外之相知也

天下之亂極矣然吾心不可使亂聖人于剝牀之爻所以致戒于蔑貞也孟子邪世不能亂亦謂其心耳即成仁取義亦作如是觀

歐陽公重廬陵人居官刻厲謹約數以職守忤權倖嘗曰先民有言君子全身遠害惟有不仕而已既爲官又避禍有是理乎然逆瑾柄國百官蒲伏其門而公不一往瑾亦不加害余謂此非倖免謹約乃護身之符

徐文貞督學于浙有二生爭貢譁于堂下公閱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遜貢譁于堂下公亦閱卷自若居頃之召而謂曰諸生未嘗閱教條乎進我也在教條裏頭作不

得主譜生但照教條行事而已由是爭者讓者皆息

謝在杭云仕小邑馭疲民居官者每鬱鬱不樂此正不必爾小邑易于見才疲民易于見德且不見可欲則心不亂可謂名言以此存心必爲循吏

又云處世須是耐煩而居官尤甚上自公卿下至守令但能耐煩便有識量著一急性者不得蓋事多在忙中錯也至于讀書交友當戶涉世無不皆然不唯涵養德性亦足占後來之造就況于居官舉動食息不得自由不如意事舉目皆是若以忿悁躁競之心處之惟有投

河赴海而已亦名言也

朱平涵云擇禍莫若輕古今人能言之未有能行者余下一轉語曰擇福莫若輕夫福爲禍根可不兢兢審所擇乎

又云自己杜門嫌人出路自己絕滴怪人添杯自己喫素惱人用葷自己謝事惡人居閒自己清廉罵人貪濁只是胸中欠大

又云古人只說三不惑不及氣字何居要見此字難去去了又做不得英雄直養之則爲浩然之氣

又云以石激水水更清以雪壓山山愈淨以火煉金金益精尋常體貼于激處壓處煉處不要胡亂討箇鎮心丸藥如達子倭子殺來力與之抗中國人定很于夷狄方寸靈明定勝于外感也

又云郭原平會稽人以孝義著稱常于縣南助人引船遇有鬬者爲吏所錄衆逃散惟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受罪義無一言左右大小咸救得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以後乃修民敬余之缺敬于官長久矣遇事安能免罰故凜凜自防不

得自越夫朱公起家翰苑官高望重絕跡公府上官自當加敬似非由衷之語茲述而錄之蓋以自警也絕足公門分義應爾安保上官不以我爲慢哉

陳元凱云東方朔戲萬乘若僚友嚴光加足帝腹李白醉見天子詩立成皆氣蓋一世惟無欲無求耳如有求焉不能行于一尉況萬乘乎

又云既以解弢壘袞爲天之遁民安能復從人間冠蓋寒暄禮數簡牘聞問俱從謝斷間或惠其好我枉用相存答其勤惓誠亦不能盡廢我必不先勒之山庭永服

斯戒

又云道莫善乎因事莫利乎因我之所值因而利之雖弗美竟之無弗美矣山農比常自觀覺于此有味略舉數端五十爲郎未合便休而疾病見攖因之以自免雖涓埃無效心事未了天實刑之其將若之何吾因得以離乎榮辱是非之場行而于于寢而安安古人好稱隱遁逸民吾竊其似此一也病在足其行蹣跚吾因以不出門爲皮小几坐而繙書或時就枕不知早晏游從還往一切謝罷而因以省輿馬之煩息磬折之勞蠲徵逐之費此二也又病消渴酒人將自焚吾因是以不宴客亦遂不釀歲省秫數十斛麴蘖稱是又省鷄豚脯醢旨蓄所以爲酒佐者經年不飲臟益清神益恬此三也家本儒也能歸既絕祿又無他生殖貧窶自其分吾因以爲儉禮可以裁省裁省之享祀用二簋米鹽薪蔬皆有程子孫疏食病夫閭日一肉而已在事舊知間致酒資以是稍不甚乏而因以少借貸絕請託求乞之事聊以過日終不爲子孫異時計心以益閒此四也頗好吟咏又愛弄翰墨而病忌思忌勞此事因廢頹焚硯塵側蠹

蠹蟲睡起飯罷隱几嗒然而已病亦時作時休不甚至劇此五也世希炎炎赴隆隆聞罷免病貧以爲不祥掩耳走耳山農數年于此彌自欣然故以爲因之道善也愚謂元凱之于因猶淺言之所謂退一步行安樂法也若深言之安土敦仁之道行所無事之智豈相遠哉

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其國不亡富不忘貧貴不忘賤其家不敗

知其不可而爲之正欲以人事挽回氣化是聖人本分內事孔明六出祁山亦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蓋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心力已竭而事不成功不立然後可謂之命也知幾之明保身之哲又當別論勿得參入

人既以身任事便當置身于利害禍福之外始能明目張膽直前而不可奪若胸中微有沾滯不免首鼠易于摧折總是認義命二字不眞

行已在清濁之間善用之則爲柳下惠不善用之則爲鄉原

謂聖賢不計利害非也必聖賢而後能計利害就孔孟論之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無以小害大賤害

貴此善計一身之利害也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後義先利不奪不饜仁不遺親義不後君此善計國家之利害也但衆人于利害見其末而聖賢見其本耳

或歎世態炎涼子謂炎涼由吾心生心無炎涼則抱關擊柝與王侯將相奚擇

老子云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卽吾儒之太極也太極分陰陽便有消長分五行便有生尅有消長生尅便有順逆有是非有好惡不

勝擾擾矣太極渾消長是非無之何是非好惡得挤其靈府乎今之涉世者見己之是見人之非是陰陽人也五行人也非太極人也吾人常思在太極中立腳則尤悔寡矣

先儒以孔子爲太極而春秋之作可謂無是非耶曰是爲維世設也子言無爭顏稱不校皆以太極自居也夫子身爲太極而運其四時之佐五行之吏以生成天下後世得志則行之賞罰否則行之筆削此太極之妙用也春秋作而三代之直道得所維也夫子有體有用老子濡弱謙退一于收斂有體無用此其異也

異端

堯以執中明道統而巢許以洗耳棄瓢爲高苟見有中道輒有異端而堯舜致揭于允執致惕于危微正爲此輩設防也自巢由爲倡而荷蕢沮溺皆其流派于是濫觴于藏史之清淨橫流于竺乾之空寂而遂與吾道相終始矣堯已逆知其至此

學佛者原從直截一路入後來其徒龐雜穿鑿附會開張市肆眞贋雜陳以誇其無所不有遂爲異學之淵藪

兼爲僞儒之窟穴其徒以爲佛教之盛而吾以爲佛教之衰

莊周聖人之徒也見世儒雖誦法孔子而拘攣淺陋不足當其一噱後讀老子道德之說而有悟知道德之旨卽聖人上一截聖人不曾明言故寓言問禮老聃以發明之所發明乃聖人默以引人而不欲明以告人者也莊亦知道德不得不散爲仁義禮樂而爲仁義禮樂不可失道德之意故雖極尊老聃止爲闡明聖學而發觀其論方術自有所悅而不滯于關老可見彼知道德之

上更自有源流頭在逆源之雖老子亦非至極而究言之唯孔子乃爲兼本末合上下而會其全莊蓋推之以爲宗觀其語意自見乃學孔子者皆逐末而遺其本守下而失上矣莊周意在矯世故直遡諸混沌之初而混沌則無形無名固非託宿之所而莊周亦非託宿于此也自蒙莊打破玄祕聖人上達之妙不免漏洩而竺乾氏引其餘緒而精之以自闢一門闖觀者遂謂其徒過于夫子若然則老莊固已過夫子矣何必雲門爲仰聾也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莊已自具供狀矣宋人言學

佛然後知儒余謂讀莊便可知佛

聖門亦有異端聖人之爐錘大故並歸于陶鑄而不能爲異異端亦有自得儒者之邊幅狹故不能收之于驪黃牝牡之外而益增其敵雖然父生子子各一心子又生孫孫各一意此自然之勢故儒者之門甚多歧說二氏之徒各有分壘聖人復起必合道術而一之耶

聖人主于覺世故所納寬賢者主于衛道故界限嚴聖人如開創之主威靈旁暢四夷原自向風故惟恐其不來賢者如守成之主政刑僅存而遠人漸已心攜故惟恐其內訌夫子于接輿荷蕢沮溺丈人汲汲引之而孟子不但楊墨即告子陳仲子闢之不遺餘力有以也

釋氏之徒曰權教此遁辭之巧妙者凡理有不通處輒以二字概之聖門亦有權教故曰循循善誘然又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則權不離立決非自相矛盾也釋氏書矛盾者多矣

治世而出世帝王也涉世而出世夫子也遺世而出世佛氏也作用異而出世同然佛氏之出世易而帝王賢聖之出世難帝王賢聖之出世隱而佛氏之出世顯今

以出世而賢佛氏于仲尼者皮相也以經世出世分儒佛壇論也經世而不出世則作用不神出世而不經世則體用不完或曰佛能經世乎曰佛能經世則與帝王夫子並矣佛原不主于經世而亦思濟世以輪迴地獄之說誘愚蒙者自一以明心見性之說引賢智解者萬一此佛之所濟也然而濟人不如誤人之多也則用佛者誤也

古來闢佛老者唯韓文公原道爲堂堂正正之師其送靈師詩有云齊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耕桑日失隸朝

署時遺賢韓之所憂世以此而所用以闢佛老亦以此至以心性之說溷入吾儒性命之學其病最爲難治亦難以口舌爭非卓然有以自信不能不爲所惑明道橫渠二先生之論朱子採入近思錄者破膏肓之病已得七八學者所宜細加理會也

磨不磷涅不緇聖人也惡磷而遠磨惡緇而遠涅釋氏也蓋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故其自名曰牟尼曰比丘又曰比丘尼夫子曰素王釋曰空王寓微意焉今學佛者妄自矜詡謂出聖人之上非佛祖意也誕也正佛祖所必訶也或謂牟尼生孔子之前安得先有是名余謂佛書妄足憑孔子中國大聖弟子如雲而生辰壽年至今未的中國世有史官而猶云文勝質書不可盡信況夷狄隔在數萬里外又踰數千年其書始入中國而猶可信乎恆星不見春秋紀異而佛乃傅會以爲生辰及考其年月俱不合路史辨之甚詳總不出傅奕所云漢譯胡書忽其假託一言蔽之矣安知牟尼非假託之名也

然則佛不必闢乎曰今之當闢有二而佛不與焉爲佛之徒固應避世遠引高舉保眞而遨遊公卿矜名殖利纏溺情欲不能割遣而徒以出世之說簧鼓愚俗腳跟不定者靡然從之世風淪倒聖道榛蕪此吾道戶外之戈當與寇盜夷蠻並驅者也爲聖人之徒其倫子臣弟友其性仁義禮智其事家國天下即此是道修此之謂修道而捐自有之家寶希教外之別傳身在世網心馳空寂異學方熾又抱薪焉此吾道室中之戈當與亂臣賊子同誅者也闢此二者則儒佛不相愿不但不爲吾道害而且爲吾道助矣

楊墨學仁義而差者孟子直窮其流弊而曰無父無君使人早知其無父無君雖三尺童子不爲所惑矣佛氏明以無父無君之教而學士大夫甘心從之身不離君父之前而棄業于無父無君之教如人其身牛其首如之何其可也

世俗最有可笑者佛幻妄其身而從之祈壽佛不娶出家而從之乞子佛割人倫遺事物以求空猶而壁九年而凡夫戀妻子纏世網欲安坐穩臥而成佛佛如有靈必付之一笑

仲尼樹五穀以養人者也佛老爲藥餌以救人者也五穀不可一日缺而藥餌亦時有所濟者乘其病也病有不同而用藥亦異有用參苓者有用枳朮者甚有用烏附者取其能愈病而已佛教雖非粱肉豈遂比于烏附哉顏魯公趙閱道富鄭公劉元城輩人品卓絕而皆弃走于竺乾之門皆自治其病而有所用之也蓋備而用佛非用于佛者也稗史載閱道不能斷慾至懸尊人之像于牀烏知其佞佛者不借以爲窒慾之方哉然誤人則已甚矣

明道先生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答云千七百人明道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朝聞道夕死可矣臨死須尋一尺布裹頭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然不可謂彼教中便無達者韓文公論佛骨貶潮州浮屠歡抃簡師不憚蛇山鱷水萬里之遙徒步往訪之彼必眞見韓公所論之是耳又黃氏日抄記一明州僧嘗曰農家有百錢斗粟之贏必藏之與僧乃已民安得不貧故其住山不營土木不遺其徒出句疏曰吾不忍助民蠹也又道家劉玉眞語錄或問周程張朱諸儒先力排虛寂之教何也先生曰彼皆天人也皆自仙佛中來以公心爲道故于儒中救世偏弊耳大概三家之學皆闕不得但二氏之教過盛則于綱常之道未免有傷如乘舟偏重則移身以正之始可行道亦猶是也又曰諸儒語言文字中止塞遏抑之詞隱然世道之福二氏之福時人不覺耳此三人可謂彼教中達者矣

脫離僧家美名也俗以相詬而僧亦甚諱之可笑生人之初顓蒙渾朴禽獸何殊聖人出而教以人倫謂之五常常者天下萬世不易之道也宇宙之所由清寧以是

然而人之終身黏帶纏縛亦以是爲兒孫作馬牛則黏帶于父子矣仕則慕君黏帶于君臣矣有妻慕妻子黏帶于妻子矣原隰之求雝不反兵切切偲偲刊黏帶于兄弟朋友矣五者之中妻子尤甚而溺于功名富貴則君臣最深故佛氏之教既厭其平常又苦其纏縛欲起而脫離之首在出家不婚不娶以斷情慾而削髮披緇以示不臣既已出家亦無父子亦無兄弟而其所謂朋友不過二三烏合以爲法侶亦非情愛之不可解者總之斬盡情緣絕無黏帶謂之脫離而始得超然于輪迴

之外然生龜脫筒終是難忍而返之心性終覺不安謂之明心見性可乎聖人不絕人倫而亦無黏帶所以謂之中庸而不可能也

五行不過相生相尅而星命家以我生爲食神地理家以我生爲洩氣吾想佛家言無生亦此意也生則彼食我而我氣洩我生子子復生孫生者日來而去者日滅不生則不滅二氏之不婚娶不但割情愛亦恐其洩我之氣也故二氏有死于此而生于彼投胎奪舍謂之了生死謂之脫輪迴猶木截其標復蘖于根自有此理然

謂之自私自利則誠確論矣

儒釋謂之同不可然學者且不必辨其異第能自信吾之所是則其異者不辨而自明矣乃其同亦有之儒釋皆言脩脩猶病而治之也先聖都是因病立方按病用藥期于愈病而止聖人只用王道藥釋氏多用霸道藥非故異其方亦緣症有輕重症萬變藥亦萬變聖賢代興方已備矣在人識己之病擇而取之耳藥期于對症用儒有益用佛亦無損也繇此悟入儒釋之同處可知至其立教之儒不必强而一之亦不必合而繩之也後來講學者工于說方而拙于下藥豈但不能愈人之病而己之病未知果能去否夫子憂學之不講正恐方不對症而急欲與人商量今人不按病而說方此講學之益所以少也

二氏以坐化爲奇按後山叢談云廬州有坐化貓峽中有坐化胡孫李公擇家有坐化蛇而柘皐又有立化雀盛夏極暑經月不壞此又何脩而得此天地大矣何所不有不有而有是之爲怪聖人不語而二氏之徒借以惑人

二氏之學總是賢知之過造其極似有過于聖賢者聖賢非不能爲而能不爲此君子之中庸而不可能者也釋家語云憑君繡出鴛鴦看莫把金鍼度與人非祕也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也聖人亦有是言恐其反誤人耳得其人未有不傳者也

謝上蔡見伊川問其所得謝對以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有此理賢卻發得早在又用工二十年不敢說何思何慮嘗云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煆煉人說了卻道恰好著工夫也愚謂于

此可得儒釋之辨當下即是擬議即乖此何思何慮之說也儒者或以徑捷而從之不知聖學原無徑理亦何嘗廢思

釋氏謂無缺陷不成世界故自處于世間最缺陷處則天損人損皆不能侵矣所謂湯鍋中避暑也此其出家本指此謂極樂世界

龐蘊全家學佛所云男不婚女不嫁一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人皆豔稱之可笑也蘊將化女靈照紹其父視日而先自化致父遲化七日殊可怪也遲化數日何妨

作佛而忍不視其父之死耶蘊之化也男女廝舍母往告之男亦立化誰收其死父而養其生母也其事有無不可知然存其說于世是率天下之人而無父無母者也非邪說而何

吾儒說陽二氏說陰吾儒修陽二氏修陰吾儒之業成于陽二氏之業成于陰吾儒人道也二氏鬼道也

二氏最易動人在臨死或死後有異或現形出神或轉生而憶前生事不足為異收攝精氣保固元神不能遽散亦理之所有在彼家亦勤修之證然非造化正理造者自無出有化者自有還無乾坤能事盡于此矣蓋陰陽會合自成消息若孤陰寡陽至死不化其現形作怪者造化之滯氣乾坤之隱疹也然天地大爐無物不鑠堅脆久暫同歸于盡耳即死後且不淨不空而終身談空說淨其誰信之其云成仙作佛亦謂其還空淨與造物一體故足貴也不然與強死而為厲何殊故朱子謂學仙者逆理偷生而程子謂佛氏自私自利誠確論也巢許沮溺輩潔身保眞不受羈靮即二氏出家者之濫觴也天地間自有此一種人亦自有此一種道理所謂

賢知之過二氏之祖起而託足焉另闢堂奧自為清高一族超然塵俗之外所云入水不濡入火不焫不墮輪迴不起生滅緣此得之即此是仙即此是佛仙佛者不累塵坌逍遙自在之名非必自解軀骸而後能證果也然此等人原不易得學之亦不易到所云千里比肩百世接踵立教者不圖以之易世亦不期于徒鄙之繁也故二氏尊師隆于父母蓋必針芥相契然後授之師之覓其徒甚于徒之求其師豈偶然哉今之師徒盡屬烏合市名逐利甚于俗人于是貌輸魁魁窮穴其中相毆

相爛栖心穢壤哆口玄津剝蝕聖眞爲世大蠹卽起二祖于今日且詫本來面目之非亦欲火其書廬其居矣二祖立教不謂之異端不可然未有害也害在攻之者夫子已豫戒于佛老未興之前何慮之遠也

徐積林逋之不娶俗家之禪也鳩摩羅什之畜妻佛家之俗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大儒之功行也禪家功行偏于敬以直內一邊窮則獨善達則兼善大儒之事業也禪家事業偏于獨善其身一邊固兩不相妨者也世有大儒而禪隱其名矣世無眞禪而世受其害矣然眞禪時或有之而大儒自程朱而外未之見也于是儒佛相溷而吾道受其害矣

佛祖傳法兼以衣鉢殊有深意謂佛止一法原無傍門而傳法之人必須億萬人中第一者若其人有耦安得兩副衣鉢而分授之故師尋法器亟于弟子尋明師豈易得哉五祖之門僧徒五百推神秀爲魁矣後得惠能見地超出神秀之上五祖胡不明以示衆則神秀自當退讓衆僧亦自皈依豈不是同宗合派何必潛授衣鉢予者如募夜之金而授者如探胠之物匿影奔逃幾戕身命既啟爭端又分歧教非五祖之過耶至六祖遂不敢再傳衣鉢而一花五葉宗門愈多佛法愈分議論愈繁殊戾不立文字直指單傳本色人以爲佛法之盛吾以爲佛法之衰

六祖云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乃神秀竿頭進一步也衣鉢應歸惠能神秀自當北面若對學人言之時勃拂拭才是正法二者並行不悖不能渾合爲一使南能北秀分門而鏘吾不知南能一宗果能使人不加拂拭坐還本來而自無一物耶

余少閱壇經喜其指近儒家君取閱一過掩卷曰此經有大逗漏處說得天花亂墜吾不取也奪問故家君曰惠能窮母孤子棄母遠遊從師已屬亂道後來絕不說起母竟何者覆閱果然自愧看書之疎也壇經更有可笑者衣鉢拋石上追者不能舉則何必挾之而逃卽五祖臨終胡不出衣鉢置法堂令能舉者付之耶六祖既化猶命其徒以鐵皮裹頸記者神其先覺而余謂其未了生死也四大本空何戀殘蛻死而荼毘乃歸空寂何

必漆而存之迴穢世界耶大抵二氏之書皆其徒虛爲粧點以自炫其神奇而不自知其謬也其誕設不足信者多矣

夫子問禮于老聃因其爲周藏史而猶龍之論則老氏之徒爲之借夫子爲重耳釋迦與夫子不相及因老聃西出關謂老師釋迦此釋氏欲借重夫子借老聃作過脈也至吾儒而嚴排二氏斥爲異端亦釋迦老聃不得受教于夫子故終爲異端耳使遇夫子必不拒二氏于門牆外而二氏亦且樂就夫子之列何者老釋之立教

異而其心同也孔子中庸而二氏立教以濟中庸之窮亦吾道之輔也其爲吾道之蘊則其徒爲之學其道而差者即吾儒之門善學有幾而何尤于二氏之徒

儒與釋老有同有異知其同處自不礙于其異知其異處自不累于其同東坡于其同處看透故作眼前語而佛義了然和其光同其塵逍遙自得則出入于老莊者也固非眞儒亦非眞佛也

范景仁得吾儒靜定之學而稱之曰學佛作家吾儒之學總是修行而世俗歸之修齋誦經者吾道無主盟而而爲外道所竊據者多矣

俗人佞佛者曰吾無他覬願來生不斷人身耳此語最可味全生全歸此謂不斷人身豈修齋誦經所能到耶惜其習而不察也蓋隨年盛衰者血氣也衰極而死則澌盡矣唯志氣不與年盛衰志氣則義理之性爲之也年日邁而志氣精堅義理昭著其人死爲明神生爲賢傑夫子云夕死之可孟云立命老云不亡皆是也此不斷人身者也若恣情作奸者未死而人身先斷矣雖佞佛何益

儒佛之辨不難于異中觀同難在同中觀異有兩人于此若以異類較之則兩人之耳目口鼻百骸無不同也就兩人相較則耳目口鼻百骸無不異也畫史寫人物止得人之形似而止不嫌其同也至寫眞者須各肖其人之形神雖千萬人皆異也豈得合兩人爲一貌哉故今援儒入佛推佛附儒皆籠統之說也古來大儒以斯道自任者無不闢佛蓋欲肖聖人之神不得不致辨于毫髮之差耳

佛之爲異端誰不知之而士大夫往往染指焉非眞欲

出世也終日擾擾塵溷中而一聞清寂之說如厭飯酒肉進以苦茗不覺快然若舍酒肉止進苦茗必不堪矣何也人之心性原是動靜不相離者厭動故喜靜而習靜者未嘗不思動僧人稍識數字輒挾之而奔走公卿之門知枯寂亦非其本性矣丹霞語錄有偈云長江澄徹映蟾華滿目清光不是家借問漁舟何處去夜深依舊宿蘆花余喜其不作誑語又孤山智圓名僧也臨終有詩云蕭蕭墓後三竿竹鬱鬱墳前幾樹松此處不須兒弟哭自然相對起悲風所云滿目清光不是家非耶

余歎世而云霸降而盜非苛論也即儒學亦然遡周公以至堯舜皇儒也渾然不露孔子帝儒也有發揮矣朱子王儒也費脣舌矣陽明人謂之霸儒余未敢盡謂之非也蓋指捷徑以引人入道而學者靡然從之矣然入道原無捷徑也嗣後遂有羅近溪顏山農何心隱李卓吾則盜儒也求一霸儒不可得也蓋霸儒假道道猶在也或問霸降而盜歷世猶遠而儒降爲盜何其迫也蓋五伯希三王而不足其法猶嚴于禦盜陽明薄宋儒而欲勝之其流最易于招盜羅顏何李皆起于王學盛行之時宗王學者見其解釋繩縛通脫可喜異于朱學輒爲獎借此輩依爲窟穴得肆其奸不知學道者一出于朱便入于蹠閒不容髮故孟子有反經之論也

告子亦不可輕看孟子主于闢聖道故辨析于眇忽之閒然能先我不動心亦不易到蓋其學在于解外膠只照管此心故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兩箇勿求眞是斬釘截鐵一刀兩段其勇猛精進如此故能先我不動心乃其學之成就處佛氏之學最似之告子之不動心則佛氏之空也

佛氏勇于求空故人情所繫戀不捨者莫如飲食男女次則富貴功名盡從割絕以求所謂空正與告子兩勿求同一勇猛至于萬有俱空則佛果成矣然終是守內遺外有體無用彼自謂明心見性而心性之本來不如是也此佛之所以爲異端也

自斯道不明儒者祖述聖人遺言而守其訓詁以爲聖道在是矣故晉唐以來賢智之士不屑于此而逃之佛老儘其聰明鑽研充拓故二氏之徒亦有窺見先聖之精微而世儒之所未發者固什伯之一二也其最近吾

儒在色空合一之說然既云空不異色何以棄人倫遺事物乎其心性原與人同究竟至此亦當自知其非而臨死不肯取尺布裹頭是非勿求于氣之故智耶恐一動其心而遂失其空也

吾儒若胸中有把柄即看佛書何妨即從事于佛而淸心寡慾無厭棄倫物之心福田利益之想亦何害于道然亦自獲家珍非借賁于彼也

涌幢云收佛之實以文儒倒儒之體以佐佛此皆高明人作用余謂總是賢智之過即楊墨之爲仁義是亦賢智之過不及者未必能害道而害道者必出于過故孟子深闢之

陳賢未樂初徵入館修大典爲諸儒所重朝廷建普度大齋詔百官欲追薦其先者各上名禮部賢獨不上曰吾平生不佞釋子今敢以徇君耶論者劾其違詔不忠忘親不孝衆爲危之有旨遣不問方客京師有邑子暴病往視之已喑不能言第數瞬其槀賢檢視槀且百金慰之曰得毋念此乎錙銖勿致而家吾責也竟全歸之余謂此公不匿遺金知其不佞釋子有自來矣

小品論李卓吾云讀其書每至辯窮輒曰吾爲上上人說法嗟嗟上上人矣更容說法耶此法一說何所不至聖人原開一權字而又不言所以此際著不得一言只好心悟亦非聖人所敢言所忍言今日士風猖狂實開于此全不讀四書本經而李氏藏書焚書人挾一冊以爲奇貨壞人心傷風化天下之禍有未知所終也余亦深恨秃厮之害道嘗有言闢之今有與余同惡者爲之一快

佛之明心見性元依附吾儒正心誠意等語韓退之原道云吾儒所謂正心誠意將以有爲也今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此闢佛之直刺咽喉者古來闢佛無如退之原道止引老氏言不及佛語蓋有所諱于答張籍書見之茅鹿門遂謂其原不知佛既不知佛妄能闢佛鹿門蓋不知佛而妄議也溫公書心經後云予觀其與孟尚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乃知公嘗徧觀諸書取其精粹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爲事物侵亂爲學佛所先耶

韓公答張籍二書其見卓其志遠然籍固公之益友也

讀其原書一篇原道已胚孕其中矣德必有鄰信哉其答繕書皆和衷語鹿門謂其氣不相下亦非也

韓公交游最多亦以朋來爲樂一到潮州頓然寂寞且權奸在朝尚虞不測此心終不能遣忽遇大顛能外形骸捐事物似爲勝己遂與往來公素闢佛而有善即取不厭其爲僧此見公之無成心後與孟簡書直述無隱又見公之無欺心尚書信佛而公之闢佛愈嚴盡言相正又見公之無轉心而且悔其與大顛游矣何以知之蓋以送高閑上人一序知之公謂閑一死生解外膠其

爲心泊然無所起于世淡然無所嗜此非公昔日所顛倒于大顛者耶然方外人如此正不爲難而又有其弊故直窮其弊云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至以旭之明利害闢利欲計得喪勃然不息駕于淡泊之上此乃公透徹之悟貫精粗達表裏而儒佛之是非更覺了然矣請終其說人之所以靈于萬物者心也而聖賢所以能曲成萬物者以其用心也故孟子曰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夫子曰堯舜其猶病諸而無所用心鄙之爲不如博奕則知聖人何嘗不用心直用心于所當用焉耳公因閑好書而引旭精書而先及由基庖丁師曠宜僚輩者類也乃先之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此甚不倫而不知此正公之識見超絕處也謂其專于用心一也帝王所有者天下則其心無一息不用之天下其神完而守固與不膠外物較之由基師曠輩專精一藝者能加毫末乎哉故如旭之利害錙銖情炎欲闢有得有喪勃然難釋似不及浮屠之一死生解外膠而不知此乃人情之所有而彼則拂乎人情人情不盡遣卻能爲書之助而拂人情者竟至潰敗不

可收拾雖欲學一藝而不能成其相去不倍蓰哉至若堯舜之治天下固不以利欲得喪攖心而見此水之濫獸之交食之艱人之禽雖云任之有人果能泊然淡然不繫于心否其心之所用雖不與諸藝同而專心于所事則同也天下無無事之人亦無不用心之人而泊然淡然置其心于不用必至潰敗而不可列于人公力排之所以人其人也使公斯時復遇大顛尚肯以人禮待之哉人皆知原道之闢佛嚴而不知送高閑之闢佛更精蓋剸刃于其腹中而不覺也雖然此非爲高閑發也

閑雖浮屠頗知用心比諸博奕猶賢乎已非淡然無嗜者公之序蓋借榻以斥當時精于學佛如大顛輩也而顛之徒幸公一時詿誤得其牘如獲至寶且私爲增減刻石以張皇其事以自護其法雖賢如歐公不免過信石本而以爲公病胡不取高閑一序而紬繹之也篇末以善幻終亦非閑語佛氏所以眩人正在于此至王龍溪謂陸平原云他人以戒定慧救貪嗔癡公須以貪嗔癡救戒定慧此眞淫邪之詞不覺自露本色豈止如陳眉公云拖泥帶水已耶李卓吾云成佛證聖惟在明心本心若明一日受千金不

爲貪一夜御十女不爲淫此蓋濫觴于龍溪者致巨室婦女多入菴聽講至有攜妾枕而就宿者張給諫問達奏其惑世誣民詔逮至都自刎于獄余謂張公功不在孟子下然泝流窮源尙有漏網者在剔至今虜患滔天誰階之厲耶書于乙酉冬日

釋道與儒列爲三教不知起于何時今習言之未有知其謬者古來止有一儒而已堯舜儒帝三王儒王孔子儒師何有二氏哉後來雖無聖人而儒道猶存輔相天地生育萬物皆儒也自二氏起而自竄于儒之外然有無不足爲世輕重安敢與儒角哉儒就天也二氏如雷如風動盪于天地間未見雷風得與天地列爲三也儒猶日也二氏爲火爲燈燁煜于天地間未見火燈得與日列爲三也且釋老之徒無不生育于吾儒使人盡從其教則人類滅矣佛老能獨存耶故稱三教非也有爲三教合一之說非之非也

聖人以綱常範圍生人而佛氏逞其賢智逃于範圍之外自知其不可爲訓故釋典中極重謗佛謗經之罪此其本心不容昧而自歉處也吾儒有是乎此輩不耕而

食不織而衣恐爲人所擯以致凍餓故釋典中極談布施之福不然何以止受人布施而未嘗布施人也

自達摩入中國不立語言文字是其立教本旨而後來議論愈繁至六祖語言尙可以文義求後來如五燈所記都作鬼語兼詖淫邪遁而有之皆欺人語以避人之攻而已豈可使達摩見哉

佛氏語破縱極多而人多習矣不察讀書錄有數條猶人所未及特爲拈出以醒人之迷如云道無往而不在釋氏乃出家求道則是在下闕

補錄 依據徐柳泉先生舊藏鈔本

漢文帝勞軍細柳說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驅眞令人心驚髮豎而帝不介意□□□□□行而□□□□將軍正用馮唐語□□□□□□□□□□□□□□□□□□□□以外將軍制之□□□□□□□□□□□□□□□□□□子者卽其與唐問□□□□□□氣□□相知友朋促膝談心□□□□□問下民光景如此非三代以下所有壽鏞按此條在尙論篇第二段

充國策羌確有成算而辛武賢等請戰之說易入者以帝之欲速也蓋恩信招降罷兵屯田似爲迂闊難於取效而竟收功於一年之內至明年五月而還屯事亦竣羌與民俱安戰與守兩全矣若如諸將計先擊早幷先零助之小種附之交堅黨合豈易勝哉卽令勝之不投伺奴必連西域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所爲國家憂累不止二三歲而已干戈擾攘田作俱廢雖終能勝之難爲守矣騰騰撇波而涉水不如遵途之疾也豈不信哉壽鏞按此條在尙論篇趙充國策羌在功成不居之前

管天筆記外編卷下

管天筆記外編一冊鄉先輩王嗣奭所著也按煙嶼樓跋曰管天筆記原書不知幾何卷今首尾並佚約略次之可得六卷其子目爲異聞考誤叢訓正音其他不可知矣蓋先生隨筆記錄他人語或附己意大都考證之學至專以已意爲論議者則別有管天筆記外編一帙其子目爲尙論文學世道涉世異端先生以明紳爲國初遺老著此書時年已八十餘矣其中或自勵晚節譏斥貳臣而絕不作怨懟興朝之語和平蘊藉蓋與厚齋先生相近者也此外編鈔本不知出何人手筆余得之三餘書肆細查子目與徐跋同知其爲完書也間爲蟲蝕所傷因補綴之重加裝訂時民國二年正月二十日也後學廖壽慈跋

管天筆記外編鈔本二卷廖君泫亭之所藏也余得之十年矣付梓方竣復於馮君孟顓齋中見徐柳泉先生舊藏鈔本借以互校兩本大致相同惟徐本卷上尚論篇第二段有漢文帝勞軍細柳一條惜文字已不完全論趙充國有充國策羌一條在功成不居之前此則稍異也至卷末所闕兩本同之爰取二條補錄於卷下他日更得所闕者補之尤所望也壬申夏五張壽鏞跋

物奬集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九沙山人萬鹿園先生寓金陵嘉靖辛卯歲以灼艾休暇日涉諸說有會於心輒手錄之曰灼艾集凡二卷錄唐語林諸書八種越三年甲午督漕舟行更成續集二卷錄鷄嶧新著諸書二十六種又成餘集二卷錄綠雪亭雜言諸書八種癸卯再成別集二卷錄杜陽編諸書八種都八卷書八十種自跋曰義理之可悅而龜鑑之在是也又引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生之用意微矣壽鏞所藏者爲明嘉靖刻本如眞老人李登序

之時在己酉夏月去成書之日已六年矣不知其有先是刻者否然先生之卒在丙辰春卽以是刻論先生固猶在也萬氏累世衛國曰斌曰鍾曰武曰文所謂四忠也曰鍾之妻曹武之妻陳文之妻吳所謂三節也鍾之女顓所謂一義也先生承四忠三節一義之後而開文章節義理學經學史學之先焦弱侯誌墓曰古名將功在社稷者多矣至以文學飾勳名如杜預韋孝寬者蓋閒有之若夫鎔裁九流挈其要眇以修身而繕性者古今未有也誠哉其先生知己矣抑壽鏞讀袁絜齋釋書太甲克終允德旣引孟子自怨自艾之說又曰艾者常如灼艾也先生之意其更有取於此乎夫灼之時其苦在吾之身而不在他人故曰自艾灼之而病愈吾自受其福未始不可及於人人非僅爲子孫計也而子孫在其中矣百家之說何一非道道在而人忽焉七年之病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艾在前而不自求無益也猶病在己而徒怨人然亦無益也忠孝節義之事皆灼艾也寬仁多恕委曲以求合於道能自攻其過者無一非灼艾也讀斯集者其毋忽焉若以曾慥類說視此書豈先生之志哉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後學張壽鏞

灼艾集序

鹿園先生好著書所著有讀學庸略語孟略有讀老子贅言玩鹿亭稿諸集而尤精於內典譚性命而窮要妙出玄入微遠則伯仲道州河南近則頡頏餘姚增城使見於三事六卿之閒將必有道德佐人主之效乃以世爵至兩總漕政拜都督稱名臣其見之漕河疏析國家利病至今心計之臣不能外其遺構夙晝顧先生善病病瘳休則又時時手一編漁獵稗取瑜棄瑕久而成集題之曰灼艾薦紳學士尤喜讀其書至紙敝墨渝久

而漫滅不可讀會其家孫邦孚參浙西戎事次第刻其集爲名山之藏者別有序并刻是書寓書於予請序之予惟名碩之所見於世者二大之流鴻樹駿爲社稷不朽之稱則士苴一世之文章而黜其思次之則總統道德性命之譚皇王經濟之術成一家言則弁髦一世之事功而黜其勞即所稱結撰之家迹而不作則又糜金屑玉錯繡綴錦自命焜燿以爲麗而履虛蹈險徵幽語怪瑰瑋者至不可解以爲奇總無關於世教而或者宗本六藝臚列古之仁聖賢人以比於盤盂箴砭者又使人讀不能竟卒以罷去若是者何蓋皆以書集者也非能集書者也惟先生之學粹然一本於自得其見之實政實事者既以稱不朽矣而退休之年老無廢日吟誦披閱之暇乃出是集用物雖弘取材甚精若堪輿氏覽天下山川陸海之形方里堂坊指點尺寸之眞無不孕靈毓奇又若尙方之工聚金集鏐盤匜釧鏤敗鼎壞罍鎔以陰陽之炭鞴以天地之冶入靡不有而出靡不精一一肖物之形而光彩煥發見新而忘故故今讀先生是集者若挹先生之鬚眉於座上也蓋其御物不

疑若宋廣平節嗇淡泊若仇泰然極飢濟荒若范文正急流勇退若韓忠武居洛著書若司馬端明超生死筏如劉元城生平之質行誠心若自肖其貌而筆之書語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先生之謂乎勳名文章可謂兼之質有其文武矣後之讀是集者無以非先生之結撰而不足以見先生也爲序之萬曆辛丑秋日前進士天官尙書郎武林錢養廉書於貽淸堂

唐語林　　明鄞萬　表鹿園撰

玄宗時重午日勑賜丞相鍾乳宋璟命子弟將此附醫人合鍊對曰上之所賜必當珍異附其家必遭竊匿璟曰持誠示信尚懼見猜以猜示人其可得乎爾勿以此待人

谷那律貞觀中爲諫議大夫褚遂良呼爲九經庫永徽中常從獵途中遇雨高宗問油衣若爲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爲之不漏也意不爲畋獵高宗深賞焉賜帛二百匹

陸少保字元方曾於東都賣一小宅家人將受直矣買者求見元方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聞之遽辭不買子姪以爲言元方曰不爾欺之也

唐公臨性寬仁多恕嘗欲弔喪令家僮歸取白衫僮僕誤持餘衣懼未敢進臨祭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又令煮藥不精潛覺其故又謂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終不揚其過失

韋丹少在洛陽嘗騎驢至中橋見數百人喧集水濱迺魚者網得大黿繫之橋柱丹不忍問曰幾錢可贖曰五千丹曰吾驢直三千可乎於是與之放黿於水徒步而歸

大曆中初關東饑疫人多死滎陽人郭損率有力者每鄉爲一大墓以葬棄尸謂之鄉葬翕然有仁義之聲

劉玄佐貴爲將相其母月織縑一疋示不忘本每觀玄佐視事見縣令走階下退必語玄佐貴爲將相吾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恐悚思汝父爲吏本縣時常畏長官

汗悚今爾當廳據案待之亦何安也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玄佐終不失臣節

尚書左丞相李廙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廙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弊迺令人潛度廣狹以鹿竹織成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捫虱新話

子嘗愛劉道原能自攻其過云平生二十失佻易卞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說古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妄自標致擬倫勝己疾惡太甚不恤

怨怒事上方簡遇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恤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揜人過惡立事隨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己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言深戲謔不知止任事不避禍議論多譏刺論事無機械行止無規矩人不忤己而隨衆毀譽事非大害而憂患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此二十失者予亦有之疑最甚者佻易卞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疑滯少斷勞而無功疾惡太甚不恤怨怒直語自信不遠嫌疑求備於人不恤咎怨臧

否品藻不掩人過交淺言深戲謔不知止臨事無機械行止無規矩人不忤己而隨衆毀譽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

道原又云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疏闊劇談而不辨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強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躁進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識暗而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樂易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爲人所欺此十八蔽者予亦有之其中有可自恕者智小而言大言疏闊而實無謀賓客滿座而不喜談辨與人寡合而未嘗異議遇喜而不自樂多難而不憂率爾動靜而未嘗有意以無思處事多忤以無疑故數爲人所欺其最可自責者尚風義而齷齪不畏強禦而無勇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予每以此自攻其過亦如道原過未嘗不悔既悔復然亦不知其所以然也

予又嘗愛吳處厚能論相云心相有三十六善夫人嘗言意氣求官自如此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

三也有美食分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陰德事方便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逐惡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行易操十三也夜臥不便睡著十四也馬上去不回頭十五也人不憎怒十六也不文過飾非十七也作事周匝十八也不忘人恩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不毀善害惡二十一也濟人急難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二十四也爲事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多言妄語二十六也得人物每事慚愧二十

七也語有敘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食三十一也方圓隨時三十二也行善不倦三十三也知人飢渴勞苦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竭力救難三十六也三十六善全者位極人臣壽考永終不全則禍福相抑蓋有之固非外事無之實爲累德予故嘗以二十失十八蔽自攻其過以後三十六善自飾其明

鶴林玉露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眞正大英雄人卻從戰戰兢兢臨

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卻一點使不著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予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舄几几履讒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卻萊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眞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剋核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鬧鄰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捭闔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顚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況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撐拄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也

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況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予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飢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飢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頹然甘寢故非心淫

念無從而生晉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迺疲而無異患干是勤可以遠淫僻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明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大可笑者南史范雲初爲陳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

拾柒册94%版 13B

欲便瘥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況二年乎文伯迺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溫松翌日有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老子曰身與名孰親況於榮貴外物有道之士蓋視爲塵垢粃糠借曰所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有此身迺可有此榮貴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迺甘心促壽愈疾以從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豈不愚惑之甚哉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予謂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彼慕膻鶩餌之念洗滌未淨往往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泉石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宜其看除目而心爲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云艮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己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人無己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於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聲

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懼以奇形異物或脅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爲之動久之迺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盡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心安如是又豈除目所能損哉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臺諫侍從莫敢議之至韓琦范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爲以下攻上爲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爲國家計也然韓范既以此勝及其自用事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有一事則是非蜂起譁然不安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范公當國不久韓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爲跋扈而公亦無慍色蓋已爲侍從臺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已爲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己一致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家之美事也豈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已哉諺云吃拳何似打拳時此言雖鄙實爲至論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迺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舍邪而適正其怙終不悛則當爲夬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迺掛草鞋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骷髏就此埋予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楊誠

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予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攜家唯弊篋一擔每晨起則撤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柱棒撐弊篋於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彊拒絕宦寺悉無所畏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盃同一醉也尚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牀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俗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於刻薄也柳下惠視袒裼裸裎爲能浼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於苟賤也此其所以爲百世師歟東漢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炙雞漬酒萬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爲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算星數知人禍福直卿云吾亦有個大算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個數亙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算數乎

眞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予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之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吃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信之

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爲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後世惟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五十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爲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

左右非無讒慝也孔明所謂諸有作奸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興單辭之謗後主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生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有矣

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幕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爲小官迺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疏予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爲賊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麑矣

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楊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盍相與趨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作千慮策論詞科可罷

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周室去班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孟子亦安能中今之詞科哉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迺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寺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廢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迺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致轉徙塡壑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近時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

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斂民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爲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爲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爲之也斂之於富饒之家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人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爲塔也子迺欲禁之乎

唐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著鞭戒好色自戒者也楊誠齋嘗謔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迺自求押到何也

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郵軍晁仲約令百姓斂金帛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可富公慍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阻之何以整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爲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繞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北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書王荆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纔一曲夫著一能讀書之心橫於胸中則錮滯有我其心已與古人懸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迺可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眞讀書之法也當時趙清獻公之折荆公曰皋夔稷契何書可讀此亦忿激求勝之辭未足以服荆公夫自文籍既生以來便有書丹書放勳三墳皆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皋夔稷契之所以

讀書者當必與荆公不同耳當時答荆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於有我之私不能虛心觀理稽衆從人是迺不能讀書也嗚呼荆公往矣後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謹無著一能讀書之心横在胸中也哉

史殖貨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知予貪賈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爲取則其獲利也大富商豪賈若惡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靳靳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漢高帝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地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皆有贏餘是皆得廉賈之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涑水迂書

迂夫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鏜鞳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

迂夫病蠹齒呻吟之聲達於四鄰通夕不寐有道士過之問曰子知病之所來乎曰不知也道士曰病來於天天且取子之齒以食食骨之蟲而子拒之是違天也夫天者子之所受命也若之何拒之其必與之迂叟曰諾於是以齒與蟲惛然而寐一夕而愈

天雨迂夫出見飯車息於高蹊者指謂其徒曰是車也將覆不久矣行未十步聞讙聲顧見其車已覆其徒謂曰子何用知之迂夫曰吾以人事知之夫天道雨濘而蹊獨不濡又狹而高是衆人之所趣也而車不量其力固狹擅高久留不去以妨衆人之欲進者其能無覆乎

禍有巨於此者奚飯車之足云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同心則庶幾矣何謂同心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爲如制悍馬如斡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迂叟曰人情苦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爲惡無不至矣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爲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舍

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之物所以爲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爲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龍舒子

予嘗聞至人云人生衣食財祿皆是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譬如人有錢一千日用一百則可十日日用五十可二十日若恣縱貪侈立見敗亡則若一千之數一日用盡可不畏哉易稱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是天地之大變化之妙鬼神之奧猶不能逃於數況於人乎或謂人有廉儉而命促貪奢而壽長者何也廉儉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貪侈則愈促矣貪侈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制之若無斯爲聖人節而不縱可爲賢人縱而不節是爲下愚蓋殺生以資口腹淫慾以喪天眞二者更相助發因美飲食則血氣盛血氣盛則淫慾多淫慾多則反損血氣血氣損則又賴飲食以滋補是二者更相造罪也若欲省口腹必先節淫慾若能節淫慾即可省口腹此迺安身延年之道若能節而絕之則粗糲亦有美處矣若縱之則人生受用之數有限限盡即早終矣

佛言受即是空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數味放筯即空出多騶從既到即空終日遊觀既歸即空又如爲善事既畢其勤勞即空而善業具在爲惡事既畢其快意即空而惡業具在若深悟此理則食可菲薄無過用殺害之冤債出可隨分無勞心苦人之煩惱遊觀可息無放蕩廢事之愆尤善可勉爲無懈怠因循之失惡可力戒無恣縱怨讐之罪予喜得此理故欲與人共之

齊東野語

韓忠武王以元樞就第絕口不言兵自號清涼居士時乘小騾放浪西湖泉石間至香林園蘇仲虎尚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客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且手書一詞以遺之臨江僊云冬日青山瀟灑靜春來山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閒不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翁單

拾柒册94½版

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王生長兵間未能知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詞詩詞皆有見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梓人掄材往往截長爲短斷大爲小略無顧惜之意心每惡之因觀建隆遺事載太祖時以寢殿梁損須大木換易三司奏聞恐他木不堪乞以摸抗一條截用上批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別尋進來於是止嘉祐中修三司內勑一項云敢以大截小長截短並以違制論卽此勑也大哉王言豈區區斬一木哉是亦用人之術耳

朱承逸居雪之城東門爲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攜妻及小兒在焉扣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以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遣僕護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羣坐於門朱因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故將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幸吾見之耳汝亟歸告若主彼今既無所償逼之何益當爲代還本錢可亟以元券來債家聞之慚懼聽命既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是歲生孫名服熙寧間中榜第二人仕至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著名節卽著南陽活人書者服子彧卽著萍洲可談者遂爲吾鄉名族焉天之報善昭昭也如此

謝方叔惠國自賣祐免相歸江西寓第壬申正月公燕居無他忽報雙鶴相繼而斃公喟然歎曰鶴旣仙化余亦從此逝矣於是區處家事凡他人負欠文券一切焚之沐浴朝衣焚香望闕遙拜次詣家廟祝白招親友從容敘別具有條理遂大書偈曰罷相歸來十七年燒香禮佛學神仙今朝雙鶴催歸去一念無慙對越天瞑目靜坐須臾而逝遺表來上特旨盡復元官恩數贈恤加厚焉生死之際亦近世諸公所無者

趙南仲以誅李全之功見於趙清臣史揆每左右之遂留於朝其後恢復事起遂分委以邊面赴鎭之日朝紳置酒以餞適有呈緣竿伎者曹西士賦詩云又被鑼聲送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著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未幾師果不競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

未幾其妻得子栩其弟言兒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兒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卒與之而二子皆成立長曰栩字景韓季曰詡字景虞栩之子樵標詡之子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爲名族孝友睦姻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尚也

平江記事

吳人自相呼爲獸子每歲除夕羣兒繞街呼叫云賣癡獸千貫賣汝癡萬貫賣汝獸見賣儘多送耍除隨我來蓋以吳人多獸兒輩戲謔之耳吳推官官謂人曰某居官久深知吳風吳人尚奢爭勝所事不切屢置田宅計較微利殊不知異時反貽子孫不肖之害故人以獸目之不亦宜乎

徐孝祥居吳江同里雖茅屋數楹而樹石自然幽勝有田數段足以供饘粥而已隱居好學不求仕進尚文好客客至必留飲以故歲常釀酒數石而自奉則布衣草履泊如也一日後園徐步見樹根一坎坳陷諦視之下有石甃啓之皆白金也迺亟掩之一毫弗取人無有知者幾三十年值至治壬戌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邪迺啓其穴物皆如故日取數錠收糴以散貧人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物盡迺已女將適人惟荆布遣之而於藏中之物錙銖無犯其子純夫以明經發解官至翰林供奉承旨孝祥封如其官壽至九十七而卒

尚論編

嚴尊字君平西漢時人卜筮於城都市日閱數人每依卦詞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讀老子蜀人羅沖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家萬金子無擔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我賣卜不下牀而錢數百塵埃厚寸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乎

裘萬頃字元量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爲司直在朝賦新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爲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齋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遂促歸

司馬溫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許人觀之觀之者咸以錢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十千而納於公公怒曰吾豈少此哉直曰天地間只端明不愛錢邪於是創一井亭以便行客亦不私其錢

李俁明道中知絳州還朝閤門祗候李康伯謁之因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俁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焉能隨羣逐隊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

劉器之爲司馬公所重元祐間薦爲館職謂器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游舊矣公曰非也某閒居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一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

漫叟拾遺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爲友或曰君友丐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爲友里無君子則與松竹爲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爲友出遊於國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丐者丐論子能聽乎吾既與丐者相友喻求罷丐友相喻曰子羞吾爲丐邪有可羞者亦曾知之未也嗚呼於今之世有丐者丐宗屬於人丐嫁娶於人丐名位於人丐顏色於人甚者則丐權家奴齒以售邪妾丐權家婢顏以容媚惑有自富丐貧自貴丐賤於刑丐命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丐息至死丐全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有甚者丐家族於僕圉丐性命於臣妾丐宗廟而不恥丐妻子而無辭有如此者不爲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丐人之棄食提甕倚杖在於路傍且欲與天下之人

爲同類耳不然則無顏容行於人閒夫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慚迹與人同示無異也此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邪幸不在山林亦宜且甕杖隨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者之言辭與丐者之相逢似丐者之無恥庶幾世始能相容吾子無矯然取不容也於戲丐者言語如斯可編爲丐論以補時規

元子嘗問命於淸惠先生先生曰子欲知命不如平心平心不如忘情嗜曰幸先生教之先生曰夫平心能正是非忘情能滅有無子何先焉曰請先忘情先生曰子

見草木乎子見天地乎草木無心也天地無情也而四時自化雨露自均根柢自深枝幹自茂如是天地豈醜授而成哉草木豈憂求而生哉人之命也亦猶是矣若夭若壽若貴若賤烏可強哉不可強也不可強也不如忘情當學草木嗚呼上皇強化天下天下化之養之以道德道德偽薄天下亦從而偽薄嗚呼後王急濟天下天下從之救之以權宜權宜多惡天下亦從而多惡故起貪徇紛急之風以至于今聖賢者兢兢然猶傷命性愚惑者恩恩然遂忘家國其由不審不通醜醜憂求而已子不喻乎

南溪詩話

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如諸子之流也杜詩有高妙語如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宋以來詩人無此句也

富貴於人造物所靳人至晚景得富貴者未免置笋宅售妓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司空曙詩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二詩使人淒然誠不足爲此也文正公鎮越有戶曹孫君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之以奉錢百緡治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詩一絕戒其吏曰過關津但以吾詩示之十口相攜泛巨川來時煖熱去淒然關津若要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船

夢溪筆談

潁呂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惟有屋兩間其一閒自居一閒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閒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人頗瀟灑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爲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告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爲不出門也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迺以田與兄攜妻子至此偶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惟與人擇日又賣藥以具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爲傭耕自此足食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自食既足不當更兼鄉

人之利自爾擇日賣棄一切不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無可爲也問頃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嘗觀書問觀何書曰留有人惠一冊書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閒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渾厚未嘗妄言未嘗嬉遊唯買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旁遊一步也予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臥疲甚與官屬

閒話軫還及此不覺肅然頓忘煩勞

知道者苟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效驗尹師魯自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進退爲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自爲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見之爲致意開諭之無使成疾炎卽詣見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迺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洙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迺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尚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兩忘猶存於胸中歟

全唐詩話

唐姚崇口箴云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爲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爲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欽之謹之可大可久欽之伊何三命而走謹之伊何三緘其口勉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弦

顏魯公爲臨川內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貧妻厭之

一日告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學在琴詩頭上而今有二絲漁父尚知谿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荆釵任意撩新鬢明鏡從他別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妻持詩詣州請公牒求別醮顏公案其妻曰王歡之廩既虛豈尊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河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襄貶僥倖者多遂箠之後無棄其夫者

周朴唐末詩人寓於閩中僧寺假丈室以居不飲酒茹葷塊然獨處諸僧晨粥卯食朴亦攜巾盂廁諸僧下畢

飯而退率以爲常郡中豪貴設供率施僧錢朴即巡行拱手各丐一錢有以三數錢與者朴止受其一耳得千錢以備茶藥之費將盡復然僧徒亦未嘗厭也性喜吟詩尤尚苦澁每遇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苟得一聯一句則欣然自快嘗野逢一負薪者忽持之且厲聲曰我得之矣樵夫矍然驚駭擲臂棄薪而走遇游徼卒疑樵者爲偷兒執而訊之朴徐往告卒曰適見負薪因得句耳卒迺釋之後黃巢至福州求得朴問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尚不事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之

李約觀祈雨云桑條無葉土生煙簫管迎龍水廟前朱門幾處耽歌舞猶恐春陰咽管弦此輩豈知民隱者邪聶夷中公子行云種花滿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爲惡草亦此意也又詠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又斸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也李紳憫農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

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呂溫誦之曰此人必爲卿□果如其言

王子年拾遺記

燕昭王四年王居正寢召其臣甘需曰寡人志於僊道欲學長生久視之法可得遂乎需曰臣遊昆臺之山見有垂白之老宛若少童貌如冰雪形如處子血清骨勁膚實腸輕迺歷蓬瀛而超碧海經涉升降遊往無窮此爲上僊之人也蓋能去滯慾而離嗜愛洗神滅念常遊於太極之門今大王以妖容惑目美味爽口列女成羣

迷心動慮所愛之容恐不及王纖腰皓齒恵不如神而欲卻老雲遊何異操圭爵以量滄海執毫釐而迴日月其可得乎昭王迺徹色減味居乎正寢賜甘霈羽衣一襲表其墟爲明眞里

任末年十四歲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庵削荆爲筆剋樹汁爲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縷麻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靜衣易之非聖人之言不視臨終誡曰夫人好學雖死若存不

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

省心錄

士大夫若以一官之廩祿計則不知其爲素餐請以驅役之卒奉承之吏供帳居處詳陳悉算則凜然如履冰岌然如臨淵有愧於方寸者多矣若於奉公治民之道不加思則竊人之財不足爲盜矣

古之人孝弟力田行著於鄉州黨族名聞於朝故命之以官其臨民也安得不豈弟其從事也安得不服勞其處己也安得不廉其事上也安得不忠後之人強記多識專於緝綴有不知父子兄弟之倫者有不知稼穡之艱難者盜經典子史爲取富貴之筌蹄故忠義日薄名節日衰惟賢者則不然此無他去古既遠無成周賓興之法耳

富貴者奢侈相尙奉養之外棄廢寶貨窮極土木惟務相勝貧賤者專於工巧伎藝古所未見一日之直可以盡農夫終歲之利故棄本逐末耕桑者少而衣食者多求其盈餘緒紀不亦難哉

張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

處不爭之地乘獨厚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

用心專者不聞雷霆之震驚寒暑之切肌爲己重者不知富貴可以殺身功名可以致顯禍行通衢大道者不迷心至公無私者不惑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者殺身飽藜藿者鄙膏粱樂貧賤者薄富貴安義命者輕死生遠是非者忘臧否

芥隱筆記

山谷詩啜羹不如放麑樂羊終媿巴西案說苑樂羊爲

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爲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爲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爲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山谷之謂巴西不亦可乎

老杜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樂天百姓多寒誰可拯一身雖煖亦何情安得大裘長萬丈一時都蓋洛陽城

因話錄

范陽盧仲元家于壽之安豐其妻清河崔氏崔氏兄郎有薄田百畝在洛城之東守道力田以自給未嘗干人嘗躬耕得金一瓶計百兩不言於人密埋于居室內臨終其妻李氏以家貧子幼身後凍餒爲憂崔屏人語妻以埋金之事指其記處戒云慎勿言於人他日盧郎中來可告也未幾盧赴調經洛中弔崔氏之孤訖李氏述亡夫之意盧悲泣久之曰唯嫂之命盧遂羈選持其金鬻於揚州時遇金貴兩獲八千復市南貨入洛爲崔孤置田宅兼爲剖分家事既畢而歸踰年方選竟未嘗言於人唯密親有知者盧君生既字子嚴清望重器爲世名臣信陰德之報也

或問東津先生曰昔人立法將以利人邪曰利之曰何以後世反爲害也曰因其利而奸生則反害也燧人鑽木致民火食以熟百物安知後世有咸陽焚燒宮室三月不絕之毒伏羲畫八卦造書契安知後世有假鬻文字以筮道欺誑時俗之弊后稷播百穀安知後世有榷酤閉糴茶鹽求利之苦軒轅制車服戎器安知後世有華澤靡麗相尚及窮兵黷武之弊制宮室安知後世有甲第別館淩雲耀日唐虞建官列爵安知後世有入金納粟冒取公侯禹平水土別九州安知後世有山林川澤之稅開津堰埭之難周公制嫁娶之禮安知後世以依衒姻援而求富貴孔子刪詩書定禮樂垂五常之教安知後世有掠儒之名而盜聲華叨尊顯凡此觸類澆

訛流蕩紀綱大壞其本豈聖人之過邪其由聖人啓之邪其後世爲治者引而熾之邪

有詣其友生見衲衣道人在坐不懌而去他日謂友生曰公好衣褐之夫何也吾不知其賢愚且覺其臭友生應曰毳褐之臭外也豈甚銅乳銅乳之臭並肩而立接跡而趨公處其閒曾不嫌恥反譏余與山野有道之士遊南朝高人以蛙鳴蒿萊勝鼓吹吾視毳褐愈於世之朱紫遠矣

吳禮部詩話

楊與立子權從朱子游寓居蘭谿幽居詩云柴門閑寂少人過盡日觀書口自哦餘地不妨添竹木放教啼鳥往來多谿頭詩云谿頭石磴坐盤桓時見修鱗往復還可是水深魚極樂不須妄意要垂竿有道之言意象自別頗與禽語相關留草不去意同後一首還竿非韻不必論

王相元章魯齋從弟勸農詩云雲擁旌旗出翠微勸農五馬夜歸遲年年祇把親耕語說與山光水色知于介翁和之云同井分田古意微租庸遺法亦陵遲欲耕多是無田者試問使君知不知皆規諷感慨之言也

范浚茂明雜興詩云乞火固得火不如鑽燧多寄汲非無泉鑿井泉盈科君子貴自得顧豈求之他心焉有餘師柰彼自棄何又飢人嗜敗肉渴人甘腐漿一爲飢渴害飲食俱失常況茲方寸閒邪欲紛難量微哉此心害禍甚飢渴傷浚有心箴見知朱子且有不知從誰學之之歎愚攷其文大槩有得於孟子爲多二詩亦祖孟子意杜叔高詩龍川謂如干戈森立有吞虎食牛之氣有江陰懷古四首其一曰天地有大經聖賢實先覺一身萬世則激懦返忠朴周勃眞少文汲黯信無學歸然社稷臣漢脈終有託微臣有揚雄百拜美新作男兒無英標焉用讀書博所見卓然蓋亦一時之豪也

灼艾集上終

明鄞萬　表鹿園撰

世說新語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爲不可後賊追至王欲捨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

庾公亮乘馬有的盧（凶馬也不利主）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卽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己而移於他人哉昔

公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爲後人之美談效之不亦達乎

司馬景王東征取上黨李喜以爲從事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虀取鐵杵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剖析之衛卽小差樂歎曰此兒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

王丞相爲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爲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惰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

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閒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迺英雄也

殷仲堪既爲荊州値歲儉食常五椀盤外無餘殽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眞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卽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

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布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霏雪錄

戴君伯康倜儻士也有大志喜談兵言論風飛雷厲聽者忘倦嘗云人生一飽之外皆爲長物至正末居姑蘇貧甚至於割薦而爨鬻鞾而食參政董公摶霄君故人也時特節調福州兵道由姑蘇造君袖白金一錠餉之

君受而不辭遂得以給朝晡友人有告急者君持其半與之

樊公時中爲浙江參政觀潮嘗題詩樟亭云煙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不虧天不老浙江亭上看潮來公之志可見矣至正壬辰紅巾賊亂公張弓抽矢馳射於其間賊應弦而斃者甚衆自卯至申公矢盡竟死之

予喜五兵先生所述書室中修行法甚有意味得之不可不傳不得其人亦不必傳也因備錄於此云凡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臥以其不強役於神也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於見意不滯於文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注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臥心手俱閒則著書作字心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寧吾神

南郭子

陳有繼室林者性頗忌忽前室見夢曰春奴有娠必男若不舉將不利於四兒春奴蓋前室之媵而四兒則林所出也既而產果男林竟淹死之未踰月四兒得左目奇疾日就臃腫下蔽其面即莊生所謂附贅懸疣也一日前室之兄過之林迺叩以疾狀且語之夢兒曰必兒爲祟也試發視之瘞且五閱月肌色不壞瑩然如生特一礫掩其目遂去礫而改瘞之從浮屠法以禳之厥後四兒竟亦以疾潰閼於中殤南郭子曰兒豈能爲祟前室又豈能神於溟漠哉蓋聲和形和而氣和則天地之

和迺至聲沴形沴而氣沴斯天地之沴至矣天地之沴且至佞佛亦何所益蓋婦人之忌者其聲形與氣將靡有不沴者矣天地之沴枹應響答如此不亦甚可畏哉以一忌而殺二子又焉保其他日之無他禍哉世之忌者聆此亦可以少沮矣

有業接樹以食者謂桑可黎吾兒信之而以請予曰妄哉失其序矣將惡乎可謂獨桑無成固以請予曰姑試之遂忻然將事既而不出吾所料憤其憤事也詈之予迺進而甚之曰子過矣穹壤閒理與氣焉耳理者生物之始氣者生物之具也桃之與杏其理同其氣不異類也續之則其實大以旨梅之與杏其理同其氣少異亦類也續之則其實差小而柞枳之惡橘柚之屬也可移以美推是以往凡可續者莫不以其類類則理同而氣屬屬則生意流暢故殖不猶子兄弟之子者乎若桑之與黎斯固非其類矣非其類則氣不屬氣不屬則生意斬矣不猶子人之子者乎且子人之子以類則非以氣則攜徒爲瀆天之常紊人之紀而已耳幾何而不爲若敖氏邪鄫人以其甥莒公子爲後春秋以莒人滅鄫書

之其防微之意深矣若以業樹者爲尸乎之食債子之事而詈之世且什百於子可勝詈也哉

荆谿林下偶談

陳龍川省試試出過陳止齋舉第一場書義破止齋笑云又休了舉第二場勉強行道大有功論破云天下豈有道外之功哉止齋笑云出門便見哉然此一句卻有理又舉第三場策起云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止齋云此番得了既而果中榜

蘇雲卿廣漢人身長七尺美髭髯算言笑與張丞相德遠爲友靖康蜀擾避地豫章東湖之南包巾布褐治圃種蔬耘植溉注皆有法視他圃獨勝夜則織履履堅緻涉遠難敗人爭取之名曰蘇翁草鞋德遠入相貽書致厚幣屬帥漕曰雲卿管樂流亞也聞今灌圃東湖斯人非折簡可招爲我詣其廬必致之帥漕更野服作遊客入其圃翁方運鋤客揖與語良久延入坐土炕汲泉煮茗案無他物惟西漢史一冊客問翁鄉里曰廣漢客又問張德遠亦廣漢嘗識之否翁爲言德遠家世歷歷客曰德遠之才可爲宰相否翁掉頭不可客問何以翁曰

惜其長於知君子短於識小人耳客徐拱立出書幣謂某等非遊客承乏帥漕張丞相命屈先生共濟大業翁色變喉閉隱隱有聲似怨張暴己蹤跡帥漕呼輿隸約同載翁謝以翌日當納謁晨興候之戶閉闃無人聲抉而闖焉則書幣不啓翁已遯矣人莫知所之帥漕復命德遠拊几歎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云雲卿風節高於傅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澨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鍼

自警編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營園圃以爲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迺謀樹藝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欲吾常遊不得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邪俸賜之餘宜以賙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爲慮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爲莫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識者以爲過人遠矣

李文靖公沆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其偪下已甚頹垣壞壁不以屑慮堂前欒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每勸治第未嘗答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寇萊公初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靳者愧之

季元衡儉說云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

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奪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而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治求濟於公公曰凡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凡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也

傅獻簡公言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

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不寧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踧踖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趙清獻公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于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以厚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楊玢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玢玢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狄武襄公爲范文正韓忠獻諸公所知後位樞密或勸去鬚閒字則曰青雖貴不敢忘本也每至韓公家必拜于庭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或云狄青爲樞密使有於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遣之比之郭崇韜

哭子儀之墓青所得多矣一日仁宗面諭使去其涅青指其面曰臣所以至此者以是耳願留以視軍中不敢奉詔

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禮樂未能興也康節先生見之怒曰汝知武侯猶不可妄論況萬萬相遠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也後生輒議先賢亦不韙也伯溫自此於先達不敢妄論

橫渠先生言嘗欲爲范文正公買綠野堂者公不肯曰

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弊壞及他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

胡文恭公寀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萬未訖滕公罷去羣小斐然謗議以爲滕公用錢有不明者自通判以下不肯書其簿公於坐折之曰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滕侯之謀有不臧奚不早告陰拱以觀其去迺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慚爲公書

筆談云狄青平嶺寇賊帥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竄其窟穴青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

將軍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爲名將譬如弈棋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迺青之過人處也

范公景仁旣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爲具召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極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強嗚呼向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樂邪景仁所得殊多矣元祐初首以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善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

置蛇於壑澤置虎於山林今公迺置於通衢使爲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以爲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旣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爲計莫若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趙槩與歐陽修同在史館及同修起居注槩性重厚寡

言修意輕之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爲不文迺除天章閣待制會修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修修時爲龍圖閣直學士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槩迺上書言修以文學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轉加汙衊臣與修蹤跡素疏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

韓魏公言杜祁公公正而樂與人善既知其人無復毫髮疑閒始琦爲樞密副使論難一二事祁公不樂久而相信每事問曰諫議看來未諫議曾看便將來押字琦益爲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祁公存心至公不必以出

於已爲是賢於人遠矣

王質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得盜銷鑄者百餘人以託質質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宗旦曰吾以術陰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可以術穽人於死乎宗旦慙服悉出其獄大稱公曰君子也

韓魏公勤吏職簿書文檄察檢研核莫不躬親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艾功名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

杜正獻公衍嘗曰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公租不足即繼以公帑量其小大咸使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眞貪吏也於義可責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害一箇官員其閒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

韓魏公辭位授陝西安撫使判永興軍時二府方奏事殿上議邊事未決曾公亮等奏曰韓琦朝辭在門外乞與同議上亟召之公既對即奏曰臣前日備員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上觀公意確遂罷議

龐莊敏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是時上新用文富爲相自以爲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何如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皆云賢相也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爲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況前日被謗而出今當愈畏慎矣富

彌頃爲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爲怨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己有所利焉是後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謗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王文正公旦在中書有事關密院事礙詔格寇萊公持以聞上上以責旦旦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

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卻送與密院寇公大慙翌日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答中書又偶倒用印萊公須句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

眞西山先生嘗過東山楊伯子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篇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楊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詩所謂木心不正脈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楊佩服其言再三謝之

吳正肅公知蔡州蔡故多盜公按令爲民立五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爲息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者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於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爲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迺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

張忠定公有清鑒善否臧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劉忠肅公摯與同列奏事因論人才大槩公奏曰人才難得臣嘗歷觀士大夫閒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二聖諭曰此言極是卿等常能如此太皇官家何所憂

也

趙清獻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饑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糴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饑死者公治民所至有聲在成都越杭尤著

陳文惠公堯佐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張忠定公詠知杭州是時歲饑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千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爲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繩之境內卒以無擾

歐陽文忠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爲人診脈案醫書述病證口辯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效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疏爲人診脈不能對病兒服藥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爲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爲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

曾文昭公肇知應天府口當東南孔道寘勞無虛日公曰飾廚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爲也

譚子

天下賢愚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窗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聚利而就害夫賢於人而不賢於身何賢之謂也博於物而不博於己何博之謂也是以大人利害俱亡何往不

臧

虎踞於林蛇遊於澤非鴟鴞之讐鴟鴞從而號之以其蓄異心之故也牛牧於田豕眠於圃非烏鵲之駭烏鵲從而乘之以其無異心之故也是故麟有利角眾獸不伏鳳有利觜眾鳥不賓君有奇智天下不臣善馳者終於蹶善鬬者終於敗有數則終有智則窮巧者爲不巧者所使詐者爲不詐者所理

黃雀之爲物也日遊於庭日親於人而常畏人而人常撓之玄鳥之爲物也時遊於戶時親於人而不畏人而

人不撓之彼行促促此行佯佯彼鳴啾啾此鳴鏘鏘彼視矍矍此視汪汪彼心慼慼此心堂堂是故疑人者爲人所疑防人者爲人所防君子之道仁與義中與正爾何憂何害

救物而稱義者人不義之行惠而求報者人不報之民之情也讓之則多爭之則少就之則去避之則來與之則輕惜之則奪是故大義無狀大恩無象

爲惡者畏人識必有識者爲善者欲人知必有不知者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大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好行惠者恩不廣務奇特者功不大善博弈者智不遠女綺麗者名不久是以君子惟道是貴惟德是守所以能萬世不朽

王取其絲吏取其綸王取其綸吏取其紼取之不已至於欺罔欺罔不已至於鞭撻鞭撻不已至於盜賊盜賊不已至於殺害殺害不已至於刑戮欺罔非民愛而裒斂者教之殺害非民願而鞭撻者訓之且夫火將逼而投於水知必不免且貴其緩虎將噬而投於谷知必不可或覬其生以斯爲類悲哉

覩食象者食牛不足覩戴冕者戴冠不足不足有所自廉有所始是知王好奢則臣不足臣好奢則士不足士好奢則民不足民好奢則天下不足夫天下之物十之王好一民亦一王好五民亦五王好十民亦十以十論之則是十家爲一家十國爲一國十天下爲一天下何不弊之有

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至奢者猶不及至儉者尚有餘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禍奢者事君必有所辱儉者事君必保其祿奢者多憂儉者多福能終其儉者可以爲天下之牧

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逸樂儉者好恬淡有保一器畢生無壘者有挂一裘十年不弊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可以卽清靜之道

續觀感錄

石演芬事李懷光爲假子懷光與朱泚連和爲逆演芬

使客郜成義赴行在密言懷光有異志成義走告懷光捕之罵曰爾爲我子柰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宜即死對曰天子以公爲股肱公以我爲心腹今日乃負天子我何得不負公耶我胡人無異志惟知事一人耳死固吾分復何說哉

劉留臺自少極貧專事趨謁鄉人厭之一日往泉州謁親表徐司戶至則徐已別調復徒步歸至漳州入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臥堂中終夕不去翌早有一人號哭而至自言爲商於外八年不歸只聚得金八十五

片以一袋盛之昨晚醉中與同伴攜而至此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其金不見劉遂舉以還之彼以數片遺劉不受及還鄉人愈薄之曰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邪公曰平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爲己有必有禍災且彼辛勤所積一旦失去或不得還鄉或死非其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吾是以還惟安分以畢餘生耳未幾父子同薦鄉薦一舉得第至官西京留臺後五十年間子孫趾美仕途者二十有三人曾孫侍郎嘗錄其事鐫之以戒子孫曰當以高祖之心爲心居家者

慈儉以安分居官者廉勤以守節凡物非己者不得妄有覬覦云

溫人趙彥霄兄弟二人父母亡後同爨十二年事兄彥雲惟謹彥雲耽嗜聲色博奕無所不至生業日壞彥霄諫之兄怒遂求析籍不過五年而兄之資產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緡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飢寒之憂故勉從耳今幸我一半尚留不廢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即取分書投之火管鑰

之屬悉以付焉因言兄所負錢已措備償之矣兄初有慚色不從見彥霄意甚勤懇遂受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薦鄉薦一舉登第鄉人敬服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曇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爲兵十年矣會曇以子孝學妖術事敗曇夫婦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獄急曇平生親友無一人敢餉問者達獨旦夕守臺門不離給服供食者幾兩月曇貶恩州別駕諸子皆流嶺南仍使人監防出國門達追泣而隨之防者遏之達曰此我主人也豈不得相隨乎

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家人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達獨在左右不忍去數日曇自縊死旁無家人達使母守曇尸出爲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爲流涕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歸嗚呼達賤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祿仕者獨能發於天性不顧罪累以救其故主之急始終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彼得於曇者不過一衣一食而已今世之士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卿相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目窺之猶懼其禍之延及已也若畏

猛火去而避之又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優恤拯救也耶

東坡記齊人劉庭式未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庭式及第其女已病兩目皆盲女家貧甚不敢言欲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諧老陳無已談叢云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爲欺又何辭遂取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

唐琦開封人紹興衛士也高宗南渡虜帥海金琶八追至紹興太守李鄴以城降琦資性忠勇誓與虜偕死以報國一日鄴方與琶八並馬而行琦持二大甓登小閣上祝曰願天相我一擊殺此兩賊不幸甓中馬琦被執琶八曰大金兵數百萬汝殺我一人何益琦曰欲碎爾腦以愧降虜者耳因罵鄴曰我月請官一石米且不肯負國汝受國厚恩乃甘心降虜尚得爲人邪琶八怒曰汝欲何以死琦曰我願以布裹尸灌油焚三日琶八如其言焚之琦恐琶八追及高宗故以焚尸緩其程耳會

檣帥傅崧卿請爲立廟祭之其文曰虜內侵六年士大夫畏避至不敢稱虜爲賊其能爲宋伏節死難者乃一衛士狙擊虜酋嫚罵降帥至死猶不絕口嗚呼偉哉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廚躬作粥一釜徧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淸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迺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且勞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夫人嘗於郡圃種

苧躬紡緝以爲衣時年蓋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旣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故意不樂果疾作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土誠齋將漕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竹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所得多矣

因命畫工圖之

玄敬詩話

張士誠據吳中東南名士多往依之不可致者惟楊廉夫一人士誠無以爲計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於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中時元主方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誠聞廉夫至甚說卽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詩云江南歲歲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廉夫不可屈不強留也

宋王烈婦清風嶺事昭灼在人耳目士大夫過而題詩者甚衆楊廉夫詩云界馬馱馱百里程清烽後夜血書成祇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廉夫夢悔之乃更作詩有寧從湘瑟聲中死不向胡笳拍裏生之句則與前詩迥不相侔矣又前昔有人作詩以非烈婦者詩云鬻指題詩似可哀斑斑剝剝上青苔當時若有詩中意肯逐將軍馬上來語意與廉夫初見正同後其人竟以無嗣子謂詩貴忠厚王婦之事烈烈如此可爲難矣而二詩皆有貶辭所謂於無過中求有過豈忠厚之

道哉

東坡嘗拈出淵明談理之詩有三一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皆以爲知道之言予謂淵明不止於知道而其妙語亦不止是如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如云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眞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如云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如云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如云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分陰念此使人懼觀是數詩則

淵明蓋眞有得於道者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道家言人身中有三尸又謂之三彭每庚申日乘人之睡以其過惡陳之上帝故學道者遇是夕輒不睡許郢州詩云夜寒初共守庚申是也柳子厚集有罵尸蟲文元吳淵穎有三彭傳則儒者亦以爲有是物矣嘗記避暑錄話載道士程紫霄詩云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常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此言近道蓋得孔子丘之禱久矣之意也

朱陳村在徐州豐縣東南一百里深山中民俗淳質一

村惟朱陳二姓世爲婚姻白樂天有朱陳村詩三十四韻其略云縣遠官事少士深民俗淳有財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爲陳村人死爲陳村塵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欣一村惟兩姓世世爲婚姻親屬居有族少長遊有羣黃雞與白酒歡會不隔旬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鄰死者不遠葬墳墓多繞村既安生與死不苦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往見玄孫予每誦之則塵襟爲之一灑恨不生長其地後讀坡翁朱陳村嫁娶圖詩云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而今風雨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則宋之朱陳已非唐時之舊若以今視之又不知其何如也

韻語陽秋

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鼎州久不歸侍嘗閱貴人歌舞有詩云畫堂玉佩縈雲響不及桃源欸乃歌山谷和韻諷之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扊扅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山谷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爲親滌廁牏浣中裙未嘗頃刻不供子職洎貶黔南不能與親俱則贈王郎詩云留我左右手奉承白髮親至贛上食蓮有感

則曰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亦可見其孝誠矣予聞無瑕者可以攻人則其告稚川之語未爲過也老杜送李舟詩非不歸重而其中亦不能無譏焉所謂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因有望斂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豈非譏其無方之遊邪孔子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則山谷少陵之詩皆有孔子之意也

孟郊落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刃傷再下第詩曰一夕九起嗟夢短不到家下第東南行曰江貍伴我泣

海月投人驚愁有餘矣下第留別長安知己云豈知鶗鴂鳴瑤草不得春失意投劉侍御云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聰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歎命云題詩怨遠怨問易蒙復蒙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怨有餘矣至登科後詩則云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識者以此詩驗郊非遠器余謂郊偶不遂志至於屢泣非能委順者年五十始得一第而放蕩無涯哦詩誇詠非能自持者其不遠大宜哉

陶淵明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而繼之以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則求而有獲者也杜子美上水遣懷云驅馳四海內童稚日糊口而繼之以但遇新少年少逢舊知友則求而無所得者也山谷貧樂齋詩云飢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過青草湖云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老憶昔上岳陽一飯從人討由是論之則杜之貧勝於陶而山谷之貧尚優於杜乃知貧者固士之常也

孟宗爲鹽魚司馬龍職還道作兩器鮓以奉母母曰吾老爲母嘗言惟飲彼水何吾言之不從也陶侃作魚吏以蚶鮓餉母母反書責侃曰汝爲吏以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二母事絕類予惟世之爲吏者往往累於父母妻子所謂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物從何來若二母者可以爲法也

曹操好方外之士所招致者甘陵甘始廬江左慈陽城郗儉悉善辟穀號數百歲曹植作論辨之以操爲匹夫所罔納虛誕之詞信眩惑之說是矣其曰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以悅口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色也以予觀之植雖辨道未爲知道也夫無味之味天下之至味也無聲之樂天下之至樂也無采之色天下之至色也

草木子

色香臭味天之所生也耳目鼻口人之所具也目知色耳知聲鼻知臭口知味此四者天人之相交也使無耳目則聲色又烏用生之哉則造化或幾乎熄矣此天地之所以善藏其用也至於心則又所以具此理而應此

拾柒 册94 ½版

事者也宰制四者於中而各聽命焉此其所以官天地役萬物者也故並於兩閒而爲三

智襄子爲美室士茁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下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近時有以張巡傳糊窗者有一士人見之而題四句於其右云坐守睢陽當豹關江淮賴此得全安至今青史雖零落猶障窗風一面寒

諺云南人不夢駝北人不夢象缺於所不見也蓋寤則

神舍於目寐則神棲於心蓋目之所見則爲心之所想所以形於夢也

夢之大端二想也因也想以目見因以類感舉世皆夢也夢夢也不夢亦夢也夢乎夢不夢乎不夢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蝴蝶也榮枯黃粱也

艾子

艾子出遊見一嫗白髮而衣衰麤之服哭甚哀艾子謂曰嫗何哭而若此之哀也嫗曰哭吾夫也艾子曰嫗自高年而始哭夫不識夫誰也曰彭祖也艾子曰彭祖壽八百而死固不爲短可以無恨嫗曰吾夫壽八百誠無恨然又有壽九百而不死者豈不恨邪

養生類纂

雲笈七籤曰譙國華陀善養性弟子廣陵吳普彭城樊阿授術於陀陀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極耳人身常搖動則穀氣消血脈流通病不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

耄智餘書云遣妄情如刀之伐樹非一斧可倒求眞理如食之充腸非一口可飽修道積功大率如此

本草衍義總敘曰夫未聞道者放逸其心逆於生樂以精神徇智巧以憂畏徇得失以勞苦徇禮節以身世徇財利四徇不置心爲之病矣極力勞形譟暴氣逆當風縱酒餐嗜辛酸肝爲之病矣飲食生冷溫涼失度久坐久臥大飽大飢脾爲之病矣呼叫過常辯爭倍答冒犯寒暄恣食鹹苦肺爲之病矣久坐溼地強力入水縱欲勞形三田漏溢腎爲之病矣五病既作故未老而羸未羸而病病至則重重則必斃嗚呼是皆弗思而自取之也

褚氏遺書曰養耳力者常飽養目力者常瞑養臂指者常屈信養股趾者常步履

養生要訣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胸臆之設猶宮室也支體之位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川也腠理之閒猶四衢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至人能理其身亦猶明君能治其國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愛其氣所以全其身民弊即國亡氣衰即身謝

又曰能攝生者當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駐何名六害一曰薄名二曰禁聲色三曰廉貨財四曰損滋味五曰屏虛妄六曰除疾妬六者若存則養生之道徒設耳蓋未見其有益也

又曰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弈則臟腑上翻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膀胱納客風多怒則腠理奔浮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面焦枯多好則智氣潰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脈乾急多機則智慮沈迷茲刀伐人之生甚於斤斧蝕人之性猛於豺狼

又曰心內澄則眞人守其位氣內定則邪物去其身行欺詐則神悲行爭競則神沮輕侮於人當減算殺害於物必傷年行一善則魂神歡行一惡則魄神喜魂神欲人生魄神欲人死常欲寬泰自居恬淡自守則神形安靜災病不生矣

抱朴子曰凡夫之徒不知益之爲益迺又不知損之爲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尚不悟其易亦安能識其難哉夫損之者如鐙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者如禾苗之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爲不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爲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損一所以至億也若能愛之於微成之於著者則知道矣

養生以不傷爲本此要著也且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戚戚所患傷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沈醉嘔吐傷也飽食即臥傷也跳走喘急傷也歡呼哭泣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養性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至久臥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飢而食食不可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可

拾柒册94%版 15 B

過多凡食多則結積聚飲多則成痰癖也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遠願廣志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露臥星下不欲眠中見扇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傷心甘多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久則損壽耳

著生論曰身有四氣人多不明四氣之中各主生死一

曰乾元之氣化爲精精反爲氣精者連於神精益則神明精固則神暢神暢則生健若精散則神疲精竭則神去神去則死二曰坤元之氣化爲血血復爲氣氣血者通於內血壯則體豐血固則顏盛顏盛則生合若血衰則髮變血敗則腦空腦空則死三曰庶氣庶氣者一元交氣氣化爲津津復爲氣氣運於生生託於氣陰陽動息滋潤形骸氣通則生氣乏則死四曰眾氣眾氣者穀氣也穀濟於生終誤於命食穀氣雖生蘊穀氣還死精能附血氣能附生當使循環則身永固乾元之陽陽居陰位臍下氣海是也坤元之陰陰居陽位腦中血海是也生者屬陽陽貫五臟喘息之氣是也死者屬陰陰納五味穢惡之氣是也氣海之氣以壯精神以塡骨髓血海之氣以補肌膚以流血脈喘息之氣以通六腑以扶四肢穢惡之氣以亂身神以腐五臟

三餘贅筆

記禮者云猩猩能言不離禽獸淮南子云猩猩知往而不知來西國胡人取其血染毳罽色鮮不黯或曰若刺其血問之爾與我幾許猩猩曰二升果足其數若加之

鞭捶而問之則隨所加而得焉阮湃云曾使封谿見邑人說猩猩在山谷數百爲羣里人設酒路側又織草爲屨更相連結人伏伺其旁猩猩見酒及屨則知爲餌已又知設者祖先姓字遂斥罵其人且相戒曰毋墮奴輩計中舍爾而去復相謂曰試共嘗之既而染指知味則冥然忘夙戒相與沾濡不覺逮醉因取屨著之顚連頓仆乃爲人所擒予謂猩猩獸也曾何足道人爲萬物之靈迺有黷貨好色貪爵戀祿迷而不知止者不亦猩猩之類也乎

九沙山人萬表曰是集者山人灼艾時所集也山人廢書久矣乃以灼艾休暇日□諸說□有會於心者輒手錄之不覺成帙遂名之灼艾集云辛卯歲夏五月上浣

寓金陵謹識

灼艾續集上

明鄞萬　表鹿園撰

鷗峯雜著

禮君子已孤不更名夫名父命也況父既沒而名可更之乎方今乃有以學問自負孝義自許之士動輒更名豈禮也哉若然則名不命之於父亦猶身不受之於父乎父沒而名可更亦猶父沒而身可失乎不學莫大焉不孝亦莫大焉余少孤實能勉於是得不以爲疏於禮者告邪

余觀夫世之人富於文辭者其家必貧富於貲貨者其子必不肖才人多無賢配美女必歸愚夫彼蒼蒼者之主張吾人何若是之謬哉陸氏曰梅花優於香桃花優於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可得而兼者矣信哉

昔者白龜能見夢於宋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能知七十二鑽而不能避刳腸之患烏鰂每遇漁舟即吐墨染水令黑以混其身漁人見黑即知網之大獲余於是知夫小智不足以保身而深謀適足以召禍有爲白龜烏鰂之所爲而卒不蹈白龜烏鰂之所蹈者幾希

唐末京師人春遊以牡丹花爲勝賞劉淵邀客賞花乃繫水牛數百頭於前曰此劉氏黑牡丹也夫牡丹花之富貴者也彼愛之者亦不過草頭露耳若擬淵之迹不猶實藏中之八卦絲竹中之風雅邪

丙子之冬余上京師道經於雄時沽水成冰斷橋絕路人之挈妻子而溺者什伍溺而死者什三矣嗚呼是不知典守者之爲誰也昔諸葛武侯之治蜀橋梁道路無不繕理而民不知勞君子以爲庶幾先王之政夫先王之政莫切於救民若夏令十月徒杠成周制十二月輿梁成是皆爲政之先務也今之爲政者一錢不費一民不役者有之而不知橋梁道路之當恤興造動作無所不至者亦有之而不知民財民力之當休皆非也與其視途人之病於涉而死也孰若寧視吾民之勞於役而弗之死乎與其勞一境之民而濟四方之來涉者不爲寧爲臺池室堂之費而資一時之美觀乎是可與仁者言之

全悰父柔使齎米數千斛到吳市易悰皆散給士大夫空船而還白父曰所利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急

故賑贍之柔乃奇之此周急之仁出於子而父不禁者范文正遣子堯夫至姑蘇取麥五百斛舟還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欲葬無可謀者堯夫以麥舟與之到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三喪未舉方滯丹陽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曰已付之矣此周急之仁有於父而子能體者今人之慢藏者於骨肉間但知相勉以利而不知相感以義吾見亦多矣聞斯人之風寧不爲之頹泚

青箱雜記

王文正公旦相眞宗僅二十年時值四夷納款海內無事天書荐降祥瑞沓臻而大駕封岱祠汾皆爲儀衞使扈蹕處士魏野獻詩曰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已畢可能來伴赤松遊

王公旦與楊文公億爲空門友楊公調汝州公適當軸每音問不及他事惟談論眞諦而已余嘗見楊公親筆與公云山栗一秤聊表村信蓋汝惟產栗而億與王公忘形以一秤栗遺之斯亦昔人雞黍編紵之意也

馮瀛王詩雖淺近而多諳理若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之類世雖盛傳而罕見其全篇今並錄之詩曰窮達皆由命何勞發歎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不偶作云莫爲危持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范文正公作金在鎔賦云今區別妍媸願爲軒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則公負將相器業文武全才亦見於此賦矣

程史

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皆有一士鄰於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予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於屏閒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卽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胡盧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輒掀髯曰吾儒不爲五賊

所制當成何等人邪

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爲其母卜地青烏之徒輻集莫適其意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延之踰年始得吉於近村有張翁者業之國瑞冶家未嘗問有無一以諉其子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地且曰陳氏卜葬環數百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龍斷取貲未易厭也於是僞使其冶之隸如張翁家議圖豕若以禱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譽之曰吾冶方乏炭此可窰以得貲翁許之乎張翁固弗疑也曰諾居數日復來遂以

錢三萬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築垣繕廬三閱月而大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翁與子偕忽顧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幾子以實告又顧工曰使不以計勝則爲直當幾何曰以時賈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具鞚馬謁張翁而邀之至則館焉盛殽醞相與款洽者幾月語不及他翁既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醼之酒五行輦錢緡三百寘之阼實縑於筐酌酒於斝而告之曰子葬予母人謂其直之腴請以此爲翁壽翁錯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萬過矣此惡敢當國瑞曰不然葬而買地宜也詭以爲冶則非也余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紿翁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以爲請凡予之爲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義者翁卒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爲君子老夫雖賤可強以非義之財邪固授之往反撐拒詰旦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爲是必爲我致之不得已密召其子畀焉曰是猶翁也翁竟不知嗟夫世之人以市道相交一錢之爭至於死而不悔聞二人之風亦可以少媿乎

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精義深蘊眞足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偈之言曰文中子以佛爲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倀倀然益入於迷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

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爲百代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嗚呼妄者以虛辭歧實理以外慕易內修滔滔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盍反而觀之

張賢良君悅咸家蜀綿州世以積德聞紹聖初再試制科宰相章惇覽其策以所對不以元祐爲非大怒雖得簽書劍西判官以去而科目自是廢矣仕既不甚達益篤意植美貽慶以遺後人嘗一日晝寢夢神人自天降

告之曰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驚而寤未幾而魏公生時魏公之兄已名滉君悅不欲更所從乃字魏公曰德遠出入將相垂四十年忠義勳名爲中興第一天固有以啓之者歟

賓退錄

或問陸文安公何不注釋諸經以垂世陸曰六經乃注我者也

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小人之情狀其判如此爲士者當知所擇矣余亦懼爲小人之歸也筆之以自警

陸放翁感事詩云陋巷何須歎一瓢朱門能守亦寥寥

衲衣先世曾調鼎野褐家聲本珥貂若悟死生均露電未應富貴勝漁樵十年回首俱陳迹不向盃中何處消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王荆公曰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則不可咈百姓以從先王之道何爲而不可范淳夫云咈百姓則非先王之道也荆公之言主於自文范公則求以矯之其實不然千百姓之舉者有時而違道則道必有時而咈百姓矣祁寒暑雨均曰怨咨小民之情也爲政者但當虛心無我據理而行不使纖毫計較毀譽之心亂於胸中足矣

拾柒 册94 ½版

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

葆光錄

陳瓚字錫用業通九經百家之說自言得養生之術年逾九十耳目聰明猶勤於筆硯著經史系華十卷然其家貧人憂其衣食不足嘗曰瓚賢能不及顏子而壽祿過之何患貧也時益重之後官至祕書監致仕歸剡

越中有胡氏之姊性妒忌怒婢妾將熨斗烙其面皮肉

焦爛猶未快意及其疾病徧身瘡痍兼當三伏中臥欲展轉肌膚旋黏牀席體血臭穢骨露方卒

臥游錄

支公好鶴住剡東岇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支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之翫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五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醒而退曾不悋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歟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山家清事

金取乎剛丹取乎一不剛以戒慾不一以存誠豈金丹

乎有如純乾即丹也自強不息即金也苟能剛毅以行吾誠則此丹可以存諸身而施諸天下豈小用哉如欲舍此以求法不過欲知玄牝之門耳非鼻非口非泥丸非丹田惟內腎一竅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戶牝戶無所感觸則精不外化而後玄關可以上通既通則精氣流轉於一身而復於元又能凝神調息以養之至於調息心靜則天地元氣自隨節候以感通久而不爲物奪自可以漸入天道過此又欲求三峯黃白之術此愚夫也何足以語道蓋自古以來未嘗有貪財好色之神仙

云

僕舊苦臟疾偶遇人語曰但不食豚足已試之一歲果爾案本草云其肉不可食令人暴肥而召風又耗心氣又文人尤所當戒且食多忌吳茱萸白花菜蕎麥皆不可同食由是久不食而他病亦鮮且覺氣爽而讀書日益悟始信不食豚之大功

山深嵐重仙道未能生薑豈容不種每旦帶皮生薑細嚼熟酒下之或薑湯亦可矣

臘月剖修竹相接各釘以竹丁引泉之甘者貯之以缸

杜甫所謂剖竹走泉源者此也又須愛護用之諺云近水惜水此實修福之事云

本事詩

開元中頒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徧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生緣邊人皆感泣

李章武學識好古有名於時大和末勑僧尼試經若干紙不通者勒還俗章武時爲成都少尹有山僧來謁云禪觀有年未嘗念經今被追試前業棄矣願長者肴之

章武贈詩曰南宗尚許通方便何處心中更有經好去苾蒭雪水畔何山松柏不青青主者免之而去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當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嘗與一二同年城南遊覽至文八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具以對之又云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德隅齋畫品

大佛像蜀張南本所作也世之畫史但能寫物之定形故水火之狀難盡其變始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爲同能不如獨勝遂專意畫火獨得其妙今此辟支佛結跏趺坐火周其身筆氣焱銳得火之性觀者以煙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佛以定慧

力坐其間安然不動則毫末小利害足以動其心乎予爲之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滅吾觀若人孰懼燒劫

菡萏圖趙昌作昌善畫花設色明潤筆跡柔美國朝以來有名於蜀士大夫舊云徐熙畫花傳花神趙昌畫花寫花形然比之徐熙則差劣其後鐔宏王友之輩皆弗逮也蓮花生泥汙之中出於水而不著水昌此花標韻清遠能識此意耳

開元天寶遺事

右拾遺張方回精神不爽時人呼爲癡漢子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論之精彩昂然進不懼死明皇嘗謂右拾遺張方回忠賢人也

姚元崇爲宰相憂國如家愛民如子未嘗私於喜怒惟以忠孝爲意四方之民皆畫元崇之眞神事焉求之有福

盧奐爲陝州刺史嚴毅之聲聞於關內玄宗去京師次陝城頓知奐有神政御筆贊於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仁雖惠愛性實謙沖亦既利物存乎匪躬斯爲國寶不墜家風尋除兵部侍郎陝州之民多有淫祀者州之士民相語曰不須賽神明不必求巫祝爾莫犯盧公立便有禍福

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咸謂璟爲有腳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爲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而必斷剛而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爲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幽閒鼓吹

宣宗暇日召翰林學士時韋尚書澳遽入上曰要與卿款曲少閒出外但言論詩上乃出新詩一篇有小黃門置茶訖亦屏之乃問曰朕於勑使如何韋公即述上威制前朝無比上閉目搖首曰總未總未依前怕他在於卿如何計將安出韋公既不爲之素備乃率意對曰以臣所見謀之於外庭即恐有太和末事不若就其中揀

拔有才識者委以計事如何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行之初擢其小者自黃至綠至緋皆感恩若紫衣掛身即一片矣公慙汗而退噫大君之問社稷之福對敭止此惜哉

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令狐相進李遠爲杭州宣宗曰比聞李遠詩云長日惟銷一局棊豈可以臨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有實也仍薦遠廉察可任乃俞之

于孟陽初爲戶部侍郎夫人憂惕謂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徧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座黲綠少年何人也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劉賓客嘉話錄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綠耳於玄圃

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獻擅朕闕庭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時漸危合圍疑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日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岩嶢試一臨虜騎俯城綸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吟

楊祭酒愛才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度度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項斯由此名振遂登高科

盧新州爲相令李揆入蕃對德宗曰臣不憚遠使恐死道路不達君命上惻然免之謂盧相曰李揆莫老無杞曰和戎之使須諳練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後差使小於揆年者不敢辭遠使矣揆既至蕃蕃長問唐家有一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箇李揆爭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誣之也揆門戶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罷淮海入洛見之言

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其左右此是劉僕射曰戴僕射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卻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僕射在職無異跡當朝似不能言及薨高宗歎曰自吾喪至德無復聞讜言在時有不是者未嘗放我過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朝

廷始重之

眉山文錄

子美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其於治道深矣

蜀道館舍壁間題一聯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不知何人詩也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余歸蜀當杜門著書不令廢日只效溫公通鑑樣作議論商略古人歲久成書自足垂世也

深雪偶談

建中靖國中坡公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游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公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坡買一宅爲緡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公問嫗何

爲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不動以至於此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來歲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坡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因再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毘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

一盤消夜江南果喫果看書只清坐罪過梅花料理我一年心事半生牢落盡向今宵過此身本是山中箇纔

出山來便希差手種青松應是大縛茅深處抱琴歸去又是明年話此辭泳沂叔客中守歲詞也沂叔久客江湖瀕老懷歸遂賦此詞

張太史明道雜志

蘇長公有詩云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庵初白頭黃九云初日頭問其義但云若此僧負暄於初日耳余不然黃甚不平曰豈有用白對天乎余異日問蘇公公曰若是黃九要改作日頭也不奈他何

錢穆內相本以文翰風流著稱而尹京爲近時第一余

嘗見其剖決甚閒暇雜以談笑諢語而胥吏每一顧問皆股慄不能對一日因決一大滯獄內外稱之會朝處蘇長公譽之曰所謂霹靂手也錢曰安能霹靂手儻免葫蘆蹄也葫音鶻

司馬溫公當世大儒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於韋布嘗爲某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嘗患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置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

范丞相司馬太師俱以閒官居洛中余時待次洛下一日春寒中謁之先見溫公時寒甚天欲雪溫公命至一小書室中坐對談久之爐不設火語移時主人設栗湯一杯而退後至留司御史臺見范公纔見主人便言天寒遠來不易趣命溫酒大盃滿酹三盃而去此事可見二公之趣也

元祐中裕享詔南京張安道陪祠安道因蘇子由託某撰辭免及謝得請表余撰去後見張公表到悉用余文

不改一字獨表內有一句云邪正昭明改之云民物阜安意不欲斥人爲邪也張公高簡自居而慎如此

嘉祐中韓魏公當國遣使出諸道以寬恤民力爲名使既行魏公大悔之每見外來賓客必問寬恤使者不擾郡縣否意恐詔使搔擾民重不安也無幾皆罷之王荊公行新法每遣使其大者曰訪察小至於興水利種稻田皆遣使使者項背相望於道荊公嘗言讀大小雅言周文武故事而小雅第二篇便言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故遣使爲先務二公所見如是

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而氣足者不富貴即壽考但人作十事若一一中理無所戾者也自難得況終身作事中理邪其次莫若觀其所受此最切要升不受斗不覆即毀物理之不可移者

范蜀公不信佛說大蘇公嘗與公論佛法其所以不信之說范公云鎮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嘗信蘇公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醫切脈醫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脈而信之如此何獨至於佛而必待見耶

松窗雜錄

狄仁傑之爲相也有盧氏堂姨居子午橋南別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遇伏臘晦朔修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攜雉兎來歸膳味進於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啓姨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曰相自貴爾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慙而去

上好馬擊毬內廄所飼者意猶未甚適會黃幡綽戲語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馬經者幡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馬經者爾焉得之幡綽曰臣日日沙隄上見丞相所乘馬皆良馬也以是必知通馬經上因大笑而語他

次柳氏舊聞

魏知古起諸吏爲姚崇引用及同升也崇頗輕之無何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士事以吏部尚書宋璟門下過官知古心銜之思有以中之者時崇二子並分

曹洛邑會知古至特其家君頗招顧請託知古歸悉以上聞他日上召崇從容謂曰卿子才乎皆何官也又安在崇揣知上意因奏云臣有三子兩人皆分司東都矣其爲人欲而寡慎是必以事干知古然臣未及聞之耳上始以丞相子重言之欲微動崇而意崇私其子或爲之隱及聞崇所奏大喜且曰卿安從知之崇曰知古微時是臣之所慰薦以至榮達臣之子愚謂知古見德必容其非故必干之上於是明崇不私其子之過而薄知古之負崇也上欲斥之崇爲之請曰臣有子無狀撓陛

下法陛下特原之臣爲幸大矣而由臣逐知古海內臣庶必以陛下爲私臣矣非所以裨元化也上久乃許之翌日以知古爲工部尚書罷知政事

肅宗爲太子時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顧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汚漫在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釋肅宗徐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玄宗西幸車駕自延英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去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俟上駐蹕曰何用此爲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斂容曰盜至若不得

此當厚斂於民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也命撤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人如此福未艾也雖太王去豳何以過此乎

隋唐嘉話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百姓以墨勑示僕射蘇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況臨御萬邦而販蔬鬻菜事竟不行

將軍王果嘗經峽口見一棺於崖側將墜使人遷之平遂得銘云更後三百年水漂我臨長江欲墮不墮逢王果

人相編

郭林宗觀人有九德一曰容物之德如江山之在天下無物不容招來虛受浩浩不滿小人升合之量豈能有容二曰樂善之德君子聞人之善則樂然而喜慕小人聞人之善則妒忌而欲害之三曰好施之德君子不

貪不吝有才則施於人小人貪鄙好財而未嘗施四曰進人之德君子先人而後己能讓人小人不然則進己而退人也五曰保常之德君子有常之德慎終如始小人則喜怒不常始終多變六曰不妄之德出言於己未嘗虛發小人惟妄傾覆未嘗獲信七曰勤身之德勉之好善能勤於身不慢不怠小人慢怠而不勤也八曰愛物之德君子視之猶己所以養羸老而畜稚幼者也九曰自謙之德君子居下自居人後小人則好勝爭先豈能自慎

明達者言順剛正者言勵簡靜者言直謙恭者言微執中者言僻虛誑者言繁躁進者言急鹵莽者言粗愚頑者言鈍陰毒者言而含笑言之所至以此驗之其言泛泛終無所成其言便便終不困滯凡人之言保乎氣貫乎神和也神和則言而有志與人之言貴乎有信貴乎有理讒言勿入耳邪言勿出口聽言以事察則言之所以爲吉與貴也

詩曰人倫何處定枯榮先相心田後相形心發善端諸福集時藏毒害禍須生麻衣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

相無心相隨心滅斯言簡實相法之綱領誠可忽諸

蓉塘詩話

周公政書謂刑亂國用重典林少穎曰以其頑昏暴悖不可訓化則殲渠魁滅強梗宜以剛克之義也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此之謂乎

高皇初定天下承胡元大亂之後痛五教之大壞疾四維之不張於是用重典以治之迺有刖膝斷趾鉤背剝皮腰斬坑醢之刑蓋不如是則左衽之俗染人之深不易驅之於禮義教化之中亦聖人救偏拯弊之權非衆人所能識者又案宋太宗時光祿寺丞通判彰州錢易上疏乞除非法之刑曰古之肉刑尚以爲虐而絕之近代非法之刑乃或支解臠割鉤背烙筋身見白骨而口眼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未息臣愚以爲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也臣爲一人愛民民亦愛一人既愛其上則奉上而懼苟以嚴刑欲戒則懼未至而怨已深乞禁非法之刑止從絞斬易吳越王鏐孫弘倧之子也夫宋初懲五季之亂其用重典宜也至太宗之時亦可以省矣而不省我太祖雖用重典以懲亂至其作祖訓定律令

傳之後世則不許用法外之刑蓋因時制宜不得不如是也

王忠毅公驥豐功偉烈卓乎一世凡有求詩文者信筆成篇略不經意嘗謂人云北方老實文字不足爲法答應而已連稾付之此可見公之眞誠然公之可傳亦不待此也

宋張忠定公詠祀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曰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極

幽懲使之然耳故憫之李畋張乖崖語錄云

今日殘花昨日開爲思年少坐成呆一頭白髮催將去萬兩黃金買不回有藥駐顏都是妄無繩繫日重堪哀此情莫與兒曹說直待兒曹自老來此姑蘇沈石田啓南之詩也格律雖卑弱然摹寫衰老之景人不能道也

蘇子瞻自黃州移汝州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

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觀東坡大獄大兵之言雖有所激於中然漢唐之禍誠在於此逐君子困生民亦以此敗者宋也公之言可謂有益於國家者矣

宋趙清獻公抃墓在衢州府城東北四十五里宋景定間林存爲潭州帥罷歸道衢謁千夫荷擔經墓旁疲甚因相與語趙清獻公抃一琴一鶴那有許耶或聞之題詩驛舍曰千夫荷擔在山阿膏血如何有許多不若扁舟徑歸去休從清獻墓前過

武昌府城西黃鶴山有夏口城吳主孫權所築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名至劉宋順帝時柳世隆等守之沈攸之攻之不克梁末陳初周將史寧爲土山長梯攻之不能破黃巢之亂止陷其外城蓋其城依山負險周迴不過二三里乃知古人築城欲堅不欲廣也

道山清話云韓莊敏一日來子弟讀書堂徧觀子弟程課喜甚謂門客曰舉業只須作到這箇地位有命時儘可及第自此當今日日講五經依次第觀子史程文不必更工枉了工夫若無命時雖工無益夫舉業文字今國家以此取士固不可不務精熟然專力於此而不知窮經以求其理而措諸用徇口耳騁筆舌窮不能獨善其身達不能兼善天下所謂有命之言於學者極有益當務其著已者而已

唐開元十年十一月前廣州都督裴伽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爲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曏巡

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柰何輕加笞辱以皁隸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復追佃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此言非爲佃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又開元二十五年五月夷州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吁

二公可謂近厚之論也以禮事君務在大體俾朝廷以禮義廉恥待士所存不亦遠哉

臨川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宋宰相王安石之所著也舊本一百三十卷元金谿危素太朴復加增補校訂總爲百卷今板行者是也臨川吳文正公澄序之有云公之學雖博所未明者孔孟之學也公之才雖優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不以其未明未能自少徒以其已明已能自多毅然自任而不回此其蔽也吁荆公之論定於此數語矣

元世祖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上使董文炳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之輕汝也固宜吁劉整呂文炳身爲大將首鼠偷生使聞此言尚可立其朝而食其祿乎其不愧死者幾希

遂初先生四明王叔載名厚戒子陞隲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暴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身同流合汙以爲通矯時干譽以爲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所深惡非所望於汝也

洪武七年岐陽武靖王李公文忠平西番還至西安以其民病鹹水也言於秦王穿渠貫城中通九龍池水以利之汲者飲者皆以額手謝九龍池一名九龍泉泉有九穴會於一池俗名鵝鴨池在同州城東南十五里案宋陳康肅公堯咨守京兆乃疏龍首渠引滻水入城以便民汲國朝天順中余肅敏公子俊知西安府又引交潏二水入城以便汲西安之民免鹹鹵之病者三公之

惠也今龍首九龍所引俱絕秦民日飲者余公所引者耳

正統甲子夏國子監祭酒李忠文公時勉言忤權奸困首木於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公耄弱不能勝瀕死須臾監生石大用者薊州豐順人自邑庠陞太學有年處六館諸生閒恂恂謹飭植志務學不少自衒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知其爲人乃蹙然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羅難而弟子奚忍坐視衆無有應者大用乃退而閉戶草疏奏懇請自代忠文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

亦有沮之者大用奮然作色曰朋友急難詩歌鶺鴒況師乎亦弗聽挾所奏詣銀臺投進銀臺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遂以其奏聞于上上竝釋之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信夫

正德中胡端敏公之副憲江西也實兵備東鄉以公在廣西太平時有擒梗命土官之功故任之時寧庶人謀逆公上疏發其事反爲庶人所構陷逮繫詔獄瀕死者數矣內外爲公訟冤者衆得減死謫戍遼左及庶人作亂而公言始驗乃釋自便又有言公忠義智略宜任討賊之寄者適賊平乃以公爲湖廣按察使陞都御史巡撫四川及今上即位深知公忠鯁超擢不數年周旋六卿公亦不以摧折少變其節感上知遇愈自淬礪以經濟爲己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如疏薦林見素之賢辯彭幸庵陳都御史有功無罪諫勿罪議大禮諸臣勿從銷兵之議及議處甘肅降夷此其大者他事尚多以是與二三執政不合又多病故數數求去既得請方抵家即起爲南京兵部不拜尋卒死之日家無積鏹廩無餘

粟故部使者敷奏稱公歸老家貧清約自守道其實也公平生議論不肯附和詭隨獨議禮一事偶同諸公然非附人也今或有以此議公爲求進者恐不然乎

宋文信公嘗過唐忠臣張公巡許公遠雙廟留題沁園春詞一闋道二公之精忠勁節辭旨壯烈千載之後昭然與日月爭光本朝劉文成公伯溫過安慶亦作沁園春詞哀余忠宣公闕正與文山之詞相匹錄之詞云士生天地間人孰不死死節爲難羨英偉奇才世居淮甸少年登第拜命金鑾面折奸貪指揮風雨人道先生鐵

肺肝平生事扶危濟困拯弱摧頑淸名要繼文山使廉
懦聞風膽亦寒想孤城血戰人皆效死闔門抗節誰不
辛酸寶劍埋光星芒失色露濕旌旗也不乾如公者黃
金難鑄白璧誰完
唐德宗興元元年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尙
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李懷光
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爲不可
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
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敕

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
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
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敕尙結贊亦
不進軍史言李懷光雖欲養寇以自資然其陳用吐蕃
三害其言亦各有理元人召用苗軍卒受其害亦可鑒
矣
正德中見素林公俊以右都御史受命平蜀寇未幾卽
乞休致時閹宦與侯倖用事故也空同李夢陽以詩寄
公云錦水啼鶯起巴山春望微千戈滿眼急江漢一舟
歸花送琴書色霜留斧鉞威所傷豺虎亂公也惜鷗磯
諸葛能安蜀穰苴本善兵向來優起詔番作急流行老
益丹心壯憂惟白髮驚祇憐川父老涕泣挽歸旌二詩
摹寫公盡矣
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好支頤春風自是人閒客
主管繁華得幾時此宋小山晏叔原晚春詩也眼底紛
紛不可人意讀此詩未嘗不三復歎息也
楓山章先生懋擢福建按察僉事以考績赴部堅乞致
仕冢宰尹恭簡公晏慰留之辭益力恭簡詰之曰不罷

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先生對曰古人正色立朝
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
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事退之
足矣恭簡憮然驚歎知其意決特爲上請從之時先生
年僅四十一
宋趙岐倅溫州時其父淸獻公抃致仕家居岐迎以就
養作堂名戲彩堂取老萊子戲彩之義淸獻題詩堂中
云我憩堂中樂可知優游踰月意忘歸老來不及吾兒
少且著朱衣勝彩衣吁父慈子孝之樂於此可以想見

矣世有讀聖賢書而至於父子相夷者其相去禽獸又幾何哉

宋富鄭公有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之不亂得乎吁況小人之與小人並戛其攻擊排擠以求必勝其貽患於天下國家可勝言哉

袁凱洪武中爲御史上一日錄囚畢令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

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大喜悉從之後以疾罷歸卒凱

字景文其先蜀人後徙松江之華亭

曾南豐曰近可言者莫如唐臣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冑劉洎持憲法則張玄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爲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緯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何爲者耶考之於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收敘不隔貧賤而已卒之稱良相者必先此二人由此觀之則宰相之職不在於強記博聞也不在於文辭敏贍也不在於剛察自遂也其惟以用人爲首務乎世之妒賢嫉能營私植黨昵比小人而懷奸誤國若李林甫盧杞王安石賈似道之徒卒之喪國亡家其惡可勝言哉

劉忠宣公大夏張簡肅公敷華二公皆天順甲申進士

選庶吉士李文達公彭文憲公時在內閣欲留二公官翰林二公力辭不就後二公皆以政事爲名臣

洪武末蘇州姚知府善安陸州人下車聞郡有處士王先生賓者命駕往見之及門賓見其騎從乃告之曰賓有老母在未嘗見聲勢恐驚之乞損騶侍善後造賓望門下輿徒步而造之坐談今古商榷政事時謂不減古人之風

洪武元年八月上謂宣國公李善長曰治天下須用臣手有規矩繩墨然後百度可貞也乃建議三省立六部

拜諫議大夫設登聞鼓院罷逋租不征下詔責躬求天下巖穴深藏不售之士顧元臣本裕伯曰斗米三錢外戶不閉朕力行三年可以臻此至理於是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才而進用焉

宋秦檜嘗語司封郎中兼國子司業王葆曰檜欲告老如何葆曰此事不當問葆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爾葆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讐擇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默然吁檜之問奸也葆之對實宰相之事也檜豈誠於求益者哉葆可謂不

失其正者也

洪武二年上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曲阜林廟京師及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書錢唐上疏力諫略曰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上祀孔子如天下祀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吏部侍郎程徐亦上疏略曰曠古以來帝王之治天下教養而已民無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斯二者在國家在萬世不可一日或廢者也故有國者祀之徧天下無非爲維持人心世道之計而示人以崇本始報功施之典耳三代而上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而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以之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之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其心未嘗一日忘天下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則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教則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必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通祀焉非所以崇本始報功施也上從二人之議孔子之祀得不罷焉唐宇惟明寧波之象山人徐字仲能唐同郡鄞縣人

追封漳國忠毅公武安侯鄭公亨守大同時年已七十餘剛正有爲一志爲國卒時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同國家後門我乃死矣後來者何人勿壞我家事也吁自嘉靖以來至十二年守者非人變生驕悍之卒戕殺總帥者再至引虜騎飲於城下使軍民橫罹鋒鏑者不知幾千人以至召三邊大兵再易主將然後略定忠毅之言當國者可不念之哉

左太沖吳都賦云富中之氓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井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此

數語者曲盡三吳之人富侈之狀可見古人作文下筆不苟也

高皇帝既平吳楚遂遣大將軍北定中原元兵部侍郎青田林格非名諫見元運已去先作詩送其姪使南歸云清秋送姪出都門別淚臨風下酒尊在客豈無鄉井念爲官肯負國朝恩鶺鴒飛疾家偏遠鴻雁行稀日欲昏獨上居庸最高處回頭一望一銷魂及天兵至通州格非以子自隨隨元王遁於沙漠人謂之不失臣節云

曹璨彬之子也爲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見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夫璨有將帥之才惟以積錢數千緡爲母所責今世祿之家膏粱子弟席其餘勢以膺冠冕文不知務學武不思養勇但欲堆金積鏹營私罔利以第宅服飾玩好車馬僕從誇耀於一時者又璨之罪人也豈特不如而已哉

獺祭魚而後食魚豺祭獸而後食獸以至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鵲鳩之有別其性則然也傳記所載禽獸之事往往有之蜀鄧艾征涪陵見猿母抱子射中之子

爲拔箭取木葉塞創艾歎曰吾違物性其將死矣投弩水中又范蜀公言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之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葉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躑號呼而斃又周公謹言武平素產金絲猿大者雖馴小者則其母抱持不少寘法當先以藥矢斃其母母既中矢度不能自免則以乳汁徧灑林葉間以飲其子然後隨地而死乃取其母皮痛鞭之其子極悲鳴而下束手就獲蓋每夕必寢其皮而後安不則不可育也觀此則人之不孝於親者猿之不如也又幕府燕閒錄云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人止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供奉故羅隱下第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緋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殿陛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唐臣愧此猴多矣觀此則人之不忠於君者猴之不如也

宋乾道七年丞相魏公杞出守姑蘇請僧可觀主北禪院入院之辰適值重九指座云胸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不已吁使老而貪得升高歷險而不知戒其聞此

詩也亦有所悚動其中乎

宣德中全椒章惠知溫州之平陽縣奉公愛民理繁就簡凡百公務不差隸卒句攝止用粉板背繪刻隸卒甲乙爲次傳遞句攝題其版曰不貪不食與民有益人隨牌至庶免譴責人咸信服不敢稽違由是案牘清簡囹圄空虛

五代韓通少應募以勇力聞累官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周顯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後遺骸滿野通悉令收瘞爲萬人冢命記室賈湘刻石紀其事立於無極縣觀此

則通之大節顯著者固然也彼王全斌曹翰者果能辦此乎

崔塗除夜有感云迢遞三巴路羈危萬里身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漸與骨肉疎轉於奴僕親那堪正漂泊明日歲華新鄭谷蜀城春望云天涯憔悴身一望一沾巾在處有芳草滿城無故人懷才皆得路失計獨傷春青鏡不忍照鬢毛應更新崔之後聯鄭之前聯二詩可謂委曲形容旅況中之滋味者非富貴安逸不出戶庭者口中所能道

廬陵李公昌期永樂甲申進士也還庶吉士累官河南左布政使工詩文嘗賦新安謠云新安野老髮垂肩說著先朝淚泫然洪武初年眞事少幾曾輕到縣衙前垂老頻逢歲薄收秋租多欠賣耕牛縣官不暇憐飢餒喚拽官車上陝州當夫當匠子孫忙田地荒蕪戶有糧昨日迤西番使過盡驅婦女趕牛羊吁以今觀之則民之困苦又甚於彼時也

唐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常曰吾相國矣未死豈有飢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保也近世士大夫務

廣田宅爲不肖子酒食費我無是也張公之言乃理到之言也士大夫當書此以爲座右銘

會有四不赴（謂公會生會葬會醮會）時有四不出（謂大寒大暑大風大雨也）無貴亦無賤無固亦無必里閈閭過從身安心自逸如此三十年幸逢太平日此康節之詩也高不絕俗卑不同流眞隱士口中語耳

劉眞長爲丹陽尹許元度詢出都就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眞長曰卿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稷契當無此

言二人並有愧色夫士君子之持身惟出與處而已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而奉身華侈乃鄙夫志於富貴者之所爲也而謂賢者爲之乎義之巢許稷契之論其有道之言也歟

唐書列傳盧坦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恐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李東谷云諺云知子莫若父當年少時觀其讀書之利鈍行事之

醇疵即可覘其終身之賢不肖也使其賢耶他日自能成立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損賢者之志也使其不肖耶他日必致敗壞又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益不肖之過也縱不免儲蓄以爲憑藉之計亦豈可妄求而自取損德之殃世乃有明見其子之不肖猶挾冤狡而規利逞鼠技以貽謀殊不知一傳而傾覆有不待其父之瞑目而家貲已散而之他矣吁有此豚犬枉作馬牛二公皆名言也達者識之

仁宗皇帝嘗問太醫院判蔣用文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正氣完邪氣無自而入又問卿醫効率緩何也對曰善治疾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仁宗稱善識者以爲用文以醫諫

永樂二十年雷震奉天殿下詔求言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儀言之尤峻上怒寘之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者亦以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科道因劾大臣上御午門樓命言官與大臣對辨於午門前時都御史陳英等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上命中使問大臣與言官對辨是非諸大臣皆囂然啐詈言官妄言夏忠靖公元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況應詔求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以公言入奏上仍命復出問之公對如初上悅兩宥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或尤公背初議公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歎服

曾公類苑載唐人一詩云學織錦綾功未多亂投機杼

誤抛梭莫教織錦行家見把此文竟笑殺他容齋三筆載衢州白沙渡酒店壁間一詩云一點清油汚白衣斑駁駁使人疑縱饒洗徧千江水爭似當初不汚時二詩可以爲初學自修者之訓

五代史唐六臣傳楊涉子凝式謂其父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凝式有文辭善筆札歷仕梁唐晉漢周以心疾致仕居於洛官太子太保洪容齋謂凝式病

其父失節託於心疾歷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亦賢乎哉容齋無乃失於詳考乎

呂布爲曹操所擒劉守光爲晉王所擒皆乞哀求活而卒不免正德末從寧庶人亂者如潘鵬王綸兵敗被擒時武宗親征駐蹕南京行獻俘之禮而提督御營平虜伯江彬在行宮前鵬綸過之高聲呼冤祈命夫身爲何等事而向人乞生耶眞鄙夫也

趙忠定公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故餘干令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游語之曰謹毋以一魁寘胸中又曰士大夫多爲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前輩於後進如此予見今之士有以一第自驕而取終身之僇者多矣不但君相獎諭褒拂雖說相談命之徒有一言而面諭之則張大自衒以誇於人有學有守者固不如此學者當戒之

歐陽韶字子韶永新人性剛介洪武初以賢良方正舉授監察御史時高皇帝威斷莫測一日韶侍班上乘怒欲戮一人同列御史皆莫敢諫韶趨進跪舉手加額連

呼曰陛下不可陛下不可天顏爲霽其人得從輕典韶後引年懇乞致仕歸卒於家

秦檜墓在建康墓上豐碑矻立不鐫一字蓋當時士大夫鄙其爲人兼畏物議故不敢作神道碑及孟珙滅金回屯軍於檜墓所令軍士糞溺墓上人謂之穢冢

景泰間臨川聶大年用薦起爲仁和訓導通詩書二經博涉羣書篤意古文及唐人詩書法李北海藩憲諸公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杭者皆禮重之其名傳於遐邇癸酉歲值大比兩廣湖湘山西雲南皆以校文來聘大年

以老而廢學就辭以疾兼以詩謝之云名藩較藝遣徵書使者頻煩走傳車老大雖遵太行路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仙遊遠八桂霜寒木落疏寄與青雲舊知己莫因辭賦薦相如卒就雲南之聘景泰六年徵詣翰林修史竟以疾卒於京師旅邸初大年嘗言王抑菴冢宰求錢塘戴文進畫十年不得何如移十年求畫之心以求天下之才則野無遺賢矣此言頗聞於抑菴大年病不起以詩投抑菴曰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抑菴見詩曰彼欲吾志其墓耳及大年卒抑菴遂爲

志其墓人以是益知抑菴之德不可及

林屋山人俞琰玉吾席上腐談云破布衣裳破布裙逢人更說會燒銀若還果有燒銀術何不燒銀養自身自徐卿涉世錄載其語戒其季子云世之癡者爲熱客所誤汝等切宜戒之予讀此未嘗不撫卷而歎其爲名言也滁人魯訓導縉亦有詩云肯將身後無窮術賣得人間有限錢亦可謂老於世故而不藏者也

餘杭進士洪浩熙寧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即歸養錢塘吳惱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惱始以丁憂還家且作詩矜其妻之賢而未嘗念及其父至爲瞿存齋先生面誚之其劣於浩遠矣予見庚午貢士嚴州余初以母老不肯會試心甚嘉之愧不如也因憶二詩

錄之捻筆不覺淚墮

舊篋中檢得王虎谷先生答楊邃菴閣老書一幅讀之再三不覺扼腕歎息虎谷之不凡也所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於先生見之其書云進本家人回蒙賜手札教以吾儒出處之義所以開悟不肖者至矣但賤疾委不堪任事且此身一出之後必至更陞他官若欲行其正君救民之志而盡其讜正之言施其澄清之政則立異好名之論過當太嚴之謗必至交口騰沸撩蛇虺之頭蹈虎狼之尾亡身喪家而無益人國智不足以

保身死不足以善道非孔門之訓也若遜言恭色取悅於人塗罅塞漏小補於事倘不幸而滓至崇顯之位滔滔皆是蹇蹇難容毀方爲圓枉尋直尺危而不持顛而不扶既不可去又不得死何以免貪冒苟容之笑於天下後世邪以數年之寵榮而喪一生之節以一家之溫飽而喪一身之節孔光張禹之徒可以鑒矣蓋明哲保身之說可言於卑微疏遠之時而不可言於樞要華近之後雲鳳今日出與不出乃一生一死路頭不可不慎伏望台慈令雲鳳爲未老致仕之錢若水文天祥不使

雲鳳犯魏桓生行死歸之戒也雲鳳今年已五十二歲假有七十之壽不過十八九年耳欲於此十八九年之間汲汲力學冀有寸進入山惟恐不深閉門惟恐不堅豈暇更問天下事哉手札又有來年索我金焦之諭斯言也有麟鳳不可羈笏之氣象但執事官居極品汲黯所謂已在其位者與雲鳳輩不同祇當先正其心先治其身使在我者無纖毫罅隙之可議然後直言正論上說下教犯顏極諫直前不回凡事以身當之至大利害以死決之求死不得乃以罪謫罷免斯合於能致其身見危授命之意平日讀書不爲空言杜子美贈一裴道州而曰早居要路思捐軀古人忠於國者其相勉如此所以相敬相愛非所以相病也雲鳳雖不才豈肯出杜子美之下哉故爲諛言諂辭勸執事保富貴身家者兒童婦女之見媮媮姁姁之情失可爲之時喪蚤有之譬非眞愛執事者也雲鳳欲執事盛德偉業與古大臣等敬之至也不欲執事虛居此位以貽萬世之誚愛之至也每見今之君子高爵厚祿罔念國事所急者修怨報恩昵邪害正自以爲善處世而不知陷於胡廣之中庸

自以爲善處人而不知陷於王導之周旋天下蒼生無可須之功賢士大夫無可述之善卒之身死而名不稱焉無足效也然雲鳳此言惟執事處可以言之亦未審尊意何如若以爲然非雲鳳之幸乃國家之幸天也倘以爲狂妄詆訕非雲鳳之不幸乃國家之不幸亦天也天於國家必有意矣

寇萊公在宋當時號爲賢者然亦喜功名好進之士又性不能容人而蔑視同列及南遷道過襄州留一絕句於驛亭曰沙隄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輸

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吁公既知此何必獻天書
食蘆菔而變鬚髮以希宰輔也
八十者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
可柰君前下拜難鷗鷺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
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此秦左史汝南強
景明晟上三原王端毅公之詩也正德初關中盛傳朝
議欲起端毅故景明以此規之端毅得詩大悅後朝議
雖不行若景明可謂益友也
鄭克敬字克敬延平之將樂人洪武中由薦舉任延平

府儒學訓導賜名公正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以廉介
受知高廟嘗奉使復命賜燕不食飲光祿卿以聞上詰
其故對曰今日臣父歿忌不忍食酒肉上曰尊者賜少
者賤者不敢辭況君命乎公正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
有君臣上悅其言賜鈔五錠
高皇帝既平一海宇洪武六年冬十一月詔刑部尚書
劉惟謙更定新律俾其重會衆律以適厥中近代比例
之繁奸吏可資爲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編成輒繕書
上奏揭於西廡之壁上親御翰墨爲之裁定明年三月
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而損益適中賜名大明律其所
謂五刑者笞杖徒流絞斬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杖刑
五自六十至一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流刑三自二
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絞斬又作贖刑以贖士大夫挂
誤之公罪詳審精密誠不刊之典也案通鑑陳宣帝大
建十三年紀云初周法比於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
熲鄭譯及上柱國楊素率更令裴政等更加修定政練
習典故達於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
取其折衷時同修者十餘人凡有疑滯皆取決於政於

是去前世梟轘及鞭法自非謀叛以上無收族之罪始
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
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
又制議淸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大夫除前世訊囚酷
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縣
不爲理者聽以次經郡及州若仍不爲理聽詣闕伸訴
冬十一月始行新律詔曰夫絞以致斃斬以殊刑除惡
之體於斯已極梟首轘身義無所取不□懲肅之理徒
表安忍之懷鞭之爲用殘剝膚體徹骨侵肌酷均臠切

雖云往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梟轘及鞭並令去之實
帶礪之書不當徒罰廣軒冕之蔭旁及諸親流役六年
改爲五載刑徒五歲變從三祀其餘以輕代重化死爲
生條目甚多備於簡策雜格嚴科並宜除削自是法制
遂定後世多遵用之觀此則國家刑制準隋之舊而加
詳愼耳非準唐也方正學論隋文而深有取焉此亦一
端也

宋諫議大夫曾公致堯當眞宗時上疏有云陛下始卽
位以爵祿待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此言雖過

亦必有激而然歟

長泰黃子信以文章履行爲學者師宋嘉定四年中特
科第二人調新會鹽場帥楊長孺以其老榜爲監當心
易之嘗捃摭其簿書子信將拂衣而去投以詩云六年
兩度拜宸旒換得青衫白上頭飛鵲只因無樹繞窮猿
何暇擇林投明知舊腳當來悞幾欲抽身不自由安得
有錢了官債任無三徑也歸休長孺得詩恨知之之晚
子信有散翁集若干卷

灼艾續集上

餘冬序錄

明鄞萬　表鹿園撰

成王卜居成周其命龜曰余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余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於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挾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嗚呼古之聖賢所以賓其天下國家而公之蓋如此漢婁敬見高

帝敬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周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秦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時留侯亦言之漢遂都關中漢之取天下與周異漢不能效周德固然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我死王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閒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其惟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後十世不絕

蕭何爲相國買田宅必居窮僻爲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何之意敖之意也周公大聖季孫行父孫叔敖皆賢者自敖已不能法周公而從事於季孫行父之義他尚何及焉雖然此敖之所以爲敖也蕭何亦智矣哉世固有擅銅陵藏金穴據壟斷以自利者厚取於人身死而財遷吾知斯人之不爲也

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楚子不能使人皆挾纊而三軍爲之煖煖其言也楚人有饋簞醪者楚莊王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楚莊王不能使河爲醪而三軍爲之醉醉其賜也然則虛言詭賜亦足以感士也士非虛詭所能感也楚子與心於此蓋有不費而惠者矣

漢卜式當武帝時上書願輸其家半助邊不報後上思式言召拜爲中郎式辭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民

拾柒 版94%版

便之式在漢廷本無奇節而其言有契先哲若此見奇於上夫豈不宜縣令固不足盡其能也今士大夫言及式多羞其所爲考其治民有如式之牧羊者幾人孟子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者則必爲之求芻與芻矣求粟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嗚呼今之人豈惟不知爲求粟與芻將并其粟與芻而竊之斯民奈之何其不重厄也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

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太史公曰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早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桓侯豈非周子所謂諱疾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者哉蘇軾告其君曰言之於無事之世者易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嗚呼此桓侯扁鵲之事也

漢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今恨獨此

爾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後漢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期獲罪於天也宋王彥超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累爲統帥殺人多矣自死得免爲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爲善事以自庇及卒子孫果無達者史稱彥超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之用心矣若漢陳平輩之所言者比之彥超其用心得無亦有類焉者乎而彥超同時若曹彬其人乃眞爲仁人矣爲將亦在人自處

何如爾

趙飛燕讒班婕妤好祝詛於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明辭辯深足感人

范滂繫獄吏俾祭皋陶滂曰皋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詞語與婕妤類後人達此可以廢無益之禱祀矣

虞玩遷司空玩陳讓不聽既拜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談者稱之唐鄭棨同平章事制下棨曰笑殺天下人既視事謂宗戚曰歇後鄭五作宰相

時事可知矣纔三月以疾乞骸得致仕此不賢於非才而竊位者乎

石崇被收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予以爲散之不如勿聚之爲愈也齊曹武被收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妓女耳武之歎卽崇之歎也而又曰恨令衆輩見之武何恨於是夫既自有以致之矣

陶侃爲荆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戲戕人稻執而鞭之張詠爲崇陽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邪笞而遣之此等小事史何足書然百姓因此知上之教勸於農殖家給人足二公之爲惠則大矣

宋謝晦爲荆州都督甚以年少自矜或問其年答曰三十五或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有慙色晦之慙生於自矜年少何足矜正如人言亦何足慙士夫得位顧功德何如少老非所計

必以年少官尊爲勝祇生其躁進之心有所謂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者將無所不至矣始晦爲宋臺右衛還都過家賓客輻輳兄瞻驚駭謂晦曰吾家素以靜退爲業汝勢傾朝野豈門戶福邪乃離隔戶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祖父位不過二千石弟年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高祖不聽晦遂建佐命功寄任益重瞻憂懼成疾不治而卒晦不驚於其兄之言而慙於他人之問持此心志馴至誅滅不亦宜乎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說與輯睦夫善之感人有如此者柳宗元初遷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裴度亦爲禹錫言得改連州韓退之作子厚墓誌實載其事以爲世勸夫卽一善而稱之宗元亦可追蹤於仁傑矣

蕭嵩爲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退齋筆錄元豐中王荆公乞罷機政神宗未許其去公喚老僧化成爲作一課更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公看命今仕至宰相復何問公曰但力求去上未許只看旦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遂決大臣去位如蕭嵩之見僧化成之所爲告者可以免後時之殆矣

憲宗賜裴晉公玉帶公臨終封進表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識者賞其明而簡王文正公疾革上臨視賜白金五十兩召楊文公於牀前作讓表公覽乃自書四句曰已懼多藏況無用處見謀散施以息災殃是冬公薨文公歎曰精爽不亂如此前代之風後世之法也

党諺進在許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卽杖之左右問故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諺進武人闇不曉事然使韓信復生不能不服此言有理諺

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說韓信人喫杖不亦宜乎

杜祁公語錄云公爲相食於家惟一麵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邪黃庭堅文集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闕城中乃抱被入宿於城南余所僦舍雖上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聒人不堪其憂余以爲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邪然則士當富貴

之時丁患難之際恆思自反此生有定分焉可也

韓魏公中進士第二人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秩公獨滯於筦庫衆以爲非宜公處之自若於職事未嘗苟且及爲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眞宰相器也後竟位宰相錢明逸在禁林不滿意出爲秦州居常怏怏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噫公之所存自其監庫時已有以異於錢明逸輩之存心者矣

東坡守膠西時熙寧乙卯仕宦十九年家日益貧元豐己未於吳興被逮赴獄黃州安置寓居定慧寺遷臨皋亭就亭立南堂辛酉在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爲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所謂東坡者也明年始就東坡築雪堂以居紹聖中成寧遠軍之謫惠州安置寓居嘉祐寺就寺立思無邪齋明年遷於合江之行館又明年得歸善後隙地數畝營白鶴新居丁丑新成未幾責瓊州於昌化軍安置初僦官屋爲有司追逐乃買地城南結茅數椽鄰天慶觀極湫隘嘗偃息桄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在儋四年食芋飲水其窮甚矣元符庚辰得赦北歸明年爲建中靖國辛巳七月丁亥卒於毗陵坡公涉世多難如此徐杭汝潁牧守之樂中書翰林侍從之榮定州方面之貴所得幾何而四十五年間南北奔走風波瘴癘之鄉飢餓勞苦曾不得居一廛託環堵爲終老地也東坡與人書閒及生事不濟輒自解云水到渠成不須預慮在儋有詩云海南萬里眞吾鄉亦可謂善處窮者

鞏豐世以爲高尚道人王子常侍郎嘗問以修行之術

鞏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己心田又云以手捫胸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又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靖康之變不知所終此鞏之所謂高尚道人者也夫以嗜欲殺身貨財殺子孫舉世之通患以政事殺民雖能官有不自覺者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當時其有感於王安石之事乎

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論內侍甘昇甚力孝宗曰昇爲德壽所薦爲其有才爾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

兵部尚書羅點嘗與人論士或問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先論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葉夢得除起居郎時用事者蓋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先王嘗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爲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爲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爲先張忠恕理宗時因論對引其伯父栻告孝宗之語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伏節死義

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用人之道蓋不貴於專有才者如此

庖丁解牛目無全牛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者紀昌視蝨大如車輪射之貫心而懸不絕皆心之所寄也朱子嘗言劉晏見錢流地上是其會計之熟所致而自謂看得聖人言語熟透直見聖人之心從面前過學者未到此安能以自信邪

人不勝實事事可笑瘐其中而美其外豈非顛倒見乎謝上蔡有言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處譬如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蔬食菜羹卻去屋裏喫也試一回思何故如此曾紀梵志有翻著襪詩云梵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腳彼夸毗子宜少悟矣

太原助教張世寧既卒神降其妹歌曰休休休休偷得休時便好休歡喜冤家無徹頭洛人王域棄官學佛有詩云親疏俱穩人倫了婚嫁齊成俗意周一筆盡鉤塵債斷都無虧欠大家休休休休休愛著何時是徹頭彼若有見於出世法耶梵志詩天公未生我冥冥無所知天公

忽生我生我復何爲無衣遣我寒無食令我飢還爾天公我還我未生時此豈所謂齊生死者洪邁記役卒之言六十年前無我六十年後無我生我百年中百年不可過風寒暑濕殃飢飽勞逸禍我今解去人始知我與梵詩正同

天之將明必倏暗而後明火之將滅必霎明而始滅花果木將死先一年必繁華而盛實其氣始脫惟人事亦有之倏暗者非所憂霎明者不足喜盛之極者衰之兆也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嘗爲鎭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爲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予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惟在乎常久而已

子路勇於義其言曰人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余觀其爲親負米百里之外非其能甘勤苦乎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

恥非其能恬貧窮乎仕魏赴孔悝之難結纓而死非其能輕死亡乎嗚呼此所以爲仲由也

管子書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呂氏春秋孔丘顯翟書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魏伯陽參同契千周粲彬彬兮萬偏將可睹神明或告人兮心靈忽自悟讀書求道如此寧有弗得者乎唐國史補云趙璧彈五絃人問其術璧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吾方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爲璧璧之爲五絃也莊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之謂歟

魯男子不納嫠婦謂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則可在吾則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惠之可而孔子稱其爲善學惠者善其能自審也朱晦庵嘗誨門人言今學者之病如學孔子便學微服過宋君命召不俟駕見南子與佛肸召欲往之類有多少好處不學卻只學此此其不知魯男子之不可也

韓退之剝啄行剝剝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嗔從者語我子胡爲然我不厭客困於語言從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其口益蕃凡今之人急名與官子不引去與爲波瀾雖不開闢變化咀嚼有鬼有神子去不勇其如後艱我謝再拜子無復云往追不及來不有年他日答馮宿書云足下亦見僕有不善乎僕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己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

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爲戰慄寒心故至此以來剋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向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患不知猶復云云命也可知

東坡醉書云俚語有可采者處窮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閒佚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忍富貴安閒佚忍癢眞有道之士也

梁蕭允曰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顧希武曰積財可以備患患亦生於多財與其因患而積財孰若無財而無患皆名言也

苦說云苦之爲義爲困悴爲勤勞爲辛楚爲陵侮今姑就勤與困言之天下之味有五而苦居其一酸鹹之類各有所偏惟苦與甘正相對於是有勞困之象焉書五行曰炎上作苦火之味也惟人之情亦然其爲苦正與樂對者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是以味喻志也張良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是以味喻言也揚雄曰顏苦孔之卓是以味喻學也蓋於安居快適之時寓勤勞困悴之義君子固有擇焉天下之物甘者常少而苦者常多天下之情苦者常多而樂者常少處樂者易而處苦者難故爲學者必攻苦食淡疲精力而不敢逸立身者必餐氷齧檗絕嗜欲戒遊逸而不於便安是圖莅政治事者必勞心焦思鞠躬盡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然後學可成身可立而政事可行也苦之義其盡於是乎

花開而少者悅葉落而老者悲老不知春少不知秋四時之運而人情異焉

張永德寓睢陽時有書生鄰居臥疾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永五兩既得卽置鼎中煮之成中金自是日與永德遊一日告適淮上永德送行數舍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及後永德爲將屯下蔡自出騎射淮民環觀有一僧睥睨永德召之乃睢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求前術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終能謹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爲范文正在南京朱家時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爲療之病亟囑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嘗窮乏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囊方書一小冊文正不得已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封識宛然此

事當時記者非一文正之賢固非永德之所能及也

胡宿少與一僧善僧有祕術能化瓦石爲黃金且死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所冀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楊楷爲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有化瓦石爲黃金者乎就楷試之既驗欲授以方楷曰吾從吏祿安事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竇舜卿監平鄉縣酒稅有僧欲授以化汞爲白金術謝曰吾祿足養親不願學也是三人者皆能不爲此也

蘇黃門龍川略志載其兄子瞻從事扶風時嘗入開元

寺觀畫古壁有二老僧邀過院曰貧道有一方能以朱砂化淡金爲精金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爲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爲公若不爲正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守扶風嘗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畏其得方不能不爲爾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爲之即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即出書曰公必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慎勿傳也子瞻許諾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矣因具道僧不欲輕傳之意陳固請不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爾公慎爲之陳姑應曰諾未幾坐受鄰郡公使酒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子慥在黃子瞻問曰少卿昔竟嘗爲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沒乃知僧言誠不妄也然則開元寺僧不欲輕傳之意蓋深懲於授人而爲之得禍者豈非睢陽生不應永德之求所謂慮損君福故耶

吳曾漫錄載程明道語云今僧家讀一卷書便要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卻只閒讀都無用處又云明道嘗至天寧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或疑非明道所宜言明道於此其亦有所感歟朱子語錄門人說僧家有揭矩嚴整士人卻不循理朱子曰他是心有用處今士人雖有好底不肯爲非亦是他資質偶然如此要之其心實無所用蓋此意也然則吾人而不如僧可乎

山谷嘗言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明種也人從

拾柒册94%版

無明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腳細思熟念煩惱從何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八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計較欲利惡衰怒毀喜譽求稱避譏厭苦逐樂得喪又自有箇因決不可計較而爲之且猿騰馬逐至於澌盡而後休不可謂智也亦不知近道之途亦窮於是此山谷有得於學佛者今人聞伊洛之緒論知學佛爲可恥然何曾似渠用工解說到此地位

師友談記東坡謂王寔王寧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爲了然一日大會親友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將奄焉諸子號曰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句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欲句當則不可矣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

遼制心或勸其奉佛對曰吾不知佛法惟心無私則近之矣宋林昉田閒書事神不若心心在斯神在舍心而求神神有不神者矣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此佛法也烏窠云三歲孩兒說得八十歲老人行不得性空詩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黃山谷謂洪龜父云古人此言至言也

豫章生七年後始辨人之難辨有甚於木者而誰能識之七年之前吾欲以今日之所見而絕望於異日豈不失人矣乎植物中木槿楊柳幹截而枝斫之場圃之邊陂池之際橫插倒植無弗生者歷月閱歲鬱然成樹其長又甚易也然其膚理滿而骨體弱華不終晦而悴葉常先秋而殞夫造化於物亟成者亦亟敗人欲爲亟成乎

正德丁丑正月三日夜夢與人論字俾從人從卑使從人從吏俾猶使也爲人使者人所卑使於人者爲自卑爲吏者能使人吏於人者人之所使也易曰不事王侯其不爲人所使者乎傳曰從吾所好其不爲人所卑者乎夫惟不爲人之所卑斯不爲人之所吏何子嘗夜苦多夢夢亦復苦數醒非醉甚勞極比明寐

而寤者不翅以十數夢中未嘗不自知其夢也夢中動靜若於平日不異必自詫曰此夢耳乃合我行以是而醒若事與心違所見非思慮所及又必曰此何爲者豈非夢耶以是而醒或夢得大可願樂出素望外必曰我奚有是乃夢所遇以是而醒夢諸怖畏及所可惡情感不倫理未應然必曰是非佳夢何必久之以是而醒夢歷異境參會古人議論非常增廣耳目必曰奇夢乃爾安得長會以是而醒夢有所與必曰夢與人物胡損於余有所受必曰受所夢物於余何有以是而醒夢飲食

際必曰我飢固宜夢食緣渴夢飲以是而醒夢飛與墜疾走動心必曰夢魂翩翩不容力禁以是而醒至乃死生入夢骨肉薰灼既欣且哭必大怵惕神識相擾勢不得留以是而醒一切事物夢類所聞舊占夢事必復念言此當某占某當此驗以是而醒何子引枕一刻之間蓋幾夢而竟未嘗不自以爲夢而亟醒者一夜數十夢之間才一得焉所得之事占之來日無不驗也何子晝而歎曰吾殆有夢疾乎孰能治吾疾使無夢乎吾聞至人無夢愚人亦無夢吾不能進於至人吾何以不自愚乎前輩達觀以夢警處世吾豈不知處世之爲夢而夜夢中乃獨知夢焉心眼益擾非吾之疾乎或聞之曰先生多夢而數醒惟知其夢也知夢則不惑於夢不惑於夢其肯惑於醒乎世不皆至人不皆愚人孰能無夢先生而知夢也移夢中之所以知夢者以處世則即知所以處世之夢之道矣何疾之有先生不然而區區於夢醒之別晝日所驗之事夢乎醒乎其別幾何不惑於夢而惑於醒是惑於醒時之夢也是非知夢也是則夢之疾也夫先生其誰使治哉其誰使治哉

山雞自愛其毛終日影水目眩則溺人亦有溺於自愛芙蓉山有異鳥其名曰鴞愛形顧影不自藏爲羅者所得士之罹於世網皆由其不肯自藏故爾夜蛾撲繞燈燭驅去復來弗至焦爛弗止利祿聲色之在人往往甘其心而使之何以異於是哉

物有效吾所用而不能無獘者病齒之人服苦參齒愈矣而腰重不舉世不有類是者邪藍蛇有毒尾卻解毒當歸生血鬚卻破血麻黃發汗根節復止汗酸棗醒睡仁復令人貪睡螻蛄腰以前治大小便之過滑者腰以

後治閉結者一物也爲用不同如此又鹽以浸魚肉則能經久不敗以沾布帛則易朽爛一物也所施處各有所宜惟酒亦然阿魏性極臭用以入食餌乃能去臭葫氣極葷然置臭肉中能掩臭氣葷臭非所當疑也君子醫國有興廢除害之責人才繫其用舍可不審其所處者哉

山之恃土石草木以崇其勢塊而視之皴斜皴碎叢雜蕪穢不可勝指也其在百十里外朝煙暮靄紫翠如滴橫如蛾眉矗比螺髻山其不以遠爲美乎江河之流溝渠泡沫潢潦汙濁以益其委勺而計之臭腐垢穢汙敗便惡溢濫灌注不可勝道也其在千萬頃間涵天浴日上下同澈圓光藏珠方景凝璧水其不以大爲潔乎嗚呼美以遠著潔以大致弗崇弗益則亦弗能至矣君子觀此置身之地弗遠大焉可乎

宋高宗問岳飛曰卿得良馬否對曰臣有二馬日啗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卽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

高宗稱善嗟夫才猶是已是在識而用之者何如耳

朱文公因啜茶而論凡物食之甘者過後必酸苦者必甘茶本苦而能甘是理存焉始於憂患者終於逸樂禮而後和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苦而甘之類也易家人嗃嗃悔厲吉苦而甘也婦子嘻嘻終吝甘而酸也

唐楊收少年廬山修業時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卽有僊分若必仕宦位至公相然終焉有禍能從我學道乎收心在進取謝絕之及登廊廟竟罹南荒之殛夫南荒之殛自其罪之所致也宋夏竦父爲侍禁時竦尚幼有道士愛之乞爲養子父止竦一子弗許道士曰是兒有僊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後竦爲通判又見昔道士曰尚可作地僊在成都復見道士跨驢於市搖手曰無及矣遂不復見考竦行事墮落固所不免然則楊與夏雖有異人之遇亦可救其平生哉

魏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委心於君何以相孤如此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奔敗知其不怯聞流言不信纔可善終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不輟口今因睚眦遂成嫌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嗟夫若胡質者所全多矣

人有常言爲治之道必先除弊以悅民心然後興利以造民福蓋除弊如解懸民心即喜興利便須用民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興怨故二者當有先後至於二

者之事則又各有先後也然非眞知利弊之詳的則是非混淆吾以爲利而興之而不知其爲害以爲害而除之而不知其爲利或興除之際未得其法則弊隨生而害又起故又在於廣詢博訪取決賢智不專一己之見而求通輿論之公如古人所謂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然後興除各當而德澤及於民矣

未雨而雷雨必不成未行而言行必不成古人所以恥躬之不逮也

近峯閫略

吳越錢氏歸宋令其從臣江漢臣上圖籍漢臣慮賦重厲民沈諸河太宗怒廢斥死後命右補闕王永均吳越田永以錢氏稅畝五斗爲二斗曰此天下之中正也太宗從之永曾孫官至尚書左僕射封岐國公江氏至民表以直言正道重於世子遠位至宰相死國難族人自宋以下擢正科者數十人君子以爲陰德之報今宋均田者悉歸永而遺漢臣子故并記之以告後之均田者

正德初內閣元臣議攻逆瑾慷慨流涕惟李公東陽俛首不語劉公健謝公遷被斥之日李公祖道嗟吁泣下

劉公厲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耳

景泰間河決張秋歲久弗治乃以諭德徐公有貞爲僉都御史往治之先是其地一老人夢有赤幟列九龍口大書徐字其上公至訪求治法遇一異人告公曰誰能無欲公退而思之良久悟曰決河者龍龍欲者珠也制珠者鐵耳即以萬釜實土而沈之功遂成

蔡節推昂言成化以前貴久任而專役使如府州縣佐貳官每至九年六年區保糧長各三名以次收糧治水

解運甲初年收糧則次年治水糧去完不得以累乙乙初年治水則次年解運水不治不得以累丙故事無奬而功易集後官不久任而役各分又別設塘長故轉相推避肆爲慢易官租日負隄防日圮運餉日誤雖嚴刑督併如近時宋郎中以方王員外景星之慘攀染平民多死杖下終不能竟其事

四朝聞見錄歐陽子謚文忠京丞相鏜以附韓侂胄亦謚文忠初謚文穆時有無名子作詩曰一在廬陵一豫章文忠文穆兩相忘大家吹上梧桐樹自有傍人話短

長近西涯李公謚文正亦有無名子詩云文正從來謚范王如今文正卻難當大家吹上梧桐樹自有傍人說短長

嘉興張寧以才質受寵於英宗嘗稱爲我張寧吏部察上意推爲巡撫都御史上曰張寧止可作都御史邪繼推南京侍郎上曰待北部有缺來說未幾憲宗即位詔給事中陞二級外補寧僅得通判至知府耳晚歲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以辱先人乃至是傍一妾遽云誤我輩即陰隲耳寧即日嫁者數人惟一妾號泣不忍去侍寧終其身寧以文學名所著有方洲集豈天子不能貴一臣而嫁妾不足爲陰德邪

錦衣衛校恆以妖書左道使人習之輒發其罪爲己功成化間有校董章者用其術致位都指揮使又賫緣貴戚以結姻黨富擬王侯一日晨朝若有人捽於馬前頓仆不起從者亦若被捶逐悉驚遁去章所見皆被害者也歸即發人面瘡於額家人以穢惡不敢近卒後家破妻妾散亡徐大參翊目見之嘗述以爲世戒

太祖欲斬一善星曆者問何人斬汝曰緋衣人特命創者更白衣斬之既斬問創者則裴姓也江西程郎中德望言

淵明詩云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眞意欲辯已忘言昔人謂達磨未西來淵明蚤會禪矣

富公問堯夫人有潔病何也曰胸中滯礙而多疑耳此亦未爲害但疑心重萬境皆錯最是害道第一事

辛丑秀水有楊姓者里長索租過之見其家方治湯餅因索食楊曰吾自度不免故鬻家具以足一餉非爾所可食也里長竟取食之食頃楊舉家與里長俱死蓋先

置毒餅中也又長洲一人鬻其妻臨行妻解衣與其姑姑曰爾去當衣此婦曰彼既取我宜有衣耳姑脫而悲咽婦傷其姑相繼投於水夫爲售者迫其值亦溺皆死焉又一鬻妻者止索錢五十文售者疑其過廉也夫曰吾妻事我二十年餘今遭此不忍見其餓且死耳故不須厚價爾其善遇之無虐也別去即往酒家取醉赴水死嘉靖甲申鳳淮諸處災有母食子姑食婦夫食妻者市中餅餌多人內釀之南畿大疫死者過半民居多無主飢不逮辛丑而患過之有司之罪也

無湖胡燿字仲光舉弘治癸丑進士改庶吉士內閣試上苑聞鳩詩曰風日晴和欲醉人耳邊忽送一聲新似將明主三推意喚起良農四海春花鳥有情憐好景雨暘無補愧微臣聽餘忽起江南思百畝沙田野水濱內閣以雨暘句爲譏已遂黜爲戶部主事予亦嘗病此故喬太宰贈予詩有浮雲長蔽一春晴之句

捫蝨新話云世傳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孟子後絕無人何也文定曰只有過孔子者如江南馬太師汾陽無業禮師雲峯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意不解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福釋氏耳荆公欣然歎服他日語張天覺覺撫几歎賞曰達人之論也遂記於案間

予先大父嘗言正統景泰間有丐者奉其父母居南倉橋之警鋪中時父母俱以疾廢丐者辰出而午歸未出而酉歸躬自炊爨魚肉皆市中所得精美者暮置酒跪拜於前喧歌以進必父母歡醉而後已市人皆賢丐者而樂施之

珊瑚詩話云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摭事物摛

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勵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觸事感物託於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制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迂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敘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歎悲憂深思謂之吟吟詠情性總合而言謂之詩蘇李之上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眾體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謂之制絲綸之

語若日月之垂照謂之詔制與詔同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彝憲謂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謂之訓屬其人而告之謂之誥即衆師而申之謂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謂之命出於上謂之教行於下謂之令時而戒之者敕也言而諭之者宣也諮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冊也言其倫而折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書者纘而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對焉者也傳者傳而信之也序者緒而

陳之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移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表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牋者脩儲后之問伸容闈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畧也啓者文言之而詳也疏者言之於公上也牒者用之於官府也揵書不緘插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黃黼黻經緯以相承者總謂之文也此文之異名也

元季時吾蘇有盛醫官者宅後爲王皮匠地盛欲得之百計求併不能遂一日匠死乃立僞契以所親與物故各數人爲證呼其子詬云汝父既以地售我何得久處其子初亦固辨然屈於券證即以地與盛發憤而死時盛無子明年生一子數歲不能語偶一媼攜至王地子遽曰此吾家故地媼亟以告盛盛喜而往問之復蠢不發一字盛怒云汝豈王皮匠也子應曰非我而誰盛驚仆尋卒所生子蹂踐其家無完器乃售其宅至今相傳爲兼併者之戒

孔子高曰大奸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昔人詩云自從魯國潸然後不是奸人即婦人

韓襄毅公雍召友人賞雪不至仍以詩促之云南征五載不見雪今見江鄉臘雪飛老我不禁清興發故人何事賞心違包含梅柳春無跡照曜乾坤夜有輝預想來遊須秉燭瓊瑤還襯馬蹄歸識者謂讀後聯二句即可以知公之才力事功矣

林逋詩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橋畔獨樹爲橋結小廬此殆性恐入山之不深入林

東坡在徐州參寥自錢塘訪之坡席上令一妓戲求詩參寥口占一絕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

東坡云王晉卿嘗暴得耳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答曰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灑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詩示僕云老婆心急頻相勸性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効君不割且喜兩家皆平善今定國所藏排耳圖得之晉卿聊識此耳

圓通禪師秀老本關西人立身峻潔如鐵壁得法於義懷禪師不肯出世作頌云誰能一日三梳頭撮得根牢髻便休大抵是他肌骨好不施紅粉也風流

王彥伯醫名既著列三四竈煮藥於庭老幼塞門而來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風者氣者各飲此皆飲而去效者各負錢而酬不來者亦不責之其普眼長者之流歟

東坡云梁吏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履即與之後得所失履復還之不肯取又沈麟士亦爲鄰人認所著履麟士笑曰是卿履耶即與之後得所失履麟士笑曰非卿履耶復受之士大夫出處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唐白岑遇異人傳發背方其驗十全岑賣以求利爲淮南小將爲高適脅取其方然不甚效後岑至九江爲虎所食驛吏於其囊中得其本太原王昇之寫以傳布岑得異方祕之求利無濟人之心宜爲虎食王昇之者必有善報乎

張乖厓自成都召還華山寄陳摶詩云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西歸夾路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眞喪盡得浮名

錢起投南山佛寺云洗足解塵纓忽覺天形寬庶將鏡中像盡作無生觀蓋知百骸九竅本非天形至悟眞寺詩云更聞東林磬可聽不可說興中尋覺花寂爾諸象滅蓋知妙明眞心不關諸象起於是理亦可謂超然者矣

省約三書

梅屋許先生曰耕堯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無憂無慮日日豐年○子怨父貧兄攘弟富妻妾視豐儉爲悲歡奴僕視盛衰爲勤怠市道不在門外

矣○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諂笑如嚼簷冰爽美之後寒凝沍腹○貴蓄孔鵰賤視賓客肥飼猿鹿瘦役輿臺不義而富貴者之積習也○衣垢不湔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湔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庸匠誤器器可他求庸婦誤衣衣可別製庸師誤子弟子弟可復胚乎○自己之仙眞仙也不求眞仙而求繪鍾塑呂惑矣○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疑○天不能家訓戶飭賢一人以誨衆人之愚天不能家贍戶給

富一人以濟衆人之貧非以賢私一身富私一家也○破爪傷膚壞梳摘髮色爲之變叢珍瘞身列豔靡骨心爲之安

遜志方先生曰貧國有四而荒凶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勳戚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於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尙德也此富國之本也○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木之士也通乎事變而不本於道術權詐之士也鄙木者不足用權詐者不可用而善悅人聞以權詐亡國矣未聞鄙木者之僨事也故君子尙樸而不尙華與其詐也寧木○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好生者祥好殺者殃大行也○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莞簟也故枕塊寢苫因其心之不甘肥厚也故啜粟飲水因其才忍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爲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獘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獘也屬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一年之勞爲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爲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爲之君子之爲利利人小人之爲利利己○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迂若不足故足自以爲足故不足饕盈易盈以其挾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虛而受也虛己者進德之基

希武顧先生曰虛靈之府神明所居不可以他物雜之他物雜之則神明不守神明不守則身無所主身無所主則危矣○人爲事遂志不可喜有不遂志不可憂其

中禍福難知故也○學者得聞至道可以忘富可以忘貴可以忘貧可以忘賤雖聞而未有得是於富貴貧賤不能不置休戚於其間也○富貴過目無異夢覺既覺不可復爲夢也故貧賤爲士之常富貴暫時事耳有得必有失○譽之而喜毀之而怒常人之情也惟君子不以毀譽動其情焉不知我而譽我不知我而毀我無損益於我也○人於安居時未知安也及濱危難始知之是以君子居安而慮危則庶乎免危○凡人見理明白存心中正則陽先盛大陰精邪魅不敢干矣○知止知足自然天君安靜外物不足動矣商賈之利積之多亦必患生耕種之利愈積愈實愈安○天道之禍淫不加悔罪之人惟悔則善心生故可免○易損而難復者精也易躁而難靜者神也惟養氣使充則精神庶全精神苟全則功名事業皆可爲之也○士存憂物之心惠澤雖未及物而造化必知之造化苟知之則於事也吉矣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推此一言則萬物皆被其澤矣○可止可足者求利之心不可止不可足者進學之心求利之心不止不足者則是衆人進學之心不止

不足者則是君子○不妄求則心安不妄作則身安身心既安樂在其中矣○人惟除得忿躁則正氣自然可養忿躁一動能亂正氣孟子養浩然之氣皆正氣也事有忤心不可得已當以義理折之無爲忿躁所亂可也○今人姑息自恕不思進學乃爲過今日有明日殊不知過一日無一日也可不懼哉可不勉哉○書曰天道福善禍淫禍福似乎天降之也近世爲惡之人往往自投禍羅者何哉天卽理也違天逆理理所不容實天使之也○深山窮谷之人多高年者嗜欲少故也○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天地不能自足而能足於人乎○博學而無要空言而無實是亦何補於世哉○慎密者士之吉德也不出戶庭故無咎○吉人常夢爲善凶人常夢爲惡人之脩身正心正要夢中亦不妄爲

康齋日記

知止自當除妄想安貧須是禁奢心○壁間大書云力除閒氣固守清貧○峽口看水途中甚適人苟得本心隨處皆樂窮達一致此心外馳則膠擾不暇何能樂也○人須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脚住克治粗暴使心性純

然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物我兩忘惟知有理而已○人之病痛不知則已知而克治不勇使其勢日甚可乎哉志之不立古人之深戒也○眼前隨分好光陰誰道人生多不足○看韓文倦睡夢中恍思少年日月不勝感愴而醒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信哉○得便宜是失便宜失便宜是得便宜○胡文定公云世事當如行雲流水隨所遇而安可也○毋以妄想戕眞心客氣傷元氣○料得人生皆素定空多計較竟何如○天意順時爲善計人情安處是良圖○請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立脚人○彼以慳吝狡僞之心待我吾以正大光明之體待之○於事厭倦皆是無誠○高臥閒窗綠陰淸晝天地何其闊遠也

白沙遺言

救民水火之中惟恐其不早也貪官汚吏侵漁百姓甚於盜賊此而不除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誠之至者其動也速才之周者其治也廣才與誠合然後可成也○其晦也不久則其光也不大其詘也不甚則其信也不長物理固亦有然者矣○百錢自喜貧者說金學能以此自檢其過人遠矣○虛己其難乎若能克去有我之私當一日萬里矣○需者事之賊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可也○羅浮之遊第恐心有所往情隨境遷則此樂亦未免俗樂耳○平生問學一事極索理會不可悠悠人一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貴重日與逐逐者伍邪○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非止疾痛之爲心害心寓於形而爲主主失其主反亂於氣亦疾病之所由起也今人惟知形體之爲害而不知歸罪其心者多矣○百錢自喜貧者說金學能以此自檢其過人遠矣○虛己其難乎若能克去有我之私當一日萬里矣○需者事之賊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可也○羅浮之遊第恐心有所往情隨境遷則此樂亦未免俗樂耳○平生問學一事極索理會不可悠悠人一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貴重日與逐逐者伍邪○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非止疾痛之爲心害心寓於形而爲主主失其主反亂於氣亦疾病之所由起也今人惟知形體之爲害而不知歸罪其心者多矣

心之害大而急者莫如忿爭○吾人所學正欲事事點檢今處一家之中尊卑老少咸在纖點檢著便有不由己者抑之以義則咈和好之情於此處之必欲事理至當而又無所忤亦甚難矣○古之爲士者急乎實之不至今之爲士者急乎名之不著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自古進退不決於內則其形於外依違可否之間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人氣稟習尙不同好惡亦隨而異是其是非其非使其見得是處決不至以是爲非而毀他人此得失恆在毀人者之身且安知己

之所執以爲是者非出於氣稟習尚之偏亦如彼之所執以議我者乎苟未得如顏子之無我未免是己而非人則其失均矣○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而況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詘信予奪之間哉○夫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益之求孼孼焉終其身而不知悔惜哉

景行錄

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喜有聖賢氣象○寡言擇交可

以無悔吝可以免憂辱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戕生之本○以眾資己者心逸而事濟以己禦眾者心勞而怨聚○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吉凶悔吝無有不由己者○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責人者不全交自恕者不改過○節食養胃清氣養神口腹不節致疾之由念慮不正殺身之本驕富貴者戚戚安貧賤者休休所以景公千駟不及顏子之一瓢○心可逸形不可不勞道可樂身不可不憂形不勞則怠惰易獘身不憂則荒淫不定故逸生於勞而常休樂生於憂而無厭逸樂者憂勞其可忘乎○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善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日費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者幾千百人處眇軀以廣廈何如庇寒士一席之地乎○夙興夜寐所思忠孝者人不知天必知之飽食煖衣怡然自得者身雖安其如子孫何○屈己者能處眾好勝者必遇敵○利可共而不可獨謀可寡而不可眾獨利則敗眾

謀則泄○保生者寡欲保身者避名無欲易無名難○溺愛者受削於妻子患失者屈己於富貴○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君子○王荆公云莫大之惡起於斯須之不忍一言一動毫釐不忍遂致數年立腳不定○邵康節云或問希夷求持身之術希夷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蘇黃門云衣冠珮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卻猛獸定心寡欲可以服鬼神○盛名必有重責大巧必有奇窮○張無盡見雪竇教以惜福之說曰事不可使盡

勢不可倚盡言不可道盡福不可享盡○氣宇要老成近厚不要有芒角防有鈍挫缺折○人於夜閒思慮百端及明旦則一事不可行蓋人臥則血氣橫放所思皆私意平旦清明則慾淨理融乃知所思皆妄也前人有惺惺枕頭鶻突面盆之喻○甚愛必甚費甚譽必甚毀甚喜必甚憂甚藏必甚亡○禍莫大於縱己之欲惡莫大於言人之非○定心應物雖不讀書可以爲有德君子○承平日久養壞人材膏粱中必無賢子弟人心高隔了無限好事○事有垂成而復敗者或者惜之非也

得之本有失之本無○觀朝夕起臥之早宴可以卜人家之興替○氣清則心清心清則神清神清則變化無方矣

九沙山人萬表曰灼艾續集者續灼艾集而作也山人往寓金陵嘗因灼艾閱諸說而有集矣嘉靖甲午承乏督漕舟行閒暇乃取昔所未閱者而閱之隨意漫錄復成帙焉益覺夫義理之可悅而龜鑑之在是也謹識

明鄞萬　表鹿園撰

杜陽編

吳元濟之亂淮西以宰臣裴度爲元帥及對於殿上曰爲蔡稱兵朕於擇帥甚難其人且安天下用將帥如造大舟以越滄海其功則多其成則大一日萬里無所不屆若乘一葉而蹈洪波其功也寧其覆也速朕今託元老以摧狂寇奏謂一日萬里矣度曰微臣無狀叨蒙大用惟慮一丸之坰不足以勝太山款段之馬不足以行

千里但竭臣至忠以仗宗廟之靈臣雖不才敢以效命泣下沾襦若不勝語上亦爲之動容

王沐者王涯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而且窮以涯執相權遂跨蹇驢至京師索米僦舍經三十餘月始得一見涯於門屏所望不過一簿尉耳涯遂倒無雁敘之情大和九年秋沐方說涯之嬖奴以導所欲涯始一召見款曲而許微官處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其命及涯敗露伏法仇士良收王氏家族沐方在涯私第以爲族人被執而腰斬之

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而顏色不老立於牀前則髮垂至地坐於暗室則目光可長數丈每採藥於深巖峻谷則毒龍猛獸往來衛護或晏然居家人有具齋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身而至或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纔容一二升縱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他人命飲即百升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歷歷而出麴糵之香輒無減耗或與獵人同羣有非同遊者俄見十數人儀貌無所閒別或飛朱篆於空中則可屆千里有病者以布巾拂之無不應手而愈及上召入內庭遇之甚

厚每與從容論道率皆協於上意因問曰長生之道可致乎集曰撤聲樂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則致堯舜禹湯之道而長生久視之術何難致哉

畜德錄

文皇忌漢王英勇乃私召問隆平侯張信信靦然對曰事干天常豈易爲邪文皇大怒拔劍擊折信齒衣盡血漬少焉賜更新衣曰直臣也事遂解

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頭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

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素不喜仁宗感此詩甚思時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憂虞因命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即日往迎之可謂得諷體矣

夏忠靖公原吉嘗得賜古硯冬月吏炙冰破甚恐公知召喻之曰受賜不加愛惜吾之罪也釋之詠螭首詩後四句云昂昂飽歷風霜古默默深承雨露滋寄語羣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人議公太和蓋性度寬大其言如此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爲縣令所禮乃天台范公理也文定深韙之即擢爲德安知府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當致書范公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於理也聞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于肅愍公謙爲兵部尚書嘗已巳之變議者請燒通州倉以絕虜望公曰國之命脈民之膏脂顧不惜邪傳示城中有乃者悉取之數日粟盡入城矣

魏文靖公驥嘗以俸金百兩委人爲其家僕盡易之公竟不言他日事覺鞫出金還公其主始知公嘗語人爲子者當求名醫厚結之親有疾則信之必專彼召之必速來也公爲尚書北還一小舟常阻於要津其子稍設儀仗公見即命撤去曰豈藉重於是邪

禮部尚書姚公夔天順癸未春知貢舉試院災天下貢士死者相藉請諭祭於郊祭畢自謂不能致防殃及賢俊拜於地慟哭觀者以萬數哀震數里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時其子爲南京國學博士考績在部文選郎中欲留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矣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柰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公與夏公塤飲各出酒令公欲一字內有大人小人復以諺語二句證之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人上侍一大人所謂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夏云爽字有五人旁列衆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時嘗去騶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相語問民間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盡也

東山公當發戍氈帽布袍徒步過大明門匍匐頓首乃行策一蹇驢赴戍所時以兵部尚書謫發莫不加禮不欲至戍公曰大夏有罪不加之誅今復不服役邪被甲持鋭與諸卒無異莫不歎服

吳文定公寬爲修撰時有同年賀恩寢疾將不起欲易簀託於公之旁廡公即掃室請遷及卒奉殯於中堂使

子衣衰以答弔者又故人之子有事於京中書託公主之久而有疾不起爲棺殮及檢帳有輸官銀若干盡喪於娼家公爲如數償之遣人送喪歸

章公懋爲南京國子祭酒有監生請假託言一力採薪不至將往求之公聞之愕然曰薪水之資設有失柰何憂動顏色使亟求且冀得之當復我此生甚悔曰公待我以誠柰何詒之明日返命具實謝罪

何編修瑭當劉瑾用事諸司有事必往見約相見長揖不得與諸司同其僚以事謁瑾畏其勢不覺屈跽何公疾聲曰禮惟長揖何以爲此瑾曰先生之言是不敢少有屈懾

鶴林玉露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脩然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卻是正理如吾儒易簀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死生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推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

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於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於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草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人如殺草則非至論夫軍士固以嚴濟然禮樂慈愛戰所蓄

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盡一時逞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爲能以嗜殺爲貴哉若如所言則趙充國王忠剛曹彬反不若白起輩矣

宋淳熙中王季海爲相奏起汪玉山爲大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於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爲

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內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日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於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

官員女也殯於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歎此事馮北山可久爲余言雖近於語怪然亦不可不傳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爲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

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覯者又惑之甚者也

太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鯁亮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閱長上同舍言乾淳間齋舍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設飾近時諸齋亭榭簾幕競爲靡麗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陀寺比矣國有大事讜論閒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偉節相望近世以來非無直言或陽爲矯激或陰有附麗亦未能純然如古之眞御史矣余謂必甘清

苦如老頭陀乃能據顯亮如眞御史
龍洲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緣
眞西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於道三箇好乃
隨俗徇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之所在
驀直行將去仕止久速莫不皆然烏有所謂退一步者
自後世貪榮競進爭一階半級至於殺人於是始以退
一步行爲安樂法矣古人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明白正
直曾何回護自後世惡直好佞以直言賈禍者比比皆
是於是始以道三箇好爲喜歡緣矣此處衰世之法也

蓋萬事稱好不特司馬德操爲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
言孫之說矣好盡言以覈人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殺
也可不戒哉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
說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與夫志在春秋行在
孝經之說拳拳爲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歸魯刪定繫
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人者舍書則何以
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
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又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
蘇秦之刺股讀書專爲揣摩遊說之計固已陋矣然言
詩書爲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
蓋於今之士非堯舜文王周孔不談非語孟中庸大學
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
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
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講
逢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禮佛娼家之讀禮者是可
歎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子貢
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

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
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
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
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
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
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石子公
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
陸象山家於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
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

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廚饌或主賓客公堂之田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賓至則巵酒杯羹久留不厭晨興率子弟致恭祠堂殺揖於廳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飢寒莫到飢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

朱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爲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竊以爲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卻心性蓋

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爲此官逐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攝又多寬厚長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繫縶之憂而州縣守令勢反出己下可以凌轢故後生子弟爲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懵然愚意以爲可且爲營一稍在人下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愛人以德至於如此卓夫人乃少傅劉公子羽之配樞密其父之母五哥即平甫朱與劉蓋姻婭初文公之父韋齋疾革手自爲書以家事屬少傅韋齋及文公年十四少傅爲築室於其里俾奉母居焉少傅手書與白水劉致中云於緋溪得屋五間器用完備又於七倉前得地可以樹有圃可蔬有池可魚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文公視車夫人猶母云

姚鏞爲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爲人豪爽嘗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澗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笠又無蓑斷隴橫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卻如何

蓋規切之也居無何忤帥臣以貪劾之時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重貶衡陽人皆服東野之先見

漢翟公爲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炎而附寒而棄從古然矣灌夫不負竇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之齒頰也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悟道詩

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鞵踏徧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

宋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軍忿怨統制酈瓊率衆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南軒言符離之役諸軍

皆潰唯存帳下千人某終夕彷徨而先公方熟寢鼻息如雷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眞能言之鸚鵡也朱文公曰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卽能言鸚鵡也夫下以言語爲學上以言語爲治世之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爲鳳凰鸞鶱惟恐其不在靈囿閒不亦異乎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迭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爲好名之過無垢曰旣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往往不曾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人旣不自知病反惡人醫病猶婦人妒者非特妒其夫又且妒人之夫其惑甚矣無垢此喻甚切世降俗薄貪濁成風反相與非笑廉者諛佞成風反相與非笑直者輭熟成風反相與非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與非笑恬退者侈靡成風反相與非笑儉約者傲誕成風反相與非笑謙默者賈子云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東坡云變丹青於玉瑩兮乃反謂子爲非智風俗至於如此豈不可哀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爲勝耳陶淵明赴鎭軍參軍詩曰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眞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此胸襟豈爲外榮所點染哉荆公拜相之日題詩壁閒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只爲他見趣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也

李疆父爲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臥林巨疆父爲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薨於位謚文清

自昔士之閒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鄰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鄰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

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逕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爲千歲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士大夫危言峻節遷謫淒涼晚歲收用衰落徵創刓方爲圓者多矣呂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楊誠齋送行詩云不愁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莫愛身蓋祖杜少陵送嚴鄭公云公若居台輔臨危莫愛身然以之送遷謫向用之士則意味尤深長也

潁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鵜鶘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怪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於汙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次啖羣蛙羣蛙凝立待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

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叟棄蛇於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蓋蜈蚣產卵於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搶竹中蜘蛛不復入但以足跨竹上搖腹數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蜈蚣已節節爛斷如縈醬矣蓋蜘蛛搖腹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蓋啖羣蛙自以爲莫己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爲莫吾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

臨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於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豈專以小大爲強弱哉

杜少陵詩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即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之意也士大夫誦此亦可以悚然懼惻然思矣余嘗見州郡迓新者設飾甚費因成詩云赤子須摩撫紅塵幾送迎幕張雲亞匝車列鑑鮮明豈是殘民血空教適宦情忍聞分竹者竭澤自

求盈

苗傅劉正彥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謀舉勤王之師苗劉僞詔至大赦厚犒諸軍公潛於府庫中毀舊詔書令人馳往十數里外易其詔既至令僚屬宣詔但爲撫諭之詞略張於譙樓處即斂之大犒諸軍羣情賴以不搖時張俊亦在秀州公深結之會韓世忠舟師亦至公與世忠對哭因饗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皆對曰賊逆我順又曰若浚此舉違天悖人可取浚頭歸苗傅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皆感憤遂勒兵行次臨平逆黨屯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傅正彥遁入閩追獲斬首拜公知樞密院事時年纔三十二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爲詩今人以詩爲學夫以詩爲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掐擢胃腎此生精力盡於詩者是誠弊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嘗以學爲詩哉今觀國風閭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諄切忠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畢世未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後世之學爲詩其胸

中之不淳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雖貪者賦廉詩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逃識者之眼哉如白樂天之詩曠達閒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獨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可盡信況餘人乎楊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焉而已此論得之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爇如周公遭變而赤鳥几几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爇其言

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爲而爲之者爲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卻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顯嬴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沖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眞西山帥長沙郡人爲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於壁閒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閒氣八千春願祝脩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絕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雞豚出於塒柵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隼翔於雲霄而條鏇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閑閑流蕩者失其本心閑閑者全其本心

陳了翁雜說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雖多言無害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此其所以無口過

趙韓王爲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沈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敕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

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歟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於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

拾柒 版94%版

可觀矣或曰荆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誹乎余曰有志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治法度云乎哉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爲施鍼灸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煩節一鍼遽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鍼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畀之但欲追索其

詩恐其持此誤他人爾

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善人願人常行善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爲奇語吾鄉前輩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先君竹谷老人早登屬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曰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朋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爲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爲之震掉一事有差則顏爲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儕朋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爲小人之歸也由是而習之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

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爲士矣仲尼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爲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效切磋於朋友云

朝廷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計較

利害之心便非儒紹與閒張登爲尤溪宰視事之日請邑之耆老人士相見首問天字以何字對皆曰地又問曰地字以何字對皆曰月又問利字以何字對皆曰害張曰誤矣今只知以利對害便只管要尋利去人人尋利其間多少事利只當以義字對因詳言義利之辯一揖而退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眞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

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膺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

楊誠齋自祕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腳綠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情得閒如水貧唯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閒之福十有六年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違也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爲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乃舉劉郡守政績公擲其文於地曰諸公之來某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啓告閭閻之利病有以見教今乃不然是特被

十隻冷饅頭使耳躍馬徑去澧守上謁亦不容見

王荆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物我皆畏苦捨之寧淡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麪代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疏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達故舍達是智舍是勇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

拾柒册94.5版

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舍達須是平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

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乃同禹稷孔孟垂教深切著明而後世利欲之私至於包括天地蔽遮日月太史公曰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吁可哀也哉

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

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吮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戮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震矣不必數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山之詩昵昵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亡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帥擇將者則何以哉

光宗即位謝艮齋爲文昌進十銘云業成而難其敗或易兢兢保之常恐失墜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畏天之威主德爲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妄賞不勸忘罰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爲忌貪吏虐民介石莫聽獎廉以激捷於號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問日詢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斂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姦回諛說尤害於國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馭輕輕動爲戒辭簡理明時人以比李衞公丹扆箴又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勤理舊生涯池塘多放聊添稅田地深耕足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栽桑

栽柘勝栽花閒非閒事都休管渴飲清泉困飲茶又云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絹新衣秋米白飯鵝鴨成羣豬羊滿圈官稅早輸逍遙散誕似此之人直錢千萬詞旨平易足以諭俗然其言農夫之樂想乾淳閒有之今則甚於聶夷中之詩矣寧復有此氣象哉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大喜付外施行葉子昂爲相奏曰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

姓如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爲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況沙田乎上大悟卽詔罷之子昂退逮彥俊至中書叱責之有申屠嘉之遺意

近代名臣錄

景泰三年奸臣建請易儲之說事下廷議林莊敏公聰時在刑科首言皇太子無過不可易憤激不肯署名事不能阻而人諒其忠未幾遷吏科吏部選法未當或私有所徇者輒指斥改易至屢疏劾之必置諸理而後已當事者雖外示敬憚而中實忌之嗾御史劾聰甥爲教

官因聰言得善地文致其罪以專擅選法當死大臣當連名署奏牘次及禮部尚書胡濙驚曰抵聰至死邪如公論何卽移疾不出朝廷遣使問之濙曰本無疾聞林聰被害心悸不安帝始知聰爲人所誣竟坐末減左遷國子學正成化間歷官右都御史掌南京院事先是爲都察者能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倖士論殊不直之及聰繼院章道中時有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鈐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遏人使不言誠非聰所能也

項襄毅公忠爲廣東按察司副使時按部齊州諜報賊攜男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流賊無攜家理愼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

程襄毅公信嘗爲太僕卿時馬政久廢朋言蝟興三營大將聯疏謂太僕急徵諸衞馬非便請以事隸兵部從之公曰如此則爲不得其職矣卽移文言太僕職專馬政而高廟有旨馬數不許人知自今隸兵部使馬之增耗太僕不得與聞脫有警而馬不給孰任其責願明示爲著令兵部懼以爲言詔復其事歸太僕及兩掌兵政

征伐俱有成績又能任怨南京守臣或欲與錢穀詞訟公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常若此乃有司之事也斷不可預論者以爲得體征貴州時詔以便宜之權付之公發兵至凱旋不爵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爲言公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懼閫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集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也論者以爲此古名將之心名臣之言可以爲後法

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至尊內外官臥不帖席商文毅公輅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繫天下安危上恚曰

用一內臣焉得繫天下安危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鈔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損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咋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廠公後致仕歸北劉文安公見其子孫多賢乃歎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孫若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也

王端毅公恕嘗問曰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蔡虛齋清對言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如生少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爲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纔可讀便迫迫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於學或自以爲無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且又或有過時扞格之患蓋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爲必麤非不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況自幼入小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

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此故雖有異質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

山東右布政使夏公寅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矍然避席曰名言也

定襄侯郭公登守大同初西寧侯宋英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上班師將旋駕公欲有陳論不能自達乃告學士曹鼐張益宜從紫荊關返鼐益曰然即當入奏既而行營果入紫荊公以爲得請矣俄復折而東繞四十餘里耳蓋竟從居庸也未入而蒙塵矣八月二十三日虜以二千餘人奉上皇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駕公閉門不納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婣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傳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袁彬以頭觸門大呼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有所獻瑄尤效力及如約以賄往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初公守大同當創殘之餘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己意設爲攬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平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

機自相激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十賊傳以爲神云

僉都御史齊公明成化間乞終養歸貴溪山築早閒亭逍遙其中詔起捕閩賊賦承詔出早閒詩有四壁蕭然安一榻寸心虛了湛三靈之句將卒題絕句云歸去來兮歸去來一聲長嘯入瑤臺誠明本是吾儒事寄語吾儒莫浪猜又書一對語云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嘗號五宜居士蓋其初乞歸號稱無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無昆弟三宜退及以治盜徵謂宜再

起功成疾作宜再退其號五宜以此

都督同知王公信所部都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公薦之於朝且云英俊之士處心剛直豈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延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沈匿任用何能廣乎公歷鎮大邦不營私產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初總兵權者皆爲子孫奏官公但令讀書自力無他求劉忠宣公大夏嘗云予在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實若人那討得來

秦襄毅公紘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公悉捕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滅憲皇怒逮公下錦衣獄命內臣尙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公貧狀上親問其貴嘉歎良久詔釋公繫且賜鈔萬貫以旌其廉調撫河南既抵任巨璫汪直亦以事至汪時竊弄威福聲勢烜赫他巡撫官率屈禮以見公獨與抗禮略不爲屈汪亦知重公不爲較公乃密疏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汪回京上問各省撫臣賢否汪獨稱公廉能上以公疏示汪汪叩頭伏罪稱公賢不置上釋之

丘文莊公濬弱冠時著論謂許文正公仕元無能改於其俗又不能行己之道不仕可也耆儒碩師初見論駭之已而大服以爲先儒未有言及此者嘗修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罪公曰己巳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其不軌是豈可信哉良以爲然初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岳而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公深知其弊言於上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

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之人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也上深然之

天順初楊公瑄爲監察御史印馬於圻內民羣訴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奪其田若干頃公具以聞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詔稱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之將以大任也既而還京謁李進見祥亨二凶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謀劾之有私泄於亨者亨乃與祥合謀上譖暨彈章入上震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讀彈章而詰之公與某道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天意

先入譖莫能回悉下錦衣獄逼公誣引大臣刑數瀕死卒無一語他及有司文致坐公死而十三道長皆坐戍餘多貶奏上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於是獄皆從減公就戍遼東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凶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後謫戍廣西南丹居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公被特旨還里憲廟嗣位以言官奏復公舊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成化丁酉春忽報倭船數百犯邊公時在杭寮寀驚問公徐曰彼果來犯吾將盡誅之乃行邊至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呼民壯授甲林立公謂曰海上甲兵自足內地不須虞安用民壯令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數日乃知倭僅兩船入貢耳於是皆服公之智量

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者浙江按察使楊公瑄之子也正德改元七月源因逆瑾亂政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璿天機天權星不明因勸武皇安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罷內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侍講習詩書疏下禮部本部科道俱稱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

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霧霧交作爲眾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爲下列上引譬甚力瑾怒矯詔杖三十釋之源又疏之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宜思患預防意在瑾也瑾大怒喚源面叱之曰爾何官亦學爲忠臣乎復矯詔痛責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於孟縣之陽和驛妻斬蘆荻覆尸葬之

憲皇朝有建言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聖禮科給事中張公寧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

天下傳之萬世不在封號求勝於一字一名可得輕重時用公議罷之

彭惠公公韶爲刑部郎中時外戚指揮周遵與圻內民爭田願得內臣及錦衣衛官往勘會有旨命公正法司官以行眾皆推公公至其地環視周匝徑歸奏曰田本民有雖其戶報不及管業然地有高下歲有旱潦細民頻年出賦以給公上旱則資汚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稗汚下安有空閒可以別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則民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

重傷國本耶後詔下獄科道交章言公無他得釋俄而復有請荒田者帝顧左右曰彼不見周遵之事奈何又請邪立卻其請

大同缺馬馬端肅公在兵部請給折糧銀市之且戒督糧官毋得沮格既得旨時戶部尚書周文端公經言糧馬各有職不宜侵奪且引祖訓六部不許相壓之文爲據詞甚激切上爲改命兵部以馬價銀充用又清寧宮災方議建修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公曰今歲歉民貧不可使遠去鄉井請以本部羨銀就京師顧役爲之外戚有河閒賜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公言河閒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即退澤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二分而此獨加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憲宗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爲業又將謂朝廷待之與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澤地獻爲東宮莊者上因公奏皆抵之罪一時貴幸有所陳請公一裁以法皆斂不得肆

張莊簡公悅奉職守法以不欺爲本在刑部時朝士有囑其所親者曰不敢撓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某嘗有言耳訖事而聞之曰其人無大罪既據法施之無敢僞言以市恩聞者歎服在浙江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覬覦屹不爲動而士皆帖服無敢干以私者公平居謹畏小心無疾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猷爲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尤恐不及

拾柒 册94 版 20 A

況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歎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豈有遵書本行而誤者冢宰去位衆望咸屬公或言內未有爲之地者公直視不答其人懼而退公性素淸約自小官至重任始終一節歸處杜門在外公私事一無所預時見風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以率子孫嘗書揭屏閒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殺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侍郎黃公孔昭爲文選郎中時持選法最愼汲汲以人

才爲意嘗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於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得必書於册往往量其才隨其地參之輿論薦於天官卿務使用各當其才雖小官卑職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欲私用其人輒力言其不可時既不能盡阻後其人多自敗衆始服公之正在文選者

十五年

劉忠宣公大夏初爲兵部郎中有中官用事獻取交南策以中旨索永樂中調軍數公故匿其籍使者旁午吏數被捶楚弗聞者獨徐以利害告尙書余公子俊力言阻之事遂寢朝鮮使者爲建州虜邀劫請改貢道中官有朝鮮人爲之地事下兵部議將從之公曰朝鮮貢自鴉鶻關由遼陽歷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迴四三大鎭此祖宗微意今若自鴨綠抵前屯山海路太徑恐貽他日憂卒不從又北虜數寇雲中遣帥失律中外震驚調發戰守無虛日每一報至尙書必曰劉郎中云何所言輒行行之輒效時右侍郎缺中官欲有薦公者遣

人言於尙書冀一往見公巽詞謝之然猶迫促不已乃自求尋出爲福建參政初公郎中秩滿三載朝中諸老皆欲以太僕處之公知其故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況郎中一出非知府則參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後爲大司馬日嘗言今日所以至此者得參政布政之力也

弘治丁巳北邊倉場糧草告乏公以戶侍簡命經畫瀕

行周司徒經謂公曰邊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所謂剛取禍矣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公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員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準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積蓄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準以致中貴子弟爭相爲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

自公此法立有糧草之家自往告報中貴家人即欲收糴無處得買也邊上軍民云自公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僅見此耳孝宗朝一日召公面語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公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公曰先朝李孜省可爲鑒戒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公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敕之弊也陛下所行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

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久之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爲參政布政都御史日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事有疑難心未明者不以公文顯行雖於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末必書名以此士大夫於公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竭力圖有成績期不相負人有言及勢要貪婪軍民有不得其所者公必蹙頞不樂於公所得爲者一一思以濟之吳廷舉嘗謂古人有言曰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

鈞陽馬公嘗臥病上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臣日夜思之計無所出獨蘇松折糧銀價輕今稍增之民不病而國用足詔下廷議俱文毅公岳曰馬公國家元老其言誰敢違之然事有大難今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變誰其任之乃不果增又雲南思曁梗化守臣議欲用兵馬公疏今中外民疲財困災異曁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於天下乎使思曁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諭之諭之不從則策塲矣不如姑遣藩臣有

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用兵未晚也於是衆皆從之

孝廟首登大寶明日常朝用御史二人侍班糾儀湯公鼐輪侍庶吉士鄒公智私造其第告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時務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閒隔不通也公以言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及王公恕徵聘至京智又造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時政之不便者歷歷陳於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二公善其言而莫能用識者譏之初丁未冬星變智抗章言事極論陰陽之理至欲黜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有以陰主之也疏入不報會己酉言事者誣知州劉槩御史湯鼐妄言朝政嫉智者因疏智名下錦衣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屈撓供詞略云智與今湯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沈或論生民憔悴無振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公韶辭疾不爲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屨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卻不受其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眞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辭朝詩有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生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憤慨忠愛之意溢於言表

孫忠烈公巡撫江西藩臬諸公以都憲行臺舊隘居者輒病議當卜築別建公曰有正人無邪地際此民窮財匱而爲我造新衙門乎第令加葺於後堂檻下隱故溝獲一古鏡背篆字二十有八有昭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識者以爲公抗節死難之兆云

武宗北狩人心危疑時兵部職方郎中黃公鞏以母喪服除或尼其行鞏題其書屋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鵠夷馬革自許何愚蓋有志於徇國補武選郎中己卯春有旨南巡時寧藩蓄逆上下以爲憂鞏以其事出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指及之者鞏獨抗疏言彬首

明邊事以兵爲戲凶狠傲誕無人臣禮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疏奏彬大怒必欲寘之死遂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餘除名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及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款貸米鄰村日中未舉火亦不以屑意嘗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爲千載不朽世之人往往以彼易此何邪

宸濠之變許忠節公達不屈挺立受刑觀者壯之時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副使輒爲位易服而哭人怪問之父曰此必吾兒也此其素志今果然矣

陳白沙憲章自臨川歸足迹不至城府閉門讀書徹夜不寢小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歎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遂築一臺曰春陽靜坐其中足不出閾外者數年

正德己巳逆瑾括民田遼東人驚疑思亂義州先發衆衆縱火劫財城中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者爺給事中賀公欽也鄉人以告遂請先生往撫先生辭曰

吾非上官獲保里閈足矣請之再三遂從敏幹子弟十餘人往彼即拜跪言此事恐不能保全乞示生路先生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便可解衆稍戢俄而相率至東街巷口羅跪再請先生曰爾等燒屋劫財皆可抵償惟殺人不可赦明後日鎮城當有體勘人來爾輩須拜跪求生耳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又報發軍來勦衆復呼譟相聚曰賀老爺不曾說謊我輩再往問之先生曰城中被爾等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當有原宥衆復退數日竟如其言城中不傷一人

丹鉛餘錄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爲道德邪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於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文公解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

之善而無預諏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惡得爲緩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滅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瑕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橫又譏其直向前廝殺漢儒如董賢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文公則曰匡衡有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諸葛亮則名之爲盜又譏其爲申韓陶淵明則譏其爲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大顛往來

之書亹亹千餘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譏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觀其與同時二三同道私地評論之說直似村漢罵街詞訟訐單豈有道者氣象耶或者門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歟

古人文法皆有祖韓非內儲說曰門人求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鄭袖言鼻惡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郄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燒發廩而中山畢殺老儒而濟陽賈班固漢書曰子翌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構卻而晉厲弒豎牛奔走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梵逮走宰嚭譖胥未差喪李圉進妹春申斃上官譖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宋埴文唐書效之爲姦臣贊曰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蔣賈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東坡贈宋壽昌詩用此法又奇矣

諺曰慈不掌兵義不主財君子曰惟慈掌兵惟義主財

論語曰仁者必有勇非慈何以掌兵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非義何以主財不慈掌兵賊也不義主財盜也

火發外明者薪之盡也神知外見者朴之散也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寧爲玉碎毋爲瓦全寧爲蘭摧蕙折不作蒲芬艾榮寧載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志士烈夫古今一揆乎行川之水無不盈之科走盤之珠無可留之影故曰神不可測化不可爲

鏗以聲自穴彈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
措直木先伐甘井先竭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以木
擊木則拌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沈以塗投塗則
陷詩曰載胥及溺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跼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朴孫武
云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范蠡曰見之
似好婦奪之似懼虎故曰時至則應心暇者勝又抗兵
相加哀者勝矣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
嶽元五兵李斯篆書苟便於世人其舍諸鯀之城也桀

之瓦也秦之邊防也隋之漕河也至今賴之故曰善用
人者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物
鬼谷子書有捭闔篇捭音擺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孟
子所謂以言餂之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孟子所謂
以不言餂之也

松囱寤言

君子不幸而知於小人宜早決幽焉小人豈誠於好德
者乎姑藉以厭羣論矜己黨焉爾易曰包承小人吉大
人否包者外相容也然內實異也故否君子小人非可
其事故薰蕕不同器比其睽而去之已汚身矣苟爽之
於董卓楊氏之於蔡京范相調停可喪邦也易曰介于
石不終日夫子贊曰萬夫之望
詩桑柔狀小人之惡三涼言刻薄也盜言貪黷也競言
強禦也易解狀小人之情四狐言媚惑也乘言僭竊也
拇言依附也牽言悍鷙也
賀醫閭篤行淵稚確乎不移亦曾幼安之流亞與教人
惟主小學達序矣陳白沙謂其亡所見勸讀佛書豈名
教之外猶有別傳乎

陳御史莆田人棄官養母灌園蔬太守閔其勞遣二
力助汲閱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
還之論者曰孝廉詣極矣先倅吉安明允公恕民立祠
歲享云

灼艾餘集上

自警編

明鄞萬　表鹿園撰

元城先生因言及王荆公學問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麤行與司馬溫公略同其質樸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爲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者耳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論宋雲以爲

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其一也凡人有善有惡故人有毀有譽若不稱其善而併以爲惡而毀之則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爲以財利結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張子韶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此眞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爲淺露者之戒

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燕諸曹詩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李彥平深敬此語嘗大書於壁以爲晚節之規

滎陽呂公希哲文靖公之孫正獻公之長子更歷中外凡典五州晚居宿州眞陽閒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卻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古人清白傳家如此

蘇公頌言少時聞前輩章郎中曰人主不宜有所好有所好則腹心肝膽皆在人矣故好征戰則孫武白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朘刻矣好聚斂則桑羊皇鎛之徒出而民困於掊克矣好順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敝於夸大矣豈惟人主學士大夫亦宜知之夫神龍騰驤豈可羈也然或豢養於人者爲其有嗜慾也

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爲博士恭惠登樞年

耆康強許公時尚爲相嘗所歎羨詢其服餌之法荼惠謝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所悟爾謂石韞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許公深以爲然

關中隱士駱耕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晝坐左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爭之時尤損人耳馬永卿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爲座右銘也耕道曰然

陳瓘有斟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閒有歡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雞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鐙於牀側自提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勞人也

呂文靖公夷簡在章獻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公宜退公曰先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而不愧於先帝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潔虛名而去治亂未可知也故孜孜燮輔知無不爲雖禍之未形事之將然必先爲之救禦

王沂公與一朝士有舊欲得齊州沂公曰齊州已差人乃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廬州但於私便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惟是均平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慙而退

紹聖初黨禍劉器之尤爲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籃舁憩樹下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扶驚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溫公門下士多矣如器之者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其平生喜讀孟子故剛大不枉之氣似之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錄戒懼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

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

韓魏公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爲己也

趙槩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

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諍爲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迹不至朝廷爲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右以時省閱

張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川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孫參政抃爲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答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何功以輔政唯薦二臺官爲無媿耳

呂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杜正獻公衍一日憂見於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曰適覩朝報行某事行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於色門生未及問公曰今日朝報某人進用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第衍荷國恩之深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爾

明道先生攝邑盛夏塘隄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治平中夏國信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

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辯某事則以某辭折祝唯唯而退及宴事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教答之夏人聳伏

劉廠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理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莫媿卽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

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

范忠宣公親族閒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公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麤糲每遇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爲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終始如一

元城先生在宋杜門屏迹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田夫野老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沒耆老士庶婦人女子持藁劑誦佛經而哭父老日數千人至塡擁不得其門而入家人因設數大鑪於廳下爭以香炷之香價踊貴後二年虜人驅墳戶發棺見公顏貌如生咸驚曰必異人也問誰墳戶對以某官一無所動蓋棺而去

元城先生與馬永卿論禮記內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與君一等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雞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爲勞蓋以刑驅其後也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得已而已爾若

士人畏義如刑則今人可爲古人矣

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爲可憂子弟之貧富貴賤係諸天而世人乃憂其貧且賤多爲不義之事以求富之貴之得非倒見耶

韓魏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胡公安國仕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也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輓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

宜公曰子發學易二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韓魏公尤知命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賓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矣焉可誣哉其自守如此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臣

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輔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冒僕射師長百僚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蒙正之鬱悒也況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宮祿不足以自重矣上默然又嘗言士大夫遭時得位富貴顯榮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錢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上然之及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頻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之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沈濁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即晏駕不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遜位得請

待制王公質子野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官公

介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戚必舊未嘗折顏色屈議論以合其意

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者至矣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泛海往來貶所人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之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公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

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告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不爲動使者入海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殺近臣惇卞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迂往諸郡以虛聲逼諸流人使其自盡也自是廣人浸知惇卞意時公貶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以求見惇犀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

上殿自選入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爲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三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寢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鐘聲何太早也黎明聞之鳴鐘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

孫宣公奭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於色復顧石守道誦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臺之嗟公以醇德奧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

少比

詩人類以棄官歸隱爲高而謂軒冕榮貴爲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澈答韋丹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趙嘏云早晚靈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閒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須臾忘情於軒冕耶張乖崖在蜀有一幕職官不爲乖崖所禮遂獻書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謝而留之彼蓋有激而云豈誠心哉筆談言有武人

忽作詩云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棄官歸此最勇決予嘗於驛壁閒見人題兩句云人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閒方是閒予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媿未能行也此與夫所謂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者異矣

或問如何斯可以安心李樂口曰樂則安若早夜戚戚然以得失榮辱爲慮雖一日亦不能安矣古人窮亦樂通亦樂未有其心不樂而能安之也又云逆順之境一也世之昧者方處順境則逐物而失身迨遭逆境則執我而喪志惟智者處之以無心故窮亦樂通亦樂

畢文簡公士安端方沈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稱然性謙退嘗謂人曰僕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耳

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脊寐之變陳瓘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欲是眞絕欲心不動故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嘗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己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啜茶伴客有至六七盌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饗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知兩月前自覺必有變異果長子不祿故至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

趙忠簡公鼎再相已踰月未見所施朝士或以此責之

公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趣死之術也張德遠非不欲有爲而其效如此亦足以爲戒矣

慶曆三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爲環慶經略使知環州以屬羌多懷二心密與元昊通以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倔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

可失期邪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寢世衡蹴起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邪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又傳云世衡佯醉臥其帳中奴訛與其妻環侍不敢離左右既醒而謂曰我醉此爾何不殺我奴訛泣曰是何言耶惟有一死可報吾父爾自是屬羌無不悅服

彭公思永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則思天下之寒者矣其本源如此故仁恕之善見於天下而人推其誠長者

范文正公微時嘗詣靈祠求禱曰他時得相位乎不許復禱之曰不然願爲良醫亦不許既而歎曰夫不能利澤生民非大丈夫平昔之志也他日有人謂公曰丈夫之志於相理則當然醫之伎君何願焉乃無矣於卑耶公曰嗟乎豈爲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且丈夫之於學也故欲遇神聖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爲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醫果能爲良醫也上以蔡君親之疾下以救貧民之厄中以保身長生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捨夫良醫則未之有也

蘇文忠公軾與朱鄂州書云昨王殿直天麟見過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母陳遵夢一小兒援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

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論以禍福約以必行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

司馬溫公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少之語戒之

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既沒其家得遺一表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

呂文穆公蒙正諸子曰大人爲相四方無事甚善但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耳此眞宰相之事也公夾袋中有册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材客去隨卻疏之悉分門類或問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爲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尙書李公擇風度凝遠與人有恩意而遇事強毅不爲苟合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翼其助而抵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遣雱諭意曰所爭者國事蓋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況朋友乎自守益確士論以此歸之

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淸流無不往者韓魏公於其閒最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公數以事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同欲往但未有名耳公處之不失和李莫能致怨同時諸公亦不以爲介也

梅尙書和勝執禮嘗序送吳仲儀提點江西路刑獄云劉夔侍郎自負有道術功行一旦上章解組徑入武夷山樓居遇猥曰俟仙去俄有神降之言罪莫大於殺人夔抱大罪奈何興妄念干帝所夔叩頭自列生平修謹雖物無敢殺而況於人神曰昔提點某路刑獄時某縣入某死罪州如之夔弗察也其罪實等夔於是悵然悔咎不可及又聞陳睦嘗提點兩浙路刑獄會杭民有妾夏沈香者澣衣井旁其嫡子墮井妻訟於州必以謂沈香者擠之墮井也三易獄不合睦怒劾掾別委官攝治之許獄具以才薦遂逐三掾而殺沈香東坡詩所謂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蓋有激云他日睦還京師久之無所授聞廟師邦頗從仙人游乃密叩以未來事邦終拒弗之答尋語所親曰如沈香何睦爲之震汗廢食者累日

孫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與其錢爲獄囚償官遂使數百人釋枷鎖

之苦其得稱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官囷囷遂空

程文簡公琳爲三司使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

孫伯純知海州日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椿箭簳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鏢膠充折孫謂之曰弩椿箭簳其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歲被科無已時也

太宗在藩王顯與周瑩爲給侍赤腳道者相顯曰此兒須爲將相但無陰德耳及長太宗愛之曰爾非儒家奈何學問他日富貴不免面牆取軍誡三篇令誦之咸平三年以使相出帥定州便宜從事忽旦遣士通刺爲謁被冠褐自稱鄧都觀主笑則口角至耳亂鬢若剛鬣謂顯曰昨日上帝牒蕃魂二萬至本觀未敢收於冥籍死於公之手者公果殺之則功冠於世然滅公算十年二端請裁之顯謂風狂叱起後月契丹引數萬騎獵於威虜軍境即梁門也會兩虜弓皆皮絃緩弱不可用顯引兵勁襲大破之梟名王貴將十五輩獲僞羽林印二紐斬二萬級築京觀於境上露布至闕朝廷以樞相詔歸赴道數程而卒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善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之於通衢使爲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張商英抗疏論七臣其略曰臣聞公輸知材之美惡然後能用其材之宜而作宮室岐伯知藥之陰陽然後能用其藥之性而治疾病人君之任其臣不亦猶此而已矣有大臣有忠臣有能臣有幹臣有容臣有幸臣有巧臣此七臣者人主不可不知也欲知七臣之所爲先觀其趣嚮之所歸則思過半矣行義修於家道德重於身明於天人之微達於去就之際親讎並用而不疑巨細並行而不亂若此者大臣也剛方正直卓然自信諫君之過期於無過去民之害期於無害不趨易而避難不辭怨而居惠若此者忠臣也智足以應卒術足以禦煩

俯取譽乎民而民實受其賜仰取愛乎君而君實賴其功若此者能臣也治財則朘剝而速富使民則督迫而速從集事則峭刻而速成若此者幹臣也偷合苟生無所臧否不卹國之安危不顧時之利病主之所予從而予之主之所奪從而奪之固祿持寵爲妻子昆弟計若此者容臣也不義而富不忠而貴佞邪而君不知暗默而衆不測若此者幸臣也揣摩捭闔善用機數迎風順旨鉤中主欲獻其小信以行其大詐委其小忠以濟其大姦若此者巧臣也大臣進則帝德興矣忠臣進則王

業成矣能臣進則霸政強矣幹臣進則國本削矣容臣進則主聰昏矣幸臣進則君子退矣巧臣進則社稷亡矣此七臣者成敗治亂之機而人主之所當察也

王文忠公堯臣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爲牓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爲朝廷患貴果出降

陳公洎初爲開封府功曹參軍時程琳尹開封章獻太后臨朝族人貴驕自杖老卒死人莫敢言公當驗屍即造府白琳琳望見公來迎謂曰驗屍事畢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隱屏間曰不得相見公唯而出適屍所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來公起再拜曰領聖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吏等皆懼謂公應以病死聞公怒曰何不以實吏等駭曰公固不自愛某曹不敢公復怒曰此卒冤死待我而伸爾曹依違懼禍法不爾赦自實其狀詣琳琳又迎問曰如何公曰杖死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陰德官人必享前程遽索馬入奏已而太后族人有

特旨原公亦不及罪公自此名顯歷官臺省終三司副使人以謂積善之報未艾云

鄂州崇陽素號難治歐陽曄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四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於獄獨留一人於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四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

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

近世有人兒子不孝見子生兒詩以譏之聞你生箇丈夫兒你生還似我生時你今餓我渾閒事祇恐你兒餓我兒

近世有人夙喪父母及冠唯叔父存焉叔有七子一日叔謂姪吾當與汝析籍姪曰如何處其產業叔曰分之爲二姪曰誠不忍諸兄弟共一分可爲八分叔固辭姪曰不可遂作八分分之纔十七歲預薦入京時同館者二十餘輩有術士徧視之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諸貢

士咸斥術者曰汝何繆耶吾等皆大手筆久歷場屋豈不如一乳臭兒術者曰文章非我所知但此少年滿面陰德之氣必積善之所致及放榜果獨名餘皆不第

向敏中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眞宗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不知上曰敏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悄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親戚賓客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對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張九成論曰仕宦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文簡處之若不足以動其心其所養爲何如後之學者平時高談闊論自以爲富貴莫能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者傷哉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元城先生曰韓魏公文潞公俱嘗鎮北門方魏公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知縣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曰汝爲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級安可如此即於解狀判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略不變色衆但見其投筆

方知有異至潞公時復有外鎮解一卒如前者潞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亦判處斬而擲筆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過人爾

東坡言頃試制科中程後英宗皇帝即欲便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

且與修注如何韓公曰記注與制誥爲鄰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予之他日擢用亦未爲晚乃授直史館東坡聞之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而爲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爲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李文靖公素有長者譽一世僕遭宅金數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美資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惻之視夫人曰願如己子育於室訓教婦德俟成求偶嫁之止請夫人親結縭以主婚然而務

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壻亦頗良且匿僭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京聞之感公淪刻心骨丞相病夫婦刲股爲羹饋之至禮喪經三年以報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爲諫德其居側有酒肆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易服微行飲於其中一日眞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還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歎而去

眞宗果問中使具如公對眞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旣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眞宗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爲忠實可大用後章獻果用之

陳忠肅公瓘雖閒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暑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爲有此問也

或問張無垢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抑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又問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遠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常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爲上如差科之行旣不能免卽就其閒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搖擾重爲民害其益多矣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眞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眞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款已有歆歎之意公翌旦卽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卽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眞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座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令索公裳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繁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前輩言莅官處有三莫之說事來莫放事去莫追事多莫怕

曾魯公放生以蜆蛤之類爲人所不恤而活物之命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旣寤而問其家乃有惠蛤蜊數篰者卽遣人放之夜復夢被甲者來謝

蘇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豬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

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覬但己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又曰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倘能微動乃置於水甕中須其死食生即放之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處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

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爲定制未幾馬方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馬親語余如此

方介甫爲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劉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趨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爲意是用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

王荆公與唐質肅公介同爲參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荆公雅愛馮道以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爲宰相易四姓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荆公曰伊尹嘗五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爲之變色其論議不合而多致相侵率如此也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縗絰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賵斂棺椁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薛簡肅公奎爲蜀以惠愛得名民有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爲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

謝逸記曾魯公布衣游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

言之或遇仁人戚然動心免若於難不然繼以血無益也旁舍生顧視左右欷歔久之曰僕頃官於某以某事而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其家無以償之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離色衰則棄爲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踞曰不意君之厚貺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之數倍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於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

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矣俟君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爭攜女至期以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傍舟之人則曰某舟去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爲士人妻遂自言元祐八年至京師得於鄴郡黃正叔以爲公墓刻不載故惜其不傳因書其大略云

御史中丞彭公思永爲政本仁惠吏民愛之如父母惟不喜矯情悅衆揚己取譽常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爲居憲府多所論奏未嘗以語人或疵其少言惟謝之終不自辯每謂人曰吾不爲他學但幼即學平心以待物耳

昔錢尚書遙爲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各人進問起居而退錢在書齋中窺見甚訝之因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今他處後進必居於位或與先生並行何以有此公曰昔范希文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爲政以名教厚俗敦尚風義爲先州人仰慕咸傾嚮之遂以成俗故至今爲尊長者以父兄自處而不辭後進以子弟自任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此大賢臨政之效可以爲法

張無垢云快意事孰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

呂舍人本中云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曾嘗說喫得三斗蠶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韓魏公語錄曰欲成大節不免小忍和靖尹公曰

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迂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爲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眥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爲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太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倍叛無異而景仁獨倡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爲之者則有矣然景仁者冒不測之淵無勇

者能之乎祿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捨去況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謂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無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先見范景仁勇決皆余所不及也

震澤長語

麻衣正易心法四十二章朱子謂其僞作掇拾者佛醫卜之說其信然乎然其立論亦甚奇謂羲皇易道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觀象而知吉凶後世易道不傳聖人不得已而有辭學者一著於辭便謂易止於是於是周孔孤行不知有卦畫微謹學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註脚下盤旋周孔猶謂之註脚而況後世之紛紛乎今學者終年守傳註猶不能明易而欲畢觀卦象其亦難矣

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然之勢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洛陽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則有襄鄧焉唐朱朴之議曰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與鳳林爲之關南則蒲澤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勢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輸天下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極選也雖然皆未有及燕薊之形勢者太行盤盤自西而北居庸古北松亭等關北瞰沙漠南引江淮土厚水深博大爽塏其人沈鷙才勇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地豈非天遺其勝以貽我朝萬世帝王之業乎

英宗北狩蒙塵虜人悔禍旋奉駕歸此自古之所無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是時郕王監

國不欲急君邊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所以汲汲來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魯成公時晉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晉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鄭鄭伯歸趙王武臣爲燕所得張耳陳餘使往輒殺之欲分趙地半有廝養卒詣燕壁問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耳餘武臣皆一時豪傑姑以少長先立武臣此兩人者亦欲分趙而王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殺之兩人分趙自立左提右挈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養卒御趙王而歸此亦公孫申之意也惜乎宋高宗不知出此也

宋世人才誠非我朝所及而其謀國之疏則不及我朝遠甚當靖建之變黏沒喝以孤軍深入爲宋謀者但當堅壁清野勿與戰絕其歸路斷其餉道內用李綱外用种師道俟天下勤王之師四集彼自救之不暇一戰則黏沒喝可擒何乃遽自張皇不敢發一矢二帝自幸其營爲虜人席卷而去誠可笑也

周公制謚法雖臣子於君父不得私焉所以示萬世之公也其法嚴矣漢晉而下既已失之然猶付之一時公議謚不應議則博士駁正之猶爲近古本朝之謚有美無惡所謂謚者特爲褒美之具而已官由翰林者皆得謚文文不以人而以官已不免外議定謚出於秉筆一二人或以好惡參其間又不聞有駁正之者於乎何以服天下信後世哉

國家之制革中書陞六部初亦疑之謂自古豈有無宰相而能致理者及觀宋南渡專任賊檜以殺忠良其後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相繼盜政羣小又從而附和之日入於敗亂而不知非以權重故耶則今日去之不爲過也

我朝六部之設倣周制六典最爲簡要有體然其名猶襲唐宋之舊唐以三省長官爲宰相謂中書令門下侍中尚書令左右僕射是也今中書省已去特存中書舍人爲七品官職書翰而已門下省已去特存給事中雖七品而有封駁之權尚書省不復設令僕乃陞六司尚

拾柒册94%版

書分爲六部秩二品蓋卽僕射之類也中書尙書名與古同其實異矣

劉瑾雖擅權然不甚識文義徒利口耳中外奏疏處分亦未嘗不送內閣但秉筆者自爲觀望本至先問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探瑾意爲之有事體大者令堂後官至何下問之然後下筆故瑾益肆使人人據理執正牢不可奪則彼亦不敢大肆其惡也

予在翰林與陸廉伯語及楊文貞廉伯曰文貞功之首罪之魁也予問何爲廉伯曰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晚

年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絲綸簿付之故內閣之權盡移中官余亦不知其然否及余入內閣歷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入況中官之專與否不在一簿之存亡也顧人主信用何如耳廉伯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嘉靖初元言路大開諫官紛然爭言利害有謂文貞居憂謀奪情起復遂以絲綸簿奉振不知文貞晚年歸省墓未嘗居憂也甚者又謂文淵閣印亦爲司禮監所奪請定還之詔閣印與絲綸簿今不知安在今言者自來追理還之言者伏罪乃已

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爲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爲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閒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

何所取信乎

翰林院地勢清切然品卑祿薄楊大年久爲學士請外至云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與方朔之飢欲死自昔然矣

國家供三邊之費最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愚以爲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與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爲不可行何哉案趙充國屯田之奏曰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庐未罄可二千頃又言北邊自

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故有吏卒數千人虜不能攻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萬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乃使韓重華爲水陸運使給耒耜與牛耕傍便近地連歲大熟軍不復饑又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此又近事之效也今獨不可行乎

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餘石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餘兩戶口商稅除折米外并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餘兩兩淮鹽場鹽課銀歲不下數萬千兩各處稅糧折徵其一百三萬餘兩雲南關辦三萬餘兩各鈔關船料四萬餘兩馬草折徵二十三萬餘兩鹽課折徵二十餘萬兩每年入數其二百四十三萬兩送內庫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官軍俸銀三十三萬餘兩官軍折俸三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其四十萬兩若有警息緊急奏討加添四五十萬或二三十萬聖旦千秋等節用三十九萬千八百餘兩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銀盆水罐儀仗等用其十三萬七千五百餘兩每年出數其百餘萬兩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萬五千餘各項俸糧約數千萬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額派夏秋糧稅大約

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餘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今上即位之初錦衣衛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歲省糧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一千四萬餘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晉史中台星坼時以爲大異張華等應其禍然中台星至國朝常坼此理之不可曉者也或云上下不交之故或云本朝不立宰相之應是果然歟北斗星七各有所主分野而第四星常不甚明白樂天詩云昔聞西漢元

拾柒册94%版
21.15

成閒北辰微暗少光色至今猶然不知何也

成化中京師黑眚見相傳若有物如狸或如犬其行如風倏忽無定或傷人面或齧人手足一夜數十發或在城東又在城西又在南北訛言相驚不已一日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上欲起懷恩案之頃之乃定自是日遣內豎出詗汪直時在邉中數言事由是得倖遂立西廠使偵外事廷臣多被戮辱漸及大臣大學士商輅兵部尚書項忠皆以事去都御史牟俸亦被逮或往南京或往北邊威權赫奕倏忽往來不測

人以爲黑眚之應也

正德初彗星掃文昌臺官云應在內閣未幾逆瑾出首逐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自是而後一時在位九卿臺諫無不被其禍乃知文昌爲天下斯文之應不特內閣而已

正德十四年江西有黑雲紅雲若相鬬者久之分爲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城中人應之明年寧藩叛王守仁舉兵攻之

聖賢未嘗有意爲文也理極天下之精文極天下之妙後人擲一生之力以爲文無一字到古人處胸中所養未至耳故爲文莫先養氣莫要窮理

余讀詩至綠衣燕燕碩人黍離等篇有言外無窮之感後世惟唐人詩尚或有此意如辟王沈醉蓼王醒不涉譏刺而譏刺之意溢於言外君向瀟湘我向秦不言悵別而悵別之意溢於言外凝碧池邊奏管弦不言亡國而亡國之痛溢於言外溪水悠悠春自來不言懷友而懷友之意溢於言外潮打空城寂寞回不言興亡而興亡之感溢於言外得風人之旨矣

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有無窮之音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采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閩入華人從見入故以識字爲賢知釋氏以參禪爲大悟通音爲小悟

七音韻鑑出自西域應琴七弦從衡正倒展轉成圖不比華音平上去入而已華有二合之音如漢書元元之類無二合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華書惟琴譜有之蓋琴尚音一音難可一字該必合數字

之體以取數字之文華音論讀必以一音爲一讀梵音論諷雖一音而一音之中自有抑揚高下二合者其音易三合四合者其音轉難大抵華人不善音今梵僧呪雨則雨應呪龍則龍見華僧雖學其聲而無驗者實音聲之道有未至也

嘗疑公山不狃之叛也而孔子欲往然不狃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案左傳吳將伐魯叔孫輒勸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宋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君子不以所惡發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及吳使不狃將故道險由武城其不忘故國如此則其以費叛也非以張公室乎余故表而出之以明孔子欲往之意

正德中籍沒劉瑾貨財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盥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袞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千玉琴一玉珂印一顆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碎金銀四箱碎銀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四箱碎銀十匱金銀湯盥四百金首飾五百十一箱珍珠二匱金銀臺盞四百二十付玉帶二千五百束金絲環四箱珍珠眉葉瓔珞七箱烏木盆二花盆五沈香盆二金仙鶴二對織金蟒衣五百箱螺鈿屏風五十大理石屏風三十三座圍屏五十三扛蘇木七十扛胡椒三千五十石香椒三十扛段疋三千五百八十扛綾絹布三百二十

扛錫器磁器三百扛佛像一百三十匱又三十扛祖母祿一尊銅鐵獅子四百車銅盆五百古銅鑪八百三十古畫四十扛白玉琴一金船二白玉琵琶一銅器五十扛巧石八十扛嗚呼胡椒八百斛世以爲侈也而盛傳之今觀二逆賊籍視元載何如也聞昔王振曹吉祥之籍尤多官家府庫安得不空百姓脂膏安得不竭

諸葛武侯宋范希文皆三代以上人物也昔朱子謂文正公爲宋朝第一流人物余始亦疑之謂有宋名臣最多若韓忠獻之豐功偉量司馬公之清忠粹德他如李

文靖富鄭公尙多有之安得便爲第一久迺信之宋自仁宗以前呂端諸人養成一代忠厚之風公始倡爲直言上壽之儀晏殊等皆不能堪英果之氣自公作之則其忠鯁之節可知當是時道學未倡公始以中庸授橫渠開道學一脈其先憂後樂之義前人所未發於草萊中拔胡安定李泰伯孫明復之流其學術之醇正可知元昊之叛韓公欲用攻策公唯主守卒之韓公有好水之敗劉滬失守富公等皆謂當誅公獨不言謂諸公勸人主殺人手滑他日吾輩恐亦不免富公後服其見以

爲范六丈眞聖人也營洛之議若預見有靖康之禍者其謀慮之深長可知荒歲省役善政也公獨因之興作官得其力民得其食公私兩利焉眞能見人所未見其置義田則曰吾宗族固有親疏自祖宗視之無親疏南園之地術者以爲種生公卿則曰與其私於一家孰若公於一郡嗚呼是心也其聖賢之心乎

古稱大器晚成馬況所以知朱勃非遠到之器也以我朝諸公論之故少師李東陽五歲能作大字以神童入禁中十七登進士少傅楊一清亦以神童舉十七登進士今少師楊廷和十二占鄉試少傅蔣冕十八爲解元費洪十九爲狀元官皆極品年壽亦高則晚成之說殆未盡然也

郊外農談

漢董仲舒嘗建議令民廣種二麥毋令後時蓋二麥於穀粟新陳未接之時最爲得濟不可不廣也案四時纂要及諸家種藝書云八月三卯日種麥全收但江南地煖八月種麥麥芽初抽爲地蠶所食至立冬後種方無此患吾鄉近來種麥不爲不廣但方早禾縱有早麥亦

至四月終方可收穫秕及中禾若六七月旱中禾多受傷不若徑種晚禾天地雨暘之期久晴必有久雨假使晚禾薄收以麥佐之亦可自給

錢甦字更生常熟人洪武十年應詔言星變高皇帝嘉納之召試祭元幼主文稱旨將擢用之以老疾固辭乃遣歸臨行高廟面諭之曰爾歸於經過府縣爲我宣諭官吏我百姓箇箇要安徭役處處要均百姓所以不安徭役所以不均者皆貪官汙吏壞我法度今後犯者不饒高廟創業之君起於民閒備知生民疾苦故有是諭

使爲官者人人能體此意則百姓安而邦本固矣

常平之法其來尙矣自管仲相齊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穀有貴賤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使萬室之邑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有千鍾之藏則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魏李悝乃祖其意爲文侯作平糴之法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故大熟則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而正

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而糴之故雖水旱饑饉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行之魏國國以富強漢宣帝四年豐穰穀石至五錢耿壽昌建言令邊郡皆築倉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民甚便之壽昌常平之法卽李悝平糴之法李悝平糴之法卽管仲通輕重之權也自後漢唐以來常有行之者宋朝朱晦菴先生亦嘗提點常平倉此萬世可常行之法然官得其人上下一心乃可行耳

近見牧民之官惟務姑息以爲愛民民初見之有寬仁之譽及夫稍久紀綱不振奸宄之徒以民害民者紛然而出肆無忌憚良民之受害者無所控告反不若處苛察之下矣古人謂牧民如牧羊視其後者而鞭之去其敗羣者夫敗羣之羊本出於羣不去則羣爲所敗害民之民亦出於民不去則民爲所害矣故宮箴曰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民慢猛則民殘此言本於孔子必寬猛相濟而後可以爲政矣

漢朱暉嘗爲臨淮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叔畏其威民懷其惠後免官家居章帝召用之爲尙書僕射尙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修均輸法暉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尙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尙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令臨得譴讓柰何稱病暉曰行年八十蒙惠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

雷同負臣子之義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其劾奏暉帝寢其事詔遣問起居太醫視病大官賜食暉乃起謝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暉其庶幾哉

予在東陽一日至東門訪耆宿徐景暘景暘倜儻好客具饌留午酌座客有論及人家子孫昌盛皆其祖父陰德所致予曰昔有客與眞西山先生論世間百物皆有影惟人心無影西山曰子孫是心之影景暘曰何必云云人之行事善惡皆出於心其行事之迹便是心之影尤爲簡要景暘雖不甚讀書要是質美者

宋儒魏了翁與眞德秀同時而齊名爲四方學者所宗號鶴山先生理宗嘗欲大用之爲權臣所沮了翁蜀人時蜀中兵亂不得歸因賜第於吳門了翁歿吳人以爲鶴山書院肖其像而祠之崇德也宣德間周文襄公忱以工部侍郎巡撫南畿借寓書院中自是以後巡撫大臣至吳門皆寓於此吳人不知其故凡巡撫駐節之處皆稱書院是可笑也自巡撫吳中者莫賢於文襄其財賦羨餘以之造橋梁治道塗置倉廩旁及於釋氏老子之宮者無算獨不能自治一廨宇而寓居先賢祠中愚於是爲文襄少之

成化間朝廷好寶玩中貴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算上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公忠爲兵部尚書劉公大夏爲車駕司郎中項尚書使一都吏於庫中檢舊案劉郎中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項尚書笞責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劉郎中亦祕不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項尚書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劉郎中在傍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以萬計縱得珍寶於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舊案雖在亦應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邪項尚書悚然降位對劉郎中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劉公果至兵部尚書

正統間瀋然陳公以南京國子祭酒九載奏績之京時中貴有柄國者勢傾朝野素慕瀋然公人品高欲致之門下適工部侍郎盧陵周公忱巡撫南畿時亦在京進

謁中貴知其與濟然公同年微露其意周公詣濟然公以其意達之濟然公曰敬宗忝爲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公因謁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中貴然之乃遣人致綵緞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濟然公爲走筆書之而返還其禮幣竟不往見故爲祭酒十八年更不遷轉然士大夫於是益高其風節云

十有志於道德者有志於功名者有志於富貴者雖繫人品之高下亦由世道之隆汚志於道德者無以尚之

志於功名者已落第二義志於富貴者風斯下矣近世人家生子見其岐嶷父母親戚便以富貴期望之及稍長授書里塾其資質稍異遂令學科舉文字以爲他日富貴之階梯其子弟亦自謂富貴可唾手取更不知向上一步後至登巍科陟顯仕良田廣廈錦衣玉食榮祖考而蔭子孫海內之士翹首企足而望之以爲一代豪傑之士後之有志者咸以是爲願焉世道如此可慨也夫

初魏國公徐達與常遇春同伐元元主知曆數在我太祖遂北歸沙漠盡讓華夏之地常遇春矜功好殺欲邀其歸路而殺元主魏國曰不可彼不戰而去還我中夏是順天也我邀而殺之寧非逆天乎及還常遇春先歸見太祖曰我欲殺元主徐達受其賄縱之太祖由是疑魏國候其歸收之魏國素寬仁長者左右之人皆向之魏國至將入金川門有一內侍馳馬來附耳與語魏國遂還坐舟中陳兵甚嚴太祖待之不至命衆公卿迎於江上魏國堅臥舟中不起太祖親往迎之猶不起太祖不得已入其舟中魏國始伏地慟哭指天爲誓以自明

太祖亦泣下慰勞再四自是君臣相遇如初此事隔之呂秉之太常太常聞之徐錦衣德裕云蓋開平剛毅強勇好武嗜殺而中山純誠厚德忠志無疵其性質本殊故舉動自別今魏國封爵與國同休而鄂失其傳興滅繼絕不能不有待也

錢塘馬洪號鶴窗博學工詞章清修苦節教授生徒以給其家錢塘湖山之勝以飛來峯爲最洪所居去飛來峯不十里以貧累不能數往十五年間僅兩到耳因題詩曰飛來峯在腳跟頭十五年間兩度遊說與山靈應

笑我先生忙到幾時休予讀之既悲其窮復賞其達

九沙山人萬表曰餘集者集灼艾先續二集之所餘也

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寧嫌於繁邪嘉靖丙申歲三月朔識

灼艾餘集下

明鄞爲　表鹿園撰

綠雪亭雜言

高孝基一見房杜奇之而託以子孫愚謂子孫賢不肖成立覆墜天也豈他人所能陶冶哉況房杜他日亦不能保子孫不蕩敗門戶又安能庇他人子孫哉愚謂孝基於是乎不智夫大臣以人事君者也當國之樞得賢焉曾不社稷是念顧煦煦焉私之子孫愚謂孝基於是乎不忠

林艾軒曰予五十之年只合僻處袖手自稱老夫如何更對人稱得門生從來懶見人懶作書合此二懶便應出人前不得愚考艾軒平生不求人知不求苟合眞是腳根立得定所謂懶者蓋恥爲奔競云耳豈眞懶於人事者哉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時二公皤然老矣大年每論年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爲何如翰不能堪正色謂之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厥後大年不及五旬而終求爲老翁亦不可得此事可以爲少年英俊侮老慢賢之戒

武功諸生康粟靈質諸生楊宋皆矯矯少年才華競秀予提學時甚器重之粟也之妻宋也之姊也宋也之妻粟也之妹也其後二生相繼不祿無血胤焉二婦皆飲毒死之嗚呼二婦之死可謂烈哉九原有知二生可以瞑目矣或曰使二婦有子亦可死乎予曰古者夫死稱未亡人若有遺孤嗣續繫焉則母道爲重而妻道爲輕何必死是故公甫文伯之母孟子之母陶侃之母皆賢也皆不死時乎不然楚昭王夫人不見符而死於水宋

伯姬不見姆而死於火永新譚氏抱子焉賊而死於學宮其於有子無子奚暇計哉或曰近時有女子未嫁而夫死亦以死殉之何如予曰哀哉女也可以死可以無死夫既許之納采問名矣夫死而無或貳者義也故曰可以死雖然言乎妻道未親迎也言乎婦道未廟見也言乎子道無醮命而以死殉未嫁之夫不傷父母之心乎故曰可以無死時乎不然曹娥饒娥死於孝浣紗女死於義奉天竇氏二女死於不辱其於嫁與未嫁又奚暇計哉大抵女婦之致命遂志皆本乎天性之烈不可

拾柒册94½版

律之以恆禮

莊定山賦曾節婦詩曰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癡小舅姑貧自傷薄命同衰葉不掃蛾眉嫁別人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鎖牕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任自春羅一峯謂此詩苦心苦語可泣鬼神

或問浦江鄭氏家範如何愚曰卓哉雍睦之義歸然薄俗之靈光也胡可及哉或曰斯義也古有之乎愚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仰事父母俯育妻子不過數口而已未聞合族而食也諸侯大夫之家立宗子以統族人使

之聯屬昭穆不至渙散而已亦未聞合族而食也或曰先王胡爲不以此義訓天下愚曰先王蓋慮其勢或有難行也情或有不順也是故以勢言之世遠則祖宗祧廟情乖則兄弟鬩牆夫妻且有脫輻之隙婦姑不免反唇之譏矧族之人親盡服盡而情盡猶塗人也苟欲之聚於一門之內而饗飱之能保無矛盾冰炭者乎將一一繩之以家訓則法非官府人有悖心以情言之夫既合族而食矣則凡飲食諸需悉制於長族者孝子之養親也欲每食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可專遂乎慈母之愛孩提也欲以梨栗而止啼可專遂乎卑幼之厚親友也欲以杯酒而合歡可專遂乎將人人各遂其願則家政差池莫之統紀夫勢有難行情有不順是以先王不敢強之也即有能然者則褒嘉之寵錫之表厥宅里以樹風聲夫豈鄙夷其義而莫之訓耶或曰然則古禮有合族以食之禮如何愚曰非此之謂也古者世祿之家合族而食者以服世降一等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一年再會食緦麻一年一會食服盡則不及焉非概族而會食也

近時華亭有寡婦棄其孤兒再嫁富室又生一子及其死也前夫之子爭葬之質之縣尹縣尹判其詞曰生前再醮已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前夫之面斷令後夫之子葬之

或問詩稱刑子寡妻至子兄弟然閭里三世相繼出妻周公攝政同氣流言豈寡妻兄弟亦有不可刑邪易言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然重華諸子鈞爲不肖漢賊諸子皆富才華豈積善積惡其報亦或爽邪愚曰詩易所稱者理之常也子之所疑者適然之變也聖人之立訓

也道其常不道其變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意氣滿盈賓客鼓吹喧闐里中有執友來謁之朝士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執友曰近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甚有味乃朗然誦之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詩悵然明日賓至門庭寂然

蜀中有梁參議周御史先在告里居皆爲鈷家賊殺之越數年金堂有小吏往時嘗遨遊二公間一日過銅梁

月夜獨行至小溪上秋木蕭蕭突然見二公在焉小吏驚怖莫知所措二公慰安之遂相與佇立已而梁顧小吏曰過家煩語吾兒不可爲惡吾在冥司徒有悔心而已周獨悵然無語小吏曰何以見教周曰過吾鄉煩語鄰人張七公先人墓在南原麥飯無主歲時幸爲我呵護樵牧則冥感無極矣俄有黑風蓬蓬而來二鬼忽不見予聞方伯羅循矩說如此

江東有太守某者文雅風流頗著時名在郡二年遣吏攜數百金入京賂劉瑾求速遷苞苴既入矣越數日劉瑾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鑽刺落職初太守遣賂入京也尋慮事不諧悔之乃禱紫姑仙以決疑仙姑降筆曰幾樹甘棠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怒擊冰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噫人之作僞行險而鬼神之不可欺也如此哉

江州朱原虛爲學究有詩名二弟在髫年而父母死焉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匹又逐二弟居外流離不振一日鄰人降紫姑仙原虛適在坐乃詩曰聞仙姑能詩幸見教仙姑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雁行中斷各悲涼吳綾越錦成私匹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得詩皇恐乃召二弟還家與之完娶教之業儒後二弟俱登科典州郡事原虛如事父焉

劉瑾擅權之日皷頓關紐禍福縉紳南科彈文有曰借春色以繁桃李奔走庸人假威力以運風雷銷磨正氣然考其汲引者多匪人而君子亦有與焉者矣羅織者多君子而匪人亦有與焉者矣及瑾事敗蒙其汲引者概斥之被其羅織者概起之嗚呼君子小人幸不幸類如此

昔人有詩云倖門有鼠穴也須留一箇若還都塞了好處還穿破觀董卓燃臍而餘黨不宥則王允之元不保甘露啓釁而無辜濫殺則鳳翔之禍難逃

昔人有言莫使滿帆風須留轉身地觀曹操空國而伐吳苻堅空國而伐晉皆是使盡滿帆風故一敗郎當稅駕無所

予在湖南一日山行午飯農家見其壁上有詩四絕意甚警策第不知作者爲誰或曰晦翁詩也其一曰鵲噪未爲吉鴉鳴豈是凶人間凶與吉不在鳥音中其二曰

耕牛無宿食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其三曰翠死因毛貴龜亡爲殼靈不如無用物安樂過平生其四曰雀啄復四顧燕寢無二心量大福亦大機深禍亦深

蘭州彭幸庵尚書平生銳志功名蜀賊藍鄢作亂公總制諸軍討平之晚年落職居林下嘗夜臥夢中囈語曰殺得好殺得好既覺夫人問曰適來作何夢公曰適夢在西川督諸軍殺賊乘勢如破竹乃大叫曰殺得好殺得好夫人蹙然曰公往年殺賊無辜之民多有枉死鋒鏑者公無血胤或者天譴之也胡爲夢寐尚不忘戰耶公亦蹙然與夫人相對泣下

新昌有士人某者少年負氣藐然皎厲筮仕得嚴邑瀕行謁梁石門請教石門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夫復何言士人曰雖然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而答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而語人曰石門議論平平耳越三年士人以不檢罷官歸里中語人曰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

夏正夫過彭澤賦詩曰縣樓寂寂枕江聲五里荒山二里城彭澤到今更幾令縣人開口說淵明愚案柴桑翁作縣八十日有何功德及民而異代口碑猶嘖嘖不泯無乃以其人品之高如龍潛鳳戢然耶張東海過蘇步坊賦詩曰東坡昔日此閒行此地遂留蘇步名何事章惇瘞毛骨子孫羞認是先塋愚案東坡投荒嶺海章惇實爲之而後世流芳遺臭乃如此孰謂人心無春秋哉

蘇東坡與人相處不問賢愚貴賤和氣藹然嘗曰我心平易上可以陪玉皇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曾見同寮

齊瑞卿書此於齋中跋其尾曰予性褊急不能容物服此以爲瞑眩之藥也

潁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爲鑿博厚四面均焉其規制頗類顏魯公所書茅山碑者國初州人侍郎某者營壽域欲割碑三分之一以刻墓表畏州守難之乃曲意懇之州守曰吾聞姚尚書子孫微矣莫有主者況其碑甚厚便割三分之二有何不可侍郎喜出望外乃命工割之或問州守曰侍郎割尚書之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州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侍郎之碑者猶

能中分耳侍郎聞之慚悔無地遂不割碑

金陵有閻右子蕩覆先業不勝官逋私負之督責計出無聊決意自盡一日市酒肴與妻永訣家有貓兒見肴嗷嗷欲攫之既而夫妻對泣不忍飲食遂相與縊焉貓乃哀鳴躑躅若救之者其肴在案不之顧也數日貓不食而死噫人知貓不厭主人之貧不知其能死義乃爾

鎮江北固山下有羣蜂擁蜂王出遊遇鷙鳥攫殺之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之楊閣老邃庵令家仵瘞焉表其墓曰義蜂冢親作文祭之

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皆能言語高宗一日問之曰思鄉否鸚鵡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隴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相公何處來使臣曰自杭州來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樹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予行役隴山見此詩於郵亭壁間問之亭長而知其故

廬江有監司某者謝事懸車延方士煉丹敬信之如鍾呂復生其夫人頗知書史嘗戲問之曰丹成何以謝方

士監司曰渠自能點化不圖謝夫人曰渠既不圖謝何故以丹法傳君監司曰渠謂我有仙風道骨故傳夫人笑曰君垂涎點化志在貪財妾未聞蓬萊三島乃有貪財神仙話聞其壻來謁之夫人曰金丹若成當傳之壻乎監司有難色夫人曰君得金丹不肯傳壻君非方士之壻渠胡爲獨肯傳耶監司終不悟居無何方士化爲烏有先生而丹鼎從之夫人又戲之曰夜來方士去赴蟠桃之會未知騎黃鶴去耶騎赤鯉去耶監司黯然長吁而已

上元姚三老貲甲閭右營買別墅於勞勞亭之北投書浦之南其中有池有亭有假山皆太湖怪石鉤闌甃垛奇崛玲瓏又有飛閣曲房欄花徑迤邐斗折妝點如畫周遭又有老樹壽藤葱蒨相糾秀色映發魚鳥親人良愜賞心一日狂客王大癡來遊焉留酌池上酒半酣大癡曰樂哉茲野翁費直幾何三老曰費千金也大癡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詠於此者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子孫無可柰何只得賤售大癡曰翁當效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時無可柰何不宜賤售三老聞其言愀然不悅既而躍然引觴浮白謝之且曰大癡眞達者之言哉老悖空與子孫作馬牛矣

愚在京師見馬草中火發在陳留縣見油簍中火發在秦州見乾蝗堆中火發在劒州見積聚油紙中火發皆溼熱遏蒸於內不得發越故鬱攸不戒其來有漸

吳中有老儒沈文卿讀書至宵分鐙熒熒欲滅忽見盜在室中掏物無所得從容呼之曰穿窬君子虛勞下顧某輒有小詩奉贈乃長吟曰風寒月黑夜迢迢孤貧勞心此一遭只有古書三四束也堪將去教兒曹穿窬者含笑而去

同年楊宗喬尹新鄉質任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監臨者惡其不遜同列又從而交構其閒勢如騎虎不可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宗喬告以故古山曰譬如對弈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喬惕然謝教告改教職

天順初年于肅愍下詔獄問官以彈文有謀立外藩之詞鞫之肅愍曰親王非金符不可召金符藏在內府外廷不得預聞問官默然乃曲以謀危社稷鍛煉成獄近時江東有縣尹欲黥妓女之面以息誨淫之風咨訪邑中長者長者曰曾伏覩祖訓有云子孫做皇帝不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縣尹乃悚然流汗事遂寢愚嘗聞此二事以爲學者貴博古通今況本朝令甲尤所當知者漢人以練達朝章通達國體爲賢蓋謂此也

同寮鄭子元由翰林補外十年餘矣不得賜環嘗侘傺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憒如夢或發譫語有時不

作無異平時或曰眞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讎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卻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

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大虛煩惱何處安腳又曰相公貴恙亦原於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著皆銷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勤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予在汴臺聞子元道其詳且曰禪說可治心疾吾輩姑取節焉可也元人詠曹操疑冢詩云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冢人生用計死即休何有遺機到丘壠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會須盡發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屍陶南村曰此詩如鈇鉞愚意謂不然老瞞毛骨豈眞葬七十二冢聞哉奸雄欺人詩家又墮其計吾恐老瞞之鬼揶揄矣觀元人起聲谷之葬則老瞞之計

豈若是淺淺哉

胡東洲提學兩浙時有士子某者不帥教懲以夏楚明年其人狀元及第官翰苑東洲以遞職至京師其人設席款之以新得古歌窰盞盞行酒且曰此器世所寶也但俗眼不識之耳其意蓋譏東洲往時不知己也東洲曰以老夫觀之此器脆薄容易破綻終不若良金美玉之器爲可寶也其人深悔失言

段成式言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曰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愚曾見終南山中老僧言凡龍不能昇天

惟神龍能昇天蓋神龍能大能小變化不測乾卦九五飛龍在天言神龍也其他潛龍困龍土龍蟄龍毒龍孽龍與夫古者董父所豢之龍劉累所御之龍張華所食之龍皆凡龍也若是神龍則變化不測夫誰得而豢之御之而又食之也哉

兩湖麈談錄

唐世藩鎮之禍有識者憤之要當究其建置之始指其疆域之分計其統屬之地則當時事宛然在目可以垂永戒觀史之暇因檃括其大凡使有考焉當爰史甫平

僕固懷恩欲幸禍植黨于是請以河北地封三降將其後遂爲魏博盧龍成德是謂河朔三鎮也又有淄青橫海宣武彰義昭義皆黠將悍卒尤而效之相與蔑視王人署置官吏連衡以抗天子或以子繼父以下叛上則朝廷不得已姑賜節鉞雖在中國實如戎狄蓋是八鎮之土地民人不復爲朝廷有聲教所不及也案魏博有州七具博魏衛相澶磁也今大名府并東昌衛輝彰德之地成德有州四恆冀深趙也今眞定府之地盧龍有州九幽涿瀛營莫平薊嬀檀也今順天府并薊州永平河間之地淄青有州十二淄青齊海登萊沂密曹濮兗鄆也今皆山東之地橫海有州四滄景德棣也今滄州景州并德州之地宣武有州四汴宋潁亳也今開封歸德潁州并亳州之地彰義有州三申光蔡也今皆河南之地昭義有州五澤潞邢洺慈也今澤州潞州順德府之地蓋舉天下要害地而瓜分之府庫充實士馬強壯隱然戰國之勢也寧不可憤也乎然亦乘人君之闇懦宰相之凡庸耳有君如憲宗武宗相如裴度李德裕則翦殲而芟剉之不遺餘力矣後之人君覽此其亦拔禍本攬權綱任賢輔惜名器庶不成此厲階也嗚呼萬世之炯鑑哉

嘗觀我朝職官雖革中書省而特置內閣亦隱然宰相也六部則六卿分職也公孤不常置加于內閣則爲三公加于六部則六卿兼三公也都察院則御史臺也通政司則銀臺通進司也大理寺則廷尉也太常寺則奉常也太僕寺則大僕也鴻臚寺則大鴻臚也行人司則大行也尚寶司則符寶郎也六科則給事謁者與給事中也翰林院則翰林也國子監則太學也欽天監則太史令也府尹則京兆也但司徒古典教民而後世則戶部司錢穀太僕古掌天子車馬鹵簿而今則專司馬政

至于光祿古掌宿衛宮殿門戶至唐宋始掌祭祀朝會酒醴膳羞而今則止司供御飲膳中書舍人古涖中書省掌行命令撰制辭而今則官善書之士以繕寫內制若祭酒之官前代多設故有軍諮祭酒侍中祭酒京兆祭酒等名而今惟國子監案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于地示有先也故謂祭酒蓋尊重之稱也大抵我朝官法古制其不用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尤遠過前代其餘職任事權稍有不同而亦無大相遠惟國史總于翰林而不立日曆所不設起居注則深

有未安嘗考典籍洪武中猶修日曆猶有起居注而其後遂廢誠缺典也比讀官制故爲考序而紀其大略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吳郡恆多水患蓋東南諸水咸匯太湖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湮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茅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閼塞久成平陸以大勢論之太湖吞納眾流猶人之腹白茅吳淞則尾閭也陽城昆山華亭諸處猶脈絡也尾閭不泄腹且脹脹爲病四支百脈無不病者故疏宜興湖州諸閘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淞之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白茅之閼太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昆山可無水患永樂中夏忠靖公治之正統中周文襄公治之景泰中李侍郎敏治之弘治中徐侍郎貫治之嘉靖中李尚書充嗣治之夫忠靖文襄不可尚已其餘雖互有得失然凡其施爲之品式舉行之次第抉剔之蠹弊往迹具在有志經國者所當一一究心者也

王守溪閣老在翰林有名文章亦明暢嚴整嘗作擬皋言其中論修史一條切中今日之弊略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行罷不及預聞惟易世之後則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且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才乎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照其情僞或奪于眾不得書或

迫于勢不敢書或局于才識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勳業汩沒不傳而奸檢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爲世戒而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李西涯閣老云國家置文淵閣預閣事者迄三十餘人此語在弘治戊午由前考之其人則解學士縉胡文穆公廣黃文簡公淮胡祭酒儼金文靖公幼孜楊文貞公士奇楊文敏公榮楊文定公溥陳尚書山張尚書瑛苗學士衷高文毅公穀馬學士愉曹文襄公鼐張文僖公

益陳少保循王少保文王文通公一寧蕭宮師鎡江尚書淵商文毅公輅彭文憲公時徐武功伯有貞李文達公賢薛文清公瑄許學士彬呂文懿公原岳修撰正陳莊靖公文萬文康公安劉文穆公吉劉文和公珝劉文安公定之尹尚書直彭文思公華徐文靖公溥劉少師健巨文莊公濬謝文正公遷若又繼是以後則焦少師芳王少傅鏊劉冢宰宇曹司馬元楊少師廷和梁少師儲靳文僖公貴劉宮保忠楊少師一清費少師宏蔣少保冕毛少保紀賈少保詠桂少傅萼張少師孚敬方少保獻夫顧尚書鼎臣李少保時其止司詰勒而未參大政者吳文定公寬劉文定公春李宗伯遜學石少保瑤吳尚書一鵬也嗚呼天下之治亂係宰相觀其人其世可知也

南京太平門有隄樹木森整遠望如畫左則玄武湖澄波萬頃右則鍾山蒼翠蓊鬱三法司在湖之滸去此里餘漸就空曠洪武初開國元勳多賜葬其地然祠宇之修置塋域之整飾惟中山王一家而已其餘則穹碑尚在石獸成行而宰木不存烝嘗無所殊爲寥落甚則斷

碑荒草于夕陽之間且鞠爲畦圃併遺跡而亡之矣嗚呼功載旂常名存太室清廟侑饗之人而百五十年已湮沒如是彼金陵山水佳麗道室佛廬金碧輝映此顧蕪穢不治則領留務職太常司獻納者不得不任其咎袁忠徹尚寶太常廷玉子也相術名天下廷玉能先識太宗于潛邸用是貴顯于時其道人貴賤禍福多奇中宣德中四明陸司寇瑜方授主事往領牙牌忠徹以紙裹一牌授之既出展視之其文則刑部尚書也亟返以告公大笑曰非誤異日當懸此耳後果然人益神其術

云

駙馬鄔公景和京師人嘉靖初尚永福公主選時例敎養于禮曹毛三江宗伯方視篆嘗課以對聯句御溝冰泮聞流水鄔即應聲云金屋春殘見落花方期歲公主下世蓋其讖云

正德中錦衣指揮楊玉附逆瑾勢害人瑾敗玉伏誅家口沒入爲奴有愛妾攜少女匿民間得免此女長甚美麗妾鑑前禍誓不婚京師權貴家李白洲都憲蔭子納之後寧庶人干紀李坐寧黨被法此女入浣衣局噫有

數焉無所逃也已

胡文穆公廣初名靖建文庚辰科狀元也初讀卷時翰林擬吉水王艮爲首選當宁覽之而易以胡故艮止爲榜眼後文廟靖難師起艮家居不食而死之廣被知遇入內閣薦登台輔雖有王魏之功而罪過之矣知人惟帝其難諒哉

太宗皇帝出片紙書近臣十八名命大學士解縉評之縉于蹇義曰其資重厚而中無定見夏元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宋禮曰戇直而能人怨不恤陳瑛曰刻于用法好惡頗端陳洽曰流通警敏亦不失正鄭賜曰可爲君子頗短于才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方賓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評之美者福爲首瑛洽次之評之惡者賓至剛爲首儁次之自今考之蹇夏黃之勳業無庸于言禮有區畫漕河功終工部尚書洽死交阯終兵部尚書瑛終刑部尚書賜終禮部尚書至剛以罪斥終知府賓以兵部尚書獲罪自盡儁以兵部尚書死交阯之難世以縉爲名言此皆國初人物故特紀其

大略

我朝相業以三楊爲首然亦賴朝廷委遇而責成之正統初英宗以幼君臨御張太后在上有擁怙之功凡事專任三楊百司奏事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中官王振一日以事至閣楊少師士奇有所擬議振輒可否其閒公憤懣而歸三日不出太后遣使來問楊少師榮語其故太后震怒詔鞭振遣人押至閣中謝罪且戒之曰再爾必殺無赦用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安其後太后賓天三楊亦先後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矣

魏文靖公驥以直道自持不苟徇俗正統初任吏部侍郎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雖部堂尊官亦斂輿迴避魏一日相遇于崇文門不爲避王銜之譖于內眾爲公危之忽一日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爲侍郎驥且訊以近日曾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且曰臣不材備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溫旨慰之曰爾所言者是好官好官又布政使陳公選道學名流成化中任河南按察使持憲公廉不畏強禦時中官汪直司西廠訶事能立中人禍直往河南句當公事藩臬悚息郊迎公不爲禮俟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而入直不能堪詰責之公即密疏其專擅罪疏入留中逮直歸上問河南好官爲誰直以選對上以疏示之二公風節頗相似至于所以培植愛護之則祖宗之恩至矣

彭司寇韶自在郎署即有材名時外戚周氏言民家占其田土憲廟命公往訊公意謂未有以平民而敢侵貴室者悉以田土還之周銜之言于上逮繫詔獄時有李御史琮亦以同事被收每就鞫公輒昌言曰差失皆小人御史無預如此者再三久之涖詔獄者曰爾持正如此乃君子吾輩今爲小人耳遂爲直其事于朝得還任乃知天理在人心未嘗泯滅耳

宣德中魯穆爲福建僉事獨持風采不畏彊禦楊文敏公家人有犯亦不少貸文敏薦之爲僉都御史正統初范理爲江陵知縣楊文定公之子上京師沿途官司供奉甚恭理獨不爲禮文定薦之知德安府乃知二公以國家爲念而不計其私有古大臣風視世之得志乘時借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者何如也

王給事中徽在成化間有諫諍名坐是見斥時巨璫牛

玉之罪固所當誅而內閣大臣不能無罪其始不言者是黨牛玉也其後終不言者恐牛玉之後復有如牛玉者出而禍己也數語切中時弊談者至今尚之

姚文敏公夔亦近時名臣其爲宗伯時適慈懿太后上仙內旨不欲以之合葬裕陵配享太廟公時秉筆奏牘謂山陵宗廟聖孝所先倫典綱常國家攸重慈懿之葬域違典禮在百辟將有言之宗室親藩將有言之天下後世將有言之能保將來無據禮而改正之者乎引經執禮詞情懇切伏闕疏請憲廟卒從公議當時雖賴內

閣臺諫爲之維持然公之力亦多也

王越世昌起家御史歷都憲司馬以靖虜功進封威寧伯雖尙權譎而文事武備皆有可觀世閒惟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邊塞寒爲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其行邊詩也久之言官劾其生事開邊竟褫爵家居後起廢爲西陝總制卒于邊西涯李公謂其姿表奇邁議論英發其于邊徼險易虜情眞僞將士強弱勞逸皆在胸臆出奇取捷謀定後發莫測所向顚倒才智自爲操縱而人人欣勸樂爲之用可謂得其實矣

寇都憲深天順中視院篆剛悍自用馭其屬甚嚴一日歷事監生考勤命題曰道盛德至同列駭然莫敢啓齒韓公雍時爲僉院從容請曰題難作若加一善字庶易成文公欣然從之人謂韓公善進言且有裨國體也

帝王之興開拓疆土削平僭亂雖賴爪牙之士宣力于四方然亦有天授非人力可及者我太祖命西平侯沐英取雲南師次曲靖扼險莫前忽大霧四塞英麾軍衝霧及白石江而止比霧霽賊大驚以爲神兵飛至乘勝遂取雲南太宗命新城侯張輔取安南師過清光晴久水涸賊衆先遁我軍莫渡俄而大雨數尺千艘畢進遂俘逆主郡縣其地此二事書之史冊光昭千古蓋與睢水之大風滹沱之冰合不多讓也

楊都憲繼宗風節材望標表天下方其爲太守考績入京張芳洲贈以文謂公有今人所無者三古人所少者二剛直常持之以委易廉明常持之以含容勇敢常持之以寬靜而不速于成今之爲郡而其所施有如其所存者乎楊伯起以淸白著聞猶有可卻之金公治郡久始終無一足敢暮夜及門者蘇子卿以死爲事史外猶有餘書公抵官以來遽遣妻孥歸養蕭然獨處寡閒此猶非夙昔之所見也非公不足以當之蓋不過溢矣

孝宗皇帝晚年親斷大獄日與大臣元老相接恩禮周浹劉司馬大夏一日對便殿以三營軍士多被占役勇士投充太監各營草場侵欺隱沒爲言當宁首肯久之且諭以勿形奏疏蓋恐權貴中傷之方將有所釐正而龍馭不久上賓矣正德中劉有謫戍之禍蓋媒孽于此云

李西涯程篁墩少小時俱以神童被薦英廟親試之對

句曰螃蟹一身鱗甲程即應聲曰鳳凰遍體文章上加稱賞時李尚伏地徐對曰蜘蛛滿腹經綸上遂大異之曰是兒他日作宰相耶俱賜寶鈔而出後李出入館閣四十年卒如聖語

錢與謙修撰初會試京師謁西涯學士時有以司馬溫公像求涯翁贊者翁遂命與謙代作其中有拔茅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再起是爲元祐公之云亡是爲靖康等語翁大加稱賞以爲數語該括宋家治亂殆盡爲之延譽于謝方石諸公謂有掄魁之才

已而禮闈廷對果占首選

國中凡三法司讞獄必命司禮中貴一人主之意必正統以後之因襲也成化間黃賜嘗膺此命時陸公瑜爲司寇王恭毅公概爲廷尉二公名臣持論侃侃初不因黃有所低昂有兄與人爭弟庇之因而致死者法司奏當以死黃欲從末減二公持不可黃大言曰同室之人鬬者尚被髮纓冠而往救之況其兄乎正在矜疑之列二公無以應卒免死戍邊乃知宦官擅權必其才術有動人主非特左右承順而已

弘治間有崔志端者以黃冠至禮部尚書掌太常事翰林因有禮部七尚書一員黃老之語崔聞而憾之遂對以翰林十學士五箇白丁仕路之不清如此可歎可歎

李文達公賢在天順中稱賢相獨處羅倫一事不無可議時學士陳文者爲之畫策後文死薛之綱御史作詩挽之曰學士先生早蓋棺薤歌聲裏路人歡塡門客散名猶在貧郭田多死亦安鹽亦已非今日利冰山不似舊時寒九原若見南陽李爲追羅倫已復官時李已謝世而羅亦有修撰之召矣

弘治間仁和尹居官頗不職時獵者獲一虎士林中阿諛者從而賀之詩以爲治效有士人俞珩者作口號嘲之曰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北渡河至今傳爲口實

李少師東陽自少小入詞林暨在館閣垂四十餘年正德中爲首相有士人瞷其亡投以尺素公歸啓之一絕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碧鵑鵑啼罷子規啼公得詩但解嘲而已

孝宗皇帝在位好親儒臣一日經筵劉學士機進講責

難于君謂之恭二句上注聽久之俯賜淸問因辨析陳
字之義劉倉卒進講語不逮意上謂之曰此卽敷陳王
道之陳也羣臣叩首謝又問何以不講末句答以不敢
上又曰何害善者可感善心惡者可懲逸志自今不必
忌諱嗚呼英主不世出鼎湖龍去遠矣
倪文毅公行狀有曰雲南思曡梗化守臣議用兵司馬
馬公疏今中外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何以用兵且欲遣
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
言得無示弱于天下乎使思曡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

朝官諭之諭之不從則策窮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
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用兵未晚也于是衆
皆從之予讀至此蓋每歎馬公之失計倪公之得體而
又恐藩臣往諭者之難其人及觀二泉公集則知其人
乃參議郭公緒也其言曰迤西有夷曰思曡越金沙江
界據地若干里積二十年拒不受撫至辛酉歲益猖獗
鎭巡合議以勦請事下公卿議撫之便孝宗重用兵從
之詔爾藩臬貞毅臣以往乃以君與按察曹副使王同
行旬餘抵金齒于是盧參將和統軍距所據地二程許
而次遣官持檄往者皆被留不復盧運軍至千厓遇君
語其故且戒勿迫君曰吾受國恩報稱正在此如公言
若臣節何昔蘇武入匈奴十九年何得生還況此夷非
匈奴比萬一不還亦分內事也或謂君曰蘇君以黑髮
去髮白而還君今白矣將以黑還乎君正色不答是日
曹有疾君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南甸嚴突不可騎乃
斬荆徒步繩挽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是都土官以象
輿來君乘之上霧下沙晦淖迷躓而君行愈力又旬日
至孟賴去金沙江僅二舍君芟以次手爲檄遣官持過

江諭以朝廷招徠之意夷人相顧驚曰中國官今亦至
此乎卽發夷兵率象馬數萬夜過江抵君所持長槊勁
弩露機而環之數重有譯者泣走報曰賊刻日且焚殺
奈何久此君曰爾譯雖微者亦世受國恩不以死報乃
爲間耶因拔所佩劍指示曰明日我渡江敢復言者斬
衆皆股慄君因賦詩見志思曡既見檄諭禍福明甚又
聞君志決卽遣其酋長數輩來請聽令及饋土物供具
君悉卻去乃奉宣勅榜且與語大略先敘其勞次伸其
冤然後責其叛罪聞之皆俯伏泣下請歸侵地君曰此

固聖天子意也宣言許之皆稱百稱萬歡聲動地因詰盧參將先所使人出以歸君曹盧得君報馳至則已撤兵歸地受緬書矣是夏五月歸至會城鎮巡以狀聞詔與奏事者官一級餘功俟覈以錄僉謂君且有殊擢越三年君考六年績迺陞四川參政又一年正德丙寅始以雲南功加俸一級丁卯君進表至京師請致仕去嗚呼世弗患無才惟患用之弗盡耳觀于此舉當國者于正人何如哉

海涵萬象錄

曾南豐記吾鄞廣德湖有益於民甚博樓公昇守鄉郡私徇民情不知大體而廢湖爲田杭州西湖若無東坡奏不可廢亦猶吾鄞西之湖田矣

南京浦子口入天長六合縣有河出高郵湖水勢相平只移邵伯兩閘置湖口亦可則漕船免勞儀眞過壩前陳御史具奏二次俱被儀眞人囑卻不行

宣德景泰中山東等處旱有司煮粥濟之餓死甚衆又曰濟饑民不宜煮粥當立柵散處見口給米

予令合山時連值旱澇興築陂塘課民種大麥官貸其

種三升一畝收麥石餘乃倍所貸收貯社倉復貸之食每石舂米七斗且大麥貯之年遠作飯愈香美比他穀終不蛀甚足利人今官倉收小麥者若易以大麥不惟久藏不耗實使兵民兩利蓋在民易得而輸在兵則月舂多米又此芒種免爲鳥獸食毀收時不慮浥傷誠嘉種也

大明律一卷人動涉其禁者固多法雖嚴而守法者靜以鎮之則訐者少矣

嘗聞括蒼清虛王先生云元末台州方國珍肇亂有孔子裔孫官浙者避亂過淮道阻見淮上推車挑擔者多公侯容貌因曰紅巾必成事時括人劉伯溫棄官歸家與括婺豪傑十數人先看國珍非成事者去投陳友諒獨伯溫於鎮江見太祖奉小明王治兵因說曰如此後有項羽義帝之釁大丈夫當自立成事太祖允之自立爲吳王

舊制無巡撫侍郎等官宣德中吏部止有蹇尚書左右侍郎久缺後蹇奏保文選郎中誠陞右侍時本部趙郎中新事蹇媚且久因缺望日言於蹇曰鄭誠做得趙

新如何做不得蹇欲奏難於士論久之假以巡撫各處爲名保陞十二人爲侍郎趙得預列巡撫江西此巡撫之名自趙新始而蹇公之心實欺君矣

仕宦而拯下民之將溺著述而申先哲所未言斯不辜上帝降衷而枉在天地間走一遭邪子少也賤涉歷世途沈潛古道或有一得之愚不敢不致力以竭降衷之帝心庶幾生無愧於天沒不朽地下也

傳信錄

太祖一日退朝在武英殿側室靜坐忽聞外有履聲稾

稾問曰此謂誰對曰老臣魏其太祖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魏惶懼頓首汗流浹背蓋魏嘗爲元朝郎中太祖薄其忘故君而稱老臣以自大故以文天祥諷之耳

太祖既得建業以兵力尚寡集太平建康鎮江宣州廣德五府民戶爲軍謂之民兵及既即位曰虧了五府供給永遠饒了他秋糧止當均徭夫役至今以爲定制

太祖嘗曰浙西寺院田糧多寺僧惟務酒肉女色不思葺修乃盡起集京城工役死者甚衆皇后諫曰度僧本爲佛教爲僧犯戒自有果報不可使以工役致死吾有所不忍也太祖曰后言是也釋之

太祖建奉先殿於禁中旦夕薦獻四更時拜天後即往拜奉先然後臨朝聖人之敬祖也如是

泗州人民常作社會帝鄉尤盛社中諸老念熙祖家貧惟煩其催督不令出錢至於仁祖亦復如是洪武十一年高祖命江陰侯吳良監造皇堂於陵所四時祭饗遂封社中諸老官爵配饗二祖焉

高廟嘗召魏國公徐達夜飲命左右強之使醉既醉則命內侍數輩送至舊內宿焉公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耶內侍曰此舊內也即起趨丹陛下面北四拜三叩頭而出明日高廟聞之喜

國初時御史皆築室以居之謂之御史廊每室有閣夜則御史宿於閣上有兩校尉宿於閣下以防之凡出入起居必與之同每日以御史言動奏聞以行誅賞

太祖克建康都之然以六朝國祚不永意欲遷都他地後人有言遷長安者太祖曰漕運艱難且已之

太祖初時編律頒行各衙門遵守然而犯法者益多太

祖曰我欲除貪贓官吏柰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贓者不分輕重皆誅之後再編律合枉法輕重罪之著爲令

國初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戴綠巾腰繫紅搭膊足穿毛豬皮靴行在街兩旁不許當中妓婦戴皁冠身穿皁褙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專令應天府禮房典吏王迪管領凡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惟商賈不禁院內俄因失火延燒脫歡大夫衙係寄收一應贓物在內太祖大怒庫官及院內男子婦人處重罪復移武定橋等處

太祖以遞送使客夫轎爲民之苦曰人雖有貴賤其口體則一今後使客有符驗者止給夫二名按察司官及出使外國者給四名俱於田糧內出錢雇用不許擅役良民勞其筋骨劫奪農務情願受雇者聽

太祖以朝政有失無人敢言乃立執法議理司以汪廣洋李勝瑞爲執法議理官置白牌於上書執法議理四字如有失所許將牌直言極諫

太祖在婺州嘗夜出私行遇巡軍拘之小先鋒張煥從行謂巡軍曰此是大人也宜急放行巡軍曰我識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執之耳煥怒之再三乃釋之次日太祖賞巡軍米二石不復夜出

太祖謂李善長曰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六房有主文老先生書寫積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爾行文書盡數起取來京發雲南五開衛充軍

太祖謂李善長曰濠州是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煙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名儘多於富庶處起取數十萬散於濠州鄉村居住給與耕牛穀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爲己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以監丞某督之

京城自夏至秋不雨有司禱求不應太祖曰在京法司及在外巡撫按御史按察司官冤枉下人以致天旱遂遣京畿巡按御史何士弘等至京命緬於馬房及諭中書省御史臺都督府言事次日御史中丞劉基言三事一曰出陣亡病故軍妻數萬盡令寡婦營居住陰氣鬱結二曰工役人死暴露尸骸不收三曰張士誠投降頭目不合充軍太祖曰寡婦聽其嫁人不願者送還鄉里依親工役人釋放寧家投降頭目免充軍役旬日仍不兩太祖怒曰劉基著還鄉爲民御史按察司官俱令自

官船隻發汴梁安置被問官吏赦罪還職後得北方欲用舊人乃謂楊憲曰發在汴梁御史等官俱係舊人宜盡用之

洪武某年高麗國王顓進貢方物稱臣太祖給以金印封顓爲高麗王其相李仁人及子李成桂凡弒王禑王昌王瑤王爽四主而自立貢方物進表請更國號太祖改高麗爲朝鮮從其自爲聲教後成桂改名旦進表納前恭愍王金印請朝鮮印及封王誥命太祖不從旦所進表有犯上字樣太祖罪其使者言此表乃鄭集所撰

太祖以所貢金鞭等方物發還李旦追要鄭集旦懼即以鄭集送至京太祖罪之發雲南安置仍令守遼東都司禁約邊上不許高麗人等通界亦不許商賈貿易永遠絕之

金華歲貢香米三十餘石太祖曰我訪知民間揀擇圓淨者用黃絹布袋盛貯封護進呈今後作秋糧一體送納官倉不須歲貢勞民

藍玉令家人中雲南鹽一萬餘引倚勢先支事發太祖曰此等侵奪民利阻壞鹽法但是功臣家中鹽引盡行沒官

太祖開國之初用葉春王興宗直廳後有天下以其俱老成不貪除春爲儀鸞司副使陞福建布政司參政除興宗爲金華知縣李善長諫曰興宗由皁隸出身難以牧民太祖曰興宗跟我數年勤而不貪又能處事雖儒與吏不及於牧民何有至嚴州見李文忠亦曰隸輩如何牧民太祖不從興宗到縣三年廉幹公勤得民之心秩滿陞南昌通判調高州知州僉院任亮集民爲軍與宗曰元末世亂聚則爲兵散則爲民民皆爲軍口口何

處奏乞止之太祖從之陞懷慶知府朝京時正問養蠶種田官吏興宗亦在數指揮毛驤奏王興宗亦當被問太祖曰府主公勤不貪不必問比還懷未久蘇州缺知府太祖謂胡惟庸曰選一能人去未幾又曰蘇州知府曾有人否惟庸曰未得其人太祖曰我意懷慶知府王興宗可任惟庸曰臣思不到此太祖曰行文書與王興宗就取便道速去到任三年盛有政聲又陞河南布政司布政赴京辭太祖曰久不見爾老矣我亦鬚白賜宴賞鈔撫而遣之既抵任以事累事白病卒

太祖於某年以湖廣江西等處按察司官坐視官吏貪贓致民受害不伸令今後務要年終來朝考其間過貪贓人數以憑黜陟如贓官贓吏不拿體察得出處以重罪

各布政司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出錢糧軍需段疋有差錯改正卻將空印紙塡寫咨呈補卷事發太祖怒曰作弊瞞我此蓋部官容得所以本布政司敢用空印紙塡寫尚書與布政司官盡誅之遂議用半印勘合行移關防

太祖之定鼎金陵蓋雖出自聖意然亦由馮國用與陶安之言也國用濠州定遠人甲午謁太祖於妙山太祖見而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實儒生耶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眞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征掃除羣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女子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上大悅曰吾意正如是陶安太平當塗人乙未夏六月太祖帥師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迎安見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召安與語善之因問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勢出師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其言亦合上意國用後官至帳前統制親軍都督指揮專侍謀議安至翰林院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二公亦開國之功臣云

太祖初有天下一夕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鐙下結綱巾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綱巾也用以裹之頭上萬髮皆齊矣太祖去明日朝罷有旨召神樂觀昨夕結綱巾道士以來至則命爲道宮仍命取其綱巾至今遂爲定制蓋自元以前無此也

中山武寧王徐達南征陳友定至蘇州閶門見一女子絕色卽以重幣備結曰且不卽納當爲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以女侍巾櫛王固拒不從更遺數十金以助其妝資且謝負約之罪王之厚德如此

我朝國初時嘗欲征倭國彼遣使嗜哩嘛哈奉表乞降上問倭國風俗如何嗜哩嘛哈以詩答曰國比中原國

人如上國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篘新酒金刀膾錦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上初欲罪其不恭徐乃貰之

明天淵髯長數尺仕元爲學士元亡削髮爲僧改名來復見心而其髯如故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怪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爲僧吾亦任汝然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上笑而遣之

南京歷代帝皇廟每年一祀帝皇之前皆一爵惟獻漢高祖以三爵蓋因廟初成時太祖臨祭禮畢復至高祖

神位前笑謂曰劉君今日廟中諸君當時皆有所憑藉以得天下惟朕與汝不階尺土手提三尺致位天子比諸君尤爲難事可共多飲二爵至今遂爲定制

大將軍中山王徐達與開平王常遇春將兵三十萬圍張士誠於蘇州久攻城不破常架飛樓以觀城中動靜而士誠以物蓋覆街巷了無所覩有善風角者曰此城龜形盤門是其首齊門是其尾擊其尾者首必出矣二王如其言而攻之盤門果先開

太祖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之帝王自伏羲以下像皆易成至元世祖其面乃屢爲淚痕所汙塑工頻加修飾然越宿如故太祖聞之幸廟謂曰癡達子汝以胡人入主中國傳祚幾至百年可謂幸矣今我以天命人歸奄有天下然於汝之子孫亦不加戮但驅還漠北而已則我之待勝國亦可謂恩有禮矣汝復何恨耶宜自寬釋毋再啼哭爲也於是塑工明日遂奏世祖面上無淚矣

國初時京都中有沈萬三者甚富今會同館是其故宅後湖中地是其花園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是其所築也

太祖龍興之初有陳遇字中行者金陵人也因雲臺侍御史秦元之之薦太祖召與語大悅禮待加厚稱先生而不名日侍帷幄贊機務車駕幸其第者二命之官輒辭臣民既推戴上登大寶所承諮問悉保國安民大計先生竭心攄誠多所獻納命爲翰林學士者再皆固辭嘗奉密旨命偕中官趙信往視浙江使還稱旨賜白金又命爲禮部侍郎又固辭聞遘病賜藥命中官挾太醫院官視療時微寒特賜錦被及上供米既瘥入謝上嘉

奬連稱君子者三又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復強之以職每召見錫勞必厚或坐久必賜宴閒命廄馬送歸先生秉義懷忠非正道不陳羣臣以過被遣者率爲解釋上亮其誠未嘗忤數諭之曰卿老旣不欲仕有子可令帶刀侍衛叩首以子幼辭蓋淨澹恬退始終一致前後所得賜問宸翰頗多眷待之厚亞於勳戚蓋春秋七十有二卒於洪武甲子九月十九日訃聞遣中官賜祭加東園祕器及賻命葬鍾山長林之原嗚呼若遇者其誠可謂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者與

兩京六部各司皆有都吏與諸吏次第宿部巡風因國初時太祖嘗夜中微行取去兵部大門牌扁蓋將以察其警夜者之勤怠也一都吏覺而追之太祖投扁而去明日早朝遂命兵部都吏巡風至今以爲定制

南京國學之址舊爲積尸之所謂之萬人坑每天陰雨溼行人多爲鬼眩有至死者因建雞鳴寺設醮以度而鬼又夜飛甎擊瓦僧人怖恐馬太后聞而啓于太祖曰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是日遷大成木主于此鬼遂不復爲祟後因建學焉

洪武初制天下官員三年一朝覲而凡州縣之老人亦與焉某年朝覲太祖問一老人曰朕將命工部築室於後湖之中以爲藏天下黃冊之所然當作何向宜乎一老人對曰此堂當東西相向庶朝夕皆爲日色所曬而黃冊無浥爛之虞也太祖旣喜此老人之對又見其貌頗類貓旣明日遂召至謂之曰汝爲朕定冊室之向甚喜朕今復將託汝爲守此冊無俾爲鼠耗遂命一內侍引至後湖理之自是後湖雖有鼠而黃冊無恙弘治某年戶部郎中東莞鄧深嘗管冊後湖一日獨坐于聽事中見一老人入揖而言曰吾爲朝廷守此黃冊今將百四十年一冊不爲羣鼠所嚙然未嘗或蒙管冊諸公隻雞斗酒之賜恐此非所以待有功者言訖忽不見鄧明日卽具牲醪祀之至嗣管冊者歲必祀之以爲常或曰老人廣之新會人也

高廟舊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至宣廟始以翰林官教之於內侍監二聖之所處皆有意義然以臣之愚觀之高廟之思患預防可謂深且遠矣

今太監之冠帽蓋因高麗王冠之制而爲之嘗聞之今

內侍綬以爲國初時高麗未服高廟遣一細作瞷其王之冠制而爲之遂命諸內侍皆冠之後因其使者之來指諸內侍之冠而謂之曰汝王之冠與朕此內臣同今此曹日供使令之役於朕而汝王乃欲崛強不臣服朕耶使者歸言之遂舉國降

鐵券之制其形如瓦國初時太祖高皇帝欲以鐵券賜諸功臣而不知其制聞浙江錢王之後尚有宋所賜券存焉遂命官取諸其家而倣其制爲之其賜東莞伯何眞券文曰維洪武二十年歲次丁卯八月戊申十一日

戊午皇帝制曰昔人有云識時務者謂之俊傑曩者元運將終華夷鼎沸擅聲教以役生民朝興暮泯若此者相繼終不知時務而失天道尚驅民以應鋒鏑如此者豈一二人哉當是時爾何眞率嶺南諸州壯士保境安民他非其人安敢輕入爾守境於斯已有年矣其嶺南諸州之民莫不仰賴安全於亂時洪武初朕命將四征所在雖有降者非見旌旗則未肯附爾眞聞入閩負固桂林之徒驅海上羣生亦不量力獨爾眞心悅誠服嶺南諸州具在表文入朝全境安民得非識時務者乎曩者事務繁冗有失撫順之道致眞職微有負初歸之誠今特命爾爲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使爾祿及嗣世朕本疏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推誠之心其加恭順以保祿位延於永久豈不偉歟爾敬之哉

太祖微行嘗至朝天宮前見一孝婦服重服而大笑問曰觀夫人之被服如此而胡盧大笑何也曰吾夫爲國而死爲忠臣吾子爲父而死爲孝子然則天下之婦人其好夫好子未有如我者矣吾所以喜而笑也太祖問

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示之曰去此數十步是吾夫埋玉之處也言訖忽不見太祖識其處明日命有司往視之則黃土一抔草木森鬱及掘地數尺見其誌則晉卞壼所藏也面色如生兩手皆拳其指甲出手背外六七寸是時城中墳墓有禁太祖以其爲忠臣也遂命掩之仍爲立廟命有司春秋祀之

今南京孝陵城西門之內有吳孫權墓在焉當時築城者奏欲去之太祖曰孫權亦一漢子也宜留以把門遂得不毀

蘇州士大夫家多有太宗文皇帝即位詔書嘗得伏覩而莊誦之其略曰允炆以幼沖之資嗣守大業奈其秉心不孝更改憲章戕害諸王放黜師保崇信奸回大興土木委政宦官淫佚無度禍機四發將及於朕朕乃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訓朝無正臣內有奸惡王得興兵以討之朕尊奉條章舉兵以清君側之惡蓋出於不得已也使朕兵不舉天下亦將有聲其罪而攻之者允炆曾不反躬自責肆行旅拒朕荷天地祖宗之靈戰勝攻克駐師畿甸索其奸回庶希周公輔成王之誼而乃不究

朕懷闔宮自焚以絕宗社天地不庇鬼神不容朕乃整師入京秋毫無犯諸王大臣謂朕太祖之嫡應天撫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上章勸進朕拒之再三俯徇輿情乃於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云云永樂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封甌寧王詔曰朕聞帝王之道立愛惟親爲子不祗不及於父朕皇考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皇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帝后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創業垂統傳之萬世朕長兄懿文皇太子降生弗永胤子允炆幼沖嗣立昏愚自暴顛覆成章崇信奸邪戕害骨肉舉兵攻朕必欲咸劉俾無噍類天下蕩然社稷幾墜朕惟祖宗積德之勤父皇母后創業之艱不得已而應兵賴天之佑內難廓清允炆罪惡貫盈闔宮赴火諸臣民同詞勸進朕以宗社爲重勉徇輿情君臨大寶長兄諸子允熥允熞仍襲王封不意允熥弗知省躬自生疑懟朕以長兄至情不忍譴責免爲庶人以保全之朕痛切于心常存念慮長兄未有承嗣其第四子允熞生十有四年矣茲特改封甌寧王世守懿文皇太子之祠於戲協和之

道睦族爲先惇敘之仁繼祖爲大用展同氣之情庶續親親之義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徐輝祖中山王達之嫡長子洪武末襲魏國公歷仕建文君永樂初元奪爵至某年八月朔日奉聖旨比先徐輝祖與黃子澄齊泰盧振張昺葛誠等通同謀危社稷以後事發黃子澄等伏誅徐輝祖是中山王男因念中山王比先平定天下有大功於國家以此不曾罪他只著在閒今病故了中山王的功不可忘如今著他嫡長男還襲中山王原封魏國公的爵中山王沒後的祿米

戶部查了部還他

我朝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爲三法司國初時三法司在太平門外建文時遷于城中文廟南伐以建文爲變亂成法此亦其一事也文廟既有天下三法司遂復于故處

太宗靖難之事謀於姚廣孝而征伐之功始於張玉玉蓋開封之祥符人也字世美初仕元中事太祖後事太宗東昌之戰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數匝上已衝擊而出玉不知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殺百數十人玉

亦被創而沒上哭之慟師旋諸將皆侍語及東昌事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張玉良輔吾至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隕涕不已諸將皆泣上既正大統行報功之典顧侍臣曰張玉才備知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蚤沒追封榮國公謚忠顯

禮部尚書胡公濙常州武進人生而髮白彌月方黑母夢一僧持花以遺之覺而生公居數日有僧至家索觀公見僧即笑僧曰此吾師大地高僧後身也命我求見以笑爲誌果然聞者咸驚異之公洪武間爲給事中後

太宗嘗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爲名實察人心向背時御製性理大全爲善陰隲孝順事實書成俾公以此勸厲天下以故雖窮鄉下邑軌跡無不到先是仁宗皇帝爲太子監國時有飛語上聞文廟屬公往察之公至以所見七事皆誠敬孝謹密疏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

太宗將營北京宮殿時有神木出四川馬湖山中命禮部尚書浦城潘賜齎香帛往答神休聞山呼聲者三震動天地賜亟歸奏

方孝孺先生未生時其父將葬其祖已預擇某日矣忽夜夢一朱衣人前跪曰聞執事明日要作尊翁先生大人之藏於某山之原然吾九族居此已數百年子孫繁衍不知其數望執事再緩三日吾當徙而避之願以仁恕爲心俯從所請言訖辭去明日起土即得一穴闊六丈許中有赤蛇千餘尾其一穴其一長數丈蓋所夢之赤衣也先生之父素不信鬼神事見蛇不顧亦不憶夢中之言積薪縱火焚之有煙一道直指先生之家是時母方妊後數日先生生焉厥狀甚異舌能餂入鼻中幼

穎悟甚長師宋景濂爲文識論滂沛類蘇東坡官至學士盡忠於建文君遭赤九族蓋蛇之報

文廟渡江入城時有平保兒一鎗幾中之因馬忽跪下不能進而文廟脫焉及後即位召保兒問之曰使爾前日追朕及之將何如對曰臣那時趕上著實一鎗不饒文廟大笑以爲某衛都指揮聖君之奬勵忠臣固如此

夏公原吉湖廣湘陰人永樂二十二年雷震奉天殿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儀言之尤峻太宗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者多云朝廷不當輕

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及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在午門外對辯時都御史陳英等且懼昔日不諫有罪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上命侍臣出至午門問大臣與言官對辯如何衆皆紛然啐罵言官妄言公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況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侍臣入復命上仍命出再問公對如初天顏悅懌遂傳旨令各回衙門辦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衆謂非公言則又將有蕭儀之誅矣公自洪武間出仕歷事四朝功業不可殫述初太夫人廖夢三閻大夫降其室而生公及長家居僻陋有若戴大笠士神者密夜護公行宣宗時上寵眷公日優使者召公日數十輩于道家有御賜名馬性甚靈每召臨馬必蹄嚙閽者報公具衣冠出而錦衣人至矣其異如此

文廟第三次親征北虜師次開平夜夢有人告之曰上帝好生如此者再既覺遂命儒臣草詔班師可謂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者矣

永樂某年八月中秋節太祖開宴賞月而月爲濃雲所掩因命解學士縉賦詩解作風落梅一闋其辭曰嫦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著臣見拚今宵倚闌不去眠看誰過廣寒殿上覽之懽甚留縉飲至東方白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御劄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幷習匠及功臣家爲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爲民給還田土

太祖將封十王時每王擇一名僧輔之姚廣孝自請於文廟曰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大王戴也蓋王字加白字爲皇帝之皇字廣孝意欲弼成燕邸爲皇帝故云然耳既而文廟自求廣孝於太祖許之既之燕一日寒甚文廟召廣孝侍宴出一對子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氷廣孝卽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作主文廟大喜自後漸有興師南伐之圖矣北京宮闕成太宗命解縉書門帖縉以古詩書之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上大喜賜賚甚厚

否泰錄

英廟自始而出狩至終而復辟其間事最詳備謹載于此昔我太祖高皇帝膺受天命驅逐胡元遁歸朔漠其末帝安權帖木兒旣殂太祖以其嘗臨天下也謚爲順帝可謂盛德至仁矣順之遺胤據其故土仍君長其醜類世系莫考惟知其地名瓦剌其君立于宣宗皇帝時者名普化稱爲可汗而彼自稱不可知計必仍僭其先世大號也故其臣亦悉用故時將相稱號豈非羊質虎皮鶯翰鳳鳴者哉稱丞相二人曰和寧王阿魯台曰順寧王脫懽常遣使者朝貢朝廷賜以詔書亦稱之曰王其後二人相繼死而脫懽之子曰野仙悉二人部屬其號爲太師君臣異處常不相見普化取野仙妹以相固結今皇帝卽位以來野仙每年冬遣人貢馬朝廷厚答金帛過元旦郊祀始遣還然久而漸桀驁不恭往來通事等變詐翻覆告以中國虛實野仙求其子結姻于帝室通事皆許野仙進馬爲聘儀朝廷不知也答詔無許姻意野仙愧怒以正統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寇塞外城堡多陷沒邊報日至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旣行司禮太監王振復勸上親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師成國公朱勇等治兵朝廷奏疏請留不允十七日駕行命郕王居守每旦於闕左門西面受羣臣謁見偕太監金英吏部尚書王佐鄺埜學士曹鼎等官軍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井源等報敗踵至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織罩營雷雨大作振惡之乃勸駕還八月十三日至狼山虜追朱勇等三萬騎還戰皆敗死無隻騎回是日駕至土木日尙未晡去懷來城僅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

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虜衝十四日欲行虜已逼不敢動兵士束手飢渴十五日虜使持書來以求和爲言召曹鼎草敕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去遂移營踰塹以行迴旋之間行列已亂爭先奔迸勢莫能止虜騎蹂陣而入舊長刀以擊我軍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相蹈藉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文武軍士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餓餓得達關虜舉我輜重惟取其金銀珠寶貴細者其實虜衆二萬我師死

傷者過半十六日上在虜營手書遣使與懷來守將言被留且索金幣懷來城閉不可入縋而登復遣人送至京以其夜三鼓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私相告語愁歎驚懼出至紫陌見軍士奔歸瘡殘被體血污狼籍然尚未知上所在也是日午遣使齎黃金珠玉衮龍段匹等物駝以八馬詣野仙營請還車駕十八日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郕王權總萬機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啓事奉令施行衆皆謂行且即眞矣數日內外洶不自保已而皇太后詔天下立皇子

見深爲皇太子又數日尚書于謙等彈奏奸臣王振傾危宗社歷數其罪千萬言讀既畢王諭以自有處置謙等言振罪惡滔天今日不正典刑滅其族臣等皆死子此不但已也因慟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使將闔門衆擁謙等隨入太監金英傳令旨且退衆奮欲捽英英懼言籍沒振遣指揮馬順往衆曰奸臣黨也宜遣都御史陳鎰英脫身入順前勸解辭色稍遽給事中王竑捽順首衆爭毆之蹴踏搶裂頃刻而斃或就脫順韡擊出眼血流門闥前衆愈怒求內使毛玉等二人英使捽出亦

擊殺之曳三尸陳于東安門軍士猶爭擊不已陳鎰等奉令旨籍振宅并其黨彭得清內使陳宦等家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跽于廷其唾罵之令旨獎諭百官各歸泣事拜謝而出明日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由此即眞之議益急振宅在宮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馬數百匹鬻山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二十二日虜擁上至大同城門下門校尉袁斌隨侍以頭觸門大叫於是廣寧伯劉安給事

孫祥知府霍宣同見獻蟒龍袍上以賜知院伯顏帖木兒及野仙弟大通漢王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饑可令刈以入城又曰虜欲歸我情僞難測以嚴爲備安等獻酒上酹地飲訖虜令括城中犒軍物并內官郭敬等金銀共萬餘兩來迎駕既獻虜笑不應二十三日上索西瓜雪梨與虜食訖遂去過貓兒莊九十海子見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野松林野仙營在焉上入營坐野仙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燕出其妻妾四人以次奉上酒歌舞以爲娛其後遂奉上居于伯顏帖木兒營去野

仙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妻見上亦如野仙禮伯顏帖木兒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野仙每七日獻馬二八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牛黃羊之類來獻二十九日皇太后命王早正大位以安國家有司擇日行禮衆率詣文華殿請王出見辭讓不允衆共言祖宗神器不可虛聖母有命不可違有旨從請乃再拜山呼而出九月初野仙遣酋長尙書來言欲送上還京入見賜以冠帶綵段臨行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若干匹賜野仙初六日王即皇帝位遙尊上爲太上皇大赦天下百官六軍賞賜有差後十數日野仙復遣使至書辭悖慢朝廷復書大略言中國已立皇帝天下兵甲衆盛可相抗禦之意已而命羅通孫祥皆爲副都御史守居庸紫荊關石亨爲武靖伯總京師兵馬十月野仙入寇自紫荊關入殺指揮韓清等孫祥走死初九日虜至京城西北關外石亨等營于城東兵部尙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堂營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交阯舊將王通爲都督鴻臚卿楊善爲副都御史守城虜攻城連日抄掠亨等與之殺傷相當其酋長鐵頭元帥死爲時畿甸降附

胡人留居者多乘時爲寇朝廷重賞購捕被獲者累日不絕虜時少沮復遣使言欲和十七日以通政參議王福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持羊酒往野仙其弟及伯顏帖木兒擐甲冑屬弓矢太上帶刀引福等前露刃夾之福等拜訖野仙指卻羊酒取勅是蕃字太上取勅是漢字野仙謂福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福辭歸時四方兵漸集虜夜遁從居庸關出還所掠人口牛羊于路以緩追兵太上自紫荊關出乘馬踏雪而行遇險則袁斌執鞚既入虜

境野仙來見宰馬披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十九日剌可汗普化遣使獻先此普化駐兵關外未入至是用尋舊約通和爲言朝廷卻之胡淡王直言普化野仙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淡等言使人入見獻馬八匹賜衣服冠帶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二十二日遣楊洪孫堂范廣等帥兵二萬擊虜之未去者二十五日破虜於固安獲馬牛驢數百匹奪還人口萬餘十一月初八日以虜既退京師解嚴降詔撫安天下十日免朝百官望拜太子聖節于朝天宮十三

日楊洪等旋師入見言虜衆已盡絕不敢逼其南去者各郡以漸捕獲之北去者洪等逐至闕殲焉洪既奏捷以洪爲昌平侯與副都御史羅通練兵于東教場石亨練兵于西教場二十三日野仙遣使來索大臣迎駕約以後月初三日至其營不然又入寇書辭甚慢不答二十九日冬至免朝賀每年是日遣官祭長陵景陵至是以胡寇近在陵旁宮宇祭器皆被焚掠陵上官軍死亡逃竄暫輟祭禮十二月初二日贈太師英國公張輔爲定興王學士曹鼎爲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皆死於土木者也初四日尊皇太后爲上聖皇太后初七日尊母吳氏爲皇太后初八日立妃汪氏爲皇后冊太上宮嬪周氏爲貴妃即皇太子所生母也初十日詔告天下赦在京流以下罪囚景泰元年正月初七日受朝免賀初七日太上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推舉舊任老成當行者初十日大祀天地于南郊慶成賀宴如常年十八日遣都督范廣率兵巡居庸等關以虜入遼東寧夏皆有報至也二十九日遣都督等官石彪等率兵巡懷來宣府二十六日大同奏虜至城下總兵官

郭登敗之陞登定襄伯二月初一日大同奏敗虜于黃土嶺獲首級十三馬驢一百二十三匹奪還男婦二百二十五口器服稱是指揮使許貴之功也宣府參將楊俊執喜寧喜內侍從太上在虜中也數導虜入寇太上亦以虜入寇不可測和不可必還京未有期也惡寧寧又忌袁斌嘗誘斌出營將殺之太上覺其詐急召斌回乃得免及是斌言于太上遣寧傳命于俊索春衣遣軍士高磐與俱斌刻木藏書繫磐髀間以示俊俾因其來執之俊與寧領書城下磐抱寧大呼俊從兵遂縛寧至

京師處以極刑於是虜失其向導亦厭兵矣十六日以石亨爲征西大將軍率步騎三萬五千人出紫荊關以巡北邊其後虜涉春及夏不復大入六月二十六日野仙以屢使議和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其參政完脫歡等來上疑其詐召文武羣臣議以爲虜交兵積久士馬疲憊又失常年和好之利度其情出於誠且太上在虜理宜迎復虜縱以詐我當推誠上允遣禮部侍郎李賓大理寺少卿羅綺指揮馬顯與脫歡等七月初一日行十一日至野仙所營失八兒禿之地野仙曰

兵端皆因通事陳友等小人搆構以致小事成大及我送太上還京還遣大臣來議又殺所遣使臣張關保等我回北後遣使者盈不花等亦不生還其故何也賓答曰太師雖名送駕兵行不戰攻關掠野朝廷豈信張關保等死于陳者盈不花未至京皆因將士不以爲來和而以爲戰故也野仙曰喜寧是朝廷內臣我所遣來何爲亦見殺賓等答曰喜寧蒙太上厚恩卻乃導引太師兵馬殺之宜矣野仙曰太上在我台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未嘗失禮因以酪酒飲食賓等十三日遣人引賓等至伯顏帖木兒營見太上賓等拜泣問起居太上曰朕非以畋遊而出實爲生靈除害然陷于此皆王振所致也及野仙賓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但唆令進兵今王振喜寧皆死矣因問上聖太后與上安好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曾將衣服靴帽等來否賓等曰虜中屢有人回皆不知車駕何在朝廷遣使亦無回報以此臣等行時諸物未帶時御用物惟金龍繡枕在賓等因自出所有金器燒酒焙肉等爲獻欲盡取所齎米來獻太上曰小事勿勞卿也爲朕通和

乃大事爾賓等因極言王振曩昔擅國之罪太上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然朕亦不能燭奸悔復何及語將畢伯顏帖木兒至太上賜酒共飲伯顏帖木兒復邀賓等至其帳與飲賓等回至太上帳求留宿館伴者不肯賓等乃至野仙營宿十三日野仙置酒以飲賓等野仙曰爾等念太上否賓等曰君父蒙塵臣子豈不念乎野仙曰爾等即念何不迎回賓等道來迎之意野仙將從之伯顏帖木兒言禮物未備不可容易野仙乃止凡賓等所與野仙及伯顏帖木兒語者其妻皆並坐聞其議傳

酒相酌野仙伯顏帖木兒貂裘帽其妻珠琲覆面垂肩
盎酪盂肉粗塊長啜亦更互吹彈歌舞以爲樂十四日
野仙遣其右丞地禿同實進貂鼠皮馬匹遣其尚書土
兒罕同羅綺往大同調回虜兵不復擾邊實辭太上袖
出書三通以授實其一奉上聖皇后其一達于上其一
以諭羣臣伯顏帖木兒約實等速來成和好且指野仙
幼子曰此與朝廷議姻者實不敢對十九日實至懷來
遇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同可汗曾化所遣使皮兒
馬崇麻北去蓋瓦剌國政皆野仙專之其兵最多曾化

雖爲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君臣鼎建而立外
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野仙而弊則均受及欲和
野仙恥屈意而陰使曾化阿剌來言實等即至京緣邊
虜兵皆退二十九日善等至野仙方出獵八月初二日
回營與善等相見太上遣袁斌來會起坐不離御帳甚
寒則以身爲太上溫斌嘗病太上坐壓斌肩背取粥啖
以出汗至是野仙許送太上還京平章昂克曰既是送
還有何禮物善等曰太師敬我君父故送還豈先輸財
乎朝廷臣子蒙大師盛德豈有不報 封仙曰昂克說不

合理我圖垂名後世爾衆酋聞善語皆以齒咬其指曰
好漢初三日善等見太上于伯顏帖木兒營初四日野
仙請太上至其營餞行野仙彈琵琶其妻奉酒善等侍
飲執臣禮甚恭野仙歎曰中國好禮宴畢野仙送出帳
十數步太上登馬乃退蓋太上在虜踰年未嘗屈尊野
仙閒見必致敬曰我人臣也可與天子抗禮哉欲以其
妹侍太上不從乃止而服聖德虜人往來窺覘天容穆
然殊無慘沮惟聞實等言聖母安好乃泫然出淚飲食
所餘多以賜中國被虜者及其將歸莫不悲戀虜人亦

不忍別連日各設筵餞初八日太上駕行伯顏帖木兒
護送十一日駐蹕野狐嶺伯顏帖木兒等數百騎皆慟
哭良久既別去克昂於中路射麞獲之馳追十數里來
獻十三日駐宣府十四日駐懷來十五日駐唐家嶺上
遣內閣學士許斌商輅至太上命書誥諭避位免羣臣
迎十六日自東安門入上迎拜太上答拜拜畢相抱持
而哭各述授受之意推遜良久乃至南宮羣臣就見而
退大赦天下有生咸忻忻焉臣竊惟 聖朝承平既久釁
蘖潛滋內而奸臣播弄外而驕虜憑陵故己巳年中秋

之變亙古所無然尚賴天心默佑皇圖鞏固振威以遏其侮厚德以化其順故庚午中秋之變亦亙古所無斡旋乾坤並明日月用夏變夷撥亂反正何其神速也哉臣因所目擊耳聞參以楊善李賓所述奉使錄錢溥所述袁斌傳約其繁蕪其爲此錄蓋出征之月否卦用事之月也迴駕之年景泰紀元之年也先否繼之以泰雖則世運關天數矣名之曰否泰錄自以身備史臣于國家大務不敢不具載以備遺忘故也雖然聖神相繼子億萬年撫念前事豈不留心制治保邦之良圖也哉

召憲廟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子孫勿復爲至今遂爲定制嗚呼英廟好生之德其至矣乎

正德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該司禮監太監蕭敬傳奉聖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前往南北直隸太安神州尊奉聖像供獻寶書祈福安民等項公幹該衙門知道二十二日又傳旨云朕今欲南幸巡狩合用黃船馬快船隻即便上緊修理油艌篷索篙櫓俱要壯麗鮮明毋得遲悞該衙門知道云云聞此旨既出三閣下亦嘗一諫但不知終能聽從否南方江山之秀麗人物之繁華市井之喧闐飲膳之盛美榆林宣府恐入駿一至聖情怡悅而同關之日遲遲矣

巡撫兩廣都御史自昔稱爲總督府自正德十二三年間天子巡行天下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於是遂改巡撫都御史爲提督而不敢復稱總督矣

欽定四庫全書 紛閣刊本

雙溪雜記

明鄞萬　表鹿園撰

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至太宗靖難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親王歲支祿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

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夫以十子論之一歲該支米一萬五千石反多於一字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於慶府一萬米內分撥并軍校亦於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何事例又如鎮國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即請封號祿米弘治十一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郎中慈谿王綸白於諸大臣定議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供論之則日益不給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不繼反不如庶民之家得自爲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爲庶人者計口月給米石比與將軍中尉反得實惠宗室例不得種田納稅商販營利而常祿不給日見其貧乏不能存活矣

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句養廉用度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後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其折色以鈔爲則每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匹折米二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俸祿之制果能守哉欲禁貪婪是以難也

國初官制全論歷俸深淺轉陞如京官六品六年考滿陞一級從五品又歷俸三年陞一級正五品外官必九年考滿論繁簡陞轉此定制也如宋景濂洪武二年除學士十年致仕五品終身自洪熙以後其法漸變蓋因四品以上官漸少五品以下官漸多卑官該陞高官無缺不得陞或卑官未該陞高官急缺亦須陞補以此有不待缺而陞者如翰林院學士春坊殿閣大學士有陞至尚書侍郎帶虛銜者通政使太常卿國子監祭酒及由序班出身陞至鴻臚寺卿醫士出身陞至太醫院使

寫字出身在內閣書辦陞至編修郎中等官皆有陞至尚書侍郎特虛銜者皆因該陞而無缺也又有急缺而無該陞之人則與署職如六部署郎中員外郎是也然署職之例惟行於六部司屬其餘衙門無之如給事中之上監察御史之上序班行人中書之上俱無五品官員以此俱無署職國初有御史陞主事者如僉都御史陞侍郎也然翰林科道官職專講讀彈劾近侍清要又因在外四品以上官缺多乃於科道部屬中各論其歷俸年深者不次陞補翰林官不歷政事故不外補九年

方得陞行人內選補科道中書亦九年得陞各部員外郎惟序班一官九年方得外陞八品官最爲貧苦此建官之制變而不能久也蓋轉遷雖有資序官制則有定員若資序雖當遷轉而官無員缺則但仍舊任不遷中間年深政績卓異者加陞俸級必待有缺方遷補之則黜陟之典額定之員兩不相悖矣國初定黜陟之法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今百官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論黜陟是也然官或有缺不候滿考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考陟官之法不守也又三年一朝覲考察不候滿考而黜去者多矣是三考黜官之法不守也既行三載考察之法又行遇缺推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績者幾何人哉況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往回勞費且誤公務許令本處考覈庶爲便也方面官有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令就任復職待朝覲定黜陟如此朝覲之典考滿之法兩不相悖矣

天下官員額設若干計算取士若干足句除用若官多人少則官職虛曠或官少人多則人才壅滯洪武初天下學校養士歲貢一人後三歲貢二人通計三歲不過

一千餘人後開設舉人科進士科每省多不過四十人進士多不過百人取士之數足當任官之數而又罷黜者多久任者少是以人才常不足用科貢之外又有人材之選自後人材雖稍充積然待選吏部者三月之外亦皆選除今各部歷事監生三月之外考勤上選舊法猶存也但因歷年開貢開科加以納銀納粟事例監生積累至數萬餘人考勤後一年餘仍留在部及放回聽選必十四五年方得挨次取選往往衰頹遲暮之人方入仕途是以吏治不精民不得所若取士貴精而不貴

多及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賢者速去久之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有不安天下有不治者未之信也又科貢二途未必能盡網羅眞才如黃福以貢士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是以進士未必皆優於舉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事而後可見貴乎能察識而超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祖訓首章云敢有奏請設立丞相者文武羣臣卽時劾奏本身淩遲全家處斬大明律云在朝官員交結朋黨

紊亂朝政者皆斬及交結近侍官員符同奏啓或上言大臣德政皆坐以斬罪蓋鑒古宰相專權結黨潛移國祚爲慮至深遠也朱子著中庸或問至敬大臣章有云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如其不賢則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愚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也曰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能明此義則必以正心脩身爲本而得其人以任之矣不幸而有趙高虞昇李林甫之徒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矣苟爲不然吾恐君上之權不在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爲國家之禍可勝言哉朱子此說是欲君聖臣賢兩得其人也然自古以來雖有賢君而爲姦臣蒙蔽亂政亡國者多矣豈能君臣皆得其人哉惟我太祖垂訓立法高出千古罷丞相分任六卿無偏聽獨任之弊此法能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如有違枉臺諫得糾正論劾朝廷端拱以照臨於上萬世無弊矣

嘗見紀國初事蹟者內載洪武間設有殿閣大學士其職不過代草詞令然每有犯輒罪黜凡制誥碑文祭文多出御製如今天下各衙門表箋祝文祭文雖臣下所

用亦出御製至於武臣誥命皆組織之不書其人每日羣臣奏事面奏取旨畢各衙門官將奉旨意批寫本後送該科類寫奉到旨意覆奏豈有大學士敢自爲口旨送內批干本面發出之事乎永樂初始建內閣於東角門內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楊士奇七人在閣辦事尋陞侍講

仁宗皇帝正位東宮皆轉春坊官凡草制纂修等事惟翰林院掌之無內閣掌管之說也如永樂十三年纂修性理大全書成翰林院學士兼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

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上進表呈蓋雖春坊官必須兼翰林院職銜方得預纂修之事未有殿閣大學士而獨任纂修之事者也況永樂間胡廣所兼不過左春坊大學士則是時殿閣大學士不設已久矣今雖尚書在內閣辦事六部請敕手本只云合用手本前去翰林院寫敕施行則舊意猶存可攷也終永樂之世二楊官止五品蓋爲衙門所拘初未有衙門小官大之例也仁宗登極始以東宮舊

臣陞士奇爲禮部侍郎尋陞少保轉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爲太常卿兼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又陞工部尚書在閣辦事楊溥永樂間繫獄十年至是釋出擢翰林院學士尋陞太常卿兼學士內閣辦事此三人皆以龍飛超陞委任不可以例論也後楊溥丁憂起復不入閣宣德間因九年三品職滿方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英宗即位復命入內閣正統四年修宣廟實錄成進少保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號三楊初楊榮陞尚書不過工部則不敢以兼官壓六卿之意可見然自官制一變其後遂使雜流出身在內閣書辦年久者亦得陞至尚書至於序班道士亦以年資陞至尚書掌鴻臚寺太常寺事皆三楊開其端也由是內閣之權漸重無異宰相之設六部之權漸輕凡事多稟受內閣風旨而後行卒使祖宗官制額定之員得以增置而日久因襲遂不可復改矣

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初翰林近侍官周是修自縊於應天府學胡廣金幼孜解縉楊士奇等皆不死是時欲下詔姚廣孝舉方孝孺代草不從死之胡廣等後居內閣

文廟雖令講讀纂修商議政事然文廟英明獨斷無敢以私意進言者如解縉諫征交趾言雖公竟不從議過寵漢府致有異志遂以爲離間骨肉殺之以此知永樂間內殿閣官自保不暇況敢專權自恣乎

宣廟在位十年三楊雖被寵用然承洪武永樂以來主威權強盛之後宣廟又以明睿臨之亦不敢任情專制仁廟初崩議喪禮部尚書呂震奏定儀注已頒行楊士奇等言於上欲改之震面折之曰凡事皆被汝等偏執壞了至次日早朝羣臣冠服皆依禮部所定惟士奇等

與英國公依內閣所議行宣廟退朝語楊士奇等曰英國公雖武臣倒能守禮蓋慰藉之詞耳然自後楊榮等漸專朝政人有犯法求救或在卑求薦皆留意成之五府六部或畏其威聽其說遂使百職不能持正思天下之士不由己進退收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又敕御史知縣令在京五品以上官舉保奔競之風大行以贓露者甚衆由其操去取之權故耳如楊士奇薦王事洪興爲侍講與經筵又薦爲吏部侍郎人莫敢抗以上事皆載於大學士李賢所著天順日錄可

見內閣官專權始於宣德而成於正統初也

英宗九歲登極有詔凡事白於張太后然後行太后令付內閣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權具帖開報驗有不付閣議者即召司禮監責之內閣票旨始此

太宗文皇帝建都北京凡百政務多出權宜因北征土木川賓天未及更正宣宗在位十年天下承平因三楊俱南人陰有都南之意亦未議改如北京六部仍稱行在正統間始去行在二字文武官俸仍於南京倉關支戶部茶鹽引由銅板言者欲取貯行在戶部竟不從留馬快船於通州聽用至今行之蓋自兩京並建兵冗費繁而永樂一時用兵權宜之政遂因襲而爲弊也

自古女后專政甚至臨朝稱制以致禍亂惟我太祖高皇帝家法嚴正后妃不許傳旨於外亦不許羣臣朝見世守爲法正統初雖有詔凡事白張太后而後行太后命司禮監以章奏送內閣擬旨送上仍以聖旨行之未有徑以太后懿旨施行者其內閣官擬旨最爲機密未敢顯言於外旨由我出也英宗春秋漸長太后崩處決大政悉由宦斷司禮監太監王振乘間進言決意北征土木之變後英宗復辟司禮監太監吉祥反逆伏誅初徐有貞以迎駕爲吉祥石亨等引徐有貞又引李賢同入內閣有貞等欲避形迹密計徐亨等吉祥不自安遂反亨等未敗時先奏有貞等諷言官論已英宗怒下有貞等獄旋赦之外補參政先是有貞顯然專政賢但默助之亨等不知以爲諷言官論已非賢意仍留賢轉吏部左侍郎復入閣辦事及吉祥石亨被誅而賢任益專矣國初制律風憲官挾私彈事罪如誣告人加等反坐洪

武永樂宣德間未有敢挾私彈劾人者正統初頒行憲綱亦禁挾私言事又禁彈劾大臣生殺于奪出自朝廷不許再劾是以當時有直言敢諫之臣而無舉親劾讐之事如解縉之於永樂弋謙之於宣德劉球之於正統有忠直而無奸私至於聽大臣指使作鷹犬搏擊人如晚宋之風者則蔑聞焉又如朝廷已知臣下奸惡亦必令言官彈劾而後加罪者尤未聞也始自徐有貞等乘英宗復辟之初欲害于謙等始假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王鎮等之奏以爲獄案後英宗欲罪徐有貞等遂倣

前例亦召言官劾奏而後下之獄此端一開遂不可改而鷹犬之輩從此出矣自古忠臣當國勳望大著必有一般奸邪之人在旁忌嫉讐怨乘機報復而爲忠臣者不能逆料也如武三思之殺張柬之丁謂之竄寇準豈以張柬之寇準不能明哲保身哉其始惟知正誼謀道不能逆覩成敗利鈍耳正統己巳之秋兵部尚書于謙以社稷爲重力排和議身任總督軍務選將練兵坐摧強虜光輔中興厥功非細及虜酋也先遣使來言欲差大臣往迎上皇都御史楊善使虜不持一繒以口舌曉

譬國威不屈遂得回鑾當時天下之人皆知謙以身係安危功在社稷而謙亦自信其得効忠藎揚眉吐氣於班行而豈自虞其有殺身亡家之禍於後日哉柰何于公效用之日正小人側目之秋故事幾一變挾之以忌嫉之私而乘之以衆怒之隙于公於是乎難免矣蓋上皇回鑾景泰既不讓位而居於南城又廢皇儲而立己子景泰之所以得罪於上皇者不小而景泰忽病危儲嗣亦先殞謙乃見用於景泰之人此第一可乘之隙也景泰無嗣舊臣失倚以迎駕爲名自可邀功希寵此可

乘之隙二也非造讒言中傷謙等則奪門之事爲無名迎駕之舉爲無功此可乘之隙三也危疑之際兵權是賴故奸深者必欲假石亨而後事可濟然不忱之以大利害則亨或不從故駕其說於石亨等曰王文于謙已遣金牌敕符取襄王世子矣又曰欲拿亨等數人掌兵者由是亨懼禍及而與吉祥徐有貞輩內外相應密謀固結而謙等駢首就戮矣

洪武永樂間文武大臣未有師保之加如魏國公徐達誠意伯劉基皆無加秩仁宗登極始加英國公張輔爲

太師楊士奇陞少保進少傅楊榮陞太子少傅進少保後三楊皆進少師楊士奇楊榮先卒皆贈太師楊溥正統十一年卒王振用事不與贈及襲議夏元吉黃福等加師保皆在永樂之後也景泰開易太子文武大臣皆加保傅惟于謙加少保有安攘功無愧其餘皆濫加也天順初悉革罷保傅官天順五年曹欽反逆吳瑾寇深殺死李賢被傷獨加太子少保至憲宗登極始加少保吏部尚書王翺始加太子太保其後有以考滿加秩者或以功加者至於無故加秩必先加武臣以塞口甚至

以定策徧加戚畹武臣由內閣欲冒白簡有以啓之也洪武初學士宋濂總修元史永樂初高廟實錄皆亦學士等官纂修宣德初纂修文廟仁廟兩朝實錄亦翰林院掌行正統初修宣廟實錄楊士奇楊榮楊溥自以舊任翰林領其事四年書成楊士奇楊榮俱自加少師楊溥加少保其餘各陞級蓋以直內閣爲典機務不異古宰相之任而又總裁國史侵學士之職變易舊制皆自三楊始也

成化以後居內閣官者存心正大不招權納賄與六部官相處自無矛盾六部事有違失內閣官密裁抑之六部自然畏服惟欲招權自專遂生讐隙尹旻由吏部侍郎陞尚書掌銓衡者十八九年選法公平士有定守萬安爲內閣首深惡之每語所親厚者曰言官有能劾尹同仁者勿憂無大官做也然旻在吏部久公論已歸又壽光劉珝與旻同鄉相厚亦在內閣位亞於安能持正論安雖欲害旻爲珝所梗不得行及珝因易儲事爲安所讒閒罷免安遂引尹直入閣託所私道士李自省讒譖旻罪下旻子侍講龍於獄令旻致仕連及旻鄉里故

舊皆降謫外補才望如侶鍾張海輩亦在貶謫之數成化丁未孝宗登極李自省下獄死尹直罷黜萬安臺諫交章論劾極其醜詆時劉吉亞安位素附安因爲之地寢不行庶吉士鄒智進士李文祥中書舍人吉人皆論之安自票旨令吏部選除李文祥繁難衙門做縣丞著歷練鄒智與安皆蜀人智言安貪位固寵老無廉恥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天下之小人也王恕彭韶天下之君子也尤忤內閣意鄒智李文祥吉人相繼卒人以比之王炯盧照鄰云弘治改元司禮監太監懷恩先以

直道黜居鳳陽至是召還司禮監預聞朝政恩素知萬安諂佞及知王恕巡撫蘇松時奏發中官王敬欺罔事跡及巡撫雲南時禁制鎮守太監錢某不得肆行奏於上去萬安用王恕早朝退恩偕內閣傳旨令安出自陳解其牙牌安趨出東長安門外從者不知也即日降敕差人起取王恕爲吏部尚書進賢退不肖一旦勇決如此人心爲之痛快後萬安并子翥孫弘璧相繼死絕嗣國朝進退大臣皆出宸斷天順間陞用大臣每朝畢宣吏部發玉音除某人爲某部侍郎尚書成化間始有吏

部會官推舉之例其權遂歸於內閣每遇缺吏部先必謀於內閣而後定稍出己意必令再推或諷使所私言官論劾故凡內閣官親舊同年相知厚者無不拔引超擢要地吏部與內閣相黨附者亦得固寵終身如尹旻王恕立心不阿必被其害也內閣引用親舊人以爲公論無敢議者若出宸斷用一人雖至公亦必彈劾以爲不由推舉貪緣而得律條明載大臣專擅選官者斬其弊猶至於此勢使然耳劉吉致仕巨濬徐溥學而不能約持公而失於偏嘗言王恕雖好官但好名太甚弘治

癸丑春朝覲考覈天下諸司吏部以黜陟聞濬擬旨皆全用所著大學衍義補中語有曰人才難得事貴得實人貴改過留用數人衆多笑之者溥論有所異同濬輒怒摔冠於案執愈堅未久卒

朱子說大學是爲學的間架看大學章句了只須看經傳久之經傳也不用自有一部大學在胸中所謂博而能約正如此尚書云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亦此意蓋正心脩身須要格物窮理然非必一一而格之但眞積力久一旦自然到箇豁然貫通處可

以泛應曲當而無不得宜矣眞德秀乃以事類衍大學爲一定之法其見已差至於丘濬補衍益詳凡天下政事古今治革無不備載其意此書一出可以尋類攷案處斷天下之事如刑名家引律條之意無一事不可折衷而用其中矣殊不知天下之事變無窮而理亦無窮大學教人欲明一心之德以應萬事非欲事事立法而不本於一心之活法也況有治人無治法氣數之不齊世道之升降而事有不能必盡善者哉

河南洛陽劉健自官翰林潛心理學不事華藻立心亦

端正自徐溥去後專代言之任一以公平爲主外無訾議李東陽同時在閣以詩文氣節援引名流私植朋黨健處之若不知誠可謂君子人矣惟處程敏政事論者以健爲報復私怨敏政與東陽齊名嘗見健所作詩謂人曰不知劉先生不會做詩人以爲因是怨敏政及敏政爲會試主考人有言其賣題者及揭曉同考給事中林廷玉上言敏政賣題雖未發露而可疑者七遂捕舉人徐姓及敏政下獄命召官廷鞫徐姓者雖未取中曾以二幣餽敏政受之坐是落職蓋敏政罪既在可疑及

翰林官嘗爲坐主受門生餽遺亦係常事而獨廷鞫敏政坐以贓罪所以不能不起人之議也

孝宗晚年勵精圖治召見大臣商榷政事有大獄御午門面鞫總攬權綱下無壅蔽及大漸召劉健李東陽謝遷三人至乾清宮正寢面受顧命天下頌之

武宗嗣位之初舊東宮侍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魏彬丘聚羅祥張興等日夕近侍講論世事時稱爲黨內劉瑾通文墨熟世務而性剛狠尤深惡文臣專權屢於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爲司禮監內閣所掌朝廷不過虛名而已如天下鎮守等項內官皆司禮監官舉用受大賄賂如不信只將司禮監掌印太監李榮鈔了有金銀可滿三間房若將天下鎮守內官取回別用一番人令他各備銀一二萬兩進上謝恩勝如司禮監要了於是傳旨盡數取回新用者論地方大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彼肆意誅求無所忌憚甚至取於官庫莫敢不從初承運庫內官差往南京織造龍衣弘治年間例奏討長蘆運司官鹽載至南京變賣銀兩買辦織造物料業已行時韓文爲戶部尚書司屬官李夢陽王崇文

徐廷用等以名節尚言於文曰今新政之初決不可准鹽課織造於是再執奏上召內閣問之曰何爲如此等劉健對以爲內官裝載官鹽夾帶私鹽沿路害人上曰內官固害人文官也有不好的李夢陽遂草一疏言自古閹宦誤國漢中常侍唐甘露之變至今言之可爲痛心英宗皇帝狎一王振致有土木之變乞將劉瑾等拏問付之菹醢戶部韓文爲首率九卿共劾之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亨徐智內應內閣劉健等亦助之時王岳等亦爲上所信任密奏外朝多官劾奏瑾等不可不從上

不得已允之會天晚待明旦發旨捕瑾等下獄李東陽與瑾有舊瑾素敬東陽有詩文名至是東陽以韓文等所謀泄於瑾左右有以王岳密奏告瑾者瑾等遂趨至御在所俯伏哀號訴岳等內外交通欲害我等上以爲無此事瑾等曰若待明日臣等再不得見天顏矣須今晚拏岳等三人送獄方可上不得已領之瑾等出傳旨夜捕岳等繫獄明日奏請令劉瑾入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兵馬設內行官校巡察兵衆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校巡察張永等并李榮王岳范亨徐

智俱發南京充軍行至臨清將王岳縊殺之由是權歸瑾等勢傾中外瑾等先嘗奏內閣專主大事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官軍職之事至形於劇戲上久信之至是遂令劉健等三人自陳准致仕內東陽獨留不去東陽上言臣等二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從東陽門徒最盛初皆以爲東陽素有文名故得不去及後劉瑾於朝陽門外創造玄寰觀東陽爲製碑文極其稱頌人始信泄捕瑾等之事爲眞適有逮繫內府折銀者內有假僞驗出以韓文不能防奸罷職爲民令邏卒伺察迂途又乘一騾宿野店而歸邏卒無所得適郎中張偉公差回乘轎尚寶卿崔某冊封帶回家馳驛乘轎副使姚祥赴任擡起人夫馳驛俱奏之捕下獄崔某姚祥枷於西長安門外張偉枷於通州張家灣公卿奏乞寬宥始釋充邊衛軍自是內外諸臣皆重足而立欲謝政去而不可得矣

劉瑾用事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又如天順間曾革罷矣將各處巡撫都御史俱取回惟邊方及漕運都御史仍舊其餘衙門添設官員悉裁革不用其增減南北進

士名數頗爲得宜及取南京戶部茶鹽引由契銅板赴北京戶部掌管最合舊制

正德三年戊辰春天下諸司官赴京朝覲劉瑾令每布政司送銀二萬兩瑾等分用皆借貸於京師巨家及回任括民財倍償之上下交征莫有紀極

劉瑾素知邊方召商買納糧草情弊因戶部奏給事中御史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糧租粃草浥爛者瑾票旨逮繫巡撫都御史管糧郎中下獄既而鎖扭差人押至所任地方加倍賠償凡商人納過糧草拖欠價銀者

合 本 册 04 版

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弊邊儲漸乏劉瑾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瑾以爲祖宗朝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天順年以前年例銀數佐以天順前無年例銀回報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巡撫邊方都御史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致罪革罷送銀之例邊儲至是缺甚蓋自成化八年開設榆林衛余子俊巡撫增置城砦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以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

以萬計送者弘治初戶部尚書葉淇與內閣徐溥同年最厚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便淇遂奏准兩淮運司鹽課於運司開中納銀解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價銀積至一百餘萬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壞舊法也蓋洪武永樂以來天下鹽課俱開中各邊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預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鹽報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今廢商人赴邊報中之法雖曰得價多而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湧正德五年侍郎議蘭整理陝西邊儲遂令百姓每名徵銀二兩五錢準米一石蓋六部政本少有差錯貽弊如此使顧尚書當劉瑾查問之時答曰昔鹽課在各邊上納故無年例銀之送後改鹽課納銀解京故不得不分送各邊如此瑾必不怒而反正鹽法必不受其禍矣

劉瑾既止各邊送銀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匱乏因詢國初如何充足淺識者以爲國初屯田將備故軍食自足後爲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脩舉屯

田分遣胡汝礪楊武周東顏頤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甚多及追完積逋者爲能否則罪之又命散銀於近邊州縣百姓買米賠腳耗運送邊倉交納奉行苛刻人不聊生偽增屯田每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糧尤嚴加刑於軍官妻子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傳檄以誅瑾等爲名瑾禍自是起矣正德三年劉瑾行事益務嚴刻動用一百五十觔大枷枷號示眾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因盤糧數不明枷於東西長安公生明

門外時暑雨晝夜不輟莫敢少移都御史劉孟到任遲延亦枷於吏部門外文臣垂首喪氣惟恐獲罪給事許天錫郝甕因事皆自殺主事王守仁抗章論瑾等專權亂政瑾矯旨撻於朝堂不死降謫貴州驛丞守仁由此名聞天下

正德三四年間瑾等用事中外憤怨有僞黔國公檄書又作魏國公檄書者皆以誅瑾等爲名又有作檄書以應天府上元縣生員狄元出名者吏謄寫於公生明門外鬻之瑾邏卒得之捕吏下獄拷訊所從得展轉攀指竟

不知其由乃遣官校詣南京上元縣求之亦無狄元名姓說者以爲狄者夷狄也元者胡元也寓意於此耳又一日早朝畢御道遺一紙帖上親見之命拾以進乃言瑾等亂政事瑾下殿入班分五品以下官出午門外跪聽處分至午後不放時六月盛暑熱死者十餘人復下獄追究竟無所得

弘治間內閣劉健河南人李東陽湖廣人時仕宦顯達者河南則有馬文昇許進劉宇焦芳李瑤湖廣則有劉大夏王儼熊翀等健與文昇雖同鄉而不阿比文昇兵部每以軍職官不堪委任欲添設兵備按察司官監之健屢止之票旨不准後因奏設九江兵備兵科都給事中夏祚論之令文昇回話認罪許進爲戶部侍郎同平江伯陳銳統師出宣大禦虜失時嬰城自守無功罷進職致仕焦芳爲吏部侍郎建言禦虜四事健票旨云這本所言窒礙難行以爲愧李瑤爲鴻臚卿年深止轉南京太僕少卿文昇薦劉宇總制宣大軍務時劉大夏爲兵部尚書與文昇宇有隙因孝宗召見言宇在大同私養官馬餽送權貴上密遣錦衣百戶邵琪往察之以

養馬未送回奏司禮監掌印太監李榮亦河南人解之得免究東陽與大夏同時爲庶吉士極相厚王儼與大夏姻親熊翀以廉著由山東布政巡撫延綏陞兵部侍郎大夏拔起王儼由陝西布政巡撫山東陞戶部侍郎文昇時爲吏部尚書欲抑王儼引進劉宇不得遂一日兩廣巡撫缺文昇首薦熊翀闇徑造吏部辦之守後門吏不爲通翀即撻其吏於門外後翀陞右都御史巡撫兩廣由是大夏東陽深憾之諷使同鄉御史何天衢屢疏論之遂令致仕劉健在內閣居首河南信陽州人何

景明年少能詩人以爲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無疑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官至提學副使不壽卒自來居內閣不黨比故舊僅見健一人而東陽以神童舉與敏政齊名然專以詩名延引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往往破常格不次擢用寖成黨比之風而不能迪知忱詢舉用眞才實學當時有識之士私相講論以爲數年後東陽柄用引進一番詩文之徒必誤蒼生尙名矯激世變將起後李夢陽草疏急欲殺劉瑾等而謀慮不審且疏中既以甘露之變爲言而

躬自蹈李訓之淺謀致貽數年衣冠之禍中官自爲制度自此不可變更且草疏者李夢陽一部屬官耳而諸司英明傑士平昔以文章氣節取重於世者翕然和之韓文亦素與東陽交厚在名士之流夢陽所作詩甚爲東陽所賞鑒故文不敢少遲夢陽之奏而九卿大臣景從文後亦不敢略出商量萬全之策皆氣節之盛使人不敢致思也後文因事繫獄罰米千石輸邊二子皆罷官夢陽亦下獄人以爲禍出不測劉瑾家人老姜者告曰昔公不得志時李主事管昌平倉曾容吾家納米領價得利乃忘之乎瑾遂釋之令致仕仍贈以物曰後當復用東陽善終贈太師謚文正人之禍福不可測如此

劉瑾性極貪酷而假竊仁義沮抑同列馬永成欲陞百戶邵淇已得旨瑾力拒以爲不可爭於上前谷大用聽鎭守臨淸太監言傳旨於臨淸開設皇店瑾急捕其獻計者置於法東廠太監巨聚忤瑾密奏聚交通外臣調南京孝陵太監王琇於御馬監建新宅誘上居之因奏令攬納戶數人專一包納京倉糧草所得利進於內琇

自爲旨送戶部出榜尙書顧佐等白於劉瑾谷大用瑾大怒同谷大用直至御前言安有天子令人包納錢糧之理上以爲不知瑾遂枷其攬納戶於戶部門外命矬其枷不得屈伸卽日死然亦不能加琇罪河南鎭守太監廖堂奏舉三司官賢能并劾不職者時因吏部尙書許進奏鎭守太監舉劾官非例瑾出旨禁之遂不行後瑾聽譖斥去進歸河南靈寶廖堂欲奏其居鄉不法事挾取財物深被其害瑾之速敗以此向使瑾等凡事和同其爲禍豈至正德五年而止哉

劉瑾欲專權盡除軋己者一日伺隙言於上調張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放張永入永知覺直趨至御前訴己無罪爲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永即揮拳毆之谷大用等解之令諸近臣皆置酒和解由是永深憾瑾會寧夏事變檄書首以誅瑾爲名且曰非敢竊窺神器也衆舉永并楊一清往征之未至爲變者已被獲永等至寧夏回謀於途必因此陷瑾既至京內外頌永功因張雄張忠等共訴於上前以謂瑾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處之上猶

預未決衆曰少遲我等皆爲虀粉陛下安所之乎上允其奏命牌子頭往瑾衆勸上親行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令牌子頭入問曰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出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內獄黎明送錦衣獄坐以謀反淩遲處死悉誅其家屬鈔沒財產京師稱快咸頌永功

正德間內官得寵用事者劉瑾陝西興平縣人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等皆霸州文安諸處人大盜劉七等嘗因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觀上遊幸之所及爲甯杲所逼遂聚衆拒捕瑾誅杲亦得罪繫獄當時若遣驍將五人各統勁兵一千分路而出聽其便宜襲捕惟以平賊爲功不論首級多寡不過旬月而平矣時兵部尚書王儆不通政務止行有司擒捕已獲齊彥名收安肅縣獄劉七等十餘人劫出旬日之間聚至數百所至窮民響應增至數千儆束手無策楊一清爲吏部尚書建議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著令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顆者陞一級李東陽從中票旨極其褒美悉從所言行之故事凡大政必下該部詳議覆奏然後施行今捕盜不關白兵部徑准施行由是言官爭論儆不職乞速罷黜張永素悅儆不能留令儆掌通政司事以何鑑代之一清舉巡撫大同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偉爲總兵官同征流賊所領京營人馬皆不簡閱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盜事欲撫令解散張偉紈絝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遣檄諸路榜示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園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

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事馬老爹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劫金銀輦載赴京饋權倖求赦不得遂大肆劫掠眾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家房屋財帛由是謗騰謂中錫恐賊告己私家玩寇傷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張偉下獄罪論斬後中錫死獄中張偉革爵閒住中官因是以為此事非書生所能辦乃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侍郎陸完提督軍務伏羌伯毛銳掛平賊將軍印充總兵官所統兵萬餘亦未簡閱而大

用擁眾自衛高坐堅城行至眞定所屬地方遇劉七等交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輜重無算又失將軍印駙馬游泰子隨銳冒功亦被殺適官府游擊將軍許泰領兵至救拔銳僅以身免罷回京以與谷大用同事因不問銳失律喪師之罪

自古論治道者皆曰明是非公賞罰而不能見於施為著於實效正德六七年間盜賊四起當道者不能預知中外武備廢弛不可用當專用驍將選勁兵討平之因賊攻破曲阜縣犯闕里李東陽女嫁衍聖公子聖公言於東陽以為布按二司守巡官迂迴避賊見城破不救東陽怒始下守巡官獄黜為民及谷大用等既出師何鑑奏山東巡撫都御史邊憲眞定巡撫都御史蕭翀撫馭無方皆差官校拏解赴京問以失機既而釋為民又著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帥律抵死彼時廟堂諸公自以為公行賞罰而不知盜至十萬非巡撫布按二司官及州縣官所能制是時州縣官有被賊殺死皆以節義旌之如棗強縣知縣段豸自城上跳下墮水死贈官廕一子世襲錦衣百戶延綏參將馮禎被賊

射死封伯爵廕子錦衣百戶寧夏參將仇鉞因捕獲何錦等已封咸寧伯至是逐散河南流賊趙風子等非有攻城略地之功乃因是進封咸寧侯世襲都御史馬炳然挈家由浙江歸四川為劉七等所掠殺死亦贈官廕子皆當道諸公不學無術而又雜以私意行之宜乎政刑紊亂而盜患相踵未已也蕭翀邊憲罷官未二三年復起用邊憲巡撫寧夏蕭翀巡撫陝西是非賞罰果有定論乎

谷大用陸完毛銳統兵討賊毛銳喪師不加罪自出師

後賊益熾攻城劫獄殺人放火益多皆不責問奉職不效之罪惟以斬獲脅從首級報捷論功冒賞完陞右都御史官軍與賊交錯往來燕趙齊魯之區一年餘而谷大用等奏帶權勢僕從坐冒首功日費廩餼又紀功給事中柴玉吳榮御史吳堂雷宗皆得干預兵事調度民兵各爲戰守官軍數百里外函首送驗巡撫山東都御史張鳳急選民兵令自買馬團操挑空抗塹督責布按二司官剋期完辦巡撫眞定都御史甯杲召募無賴數千衣口器具取給州縣事煩民擾其害過於之半巡按

山東御史張瓚眞定人積不能平奏論谷大用陸完等師久無功地方受害疏下都察院都御史王鼎奏乞令兵部差官勘究何鑑護短不行黨院者嗾御史以他事論鼎不已遂罷歸竟以完代鼎

漢於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又於匈奴昆邪王故地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酋通路宋爲西夏所據國朝於張掖設甘州五衛於酒泉郡又設肅州衛合將屯兵拒守肅州外爲嘉峪關關外蠻夷各因其種類建衛曰赤斤曰苦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州曰曲先曰罕東罕東左降給印信各命其酋長管束夷衆內附肅州外捍達賊又於肅州外千里許建哈密衛授官降印如赤斤諸衛之制而擇其番酋之效順者封爲忠王降以金印令其世守哈密外通土魯番撒馬兒罕天方國諸夷朝貢往來自古據有河西修飭武備羈縻羌戎之法惟本朝最爲精密守臣相繼撫馭諸夷一遵舊制不敢生事啓釁所以百五十年來西陲晏然無事弘治五年哈密衛都指揮阿木郎與達賊野乜克力引路搶殺土魯番人畜又將賞賜土魯番衣服剋留土魯番王阿

黑麻率衆來哈密刀裂死阿木郎陝巴係土魯番親枝不知阿木郎所爲不忍殺攜歸土魯番由是哈密失守朝廷命侍郎張海往經略之海素有學術至彼上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厚撫叛則拒絕之而已朝廷用其策至弘治十一年阿黑麻因不得通貢自將陝巴送回復立土魯番通貢如舊

謇齋瑣綴錄

永樂初選翰林文學之臣六七人直文淵閣參典機務詔冊制誥皆屬之而謄副繕正則中書分直更入事竣

輒出宣德間三楊諸先生始置廚饌於閣之東偏而選能書者處以閣之西小房謂之西制敕房諸學士則居閣之東五楹專管誥敕具稿定正於閣老乃付中書繕進謂之東誥敕房而帶知制誥銜則惟閣老與諸學士而已中書等官不敢僭也時諸學士每早與閣老會食乃退正統九年陳芳洲先生入閣後學士惟劉鉉先生一人過自遜避朝退止於東閣不復會食視誥敕以後學士皆因之至今誥敕閣老悉委於中書序班譯字等官一樣書葫蘆矣

五府六部都察院精微皆送翰林注銷掌於學士陳芳洲先生入閣兼掌翰林印則委於博士典籍待詔待書等官猶是也至天順二年博士以下官悉缺則直付於東誥敕房中書郎中等官矣而繳進文移則代署學士職名耳

四夷館本屬翰林院提督每月朔掌印學士僉押公會簿送館自提調教師以下日晝卯酉月終送院稽考譯字官并子弟吏禮二部移文會同本院學士無不與焉成化己丑禮部偶失請掌院事者怒不之與至今文移徒屬學士而會考則一歸於閣老矣

文淵閣本翰林內署非衙門名故凡朝廷之宣召諸司之文移雖事關機務亦止稱翰林院或稱會同翰林堂上官初不以內閣名比年以來則直稱會同內閣大臣而翰林堂上官不道及矣後進朝紳之不習事體大率類是今翰林院外署本鴻臚寺舊址建於正統七年而印則造於六年也初落成日諸學士皆到任錢文肅先生掌印不設西楊南楊二先生公座曰此非三公府也至期二楊以聞乃命工部具椅案胡宗伯定位次二先

生始自內閣出就座時論雖韙文肅然二公所供職則固翰林事也

永樂間嘗選舉人監生習四夷譯書閔其妨曠本業乃命會試卷尾識譯書數十字三場畢送出翰林定去取仍送入場填榜蓋優典也然既登第仍官館中習譯書如許道中先生是也至景泰初吳禎以民人充譯字始援此例中鄉試及登第又以與修寰宇通志成從眾庶吉士出授御史成化間俞瓚又因此例授主事於戶部蓋資稍可進輒習舉業而譯書不復精徒藉為科第之

捷徑故爭趨者天順八年彭可齋始建白如制去取於內不復送出院矣

景泰間予以庶吉士與修寰宇通志一日同彭彥實往文淵閣之東如廁適值少保芳洲陳公亦來予兩人卻立公疾行而過顧予兩人笑曰以緩急爲序他日公入廁周堯佐贊善先在內公戲曰人生何處不相逢觀此二語公之從容善謔風流醞藉蓋可想見

景泰間朝廷命揚纂修官職名於文華殿壁時命中貴詣館促完書或取稿御覽每遇上林南苑進時新果品

輒頒賜館中多至五六筐旋報閣老同行禮畢乃啓黃封品分以歸又嘗賜燒豬蒸羊上樽宴勞於東閣皆霑醉直幸與被其榮蓋一時恩意勤渥前此無有也

國初革中書省不設宰相永樂初乃設內閣選翰林六七儒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對參決政機隱然相職而官不過學士洪熙初始陞孤卿皆潛邸舊人而三楊同官最久當是之時干戈甫定宗室未蕃軍職尚少經費無幾國用有餘民間人稀地廣法網未密財利無制宣廟英武乾綱獨斷百司守令久任不更官民相安天下號爲太平三楊之名所由以著時福建僉憲廖謨杖死驛丞事東楊以鄉官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互爭不決請裁於太后王振因而進言三楊皆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調府同知太后韙之自是振日搢搢內閣之誤裁決一歸於振三楊乃迭請告展省適宗室中有遺東楊土物者振將發其事西楊以東楊不在京辯解之東楊聞報兼程造朝觸冒瘴疹卒於錢塘以此振權益專好大喜功遂因麓川思機發恩仁發兄弟讎殺遽有麓川之征遣將出師疲耗中國濫

費爵賞所爭荒夷之地竟何益於國家乃致九溪苗獠乘勢不靖兵連禍結延至葉宗流鄧茂七黃蕭養輩相扇而起極於土木之大變此皆三楊失柄於初不能沮振之所致也然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論今之賢相必曰三楊三楊蓋所善者多也

永樂間禁中凡端午重九時節遊賞如翦柳諸樂事翰林儒臣皆小帽視襪侍從以觀觀畢各獻詩歌詞上親第高下賞黃封寶楮有差至宣德間猶然以後閣老與諸學士卿亞間與焉以下儒臣不復近而應制之作罕

聞矣

景泰間朝廷銳意欲修續通鑑綱目佇俟志書完日開館時諸閣老乘閒詆本院官怠緩完期不可必因各薦所知於是丁參議理等皆被召聶大年教授扶病入館退食松林下經宿而死其中病如章主事諏老如劉治中實劉宣化先生因譏之曰生老病死苦史館備矣一日丁參議與朱尚寶懷尚氣失色忿詈於館中陳緝熙遽成一詩云參議丁公性太剛朱卿凌慢亦難當亂將毒手拋青史故發倉言污玉堂同輩有情難勸解外郎無禮便傳揚不知班馬韓歐輩曾爲修書鬧幾場明日二人聞之悔恨自解謝曰毋更貽斯文笑也識者以是知此書畢竟無成蓋執筆者多非其人也

仁宗在位時一日內臣道及太宗皇帝晚年欲立趙府爲儲諭意於東楊東楊即對以趙府面鼻皷側不宜正位遂宣趙府熟視頃之意頓罷仁廟聞之即日降內批陞東楊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西楊得旨懷進請加太子二字於少傅兩傍乃傳出未幾復陞兼工部尚書夫立趙之意素所未聞豈內臣假以爲東楊地乎而加太子二字西楊亦未必然厥後宣宗因東楊便殿奏對手執其牙牌曰今在我身邊如何尚帶此牌可即去了太子二字東楊遂叩頭謝後實錄完乃同西楊進少師

正統中貝祭酒以贓罷西楊先生與李古廉先生對弈因歎祭酒缺員難得振作者古廉答云不可謂無人惟朝廷所簡任耳時程南雲在側遽稱李先生豈不宜於此任古廉咈然曰胡說胡說明日有旨古廉爲祭酒初古廉與陳敬宗在翰林袁柳莊嘗曳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時陳公儀貌魁梧而古廉頗短小聞者未之信後陳公以方嚴肅下古廉以忠恕得士聲望聳然柳莊之術信有驗矣

正統中宗伯胡公濙一日早朝承旨跪起帶解落地從容拾繫之遂叩頭還班御史亦不能糾十三年彭可齋中狀元當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至四鼓乃隱几不寤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奉旨公從容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不合著錦衣衛尋上是之不然一新狀元遂被拘執如囚人斯文不雅觀矣老成舉措自得大體於是可見

英廟復辟之初凡與擁戴者皆得陞職謂之奪門功次每早鴻臚宣謝恩姓名輒以奪門爲題識者聞之無不嗟惋予私與彭純道先生言所奪者何門禁門豈可奪當時景帝果薨羣臣萬姓不能不擁戴上皇以復寶位何煩用兵喋血於禁邪況當日景帝已擬力疾出視朝若南宮出稍緩事即不成不知石亨輩置上皇於何地此乃僥倖貪天之功非萬全之策而今乃以奪門歸其功果何謂邪於是彭先生聞言於李公元德公時亦以張賜薦入內閣未悟至此及聞此言亦爲悚然遂於顧

對之餘從容言之上頓悟即加疏絕亨輩反怏怏怨望竟致誅夷而陳芳洲諸公從此得釋

天順初元會試同考官多出於權貴所薦引及揭曉日錄文謬誤去取徇情謗議洶洶無名詩詞紛然雜出一排律云聖主開科取俊良主司迷謬更荒唐辭瑄性理難包括錢溥春秋欠去張吳節郎中只知貪賄賂孫賢全不曉文章問仁既是無顏子配祭如何有太王告子冒名當問罪周公係井亦非常闈老賢郎眞懆慨總兵令姪獨軒昂榜上有名誰不羨至公堂作至私堂蓋許道中之子及石亨之姪皆以私取而錄文則語題節去顏子起克己復禮爲仁孟義本公都子之言而云告子故詩中備言之

永樂乙未科始開會闈於北京泊庵先生主考得一卷三場俱優取定爲會元拆卷乃陳芳洲循先生以鄉故爲嫌欲取林文秸字難識進呈不便因見第五名洪英曰此洪武閒英才也遂取爲會元而循居二王翺第五太宗見翺名喜北京初啓會闈而經魁得一畿甸士遂以布衣召見賜酒飯後翺至宮保太宰壽祿名位非常

可及遭際有自來矣

今制早朝班定鴻臚宣贊謝恩見辭行禮畢各官將奏事皆預咳一聲文武班中不約而同聲震如雷俗私謂之打掃其有痰咳不可忍者許引退自便宣德閒曾子棨先生痰咳作引退上遙見之敕免其常朝成化中文華殿經筵戶部尚書馬昂以將咳退出殿外俟講畢仍同行禮此予所親見餘未見有敢先退者蓋昂初嘗爲序班故尚習此例其他見此不以爲異則以爲失儀矣李文達公初薦布政陸瑜爲刑部尚書石亨以私諧之

久不召對衆爲公危及瑜至當擬旨到任同事者謂且擬侍郎公曰吾以尚書薦而改擬侍郎則自歉不信矣竟擬尚書從之後瑜頗稱旨乃復召對如舊

天順中李文達公獨見寵任時冢宰王九皋以老成大司馬馬昂以儀表雖皆爲英廟所眷遇而尤賴公所維持凡公有所薦舉必先諭意於二公至御前疇咨時於文則諉諸王公武則諉諸馬公或既自舉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某等再審二公亦如公言以是上不致疑下皆信服

朝廷用人多取儀表天順間韓都憲雍巡撫大同因議事至京留補少司馬英廟諭李文達曰大同巡撫須得似韓雍人品方稱文達以山東廉使王越對及越至陛見後復諭文達曰王越是爽利武職打扮越初廷試手中卷子忽被大風吹起回翔雲漢莫知所止時胡宗伯即具題知且於內閣取紙摺成卷子付之後越至封威寧伯蓋飛騰之兆見於廷試豐偉之儀見於進用固不偶然而卒以啓邊釁削爵惜夫

天順七年錦衣指揮門達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道路以目人莫敢言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於御前者惟李閣老賢與袁指揮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捃摭數十事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拿去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考訊苦楚莫能自白時有一藝人楊暄善倭漆畫器號楊倭漆者憤然上疏論救達欲并中李閣老逼楊供指爲李所嗾楊懼考死於獄乃誑達曰此實李所教但我言於此無人證見不若請會多官廷詰我對衆言之李無得辭達信之明日遂遣二官徑詣閣門要李出午門聽對時李方自

東宮講退陳安簡彭純道乃詰曾得旨否曰未也且暫去一對二公沮之及至多官會問時楊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人我一市井小廝如何見得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門教我指也達失色以是彬得從輕調南京錦衣衛帶俸楊亦得免人義之李有從兄任安慶府同知達又遣校尉往緝之務欲傾李尋以英廟上仙得免達坐劾謫戍彬復職餞送達出城如禮亦人之所難也

南京國子監內號房皆無門限而成賢門門字無鉤太祖謂秀才須出用不宜限隔故門皆去限且怒詹孟

舉書門字有鉤即以粉塗鉤畫至今粉跡宛然號房以規矩準繩綱紀法度爲序每字二十間北監則以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爲序蓋各有取義也南京文武各衙門俱有牌扁直書衙門之名惟翰林院三字橫列而兵部獨無扁相傳洪武間一夕潛有掣去之者而莫知所自詰旦具聞上不之省蓋以示去兵之意至今不敢復揭太宗兵駐金川門即命訪解公大紳既至甚喜始建內閣處翰林七人而公爲首今內閣規制皆自公創及議儲未決乃召公預議公言立嫡以長繼曰好聖孫宸衷頓悟事遂定後巨福等泄此語於漢庶人怨譖不已乃調外任竟下獄解後以死固非朝廷之意實漢庶人之所爲也

都憲韓公雍聰明才辨迥出流輩按江西時適閩廣處州寇發剽掠及境公設法擊卻之當時巡撫侍郎楊寧稱於衆曰韓繡衣聰明百倍於小子官民奏留重按一年回朝陞廣東憲副不數月陞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年未三十民情吏治素所諳練風裁凜然凡臨衆決事動發百餘言皆引經據律無一語疏滯處置事務靡不允

當至今官民遵守之曰韓都例繼公者皆以爲不及嘗念陳芳洲先生爲舉主赴鎮經泰和躬祭墓下流涕不已曰士爲知己者死何能報也

平江侯陳公瑄天資明敏善幹濟初公帥舟師扼江津時靖難兵至即濟以舟舟少乃拆民居材編筏以足之後總漕運見河道兵民舟楫往來錯互衝塞難行創爲溜頭掐籠以相避實爲兩便至今人遵行之

正統間宮殿當綵繪計用牛膠萬餘勑遣官賫敕屬巡撫南直隸尚書周公恂如數辦供時公以議事赴京遇諸途敕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即撥餘米買皮照數輸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太監王振欣然從之益加敬重

皇妣紀氏得幸有娠萬貴妃既覺恚而苦楚之上令託病出之安樂堂以痞報而屬門官照管既誕皇子密令內侍近臣謹護視之及悼恭薨後內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歲甲午春直偶與彭先生談及且請乘間言之或賜名付玉牒或訪其外家略加表異使外庭曉然知之

不然他日何以信服於天下也公唯唯至冬又談及之公答曰近嘗託黃賜太監具達至云漢高外婦之子且明取入宮今實金枝玉葉何嫌而諱上乃諭黃賜汝上覆先生是有一子在西宮俟再打聽直歸竊欲建白請睿名以示外庭稿具復慮萬一允請因而見忌致有疏虞則咎何辭老氏福首禍先斯所當鑒且度皇子日長中外已籍籍當有發之者奚俟予言遂已至是太監張敏厚結貴妃主宮太監段英乘閒說之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母子擇吉日請入宮

次日下敕定名徙紀氏處西內永壽宮禮數視貴妃中外臣僚喜懼交并而張敏者以為己功皆受厚賞敏因監督操練示欲立意於諸總兵又令內史郭鏞致手簡託序班嚴冠英來諭意於予即具請奏稿是商先生商止予勿進遂會禮吏二部議定具奏簽文武各衙門堂上及學士官名而以英國公為首六月七日早本進即命司禮七太監宣四閣老至左中左門擬旨少頃七太監同持本出奉天門集百官以本授英國曰聖斷實御筆親批云覽奏具悉卿等忠愛但儲貳事重姑俟皇子年齡稍長行之明旦復宣四閣老至文華殿諭之曰皇子頗會讀書待他進些學且遲遲商閣老獨對數語請護保護至於眾意欲請皇子母子同處別宮庶脫虎口則未敢云蓋恐相激時紀妃有病命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中吳衡往治萬貴妃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閒自是不復令人診視至六月二十八日卒是日天色皆赤以時享致齋七月朔始發喪追封淑妃正統中都御史陳智性剛而躁嘗坐堂偶有蠅拂其面即怒叱從者拿從者紛然東奔西突為逐捕之狀少頃

俟其怒解稟問拿何人乃叱之曰是蠅有相知者以寬緩為勸即置一木簡書戒暴怒三字於上置諸左右以自警及至有觸忤者輒舉木簡撻之一日與掌順天府事工部侍郎李庸在朝議事不合相忿詬朝廷遂兩罷之

太宗文皇帝初駐金川門遷夏二公首出迎戴而解胡二楊諸公則以召命至然皆不自靖而竊自比於魏徵夫唐實由太宗化家為國而宮僚魏徵等皆出唐高祖之擢承乾未登大位統天下故魏徵去事秦王不自怍

焉今建文嗣統五年蹇夏二公當時執政大臣出於建文所親擢視魏徵之於承乾殊不類況當時羣臣中如周是脩之死我太宗有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之旨聖意所寓深矣今二公乃安然徇冒何其忍也後雖有輔佐微勞難蓋前愆大節已虧而又謂之名臣士林莫有非議之者予則獨不韙焉其中惟解公纔歸自謫所所居冗散則其責任又非蹇夏諸公比其亦薄乎云耳

太宗渡江時解胡金三先生與楊文貞周是脩相約自盡於應天府學既而解先生使人覘胡動靜因得胡先生如廁回問家人曾飼豬否解先生笑曰一豬尚不肯捨豈肯捨性命蓋皆初無意於死也惟是脩竟行其志哀哉文貞爲之著傳以表見於後也然文貞實以解薦而文字中絕不語及歸省過文江僅以白金十兩壽解夫人爾

吾泰和蕭子韶蓋木匠之子洪武初登第高皇帝問其家世對以一絕云嚴親曾習魯般機常年製下青雲梯腰間帶得純鋼斧要斫蟾宮第一枝陳善芳由戶部主事謫戍陝邊慶王問其出身對一律云令主從容問出

身草茅原是布衣臣戊辰歲貢三千士庚午秋闈第四人列職地官階六品承恩天府僅三春戎衣再際風雲會始信儒懷席上珍後復起爲知縣尋致仕

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孤姪嫠嫂地基僅一閒其孤嫠吞聲忍氣惟旦夕焚香稽首籲天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夜忽大雷電風雨移其樓空其地以歸孤嫠至曉人視之不失尺寸神矣哉此可爲欺孤弱寡者之戒

巽齋歐陽先生始登朝縉紳士林意以六一先生廬陵人也代出名公必爲望族巽齋以欺人欺心爲恥力辭非六一之派且曰人當自立豈可冒他人爲重此巽齋所以爲賢而崇韜之爲可恥也彼不羞盤瓠不辱於菟者又可知矣

成化己亥秋遣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征建州衛初文廟以女直種類歸款分置建州女直毛憐海西等衛各授指揮等官所以渙其羣俾不相統攝以共戴中國外禦北虜誠以夷攻夷之上策也歷歲朝貢閒有寇邊不爲大患惟嚴飭守備來則逐之耳成化初守臣以建州寡

弱食功賞請兵征勦至是鎮守副都御史陳鉞又說汪太監立功固寵己亦倖進虛張邊警妄請出師汪主於內遂命撫寧侯朱勇掛印總兵鉞提督軍務汪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汪於廣寧汪誣以窺伺馳奏請拘囚之既至紿就鴻臚演禮入門伏起三校擒一格鬬擾擾困乃就綁監禁在衛虜衆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惟餘老弱或殺或虜旋凱獻俘汪將入城諸大臣皆遠迓上御文華殿以俟論功陞賞汪加祿米二十餘石勇進爵保國公鉞進右都御史未上改

司徒郎中王宗彝以督餉陞太僕少卿尋改僉都鎮遼餘進階有差未幾虜以復舊爲詞屢侵遼堡搶去男婦雖春火蒸支解以殉屯堡屏迹弗克耕種遼地騷然識者憂焉

成化丙申予佐禮部林一鶚佐刑部一日謝宴賜恩於午門外一鶚伏而不能起予掖起之一鶚遂以病告予同僉振恭往問安一鶚喘息歎曰病將三月當住俸矣振恭曰盍告歸宜水土便醫治固可愈也一鶚默不應明日報卒予因歎曰一鶚不慮病不起且慮俸當住蓋

以廉貧之故可惜也

宋夏鄭公竦在朝數被御史糾劾疑承時宰風旨作青雀詩云青雀孤飛毛羽單卑棲豈敢礙鴛鸞明珠自有千金價莫爲他人作彈丸

仁廟在東宮時嘗觀二內侍象弈因命曾子棨先生應制詩云兩軍對敵立雙營坐運神機決死生千里封疆馳鐵馬一川波浪動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漢將旌旗逼楚城興盡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滿殘枰仁廟和云二國爭強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當先道

將守深宮戒遠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礮下重城等閒講得軍情事一著功成見太平詞意宏偉尤勝前詩君臣之器量見矣

景泰甲戌廷試第一甲孫賢面黑徐溥面白徐轄面黃當時謂鐵狀元銀榜眼金探花

今制東宮官名多襲古如庶子洗馬是也景泰間劉主靜陞爲洗馬兵部侍郎王偉戲曰先生一日洗幾馬主靜應聲答曰大司馬洗得乾淨少司馬尚洗不乾淨衆聞之噱然後主靜與李克遵同陞庶子劉宣化戲謂主

靜曰衆人皆是假庶子先生眞庶子蓋主靜庶出聞之默然無以答

成化間四方曰丁錢虜商販技藝革職之流以及士夫之子弟率夤緣近侍內臣進獻珍玩輒得賜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序班等職不由內閣吏部謂之傳奉官至於三閣老之子若孫甫髫齔以授中書冠帶牙牌支俸給隸但不署事朝參而出於梁方之門者一日內宴鐘鼓司承應扮一老人部糧責解戶米濕解戶答曰非我之罪此船縫之病老人曰便須塞了船縫

免得耗濕朝廷糧米答曰若要塞船縫須是無糧方好天顏爲之少霽晚年悔悟及予入閣因事諷諫遂皆革罷

成化間太監汪直用事朝紳諂附無所不至其巡邊也所在都御史皆鎧甲戎裝將迎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伏俟馬過乃興及駐館則易小帽襪襪趨走唯諾叩頭半跪一如僕隸揖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皆見喜遂得進陞工部尚書戶部侍郎時有諺云都憲叩頭如擣蒜侍郎扯腿似澆葱奔競之甚良可歎也

解學士先生嘗弔友人喪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全七去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聞者絕倒蓋其妻悍也予嘗觀之崔冢宰之妻李尤悍崔慄慄畏順至怒輒跪起拜謝以冀免蓋恐傳笑於外而益養成其惡崔後至冢宰李病將死猶聽候省視不敢違及卒後妾專房遂生二子不至絕祀豈非大吉大利之可哂邪

弘治中太監李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戊午歲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上既成後適一小公主患痘瘡衆醫莫效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方歸咎於廣未幾清寧宮災有謂亭之建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災太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訃聞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祕書郎命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賄簿籍首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因悟廣贓濫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與名者惶懼危甚各自星夜赴戚畹求救不期而

會者凡十三人月下見籌影重重而一人獨乘女籌事雖得寢不究而納賄者之名一一盛傳於朝野覘顏雖甚久而亦安然無復羞愧矣賴上英明終漸去之

士夫之姓名動靜於朝廷之休戚未必有關涉然往往有偶然之符如彭文憲公正統十三年及第當上表謝恩之旦以起早隱几睡重不寤竟不及上殿時謂元首失了明年遂有駕留虜廷之變不亦失元首之讖乎景泰辛未狀元柯潛人謂柯與哥同音未幾英廟還自北虜退居南宮不亦哥潛之讖乎天順癸未會試監試御

史焦顯時予丁內艱起復途聞竊謂宋有不因南省火安得狀元焦之語今焦監試能無忌乎未幾春闈果被火市謠曰御史原姓焦科場被火燒是皆偶然符合亦似有定數未可概謂附會之說也

立齋閒錄

洪武壬子簡會試士張唯等十八人授編修等職入文華堂命濂爲之師俾肄業上閒至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給冬夏衣時賜白金鞍馬

上之十有五年詔立諸殿閣官以寵侍從儒臣之賢者於是金華吳公沈沈字潛仲由太史屬拜東閣大學士且親製誥文以授之

宋訥洪武十三年冬除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搴蔀廓塞學者如客得歸嘗同諸儒應制撰敕文畀僧道錄司領教事者十有六道訥援筆立成雅稱上意召授翰林學士奉議大夫十五年冬陞文淵大學士會建太學成中外歲貢生徒日夥而職大司成者往往遷擢師生相好教化不行宸衷簡注擢爲祭酒陞朝列大夫以釐正前

十八年九月也其後師道既立大被賞遇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初九日戊申陞行人司爲正七品左右司副爲從七品行人爲正八品凡設官四十員咸進士爲之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材以上其將命四方往往不稱使旨至是始命以進士爲之凡齋捧詔赦奉使外夷諭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賑濟軍務整點軍司等事則命之餘外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而行人之權重矣

洪武十九年詔民間八十九十爲鄉閭所推者賜爵有

差貧不能養者日給酒肉歲畀絲帛著爲令

陳遇字仲行居金陵元時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教授溫州元季兵興歸金陵太祖渡江至金陵御史秦元之薦遇孝行才識上致書禮徵與語大悅俾典戎務籌畫三幸其第咨以機密授供奉司丞辭不就洪武九年首陳爲治要道三授翰林學士皆辭賜肩輿校尉十人畀其出入除中書左丞又固辭上御華蓋召入令坐草平西詔立成極喜賜宴重賞金銀段疋衣服等物除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除太常卿又辭疾上親賜藥

命太醫院官醫治賜錦衣褥被粥米及瘞除禮部尚書又固辭上御奉天門召入命坐詢問典故時炎暑賜紗衣命引內湢澡沐賜宴上命令其子充衙衙亦辭屢蒙厚賞當時公侯卿大夫無此寵遇也病復作上命太醫院醫治弗痊年七十二上再三哀悼賜棺木麻布米鈔葬次子恭天順間至工部尚書管柴炭遇後用子貴贈大理寺少卿

禮部議到合差行人事例開坐本月二十三日本部同各衙門官於奉天門奏奉聖旨是整點驛傳決罰有司審決重囚不許差欽此除外今將奏准事開坐劄付本司文書到日仰欽遵守施行須至劄付者合劄差開讀詔赦奉使四夷諭勞賞賜賑濟徵聘賢才整點大軍軍務祭祀特旨差遣不拘此例右劄付行人准此

永樂三年正月翰林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俾進文淵閣進學得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等二十八人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命增忱爲二十九人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橚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

謁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上遽召翰林臣及至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小王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略定示爾三人試言之對曰周楚二王屬尊當列稍前兩傍東宮稍列後居中皇太孫列東宮之後諸王孫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上曰爾所言據乎曰朱熹家禮大略如此上行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與士奇所言合遂命鴻臚丞周昇馳齎赴陵俾奉行之

東宮傳上命召使部翰林院官舉老成正大儒者侍皇

太孫講讀明日特召蹇義及楊士奇義對曰兩人共舉部侍儀智然衆鮮知之議尚未決東宮云往者吾舉繼鼎大誤後悔無及智甚端正但覺老矣士奇曰雖頗老然起學官道理明執守正精神不衰目前廷官中未見其比是日午朝東宮以聞上喜曰此得人矣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而不阿向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士奇言宜免賀朕從之遂召禮部翰林諸臣諭曰儀智甚好朕知之令侍皇太孫講讀

永樂十一年置貴州布政司洪武年間止設貴州思南

思州宣尉司管屬土民仍設都指揮使司衛門鎮守其地有鎮遠侯顧成在彼鎮守至是湖廣參政蔣廷瓚具奏開設布按二司將思南等三宣尉司地方改設六府安南陳日焜爲黎季黎所殺季黎上表竄氏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奎詐稱陳氏絕嗣奎爲甥求權署國事長陵從其請逾年陳氏孫添平遁至京師愬其事季黎因表請迎添平還以國朝廷乃遣使護送歸其境季黎伏兵殺之并殺使者事聞遂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副將張輔等征之能道卒輔至其地生擒季黎及奎等獻俘於朝詔求陳氏後立之國人咸稱爲季黎殺盡無可繼承僉請復古郡縣遂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時永樂五年春也

太宗時禮部郎中周訥建請封禪羣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上皆不聽時獨胡廣言與上意合旣退作却封禪頌奏之

永樂七年口月文淵閣大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公國朝文臣有謚自太子少師姚廣孝與廣始也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敕翰林院凡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

文廟甚寵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文廟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爲郡縣不聽卒平之爲郡縣仁廟居東宮時文廟甚不喜而寵漢府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心縉言不宜過寵致有異志宣廟初漢府果反交趾亦叛悉如縉之言

永樂癸卯五月太宗皇帝微不懌數日未出見羣臣仁宗皇帝在東宮軍國政務悉啓聞施行邪僻傾險之徒不得騁其私誠所不便趙簡王時留北京敬修孝弟其護衛指揮孟賢等十數輩結曆官王射成等及內侍養子共構邪謀欲候宮車晏駕矯詔從中出立簡王而己得志焉實祕不令簡王知蓋慮不從卽事敗蠹粉而主其謀者護衛軍王瑜姻家高以正布置已定高密以語瑜瑜駭曰柰何甘爲覆宗滅嗣計高不聽又涕泣戒之高怒而慮其泄也謀害之遂詣闕入疏上初疑其詐緩

曰豈應有是反覆詰難衆爲瑜危旣捕賢等至上親問狀得其邪謀本末及所造詐僞詔書立誅以正射成及內侍養子陞瑜遼海衛千戶後賢等皆伏誅瑜召還又陞錦衣衛指揮同知歷事仁宗宣宗英宗官至左府都督僉事

禮部胡尙書濙嘗云太宗命予使外瀕行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如何密奏來奏疏書字須大晚至我卽欲觀也予至南京旦晚隨朝敕免朝辭以不敢蓋凡所見殿下所行之善退則記之如一日趨朝勳臣某者語譁侍從趣之仍口奏有旨不問旣退朝急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羣臣皆曰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異而愧其心見殿下之明斷太祖巡狩北黃淮預扈從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歲餘車馬親征北虜仁宗以皇嫡長孫留守北京命黃淮輔導

永樂十五年初建北京宮殿命都督薛祿董榮繕四夷館曰有八曰西天曰達達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蕃曰緬甸曰百夷永樂中所設

永樂十九年冬儲君自南京入朝楊士奇黃淮等侍北虜復犯邊太宗皇帝將親征淮言邊儲不足請遣邊將無煩六師忤旨罷官仁宗嗣位卽日復淮戶部尙書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仁宗爲皇太子過鳳陽謁陵畢周顧陵旁見仁祖淳皇帝所遺石農器顧侍郎張本學士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陵下賜耆老酒饌有知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至夕曰知當時事者蓋鮮矣

十九年正月禮部尙書呂震言於皇太子曰殿下前在

南京數遣中使進奏牘每至輒以殿下過失上聞而指其妄言今宜疏此人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也耶卒置之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賜衍聖公孔彥縉宅於京師彥縉數來朝皆館於民家上聞之顧近臣曰四夷朝貢之使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宿於民家何以稱崇儒之意遂命工部賜宅

祖宗時於文臣少有贈謚至仁宗登極思念舊臣賜禮部尚書鄭暘太子少保謚文安戶部侍郎王鍾太子太

保謚僖敏禮部侍郎儀智太子少傅謚愍節春坊贊善兼翰林編修王汝玉太子賓客謚文靖春坊贊善鄒濟徐善述俱太子少保濟謚文肅北京某部尚書朱濬謚文愿翰林學士贈禮部尚書文穆公胡廣加贈少師北京某部右侍郎楊泰贈戶部尚書太醫院判蔣用文袁寶俱贈院使用文謚恭靖洪熙元年四月有旨鄒濟徐善述王汝玉皆贈官賜謚官建祠於墓四時賜祭楊士奇謂朝廷宗廟以四時享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祭濟等安可與宗廟等遽召禮部春秋祭云

洪熙時初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以儲經籍備訪問命楊溥等日直其中凡四人翰林學士楊溥侍講王進（蘇州人）翰林五經博士陳繼（蘇州人）吏科給事中王榮（錢塘人）

洪熙元年四月某日尚書蹇義夏原吉楊榮及士奇奏事奉天門畢上問夜來星變曾見否皆對以未見上曰蹇夏二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當知之對曰士奇愚亦不能知上曰天命之矣歎息而起又明日早朝罷召義士奇至奉天門諭曰二十年為讒慝所構小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流

涕臣士奇對曰今已脫險即夷皆先帝之賜陛下至誠之效更不煩聖明多慮上曰即吾去世後亟復如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敕三印賜兩人皆持受退踰月宮車晏駕矣

宣宗皇帝甫四歲在北京適太宗嗣大位仁孝皇后以至南京初出即學太宗命設講席於華蓋殿之東令太子太師姚廣孝及翰林內閣之臣侍講讀永樂七年駕幸北京宣宗為皇太孫隨行道途所經太宗新以上過田家徧覽農民具及其衣服且諭以農民勤苦之事太

宗親征北虜命上留守北京以尚書夏原吉贊輔自是
太宗巡狩北京及征胡虜皆從行洪熙元年春南京屢
奏地震羣臣或請命親王及重臣往守者仁宗曰非皇
太子不可至南京謁孝陵仁宗不豫召還夏六月辛丑
至北京是月庚戌卽位
永樂十四年上在北京頗聞高煦有異志驛召隆平侯
張信訪之上未信車駕遂還南京以問皇太子對曰人
言未可輒信且父皇在上當未敢有此心一日翰林諸
臣奏事退召士奇還問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當

悉知昨日詢義固辭不知不肯言汝當爲朕言之又曰
如朕未有知汝輩慮有離間之罪朕旣知矣汝何慮對
曰臣與義同事東宮外人固無敢與臣等言雖間有言
者亦百之一二又多出意度非見實跡皆固不敢對陛
下言然漢王始受冊封國雲南不肯行復又改過青州
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天
下之人疑其心亦豈待事有實哉惟陛下早善處置使
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上默然起還後
宮數日上得高煦私造兵器及皮船教習水戰及僭乘
輿服物挾私擊死無罪官民縱護衛官軍京城內外劫
掠悉有實跡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東宮叩頭
懇爲救解乃免遂命翰林條示其罪且曰若此所爲將
來必不靜朕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
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旣得師還六部遣尚
書陳山迎駕見上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
朝廷永安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對曰此國之大計遂
召蹇義夏原吉諭之兩人不敢異議榮言請先遣敕趙
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大師奄至可擒也從之榮

遂傳上旨令士奇草敕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
可欺哉且敕旨以何爲辭榮厲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
乎令錦衣衛賫所係僕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卽事之因
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賫狀何以服人心榮曰汝不
信吾言可往與蹇夏言之往見二人蹇曰上意已定衆
意亦定可中沮耶夏曰萬一上從公言令不行趙後或
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舉誰任其咎士奇曰今事勢
與永樂中異永樂中趙擁三衛今已去其二且孟指揮
所爲王實不與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蹇曰卽如公

言今如何處士奇曰今之計朝廷重尊厲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於國體亦正矣二人曰公言固當然上信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與榮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恕其無罪者當加厚之庶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榮曰汝既不草敕我當聞時惟楊溥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即趨入見溥士奇亦踵其後而門者止吾二人不得入已而有旨召蹇夏入蹇夏以士奇言白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遂

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榮及蹇夏不復召士奇及溥至良鄉臣二人始見上意猶若未平忽厲聲曰好機會不得乘到家皇太后必危矣上至京不悔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上皆不聽一日特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日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於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羣臣上曰吾亦思之皇考於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柰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之道吾今將封羣言俾都御史劉觀及公侯中選一人齎以示之使自處

對曰必不得已則於皇親中擇人與趙心相孚者偕觀行庶幾有所開導上曰然則誰可對曰廣平侯袁容至親且善開諭更得璽書親諭之好上從之因遣容親行趙王得書及言者所上表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頓息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薄陳山竟疏斥之蓋上雖爲山所惑而後灼知其非逾數月召士奇至南齋宮諭曰吾待趙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後口毋以見迕爲嫌

文廟英武羣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楊允生之材自編修同解縉胡廣等七人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與焉或與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卻人之餽人以爲愛錢文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人來餽者必訪其貧富如何若知其貧亦不卻其餽但以別物與所餽相稱酬之若富者以十分爲率亦答其一二或在法乞救或在卑求薦必留意焉報者相繼而不厭也自五府六部都察院無不畏其威聽其說使百職不能持正亦由

於此大抵居仕途者安能一向遂意蓋天有乘除之數
默然寓乎其間早年得意晚必坎坷小年蹇滯老必通
顯或首尾多難而中則安樂若東楊自入仕即得君無
日不在寵榮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事累朝曾無數日之
恙生榮死哀始終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或者因其所
生而稟得完厚如此其輔理之功在文仁宣時亦尋常
在正統數年天下休息頗有力焉至於格君心之非引
之當道則口未有聞也
宣廟時二楊用事思天下或士不由己進退敕方面風

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且薦吏部尚書郭進
不學無術但以老成至此尋敕令御史知縣許在京五
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已而奔競
之風大作以贓賂者甚眾有以獘言者遂罷御史知縣
舉保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於三楊之門皆由其操去
取之權也西雖偏而無私尤持公論當時天下方面頗
亦得人正統六年以後張太后崩三楊相繼而亡進退
人才之權遂移於中官王振邪正倒置矣
朝廷命安遠侯柳升等將七萬人以征交阯命兵部尚
書李慶參贊軍務且敕慶凡六卿之屬才且賢者舉以
自助所舉十數人其最才且賢禮部儀制郎中史安祠
祭主事陳鏞師行慶與同臥起九月入交阯賊於官軍
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
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安鏞言於慶曰總戎之意驕矣
公宜力言之且夷賊譎詐不可以其屢敗忽之安知其
不示弱以誘我況璽書數數戒飭謂賊專以設伏取勝
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強起與升言
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數百騎獨先

其副繫等隊皆在後升前度橋遽壞後車阻不得前賊
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不起又明日副將崔聚
整兵以進聚固宿將然倉猝賊驅象赴鬬眾亂聚被執
寇大呼官軍降不殺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
之十月十八日也先是賊陷諒江等城城中如都指揮
李任指揮顧福知府劉子輔知州何忠等皆死節交阯
守師知任等死事以聞皆得褒贈從升等死者守師隔
遠不明知不及聞時與安鏞同行親見其後得脫歸者
雖言之詳而有司以無官府上狀不可質故安等之節

不得暴白於朝世之所共惜而痛悼者也一時同死者如吏部主事李宗昉等蓋多而安與鏞之事有聞者在慶左右也兩人皆進士出身最見相得安字志靜豐城人年四十二歲鏞字叔振錢塘人年三十四歲

九沙山人萬表曰灼艾別集者於昔灼艾集續集餘集之外別爲一集也偶有閒見輒復錄梓以與四方共之亦性然也嘉靖癸卯八月中秋日寓清江僧舍識

徐氏學稽

徐氏筆精序

文家四部曰經史子集而總之以經爲的易書詩儀禮周禮論孟孝經經而經者也春秋史而經者也曲禮左氏公穀傳而經者也爾雅訓而經者也道德南華子而經離騷賦而經子經之餘也騷詩之餘也九流十家稗官瑣語偏記小部子與史之餘也經載道史紀事子之理遜經而事或因史若夫理外之乾坤事中之今古則集間益其未備故釋經與傳註參體辯史與贊評齊行詮文與敘引共紀班氏所謂使遇明主折衷輔拂悉股

肱之材此徐興公筆精之所爲作也興公麗伯氏惟和狎主三山社筆耕心織盡抽二西之藏竹夕花時足當四面之敵而書淫至老不衰異聞必識秘簡必搜即破產典衣不悋當其意所賞會或胸有獨照往往劄記掌錄紛紛綸綸積久成帙因友人鄧道協函寄留都余得授而卒業焉復爲排纘倫次臚列區分爲卷者十爲類者三十有八義例略倣葉嗣忠海錄孫季昭示兒編以便觀覽蓋是編出經入史而獨詳於詩詩自三百篇以迨我明亡不品題而櫛比之而記載後先一以世代爲序其闡繹聖眞可訂注疏之謬其揚扢韻語可維風雅之衰其摘幽隱可備丹陽之鈔其蒐遺佚可補河東之篋其剖析疑訛可決石渠之同異其知古知今識大識小可宮菁藻可扶風教可廣咨諏可長意智允矣學海之津梁藝林之芳潤豈與夫六官五略忽近遺遠齊諧夷堅弄詼弔詭者哉余竊怪今之詞人不宗六經而乞靈於僞子不信正史而拾瀋於野譚不考古博物而餖飣於流俗惡札小才偏見其所爲詩文集亦解裙襦掇含珠安所得五經笥而腹之第七車行秘書而問之余

次茲編必首易通蓋亦尊經之意且以垂老之年獲此瓌寶手持口誦喜荷共并亦何忍爲帳中秘亟授道協以公同好道協倏捐賓客而邵觀察肇復授之梓興公它著述甚富有鼇峯集南思受司徒序而傳之茲編以筆精名則本江文通別賦中語亦子類云

崇禎四年歲在重光協洽一陽月中澣白門寓公黃居中書於朝爽閣

予友徐興公所著筆精殫列窔奧剖析同異多擴前哲所未發允爲後進指南丁卯歲友人鄧道協參軍事於陪京僅筒以行爲溫陵黃明立先生所編定俾之剞劂纔繕寫而道協已溘朝露矣遂不克竟云予浪跡金陵獲從明立游談及其事亟搜舊藁得之梓人恐其日久湮滅也捐金以成之會工竣明立命予爲弁數言余謝曰有先生在安事詹詹者爲興公玄晏明立曰不然聊以志吾兩人之苦心云爾予惟古今騷人韻士嘯咏之

餘有所著述要以原本於經史發揮其義例間有獨得足破千古之疑不妨躬自翻駁揭以示人即起漢晉唐宋諸儒商搉一堂未嘗不首服心折乃遽見小儒橫口雌張輒謂遵王之制日抱訓詁沾沾不脫不知國家功令未嘗錮人於問學之途奈何哉童習白紛逞則迷藏乎天下弱亦瞭瞀其子孫其若風教運會何予識不逮與公而鈎異之癖則同學不逮明立而慕古之心不遠謬意博士家不得於朝而日取古人陳迹講求而折衷之未必無補於盛明之萬一也興公一布衣名譟天下予安足取重倘附明立之後庶幾藉以不朽也夫

崇禎壬申歲冬月前進士行人尚書文部郎參知兩川行省兩浙觀察使友弟邵捷春撰

卷之一 易通 經隨

潛龍勿用　天行健
陽在下也　雲從龍風從虎
至哉坤元　必有餘慶
黃中　屯其膏
利用刑人　需于沙
天與水違行　或錫之鞶帶
丈人　毒天下之民

風行天上　輿脫輻
有所疑　其旋元吉
苞桑　簪
澤中有雷　不事王侯
雷電噬嗑　噬乾胏得金矢
賁于丘園　以杞包瓜
先王以至日閉關　何天之衢
過涉滅頂　遇坎有酒
坎不盈祇平　離麗也

咸其拇　肥遯
大壯則止　晉如鼫鼠
賁子　晉晝明夷昧
風自火出　馬爲曳
位正當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龜弗克違　蒐陸夬夬
蒐陸二則　萃亨
用大牲　困于酒食朱紱方來
困于赤紱　利用祭祀
木上有水　井收勿幕
巳日乃孚　豹變
厲薰心　上九鴻漸于陸
歸妹以須　帝乙歸妹三則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史巫紛若
渙王居　豚魚吉
我有好爵二則　禴祭
曳輪濡尾　濡其首
剝牀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悔吝者憂虞之象　闔闢往來
游魂爲變　鬼神情狀
冶容誨淫　坤爲柄
震爲龍　寡髮
君不密　潤之以風雨
乾乾夬夬　龍飛虎變
九四得金矢六二得黃矢
洛書方位　終朝三褫

渙奔其机　公用享于天子
除戎器戒不虞　好遯
鼎折足覆公餗　利用賓于王
易取象以上易通　賢賢易色
晏平仲　儺
負版　賢者七人
深厲淺揭　蒲蘆
多助寡助　仲尼亟稱於水
狡廙浚井　孟子

帝力　乖居
芑杞有三種　荼三種
百穀　淫奔詩
笙詩　相鼠
鳧雁　宗法不行
文質　周正辨以上經臆
卷之二詩原詩訂　詩話詩疑
古詞有本　對鳳垂龍
風雅　繐帳馬策

阿彈回　鈞竿
如花似乳　春晝
東鄰棗　別賦
祖陶句　茅山僧林和靖
宿酲中酒　六朝詩似唐
蹈襲古句　唐詩蹈襲
滕王閣序以上詩原　犀渠
獨漉　歲朕
博山爐　鐵鹿

破瓜　望羊二則
綠沈　三彭
輞川詩　艇板
弓蛇弩蛇　金盌
柿蒂綾　鶴雲
衣夜襞帷晝空　走竿丸劍
馬飾　雲箭筍簧
略彴　鱗
撲朔撲渥　日三竿

串眉　僑裝
井如六博　狄香
玉衡　雲母箱
勞劍　軒帆
羅塵　單情
蓯蓉簟　砂牀
委蛇　苦耶
烽　外奬
噫嘻吁　更點以上詩詁

南叶心韻　甯育
疆場　車字協韻
櫓字誤　岫
白苧舞　伯奇稱考
騎吹鼓吹　木蘭辭
崔顥李白　匡山
高適學詩　樊川別集
天馬歌　相思子
紈　康浪
剔齒纖　詩題誤
葉想衣裳　雲霄一羽毛
歸期無奈何　杜律虞註
冬青行　華清宮詩
驅雁　郎士元詩
鼉鼓　木華城
右丞詩　面皮鬼
唐詩誤字　溶溶雨
淵明采菊詩　銅鞮伯氏

草堂詩餘以上詩訂　西園詩塵
詩道之敝　沈韻
賀監湖　趙子昂題陶詩
王李劉詩文以上詩砭

卷之三 詩評一 詩訂三　魏　唐　元　詩評二　宋

劉徐贈畣　覓句
天子氣象　唐詩溫厚
磨弄戴斗　乾坤
岳陽樓詩　霜雨雪雲

塞上四時　日華長篇
贈鄰　言詩
日斜人去　劉方平銅雀臺詩
殺風景　馬汗驚濤
印文硯匣　在官種樹
新竹　幀峯寺三絕
啄草　池上篇
長吉儁語　下第啄燕
詩用之字　切夢繫腸繫悶割愁

陳陶步虛引　輕薄
蘇武故事　梨岳廟
僧聯　羅隱詩
江湖漁隱　洞賓詩
漁山神祠　陸羽詩
柳以上唐詩　曹娥廟潘閬詩
王元之詩　響屧廊
落花　西崑
啄梅　瓊林苑
荆公詩　燕子樓
石湖夜步　蔡持正鸚鵡詩
山靜日長　琴臺
龜山詩　宋詩工麗
委羽居士　東皐子
范香溪　岳忠武詩
玉堂陪祀二絕　千巖警句
德壽宮壽詩　仙霞嶺
雲龕先生　祖孫詩

洪陸續　啄針
王介翁以上宋詩　鹿皮子
元詩　刺馮道
吳草廬詩　何太虛
題和靖墓　陳剛中
同根竹　盧圭齋詩
月泉吟社　張思廉
岑安卿　趙大年畫
金青林　黃秋聲以上元詩

卷之四詩評四　明
恭靖王　宗藩詩
過餘干七陽詩　汪廣洋
郵亭圖　王止仲
藍明之靜之　瓊姬墓
聽潮軒　黃旂山茆擊壤附
贈道士詩　樵林居士
威寧伯　八歲詩
魏竹溪　彭閣老

石田題畫　胡笳圖
唐伯虎　唐寅題畫
伍晏　寶鏡詩
王子淵祠詩　陸子絲
南屏詩　陳高吾桃源詩
陳德音　周所諸
西湖聞笛　楊椒山臨刑詩
鄭養晦　鵝池生
謝司農詩　楊鵬翼鞦韆詩

沈明臣芋蘿山詩　纏頭集
黃孔昭　沈倥侗
辨琴聲　梅子馬寄情詩
御溝水　魚鱗雲
江仲魚　何樵仲
張陽生　林時中
鴻門宴　吳非熊
貧兒　采蓮曲
顧仲韓　林春秀

白燕詩　黑紗燈
米君夢秋柳詩　閒月樓集
長溪小草 以上明詩

卷之五 詩評五 方外 宮閨 妓女
外夷 詩搜遺

歸宗偈　禪偈
簡堂頌　丹霞
永明禪師　智圓
木菴和尚　端禪師
中峯淨土詩　陳朝檜

天如禪師　恕中偈
宗粉　古村居
天印禪師　雪峯僧詩
五井詩僧　出家偈語 以上釋
玉山道者　顧野王宅
莎衣丐者　癡頭子 以上道
乩仙　鬼吟 以上仙鬼
王婉容　薊州溫泉詩
朱靜菴　鄧氏女

青娥居士　姑蘇陸氏
黃氏芍藥詩　張夫人母女倡和詩
黃門淑媛　小青詩 以上宮閨
賽濤　秦淮四美
梁玉姬　薛素素 王修微
素帶 以上妓女　朝鮮詩
朝鮮許氏　朝鮮李媛
倭詩　蠻詩 以上外夷
薛禮　歐陽遵詩

衛公漳浦詩　柳公權詩
韓致堯　劉昌言
元章逸詩　萍齋
勸農　徐彝甫詩
岳墓詩　項羽廟
郊居生　陳有定
胡忠臣　花狀元
浦長源荆門詩　亡臣遺詩
吳康齋詩　伯虎逸句

芙蓉園　吳歌
畫蘭詩　黃后谷
林粤山　陳殿元
王無留　以上詩搜遺

卷之六　詩話　詞品　文訂　字正解　事物解

古文類詩　警世語
廣夏　空梁落燕泥
三條燭　杜律雙字
後生　驥子熊兒

南海寶玉　古柏行
唐貢荔枝　鶴林寺
文士窮　射鴨
善才　樂天賣田宅
長吉詩用事　四皓
唐僧不戒酒　僧飲酒
石羊松石　蘭眼鶯脣
阿嚕岩郎君虎　鵝鴿杜鵑
楊大年　張三影

江郎石　橘蟲化蝶
鴨脚子　朱陳村
儲祥宮碑　元暉印章
劉鐵笛　棋
潘紫巖　洞中紅荔枝
瘞筆　朱徽宗畫
留夢炎趙孟頫　何潛譏留夢炎
夏貴　松雪題畫
高宗書畫　松雪畫馬

王道士梧竹圖　楊世昌
少年致政　春陰詩
交州木川　戒酒詩
陸文定　范青衣
僧道乞詩　十歲詩
下榻　立虛子
枇杷　靈雞塚
詩讖　以上詩話　經語小詞
鄭松窗　厥蝴蝶

宣廟詞曲　朱竹
六如小調　啄酒
枝山小調　滿江紅詞
燕子不來香以上詞品　呂氏春秋
治安策　蔡邕五弄
笑林　雞碑
張融海賦　甘石經禽蟲述
刀劍錄唐詩金石錄淳化帖
王劇敏給　薛書記

序曹子建集　送窮乞巧
革華　平淮西碑
平夏平蜀　臨文不諱
昌黎闢佛　李賀文
唐閩遷新社記　摭言
沈崧遺文　千佛贊
續博物志　木經
省心錄　醉翁亭記
山家清供　仲休記右軍書

坎硯銘　赤壁
遲老　漳州蘭譜
著書　忍卦
悔過銘　戒石銘
簡澹齋約　表文觸忌
倪朴自敘　桑悅硯銘
田子藝磬銘　悅生篇
警世格言　李漢書以上文訂
蒲維　鳩

鑽　鼂錯
乙　准字
悞誤　俗書誤
攬序　飲器
赤字　奇字
湮　龍鍾
齠齔　伯孟
駘背　釐毫絲忽以上字正解
陶唐丹朱　醫王

碑陰姓名　石敢當
屈奇　艾綬
犢鼻褌　稽首
返璧　蒙恬筆
哥窰　朱提
五夜　天祿
宮　紫塞
暢有詭　風馬牛
草堂　不睡龍

食魚以上事物解

卷之七文事

藏書　書學　畫　碑版
孟子　帝王好書
藏書二則　楊文貞積書二則
書城　保守書籍
聚書十難　觀書三益
讀書樂　四觀
借書　贈遺得人
秘書　異書

書不雙較　兩脚書廚
博物　讀書飲酒
痛飲讀離騷　囊螢
書畫碑版　趙家書畫
吳興三絕　瓦官秘藏以上藏書畫碑版
書法　古書古帖
八分書　厲書杜詩
四十二章經　僧善書
戲魚堂帖　寶晉齋
鄭同溪父子書學　董山書史
陳述古書　寺額名書
古磚　中元大鵬年號
古鏡　銅鼎以上書
西園雅集　唐文皇像
宋太祖像　膠山絹海以上畫
古碑　曹娥碑
泰山碑刻　無字碑
番君碑　臺錦皇碑

武夷唐刻　虎渡橋碑
碑厄　黨籍碑重刻
元程二守　丁刻字
柏皮打碑　長慶以上碑刻
文人　徐氏文人
游夏文學　江淹夢
祖孫　嚴武不殺杜甫
沈約　李益
李杜子孫
賈島馬端臨嚴羽羅願　香山飲酒
文士好奇　元微之
樂天詩友　誌銘兩手
溫李　進稽古錄表
憐才　彭乘鄭景望張世南
祭文　句曲外史
黃華澹游　文人慳一第
躭犁生
郎田二先生

人物考
杜宇鶯靈　八公名
兩京房　林間
白帝非叛　寶誌公楊大年
白馬三郎　陳堯
雪峯檀越　鐵冠道人
龜字諱　潘陳同母辯
菊坡　以字行
葉給事林御史　孫太初考
獄禱　滇二孝子
長人　翟母漂母
美人名風　翔風
衛夫人　崔鶯鶯墓志
李易安　易安更嫁辯
眇倡啞倡
名人生卒葬地
許由塚　扁鵲墓
徐君墓　郭璞墓

李白生卒葬地二則　杜甫卒年
杜甫卒葬　李賀生卒
元微之卒葬　白傳葬地
梅花道人墓　李空同墓
朝雲琴操墓
人倫盛事
兩世史官　八龍五馬
文惠文安　狀元宰相
浙江文場　第十九名

掾曹　父子百歲
福清三老　烏青九老
莆田九老八老　同居

卷之八

妬婦　惡婦
延師舫　狐鼠盜
壽天　同干支三則
飲食　祈禱
再拜　誚

雅事併諸附
山林公案　睡訣
煮茶　奕棋
鐵冠　竹如意筍籜冠
着裘帶帽　種菜
客酬主　睡丞
蹲鴟　君臣無鬚
判語諧謔

天象地輿　雜　法
赤雪　甜雪
金馬碧雞　廬山
山川異聲　武夷木樓
呂梁洪石硯
國憲
國朝事勝前代　國朝御寶
印文　永樂天順正德
周太祖十二樂　金花帖制
茶戶

核疑
孟子出妻
子平
大姨天
玉璽圖說
博聞
瓦棺
鐵硯
放龜
放鶴
占驗
朱子前定數
水去就好
醫學
褚氏平脈
喉閉藥
靈異 果報附
阿育王塔
高柴爲武城宰
積惡公忿
太祖御像
石鐘
金蓮炬
琵琶故事
戮鰌
捕蟬
吳司空夢
學醫五難
稀痘方
金雞洞

金雞洞香爐
蛇精蟒精
人異
龜異
金字牌
犬異
雷震毀寺
珍玩
火玉
宋硯
軟倭刀
料絲燈
花卉果木
桃花故事
刺桐
大茶
禹餘糧
龍荔
石鈔
朱晦菴魏鶴山
鱉異
魚異
龜蟒 以下果報
毀佛
窰變
流黃劍
鵝尾爐
凌霄金錢
枸杞
異草
嘉客紅
三寸柑

嘉慶子　丹青樹
蚊樹
鳥獸蟲魚
梟非不祥　念佛鳥
龍九子　猫睡
鮫魚皮　鱉車螯蠣

徐氏筆精目錄終

晉安徐　炘興公譔輯
同里邵捷春肇復訂定
溫陵黃居中明立編次

易通凡九十一則

夫易廣矣大矣泥章句不可言易考亭夫子作本義後世說易者鏤於肺腸而不能蕩滌局於識也余世學易專其門獨余偃蹇不售其所學間有臆見及覽諸書有同異不符朱氏旨者輒筆之以資談柄弗敢聞於人兒子陸欲取觀余笑而匿之且戒曰而翁之易非世儒之易也余之笑且匿者有深思焉童子何知萬歷甲辰夏日書於鰲峯之讀易園

潛龍勿用

徐氏曰乾初一畫有初九潛龍勿用之象故聖人係之以潛龍勿用之辭朱子分潛龍爲象勿用爲占似支離決裂如九二見龍在田亦是一氣語坤之六二有占無象是其證也

天行健

胡安定曰天形蒼然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故曰天行健人身小天地上有天闕下有地軸若能迴天闕轉地軸上下往來一息一周天矣君子自强不息欲吾身內運轉如天之行健耳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婁東張元蒙曰孔子發明曰陽在下也陽氣潛藏在下者非有時而在上也卽在上者常在下也潛藏者非有時而發用也卽發用者常潛藏也此聖人退藏於密老子書皆主此故曰猶龍

雲從龍風從虎

楊氏慎曰張璠從音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必從之風出則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今按此說甚異諸家而理至凡龍起必雲而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風而謂虎能致風非也猶蟻徙必雨乃雨氣感蟻蜥蜴聚必雹乃雹氣感蜥蜴謂蟻能雨蜥蜴能作雹可乎古人多倒語成文後人不達便成滯義古樂府云虎嘯谷風起龍興景雲浮無怪乎今之誤也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徐氏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承順天夫人之元氣藏於腹猶萬物之藏於坤神入氣中猶天氣降而至地氣與神合猶地道而承天天地以此而生物吾身以此而生藥太玄經云藏心於淵美厥靈根參同契云恆順地理承天布宣本易旨也

必有餘慶

黃氏震曰慶當作平聲與下文殃字協韻上文乃終有慶亦與應地無疆平聲相協睽卦志行也往有慶也亦協韻蓋卦其道大光中正有慶亦協韻他如井困豐兌

凡易中慶字無不與平聲協韻者

黃中

徐氏曰坤爲腹故太玄以坤爲黃宮黃宮卽黃庭也黃屬土而在中又曰黃中艮卦行其庭卽黃庭也道書解極玄奧宋儒釋之淺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楊氏曰漢書谷永傳引此文孟康注云膏者所以入潤肌膚爲喉亦所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嗇則凶臣吝嗇則吉也

利用刑人

張氏鼎思曰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三原王氏曰利用刑人刑卽書所謂扑作教刑學記稱夏楚二物是也責之以警其怠惰使之從教程傳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昏蒙之桎梏也若痛懲有甚於擊蒙似拷訊罪者非發蒙之道也

需于沙衍在中也

楊氏曰衍寬平之地也左傳地名有昌衍漢書地名有鄗衍衍之文亦承需沙爲義也孟喜易爻辭作需于沙

衍

天與水違行

張氏曰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先儒謂天在上水在下其行相違故訟或謂上下體也非行也違者天西旋水東注有相左之義故取此象訟也

或錫之鞶帶

張氏曰鞶帶命服之飾草廬吳氏以爲革帶所以繫佩繫佩凡命服先束革帶乃加大帶禮曰男鞶革卽此帶也先束革以鞶帶爲大帶蓋未詳耳

丈人

黃氏曰程云尊嚴之稱朱云長老之稱丈者黍龠尺引之積王充論衡云人形以一丈爲正故名男子爲丈夫尊翁嫗爲丈人此說亦可補諸說淮南子謂老者杖於人爲丈人

毒天下之民

徐氏曰師卦以此毒天下之民而民從之朱子注毒害也凡有害於民則民弗從許愼說文毒音篤訓生厚也從生母會意毒音獨傷害也從艸毒諧音二字聲音訓義皆有分別

風行天上

陳潛室曰風行天上似無蓄聚之理何以謂之小畜風者披揚解散之意今爲風矣而止行于天之上是猶有物止蓄而未得解散所以成畜之小

輿說輻

吳草廬曰輿說輻與大者同一輿說輹同殊不知大畜小畜義異安得以爲同一輹哉蓋輻伏菟也在軸之上輿者車不行則脫之人者陰陽自當臥不行則說輻

曲木爲輿與陰乎合[illegible]而說之不得行[illegible]則輹主於不欲行亦有[illegible]

有所疑

張氏曰君子征凶有所疑也疑舊作礙謂畜道已成抗陽之時也陰抗陽如小人害君子其徑路必爲布置阻礙動則不利君子安得行乎礙且與韻叶

其旋元吉

黃氏曰旋字上連視履恐是旋踵之旋

苞桑

張氏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今之解者以苞桑爲固結之喻非也苞桑豈固結之物乎蓋古人朽索六馬虎尾春冰之類也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云邦國之杭陶綿綿聯聯若苞桑纖蔬幸而不殊者屢矣此得其解

簪

猗覺寮曰豫之九四朋盍簪王弼云盍合也簪集也謂朋來之速子美云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以簪爲冠簪之簪古冠有笄不謂之簪簪後人所名弼言爲是

澤中有雷

臨川鄒氏曰澤中有雷此收聲于兌之時也

不事王侯

焦氏竑曰蠱之五爻皆言幹父之蠱至上九則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後人往往引四皓子陵解此一爻誤矣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不事王侯此索隱行怪之爲聖人不取也禮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上九處卦之終當父母耄期之日不出從政非所以要譽鄉黨朋友非惡于祿而然蓋知尊尚孝德者也曾子居魯齊欲聘爲卿曾子曰吾父母老不忍違親以爲人役斯人也其百世之師歟故曰志可則也

雷電噬嗑

黃氏曰程朱諸家皆言于卦合云電雷今云雷電者字相類而誤惟鄒氏謂彖亦云雷電合而章不必以是疑文此卦雖離上震下然陽氣將震發乃閃然成火故雷與電正一氣而雷爲主電者雷之精光如爆杖火一出即聲即透亦主在聲雷電非其他判然二象之比彖曰雷電合而章語意絕好經文未必誤也

噬乾胏得金矢

徐氏曰王肅注易十卷今不傳其注噬乾胏得金矢曰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在乾肉脯之象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于味必思其毒于利必備其難見太平御覽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張氏鳳翼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是言人君禮聘賢才令光生丘園也宋王敬弘奏云宜加旌聘賁于丘園以彰止遜之美即是此意但聘賢之禮貴其厚而戔戔其薄者以陰性吝嗇故耳然禮賢自是盛典故終可以得吉

以杞苞瓜

蔡節齋曰五與初無相遇之道猶以高大之杞苞在地之瓜惟當自畜其德以待之其有隕墜乃出於天非人所能爲也楊氏曰太立蒼木維淑厥美可以達于瓜苞

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慈溪黃氏曰商旅至賤也后至貴也上自后下至商旅

皆以安靜爲事此說諸家未之及也蓋若不如此兩下
總提則先王與后分爲兩主人矣

何天之衢

長洲張氏曰何梁武帝作荷負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
云直荷天衢以元亨程子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朱子
曰何天之衢何其通達之甚也讚之也俞玉吾集說引
晦叔王氏曰荷當作行以上四說均于易有裨而晦叔
王氏似尤簡明

過涉滅頂凶无咎

張氏鳳翼曰大過辭云過涉滅頂凶无咎趙溫與李權
書謂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則滅其頂凶可見无咎
云者蓋言無所歸咎如易所謂又誰咎也本義與此義
殊

遇坎有酒

徐氏曰坎之六四樽酒簋貳用缶需九五需于酒食未
濟上九有孚于飲酒困九二困于酒食卦皆有坎文王
周公以酒告戒其象見于易三爻皆陽剛制之之意

張氏曰祇既平祇作坻水渚也詩宛在水中坻說文
云小渚坎之象也淨水盈科而后進九五坎之陽流而
不盈適平于坻而已蓋陽剛中正而能出險之象

離麗也

黃氏曰古說皆以爲附愚恐亦兼文明之意如日月麗
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皆有華麗氣象
不特言附着而已

咸其脢

徐氏曰古注云脢心之上口之下進不能大感退亦不

爲無志其志淺末故無悔而已背肉之說起于程朱

肥遯

焦氏竑曰遯卦肥遯无不利肥字古作𦟝與古蜚字相
似後世同譌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
張平子思玄賦云欲飛遁以保名曹子建七啟云飛遁
離俗金陵攝山碑緬懷飛遁皆可證焦氏之說本姚西
溪叢語

大壯則止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熊氏曰大壯剛以動而曰止非其

象矣其盛益上字之誤大壯之勢陽上而不已遯則陽退

諸家之說紛紛多牽合無取也

晉如鼫鼠

鼫鼠子夏康成皆作碩碩大也二三四互艮象鼠九陽爲大鼠本草指爲螻蛄項本菴以土狗言皆非

箕子

陸氏深曰明夷箕子以之漢趙賓訓箕子者陰陽之氣萬物方荄滋非商箕子也賓蜀人

晉晝明夷昧

晉晝明夷誅也誅孫奕作昧明出地上爲晝明入地中爲昧得反對之義關子明曰蒙昧者厥道求平明明夷亦昧也昧不明蓋傷之也孫奕本此

風自火出

潛室陳氏曰風自火出何以謂之家人猶言風化自內出也火文明之德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卽內文明之象一家之風化由嚴明中來所以一卦多尙嚴明

其于馬也爲馬孔氏雍曰馬字誤當作其于輿也爲輿

易曰見輿曳又曰曳其輪輿有曳而馬無曳也

位正當也

毛晃曰易當位不當位皆作平聲讀俗作去聲讀誤

寇利西南不利東北

劉子斬論利西南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也

龜弗克違

徐氏曰程傳云或益之一句十朋之一句龜弗克違卽書二公龜從之意

蒐陸夬夬

徐氏曰夬卦九五蒐陸夬夬稽攷蒐誤作莧朱子注蒐卽馬齒蒐按許氏說文蒐音還山羊細角者象山羊蟲角形寬字諧其音易傳澤天夬爲兌兌爲羊見關朗易傳

蒐陸

顏氏師古曰蒐音丸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也猶鴻漸于陸之陸兌爲羊在上卦有山羊之象爾按說文蒐山羊細角也從兎足首聲讀若丸蒐字從此徐鍇按本草

注蒐羊似鹿羊角有文俗作類

學齋呫嗶曰蒐陸草之柔脆者也決之至易故曰夬夬以蒐陸爲一草至馬鄭曰蒐陸商陸也以蒐陸爲一物宋衷云蒐蒐萊也陸商陸也虞云蒐蕢也陸商也然後別而爲二至注疏正義乃引子夏傳云蒐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馬融鄭玄王肅皆云蒐陸一名商陸皆以蒐陸爲一惟董遇云蒐人蒐也陸商陸也以蒐陸爲二終不訂其或一或二異名之說余因謂釋經莫若爾雅爲正且祖因證之爾雅疏草部云蕢赤蒐釋曰赤蒐一名

蕢今蒐萊之赤莖者也又曰遂蕩釋曰藥草商陸也一名當陸初無蒐陸一名商陸之說則蒐自蒐陸自陸蒐爲萊陸爲草其爲二物明甚宋謂之萊虞謂之蕢董謂之人蒐二家之說得之矣

萃亨

徐氏曰萃聚也民富物阜財力有餘之時也萃則亨矣經文原有亨字解之未嘗不通本義以亨字衍文豈以彖文不及亨字乎太拘矣

用大牲

太倉陸氏曰萃卦用大牲吉大牲者坤爲衆爲牛牛乃牲之大者以萃時而有此象如其象而用之可也

困于酒食朱紱方來

徐氏曰二以剛處困無酒食以施惠困于酒食之少也乃朱紱之貴卒然而來困吝不足可知已利用享祀乃利用禴之意薄祭只可羞鬼神而已豈可以奉王公也哉

困于赤紱

徐氏曰困之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乾鑿度曰文王在諸

侯之位上困于紂也天子三公九卿朱紱諸侯赤紱

利用祭祀

徐氏曰困九五曰利用祭祀謂明雖困于人而幽可感于神豈以人不能知而鬼獨知之乎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韓子云惟乖于時乃與天通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張元蒙曰以木爲器汲水而上井之象君子法井之象制爲井田使民服田力穡勤勞于下供給乎上勸其相

助不敢惰農自安亦井養而不窮也卦以養人爲義象以使民交相養之義

井收勿幕

徐氏曰井收者井口之臼亦一井之體收于此也掘井及泉渫之使清甃之使固自下而上至于井收則井之功畢矣井甃者所以禦惡于內井收者所以禦惡于外收以禦惡非杜人之汲也故禁之使勿幕

巳日乃孚

張氏曰經典義理之說最爲無窮以故解釋傳疏自漢至今不可槩舉至有一字而數說者姑以周易革卦言之巳日乃孚革而信之自王輔嗣以降大抵謂卽日不孚巳日乃孚巳字讀如音矣蓋其義亦止是耳唯朱子發讀爲戊己之己洪适曰昔與易僧蔓瑩論及此曰或誤作己音紀日何如瑩曰豈惟此也雖作巳日亦有義乃言曰天元十干自甲至己然後庚庚者革也故己日乃孚猶云從此而革也十二辰自子至巳六陽數極則變之而陰于是爲午故巳日乃孚猶云從此而變也用是知好奇者欲穿鑿附會固各有說云

豹變

君子豹變言變而爲豹也楊子曰貍變則豹所謂豹變大人虎變言變而爲虎也楊子曰豹變則虎所謂虎變

厲薰心

學齋佔僻曰唐李鼎祚所集易傳李巽齋序引頗取之予近詳觀則皆漢晉諸儒之解虞翻一家頗多而稍的切于玄弼之上宜乎自詭以夢吞三畫也其在艮卦之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今易作薰心而李本作闇心且引虞翻注曰限腰帶處也坎爲腰五來之三坎爲心厲危也艮爲閽閽守門人坎盜動門故厲闇心古闇作薰字馬因言熏灼其心未聞以坎水熏灼人也荀氏以熏爲勳或又誤作動皆非也大率鼎祚六十四卦皆指動爻互體卦爲說非後人之所及又于鼎卦鼎象也注引虞翻曰六十四卦皆觀繫辭而獨于鼎言象何也象事知器故獨言象也尤爲有理余又按艮爲閽寺乃易繫辭說卦虞翻援引非曲學也

上九鴻漸于陸

徐氏曰注疏皆言于陸漢儒無釋逵字之說唐陸羽笠

得此爻因以爲名爲字何程子臆改之後朱子依之後人習而不察也若謂以韻讀之則鴻漸于干小子厲亦謂之協韻可乎

歸妹以須

本義曰須女之賤者未竟其說嘗考之天官書須女四星陸氏震云織女三星貴須女賤此取象之意也漢上之說亦然

帝乙歸妹

王氏應麟曰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京房載

湯嫁妹之詞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貴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苟爽對策引帝乙歸妹言湯以娶禮歸其妹于諸侯也張說鄎國公主銘亦曰帝唐降女天乙歸妹若左傳筮遇泰之需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虞翻亦云紂父二說不同正義皆畧之

楊慎曰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刑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此皆經之說也后世注易者因一記之言遂以帝乙爲成湯則易與尚書又相矛盾矣信史而疑經其弊有如此者嗚呼一代之君聲迹豈微乎其善惡之名傳信傳疑一彼一此況史之紀錄一人一事之得失可盡信乎

徐氏曰爀按乾鑿度云歸妹八月卦也陽氣歸下陰氣方盛故復以見湯妹之嫁以天子貴妹而能自卑順從變節也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之玄孫之孫也此帝乙即湯也殷錄質以生日爲名順天性也玄孫之孫外恩絕矣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乾鑿度與京氏合湯名帝乙無疑矣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徐氏曰王弼注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以止巽乃善此說既不失經旨且明微本義疑賢字衍釋經經亡視漢儒爲烈矣唐郭京周易舉正云俗字上脫一風字良是

史巫紛若

徐氏曰史巫皆善口舌紛若丁寧煩悉也巽在牀下卑之極矣惟用于史巫則吉祝史之言紛然而多故巽其究爲躁卦

渙王居

黄氏曰此爻渙汗大號之下又曰渙王居者故再提卦名渙字言九五渙之君位也故彖曰王居无咎正位也似無散積聚之意

豚魚吉

張氏曰中孚豚魚吉豚魚先儒皆以爲二物朱子以爲無知之物則一物耳按吳草廬曰豚魚澤中之物似豬俗謂江豚澤將風則浮出水面有南風則口南向有北風則口北向舟人稱爲風信其說是也言誠信能如豚魚則誠能動物吉之道也

我有好爵

徐氏曰中孚九二好爵當是好雀孟子爲叢毀爵漢改元神爵可證古之爵字中孚卦爻皆取象于禽獸豚魚吉有他不燕鳴鶴在陰我有好爵馬匹亡翰音登于天

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焦氏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相觀而善謂之靡鳴鶴以相和成聲好爵以相摩成德子夏易說如此今本作縻縻牛纏也取繫戀之義然不如靡麾之說爲長以韻讀之又叶也或作劘劘與摩通漢賈山傳自下劘上注音摩厲也剴切之也與易爻靡義合

禴祭

王氏曰漢郊祀志引西隣之禴祭顏師古注瀹煮新菜以祭蓋以瀹爲禴王輔嗣云禴祭之薄者也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于鬼神亦與顏注同鄭康成謂禴夏祭之名

曳其輪濡其尾

徐氏曰乾鑿度文王下呂九尾見注云文王師呂尚遂致九尾狐瑞渭濱俱載而歸既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當是文王事也三爻則引高宗伐鬼方事

濡其首

徐氏曰未濟上九以剛明處天下之事可以濟矣雖飲酒宴樂信乎其無災咎也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若懷其宴安沈湎無度則又將入于未濟而飲酒之樂信乎其失之也故曰濡其首有孚失是本義如狐之涉水本爻無狐字

剝牀

徐氏曰剝卦初六剝牀以足六二剝牀以辨朱子注辨牀榦也出何故典稽攷牀乃戕字之誤按爾雅草中絶謂之辨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楊氏曰日在牽牛則寒東井則暑牽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火宿近人故溫也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今文作序陸德明曰虞翻本序作象呂東萊曰作象乃與下義合象者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也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楊氏曰或曰虞度也非也憂則悔矣度何以吝乎古字虞與娛同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戰國策顏蠋云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事以當貴清靜寧固以自虞注虞娛同毛詩小序以禮自虞漢書郊祀歌神嘉虞又合好效歡虞太乙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

闔闢往來

徐氏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蓋人身之陰陽與天地之陰陽相似若能御呼吸于上下使之周流不息則闔闢往來之妙盡在吾身中矣通則通吾身之關竅也

游魂爲變

林子曰自太虛中來者元神也智慮日長而元神遂化爲識神矣故其夢也都從識神而變釋氏四生六道亦從游魂而變故孔子曰游魂爲變

鬼神情狀

徐氏曰神氣聚則物生神氣散則物死又曰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遊魄降散而爲變鬼之歸也

冶容誨淫

楊氏曰冶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冰同志故冶字從冰女之豔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曰冶也

坤爲柄

俞氏曰柄當作柄乾性圓轉而曲坤性柄方而直故乾圓坤柄相反也

震爲龍

張氏曰說卦震爲龍與乾同故虞翻干寶本作龍荀爽九家集解兌后有二曰爲常爲輔頰注云常西方神也

寡髮

洪景盧曰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顯落曰宣易巽爲宣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爲寡髮釋文云本又作宣黑白雜爲宣髮

君不密

徐氏曰君不密臣不密幾事不密密者周密也非隱秘也大抵君臣相謀須周詳慎密毋至疎畧滲漏致臣下議其短長也若作隱密則君臣相語之際如神出鬼沒之狀矣豈聖人立教之意哉聖人用心光明無不可對人言與天知者者也

潤之以風雨

張氏曰潤之以風雨風未嘗潤也烜之以日月月未嘗烜也楊用修曰古人之文有因此而援彼者有從此而省彼者如沽酒市脯不食酒非可食也大夫不得造車馬馬不可言造也如此類者皆是

乾乾夬夬

王氏曰乾乾夬夬皆九三重剛也謙謙初六居下卦之下也坎坎六三居重險之間也蹇蹇六二陰居陰也

龍飛虎變

何孟春曰乾九五龍飛之大人龍飛虎變惟有聖德而在天位者當之龍飛堯舜當之虎變湯武當之

九四得金矢六二得黃矢

黃氏曰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而言也黃中色金剛物以六五居中處剛而言也諸家皆從其說惟晦菴主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之說以經說經固尤有據但恐周禮出于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眞若先要取其金而後與之聽訟雖昏亂之世不爲況成周之治哉或者劉歆輩欲假此爲取貨張本已而即激天下之亂不及施行也耶金矢黃金皆象也非眞也

洛書方位

焦氏曰佛典云載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膝縱橫皆十五而五居其室今所傳膝誤作足亦無五居其室一句獨見于佛書耳

終朝三拖

馮氏曰鄭康成古注褫作拖褫以道謂如拖紳之拖蓋

上剛之極本以訟而得鞶帶不勝其矜而終朝三褫之以誇于人本義作奪非是象曰以訟受服而今以奪解之可乎

渙奔其机

徐氏曰机與几同有所憑依之象俗誤爲杌非也

公用亨于天子

蘇氏曰亨字不必作享字亨通也大有之世廟堂之上通爲一體四海之衆通爲一家爲公者豈無所以上通于君乎古稱羣后肆朝敷奏以言嘉謀嘉猷入告爾后

此則人臣所以通于君者也

除戎器戒不虞

蘇氏瀹曰朞之時任武不可忘武亦不可故曰除戎器偃武也其櫜弓歸馬之風乎曰戒不虞不忘武也其重門擊柝之備乎朱子以除爲修治竊所未解

好遯

蘇氏曰好遯言有所好而遯如論語所謂從吾所好也世人之所好者在富貴功名君子之所好者在性天眞境世人逐逐乎世味之內君子悠悠乎世味之外此之謂好遯也此惟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如曰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未免添足

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蘇氏曰九四一爻當依本文不宜妄改九四不中不正而處高位如繫辭所云者折足失其所以行也覆公餗所謂敗乃公事也形渥王弼曰渥沾濡之貌程子曰赧汗也極是大臣以涼德取充位至天下之事敗壞而不可爲何面目立于朝廷宜其汗出沾背也朱子以形渥如刑劇且曰重刑按周禮劇誅謂夷三族大臣誤國不

應處之極刑非之非矣

利用賓于王

蘇氏曰用賓非朝覲仕進也必有所不召之臣然後成其大有爲之君故利在自重而尙賓

易取象

易重取象龍血玄黃雨于何地日中見斗災于何世載鬼一車見于何人然衆人不以爲誣君子不以爲怪何也取象也非實也

經臆凡三十三則

賢賢易色

賢賢易色注訓易其好色之心是矣然與下女事父母能竭其力語意不類蓋遇賢人必極其禮貌以敬之色指禮貌而言論語云其次避色亦指禮貌衰也色力身信皆自己身上事一說謂輕易女色而不以爲重亦通

晏平仲

晏嬰謚平仲朱注未詳

儺

鄉人儺朱注儺雖古禮而近于戲非也按月令十二月

紀曰命有司大儺高誘注曰大儺逐盡陰氣爲陽導也與土牛同義今不戲擊土牛送寒氣而戲儺之導陽氣可乎若以爲戲則周公所制之禮孔子所行之事皆背戾矣孔子朝服而立于阼階正信而好古上律天時者也

負版

鄉黨式負版者注云持邦國圖籍者儀禮注曰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之心無所不在三者惟子爲父母用之夫子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俱哀有喪也若曰周禮重民數殊附會矣

賢者七人

賢者辟世與作者七人注疏原作一章朱子分爲兩章注云七人者儀封人荷蕢晨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也陶潛聖賢羣輔錄本漢儒之注而列之朱子云不知其誰何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豈漢晉諸賢之說盡謬耶且接辟世章旨尤有原委另作一章未敢爲然

深厲淺揭

深則厲淺則揭爾雅曰帶以上爲厲帶以下爲揭襄子晉陽之師亦有帶上帶下之說朱子云以衣涉水則本注疏不遵爾雅

蒲蘆

爾雅云蒲蘆蟲也唐敬括蒲蘆賦云究政化之所歸于蒲蘆而可見負夭麽之異族云云全篇以爲蟲屬也韓致堯詩云窗裏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蘆亦言蟲也朱子引沈存中蒲葦與爾雅唐賦大異

多助寡助

鴻門舞劍項伯自蔽沛公此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叛之者也武帝遣李陵屬貳師軍陵願得自當一隊帝迮路博德迎李陵博德亦蓋爲陵後武帝所以覆軍敗將此所謂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者也

仲尼亟稱於水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論語川上之歎或指此歟其他經傳不復再見惟荀子宥坐篇及劉向說苑子貢問大水必觀之說孔子答之極詳亦可證亟稱之義

焚廩浚井

萬章述舜完廩浚井一段當時必書載其事觀其措辭命句非春秋戰國之文也萬章引書以問孟子必先代相傳非臆說也

孟子

孟子七篇不曾引易一句似不深於易理者也

帝力

擊壤歌曰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古本作帝於我有何力哉力字合韻

乘居

陳貞鉉語予云朱注引列女傳關雎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誤也淮南子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不乖居也乘居宜作乖居於義尤得

芑杞有三種

薄言采芑菜也豐水有芑草也維糜維芑白粱粟也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集于苞杞隰有杞梫枸檵也

荼有三種

誰謂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莠也以薅荼蓼陸草也

百穀

楊泉物理論曰稻粱菽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爲四十共名百穀詩曰播厥百穀非漫無所指也

淫奔詩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又云毋使尨也吠儼然寫出淫奔之態小序乃曰惡無禮也而詩意愈晦矣淫奔之詩何處無之寧獨鄭衛哉

笙詩

詩南陔以下六篇有其聲而亡其辭亡非亡失之亡乃無也宋人辯之不啻數千百言總之於亡字未嘗深味也

相鼠

埤雅云有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亦謂拱鼠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正謂此也今有人家見鼠作拱揖狀遂以爲妖是未識相鼠之性耳

鳧雁

鳧雁常以晨飛故詩曰明星有爛弋鳧與雁

宗法不行

詩大雅公劉篇君之宗之注云爲之君爲之宗上則皆統于君下則各統于宗春秋哀公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左傳云楚司馬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宗法自夏商至周末猶行秦漢而下無聞矣不知廢于何時也

文質

商尚質周尚文古語也然商頌檠而周頌簡何也

周正辯

古今周正之辯紛紛不一溫陵陳元齡引六經語孟最爲明白辯曰周正建子六經闕如也其紛紛藉以爲三正遞建者皆漢以後諸儒之記傳也如尚書大傳如史記如獨斷如元命苞如孔叢子如後漢書皆穿鑿附會以周十一月爲正夜半爲朔八寸爲律中黃鍾是也若其他則承訛而襲舛者也如晉董巴如宋邵堯夫朱元晦以十一月斗指於子至十二月斗雖指丑而日月五星迺會於子故商正周正皆取於此是也又其他則隨聲而附和者也如程伊川春王正月孔子自行天子之

事胡文定夏時冠周月劉和夫王正迭建不止三代是也皆於口授之餘以疑傳疑而未嘗於載籍之中以信考信日懸遠而日支離故竟千古而莫決也吾以爲詩周之故者莫備於六經六經今犂然在也當商周之際而未嘗一及改朔之事即細搜博攷而無從一徵建子之實其非建子可知也且不特此也六經之中其記時日月者亦不爲少然徵之建子而無所可徵至按之建寅則無一而非夏正其非建子而爲建寅又可知也夫六經莫先於書書之陳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謂

二至也建子而春冬而秋夏矣二至其何以稱之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蓋偃言夏令也周之秋五六月禾方出土安得大熟而盡偃之此書證也繼書莫若詩詩之陳豳風也七月終篇無一而非夏時朱元晦以爲追述公劉后稷似也然詩作於周亦周時之云耳强而附於夏無論周公不出此其如生今反古何也小雅采薇諸詩勞還卒還役之詩也今年春暮行而其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又曰采薇采薇薇亦剛止其非建子之春暮矣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故其詩曰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日月陽止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故其詩曰今我來歸雨雪霏霏今我來思雨雪載途又曰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其非建子之秋春與十一月矣此詩證也六月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十月詩曰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皆以建寅言也不然周之六月何以犯司馬法而曰當夏興師且八月雷未收聲何不寧而不令也又如四月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萋萋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飄風發發小明之二月初吉載離寒暑臣工之維暮之春亦又何求節節參看其爲建寅皆無容置一喙者此又詩證也詩亡而後春秋作春秋魯史魯之歷周歷也隱三年左氏傳云夏四月鄭祭足率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明乎其夏時之夏秋也以爲周而四月夏之二月秋七八月夏之五六月麥禾其何從取之九年三月庚辰大雨雪傳云書失時也必夏之三月而後建辰月而後雨雪以爲大異也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周之秋而麥未及下種可云無麥耶此春秋證也僖五年八月甲午晉圍上陽問於卜偃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鶉之賁賁

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畢鶉火中必是時也旦而鶉火中夏之九十月交非建子之九十月交也甲午至丙子四十三日正十月朔日也十五年秦伐晉卜徒父筮曰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才實落才亡其爲夏之令也徵矣二十一年夏大旱焚巫尪杜當陽注云周之夏二三四月旱不爲災焚巫尪災極也周不災而夏災也成二年二月無冰傳云敢而無也建子而二之日鑿冰沖沖何以敢冰耶十六年正月兩木冰傳云寒過節也以爲

過節則夏之正而非周之正又明矣此又春秋證也大戴禮之夏小正夫子之所謂吾得夏時者也戴記之月令所謂周時者也今觀月令之歲月日時星中辰次與小正有以異乎無以異而以爲夏寅而周子何也周禮五官俱以正月之吉始和布令於邦國都鄙非寅正而正月之吉其安能以始和迺若遂大夫正歲而簡稼器修稼政也媒氏中春而令會男女也黨正四時孟月之吉而讀法也其何非夏令也又如旅師周粟而春頒而秋斂也山虞而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也籥章中春

擊土鼓以迎暑中秋迎寒亦如之司爟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挈壺氏及冬則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也又何時而爲周令也此又禮證也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孟子曰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非夏正也而暮春何以春服既成而浴沂風舞雩當秋而斂可省而助不給也又曰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夏之七八月之間苗豈其盡穫而無可槁而元晦必以爲周五六也豳風云十月穫稻又云十月納禾稼稼以十月登場去前七八月之間尚有兩月此時苗正望雨之時一不雨而槁甚矣而必强而附之五六月何也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正於農隙之時以平治道塗而必以爲周之十一十二月信如所言則築場圃納禾稼之時而勞之以修造橋梁不其病民而虐用之豈所爲先王之制耶凡此皆載在六經語孟當時朝廷之所以作事民間之所以興作與夫聖賢之所以刪定里巷之所以歌謠自上及下自周初至戰國人經數十代書傳數百年細細搜索無一不合於夏正不知何故而爲三正之說而後人隨聲逐影至於夫子修春秋如春王正

月正叔康侯求之而不得其說而一以爲夏時冠周月一以爲夫子自行天子之事支離穿鑿遂至厚誣吾夫子也或曰胡文定曰前乎周者改年而不改月如伊訓元祀冬十有二月三祀冬十有二月此何以稱也曰商之十二月疊見此二年耳他無所考也彼凡事書年而偶及月若必以此爲建丑定案則周書中之惟三月亦再見二月五月十有二年六月亦數見幾何不以周之建二三五六月爲歲首耶曰左氏僖五年正月日南至昭二十年二月日南至此又何說也曰此與襄二十一

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日頻食所謂司歷過也失置閏之故也日月無連月頻食之理以失閏亂書夫子因而筆之而無從正定左氏正月南至之說正爲是也至二十年二月則益荒矣今用夏正未有十二月冬至者即以爲建子而二月過南至此其爲失閏無疑然亦左氏傳之夫子未嘗筆之經也左氏出於西漢之末其爲魯魚附會不可知然以左質左而爲夏正十之九獨二至以失閏而偶不合耳夫吾何知周正吾知有六經語孟而已

光緒七年秋七月
巴陵方功惠校刊

徐氏筆精卷之二

晉安徐　煒興公譔輯
同里邵捷春肇復訂定
溫陵黃居中明立編次

詩原凡十七則

古詞有本

古樂府巴東三峽猿鳴悲夜鳴三聲淚沾衣杜甫聽猿實下三聲淚本此梁簡文採蓮渡頭擬黃河郎今欲渡畏風波李白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本此

古辭白石郎臨江居前導江伯後從魚李賀沙浦走魚白石郎本此古辭陳孔驕赭白陸郎乘斑騅李賀陸郎去矣乘斑騅本此唐人作詩必熟讀樂府諸作能化舊爲新時時見筆端不爲蹈襲

對鳳垂龍

賈充妻李氏名婉字淑文有對鳳垂龍玉鏡臺謝朓咏鏡臺詩云對鏡懸清冰垂龍掛明月事實本此

風雅

屈宋之文出于風韓柳之文出于雅風者動也雅者常也如曾點之言志似風三子之言志似雅伯奇之履霜操似風閔子之失繼語似雅柳詩多似風韓詩多似雅太白風多于雅子美雅多于風至于義山飛卿雖本國風然篇篇入鄭衛之響矣

繐帳馬策

魏武命銅雀臺施六尺牀下繐帳陸機文曰悼繐帳之溟漠至謝朓詩云繐帷飄井幹張正見詩云曲罷繐帷空乃易帳爲帷左傳秦繞朝贈士會以策李白詩云臨行將贈繞朝鞭乃易策爲鞭蓋帳即帷策即鞭古今更

端用之不嫌杜撰

阿鞞回

樂府有阿濫堆名曰阿鞞回李白司馬將軍歌羌笛橫吹阿鞞回是也

釣竿

古今注云釣竿者伯常子避仇河濱爲漁者其妻思之而作也每至河側輒歌之後司馬相如作釣竿詩故卓文君白頭吟云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正引伯常子事以諷相如非漫無所指也

如花似乳

梁張率對酒詩云如花良可貴似乳更甘珍言酒之香如花色如乳也孝經緯曰酒者乳也乳字本此

春畫

春畫之設其來久矣張衡詩云衣解巾粉御列圖陳枕張素女爲我師儀態盈萬方衆夫所希見天老教軒皇儼然閨房秘戲之像徐陵與周弘讓書云歸來天日得肆閱焉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勢雖復考槃在衡矣豈曰列圖已哉

東鄰棗

庾肩吾云池通西舍之流窗映東鄰之棗杜子美詩堂前剝棗任西鄰用庾語耳

引賦

鮑照升天行云暫遊越萬里近別數千齡江淹別賦暫遊萬里少別千年襲其語也

祖陶句

陶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唐詩云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又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王百谷云此地人家無玉歷梅花開處是新年皆從陶詩變化也

茅山僧林和靖

茅山老僧詩云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被傍人相問訊老僧今日又移居林和靖詩云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獨樹爲橋小結廬二作頗相類然皆蹈襲唐陳羽吳融二絕也

阿不爲獨宿全用張語至于俯仰升降則逼真房中之術矣豈曰列圖已哉

東鄰棗

庾肩吾云池通西舍之流窗映東鄰之棗杜子美詩堂前剝棗任西鄰用庾語耳

引賦

鮑照升天行云暫遊越萬里近別數千齡江淹別賦暫遊萬里少別千年襲其語也

祖陶句

陶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唐詩云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又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王百谷云此地人家無玉歷梅花開處是新年皆從陶詩變化也

茅山僧林和靖

茅山老僧詩云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被傍人相問訊老僧今日又移居林和靖詩云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獨樹爲橋小結廬二作頗相類然皆蹈襲唐陳羽吳融二絕也

羽詩云雖有柴門長不關古烟高木共身閒猶嫌住近人知處現欲移居入遠山吳融云石臼山頭有一僧朝無香積夜無燈近嫌俗客知踪跡擬向中峯斷石層

宿醒中酒

詩云憂心如醒徐幹情詩云憂思連相屬中心如宿醒唐人下第詩云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本此

六朝詩似唐

六朝人詩與唐迥別然有得法類唐者如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餞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野曠沙岸靜天

高秋月明銅陵映碧澗石竇瀉紅泉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實開盛唐之門戶也

蹈襲古句

晉羊球西樓賦畫棟浮細細之輕雲朱栱濕濛濛之飛雨王勃滕王閣則襲爲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也杜甫陽城郡王新樓又襲爲碧窗宿霧濛濛濕朱栱浮雲細細輕也唐人多讀古賦往往變化而用之若勃序一篇蹈襲甚多前人拔出不獨落霞秋水而已

唐詩蹈襲

唐詩往往蹈襲六朝人語句戴叔倫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則梁武帝一年漏將盡萬里人未歸也郎士元暮蟬不可聽秋葉豈堪聞則吳均落葉思紛紛蟬聲猶可聞也高適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則庾信悲生萬里外恨起一杯中也杜甫薄雲巖際宿孤月波中上也何遜薄雲巖際出孤月波中上也

滕王閣序

王勃滕王閣序云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乃襲王巾頭陀寺碑云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又不獨落霞秋水襲庾信也

詩話凡四十則

犀渠

鮑照白紵歌象牀瑤席鎮犀渠鎮壓席之物即今之鎮子也古者坐必席地以鎮石壓其四角恐捲動不安犀渠即碑碟也梁昭明將進酒宜城溢渠盌中山浮羽巵渠盌亦車渠也

獨漉

傅玄有獨漉篇注云一作獨祿晉歌爲鹿字古通用也不知何義汲冢周書王命篇有獨鹿是獸名

歲腴

梁武帝江南弄舞春心臨歲腴歲腴未詳所出似指豐年而言

博山爐

古詞楊叛兒歎作沈水香儂作博山爐博山爐上有蓋如山形香烟纏繞不相離也

鐵鹿

古詞長檣鐵鹿子鐵鹿者以鐵爲轆轤而拘帆者故下句云布帆阿那起阿那二字又狀布帆因轆轤而動之意

破瓜

古詞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顛倒芙蓉凌霜榮秋容故尚好夫破瓜時春也芙蓉凌霜秋也春時色美故使郎顛倒矣而秋時亦不見其不美也

望羊

文王操五神運精合謀房兮興我之業望羊來兮按竹

書紀年武王駢齒望羊望羊言目如羊之望視五星聚房亦是當時事此文王望武王克商之意

孔子學琴於師襄有曰黮而黑頎而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孰能爲此鄭侯升秕言解曰按釋名望佯陽也言陽氣在上舉頭高似若望之然也

綠沈

綠沈本于杜詩古今辯之多矣筆叢引援極詳曰綠沈者綠色深也或用鐵或用竹或用瓜或用漆或用筆或用弓弦或用屏風或用扇非專指一物也

三彭

道家說三尸即三彭謂彭琚彭質彭矯也唐詩守庚申之說本此

輞川詩

摩詰輞川詩來者復爲誰空悲昔人有注皆未分明蓋輞川舊爲宋之問別業摩詰後改爲莊此兩句蓋指之問而言昔人即之問也余嘗質陳幼孺深然之

艇板

古樂府暫泊千渚磯歡不下艇板艇板即今上岸遮板

也刻本誤作廷板非

弓蛇弩蛇

漢應劭爲汲縣令請主簿杜宣賜酒壁上有懸赤弩照于杯中形如蛇宣惡之謂蛇入腹遂病後至其故處知弩影遂解晉樂廣嘗有親客曰前蒙賜酒杯中有蛇即飲而疾于時河南廳事有角弓畫作蛇廣復置酒曰復有所見否客曰如初廣告之故沈疴頓愈二事絕相類梁簡文詩云沈疴類弩影杜子美詩云弩影落林中皆用宣事

金盌

南史沈炯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曰甲帳朱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杜詩早時金盌出人間注杜者謂欲避玉魚故改作金曲爲掩護耳金玉兩物安可通用耶焦氏筆乘載盧充金盌事足破諸注之妄

柿蒂綾

杭州古有柿蒂綾白樂天杭州春望詩云紅袖織綾誇柿蒂元張翥詩云爲織春袍柿蒂綾樂天自注云柿蒂花者尤佳施肩吾詩云朝織蔔萄綾不知出於何地

鶴雲

易緯立春雲如白鶴唐魏徵郊祀樂章云鶴雲旦起言青帝也

衣夜襞帷晝空

王勃臨高臺云錦衣夜不襞羅幃晝未空意謂衣夜當襞而不襞帷晝當空而不空其淫樂反易晝夜也今本作晝不襞夜未空澹然無味矣

走竿丸劍

走竿丸劍之戲古已有之至宋齊尤盛何承天詩云脩標多巧捷丸劍亦入神標竿也丸劍能縮劍成丸而復伸之也今倭國有輒刀亦丸劍之遺制

馬飾

鐵裲襠鐵鈑鉾鏤渠鞍皆馬上飾鞍之具符融云齊着鐵裲襠又云齊着鐵鈑鉾徐陵云雕鞍名鏤渠渠車渠也

雲孤枸簬

梁雅樂歌云雲孤清引枸簬高懸皆樂器也

略彴

略彴橫水橋也陸龜蒙詩頭經略彴冠微亞腰插答簪帶矗頻蘇子瞻詩略彴橫秋水浮屠插暮烟

鱗

風吹水上紋如魚鱗郭璞詩閶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言兌爲閶闔風水波渙然如魚鱗之起也若認鱗爲魚則索然無味矣

撲朔撲渥

撲朔兔走也木蘭辭雄兔脚撲朔又作撲渥東坡詩寒窗暖足夾撲渥

日三竿

今作詩者用日三竿按齊書天文志永明五年十一月丁亥日出三竿其色黃赤暈三竿之說本此

翠眉

美女翠眉額痕成串梁簡文詩云長嚬串翠眉

僑裝

客裝一曰僑裝鮑照云僑裝多闕絕旅服少裁縫

井如六博

楊用修云二十八宿井星形似六博乃詩人北斗挹酒漿之意余按陳謝朓詩云井公能六箸玉女解投壺周王褒詩云誰能攬六博還當訪井公按神異經云穆天子東征與井公博三日不決井公指人也用修語想別有據

狄香

外國香曰狄香張衡詩云灑掃清枕席鞮分以狄香

玉衡

張正見雜詩云蜀郡隨金馬天津應玉衡按春秋緯玉衡星精散爲雞

雲母箱

周王褒詩高箱照雲母

勞劍

劍屢殺人曰勞劍唐鮑溶詩云開弓失月影勞劍無龍光勞劍即勞薪之例

軒帆

謝惠連詩軒帆遡遙路軒帆即車舟也

羅塵

羅塵羅襪之塵也顧野王豔歌行羅塵笑洛妃又云豈知洛濟羅塵步新奇可愛

單情

今人有單相思雙相思之語不知梁宮人包明月者作前溪歌云單情何時雙古人已先得矣

蘿葉簟

蘿葉簟紋之細如蘿葉也陸龜蒙詩云小簟風來蘿葉涼

砂牀

陸龜蒙云自拂烟霞安筆格獨開封檢試砂牀按五溪

蠻地產丹砂石之不碎而砂附其上者名砂床見宋輔溪蠻叢咲

委蛇

詩羔羊曰委蛇離騷曰載雲旗之委蛇一本作逶迤一本作逶移劉向九嘆曰遵江之逶移張衡西京賦曰聲清暢而委蛇孫綽天台賦曰路威夷而脩通潘安仁金谷詩曰峻坂路威夷漢書作逶蛇樂郊詩有水出逶夷蓋聲同而字屢變不妨通用惟韓退之石鼓歌蛇字叶陀

昔耶

苕苕一曰昔耶梁王僧孺詩云夜風吹熠燿朝光照昔耶又南方草木狀素馨花一名昔耶茗

烽

唐邊塞未嘗置驛以烽計程張說云黑山烽外陣雲開迴樂烽前沙似雪可證岑參云苜蓿烽邊逢立春戎昱云山頭烽子聲聲叫烽子守烽卒也

外獎

馮靈運詩云沮漳自可美客心非外獎江淹詩云得失非外獎言內有所樂非外人所能勸獎也

噫嘻吁

蜀人見物驚異必曰噫嘻吁李白蜀道難用方言也古文未見此三語耳

更點

唐更漏二十五點故云二十五聲秋點長宋減初更二點五更二點本朝依之

詩訂凡三十七則

南叶心韻

南字古叶心韻詩經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漢鐃歌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蘇頲幼稱捷悟避斐談譚誦枯樹賦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何不押心字韻以誦之以叶江潯之句乎

甯音

甯古韻叶平聲與沈韻庚青通用漢郊祀歌云穰穰復正直往甯馮觴切和疏寫平

彊場

彊場左傳讀易韻陳後主馬草報彊場叶陽韻居人多

叶陽亦失攷耳

車字協韻

車叶魚又叶麻韋昭曰古無居音自漢以來始有也然易睽卦先張之弧後脫之弧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已協居韻矣

櫓字誤

古詞張弩不得魚不櫓罾不歸櫓字恐是魚字之誤各本俱作櫓于義不暢

岫

爾雅曰山有穴曰岫陶淵明云雲無心而出岫是也謝玄暉云窗中列遠岫徐季海云孤岫龜形在皆誤用耳後世盡以岫爲峯去爾雅遠矣

白苧舞

古辭晉白苧舞歌分作三首首章用兩韻至晉世方昌樂未央意盡矣質如輕雲色如銀另是一首豈當初編次之誤遂相沿襲耶

伯奇稱考

尹伯奇履霜操履朝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按父沒則稱考子奇投河而死古甫尚在此必後人述之之作也

騎吹鼓吹

古樂府騎吹鼓吹曲有分別列殿庭者名鼓吹從行者名騎吹

木蘭辭

木蘭辭女子代父從征之作也中有可汗大點兵之句按後魏太武帝時蠕蠕始自號伊利可汗則是辭當是晉以後人所作也或者疑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

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四句如唐人詩遂以爲唐人僞爲之者不知齊梁如此句甚多也如玉珂鳴戰馬金距鬬場雞蓮花穿劍鍔秋月掩刀環絕漠衝風急交河夜月明等句不類唐人句法耶如當窗理雲鬢掛鏡貼花黃大類齊梁口吻予謂此辭出齊梁作者無疑

崔顥李白

崔顥黃鶴樓詩古今絕倡首起四句渾然短歌句法也李白鳳凰臺效之聲調亦似歌行今人槩收入律恐未必當唐人律格甚嚴漢陽樹對鸚鵡洲青天外對白鷺

謂之歌體則自然謂之律體則遂就矣

匡山

子美憶李白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趙子常及諸注皆謂其指廬山五老峯而言也唯修可引白墓在蜀之彰明有大小匡山白讀書于大匡山有讀書臺尚存非潯陽之廬山也余謂以指蜀之匡山爲是蓋甫時在蜀而憶白之在夜郎故云歸來若是廬山則來字無着落而讀書處又無實事矣

高適學詩

史言高適五十始學爲詩辯者以爲不然予觀子美云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曰老曰新則適學詩之遲可見矣

樊川別集

杜牧樊川集語多猥瀉惟別集句調新清宋姚西溪以別集爲許渾詩言之有據且今世許集傳本多鬱林詩蓋渾曾至鬱林也杜牧未有粤西之行而別集忽有松牌出象州之句似可證非牧詩然其中又有寄許渾并華堂今日綺筵開詩乃牧之作然疑信相半千載而下莫能爲之分別也

天馬歌

李白天馬歌馬之形態悉備儼然相馬經也中云白雲在天丘陵迢崒巖驂車上峻坂諸本天字上增一青字遂失句讀

相思子

筆談謂唐人骰子近方寸凡四點當加緋者或篋相思子貫連漏處鈿詩云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何者思子即今紅豆也愚按嶺南閩中有相思木歲久

結子色紅如大豆故名相思子每一樹結子數斛非即紅豆也惟相見子夜歌云紅豆落深坑到底相思子亦治襲溫語之誤

糺

卿雲歌卿雲爛兮禮漫漫兮禮字乃糺字之誤糺似糺又誤作禮失之遠矣糺紛也注云郁郁紛紛即糺字之義見宋書樂志人皆未攷耳

寖浪

甯戚歌滄浪之水白石粲滄當作康齊有康浪水見一

統志滄浪楚水也

剔齒纖

仙大鄭思遠常騎彪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拔彪鬚及鬣插齒間即愈陸雲與兄機書曰有剔齒纖一枚以寄兄所謂纖者疑是此類趙子昂老態詩云食肉先尋剔齒纖今皆作籤

詩題誤

郎士元送南史云雨餘深巷靜獨酌送殘春車馬雖嫌僻鶯花不厭貧蟲聲粘戶網鼠跡印牀塵借問山陽會

如今有幾人通篇全非送別語諸選本俱相仍未有考其本題者

葉想衣裳

太白清平調雲想衣裳花想容蔡端明曾書此詩作葉想衣裳劉后村以爲落筆之誤非也蓋端明書不苟作況首字安得有誤然細味之葉想衣裳固自與牡丹穩帖差勝雲字豈端明得正本而後世反誤耶

雲霄一羽毛

杜甫詠諸葛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虞伯生注云三分鼎立之計可謂屈曲而費心思矣然此籌策無以復加獨見之超出萬古之上雲霄之間見一羽毛無與儔匹也鄉先輩謝大司農漢甫詹言云雖三分割據未伸其籌策而萬古雲霄長瞻其羽毛羽毛猶言羽儀也二說予猶有疑焉予謂武侯三分割據之籌策其功甚大然以武侯視之不過萬古雲霄之上一羽毛耳言視如此大功輕若鴻毛也

歸期無奈何

子美遊何將軍山林六首末首起句云幽意忽不愜歸

期無奈何趙注云自敘客懷謂所以忽不愜者由未有歸期也眞類說夢耳蓋子美前五首俱述何氏山林之勝故末首云幽意忽不愜將別何氏而歸眞無奈何耳故頭聯云出門流水住回首白雲多尚有戀戀之意結句云祇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全首俱是眷戀山林之想若作自敘客懷思歸故鄉大無意味矣

杜律虞注

杜律虞注楊文貞作序疑其不出伯生之手然實京口張性伯成所著也性亦元進士後世借伯生之名以行

予家有張刻古本名杜律演義世罕知也謝司農公嘗
奇使琉球時見彼國讀書無經而以杜律虞註當之是
以燕石寶少陵也今其註具存若鶯啼修竹不知爲梁
孝之園犬吠白雲不知爲淮南之宅宗臣之贊不知爲
蕭何頻繁之表不知爲庾亮如意不知爲王戎下韝不
知爲桓虞仗鉞不知爲宗資褰帷不知爲賈琮斷石不
知爲峽長流不知爲江胡語不知有老子自寬不知有
榮期息機不知有馬援如泥不知有周澤高門不知有
鮑宣郵筒不知有李商隱行路難不知有袁山松烏皮

几不知有謝玄暉與夫窮愁之本於四離獨夜之本於
七哀紛紛之本於賈誼幽側之本于沈約眞源之本於
昭明青龍之本於葛陂朱栱之本于西樓伯仲之本於
典論指揮之本於漢書莫打鴉之本於古曲欲教鋤之
本于卜居芰荷之本于離騷蕙葉之本於孔雀賦悲壯
之本于漁陽撾奉引之本于聖公傳袈裟之本于四分
律甚者金盌泥于玉盌步檐訛爲步蟾軍儲自供未稽
府兵之制洞門對雪莫磬掖垣之規高槀忽雲石之光
打鼓昧發船之節芋栗忘其橡實諸天遺乎內典柑黃
三寸莫憶義康之豪鵬礙九天弗紀楚文之異則其涉
於無陋也滋甚曾謂聞人之注有是乎爕按張本編次
與虞本大異而中訓詁張簡而虞繁必後人以張之舊
稿稍增益之僞爲伯生所註蓋伯生位極人臣而張宦
不達故耳元吳伯慶有挽張伯成詩云何處重逢說別
時斯文千載盡交期學憐知已先登早生愧同庚後死
遲箋疏空令傳杜律誌銘誰與繼唐碑寡妻弱子將焉
託節傳遺文只益悲楊文貞素以博洽聞又去元季未
遠序文猶未能決其非虞筆宜乎愈久而愈誤也

冬青行

楊眞伽發諸陵骨義士唐珏林景熙收而葬之後人紛
紛不知爲唐爲林李西涯云唐義士林義士千載傳疑
定誰是陶九成輟耕錄云唐收者諸陵骨林收者高孝
兩陵骨故林詩中有雙匣之語皆拘方之見也夫當時
發掘陵寢二義士協力收瘞共賦冬青行三首以紀其
事是以唐林二集俱載九成謂林詩誤入於唐集尤拘
泥也今諸誌以冬青行三首分爲兩人所作予未敢謂
信史耳

拾遺 刷94.5版

華清宮詩

杜常華清宮詩云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連用二風字瞿宗吉詩話云向見一善本作曉乘殘月入華清殊覺氣味深長

驅雁

謝曰可廷讚云王右丞出塞第三句暮雲空磧時驅馬又句玉靶角弓珠勒馬重一馬字按鮑照詩秋霜曉驅雁又北風驅雁天雨霜又洛陽伽藍記北風驅雁千里飛雲然則右丞句爲驅雁無疑矣曰可此辯足破千古之疑

郎士元詩

每讀郎士元月在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末句又云此心期與故人同重一心字且費解偶見馮元成秣海洞酌云於朱太史家見宋本此心作他時於義了然是以書貴古本也

鼉鼓

鼉鳴如鼓其數應更江淮人以鼉鼓爲鼉更夏小正剝鼉爲鼓鼉介屬皮不可冒鼓漢儒傳會其說耳鼉鼓即蛙鼓之例唐李賀詩云吹龍笛擊鼉鼓後人皆襲用之然詩曰鼉鼓逢逢蒙瞍奏公則又似可爲鼓者

木葉城

木葉城在今遼東之地沈雲卿古意九月寒風催木葉是也後人改爲下葉誤矣

右丞詩

右丞詩逆水定侵香案濕魏禹卿辯云定水逆侵又桃源面面絕風塵陳可棟辯云桃源西面對柳市南頭皆破千古疑案

面皮鬣

賀知章回鄉詩云少小離鄉老大回鄉音難改面皮鬣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今本俱作鬢毛衰非唐韻矣近觀侯鯖錄始知是面皮鬣鬣多鬚也

唐詩誤字

鄧泰素語予曰嘗見古本唐詩滿樹枇杷冬着花滿樹作滿寺近與單車向洛陽近與作匹馬昨夜微霜初渡河昨夜作乍夜驛路西連漢時平驛路作驛樹二水中

分白鷺洲二水作一水細味自得也焦弱侯筆乘云疎
松影落空壇靜細草春香小洞幽春香作香生的對況
又有砧聲近報漢宮秋之句豈當復着春字耶

溶溶雨 黃云北西廂月色溶溶夜豈亦雨耶

世傳晏元獻詩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爲
警句然溶溶水流貌月不得名溶溶予嘗病之近閱吳
處厚青箱雜記云梨花院落溶溶雨始知月者後人改
之雨字自妙

淵明采菊詩

沈啟南咏淵明采菊云典午河山已不支先生歸去自
嫌遲寄奴蔓草無容地壓剩黃花一兩籬見石田集陳
眉公秘笈以爲王行作誤也

銅鞮伯氏

鄭繼之野興詩末云年來混迹漁樵下況有銅鞮伯氏
風按春秋晉叔向其兄銅鞮伯華匿德藏光不與叔向
游者罕知伯華仲尼稱之曰多聞內植進退兩尊繼之
銅鞮句用伯華事耳向見鄭詩刻本疑其用白銅鞮故
學改爲習氏夫題曰野興用伯氏固宜改曰習氏不惟
失作者本意而于題旨句法不相符矣板本未更因筆
而出之以俟知者

草堂詩餘

宋人選詩餘名曰草堂楊用修强爲之解曰李白有草
堂集詩餘中有憶秦娥菩薩蠻二闋爲百代詞曲之祖
故名草堂殊牽合附會今世此書盛行人人傳誦然知
其說者蓋寡矣胡元瑞稱博洽亦未釋然于此

詩砭凡六則

西園詩塵

張維誠西園詩塵云易象幽微法鄰比興書辭蔚暢式
用賦物春秋借儆義本風刺三禮莊鴻體類雅頌匪謂
六籍同歸於詩祇緣六義觸處皆是不先窮經而以別
才別趣之說自蓋者究竟與此道何涉又云五言古莫
工於漢魏莫盛於晉七言古莫工於初唐莫盛於盛唐
五言律莫工於盛唐亦莫盛於盛唐絕句莫工於盛唐
莫盛於晚唐獨七言律自盛而工至我明而始盛又云
世謂作詩勿入唐以後事自五代入明事物人羣之變
不知幾許而謂盡不堪入詩料此詞家習談實藝林之

積蠹又云宋三百年間名卿碩儒高士踔絶諸代製作
纍纍豈無篇句可追踪往昔流布來茲者一稱宋詩竟
從抹殺既未目睹且不耳聆相率唾棄眞可涕可怪右
數段皆發前哲之所未發實論詩之金針也今人作占
四聲即自負曰詩有別才不窺四部而欲橫行藝苑試
取維誠詩塵讀之

詩道之敝

屠田叔詩談云近時崇尚甫解之乎輒便咿唖稍習聲
偶遽壽棗梨人靡不握管城以摛詩詩無不丐玄晏而

爲序詩道崇尚無過今日清風輟響亦無過此時

沈韻

屠緯眞云天下事有最僥倖而不可解者沈約韻書是
也一東與二冬六魚與七虞之屬前此諸韻並通孔子
作經及漢魏古詩斑斑可攷豈盡僞謬至約始改正耶
約吳興人局於方言蠻俗不審宮羽而敢背越聖賢變
亂千古後世遵之如聖經百代而不敢易此甚不可曉
也約本齊臣更事梁武禪代之詔出約手後夢齊和帝
引刀斷舌乃上章于天謂禪代之事不由已出天可欺

古文人最濫得名者此人也

賀監湖

賀知章乞鑑湖歸老時年八十餘矣其詩曰少小離鄉
老大回鄉音難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
何處來夫少小仕宦至於兒童不相識貪戀祿位亦已
久矣及將歸又問明皇乞鑑湖一曲占故鄉之水利推
知章之心無一事一息放過後世侈爲賢達高尚不已
過乎蓋當時明皇有詩送之在朝各有贈言後世遂因
之而重亦知章之幸也

趙子昂題陶詩

趙子昂題陶濟歸去來圖云生世各有時出處非偶然
淵明賦歸來佳處未易言後人多慕之效顰惑媸妍終
然不能去俯仰塵埃間斯人眞有道名與日月懸青松
卓然操黃花霜中鮮棄官亦易耳忍窮北窗眠撫卷嘗
三嘆世久無此賢觀此詩子昂之慕淵明至矣然身事
虜朝貽譏後世信能言而行不逮也

王李劉詩文

屠緯眞云讀元美詩如入武庫不勝利鈍讀元美文如

覽江海終成大觀讀于鱗詩初喜其雄俊多則厭其雷同若雜一首于衆作之中則矯然特出不翅衆鳥中一鶴焉矣劉子威文深古艱澀驚心聱牙文章如是不妨自成一家詩道必不可爾所謂本性情中宮商被管絃相距萬里矣

光緒七年秋七月
巳陵方功惠校刊

徐氏筆精卷之二終

晉安徐　燉興公譔輯
同里邵捷春肇復訂定
溫陵黃居中明立編次

詩評一　魏唐凡三十七則

劉徐贈答

劉楨贈徐幹云思子沈心曲長嘆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幹答云與子別無幾所經未一旬我思一何篤其愁如三春雖路在咫尺難涉如九閡皆情至之語顏謝以降華藻勝而情語稍漓矣

覓句

古今詩人摹寫覓句景象有極工者如吟安五箇字撚斷數莖鬚如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如竟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如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如是事精皆易悟詩會却難如窮理多瞑目含毫靜倚松如終篇渾不寐危坐到長鐘如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如夜吟曉不休苦吟神鬼愁如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時如五言字中苦百千年後清如宿客嫌吟苦乖意恨難遲宋林逋云只緣吟有味不覺坐勞神此非深於詩者不能道也

天子氣象

唐太宗秋露凝高掌朝光上翠微勞歌大風曲威加四海清便有天子氣象

唐詩溫厚

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唐玄宗不逆其臣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劉長卿不怨其君家貧僮僕慢官罷友朋疎耿淳不罪其友見詩人溫厚之意

磨笄戴斗

唐張易之出塞曲云轉戰磨笄地橫行戴斗鄉磨笄見戰國策戴斗見爾雅又云將軍古太白小婦怨流黃腰鬟青絲騎娉婷紅粉妝一春鶯度曲八月雁成行皆佳句也是故君子不以人廢言

乾坤

杜少陵喜用乾坤字曰乾坤萬里眼乾坤一草亭乾坤腐儒無力正乾坤納納乾坤大乾坤水上萍乾坤一戰收乾坤繞漢宮開闢乾坤正皆鄙俗可厭惟乾坤日

夜浮一句頗佳

岳陽樓詩

杜甫岳陽樓詩大都與浩然伯仲杜起首句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孟云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杜首聯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孟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皆渾雄警策至于杜次聯親朋無一字孟云端居恥聖明覺無謂而結句各不稱矣

霜雨雪雲

唐張謂餞田尚書還兗州云別路逢霜雨行營對雪雲

霜雨雪雲原非連綿之字張合用之亦新不似盛唐人句

塞上四時

張敬忠五原春色舊來遲二月垂楊未掛絲即今河畔冰開日正是長安花落時蓋言春之氣候異也盧弼盧龍塞外草初肥燕乳平蕪曉不飛鄉國近來音信斷至今猶自着寒衣蓋言夏之氣候異也王縉莫將邊地比京都八月秋風草已枯今日登高尊酒裏不知能有菊花無蓋言秋之氣候異也李頻關門南北維戎夷草木秋來即出師落日風沙長暝早窮冬雨雪轉春遲蓋言冬之氣候異也四詩模寫邊塞光景極肖

任華長篇

盛唐任華寄李白寄杜甫懷素草書歌三長篇信口狂叫不遵紀律亦是怪體盧仝飲茶月食詩效之耳

贈鄰

錢起贈鄰居齊六詩云雞聲共林巷燭影隔蒹葭于鵠題鄰居云蒸黎常共竈澆薤亦同渠傳履朝尋藥分燈夜讀書高季迪贈隣友云林近書燈露溪迴酒舫通放

鳧長合隊移竹每分叢傳木虛贈隣人馬水莆云樓迴常分月牆低不隔花陳軒伯贈隣友云夜泉皆屋後曉塔共窗中趙仁甫題隣舍云戶外分垂柳牆頭過落花又徐鎧喜李少保卜鄰云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梅堯臣贈鄰居云籬根分井口壁隙透燈光皆能摹寫眞切者也予與鄰友吳元化交最密戲賸十韻云草舍相隣並幽居隔短垣山光齊到屋樹蔭兩遮園碧露籌燈影香閑壓酒尊花分黏戶片苔長過籬痕碩鼠均偷果驕尨互守門秕蔬先得種蒔竹易移根蛛網牽簷近雞

羣鬬栅繁不窺家室好時聽笑聲喧賽社輸僮僕搏沙狎子孫杜華與王翰朝夕往來煩

詩詩

今之爲官者皆諱言詩蓋言詩往往不利于官也不惟今時爲然即唐以詩取士詩高者官多不達錢起有云微官是何物許可廢言詩其意遠矣

日斜人去

賈誼鵩鳥賦云四月孟夏庚子日斜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劉長卿過賈誼宅首聯云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斜時用其語畧無痕迹

劉方平銅雀臺詩

劉方平銅雀臺詩云遺令奉君王顰蛾强一妝歲移陵樹色恩在舞衣香玉座生秋氣銅臺下夕陽淚痕沾井榦舞袖爲誰長此詩較昔年分鼎地之作可相伯仲

殺風景

松間喝道甚殺風景嚴維遊雲門寺云深木鳴騶馭晴山耀武賁實不雅也蔡襄云欲望喬松却飛蓋爲聽山鳥歇鳴騶庶幾免俗

馬汗驚濤

李益云馬汗凍成霜孫魴云驚濤濺佛身人謂冬月豈有汗馬驚濤不入佛寺然奇妙處正在此以理論詩失之遠矣

印文硯匣

柳子厚柳州詩云印文生綠經旬合硯匣留塵蓋日封印文生綠公事絕少硯匣留塵私事亦稀投荒情況不盡淒涼況十二年之久乎李杜韓柳輒遭放逐往往文生於情信夫富貴之言難工也

在官種樹

柳子厚貶柳州種木槲花詩云上苑年年占物華飄零今日在天涯祇因長作龍城守剩種庭前木槲花白樂天守忠州種荔支詩云紅顆珍珠誠可羨白鬚太守亦何癡十年結子知誰在白向庭前種荔枝程師孟守福州種榕樹詩云三樓相望枕城隅臨去頻栽木萬株試問國人來往處不知還憶使君無柳詩近怨白詩近達程詩近誇

新竹

昌黎新竹詩云稀生巧補林併出疑爭地深得體物之

少

幘峯寺三絕

劉禹錫玄都先後二絕世人傳誦而不知任翻幘峯寺三絕尤委宛可詠也初遊云絕頂清秋生夜涼鶴翻松露滴衣裳前峯月照半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再遊云靈江江上蹟峯寺三十年來兩度登老鶴尚存松露滴竹房不見舊時僧三遊云清秋絕頂竹房開松鶴何年去不迴惟有前峯明月在夜深猶過半江來

啄草

白樂天啄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已傳播今背矣又唐僧云時平生戰地農惰入春田又元楊基云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風調情境俱不在樂天之下唐僧句見山谷集或云是蔡襄詩非也

池上篇

白樂天池上篇云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橋有船有琴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髮飄蕭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烏擇木姑務巢安如龜居坎不知海寬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我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閒閒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此篇可當一首園記讀之灑然不獨仲長樂志論擅名千古矣

長吉儁語

長吉詩評者以爲牛鬼蛇神二百三十餘篇頗難解說然其佳處固不在千詭怪也如花臺欲暮春辭去落花起作迴風舞又半捲紅旗臨易冰霜重鼓寒聲不起又王子吹笙鸞管長呼龍耕烟種瑤草又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又樓頭曲宴仙人語帳底吹笙香霧濃又終南日色低平灣神兮長在有無間又樓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又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又一編香絲雲撒地玉釵落處無聲膩又春風爛熳惱嬌慵十八鬟多無氣力又天授秦封祚未終衮龍衣染荆卿血又有時半醉百花前背把金丸落飛鳥又春羅書字邀王母共宴紅樓最深處鶴羽衝風過海遲不如却使青龍去又鬖髮胡兒眼睛綠高樓夜

靜吹橫竹一聲似向天上來月下美人望鄉哭如此工煉即少陵太白未必能道也

下第啄燕

元和中章孝標下第賦燕詩上主司庾承宣云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又歐陽澥下第亦賦燕詩上主司鄭愚云翩翩雙燕晝堂開送古迎新幾萬回長向春秋社前後爲誰歸去爲誰來託諷微婉得風人之體

詩用之字

盧仝詩喜用之字青樓未箔天之涯林花撩亂心之愁此心復在天之側相逢之處花葺葺皆不俗

切夢繫腸繫悶割愁

施肩吾云三更風作切夢刀萬轉愁成繫腸線蘇子瞻云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鋩山皆有苦思

陳陶步虛引

劍浦陳陶唐末隱西山步虛引云小隱山人十洲客蒔苔爲衣雙耳白青編爲我忽降青鸞雨虹蜺一千尺赤城門閉六丁直曉日已燒東海色朝天半夜聞玉雞星斗離離礙龍翼奇峭不減李賀

輕薄

溫飛卿聞車駕西遊因而有作云宣曲長楊瑞氣凝上林狐兔待秋鷹誰將詞賦陪雕輦寂寞相如卧茂陵輕薄之意溢于言外

蘇武故事

溫飛卿蘇武廟詩迴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甲帳是武帝事丁年用李陵書中語極痛切有味不獨對偶之工也

梨岳廟

唐李頻四皓廟云東西南北入高跡自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龍樓會作客鶴氅不稱臣獨有千年後青青廟木春頻詩寫出四皓心事而頻心事亦自可見後爲建州刺史卒于官民懷其德立廟梨岳至今血食不絕可謂千年廟木春矣

僧聯

方干詩云慣采藥苗資素饌每書蕉葉寄新題予嘗書爲詩僧房中聯

羅隱詩

羅隱詩極淺俗有江南曲云江烟濕雨鮫綃軟漠漠遠山眉黛淺水國多愁又有晴夜槽壓酒銀船滿綉絲採怨凝曉空吳王臺榭春夢中鴛鴦鴻鴈喚不起平鋪綠水眠東風西陵路邊月悄悄油壁輕車嫁蘇小奇麗可比溫李然亦不多得也

江湖漁隱

韓偓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漁翁醉着無人喚近午醒來雪滿船杜荀鶴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

逢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不前灘也不知司空曙釣罷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然一夜風吹却只在蘆花淺水邊陸龜蒙雨後沙虛古岸崩魚梁攜人亂雲層歸時月墜汀洲暗認得妻兒結網燈四作寫江湖漁隱境界如畫自是一家語也

洞賓詩

世傳呂洞賓詩朗吟飛過洞庭湖一絕耳嘗題河南錦屏山云半空豁然雷雨收洗出一片瀟湘秋長虹倒掛碧天外白雲走上青山頭誰家綠樹正啼鳥何處夕陽斜倚樓道人醉臥巖下石不管人間萬事愁又云時當海晏河清日白鹿閒騎下翠臺本為君平川裏去不妨却到錦屏來自是仙人風骨

漁山神祠

唐王叡漁山神女祠云蓮草頭花柳葉裙蒲葵樹下舞蠻雲引領望江遙滴酒白蘋風起水生紋迎神也悵悵山響答琵琶酒滴青莎肉飼鴉樹葉無聲神去後紙錢飛出木棉花送神也眞可泣鬼神矣

陸羽詩

陸羽著書甚富今所傳者茶經一種耳至于詩惟六羨歌最膾炙人口他作鮮有收者常題會稽剡溪詩云月色寒潮入剡溪青猿叫斷綠林西昔人已入東流去空見年年江草齊可備選唐絕者

柳

古人咏柳必比美人咏美人必比柳不獨以其態相似亦柔曼兩相宜也若松檜竹柏用之于美人則乏婉媚耳唐牛嶠柳枝詞云吳王宮裏色偏深一簇纖條萬縷金不憤錢塘蘇小小與郎松下結同心亦謂美人不宜

松下也譽柳貶松殊有深與

曹娥廟潘閬詩

李文正公題曹娥廟云死隨枯骨葬江濱報德眞憐女子身千載斷碑空過眼當時亦有姓曹人用事眞切亦堪膾炙然不及宋潘逍遙一絕云曹娥廟前秋草平曹娥廟裏秋月明扁舟一宿都無寐近聽江聲似哭聲尤含蓄有味

王元之詩

王禹偁過張處士溪居云雲裏寒溪竹裏橋野人居處絕塵囂病來芳草生漁艇睡起殘花落酒瓢閒把道衣尋晚照靜携茶鼎洗春潮長洲懶吏頻過此爲愛山園有藥苗宋詩之絕佳者全集少見謝在杭近抄之內府

響屧廊

王元之題響屧廊云廊壞空留響屧名爲因西子繞廊行可憐伍相終朝諫誰記當時曳履聲

落花

落花詩始于二宋漢皐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存半面妝誠絕唱也余襄公云金谷已空新步障馬嵬徒見舊香囊至國朝作者愈盛多至三十首矣文徵仲云丹葩漂泊明妃淚綠葉差池杜牧情沈啟南云錦里門前溪好浣黃陵廟裏鳥還啼近歲滇中馬弢叔云武陵路別迴漁艇金谷春深落妓鈿影搖團扇愁班女豔逐微波度洛妃山東于文若云紅樓白日憐珠墜青塚黃昏痛玉埋吾鄉董叔元云拂地霓裳迴妙舞凌波羅襪冷香魂楚妃腰細難勝雨漢女身輕合避風建溪丘文舉云撩亂隋宮拋剪綵漂

流秦苑棄餘脂建溪魏君屏云馬嵬妃死香猶在垓下人亡血未乾余少時亦曾賦十首有云麗華魂散胭脂井關盼香消燕子樓雖皆效法二宋然比興之體亦自俊麗可傳也

西崑

宋楊文公億錢思公惟演李宗諤劉子儀號西崑體組織華麗楊南朝詩云五鼓端門漏滴稀夜籤聲斷翠華飛繁星曉埭聞雞度細雨春場射雉歸步試金蓮波濺襪歌翻玉樹涕沾衣龍盤王氣終三百猶得澄瀾對敞

扉錢和云結綺臨春映夕扉景陽鐘動曙星稀潘妃寶釧光如畫江令花箋落似飛舴艋凌波朱火度觚稜拂漢紫烟微自從飲馬秦淮水蜀柳無因對殿幃李和云仙華玉蕊曉沈沈三閣齊雲複道深平昔金鋪空廢苑于今瓊樹有遺音珠簾映寢方成夢麝壁飄香未稱心惆悵雷塘都幾日吟魂醉魄已相尋劉和云華林酒滿勸長星青漆樓高未稱情麝壁燈迴偏照畫雀航波漲欲浮城鍾聲但恐嚴妝晚衣帶那知敵國輕千古風流佳麗地盡供哀思與蘭城楊咏始皇云滄波沃日虛鞭

石臼刃凝霜枉鑄金錢云金椎漫築甘泉道匕首還隨督亢圖楊咏成都云漫傳西漢祠神馬已見南陽起臥龍錢云雨經蜀市應和酒琴到臨邛別寄情楊咏漢武云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錢云立候東冥邀鶴駕窮兵西極待龍媒劉云桑田欲看千年變瓠子先成此日歌皆用事精確對偶森嚴即義山丁卯不是過也豈可槩目宋詩爲陳腐哉

啄梅

林和靖暗香疎影一聯歐陽公極賞之黃山谷以爲不如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爲佳我朝高季迪咏梅云詩隨十里尋春路愁在三更掛月村似勝

瓊林苑

廣寶進士於慈恩寺宋寶進士於瓊林苑苑中松栢森列百花芬郁樓觀層列金碧相射韓琦詩云春光濃簇寶津樓樓下新波漲鴨頭嘉節難逢眞上巳賜筵贏入小瀛洲仙園雨過花遺靨御陌風長絮滾毬禊飲不須辭巨白清明來日尚歸休其繁盛光景可見

荆公詩

荆公謝公墩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又戲贈段約之云竹柏相望數十楹藕花多處復開亭如何更欲通南埭割我鍾山一半青雖曰戲謔之詞而人我之相見於筆端矣

燕子樓

白樂天生平風流獨以絕句逼死盼盼稍爲缺陷宋陳薦彥升賦燕子樓云僕射新阡狐兔遊侍兒猶在水邊頭樂天才思如春雨斷送芳花一夜休似不能無恨于

白公也

石湖夜步

范石湖夜步詩云人家簾幙夜香飄燈火蕭疎照市橋滿院月明春意好小樓吹笛近元宵清婉可誦

蔡持正鸚鵡詩

蔡持正人品最汙人羞稱之其安置英州日賦侍兒琵琶鸚鵡一絕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即唐人莫是過也

山靜日長

唐子西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自羅景綸引之世無不知者但未見其全篇耳其題乃醉眠也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餘花猶可醉好鳥不妨眠世味門常掩時光聖已便夢中頻得句拈筆又忘筌如水裁偏岸直雲截亂山平翻泥逢暗筍汲井得飛梅橘林香處飯杉木翠邊程硯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破窗燈焰走凍硯筆鋒遲皆警句也不獨山靜日長兩句耳

琴臺

蜀中有相如琴臺古今題咏多本琴心事惟宋少傅田況一絕云西漢文章世所知相如閭麗冠當時游人不賞淩雲賦只說琴臺是故基亦善爲相如解嘲者

龜山詩

楊龜山爲吾閩道學之祖世人但知其語錄而不知龜山之詩亦有可誦者如含雲寺詩云山前咫尺市朝賒垣屋蕭條似隱家過客不須攜鼓吹野塘終日有鳴蛙又云竹間幽徑草成圖藜杖等雲翠滿衣石上坐忘驚覺晚山前明月伴人歸又如岳陽樓長歌宛然唐響絕無宋人習氣

宋詩工麗

宋洪咨夔直玉堂詩云寶鴨炷雲朝太紫玉蜍浥露蔽鉛黃又云雲收翠戟龍文潤日透金鋪獸面明楊萬里云雲翻孔雀金花碧日射鴛鴦玉瓦紅皆工麗可誦

委羽居士

宋左緯號委羽居士宣和間以詩名隱黃嵓有詩云騎馬出門三月暮楊花無賴雪漫天客情惟有夜難過宿處先尋無杜鵑可謂深于旅況矣

東皋子

宋戴敏號東皐子浙之黃巖人小園詩云小園無事日徘徊頻報家僮送酒來惜樹不磨修月斧愛花須築遮風臺引些渠水添池滿移個柴門傍竹開多謝有情雙白鷺暫時飛去又飛回雖調不離朱而清淡閒適亦可喜也

范香溪

宋香溪范浚南渡後隱居不仕詩有奇思春融融云天喧地媚春融融化工點染分花容東風夜半入香陌雜樹曉繁爭白紅蘭叢蕙根芳翠滴柳豔明媚輕罩麽紅

顏綠鬢青春客壺中新醅鴨頭色燒絲冉冉愁如織日暮低迷草蔓碧又云海棠紅歇鶯停歌麥風時候猶清和簾垂翠幾深院靜赤闌細柳陰婆娑池塘正覺幽事好萍葉藻蔓涵清波一雙胡燕薇叢外銜得芹泥來補窠世人所知者心箴而已不知浚之深於詩也

岳忠武詩

世傳岳忠武滿江紅詞激烈悲壯溢於言外而忠武詩句有絕閒靜者如池州齊山翠微亭云經年塵土滿征衣得得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馬蹄催趁月明歸又如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何必減唐人語

玉堂陪祀二絕

宋趙汝談直玉堂詩云宮井城鴉欲動時春猿夢斷北山移攬衣擬草歸田賦猶是金蓮燭半枝潘坊陪祀詩云玉天無滓月光寒霽色分明在露盤一夜九重全不寐時教中使捲簾看雋永有味不似宋格

千巖警句

宋蕭德藻號千巖閩清人以詩名於時采蓮曲云清曉去采蓮蓮花帶露鮮溪長須急槳不是趁前船又云相隨不覺遠直到暮烟中恐嗔歸得晚今日打頭風絕似

玉臺劉後村酷稱之

德壽宮壽詩

唐無壽詩有之自宋始至今則濫觴可厭也宋高宗為太上皇壽日楊萬里作慶壽詩云長樂宮前望翠華玉皇來賀太皇家青天白日仍飛雪錯認東風轉柳花清曉鞭聲出禁中驚開剩雨及殘風金鴉銜取紅鸞扇飛上玻瓈碧海東春色何須羯鼓催君王元日領春回牡丹芍藥薔薇朵都向千宮帽上開雙金獅子四金龍噴

出香雲繞殿中太上垂衣今上拜百王曾有個家風帝
捧瑤觴玉座前綵衣三世祝堯年天皇八十一萬歲休
說莊椿兩八千天父晨興未出房君王忍冷立風廊忽
然鳴蹕珠簾捲萬歲聲傳震八荒花外班行霧外山何
緣子細望龍顏小窺玉色眞難老底用麗仙九轉丹甘
露祥風天上來今回恩數賽前回都將四海歡聲裏釀
作慈皇萬歲杯堯舜同時已甚都祖孫四世古今無誰
將寫日摹天手畫作皇王盛事圖甲戌王春試集英小
臣曾是老門生蒼顏華髮鵷行裏也聽鈞天九奏聲必

如此方可稱壽也

仙霞嶺

宋馬子儼宿仙霞嶺詩云月影自徘人起早泉聲不許
客眠安摹寫眞切予家在閩北上往來必由斯嶺輒賞
此句不置白玉蟾集亦載此首未知孰是

雲龕先生

宋李邴鉅野人參知政事歸隱泉州自號雲龕先生著
草堂集一百卷軼弗傳有訪僧詩云數丈招提四面山
羨師終日掩禪關十年不踏門前路只遣松風送我還
瀟爽可味

祖孫詩

宋呂雪屋贈陳隱父子有句云人羨杜閒生杜甫天
教蘇類繼蘇瓌予以庚戌歲得元孫友人陳伯孺贈予
云慙長慙卿終不惡生玄生運總多奇用祖孫父子事
皆切當

洪陸翁

宋洪漸字陸翁號太巖涓安人夜泊詩云月浸蘆花水
浸天漁翁醉後正堪眠夜深何處孤猿咽不管江邊有
客船清宛可詠

咏針

宋裘萬頃有客令咏針出羹字韻萬頃云一寸堅剛鐵
鑄成綺羅叢裏度平生有時稗子敲成釣釣得魚兒便
作羹亦巧於押韻可喜也

王介翁

括蒼王鎡字介翁宋室播遷義不仕元朱史藝文志謂
鎡文集三十卷世尠傳矣近其裔孫之棟丞歐寧掇拾
家乘得月洞集一帙特片鱗隻羽耳如塞上曲云馬蹶

經戰地鵰認打圍山秋深云子黑石遲老柿紅霜葉疎山居云香老蒲花春洞影涼生槲葉午窗風落葉石闌霜信早敗荷池屋雨聲涼杭州懷古云雲寒廢殿排班石草卧前朝記事碑時事云雲生殺氣鵰旗暗風肅軍聲虎帳寒絕句漁父云竹絲籃裏白魚肥日落江頭換酒歸只恐明朝江雪凍老妻連夜補蓑衣置之晚唐劉許之間誰辨其爲宋人作也

詩評三 元十六則

鹿皮子

元初陳樵好衣鹿皮自號鹿皮子有詩一卷如掃葉僧將猿共爨賣花人與蝶俱還殊有巧思

元詩

趙子昂絕句云春寒側側掩重門睡鴨香殘火尚溫燕子不來花又落一庭風雨自黃昏滕玉霄絕句云吟人瘦倚玉闌干酒醒香消午夢殘燕子不來春社去一簾疎雨杏花寒二首頗相似皆詩餘中絕佳句也唐人無此纖弱之作

眞山民詩

偶於陳幼孺案上檢破册一帙爛醃雜前後俱損失不存姓氏幼孺云此册得之邵武仁壽寺僧寮中多佳句如蜂王衙早晚燕子社春秋烟碧柳出色燒青山返魂白沙難認月黃葉易爲霜棠醉風扶起柳眠鶯喚醒檻低簷凝月窗破紙吟風與鷗分渚泊邀月共船眠窗月燈昏見巖泉雨歇聞花影掃不去草根鋤又生風竹有聲畫石泉無操琴許猿分野果留鶴守雲林水清明白鷺花落失青苔飛花遊蕩子古木老成人途窮身是累痛定語猶悲葉新林掛綠花落地生香蕉葉捲舒雨

鳩聲問答春七言如雲開遠嶂碧千疊雨過落花紅半溪塵書邀我共高閣濁酒勸人歸醉鄉碑因藤蔓無完字城爲田侵失舊基氣增浙左霜威勁面帶終南山色寒書猶能看未爲老詩亦莫吟方是閒寬着庭除貪貯月少栽竹樹要看山廊下蝸粘沿砌蘚佛前蜂戀插瓶花青山隔絕市朝面白髮消磨豪傑心雕鏤花柳春無迹沐浴山川雨有恩花影忽生知月到竹梢輕響覺風來皆自拗新意雖有酸餡氣亦可喜向不知誰作近讀元人詩中有眞山民一卷門此詩也山民西山先生裔

刺馮道

馮道歷事四朝後世羞之歐公作史謂其無廉恥史斷諸賢紛紛訾詆百千萬言不如元劉靜修一絕約而盡也亡國降臣因位難癡頑老子幾朝官朝梁暮晉渾閒事更捨殘骸與契丹獨王荆公以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稱之近李秀翁亦主其說

吳草廬詩

元吳草廬澄專志理學而詩亦多巧思咏雪云臘轉鴻鈞歲已殘東風剪水下天壇膽添吳楚千江水壓倒秦

淮萬里山風竹婆娑銀鳳舞雲松偃蹇玉龍寒不知天上誰橫笛吹落瓊花滿世間疊葉梅云羅浮夢斷杳無蹤冰雪仙姿兩兩逢縞袂怯單寒後襲彩妝嫌薄曉來濃迎風一笑知顏厚臨水相看見影重道眼只將平等視玉環飛燕總芙蓉又如百年竹木青春在一院香花白晝閒屋頭月上元無夜樹杪風來若有期花香靜晝微風裏草色深春一雨餘金鏡南飛光欲半銀潢西去寂無聲定非戰國談天衍疑是仙家縮地房秋隴故園迷蝶夢曉窗客枕厭雞聲等句皆超脫理學蹊徑者也

何太虛

元季詩人踵出知名者無論已予家藏何中知非集六卷佳句疊見如燕來春已去花少雨偏多漢殿金人別唐陵石馬斷落花縈樹轉幽鳥過林鳴山圍雙鷺曉門閒一蟬秋鳥語前林日雞鳴曲巷烟年華流水在春事落花知日明山氣改江靜水痕歸七言如赤壁驚烏飛夜月衡陽歸雁落秋風兩澗寒聲通法席數峯秋影上香臺隔水歸樵分路散衙嵐飛鳥認林還冰寒古道鳴駝外雪暗空村落雁邊馬嘶平野呼鷹吏犬吠寒沙射

雁人中字太虛臨川人集中所往還者吳澄劉會孟揭奚斯程鉅夫諸人至大皇慶間寄寓閩中賦詩頗多所著有易類象二卷書傳補通十卷通鑑測海一卷通書問一卷吳才老叶韻補疑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逸六書故三十二卷劉丘游錄一卷搘頤錄十卷知非集十七卷外集十六卷可謂富矣然姓名泯泯不與吳揭雁行胡元瑞詩藪拈拔元人佳句無遺亦不及太虛眞有幸有不幸也

題和靖墓

古今題和靖先生墓者不下百篇悉梅鶴封禪數事而已獨張羽一絕云水繞荒山路半斜墓園無主屬官家我來正是梅開日滿目蓬蒿不見花淡而有味更陳剛中一絕云北邙翁仲拱朱門玉盌時驚古帝魂爭似孤山一抔土梅花依舊月黃昏亦可掩諸作者也

陳剛中

元陳剛中使交南詩云老毋粤南垂白髮病妻燕北寄黃昏蠻烟瘴雨交州客三處相思一夢魂眞一字一淚

同根竹

武夷城高巖有巨竹一幹雙稍予與謝在杭欲賦詩詠之未就也偶閱元人謝宗可詩云競秀亭亭一種奇駢頭曾脫錦襠兒西山二子情依舊湘浦雙娥影鎭隨高節元非連理樹虛心共是傲霜枝莫教移作仙人杖恐化雌雄下葛陂似不能復繼矣

盧圭齋詩

泉州惠安盧圭齋名琦字希韓登元至正進士令永春改寧德所著有圭齋詩集歲久弗傳近惠安莊戶部徵甫蒐而梓之誤入雁門薩天錫詩六十餘首薩詩世有傳本較者一時未之考耳亟當釐正不然恐後世以圭齋爲齊丘之盜化書也盧詩自佳如嵐氣滿林晴亦雨溪聲近驛夜如秋潮生遠浦孤帆小雨過蒼崖古木寒小橋跨澗村春急老樹吹花野店香暮雲松徑僧歸寺夜雨蓬窗客在船門掩落花春去後夢回殘月酒醒時梧葉幾番深夜雨梅花一樹短籬霜清典可詠元詩多纖弱若圭齋者實有唐調者也

月泉吟社

元至元間浦江吳清翁渭有月泉吟社預於丙戌小春

月望命題至正月望收卷用好紙楷書謄副聘謝翺爲考官三月三日揭曉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選中二百八十名首名羅公福吟社中人詩限五七言律刻至六十名止皆有詩賞者也第一名公服羅一縑七丈筆五帖墨五笏第二名公服羅六丈筆四帖墨四笏第三名公服羅五丈筆三帖墨三笏第四至十名各春衫羅一縑筆二帖墨二笏第十一至二十名深衣布一縑筆一帖墨一笏第二十一名至三十名各深衣布一縑筆一帖第三十一名至五十名各筆一帖墨一笏吟箋二沓

詩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公福詩云老我無心出市塵東風林壑自逍遥一犂好雨秧初種幾道寒泉藥旋澆放犢曉登雲外壠聽鶯時立柳邊橋池塘見說生新草已許吟魂入夢招李西涯懷麓堂詩話亦載此事言此集未及見予家有藏本因錄出之然佳句甚多不獨公福也公福本姓連名文鳳吾閩人字伯正號應山僞名羅公福集中皆不署的名如屋角枯藤粘樹活田頭野水入溪渾青林伐鼓村村社綠水平疇處處秧土脉正融催穀觫林陰微合聽鞠輸田烏飛逐耕烟犢桑扈鳴隨喚雨鳩草青隨意牛羊臥門靜無人燕雀多麥隴風微牛睡穩芹塘泥滑燕歸忙小雨杏花村問酒淡烟楊柳巷巾車榆莢雨酣新水滑棟花風輭薄寒收又皆六十人中警句也

張思廉

元季詩人輩出語皆奇警會稽張思廉尤峭峻可喜題唐五王擊毬圖云興慶宮前春正熱綠楊夾道花如雪毬門風起日西斜五馬歸來汗成血潞州別駕醉眼纈雙袖傾欹擁岐薛申王按鞚宋王馳杖撲毬囊手親挈草平如掌馬力均玉鞭十里不動塵黃門扶入五花蘤大衾長枕娛家人花萼相輝雨氣寒樓中歌管漸闌殘紫騮不踏毬場路萬里青縣蜀道難又太眞明皇並笛圖黑奴絃索花奴鼓諍奴撫掌闌奴舞阿嬌自品玉玲瓏御手夷猶親按譜風生龍爪玉星香露濕櫻桃金縷長莫倚花深人不見李蹊側足傍宮牆思廉有玉笥集十卷詩多富贍蓋熟于史學者以方駕鐵厓未知鹿死誰手

岑安卿

至正中餘姚岑安卿字靜能號栲栳山人有集一卷平淡不類元習如蛩鳴深巷靜月昃半樓明山高不礙夢日落易生愁清新有味亦胡元瑞所未覩也

趙大年

元吳淵題趙大年林塘秋晚圖云老景青黃筆底收晴光冷雁共汀洲王孫畫學空花竹不到銅駝陌上秋識刺之意微而婉矣

金青村

元末金青村涓與邑人吳萊宋濂友善有詩名嘗賦詩云燕子飛來近畫簷暮春時節雨纖纖杏花落盡無情

緒何處人家有酒帘又有遠峯晴見色獨樹暖無聲人行秋葉滑鶴立晚松涼皆佳句也

黃秋聲

元季詞人輩出而邵武有黃鎮成詩多奇警秋聲集十卷佳句疊出如王孫不歸怨芳草山鬼欲牽織女蘿鐵檄召雷秋雨足瑤壇謁帝夜雲高游山採藥辭家早掃石看雲出洞遲青山盡處海門闊紅日上來天宇低花竹一家巢絕頂烟塵九點認齊州潮來估客船歸市月上人家水浸空惜梨棗朽腐尠有覩其全篇者

光緒七年秋七月
巴陵方功惠校刊

晉安徐　煒興公譔
同里邵捷春肇復訂定
温陵黃居中明立編次

詩評四　明五十八則

恭靖王

爾蒜恭靖王博雅善詩塞上曲云遠出漁陽北擊胡將軍談笑挽雕弧千金底購單于首贖得沙場戰骨無有王龍標之致

宗藩詩

國朝宗藩之詩寧府爲盛諸王孫以詩鳴者多炷多燦其著者也多炷絕句清逸如泊長蕩云蒹葭一望暮蒼蒼長蕩湖頭烟水長怪道今朝楓葉盡夜來七十二橋霜湖口縣云湖水澄清江水渾江烟湖靄易黃昏請看湖口江心月一片寒光照縣門清明湖上云湖畔行吟日未斜四年三度客天涯不知鷓鴣驚飛去穿破來禽滿樹花多燦屬對精工如太宰出雲來署裏黃河如帶掛城頭關山曉月趨三輔鴻雁秋霜度九河路經軒后臨戎坂山接高藏文暑宮皆翩翩爾雅無絨袴習氣

過餘干弋陽詩

貞吉王孫過餘干詩云餘汗城頭雲泊天琵琶洲下水如弦推蓬理詠隨州句落日平沙似往年謝在杭宿弋陽云羣峯迴合俯清溪寂莫荒城古渡西惟有女牆秋月在只今猶照夜烏啼二詩皆用劉隨州句略無痕迹余近過弋陽亦效顰云頗憶文房舊日題餘干水落弋陽溪平沙渺渺孤城在朝暮猶聞山鳥啼

汪廣洋

汪廣洋詩云三百六十灘水清桃花春浪近來生催歸不待臨岐語夜夜子規啼到明酷似晚唐

郵亭圖

國初唐肅題陶穀郵亭圖云紫鳳檀槽綠髮娼玉堂見慣可尋常作歌未必陽能斷明日聽歌更斷腸先兄惟和曾題秦弱蘭一首足爲陶學士解嘲莫笑郵亭一夜春此身元已落風塵韓家亦有如花女枕畔衣裳着向人

王止仲

吳郡王止仲名行國初布衣也王文恪筆記稱其才敏

嘗識姚廣孝于未遇余嘗得楊文敏公遺書中有王行半軒文集十二卷寫本也其詩不甚多如高館疎簾晚乍開讀書聲裏故人來山中本自無塵土催得家僮掃綠苔清逸可誦文敏去止仲甚邇即爲之抄錄想當時無刻板耳今又二百餘年恐吳人亦未必有也震澤長語載其初傭于金閶徐姓竊書讀之後爲南京武臣教授上召見武臣怪其識見特進以實告召見語不合賜死

藍明之靜之

武夷藍明之名智永樂中辟爲廣西僉憲與兄布衣靜之齊名詩詞俊逸雅有唐風嘗見其書銅雀臺瓦詩于

建陽友人處可泣鬼神詩云曹瞞騁志吞劉社銅雀臺高瞰中夏徒知扼腕有臥龍豈料垂涎已司馬萬里河山尚出師九原魂魄歸何時清秋風雨滿陵樹落日笙歌空繐帷翠蛾紅袖恩情絕廢塚荒臺狐兔穴空餘片瓦落人間千載奸雄磨未滅藍靜之紙帳詩云數幅秋藤拂地齊匡牀閒對竹爐低山中一枕梅花月不識雞聲送馬蹄

瓊姬墓

吳中有夫差女瓊姬墓高季迪詩云夢別芙蓉殿頭墮釵零落誰收土昏青鏡忘曉月冷珠襦恨秋塵鹿苑來廢苑牛羊今上荒丘香魂若怨亡國莫與西施共遊六言最難佳此篇警策雋永求之古今不多見也

聽潮軒

國朝張寧題聽潮軒詩有云天涯共道初來懼夢裏空驚夜語時用唐人詩句新巧

黃旂山 黃增莊 攀壤附

黃旂山諱澤字敷仲閩之侯官人也永樂辛卯以詩魁省闈壬辰成進士超拜河南參政繼復參湖廣擢浙江

左轄以憂去再奪情於浙前後在浙十餘年奏罷無徵米百三十六萬石七冶課銀九萬兩劾罷貪守令五十七人竟爲其黨所中逐之去時正統六年也亡何土木變起大盜充斥而公先憂之計驗歸田後一意著述時與文人韻士頡頏唱酬其詩間雜俚語雖未脫宋元習氣然清揚瀟散婉而多風不作窮愁拂鬱語今錄其五言古幽居發長嘆嘆彼東鄰姬芳年得佳壻跬步無睽離光陰逐逝水雲鬢今成絲良人沒沙漠訃聞如不知開窗拂鸞鏡染黛播雙眉自矜新寵盛却笑傍人癡古

來漆室女何事傾國葬我廬旅山陽我墓旅山麓薄田百畝餘亦足供饘粥有廬可庇棲有墓足埋玉人生百年身譬彼高堂燭聖人恆戒盈達士貴知勗嗟嗟旅山翁永言保清福五言律雨歇夕陽斜孤舟掛落霞城頭聞戍角海口見人家衰鬢驚秋葉歸心逐暮鴉今宵何處泊棹月入蘆花直沽晚渡臨安多沃土宜麥復宜籠塔影錢王墓鐘聲淨土菴吳衣輕白苧越果重黃柑父老何爲者官亭候使驂臨安郎景扁舟上石灘沙淺水痕乾白首忘機久清時謝病難蓬窗孤月暝鄉夢五更殘明發嘗

山道霜風拂面寒塔溪夜泊臺閣雲霄上蒼蒼日鑒臨莫張虞氏網須辨漢郎金臣道如絃直君恩若海深南歸返初服永遂老農心出獄風塵遊歷久天與老來閑去國長憂國還山少出山人煙秋水外釣艇夕陽間不是無交接雲深戶自關歸自紹興七言律鰲峯雪霽喜春和仙佩翩翩候晚過玉宇無雲留璧月星橋有路上銀河九重閶闔喧簫鼓十二街衢度綺羅深荷幸生堯舜世年年侍宴沐恩波戊戌元夕江水微茫漾綠波花前勸酒唱離歌郎心似水東流急妾貌如花奈別何孤棹斜陽郎去遠重門細雨妾愁多封侯早佩黃金印百歲光陰一織梭惜別帝城漏盡禁鐘清玉珮琤琤進列卿風捲龍旂開鹵簿雲隨鳳輦出蓬瀛班分銀燭移花影樂奏仙韶繞仗聲侍宴丹霄歸獨後垂鞭紫陌馬蹄輕早朝無諸城外雨初收江柳依依暫繫舟上國風雲憐遠別故山花木憶同遊簾垂畫省晨開閣門掩孤村夕倚樓返棹重來尋舊好一樽相候碧溪頭別友天風吹袂上層臺雲外湖山次第開帆影暝隨孤鳥沒秋聲遙帶暮潮來翫花池酒餘衰柳響屐廊空半綠苔寂莫不須傷往事登臨且醉菊

花杯九日登靈巖山水落蘇堤見斷橋棲霞嶺下駐蘭橈東西雨樹悲風起南北諸陵王氣消遺廟殘碑春寂寂臥麟芳草雨瀟瀟古今多少登臨恨半付江雲半海潮岳王廟

龍躍雲飛幸有期託交況在布衣時九重詔向桐江起五夜星從御榻移碧海天空鴻去遠形庭春晚鳳歸遲如今寂寞荒臺上烟雨冥濛濕釣絲嚴先生祠遠山迢遞上青霄回首吳城路轉遙十載功名勞夢寐半生蹤跡愧漁樵蒼苔古道連危樓曲澗流澌擁斷橋明出梨關歸興動隔溪喜見木蘭橈自浙回閩客懷寥落歎離居況復他

鄉遲歲除積水連天帆影沒平蕪飛雪雁行疎何須凍
箏題愁劄未必浮雲蔽太虛霄漢春來多雨露九重應
見鳳銜書淮陽除夕柴門雨過稻花香獨步松陰趁晚涼上
疏謫來憐賈誼辭封歸去想張良山中有豹藏深霧渭
曲何人釣夕陽昏黑莫行林外路淋漓草露濕衣裳雨後
晚步岁則峯高紫翠深閑隨飛錫到雲林橋邊草露霑行
屐磵外松風度梵音霄漢昔勞青嶂夢烟霞今遂白頭
心忘形共了三生約蓮社相過日抱琴遊鼓山寺落職南歸
逸興多倚雲閑唱伐檀歌新開池館移松菊舊隱巖扉

剪薜蘿細雨半坡黃犢草清風一棹白鷗波林泉隔斷
紅塵夢不識春城有綺羅山莊誰搗霜藤換絳紗更將
凍墨洒寒花剡溪人去芳魂斷庾嶺春歸別夢賒欹枕
醉疑雲蕩漾擁衾吟愛日橫斜清風不逐豪華盡流落
山林處士家梅花紙帳一氣初分水最先龍湫源出此山巔
塘開太液池邊石波漾滄溟鏡底天濕漲溶溶紅杏雨
昨生淡淡綠蕪烟品題今入歐蘇筆長得清名在簡編
石塘春波禹會諸侯在會稽何緣鄰境得玄圭松烟浥露薰
龍腦花氣凝香入麝臍半笏穹隆從地起一峯突兀與
天齊羣英接武青雲上俯視衡嵩皓嶠嵕低雙鬟蕤衰軀漸
覺病來侵炎溽蒸人更不禁解渴每思冰在澗閉門還
怯暑消金涼飄落葉疑秋早月滿虛堂喜夜深四海蒼
生共憔悴濟時誰解作甘霖病中苦熱石仙潭下買荒原綠
麓周圍十畝園竹塢疎籬新院落桃花流水舊溪源青
山對酒晴移席綠樹垂陰晝掩門浮世纖塵飛不到此
中此意自忘言山居十二天閑閬苑西奚官調護異狻猊
冰刀不剪青絲尾月斧曾修碧玉蹄陪直每知依仗立
向人多是隔花嘶幾回賜浴龍池上一道芳塵過御堤

三驥圖 疊障迢遙擁畫屏凌雲寶刹耀丹青長廊入設松
花供丈室僧翻貝葉經夜永禪燈光耿耿春深紙樹影
亭亭隨緣且了三生約不管流年兩鬢星瞿雲古刹新種南
園玉一叢半含粉籜半搖風數聲戛戛龍吟水片影翩
翩鳳下空獨伴蒼松霜後綠肯依繁杏日邊紅白頭野
老歌淇澳清節相期保始終顧侍御園翠竹搖風七言絕門巷蕭
條白髮新古來夢道不憂貧一樽獨向東籬坐却愛黃
花似故人初冬病起七言歌行題諸葛武侯像炎精沈赤龍
死五陵松柏號秋雨鑾輿幸計謀已成天下紛紛各爲

主先生自是人中豪頡頏管樂輕孫曹雲窩久蟄一朝起三軍奔走隨旌旄問關隴蜀忘勞瘁欲掃妖氛剪吳魏五丈陰霾暗將星江流不盡當年淚凜凜英魂今有無錦城冷落故宮蕪汗青千載芳名在塵世空驚八陣圖題息上人聽松樓南溟息上人深居絕塵想鋤雲種青松松隨白雲長禪心何悠悠開樓坐閑敞微風天上來木末動清響初疑琴聲絃上起非角非商亦非徵又疑山陽鐵笛聲嗚嗚雙蛟夜泣寒潭水清如玄都仙人騎鸞上玉京疾如長江風帆日走三千里疾而徐廣庭

涼夜吹笙竽芭蕉卷綠雨聲碎池荷瀉露驚遊魚疏而數九皐月冷閣孤鶴蕭蕭黃葉堦下飛歘歘風泉澗邊落陰晴風雨聲隨變老衲聽之渾不厭俗耳昏聾豈解閒塵眸茫昧何由見駢駢四壯黃華使公餘偶向名山去松下逢人問所之相邀直到雲深處琳宮寶刹何崔嵬高樓百仞雲中開徂徠秀色滿窗戶虬枝戛戛鳴春雷須臾坐定風轉息萬籟無聲山寂寂上人索我聽松詩醉墨淋漓掃樓壁詩成相對已忘言松月娟娟松露滴上征夷王將軍金門朝啟初日紅珊珊環珮搖春風宰臣稽首上邊報綸音渙發徵才雄賢侯自是三槐裔文武全才冠當世品士論兵邁古風搴旗斬將多奇計清晨受脤辭帝京百官出餞金陵城龍旗高拂野天迥鼉鼓長擊江湖平樓船六月來南楚雞犬不驚民晏堵虬髯劍士氣成虹碧眼村官力如虎交城到日瘴烟收馬箠投江江不流伐謀悉聽將軍令敵愾深紓聖主憂旬宣有道風行草殲厥渠魁愼天討散財發粟拔沈微耄倪共慶來蘇早九重注意在遺黎露布應將大筆題請看漢代麒麟閣爲問元勳孰與齊題余將軍借翠軒

括蒼之山凌紫烟石門丹洞遙相連飛湍千尺瀉寒玉晴峯萬葉開青蓮何人甲第山之麓鳳舞龍飛長在目暮靄朝雲繞座浮高梧疎竹依窗綠公餘對此塵慮消輕裘緩帶風飄飄芸香積案書千卷花影當簾酒一瓢君不見謝安石瀟灑東山恣登歷又不見康樂侯政成好入山中遊將軍愛山不出戶借此翠色供吟眸笑余亦有林泉癖海內名山徧行跡明當振珮上蓬萊浩蕩天風送蜚舄括山青遙相憶題前嶼莊我志在遺安卜築得前嶼門巷隱塵囂靜中有眞趣別築亭臺大宅西

閑時登眺拂烟霓臺江遠樹雲邊斷岁崩晴峯烏外低
鳳岡春雨莓苔綠旂壠秋雲長在目南風小圃荔枝紅
香露下疇晚禾熟沙浦寒流漾碧潮樟林斜日度歸樵
漁樵不作簪纓夢蹤跡何由到市朝石林昏青壁曉鶴
在雲松魚在沼白髮柴門長子孫江湖故舊歸來少喬
木蒼蒼舊縉紳諸邸守道莫憂貧牀頭萬卷遣書在期
爾清修繼古人沙蠏歌沙上蠏何橫行爪甲纖利雙睛
明江湖取食日已飽香膏凝雪光熒熒自孙老大無驚
駭豈料秋容暗中改易牙調味喜清新玉甕橙虀竟成

醢巍巍廊廟姿竊權蔽光彩君不見沙上蠏題梅花君
不見河陽地煖桃花紅繁英着雨餘空叢又不見湘江
蘋蓼含秋色一夕微霜竟蕭瑟浮豔紛紛不耐看曾似
孤芳雪中白石根鐵幹冰玉胎皴皮半裂封苺苔暗香
浮動風前度疎影橫斜月下來列仙雜還朝丹闕羽蓋
霓旌起超忽醉乘鶴馭下瑤臺無數還珠落香雪山澤
癯宮苑腴照水懸巖體總殊楊王筆意久寂寞當途士
守今有無羨君家住西湖曲萬頃湖光映書屋氣接孤
山一脈春眼空浮世千鍾粟豈料功名自有期十年薇
省鬢成絲老天堅爾青青實金鼎和羹想未遲白鶴歌
松頭鶴高且清縞衣玄裳朱頂明林空月冷萬籟息仰
天引頸而長鳴長鳴飛入青雲表俯視鵾鵬一毫渺鸞
臺鳳閣春沈沈不重仙禽重凡鳥瑤池有水亦有芝不
飲不啄心如癡飄然直返故巢去白雲却訝歸來遲新
巢淅多松轉密此鳴彼和甘岑寂諸雛長大毛骨奇儀
表天朝還有日漁父詞漁翁家住青溪上生來不帶封
侯相早年結得白鷗盟梗跡萍踪甘蕩漾桃花源頭春
水生執篙童子船邊撑綸竿在手隨所適眼中萬事鴻

毛輕江村昃日人爲市聒耳煩嚣算微利蒲帆半幅西
復東似厭炎塵上衣袂新蓴長葉鱸漸肥瓦釘酒熟銜
杯時推篷見月如有待傍舟何事歸來遲同雲作霰風
飄忽披簑獨釣寒江雪直鈎無餌那得魚坐對空山笑
衰拙滄浪濁滄浪清濁斯濯足清濯纓桐江一絲扶九
鼎至今清史流芳聲題歲寒三友君不見花與柳嫩綠
嬌紅隨處有無情惟解賞芳菲誰信芳菲易衰朽又不
見松竹梅玉幹瓊枝庵深谷幽人擬結歲寒盟移種庭
前蔭書屋嚴冬草木皆零落三樹蒼蒼宛如昨我心相

配金石堅甘抱長材老巨壑九重恩下徵賢詔萬里青雲豁長嘯濟時事業須早爲廟廊未可輕年少公以直道被讒一去不復廢居三十年不忘憂國其清風勁節所謂薑桂老猶辣者鄧汝高閩中正聲徐惟和晉安風雅槩未之及豈遺集久湮不獲寓目耶余特爲表出以志高山之仰云

又國初有莊希俊者亦閩人生元季不仕聖朝龍興辟倅臨洮擢濟南太守有擊壤集一卷其咏牡丹云亭臺幽處鎖芳菲一捻春姿百寶圍色借丹砂連曉瑩肌生

紅玉蕊晴暉風飄香入琉璃酒露潤光添錦繡幃每滯遊人歸興晚接籬倒着步蟾輝繞屋清陰玉樹連春深花笑雨餘天紅潮醉臉施輕粉綠慘愁蛾掃翠烟合樹天香風細細半窗鸞影月娟娟清平一曲稀人和且向罇前問絳仙獨掃蒼苔坐錦叢金尊綠酒蘸輕紅鶴翎濕露梳晴日蝶翅黏香趁曉風粉黛藏羞紗帳裏丹青難寫素屏中醉來捲幔窺明鏡似約仙娥在月宮半酣卯酒醉斜曛綽約宮妝自不羣常雨乍晴新賜浴薰風煦暖暗飄芬錦襠珠佩垂腰裙玉蕚瓊枝壓鬢雲麗質厭隨桃李列殿春獨舞絳羅裙咏紅梅云綺雲散彩篆烟斜萬象光中雨寶花碧玉明珠天女珮青樓朱箔美人家鬬堂夜暖流蘇帳蓬府春生伏火砂回首桃溪顏色改已隨流水泛殘霞夜來微雨挹芳叢洗淨鉛華笑靨紅飛觀簾開迎海日廣庭鸞舞落天風霓裳光動歌聲裏繡被香溫醉夢中坐久忽驚清露冷恍疑身在藥珠宮膏雨收晴布暖曛芳姿步出萬花羣鳳冠高簇開新豔雞舌初含吐異芬羅襪輕塵凌洛浦歌臺緩響過卿雲可憐飛燕嬌無力莫遣東風蕩繡裙又灞橋風雪一絕六花飛壓帽簷低十里西風楊柳堤詩興不知何處去蹇驢空過灞橋西又題漁樵問答云漁翁繫船清溪濱樵夫息肩臨水瀕欣然抵掌坐盤石苦樂何妨同討論漁翁問樵長所苦朝去暮來冒風雨層巒絕壁難躋攀幽徑荒林足豺虎何如一葉隨中流風清月白涼颼颼天風蓬底動春酌去去來來長自由樵夫答云誰所慍雨笠烟蓑足風韻曉來腰斧入寒林晚去舒遲忘遠近行行且誦復歌歌暮去朝來樂更多擔柴入市換春酒醉來和月眠春坡樵夫復問漁翁苦窄窄孤蓬無

定宇風波旦夕相喧豗短棹長篙那得主何如林下長嬉遊或薪或棫忘春秋時來即作會稽守命薄從教空白頭漁翁答言余所樂蓼岸蘋洲隨意泊女兒江口日初長新婦磯頭潮未落鷗鷗一枕蓬底眠醒來猶在蘆花邊人間若訪玄眞子何異隨流覓水仙兩言問答皆云爾苦樂平分忘彼此相攜一笑暮雲橫坎遇流行隨所止詩皆清麗直攄胸臆亦足傳也

贈道士詩

宣德間吉水羅明贈道士云金碧樓臺倚半空松花不

掃白雲封紫綃製毫烟霞色班竹裁冠玳瑁容龍角捲來天上雨鶴翎梳破樹頭風世人若問長生訣洞裏桃花幾遍紅新巧可咏

樵林居士

天順中淮南蔣主孝恭靖公子也自號樵林居士諸家選詩皆不及焉有五王擊毬圖云毬門高結春如海紫袖垂垂剪雙彩薛王力倦宋王來興慶宮前花正開侍兒弄笛申王醉更有岐王擁花睡春風不動草如鋪兄弟相隨入畫圖黃門擁入五花帳官奴謾鼓花奴唱博山火爇水沈香富貴從來自天降遲遲春日下龍樓花萼連輝雨氣浮大被漸寒歌管歇三郎別領阿環遊較元張思廉亦伯仲間也

威寧伯

國朝威寧伯王襄敏公以文臣而三佩將印特敕奬諭二十餘次歿後諭祭九壇歷任四十餘年身臨戰陣一百九十四次生擒達賊二百九十名斬首三千三百顆奪獲戰馬駱駝牛羊以數十萬計子孫世世承襲給以鐵券書生之寵遇未有若此之極者也然公詩氣魄雄

壯不事磨鍊自見遠大如斬蛇赤帝留神劍墮淚銅仙泣露盤風向眼中吹出淚霜於髯上凍成冰三緘已錮金人口百鍊難消鐵漢心六國竟銷蘇子印萬金空鑄鄧通錢仕宦得閒方是貴世途雖好不如歸妄夢幾時曾得鹿乡歧何處不亡羊公馳驅戎馬之間而賦詠不輟未可與操觚翰苑者並論也然阿附權閹不無微玷云

八歲詩

弘治間金陵謝子象有詩名八歲時客命賦暮秋詩謝

日紫塞風寒雁叫霜秋花葉夢一樓香客驚爲奇章後從吳郎中元玉學詩有深林下馬蒼苔滑野寺人門秋爽多之句一時傳誦謝贈刑部主事子應午官河南參議刻其全集佳句甚多不特此也

魏竹溪 黃增

余閱燈市有魏竹溪詩多篇永可味佚其半得之郭聖僕合璧焉初不知竹溪何人也載讀其序言則家學憲未軒先生筆乃知竹溪名時敏少游鄉校以才辟爲邑從事治文書之暇不輟翰墨或揮毫作山水而尤篤于

詩謁選銓曹冢宰尹公試以詩有簡拔自慙非漢吏威儀今喜識周官之句深加嘉賞超除無錫丞復除桃源丞所至皆有題咏致政里居薦紳學士多與酬唱年八十餘未嘗一日廢吟事也其五言若寄吳太守孤燈殘夜夢千里故人心送林郎中致仕烟雲新世態花竹舊郊居其七言若懷江湖故人千里宦情星拱北百年人事水流東秋日病起黃花籬落家家酒白雁江天處處砧寄余汝盛閒吟有客知何遜獨酌無人識馬周尤爲學憲擊節余所賞者五絕亭小貯琴聲池淸蘸花影曉日上窗紗幽人夢初醒 休息軒 露濕一庭苔鴉啼長門樹寂莫對孤螢飛入昭陽去 長門怨 六絕雪裏青山茅屋雨中芳草溪橋野艇空橫古渡滄江自落寒湖野水渾通籬落川源綠繞桑麻雲裏數聲雞犬山深更有人家流水半沈石脚浮嵐橫抹山腰閑却小亭孤棹幽人遠上雲霄 俱題畫 歲晚行尋溪上春風遙憶隴頭何處一聲長笛月明醉倚南樓 咏梅 七絕郎去西湖莫賦詩詩情到處誤歸期妾心一似湖中藕不斷長絲與短絲 竹枝詞 短籬疎雨止離披淡白深紅朶朶宜自計老年才思減重陽過

後不題詩 賞菊 郎駕扁舟泛五湖不知湖水幾時枯願郎早過黃陵廟苦竹叢邊聽鷓鴣去日栽松一尺强如今已見倚雲長不知萬里關山夜淸夢曾無到故鄉別後衡門鎭不開年年春雨長莓苔東風似欲添離恨故引雙飛燕子來 閨思 聞說沙場雪未乾移師又欲破樓蘭憑誰爲借東風力吹轉三邊地不寒 征婦怨 社鼓聲喧送酒盃春風落盡一庭梅不知白首狂吟客醉飲屠蘇更幾回 殘燈 午煬帝宮前春已深含烟帶雨自陰陰柳條縱有三千丈難繫離人一寸心嫩葉柔條拂短簷鶯啼燕語曉

風恬傷春無計留春住怕見飛花不捲簾（拂楊柳）五律秋夜懷楊大使孤館涼風發長天白雁過旅懷秋易斷鄉思夜偏多野曠雲連樹江寒月浸波不知楊子宅秋與近如何和除夜梅花送殘臘草色報新年客夢雞聲裏鄉心雁影邊髮隨時事改酒爲故人延却憶滄江上蘆花隱釣船和王文僅最喜投閒日尊鱸正及秋鐘聲林下寺燈影水邊樓老去仍青眼吟多易白頭還思爲客處梧雨滴鄉愁除夕宿大雲院嚴風吹野樹溪雨浸山田自汲烹茶水誰供買酒錢苦吟方得句多病只貪眠

不管人間事清閑過歲年寄姑蘇劉欽謨清貧終不厭未老亦宜休楊柳閶門曉蒹葭笠澤秋園蔬乘雨種林菓帶霜收感慨應懷古題詩上虎丘寄周鶴洲太守風雨越江邊郵亭對夜眠鄉心孤島迥客思一燈懸論舊懷他日談詩記往年離魂將別夢幾度到臨川尋幽臨絕壑春望倚晴闌舉世情皆薄謀生道更難雲邊雙闕迥林下一官寒自笑卑棲意塵冠未敢彈七律寄余汝盛久旱村園豆麥焦鑿池引水灌田苗籬疎野竹橫窗戶潮滿春帆礙浦橋酌酒不愁無苜宿揮毫深喜有芭蕉人生適意應如此莫怪淵明懶折腰琴川道中斷雁聲寒隴日昏畫船撾鼓入孤村燈前感舊無書劄枕上思親有夢魂短髮尚紆新宦牒好懷都負舊琴樽題詩却憶山莊下風雨瀟瀟晝掩門去婦辭鴛帳留春上錦文高堂賓客賀新婚穠華似玉生蘭砌衰落如花棄草根薄命謾垂今日淚愁顏猶憶舊時恩班姬紈扇秋風早滿院蒼苔獨閉門夏日寄高尊鄉州守林屋虛寒半掩扉野情偏稱綠荷衣柳風乍起燕雛輭梅雨初晴荔子肥歲月無情催客老溪山有意待君歸浮沈世事何須問好整絲綸坐釣磯效李商隱詠淚香閨頻蹙遠山眉不似昭君出嫁時有恨染斑湘浦竹多情讀罷峴山碑殘春故國難爲別撫景新亭空對垂蓋世英雄亦如此楚歌聲斷益堪悲橋成織女歛雙眉雨灑人間七夕時書寄邊鴻持舊節劍留孤塚對殘碑鮫人雙袖因珠濕和氏千行有玉垂笑殺步兵狂太甚窮途回首不勝悲寄黃文大化州使節遙臨嶺海西桄榔葉暗春溪連村禾黍沈雲綠繞廊桑麻似掌齊夜月滿城無吠犬晨烟隨處有鳴雞太平氣象多吟咏喜雨亭前取次題

懶蒼萬事無心酒一瓢庭前積雪待春消稽康箕踞真成癖陶令歸來懶折腰看竹熟知傍舍近尋詩生怕出城遙紛紛裘馬紅塵裏忙聽鐘聲趁早朝題淵明歸五柳圃栗里柴桑秋正深歸舟尤喜遂初心閑情都付籬邊菊佳趣惟留壁上琴紅葉客來長不掃白衣人去自成吟一從遯社攢眉後直向山中醉到今殘年書事寒雁驚寒下浦沙故人千里未還家暮年詩酒醫愁藥浮世功名過眼花白屋謾栽高士柳青門懶種故侯瓜日長社散歸來晚倚杖行吟送落霞林泉深處臥烟霞流

水寒雲八九家江客帆檣懸網罟野人籬落帶桑麻案頭墨蹟兒臨帖燈下車聲婦絡紗待到春風二三月石爐敲火試新茶他警句甚多不能殫述再抽一二以示同好如殘歷愁中盡流年夢裏過客思秋聞雁鄉心夜聽潮林深芳樹合磵轉夜泉分流泉分古磵荒蘚上殘碑門掩花空落人閒鳥不知石壁苔侵字松杉鳥護林山花彈綠鬢月鏡暈青天有田皆種秫無竹不當樓身病仍躭酒家貧易廢詩梅開人別久書寄雁來遲江沙粘野艇樓月照秋琴交情貧後見鄉夢客邊多天空孤鳥沒江闊遠帆來野色低青嶂亭陰歷翠苔世途輕白髮交態重黃金帶雨隨孤艇穿林翳晚鐘川雲沈野色溪雨亂泉聲書帶從爲草荷衣不受塵曉日黃泥坂春風綠草坡畫牛俗塵隨事滅詩債少時無徑竹籠烟翠池荷戰雨喧野水帆歸浦秋山燒隔林小杓連雲汲方餅帶月盛蟹井旗翻曉帳雲連塞角奏寒譙月滿樓送都使雨餘一水當溪落嵐淨千峯入戶低松門書院催我年光惟曉屋擾人離思是秋砧雙杵搗殘千里夢一尊傾盡百年心秋日偶成雉扇影分雙闕下羊車聲度百花中啼鳥無情

過別苑飛花有意到深宮無題林隱曉嵐山半出湖添秋雨水平鋪西湖茶竈曉烟籠野色硯池秋雨洗溪聲南寺白酒熟時留客醉黃花開晚待詩催世事無憑蕉覆鹿禪心已作絮沾泥送僧數點遙峯天地外一聲長笛海山秋幽居一樽酒盡空明月千里書來見故人爲懷南畝躬耕非管樂北窗高臥即羲皇冬蒼草堂江上有詩楓落早籬東無酒菊開遲寄黃儼仁南畝雨添耕後草西齋塵掩讀殘書看竹有詩留野寺尋梅無路到溪橋載林從部庭梅破雪回殘粘野艇樓月照秋琴交情貧後見鄉夢客邊多天空孤

回輕吳拙成方伯皆婉轉切情新越可喜其爲名卿虛左引之人林不虛也近有吳臺卿者以老抱關學杜詩積草幾千餘首而於潛尉林登程休官後亦稱詩其咏餅菊云霜枝分折後猶貯半餅秋色自籬間出香從几上流差堪娛衆目寧許插盆頭一勺涵餘潤能存數日幽梅都尉園看竹云人去秦臺竹尚青四時疑有彩雲停霜中節凜孤臣操地下根分貴主靈三徑陰森連舊閣半溪烟雨暗荒亭孫枝爲染虹橋血化碧竿頭似有腥二詩爲余鑒賞即未堪雁行竹溪亦見莆功曹中之不乏人耳

彭閣老

彭文憲閣老時詠陶潛云解印歸來雪鬢飄呼兒滴露寫前朝丁寧莫汲江頭水恐是金陵昨夜潮又詠昭君詩云抱得琵琶馬上彈朔風獵獵雪漫漫草中白骨如山積莫怪將軍出塞難雋永有味堯山堂外紀作彭華詩查文思集無此詩則出文憲明矣黃參

石田題畫

沈敘南畫入神品而詩亦清眞可詠予嘗得其題畫數首不必觀丹青水墨而詩亦可當生綃粉本也歇樹高樓日欲西竹梢晴霧四簷低流雲過去青山在恰好捲簾幽鳥啼山隱幽居雲木深鳥啼花落晝沈沈行人杖屨多迷路不是書聲無處尋愛是垂楊嫩綠齊放舟晴日弄春溪滄浪自唱無人和飛過水禽能一啼雨跡未乾花亂飄一溪新水欲平橋有人問我門前路不覺斜陽在樹腰住處眞成與世迷一重雲水一重溪會琴會客還容客接木通橋野水西碧水丹山映杖藜夕陽猶在小橋西微吟不道驚溪鳥飛入亂雲深處啼臨水人

家竹樹中只因孤嶼水船通當門細荇牽微浪繞屋藤花落輭風水次人家似濯西參差竹樹路俱迷溪翁兀坐不出戶日午飯香雞正啼客來客去吾何較山靜山深事亦無一卷黃庭看未了紫藤花落鳥相呼山雨欲來雲滿屋溪風未起水生波石苔坐久人垂釣猶有微陽掛女蘿山徑蕭蕭落木疎小橋流水限林廬秋風黃葉少人迹雞犬不聞惟讀書獨坐樹根無一事清風滿袖作微吟夕陽好在秋水外日閣遠山還未沈右詩皆石田集所不載皆于畫幅見之錄之以當臥遊耳

胡笳圖

沈啟南題胡笳十八拍云蘆葉傳聲拍拍鳴畫圖傳得態如生玟從三姓邕從卓自是人間父子情猛于斧鉞之誅者矣

唐伯虎

唐伯虎疎狂玩世嵇阮之流也詩雖不甚雅馴而一段天然之趣自不可及如去日苦多休檢歷知音諒少莫修琴生涯畫筆兼詩筆踪跡花船與酒船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絃管醉千場苦拈險韻邀僧和煖簇薰籠與

妓烘皆自寫胸次非若組織套語者也近雲間彙刻伯虎集中誤入宋張文潛七夕歌宜刪去之

唐寅題畫

偶見唐子畏山水一幅題詩云春風修禊憶江南酒榼茶爐共一擔尋向人家好花處不通名姓即停驂極有風致唐集不載

伍晏

清流伍晏弘治中貢爲廣文能詩如草根蛙鼓吹花底鳥笙歌閒堦秋掃葉荒徑晚挑蔬隔寺聞僧磬微燈認釣舟又漁滄廟云漁滄之下潭水流漁滄之上雲悠悠行雲流水自古今荒城故壘行人愁龍爲蛇兮鼠爲虎腥毛臭骨皆塵土遊魂寂魄無所歸時傍寒蛩泣秋雨俱清雋可喜

寶鏡詩

楊用修寶鏡篇云繡戶無波菱自動紗窗不夜月恆光足稱工巧

王子淵祠詩

楊用修題王子淵祠一絕云曄曄靈芝發秀翹子淵摘

藻擅天朝漢王不賞賢臣頌只教宮人詠洞簫詩意與田況琴臺相類

陸子絲

姑蘇陸文組夜歌云染蘖作儂衾持冰置儂枕城烏夜夜啼寒苦不成寢美人寄書云秋夢無憑客路遙尺書封寄恨迢迢吳綾不及桃花紙顏色都從別後消皆有麗情

南屏詩

四明豐道生雪夜過西湖南屏山詩千巖萬壑玉層層

夜半山腰見佛燈竹影掃窗塵不到滿牀風雪定中僧清逸逼人

陳高吾桃源詩

武陵陳高吾少司馬題桃源云輪蹄影絡東西路雞犬聲聞遠近村又云有無仙跡在何處今古人家住此山亦佳句也

陳德音

吾鄉嘉靖中有陳簫宇德音隱士也詩法唐人人無知者近其孫鴻出遺稿一帙佳句層出如山深僧餉早天

遠鶴歸慵日影沈秋磬松聲響暮山歸心秋轉切遠夢老難成窗寒葉落後竹響雨來時久客依人懶虛名到老休行裝衝片雨歸夢落千山棲鴉驚夜火歸雁過更樓殊有幽人之致

周所諾

周所諾名如塤莆處士也足跡不出戶庭苦吟弗輟未嘗妄與顯者遊里中鄉紳學士罕識其面故其爲詩綽有林壑之致自作田家吟云不識市朝車馬喧殘蓑弱笠老田園柴門去廓無多路野竹臨流自一村春雨桑麻終歲足淸時雞犬數家存兒孫牧畜南山下爲道須防猛虎繁可以見其逸韻矣他如風生極浦潮常白霜冷空林草變衰萬里寒山橫積雪半汀衰草隱斜陽百花潭上漁竿在五柳門前鶴徑荒因嫌城市非吾土却傍漁家作比隣墻壓花枝妨客過泥深苔徑喚人扶等句全無烟火食氣

西湖聞笛

嘉靖中餘杭詩人徐後西湖聞笛云月白霜寒客夢醒笛聲迴出柳洲亭莫教吹過孤山去風裏梅花不耐聽

一時傳之

楊椒山臨刑詩

楊椒山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千載之下猶有生氣

鄭瑧晦黃增

鄭昭封公字養晦閩之惠安人系出莆朱氏襲母姓以子苑馬卿一龍封主事贈中憲大夫所著小園抱甕錄有蠹木賦何穉孝司空刻之文徵矣余錄其桃源行云當年父老苦秦苛扶攜去種武陵桃種桃父老死已久

只有兒孫食土毛後來漁者因迷路忽入桃源驚指顧慇懃相訊果云何彼此諄諄各言故我爲先世避秦來種桃自活山之隈世世但知桃有實年年不問今何時花開葉落長如此地析天分豈所知漁人爲道秦不久鹿因爲馬死劉手炎精尋蝕復重光四百餘年有九有三龍鼎峙難久居五馬渡江晉室餘紛紛胡羯彌寰宇我欲避秦曷去諸一聞此語共愀然自是人間別有天既脫秦人狼虎口又免漢魏幾倒懸爾今遠來可共處倘若歸歸勿浪語此中奇隱六百年未許外人來遊此

漁郎謂我有妻兒不得久留遂去之一行一顧一表誌去後重來失路歧世人便作神仙道神仙蹤跡豈人到古多避世深谷中豈獨商山有四皓吁嗟世變日異常在處無非爭奪場不是深居何有鄉胡能不見網羅傷手植園竹云嗟我先人舊卜居四圍未有一枝竹鷦鷯巢林鼴飲河環堵蓬篙豈問俗邇來學古手移栽甫及二年筍抽玉思尺瑕玕逆地穿須臾不覺仍有六居然孫子傍母生孫子自高母自却一年勝似一年高四時無改幽軒綠孤風凜凜迫古人夷齊不食周家粟西晉屯鬱廢卜隣李唐六逸思改築嗟予無事時翫之日食恒須臾有內此身雖瘦道自清敢望對之仍大嚼森森君子立園東安得異時鸞鳳宿古人以竹比兒孫我今作歌歌淇澳二詩清真簡遠超然塵壒之外課子及孫有處世寧須辭爵祿立身全賴有詩書之句今孫又燦以名進士官瑣闥能世其家云

鵝池生

趙郡宋登春自號鵝池生壯歲鬚眉皓白任俠遊燕趙間後雜髮爲僧不知所之吳郡徐大宗伯學謨爲之傳

而梓其詩詩悲惋豪逸嘗賦俠客行云賭擲賽劉琨家奴過孟賁千金不肯顧一劍爲酬恩趙瑟停鳳柱燕姬促象尊平生款段馬羞入孟嘗門又抱玉幾年終獻楚懷書垂老莫干秦又酒腸方大黃金盡世事才知白髮多皆自寫其胸臆者也

謝司農詩

吾鄉謝大司農杰宿雲窩有詩云刀圭有分仙緣熟雞犬無聲午夢閒佳句也

楊鵬翼歡遷詩

詠鞦韆詩以洪覺範之作爲最而元人楊鵬翼一首尤佳也日轉華簷樹影偏謝家庭院簇神仙綵繩斜擘纖纖筍畫板輕承步步蓮弄玉未升雲漢上綠珠先墜舞樓前不知小徑殘紅裏明日何人拾翠鈿近徐茂吳有句云蓮生不在地柳弱會搖空亦自有致

沈明臣芎蘿山詩

沈明臣題芎蘿山云越國輿圖海上多千巖萬壑繞鮫波計然空奏亡吳策誰道功成在芎蘿亦微婉

癡學集

徐氏筆精卷四

京口鄔佐卿字汝翼中丞公子也性豪爽喜遊俠邪著述甚富曰文集外有豔詞十卷題曰纏頭集皆生平贈妓之作佳句麗情可歌可咏如笛中舊恨留金谷天上新愁問玉巵江柳眉梢雙鎖恨海棠春盡獨銷魂寶鏡夜寒鸞顧影畫梁春暖燕歸樓妝粉曉沾蝴蝶草啼紅春染杜鵑枝鬢梳蟬影分雙翼衣剪靈綃學六銖小閣題情絨豈蔻空庭微步出蓮花樓前彩鳳隨仙史陌上銀箏誤使君春回漢水思捐佩月滿秦宮照捲衣玉樹輕宿凝屈戌垂楊新月掛鞦韆楊柳調翻歌扇月柘枝香度舞裙風翡翠香籠條脫煖梧桐聲轉轆轤寒明月小樓關盼盼垂楊深院李師師等聯膾炙尤甚義山無題之後亦不多見也

黃孔昭 黃增

崇武黃孔昭山人名克晦以詩鳴海內舊矣余曾識之燕市中歿後家遭鬱攸籍盡燬黃太傅彭湖撫齊時爲刻之山東今版不知尚存否今恐其久而湮也時摘其七言律云寒色蒼蒼落日斜空庭獨立數歸鴉石人此際方無淚羽客今宵亦有家已判離愁消柏葉誰堪詩

徐氏筆精卷四

句頻椒花明朝攬鏡休憐色未入新年鬢已華玄宮除夕江城人夜竹煙青急雪飄風玉滿庭亂絮乍欺千樹火同雲全沒半橋星鼓邊鶯羽飛還下歌裏梅花落不停四座同心如朗月瑤臺春酒可敎醒上元雪夜觀燈水部官梅已不存折花何處坐黃昏故人魚信空烟水歸客春衫漬淚痕樹色雲迷滄海微濤聲月湧楚江門遙憐匹馬長安道傷行諸生望叔孫廣陵懷孫博士東粵重來倍黯然荒村古堡暗蒼烟山中故老無歸業水上新民未種田江燕春深巢樹腹野狐月落吠溪邊東風那管亂離事草色

藤花似往年惠陽傷亂十載珠江又一樽涼風萬里灑江天客談遺事猶能記僧恨留題已不存暝色未沈天外樹月光欲動水邊村孤亭坐久人聲絕明滅漁燈兩岸昏海珠寺四百二峯中是雲舟中終日對氤氳天陰不辨神仙氣雨過還開錦繡文石洞別時花自落鐵橋行處水空聞夜來萬令親相語丹竈重泥却待君舟中望羅浮桃花洞口醉如泥鐵笛橫吹乍出溪帶月欲歸滄海上隨風忽過畫樓西林空巢鶴翛翛起簷迴飛雲片片低半夜何人聞此曲萬家俱向夢中迷飛雲閣聞笛千重流水百重

花懸磴依然曲曲斜亭下小松青蓋偃峯頭大字綠苔遮絕憐雲寶教亡酒生愛泉聲鬬煮茶借問主人今強出還應誰爲伴烟霞巢雲巖次派上人蒹葭霜落夜迢迢江水無風也自搖正憶高樓坐迴客時聞險語出層霄隔橋人語三家市近浦雞聲半夜潮新出滿樽懷我否可無白鶴一相招集夜憶張星湖風壑雲門險若何芙蓉步步拂雲多滿襟蒼蒼披花入兩頰蒼苔轉石過水黑空潭龍蛻朽天清萬樹鳥聲和山靈未必欣相迓凝笑逢人帶女蘿溪源迤中壑舟無力谷神光石像千年草樹傍匪虎不曾悲曠野猶龍何事蛻高岡雨深衣袂生秋蘚月曉鬢眉帶古霜誰謂西戎終不返山中紫氣夜何長靈坐石老君京門分袂各沾衣六載懽生入夜歸征馬何言難復繫離筵只勸莫停揮湖南草爲王孫綠北渚雲隨帝子飛千古小山稱小雅賦成應寄釣魚磯送顏範鄉岷府左相對酒常逃醉後禪當歌猶是飲中仙狂來險語爭千古老去降心異少年燭外天河低入樹簷間露竹暗浮烟相看已盡清宵樂惟問車公何處邊集李世禎蘭芳亭靈峯入暝更嶙峋寺外輕帆泊古津五岳乍歸天外客雙林還坐月中人

泉聲隨梵飄松壑露氣凝雲覆水蘋明發山巔更滄海風高從拂白綸巾鼓山寺薊門衰鬢颯驚秋風雨蕭蕭獨倚樓四海新知名下老頻年多病客中愁雲連北極迷宮樹水發西湖出御溝京國逢君懽不淺可憐經月不同遊病中寄歐禎伯破曉天雞隔翠微五松絕壁倚巍巍雷霆鬬峽雙龍走日月爭池一鳥飛碙上苔花留篆影封中雲氣變秋衣二臺顏色依然好爲我西山駐落暉和詹中丞泰山詩纔過危橋便隔人稠花接葉復迷津朝朝山翠皆成雨樹樹禽聲各爲春每以烹茶知水品不緣垂釣儀

江鱗永和千古風流在百罰深杯也莫嗔暮春集曲水亭漢家
列郡古名州五馬連翩擁七斿去路雲蒸三伏暑到城
月滿一天愁窗中遠岫廬山出門外平潮楚水流若問
襄陽曾出牧至今菁舊滿歌謳送黃饒州舊纖月西樓
已可望雁聲斷處一痕霜微紛露葉光猶淡初上風簾
氣自涼羌笛漫教悲舊曲娥眉空與妒新妝只將今夕
娟娟影預卜中秋一夜長八月初三夜月南園斗酒為誰餞韶
華暗別傷人棄一風一雨花奈何春去春來人自換蛺
蝶偏隨坐處飛殘鶯欲向愁時喚年少郎能不送歸到

徐氏筆精卷四

是白頭心易亂送春五言排律元我不復古後駟亦無良
歲歲勞占募區區守大荒輕車今滿地比馬各成行大
將高壇上中軍細柳傍留侯方虎嘯尚父欲鷹揚心苦
頭顱白年高膂力剛指揮雲鳥集訓練藻鳧忘令節春
鑽木嘉辰宿在房百金名下選三屬戰時裝芳草承輪
碧飛塵繞陣黃吹笳凝未徹職志遠相望雷鼓聲難及
風標勢莫當止齊刀劃斷立壁鐵迴將盾盡雙能合弓
皆兩石强逆鱗攖自碎怒臂到應傷揖客元非戇豎儒
固乃狂觀兵雙眦裂入幕二毛蒼氣借銜杯湧言因說

劍氣行看滄瀚海坐見擄名王欲載班生筆還歌吉甫
章師機營觀俞都護車戰　江水含秋淨潮橫帶岸斜乍沈青草堰
俄失白鷗沙夜色開天鏡晨光盪日華一龍吟自冷乘
雁集何加碧映臨流郭清涵理釣槎世人多自喜河伯
未應誇水滿澄江七言排律四門已下先生榻雙樹因過大
士家林上詩書連釋部桁間袍帶雜袈裟疎簾映日垂
垂白絳帳褰風故故斜古調已知傾海內同聲猶自滿
天涯冰河赤鯉堆霜膾火圃黃蔬煮綠芽社友舊曾期
慧遠門生今復識侯芭酒中為壽身先起醉後留懽興

徐氏筆精卷四

轉賒落日龍鍾扶上馬寒空蕭瑟數歸鴉陰沈九陌雲
如葉颯沓千林雪欲花為問何時還更約吟鞭早拂五
城霞歐博士招飲繡佛齋五言絕遠影亂歸帆孤烟發長磬垂綸
岸岸移楊柳遞相映題畫簷口日落昏牛羊下長阪笛聲
乍有無漁舟知近遠背郭草堂七言絕五虎山如五虎蹲盡
對無諸舊國門無諸去後山空在秋草蕭蕭日又昏
微茫星月下江鄉三十六灣江水長夜半舟人相借問
好風日出到洪塘　靈山廟枕越江皐十使三年一換
袍神去神來人不見滿江風雨淚頭高　渡頭相送泪

沾衣日暮相思不下幃潮水莫言還有信渡船兩日一同歸　南堤楊柳北堤榆新樹成陰舊樹枯所恨相逢俱窈窕悔將薄倖怨狂夫　苦竹渡邊苦竹枝常思嶺下常思誰奴自不言誰得會江風江雨自應知　雲起南臺墨未濃俄然一雨暗千峯篙師解說當年事臺下分明有白龍　越王城裏九山分只見三山翠入雲山下有山看不得奴從何處可逢君款乃歌　馬上寒風拂紫髯胡沙映月白纖纖漢家金印元如斗勳業惟看畫戟尖送人出塞　懷君山上白雲巢一雨鳴泉百道交巖下新松

今許長滿庭風影月中梢　懷君水榭枕江流楊柳芙蓉夾岸秋明月滿天漁唱罷吟詩誰共白鷗洲　懷君水上木蘭舟白日空維柳樹烟一片風來何處落銀河舊泊斗牛邊　懷君白鶴太孤高夜半寒聲落海濤遊子貂裘今敝盡霜前為緝刷風毛四懷寄詹汝欽　石罅秋花結紫藤陰苔如錦覆嵯嶒北宗弟子今誰在猶說當年有懶僧懶融洞　虛實明通一指窺風吹塔影落霜幃只緣插漢千餘丈莫訝高標却倒垂塔影亂山無徑不通樵漁舍陰陰映綠蕉樹杪泥乾江水落村邊沙白瘴烟消康州圖

詩皆清峭絕塵更玉敲金其它秀句不可殫述如鳥龍夜市翻滄海星斗春城落暮雲寒氣猶凌風裏樹晴光初閃日邊山得酒有時還罵坐遊山無處不依僧老知白壁投人暗貧笑黃金結客稀當樽不乞天孫巧取石曾逢日者看白髮久堪搖落夜青燈況對別離樽山市憤嘗元亮酒江門堪憶季鷹魚客中良晤秋三五水底青天月一雙江亭中秋　月明應作梅花夢吏散還書竹葉符送人令博羅　寒聲萬井傳雙杵隻影空庭過斷鴻江湖結客名終在風雨還家夢未眞水帶平蕪雙鳥下雲連遠寺一僧歸晚晚雲氣未分樵客路鐘聲乍動羽人宮嶺海上秋霜知歲隔花開春雨待泥乾送乾燕語語新俊可喜與劉長卿謝皐羽差堪伯仲矣惜前半偶佚當見而補之

沈倥侗

吳人沈愚號倥侗善書工詩雪夜云瓦爐溫酒夜燈前紙帳梅花伴鶴眠不似玉堂金馬客五更風雪去朝天

辨琴聲

唐李龜年至岐王宅聞琴聲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人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滿

也王百谷曲中有詩云一半秦聲半楚聲秦娥調瑟楚娥箏鳳皇城裏家家雪但是紅樓凍不成用事恰當

梅子馬寄情詩

宣城梅蕃祚喜遊平康當意則揮千金不惜有寄馬湘君云流澌十月下雙魚傳得金陵一紙書馬角未寒盟語後蠅頭猶漬淚痕餘夢中暮雨題難就鏡裏春山畫不如紅杏碧林千萬樹待儂花下七香車麗情綺句溢于筆端然竟以色死于金陵

御溝水

唐人詠御溝水詩頗多亦有佳者第不如近日章元禮一絕爲勝詩云西山千澗水爭流盡入宮牆出御溝紅映芙蓉青映柳更調鉛粉上朱樓

魚鱗雲

淮南子曰雲如魚鱗湯義仍詩風光散羊角雲氣集魚鱗亦工巧

江仲魚

崇安江仲魚諸生也予從王粹夫識仲魚乙未予之武夷仲魚導予遊三十六峯仲魚雖經生有碩人之致武夷諸峯各置書帙筆硯隨意所適留連旬月衣道衣冠道冠又儼然羽流也仲魚善詩詩不作人間語嘗賦秋風懷友吟二十餘首皆道侶漁父樵夫與猿鶴而已風塵之客不預焉如懷朱漁父云九溪深處似嚴灘渺渺風塵白眼看葉艇每隨幽嶂出茅房孤掩落花殘芙蓉衣上雲千片楊柳枝頭月一竿釣罷瓦瓶曾共醉滿身零露不知寒未幾仲魚逝矣年僅三十也每過武夷不勝山陽之愴

何樵仲

何樵仲名其漁邵之建寧人也爲詩有苦思樵仲死予哭之詩偶檢其手稿絕句有冷然之韻梅口待渡云野曠微風起白蘋村居三里若比鄰江干風冷秋山暮立盡斜陽無渡人碧簫洞云長林籟靜自盤桓松露侵衣夜未殘三十六峯明月曉碧雲吹破洞簫寒山下買酒云隔浦漁家傍酒家漁簑掩映酒帘斜探囊恰好供歸興買得黃魚并杏花

張陽生

張陽生者名復亨郡諸生也能詩而名不顯丙午歲始

與予定交一再執臂而陽生遂以疫死年未三十也遺稿散逸予從友人處拾其北征一集有遊西湖云山翠湖光畫染扉珠宮縹緲晚鐘微僧尋三竺沿堤過鶴認孤山背水歸柳影亂分公子棹荷花輕襯美人衣繁華不酹飄零客愁聽啼鵑又夕暉又上寧夏黃開府云登壇十載拜西征部落爭傳建節名虎竹嚴分秦斥堠狼烟初斷漢長城葡萄月上降羌舞苜蓿風寒戰馬鳴幕府能容前箸借少年原是棄繻生又魚窺法座澄波淨龍起空山宿雨腥寄食應尋彈鋏侶埋名終託鼓刀屠

春陰香徑宮蕪沒烟斷松橋岸柳疎五言如花開招客至松老著書成晚晴催積雪殘雨入輕寒雨聲分夜話岸火對秋眠皆警句也

林時中

友人林宗大字時中邑諸生也屏居村落不入城市好吟詠人無知焉獨與余兄弟交最驩歿後遺稿散落偶得數首亦自有致送人尉西蜀云百仞高峯入縣門官閒何處不君恩莫將萬里思家淚落盡巴江一夜猿又范增墓云鴻門玉玦計難行楚漢雌雄勢已成何待彭城方發憤可知亞父亦虛名孤墳不識英雄淚落日堪傷鸛鶴聲此去赤松應咫尺白雲千載壯留城

鴻門宴

謝皋羽鴻門宴一篇可泣鬼神楊用修極稱之又有楊廉夫韓仲村繼作稍不及也予友林子眞復擬一首云翳雲埋空日色黃一龍一蛇鬩相將指天有約公莫舞後入者臣先者王此日鴻門判生死戰場咫尺華筵裏漢王若失我爲禽寶玦無光玉劍起覆危壯士怒酒醺芒碭山北愁歸雲一雙玉斗正飛屑漢王間道馳至軍

奇峭可喜不減廉夫仲村也

吳非熊

新安吳兆非熊能詩而貧日甚游江湖十年落魄不能爲歸計有詩云谷口鐘聲度嶺微嶺頭嵐氣散朝暉江山處處通鄉路只是遊人不得歸可謂深于貧者矣又如松楸有夢鄉山遠桑柘無烟野市寒歸路馬寒廬岳雪驛樓人夢秣陵鐘尊前坐臥憐多病海內存亡問故人原桑漸綠春蠶起岸草初齊候鳥鳴皆僑爽有味予友曹能始交遊遍海內而獨賞心非熊卒之客死粵西

悲夫

貧況

陸放翁詩云糴米歸來午未炊家人竊憫老翁飢不知弄筆東窗下正和淵明乞食詩近友人新安吳兆詩云釜裏生魚甑裏塵非關久病却關貧案頭但有梁鴻傳閒誘荆妻學古人皆深于貧況者此況難與富兒道耳

采蓮曲

吳門沈從先采蓮曲解道芙蓉勝妾容故來江上采芙蓉檀郎何事偏無賴不看芙蓉却看儂風致可挹

顧仲韓 黃增

華亭莫廷韓上洋顧仲韓皆奕奕才情盼倩辯麗稱雲間二韓廷韓文名滿天下有石秀齋集行世仲韓詩勵有存人莫能名者其諱斗英籍上海諸生符丞名世公子也少有儁才磊落不羈窮服饌娛聲色選伎徵歌座客常滿日費萬錢不惜每出輒載與俱晝舫旅棲盤卉圖書古尊罍畢具竟以此傾父貲鬱鬱貧病以死余薄游海上始知有顧仲韓而墓草宿矣詩多憐風月狎池苑大都流靡以自妍今錄其尤者五律如十五畫新蛾紗窗乍學歌纖腰微約素美睞暗迴波遇賞春愁少逢歡夜態多名花非不豔解語奈卿何花間有贈曉夢回金屋簾櫳月色寒難將鸞鏡擬猶作翠眉看滿過還疑滿殘來似未殘清光元不異秪惜夜將闌殘月如新月雲巖環四壁愁病挾書眠夕枕頻妨雨晨炊屢罷烟寡交憎醴合多技悔膏煎欲識山中傲來聽叔夜絃答汪青虹問疾吾意自從好世情空棄貧食魚慙幸舍捫虱向時人餅粟傭書滿山花抱甕新壯心悲櫪驥多病亦精神較嵇還復懶擬庾更多愁拙笑安蛇足癡真類虎頭捫胸開五嶽搖

筆吐千秋不解千人策文園豈倦遊幽棲成獨往孤憤好誰論市駿臺空築雕龍筆未貧簡囊羞子母扶病賴君臣不信揮金者終爲泣玉人古人非因極詎以不窺園志得貧翻樂生從病益尊滑稽聊玩世聚散漫題門大雅存吾道頹風不可論臥病感懷七律如春染隋堤萬縷搖隔年憔悴一時消剪來翠羽初成葉鎔得黃金乍作條不雨不風猶自怯新鶯新燕共爭嬌行人未許輕攀折留與娥眉照樣描新柳西風蕭瑟柳條輕翻似依依乍向城看去尚含南浦恨折來俱是故園情楓林解點桃

花色杜宇能爲黃鳥聲留得舊時餘影在秋江一路月扶行殘柳如新柳一自瑤臺換羽衣怕來塵世惹芳菲人間不合釵頭見花底誰知月下歸掠向夜窗驚曉色穿將珠簾亂朝暉婆娑冷豔無消息想爾深深避葉飛梨花白燕衰草荒原野燒生寒消殘燭旅魂驚異鄉兄弟千行淚一枕風濤半夜情欲託緘題無去鳥誰憐蹤跡向浮萍孤蓬已是腸堪斷況是蛩聲又雨聲夜泊思家金閨罷繡坐簾櫳忽下霜前片葉紅無限閒情憑素管好隨流水出深宮空巖魚鑰門重鎖誰曉鴻書路可通祇恨殷勤題

不盡何時芳樹又西風御溝紅葉貧如楊子文難送渴似相如賦未成自厭炎霜淹病骨不妨涼燠換人情禦寒裘敝翻誇縞嗜酒囊空每羨醒吾性寡營今有慕何當騎鶴聽濤聲七絕如一片春山乍學描纏頭初試紫霞綃章臺無數青青柳最惹東風是嫩條秦淮小姬病臥那知春去來祇看花謝與花開傷心不獨憐春盡虛擲韶光轉自哀送春其它警句如樹翻先客醉山欲借烟奇苔青山作黛沙白水爲衣窗暗刑花雨池酣織柳烟山從斷處教雲補橋向欹來仗石扶長林興到頻呼月野渡人催已上潮江迴斷岸隨蓬轉風逐流雲帶葉飛欲延月意窗從破恐礙荷香麝罷焚春老惜花悲甚鳥雨淫憂歲望深農白髮憐人看未滿青蚨問我剩還無皆淒清有致讀之欷歔欲絕傷其才而不遇也

林春秀

古田隱士林春秀字子實號雲波性嗜酒號詩家貧不能取酒有友鄭鐸多良醞日往飲焉醉後則酒狂不可禁鄭度其量錫造一壺刻雲波二字至即盛酒飲之三十年如一日也林詩奇警不凡山居云但住溝西第五

村香秔釀熟少開門家僮祇自爲樵牧徑竹憑他長子孫雨過曉山泉噪澗花生春菜蝶穿園抱琴客到棠梨下卯酒猶醺藉柳根又云迴巷短垣緣枸杞古塘枯竹立鵁鶄壁間寫遍離花影雲裏崩來水碓聲又云野老眼經門刻字漁郎親見水沈碑鄭歸泉下數年林亦髮種種矣每讀其詩輒詫與人兩絕也

白燕詩

白燕詩國朝袁凱最得名而後人和者最多近見江西鄧泰素二律亦新麗可喜從前故壘是耶非別後新姿

似者稀春曉玉樓乘霧去夜闌銀漢帶星歸凌波不着鴉頭襪剪水如窄鶴氅衣多少伯勞堪遠避輕搖淡抹向西飛同去同來伴侶非異姿異態世全稀鉛華盡洗都無着銀蒜低垂若簡歸遠向吳門裁匹練早從王謝託烏衣惟餘嘴距新紅溜猶啄梨花蹴架飛

墨紗燈

閩中近製墨紗燈精巧異常海內爭重之曹能始曾於杭州逢元夕人家有張此燈者乃邀友人同詠能始詩云質裂橫疑水光生薄似苔憑將彩筆畫認作剪刀裁

鳥向空中度花從鏡裏開細看若無力不畏曉風催諸子罷唱

米君夢秋柳詩 黃增

近賦秋柳詩者數十家無如米君夢之婉轉忉悵附物切情原草十二錄其九離亭當日唱離歌祇爲柔條傍渭河恨不任他攀折盡衰來徒自惋傷多百年秋思愁中斷千古春情夢裏過縱是王孫金勒馬也應相向歎蹉跎　一夜西風耐便凋他鄉何處不蕭蕭依稀有葉還無葉搖落長條復短條難忘折來情皤皤更愁看去路迢迢經過若問傷心地淚雨寒烟鎖灞橋　纔失陽和氣便寒遙林遮霧曉漫漫微霜未着枝先勁零露方滋葉已乾弱質縱凋還自惜芳心猶在詎應殘請君試看深秋色不學青楓更染丹　濯濯芳時枉自矜枝頭錯許露珠凝綠陰別去留難住黃葉飄來掃不勝新曲更翻成苦調舊遊重過等寒冰天涯一望同岑寂未必豪華在五陵　名擅章臺第一家忍將憔悴送年華容銷已失如眉葉才盡難迴比雪花纔見高樓堪繫馬俄同寒樹與棲鴉榮枯只是尋常事忽漫逢時莫自誇

何處相逢最有情平康曲轉大堤橫迴眸不忍枝頭望攜手眞愁樹底行近淚幾絲渾欲斷牽情千縷苦相縈自經委謝無窮憶應悔風花忒煞輕　寶馬香車滿路塵相看能得幾時新飄將墮地皆成土悲自傷心敢怨人綠謝枉遮千里目青歸難借一絲春蕭條隨分黃泥岸羞把繁華問水濱　不和悲歌也自傷秋來天地慘茫茫愁生衰草斜陽外怨結歌臺舞榭傍歲歲煖風吹到冷枝枝綠葉變成黃而今始信桓司馬當墮金城淚兩行　不作風聲作雨聲牢騷無復繫人情悲來屈宋

應成賦凋後檉楊莫辨名寒露降時渾是殺孤根隨處合全生秋條好耐三冬過依舊萌芽各自榮君夢名雲卿生于汴徙于婺卒于苕有山居詩極幽人之致在南中贈余二律殊獲我心今佚不存矣

問月樓集

崔孝廉徵仲貽予新梓問月樓詩中多儁語贈州同王九皋云笑我無魚歌幸舍憐君有蟹領監州送劉之罘將軍云射虎功高偏不賞雕龍才老竟如斯贈陶嗣養云鳥留書法皆成篆龍是文心不用雕贈王蓋卿再舉子云搗盡玄霜元得偶捧來明月本成雙弔謝皋羽云魂隨宋寢冬青樹墓傍嚴陵古釣磯鍛鍊工巧詞壇之射鵰手也

長溪小草

潮陽吳光卿仕訓以孝廉董長溪教事工於詩有卓錫寺云老僧舊說留衣地幼婦新題卓錫碑又贈龔令君云問俗已看馴魯雉隨車復見舞商羊出都門云能無背水師韓信豈有窮途效阮公詠懷云少年慷慨性拋書早暮景微官照鏡頻潮陽前有周廷尉善鳴今則屈指光卿

徐氏筆精卷之四終

光緒七年秋七月巴陵方功惠校刊

徐氏筆精卷之五

晉安徐　煒興公撰輯
同里邵捷春肇復訂定
温陵黄居中明立編次

詩評五 方外　宮闈　外夷

釋十八則

歸宗偈

歸宗芝菴主依黄龍遂領深旨作偈云千峯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閒雲半閒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閒雖涉禪機當爲佳絶句也

禪偈

象田梵卿禪師嘉興人上堂偈云春已暮落花紛紛下紅雨南北行人歸不歸千林萬林鳴杜宇我無家兮何處歸十方刹土奚相依老夫有箇眞消息昨夜三更月在池泐山靈澄禪師偈云東菴每見西菴雪下澗長流上澗泉半夜白雲消散後一輪明月到牀前雖曰禪機實有詩致

簡堂頌

簡堂和尚頌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破衲蒙頭燒榾柮不知身在寂寥中

丹霞

丹霞語録云長江澄徹映蟾華滿目清光未是家借問漁舟何處去夜深依舊宿蘆花

永明禪師

杭州永明壽禪師山居詩云且停多事莫矜誇寂寞門中有道華偎嶺靜同猿窟宅栽松閒共鶴生涯榮來祇愛添餘祿春過誰能悟落花惟有臥雲塵外客無思無慮老烟霞又云浮生但向忙時過萬事須從靜裏休師道場故在淨慈寺靈塔故在太慈山歲久廢爲民墓萬歷乙巳法裔大壑詢之老農掘得石匣拾舍利十一粒靈骨俱在今移置淨慈後山起塔封焉

智圓

宋孤山智圓法師示寂遺訓以陶器合瘞後十五年積雨山頹眞身不壞爪髮俱長有自悼詩云蕭蕭墓後三竿竹鬱鬱墳前幾樹松此處不須兄弟哭自然相對起悲風

木菴和尚

金元時有僧木菴與元好問厚善嘗有七夕感懷詩云銀河如鍊月如舟花滿人間乞巧樓野老家風依舊拙蒲團又度一年秋

端禪師

元叟端禪師擬寒山子詩云昨日東家死西家賻冥財今朝西家死東家陳酒杯東復西西輪環哭哀哀不知本眞性慘慘登泉臺又云近來林下人多學塵中客養婦兼養兒買田又買宅善果無二三惡因有千百他

日閻王前恐難逭其責又絕句云人生在世有何事日用但教心坦平珠與金銀充屋宇到頭難免北邙行又云天上日沒月又出山中葉落花還開黃泉只見有人去不見一人曾得回讀此可以警世之貪婪富貴而不知返者

中峯淨土詩

中峯淨土詩云富貴之人宜念佛黃金滿庫穀盈倉世間受用無虧缺只欠臨終見願王貧乏之人念佛時目無家事涉思維赤條條地空雙手直上蓮臺占一枝身膺宰輔與朝郎蓋世功名勢莫量自性彌陀如不念未知何以敵無常此詩可爲富貴人之針砭

陳朝檜

松江上海靜安寺有陳朝檜皮陸俱有詩元僧守仁云吳楓楚柳逐烟空陳檜依然護梵宮可惜禎明歌舞地後庭無樹着秋風

天如禪師

元末姑蘇城中師子林天如禪師俗姓譚氏江西永新人嘗作楞嚴會解行于世又能詩聊錄數首于後鄉人

問我幾時還向道于今又入山一箇蒲團半間屋吳淞江上九峯間竹屋茶香滿澗炮綠杉深處響流泉目前有法誰能說落日微風一樹蟬竹根犬吠隔溪扉湖雁聲高木葉飛近聽始知雙艣響一燈浮水夜船歸開渠築岸護低田坐聽隣翁說去年賣却犂鋤買漁網兒童蕩槳到牀前又如隨緣消舊業任運過時光三界如夢宅四大如漚花一息微如絲宣肯長相續皆警句也

恕中偈

國朝恕中和尚名無愠台州臨海人太祖召至闕下留

住天界寺時宋景濂在翰苑遇休沐必訪恕中恕中工詩有句云日讀經兮夜讀經眼光直與月爭明有時不受諸天供儀食松花骨也清又云坐久藜牀穴書多鐵硯穿家貧無盜入山好有僧來皆有清思

宗泐

宗泐洪武中詩僧也祖龍行云祖龍乃好長生者沈璧徒來華山下目斷樓船海氣昏鮑車亂臭沙丘野驪山下鋼三泉開泉頭宮殿仍崔嵬當時輸作方亹亹函谷無關小龍死百尺降旗軹道傍十二金人淚如水題宋

徽宗山鵲圖云落日黃塵五國城中原回首幾含情已無過雁傳家信獨有松枝喜鵲鳴銅雀臺云西陵樹色暮蒼蒼明月相將入御牀寂寂帳前歌舞歇幾人含涕憶君王皆詩中之斧鉞也

古村居

釋宗泐古村詩云古村民古村居古村有田復有廬屋後桑麻四五區屋前榆柳八九株老婦辟纑兒讀書青燈夜照三更初牛角帶經耕且鋤年年歲歲輸官租聖人治世如唐虞飽來擊壤歌康衢烏紗作巾白布襦東隴西舍相招呼醉歸兀兀杖自扶古村民古村居寫盡田家樂事如一幅佳畫

天印禪師

天順間延津天寧寺天印禪師年四十足不出關至八十一歸寂謂衆曰吾寂後三年某日有星自東飛入西葬吾時也僧徒寄肉身于籥中三年蠅蚋不侵及期有星大如斗從東入西遂葬之所著黃葉心要天印語錄徽空內集直透禪微嘗和永明山居詩有云穿來冷鐵多年衲坐破寒龕幾片氈風寒夢醒巢松鶴日暖藤牽

挂樹猿雁將舊侶穿雲去鵶引新雛背雨過寒燈一盞半間屋夕磬三聲幾箇山槿籬土暖花開早竹版泥深筍出長澗水喧空懸瀑布巖松挂月展冰輪皆警句也

雪峯僧詩

候官雲峯山有二十四景天順中寺僧源潭作也雪峯云瑤臺凍合深迷路玉樹花開半雜松藍田莊云分水遠從寒澗落隔雲常見夕陽春一洞山云松逕月斜巢鶴淚石門雲濕雨龍還無字碑云剝落舊紋惟蘚迹模糊新篆是蝸涎萬松關云琥珀氣浮成翠靄黃金花落

混香泥梯雲嶺云雲開鳥道層層險路入松門步步遥蘸月池云弄珠神女乘空去臨鏡嫦娥倒影看閩中詩僧此爲上乘

五井詩僧

四明五井山僧傳慧字朗初余曾見其詩于明詩正聲中但收五言律絶六首平淡無奇也辛丑之冬余客四明始與定交見其著述甚富談鋒如河詩多不能盡憶如寄王百谷云惠山泉水虎丘茶相去柴門路不賒經歲故人書斷絶夕陽林外卽天涯湖上雜咏云草色連

雲暗水陂掠芹乳燕影差池游絲似惜春光盡密罥殘花挂竹枝湖水無風似鏡清湖船日日送人行垂楊浪許關離別有限長條無限情留別念空云問水尋山各自忙草難無底踏秋霜江南遊遍將江北何日還來共竹房東山紀別云谷口風斜斗笠狂米囊夾路白於霜山童不揜溪頭寺一任閒雲滿竹廊每咏其詩便有支公之想

出家偈語

皖城趙我聞字用拙萬歷癸巳入閩遍遊名山與余交最密用拙深于禪理歸浮山逾年薙髮爲僧更名法鎧嘗作偈語數十首寄余今擇其精絶者錄于後貧賤之人及早修彌陀爲爾願無休今生苦是前生受莫待來生不盡頭勸爾做家心早歇閻羅不待你心休黃金難買無常恨滿目妻兒不自由人生爲寄死爲歸何事龍華客到稀馬腹牛胎經幾度東鄰西父淚沾衣年老之人不識羞將心計較幾時休勸君且自臨臺看鏡裏何人白了頭無端一念撞將來觸處無明又入胎不願此身生淨土只將皮袋等人埋獨坐幽齋萬慮忘半窗風動韻幽篁居禪不落禪中味明月誰知定上方余錄此偈揭之座右曰三復之

道 凡四則 仙鬼附

玉山道者

餘冬序錄記玉山道者還家詩云春色闌珊四月天數聲啼鳥落花前荷知有熱先擎蓋柳爲無寒漸脫綿處處勸耕梅子雨家家繰繭竹籬烟憑誰寄語仙源客洞口雲封信不傳辛丑冬余偶客邵武見仁壽寺壁間書此一詩起結中聯稍異今識于此東風不到畫樓前春

事闌珊又一年處處插秧梅子雨家家繰繭竹籬烟荷知有暑先擎蓋柳爲無寒盡脫綿莫笑山家滋味薄鳥聲啼破落花天寺壁詩不書名姓年月大都類國初人筆近歲寺燬字不存矣漫記以質博雅

顧野王宅

顧野王舊宅在建寧東觀有道士題詩云天上歸來鬢已皤故山涼月在松蘿自傳一曲廣陵散幾見桑田生白波正德庚辰改觀爲建安學官桑田之歎其先識歟

莎衣丐者

正德間五羊趙克寬爲建安學諭嘗與朋輩交遊作送春詩俱用風雨字傍有丐者負莎衣立和云怨風怨雨總皆非風雨不來春也歸蜀魄啼殘椿樹老吳蠶喫了柘陰稀牆頭紅爛梅爭熟口角黃乾燕學飛自是欲歸歸未得肩輿猶掛一莎衣問之不答而去

癡頤子

武夷汪道人自號癡頤子又號麗陽嘉靖初修眞于接筍峯遺蛻葬于峯之石壁予游武夷得汪手錄吟稿一册中多佳句有答葉東林云柴扉終日對雲關何事遊人與未闌花雨正迷蝸角競茶烟初歇鶴聲殘閑儲白石資荒歉旋種丹田不屬官近獲兩枝歐冶劍請君夜傍斗牛看又如石榻枕泉眠竹影柴門留月浴金丹又如紫檀匣鎖玄中印白玉絲懸肘後符又如曉炊石鼎三甌雪午枕山屏一縷烟絕句如幔亭峯下寒雲外流水飛花送小舠夜宿山房清不寐紫簫吹徹月華高又如赤壁玄堂水火交青山旋繞白雲坳枕琴臥誦黃庭罷新月鉤簾傍鶴巢絕無烟火食氣

乩仙

吳門沈貞吉石田之伯父也一日請箕仙有詩云鶴背發長歌清風散林樾萬里洞庭秋湖波弄明月又云片月已蒼蒼詩成天欲曙獨宿忽不見白雲自來去

鬼吟

嘗聞某寺有旅櫬士人讀書寺中聞窗外吟曰月上梅稍已二更寒窗猶有讀書聲士人曰游魂何不歸鄉土辜負洛陽花滿城

宮闈凡十則　妓女附五則

王婉容

宋道君北轅四太子請王婉容爲粘罕子婦道君拔淚許之臨別以常御金蓮杯賜之曰期再生偶矣婉容悲泣就輿以刀自刺死袖中有詩云自矜顏色事君王顏色那知作禍殃死別敢忘金菡萏生飛肯逐野鴛鴦翠華沙漠風霾暗青塚陰山草樹荒願得游魂化飛燕春歸歲歲傍宮牆道君見詩大哭曰吾家義氣獨鍾笄珥擇地瘞之以玉杯殉焉宋子虛咏婉容詩云貞烈那堪點虜求玉顏甘沒塞垣秋孤墳若是鄰青塚地下昭君見亦羞嗚呼南渡君臣如婉容者鮮矣毋怪乎王嬙蔡琰之失身也

薊州溫泉詩

薊州有溫泉武宗巡幸有王宮人侍駕至其地題詩云塞外風霜凍異常小池何事煖如湯可憐一派溶溶水不向人間洗冷腸後人勒其詩于石曹能始曾見其石嘗爲余誦之近堯山堂外紀作武宗賜詩誤矣且云滄海隆冬全非原詞

朱靜菴

國初海寧閨秀朱靜菴尚寶卿朱祚之女敎諭周汝航之妻也祚以神童見重於仁廟有雪厓集行于世而女有靜菴集游仙詞云洞天春煖碧桃芳瑤草金枝滿路香吹徹玉簫天似水笑騎黃鶴過扶桑秋蝶云江空木落雁聲悲霜染丹楓百草萎蝴蝶不知身是夢又隨秋色上寒枝卽易安淑眞莫是過也

劉氏女

劉氏女閩邑竹嶼人萬歷中嫁瓊河鄒氏夫不類女鬱鬱不自得發爲詩詞多幽憤淒怨語居二年竟以怨死臨終以遺草付其甥張某人爭傳錄有東園踏青云芍藥叢邊露氣沈步隨芳草共幽尋桃花薰日紅濃淡柳葉迷烟翠淺深何處香泥忙社燕誰家晴檻噪時禽悄寒羅襪渾無力斜倚東風碧樹陰又啼鳥落花春已暮孤燈殘漏夜偏長又垂簾阻歸蕪開戶入飛花皆有情想

青蛾居士

檇李范君和妻姚氏自號青峨居士年二十六而夭君和輯其詩名玉鴛閣草有云晚烟翠出草亭斜曲曲深村小築家幾點病鷗眠夜月半林殘雪照梨花又云簾

捲輕寒春帳空夢殘芳草雨催風隔窗陣陣聲偏急狼籍庭前一夜紅

姑蘇陸氏

吳友趙凡夫博雅士也室人陸氏爲尚寶公師道女博極羣書所著詩賦雜文連珠諸作可方古人眞徐淑之流亞也佳者不能悉錄今只載其出婢近體四首于後其一云翠黛凝愁恨不禁妾身輕薄主恩深梅花自有陽春調楊柳元無別鶴音舊怨已遺湘浦玦新歡元是陌頭心强將雲鬢隨膏沐半是狂歌半楚吟其二云娉

婷仙骨鬬嬋娟自小承恩拭玉冠眉黛每欺芳草色花容常比夜光寒情深那肯辭同輦寵極還教離合歡獨抱瑤琴向何處春風不是故宮看其三云撥盡琵琶奏楚聲多情元是未知情非關公子憐奇足自恨佳人不絕纓蠟炬夜深空有淚桃花日暖却飄英于今玉貌誰堪賞笑對秋霜一片明其四云自將雲雨怨新晴寄與天邊別雁鳴曲斷不知悲調促弦膠還有舊恩縈松頭夜月憐霜景隴上秋風咽水聲謾說昭君離紫塞夢魂猶在漢宮行

黃氏芍藥詩 黃增

莆田黃氏名幼藻家蘇州倅公議愛女也幼耽風雅韻言駢語皆臻妙境世父給諫公謙深加器賞以方謝道韞名其集曰柳絮編孀居無子佚不傳存者十二首其咏雨中紅芍藥云晨妝乍點自傾城冉冉風生繡閣清厭說廣陵春欲暮胭脂和淚雨中傾恨白芍藥不開云灼灼花開鬬曉紅玉顏寂寞怨東風素妝不理因誰倦一段春藏粉黛中絕流麗有致又余族母郭氏郡守郭敦女亦工詩無子外孫崇仁令宗震收其遺集藏于家

張夫人母女倡和詩 黃增

華亭張夫人王氏名鳳嫻宜春令本嘉妻懷慶丞汝開母也以咏雪之才矢汎舟之操課女引元引慶皆工藻翰母子時相倡和有焚餘草雙燕遺音行於世夫人賦婕妤怨云轆轤聲斷井梧飄隔院笙歌奈寂寥自向玉階辭鳳輦誰憐血淚濕鮫綃月寒永巷衾餘冷雲捲長門魄暗銷委砌蟲吟如助恨那堪驚夢響芭蕉秋夜寄元慶二女云霜寒烏鵲遶南枝孤客那堪聽漏遲三處離愁憑一夢滿懷別緒屬雙眉賦成宋玉悲秋日琴廢

梧如病渴時黃葉竹窗添不寐屋梁落月寄遐思引元
寄妹用母韻云金風方度井梧枝正是懷人病起遲雨
地離愁懸一水三秋新恨上雙眉久虛咏雪聯毫句每
憶挑燈共課時塞雁已歸書未達江城寒月照相思和
元兒梅妃怨云深宮靜掩幾更秋紅葉驚看墜御溝肯
把幽懷託流水寧將哀怨賦東樓春深庭院日融融閑
倚闌干數落紅聽徹鸞鈴遙過闕始知笑語在西宮引
元原倡云莫倚長門嘆月明古來薄命自傾城多才縱
有東樓賦不入離宮絃管聲夫人賦館娃宮云香徑有

基惟鳥跡屧廊無主剩苔厓花錢旋舞留金鱉蝸字縱
橫見玉釵頹榭草深歸燕繞故宮月冷野狐埋西風禾
黍斜陽道過此行人合愴懷引元和云繁華事去惟荒
土麋鹿踪深只蘚厓明月尚疑懸玉鏡妖桃猶似妒金
釵蛾眉一夜歌塵散魚腹千年俠骨埋今日姑蘇重回
首嶺雲江水不勝懷引慶和云禾黍已蒙香徑土蘇臺
遺恨鎖蒼厓雲歸疊疊堆鴉鬢花落紛紛擲燕釵此日
玉笙唯鳥弄當年寶劍自塵埋荒烟古柏西風裏漫對
吳山獨慘懷夫人和燕子樓云燕子樓頭燕子回何年
鶴去見歸來相思怨結東風淚灑向殘花已剩灰久廢
殘妝不掃眉看花羞見並頭枝冬宵夏日愁如許誰道
泉臺懶去隨引元和云人自傷心春自回倚闌愁覩燕
歸來玉簫吹斷秦樓曲贏得紅顏鏡裏灰久疎京兆畫
雙眉每對殘花泣剩枝應有冰心向明月怎知紅粉不
相隨引慶和云風吹簾幙正飛霜香燼爐冷繡牀一
自王孫遊碧落湘流不似淚痕長雒陽三月雨如烟添
得離人思黯然惆悵秦樓分鳳侶清燈寒月自年年母
子姊妹賡酬古今閨閣盛事且青出於藍冰寒於水尤

爲希覯惜二女皆無年未見其止也夫人又有悲感二
女遺物詩壁網蛛絲鏡網塵花鈿委地不知春傷心怕
見呢喃燕猶在雕梁覓主人空閨一點朱櫻百和香天桃
灼灼舊時妝今朝零落空廂底化作啼鵑血淚長殘脂曉
妝曾整傅鉛華玉匣新開鬬雪花今日可憐俱委落餘
香猶自鎖窗紗剩粉半年花月病中緣猶憶絲桐指下傳
腸斷廣陵聲已絕蕭蕭風雨弔哀絃廢琴情致悽惋讀之
一字一涕它警句甚多不能殫述如人世有愁消綠鬢
醫方無藥駐朱顏帆帶夕陽催落雁樹銜初月隱啼鴉

村村米熟新醅酒處處梅含未吐花鸚鵡和歌花外舌鷓鴣催句雨中聲腸斷綵衣分雨地夢懸春草隔重關皆新俊可喜余尤愛其春朝一絕微雨滋腴占大有手執銀瓶酹花酒籠中鸚鵡報春歸先到庭前五株柳恐詞人學士未易辨此也

黃門淑媛 黃增

先師檇李黃學士家富青箱人標黃絹不獨子姓爲然也女有閨秀林風婦則郝法鍾禮立心夙悟禪機彤管並標女史次公觀察履素元配沈恭人閒靚有效顰集

從妹柔卿有遺芳草女柔嘉有閨禪剩詠猶子茂仲婦項孟畹有裁雲草月露吟詠雲齋遺稿沈恭人詩云懶性或成癖偏愁往返頻牛衣思往泣馬首恨羈身故國梅舒萼江干柳報春畫樓今夜月同照別離人（次君外寄懷）殘月青燈夜幽窗竹徑斜愁腸方欲斷孤雁叫天涯（客中）聞雁寒雨瀟瀟掩暮扉長途客裏怯單衣無端燕子磯頭夢繚繞隨君到處飛（歸途風雪）映日初花隔檻明春風嬝嬝透寒輕傷心怕聽枝頭鳥莫向王孫歸路鳴（早春憶外）西山銜日氣如虹此夜孤舟蘆荻中柳色年年江上綠驚濤何日不隨風（江干春泊）物在人亡空自悲淚痕時共落花垂泉臺若有回峯雁寄我衷腸知不知（悼柔卿遺扇）雲連山色水連天閒倚篷窗一望烟縹緲鄉關重樹隔落霞殘照晚風前（秋日舟中懷孟畹）一天悲起落孤篷細認烟波疑夢中停杯急把離愁訴催人舟子又匆匆（鴛湖逢諸戚惜別）女柔嘉詩云簾外飛鴻只向南離情每借話頭參十年縹緲鄉邨夢何日尋盟共結菴（見雁懷女伴）少婦何堪學遠遊陟阿又問水悠悠癡心只寫燈前恨自古紅顏幾白頭憔悴天涯對阿誰若爲多露獨含悲空憐子夜孤亭淚盡作

霜楓帶雨垂（和曾穡女子）幾年濠上繫孤舟不到荒臺夢亦遊越女自來傾敵國至今城外水空流（蘇臺懷古次孟畹韻）雲外蒼茫苦問津乍驚鄉夢轉思親幾番抗疏惟憂國半老歸田始作民解綬已深泉石願全生何戀宰官身風前楊柳依然綠誰訊孤舟野水濱（家嚴忤璫被放南歸）柔卿詩云陌上柳條新逢春倍惜春忽聞啼杜宇愁殺未歸人（客中聞子規）不寐聽鐘聲孤燈滅復明思君憑夢見愁極夢難成（憶夫江頭罷釣歸月映蘆花白秋山晚更青秋水連天碧秋江晚釣圖）玉露下庭除金風吹綺疏坐看簾外月斜影到

窗虛夜坐寂寞不禁秋淒淒獨倚欄露凝砧欲動風冷扇初收征雁驚殘夢吟蛩引暮愁多情窗外月斜影到牀頭秋懷落葉報秋聲孤帆景自清林疎垂露重風靜遠潮平蛩語牽人怨鳥啼動客情涓涓松外月偏向別離明次孟晚泛月懷閒靚嫂春風日日閉深閨柳老花殘鶯自啼寂寞小窗天欲暮一鉤新月掛樓西春晚形雲密密四山圍凜冽寒風撼竹扉萬樹有花蜂不採三山無路客行稀窗間夜坐衣嫌薄爐到更深火自微惟有烟波江上月漁翁猶帶滿蓑歸詠雪孟晚詩云靜夜砧初動涼風雨乍收一

鉤新月上應照故園樓秋夜分袂空江上涼風送客舟離情同岸柳搖落不勝秋秋江送別片片度窗紗因風六出斜清光搖玉樹疑是落瓊花詠雪自君之出矣愁見離亭草青青襯馬蹄惆悵長安道自君之出矣不忍酌春酒酒深愁更深春去人歸否自君之出矣懶上晚妝樓天際團圓月依依伴獨愁古樂府乍得山中信開緘憶昔期別來空有句强半悼亡詩落葉驚秋早漸鴻天際闊遙思鹿門侶閒看嶺頭雲答趙天人見寄曉妝初拂鏡花影淡簾櫳寶髻斜簪鳳纖腰欲舞風眉欺楊柳色裙妒石榴紅閑倚清溪上人疑洛浦逢美人晚妝萬木盡秋聲花香入座清心愁千里外日極暮雲平砧杵他鄉思尊鱸故國情更憐今夜月偏向客邊明泛月懷閒靚叔母秋思多搖落那堪又送君臨風灑別淚把酒惜離羣客路飛黃葉鄉心繫白雲南來有征雁信息可相聞送文卿妹北上綠樹陰陰映酒旗欲牽春色上柔枝年年爲惜征夫別折盡東風總不知柳枝詞停橈斜倚畫橋東隔浦香聞荷芰風半掩輕羅遮笑臉恐郎遙在最高峯採蓮曲映水臨風更有情小窗晴日影縱橫寒風獨伴遊人詠不向東樓歎月明冰玉孤

清世外姿娟娟新月上疎枝無情短笛休輕弄未是春風點額時詠梅桃花掩映藏深綠妖姬雨雨新妝束賽社歸來笑語喧暗中遺却釵頭玉烟雨堤邊簇錦茵遊人爭愛百花新嬌容何似花容好明歲花開依舊春笑聲逐隊步香街明月明燈次第排就中亦有花羞女背立清光整鳳釵柔枝漸漸舒青葉蠶飢惟恐葉不接待得絲成自有時布裙依舊元歸妾鶯湖春詞小窗晴日綠陰遮簾幙風輕燕影斜吟罷新詩茶未熟梅榴片片正飛花夏日即事細雨淒淒咽暮笳書成無雁寄天涯朦朧一片關

山月偏照愁人萬里家征人曲 鵲鏡慵開塵霧蒙笙歌遙度粉牆東瑤階雨散梧桐雨紫禁秋高荷芰風鳳輦不來花閣澹羊車何處用朦朧此生難識君王面玉腕年年繫守宮秋宮怨 盡日思親淚眼枯倚闌空自羨慈烏夢回彷彿音容在醒後依然形影孤機杼聲殘餘錦字衾裯香燼只燻爐青燈慘淡人何處不似當年夜辟纑憶舟 秋色蕭森夜似年青燈聽雨更淒然堪消俗慮惟杯酒欲遣閒愁賴簡編瘦骨豈堪搖落後薄羅不奈晚風前近來臥病真成癖日影橫窗只懶眠秋日病中漫書 鑿石爲舟

擬臥遊翛然一枕即丹丘雲隨鳥影疑帆掛露濕花茵似水流揮麈不辭林在手放歌仍待月當頭知君夙有澄清志莫畏風波隱釣鉤代外賦山舟 空林日暮行人少維揚古渡聞啼鳥閒雲來去數峯青極浦寒烟孤樹杪岸闊潮平一雁過木蘭舟蕩采蓮歌荒村漁火半明滅新月如鉤映蔣蘿忽聞野寺初鐘動棹歌款乃江風送徘徊枕上意如何清笛吹起江南夢揚州晚泊 流鶯啼破晚風涼越女新裁白苧裳蕩舟來往青山傍輕橈緩緩歌橫塘菱荷花浮水面香笑聲驚起雙鴛鴦一鈎纖月吐秋光連袂歸來夜未央采蓮曲 詩皆清惋鮮妍不搆思而得趙碩人陸卿子序之謂其夙世才情信不虛矣而范夫人徐玉卿序閒覩詩亦云灑灑胸臆致遠思悠生長繁華躭情風雅尤儒紳佔僻所難也若柔卿之生死異夢皈依西聖柔嘉之髫年禪悅想絕桃夭其誦經聞鳥聲云迦陵可解西來意又報人間夢不長孫令弘黃媛傳蓮因夙胎絮果陡斷前言得無詩讖耶媛名雙蕙孟畹名蘭貞柔卿名淑德恭人名紉蘭一門閨閫之盛罕見其比乃孟畹之戀戀身後名永訣一詩更定數字而逝洵矣色根易斷名根難絕不獨鬚眉男子也

小青詩黃增

會稽女子廣陵姬小青皆以蘭姿蕙質爲人小妻偶下材逢妒婦悒悒幽恨以死爲世憐惋新嘉驛題壁詩字內詞人和者非一矣小青焚餘一書一詞十一詩余友孫令弘購得之既繡諸梨棗復圖其小像乞馮大令書裴演什襲珍逾琬琰余一再讀輒泣下沾襟賦十絕弔之情之所至不能已已也集中寄某夫人書絕凄惋綿至似六朝人語文多不載今載其一古詩七絕句云雪

意閣雲雲不流舊雲正壓新雲頭米顛顛筆落窗前松嵐秀處當我樓垂簾只愁好景少捲簾又怕風繚繞簾捲簾垂底事難不情不緒誰能曉爐烟漸瘦剪聲少又是孤鴻淚悄悄古詩稽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願爲一滴楊枝水灑作人間並蒂蓮春衫血淚點輕紗吹入林逋處士家嶺上梅花三百樹一時應變杜鵑花新妝竟與畫圖爭知在昭陽第幾名瘦影自憐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西陵芳草騎轔轔內信傳來喚踏春秫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何處雙禽集畫闌

朱朱翠翠似青鸞如今幾個憐文彩也向秋風鬬羽翰脈脈溶溶灩灩波芙蓉睡醒欲如何妾映鏡中花映水不知秋思落誰多百結迴腸寫淚痕重來惟有舊朱門夕陽一片桃花水知是亭亭倩女魂絕句小青名玄玄傳者諱其夫并諱其姓嫡屏之孤山怳怳侘傺日惟臨流語影垂絕圖三像嫡焚其一并全詩事載本傳及今題詞中其寄所善某夫人書及末後一絕則永訣語也

賽濤以下妓女

正德末古杭清平山巷趙家妻黎氏生二女庚辰春黎攜二女觀燈叢雜中少女爲惡少掠去賣臨清沈鵬擅名青樓號賽濤以詞翰能賽薛濤也長女歸周子文子文爲吏赴京過臨清見賽濤貌肖其妻注目久之因留宿焉問所從來秘不敢言偶於書中檢一紙詩曰日望南雲淚濕衣家園夢想記依稀短牆曲巷池邊屋羅漢松青對紫薇滿城簫鼓元宵節小館燈花孤悶時料得園園行坐處有人揮淚說分離子文詰之乃告其故訟之官攜歸父母即以賽濤配子文爲妾有曲江鶯囀集皆生平所爲詩詞也

秦淮四美黃增

冒伯麐選秦淮四美人詩曰馬湘蘭守眞趙今燕彩姬朱泰玉無瑕鄭無美如英皆舊院妓也各以風情韻態價重一時然馬受知于王百谷張幼于趙獲交于沈嘉則鄭汝翼偶因緣綰柳絲遂爾聲蜚桃葉其實慧心艷藻必推朱鄭爲上首朱詩云漪破愁中夢聽殘葉上聲新詩題未得偏送別離情芭蕉雨夜色涼如水霜華共月明誰招青女出來伴素娥行霜月北雁競南飛寒風正凜冽客思倦長途妾心傷久別厭聞殘漏聲愁見不圓月日日數歸期空教淚成血遊子人眼春光長似醉愛春翻

作傷春淚牽情惹恨最愁人簾外花飛堦絮墜學語新鶯驚夢起紅妝滿樹催桃李年華不管是風情十二闌干春獨倚亂落桃花飛絳雪柳梢頭上三更月一縷名香手自焚關山夢斷魂飛越（春閨鄭詩云我欲留秋住恐）寒衣不忍裁歸期何用速尚有小桃開（留秋送劉冲倩）投我以明鏡照妾如遣首報以凝桂脂餘膏染君手遺我屑金墨報君芙蓉紙含毫若有懷應念人千里（答潘景升寄懷）曲曲迴廊十二闌風飄羅袂怯春寒桃花帶雨如含淚只恐多情不忍看欲撫朱絃韻未調琴心不奈可憐宵移來

月色簾生白遮莫隣鐘破寂寥（閨懷）沈沈無語意如癡春到窗前竟不知忽見寒梅香欲褪一枝猶憶寄相思春深鎮日雨瀟瀟即是無懷也寂寥最苦與君初別後孤幃無寐坐通宵春到深閨徑草迷柳搖新綠拂牆低天涯人去歸期杳空立樓頭聽馬嘶月落西軒夜色闌孤衾不耐五更寒君情莫作花梢露纔對朝曦濕便乾（春日寄懷）其才情流麗婉而多風伯麐謂其手不去書朝夕焚香持課居然有出世之想觀其酒次述懷云浪說掌書仙塵心謫九天喧卑貝以厭徵逐苦相牽絲綺音誰賞紅樓任月圓羞題班女扇懶擘薛濤箋度曲翻成偈鍾情豈是禪皈依元素志墮落亦前緣以我方求渡逢君轉自憐眼中知已在說已竟徒妍可謂泥裏蓮花能空色界者矣趙令燕詩月從今夜滿秋向昔時分莫惜金尊數清光喜共君（中秋對客）獨坐掩空幃愁看雙燕飛思君不如燕一歲一來歸（燕來）柳絮春泥玉壘封珠簾深鎖暮烟濃分明記得雙棲處夢繞青樓十二重（憶故居）桃源人去絳幃寒強折花枝帶笑看月上梅梢空有影風吹柳絮不成團桃源人去絳幃寒萬樹桃花春未殘洞口有

雲留白鶴人間無路見青鸞（續首句成韻）五絕楚楚風流音諧句適亦平康之秀也若湘蘭之遊桃花塢却似武陵迷舊渡翻成我輩是漁郎（夜坐）江光瀲灩人千里夜色凄涼角數聲（喜客泉）泉本無心留客駐客歡清淨自徘徊（答顧太湖索畫）換馬敢希燕市駿爲雲空到楚王臺（有懷）竹楊清人夢花香媚酒杯覺來有幽趣明月滿妝臺（對茉莉有懷）浴罷坐含情花開雪色明香魂乘月度素質傍人清插鬢頻窺鏡烹茶旋入鐺相思千里外孤枕聽殘更詞雖慳于斤玉管差窺其一斑矣

梁玉姬 黃增

梁玉姬不知何許人然云避居嘗水則當爲吳興人也自署娜嬛女史名其集曰娜嬛集篤志縹緗游情竹素評史則袞正鈔邪談詩則出風入雅雖誤墮樂籍而不染鉛華其所祠花壇三秀奉薛洪度主盟而以蘇小關盼配蓋自況也七歲賦落花云花神風伯苦相殺折我經春莫逆亥丙夜挑燈腸欲斷又聞窗外響枝梢病起一病經春怯輭羅輕拈紅豆打鸚哥詩逋近日知多少三月鶯花夢裏過偶題參得詩家一字禪興來落筆似仙仙

箇中意象何人解鏡裏琪花水裏天早起微朦眼角髻兒偏一線紅痕印頰邊欲賦曉寒寫幽思憑誰覓與衍波箋自題小照如愁如媚輭紅枝手拔輕羅欲寫詩一段傷心描未得眼邊添箇淚痕兒雜咏春初早韭自嫌暈紫蓼青菰不厭耘欲製荷衣消夏日擬爲蘆被臥秋雲作字近來學得八分書只恐癡肥似墨猪閑傍芭蕉拈筆處翠華滴滴落衣裾寄懷春來贏得小宮腰淡淡纖眉也懶描欲笑欲啼俱未得鳥鳴花落送良宵七言律云撿點花枝到藥欄聚愁容易散愁難門前有客常題鳳鏡裏何人爲舞鸞彩筆三春惟剩淚綃衣六月不禁寒醒雲醉月情何限又自籠燈丙夜看漫興綠戰紅酣意未窮遊絲不胥往來氈落來依草如迴雪聚處爲茵也怕風非霧非烟紅滿陣忽高忽下錦辭叢可憐金屋盈盈女欲墜泥塗伴蠟蟲飛花十三歲作新婚歌云綠窗女兒顏色濃盈盈十五淡眉峯雲鬟翠綠俊眼溶朱櫻一點齒牙淙準如削玉臉含丰千嬌萬媚難繪容嬌娃合與佳壻逢綺叢擁抱情所鍾桃花淚裏翻雙龍羞生兩頰心忪忪欲推欲就移腕慵半甘半苦曲意從卸去羅襦露酥胸展舒雪

股花城封玉脂墳起無蒙茸一朶出水新芙蓉奇葩不禁驟雨衝丁香荳蔻恣狂蜂纏綿宛轉往來憧意興躍躍未摧鋒汗光點點髻亂鬆低聲細喘口喁喁宛如碎月泣寒蛩檀郎憐惜不忍春好爲護持情更濃文鴛彩鳳樂自雍夕忘寐今日忘饕春心透洽奏笙鏞誰道巫山隔幾重處子應勝卓臨邛夢遊燕子磯云昭陽殿裏趙家妝何處飛來砥大江千古晴空翻濕翠擊天風雨未曾降其他豔詞麗句不可勝紀慧質天成藻思雲湧恐蔡文姬李居士未易頡頏也

薛素素王修微 黃增

素素居京師時爲緹師外宅人罕識面余友蘇時欽以雙帕乞畫蘭竹多方購得之併題一絕云翠竹幽蘭入畫雙清芬勁節伴閑窗知君已得峩眉秀我亦前身在錦江用二姓故實殊有致畫尤楚楚多姿其一歸於余藏之三十五年矣時欽久游岱素素不知落何許也王修微詩云爾別向何遊月明江上舟它日思君處憑欄看水流送生甫月落寒流急風微桐影斜更堪霜裏雁飛過少年家偶賦去去應難問寒空葉自紅此生已淪落猶

幸得君同送譚友夏送春腸已斷況復送夫君記得前年別勞亭日已曛雨晴山色近風細水光分花事凋殘後奇峯想夏雲夏前送止生憶郎此日不曾癡倚閣凭欄應自知挑盡殘膏無一語背人偷看台歡詩戲贈閨人半欲窺人半怯人儘教過眼入簾頻篙師伐鼓非儂意寂寂孤舟愁有因鄰舟女詩多冷雋微遠蓋深于情者且修眞結客與素素俱才而俠然學道不終三嫁未了迹二姬行事頗類夏徵舒毋以視燕樓章臺不無愧色耳

素帶

吳中有小妓素帶者能詩嘗送情人四言云郎明日別妾心惙惙願作郎車與郎共歇又云妾作五言詩試寫梧桐葉因風寄贈郎期與郎相接余聞之沈從先云

外夷 五則

朝鮮詩

新都汪伯英從萬中丞經畧朝鮮集其國中古今詩四卷儼然中華之調今拔其尤者載之金淨旅懷云江南殘夢晝厭厭愁逐年華日日添鶯燕不來春又去落花微雨下重簾白元恆秋夜云草堂清夜雨初收小雨寒

螢濕不流獨臥牀頭思往事砌蟲啼破一簾秋申光漢書事云歸思無端夢自迷先生今老小村西杏花繞屋繁如雪春雨霏霏山鳥啼南孝溫寒食詩天陰籬外夕寒生寒食東風野水明無限滿船商客語柳花時節故鄉情又有李媛成氏許妹三人女中之英也詩法尤儁李自適云虛簷殘溜雨纖纖枕簟輕寒曉漸添花落後庭春睡美呢喃燕子要開簾秋恨云絳紗遙隔夜燈紅夢覺羅衾一半空霜冷玉籠鸚鵡語滿堦梧葉落西風成氏楊柳詞云青樓西畔架飛揚烟鎖柔條拂檻長何

處少年鞭白馬綠陰來繫紫遊韁條妒纖腰葉妒眉怕風愁雨盡低垂黃金穗短人爭挽更被東風折一枝許妹塞下曲云寒塞無春不見梅邊人吹入笛聲來夜深驚起思鄉夢月滿陰山百尺臺西陵行云錢唐江上是儂家五月初開菡萏花半聲鳥雲新睡覺倚欄閑唱浪淘沙至于律詩古風尤多雅調月殿上梁文亦駢麗不能悉錄

朝鮮許氏

新都汪伯英曾刻朝鮮詩余已採錄數首近程將軍相

如又輯四女詩行于世許妹氏者狀元許筠正郎許篈之妹也兄弟並著才名而妹詩尤工游仙詞云千載瑤池別穆王暫教青鳥訪劉郎平明上界笙簫返侍女皆騎白鳳凰瑞風吹破翠霞裙手把鸞簫倚五雲花外玉童鞭白虎碧城邀取小茅君乘鸞來下九重城絳節雯旌別太清逢着周靈王太子碧桃花下夜吹笙紫陽宮女捧丹砂王母今過漢帝家窗下偶逢方朔笑別來琪樹六開花六葉羅裙色曳烟阮郎相喚上芝田笙歌暫向花間盡便是人寰一萬年次仲兄望高臺韻云層臺一柱壓嵯峨西北浮雲接塞多鐵峽霸圖龍已去穆陵秋色雁初過山連大陸蟠三郡水劃平原納九河萬里登臨日將暮醉憑長劍獨悲歌

朝鮮李媛

朝鮮李媛秋思云翡翠簾疎不蔽風新涼初透碧紗籠涓涓玉露團團月說盡秋情草下蟲

倭詩

倭夷入貢駐舶杭城外湧金門詠柳云湧金門外柳如金三日不來成綠陰折取一枝城裏去教人知道是春深又西風古道摧楊柳落葉不如歸意多

蠻歌

粵東俗淫有蠻歌云老龍山下有狂風老龍山上月朦朧檳榔勸郎郎不醉寧負奴脣一點紅

詩接遺 二十五則

薛禮

唐書薛仁貴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人漢關按集古錄薛禮字仁貴見天寶二年苗神客所撰碑文軍中之歌碑亦不載

歐陽遺詩

余在白門時編刻歐陽詹集自謂無遺矣偶閱全蜀藝文志詹有新都行云縹緲空中絲蒙蘢道傍樹翻茲葉間吹惹彼花上露悠揚絲意去苒蒻花枝住何計脫纏綿天長春日暮原本所遺尚俟補續

衛公漳浦詩

李德裕嘗至閩中過漳浦驛詩云嵩少心期杳莫攀好山聊復一開顏明朝便是南荒路更上層樓望故關此詩鮮有知者

柳公權詩

柳公權以書名一代而詩無聞高棅收品彙唐代諸賢無遺而公權名缺焉予得其遊底柱山一首云禹鑿鋒鉏后巍峩直至今孤峯浮水面一柱釘波心頂壓三門險根隨九曲深撐天形突兀逐浪勢浮沈岸響秋濤射祠班夜浪侵噴香龍上下刷羽鳥登臨祇有尖迎日曾無影轉陰舊碑文字在遺事可追尋底柱山在陝州

韓致堯卒於閩中

韓偓流寓閩中所作詩僅傳南臺懷古一首云無那離腸日九迴强舒懷抱立高臺中華地向天邊盡南國雲從島上來四序百花長見雨一冬無雪却聞雷離宮紫氣生冠冕却望扶桑病眼開偓卒于閩其子寅亮與鄭文寶言偓捐館日溫陵帥聞其家藏箱笥頗多而緘鏁甚固發觀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蠟淚尚新巾香猶鬱乃偓爲學士日視草金鑾夜還翰苑當時皆宮人秉燭以送悉藏之又文寶少時於延平見一老尼亦說斯事尼乃偓之妾耳第未考偓葬于何所也

劉昌言

世人常言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之句不知此乃宋太宗朝泉州劉昌言上呂蒙正相公詩也重名淸望遍華夷恐是神仙不可知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廟堂只似無言者門館長如未貴時除邦洛京居守外聖朝賢相復書誰昌言仕至工部侍郎嘗獻聖德詩五十韻得君之盛未有其比

元章逸詩

米元章遺文散落傳者甚少近范長康作志林收拾殆盡然亦有失收者一統志載盱眙八仙臺一首山徑重

重鎖綠苔松花曾見幾番開神仙費盡招呼力那得仙
官一箇來韻語陽秋載陪東坡往金山作水陸云久陰
陣奪佳山川長瀾四溢魚龍淵衆看李郭渡浮玉晴嵐
掃出清明天頗聞妙力開大施足病不列諸方仙想應
蒼壁有垂露照水百怪愁寒烟又棲雲閣云雲出救世
旱澤浹雲尋歸入石了不見豐功已如遺龍驚薦復起
抱石明幽姿雲乎無定所隱者何常棲近閱千百年眼
載賞心亭一絕時新山色黛風縱蘆花雪盡日倚闌干
寒宵低細月皆可補志林之缺者也

萍齋

宋林象胄人工詩閒行云風搖麥隴東西浪春入郊原
遠近花開趁溪流到村曲斷垣喬木兩三家即事云草
上濃霜泫未乾曈曨初日破朝寒林中槁葉隨風去紅
柿猶餘鳥啄殘象號萍齋乾道間詔舉遺逸起家爲迪
功郎仙遊法華菴是其隱處

勸農

宋留碩字季膺丞相正之子也官南恩州勸農詩云春
風句引出郊行小隊迢迢草路平白笑田蕪不歸去三
千里外勸人耕

徐彝甫詩

宋三山徐範字彝甫慶元中與楊岳中劾韓侂胄編管
遠方禁錮志乘及綱鑑稱爲六君子然未傳能詩也嘗
登太行山云茫茫遠樹隔烟霏獵獵西風振客衣山雨
未晴嵐氣濕溪流欲盡水聲微回車廟古丹青老碗子
城荒草木稀珍重狄公千載意馬頭重見白雲飛範登
嘉定進士通判澤州官終朝奉大夫實不肖族祖也詩
所傳者僅此耳見河南通志

岳墓詩

古今題岳王墓者多矣而佳者實未易得元季韓古遺
一篇岳集未收差有溫李之調詩云妖星墜地芒角赤
劍龍悲吼國蕭瑟中原王氣挽不回將軍一死如毛擲
秦家小兒眞戲劇播弄造化搖樞極指誓爲親忠且逆
隻手上遮天眼碧九重茫茫隔天日無由下燭臣愚直
臣愚萬死不足惜國恥未湔猶憤激古墳埋寃血空瀝
風雨年年土花蝕我恐精忠埋不得白日英魂土中泣
請將衰骨斲出荒苔痕獻作吾王補天石古遺名信同

寧德人

項羽廟

林景熙題項羽廟云英雄蓋世竟何爲故里淒涼越水涯二百勢傾爭逐鹿八千兵散獨乘騅計疎白璧孤臣去淚落烏江後騎追遺廟荒村人醉酒至今春草舞虞姬景熙即收宋六陵骨林義士也

郊居生金銅仙人辭漢歌

余辛丑客邵武於友人徐梧家見楊廉夫手書一卷字法蒼勁其後跋云此乃郊居生題金銅仙人辭漢歌予謂小李絕唱後萬代詞人不可着筆此生膽大而有是作也呼天籟裂地維鼎定天下見於此矣銅臺折當塗高又豈爲卯金氏感慨也哉其詩云神明臺些茂陵鬼六宮火滅劉郎死芙蓉仙掌擎高秋雄雷掣碎銅蛟髓魏官移盤天日昏車聲轔轔繞漢門鐵肝若淚滴鉛水石馬尚載西風魂青天爲客驚曉別天籟啼聲地維裂銅臺又折當塗高夜夜相思渭城月郊居生不知何人讀此詩可泣鬼神宜廉夫愛而錄之第亡其姓名可惜也

陳有定

陳有定元末倡義勤王太祖恨其不歸附置之重辟高岱王世貞郭造卿嘉其忠各爲立傳有定據閩有功於閩閩郡志皆出林宗伯司空二公之手林氏世沐國恩自不宜爲有定作傳得數君紀之實不泯其忠義耳有定雖起行伍而亦能詩送趙將軍云縱橫薄海內不愴別離顏幾載飄零意秋風一劍寒及被收之後作詩云失勢非人事重圍戟似林乾坤今已老不死舊臣心

胡忠臣

饒州省君廟壁有畫松元末鄱人胡閏題詩云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大祖下饒州見其詩召見越八年大祖即位郡舉秀才授督府都事建文初推右補闕靖難不屈死赤族男女死者二百十七人烟雨夜其故居孤猿哀號徹曉今有祠在鄱陽近年屠御史初爲立祠揭榜丈餘忽爲旋風招搖上天自午至申復還邑正堂之中毫無毀裂信胡公之神猶在予客饒拜謁公祠詢之里人能道其詳亦怪事也

花狀元 黃參

洪武中狀元歷歷可數有花綸張顯宗狀元不知何年練子寧送花狀元歸娶詩云二月都門鶯亂啼郎君春色上朝衣潘生況擬供調膳張敞應須學畫眉南陌酒香隨蘭槳西湖月朗畫船歸極知身負君恩重莫遣心

隨粉黛移綸之少年可知矣然史傳無所表見豈早謝人間耶按錢唐志花綸洪武十七年浙江解元田叔禾登科考謂顯宗非狀元也按弇州筆記洪武十八年會試黃子澄第一練子寧次之花綸又次之廷試擬綸爲第一而上以夢故用丁顯爲狀元子寧第二綸第三則綸乃探花非狀元也其稱狀元或以初擬故狀元考載此詩亦稱花狀元也十七年御解元乃顯觀非花綸張顯宗福建寧化人洪武十四年登許觀榜第二人後觀以靖難削籍故是榜以顯宗爲第一實榜眼非狀元也

浦長源荆門詩

浦長源送人之荆門詩云長江風颺布帆輕西入荆門感客情三國已亡遺舊壘幾家猶在住荒城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若過旗亭多買醉不須弔古漫題名近見一詩話載此詩稍異今錄于後正馬南歸望古城半林殘雨夕陽明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墮淚有碑苔色古甘棠無樹酒旗橫郢堪回首成陳迹笳鼓西風慘客情詩話無名氏子得之杭州僧房

亡臣遺詩

當靖難時朝士出走祝髮就傭者不可勝數宣德初有綿竹山人題詩於浦城梨嶺云山河形勝今猶在宮闕趨蹌事已非冀野風生雙虎鬬咸陽火起一龍飛傷心何忍聞黃詔稽首無緣見袞衣擊石獨懷千古恨仰天血淚不勝揮又萬州海雲菴有老僧示寂衣上有詩曰十年依佛國萬里走天涯舊主無尋處孤臣敢問家何心嬰組綬有血滴袈裟寒食魂應寂悲歌愧五蛇皆泯其姓氏近秀水屠侍御刻朝野彙編不載此二詩故錄以待野史採擇

吳康齋詩

崇仁吳與弼號康齋會元溥之子也當英宗時講學授徒名重一時英宗特旨聘至京授左春坊諭德堅辭不就職仍遣行人送歸故里所著有康齋集皆光風霽月誠意正心道學頭巾語然喜爲詩處處留詠而求其不陳腐者絕少漫錄數首重其品也過邗城云丹陽古渡接瓜洲萬頃黃雲麥正秋一榻午風清夢覺又題新句過揚州夢家云百體衰慵兩眼花雲山久已隔紛華宵來魯水橋邊榻一片離魂只在家見紅樹云船頭時作望鄉吟難寫浮生去住心忽忽不知爲客久誰家紅樹報秋深

伯虎逸句

唐伯虎詩今世傳者十之一耳有杜曲梨花杯上雪灞

陵芳草夢中烟佳句也集中不載見郎瑛七修類稿

芙蓉園

傳丁戊山人初家朱紫坊即宋陳忠肅芙蓉園故址也鄭繼之爲題門帖云巷陋過顏老去無心朱紫園名自宋秋來有意芙蓉晚歲移居桂枝坊有詩云巷隱桂枝堪偃息家存土窟省經營

吳歌

吳歌云夜合花開香滿臺夜夜期郎郎不來當初只道夜合花開夜夜合那知夜合花開夜夜開

畫蘭詩

先君子少時得文徵仲畫蘭一幅文題詩云手培蘭蕙兩三栽日暖風微次第開坐久不知香在室推窗時有蝶飛來後宦遊南北此畫寄之親故竟致失落予幼年先君曾爲予誦之至今歷三十餘年猶不忘也考之甫田集無載因記之

黃后谷

福安黃后谷先生釧字珍夫舉嘉靖丁酉鄉薦爲溫州部丞丙辰倭寇溫州將兵拒戰乘勝直進孤軍無援遂大潰賊脇之降叱之索之金復叱之賊怒支解寸斬之年四十七詔贈右參議祠祀之弇州王元美爲作衣冠墓志先生能詩有墮樵錄野望云連朝微雨恰新晴沙草含風軟綠平碧水畫船歸棹去夕陽烟樹一痕清又云竹松疎護兩三家流水浮香帶落花樵笛數聲烟漠漠隔溪人散夕陽斜曉行云誰家流水石橋邊麥花開白滿田月出柴門人未起嵐雲飛滿小樓前先生無子猶子嗣之蔭太學生

林粤山

先輩林粤山紀善畫工詩官石城令歸與先君鄰居論交最密嘗賦二律詩寄先君於京邸云花屏一別幾經秋錦里長懷舊日遊村碓溪流春月急野亭路接占雲幽虛名自笑身爲累往事徒驚鬢是愁吾道看君高誼在暮烟回首思悠悠自憐野性生來僻愛住溪山斷俗氛林下一筇穿鳥出沙邊半舫與鷗分野僧久別詩還寄鄰老頻過酒又醺目送征鴻度天碧悠悠巖際有歸雲遺稿散逸二詩曾書扇頭予至今寶藏之

陳殿元

嘉靖癸丑狀元及第陳先生謹號環江授翰林修撰左遷惠州府推官終右春坊右中允早卒所著詩文稿軼弗傳天啟丙寅夏日偶翻舊帙得先生手書詩一紙貽先大令者先大令與先生契厚蠹蝕之餘字蹟尚可辨恐日久湮滅謹識于後贈林心泉紀績大羅云南滇波靜陣雲微暫假行旌閱戰圍殺氣隨風傍戍戟霜威凝霧護戎衣鯨鯢忽報吳江盡狐兔今看越嶺稀投筆勳名成指顧燕然莫數羽書飛幕府軍聲動太微笑談樽俎破重圍功勞綱紀新編簡汗血環汚舊鐵衣怪洞妖

氛須盡掃窮山水火未全稀沈冤惟仗留冰鑑霜節爭傳雨露飛同林心泉憲伯赴蒼梧舟行即事嶺海投荒賦式微得從仙侶解愁圍舟經水寺聞僧磬簾放溪風上客衣對奕坐忘春雨濕論文閒望暮雲稀酒闌未盡相看思兩地征帆共晚飛天涯景物轉霏微多病應寬舊帶圍按劍知誰憐夜壁彈冠空自愧宮衣烟深野圃花容老日暗郊原樹影稀獨羨嚶鳴枝上鳥不因春去更分飛題小金山控海樓次毛東塘韻爲愛層樓高控海少維征櫂步苔坡虛窗隔水塵難到芳草傍花景自多雨過不妨遊屐興風清應送扣舷歌回瞻蘇老臺前像涕淚春添兩岸波粵南蜃氣噓滄海遠結樓臺駕水坡晝靜簷飛紅雨亂日遲幔捲白雲多孤峯突起潮頭障好鳥長調樹杪歌凭几凝眸天地闊不知人世有風波登羅浮山悠悠歸棹渡東洲獨上羅浮作勝遊征旆曉飛千嶂露振衣涼動一山秋蓬萊積翠侵禪閣錦繡生花映石樓借問仙蹤何處覓採芝遥指白雲頭青霞洞新搠明覺樓登眺洞門蘿薜鎖青霞樓閣新看近築沙謫吏遠繩蘇老跡探奇應訪葛仙家藥槽丹竈留眞

勝晴日和風爲我賒如意好峯俱着眼仰天長嘯興無涯遊天華宮值雨天華佳勝近如何乘興登攀載酒過古帝宮前空蔓草諸賢祠廟已新蘿鶴鳴清漢傳風遠龍起澄潭帶雨多回望雙流懸絕澗滿前郊野借餘波

王無留

王無留百谷第五子也文采風流宛有父風惜早夭而未盡其才嘗見其定交行贈黃元常歸建武云阿翁定交從帝里遂得因翁交仲子名父佳兒秀出塵祇疑已盡東南美近來復喜得交君面雖初識名常聞翁難爲

父仲難弟此外時流何足云我最疎狂君獨取深想談
文共揮麈兩人口角生春風清響潺潺不關雨我也奇
窮能作客任取庸夫互彈射千里多尋朋友盟一身已
結溪山癖知君家在麻姑傍煩與傳言君勿忘親揭烏
衣釀仙酒好待方平來共嘗

光緒七年秋七月
巴陵方功惠校刊

徐氏筆精卷之五終

晉安徐　燉興公譔
同里邵捷春肇復訂定
温陵黃居中明立編次

詩話六十一則

占文類詩

古書句法可入詩者甚多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雁晏子門外長荆棘堂前生藿藜甲胄生蟣蝨燕雀處帷幄韓非子强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淮南子勁弩殪狂兕長戟斃熊虎瓦石成珪璋龍駿棄林泂鑿石有餘焰年命已凋頹抱朴子典御進新水鈞盾獻早李顏氏家訓金甲映平陸鐵馬炤長原江淹答休鑠書

警世語

經組堂雜志云不結良因與善緣苦貪名利日憂煎豈知住世金銀寶借汝閒看七十年可以警世

廣廈

梵志云多置莊田廣修宅四鄰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宅中客唐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此可爲營廣廈者之戒

空梁落燕泥

小說家嘗言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句爲煬帝所殺非也按本傳帝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曰使高熲不死令當久行帝怒令自盡又隋唐嘉話道衡因事誅帝曰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只謂其從今不能賦詩耳非緣此一句被殺也不然道衡佳句甚多煬帝若果忌之當早誅之矣安能容其至年七十而死耶

三條燭

唐以詩賦取士科試日給燭三條作賦八韻時謠云三條燭盡燒殘士子之心八韻風成驚破試官之膽又云三條燭盡鐘初起九轉丹成鼎未開然八韻律賦似不待三條燭盡而後成是知唐士才思遲鈍若温飛卿八叉能有幾耶

杜律雙字

杜律喜用雙字泠泠冥冥皎皎淒淒霏霏細細陰陰娟娟冉冉事事深深款款熒熒颯颯丁丁寂寂悠悠處處泛泛納納飛飛蕭蕭滚滚短短輕輕片片姍姍飄飄酋

箇輝輝青青白白紛紛淅淅團團雙雙的的漠漠遲遲荒荒泯泯欣欣時時村村岸岸惺惺句句哀哀匆匆暉暉蒼蒼茫茫微微脈脈湛湛裊裊戎戎淰淰至古風歌行又不可勝數矣

後生

後生輕侮老成從古爲然杜詩云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雲溪范攄云近來年少輕前輩好染髭鬚事後生東坡云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公相待今安有以二公之名德猶然不滿于後生況其他乎

驥子熊兒

杜甫二子一曰熊兒宗文也一曰驥子宗武也甫詩云驥子好男兒又云驥子春猶隔又云驥子最憐渠又云詩是吾家事又云汝啼吾手戰而無一語及熊兒何也豈宗文失學耶失學從兒懶豈指宗文耶

南海寶玉

唐王珪之孫碔使南海子美詩曰家聲肯墜地寶貝休脂膏魏徵之孫祐使交廣子美詩曰南游炎海甸世亂輕土宜子美愛惜王魏故戒其孫之却寶貝土宜也至岑參送人尉南海則曰此鄉多寶玉愼莫厭淸貧乃教之以貪也今之爲官多喜入廣其嘉州之意乎

古柏行

子美古柏行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者言其幹也二千尺者言其高也語似不經然段文昌武侯廟亦作古柏文云合抱在于旁枝駢梢葉之青青百尋及于半身蓄風雷之冥冥觀旁枝合抱則見幹之四十圍百尋半身則見高之二千尺二公詩文暗合柏樹之大不誣矣

唐貢荔枝

唐鮑防襄州人天寶末舉進士大歷中爲福建觀察使時明皇詔馬遞進南海荔枝七日七夜達京師防作雜感詩云漢家海內承平久萬國戎王皆稽首天馬常銜苜蓿花胡人歲獻葡萄酒五月荔枝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雁飛不到桂陽嶺馬走皆從林邑山甘泉御果垂仙閣日暮無人香自落遠物皆重近皆輕雖有德不如鶴目擊時艱一念忠懇可見是知貴妃所食荔實出南海已見劉昫唐書并防詩蔡君謨譜謂愛嗜涪州

歲命驛致羅景綸以爲一騎紅塵乃瀘戎之産恐誤矣

鶴林寺

李涉游鶴林寺云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强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曾子固續云昔人春盡强登山只肯逢僧半日閒何事一尊乘興去醉中騎馬月中還

文士窮

孟郊落第云出門自有礙誰謂天地寬于潰思歸云日開十二門自是無歸計文士之窮眞堪涕淚

射鴨

孟郊作尉開射鴨堂蓋性喜射鴨爲樂也有句云不如竹枝弓射鴨無是非實自況耳

詩讖不然

白樂天十八歲時作絶句云久爲勞生事不學攝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白公壽至七十五黃云樂天以少年多病善自調攝故獲長年前詩非讖也

善才

元和中曹保之有子善才孫曹綱俱善彈琵琶有名白樂天琵琶行云曲罷曾令善才伏用當時事也

樂天賣田宅

白樂天有詩云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畝田然後兼賣所居宅彷彿獲緡二三千吾今年紀七十一眼昏鬚白頭風眩但恐此錢用不盡卽先朝露歸夜泉此語可爲老人求富者之鍼砭也

長吉詩用事

李長吉詩本奇峭而用字多替換字面如吳剛曰吳質美女曰金釵客酒曰碧葉露劍曰三尺水曰玉峯劍具

曰麗毅甲曰金鱗燐火曰翠燭珠釧曰寶粟冰曰泉合嫦娥曰仙妾讀書人曰書客桂曰古香褚曰黃鵝叙曰玉燕蠶曰八繭月曰玉弓曰碧華日曰白景曰頻玉盤帨曰封巾城曰女垣鼠穴曰竄徑天門曰闔扇王孫曰宗孫禁中曰御光小柳曰拱柳鵾絃曰雞筝竹曰綠粉筍曰龍材漆燈曰漆具旅獒曰旅狗帶曰腰鞓犬曰宋鵲墓曰墳科碑曰黑石拍板曰蠟板白馬曰白騎髮曰鳳窠懸鶉曰飛鶉日光曰飛光槐曰兔目鮐背曰鮐文陶令曰陶宰螢曰淡蛾筱綃曰海素熊掌曰玃拳五星

曰五精山曰疊龍馬曰神　六曰圓蒼女衣曰鼠泥符曰合竹錢曰蛺母白黑曰粉墨香曰龍腦丹書曰靈書賓雁曰客雁湘君曰江君

四皓

楊鐵厓嘗論四老人者秦皇漢帝之不可迹而招者也使爲子房一呼而至子房之奴不翅也豈足爲四老人哉子房之所呼者老人之贋者也蓋子房一時巧術借人間四老以動漢廷如優孟之衣冠面目髭鬚爲叔敖而出者漢祖驚見以爲眞而太子之羽翼遂成豈料其

爲贋也哉漢廷諸人罔有覺者墮良之計深矣太史公闕而不錄其知良之所爲歟唐李頻題四皓詩云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稱臣尊之也余曾游桃源有詩云種得桃花洞裏居子孫相約事耕鋤采芝笑殺龐眉叟輕出商山翼漢儲政謂四老人未宜輕出商山不如秦人之高蹈也

唐僧不戒酒

唐僧多不戒酒余嘗見有元人畫醉僧圖僧可醉乎任華贈懷素上人云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已後始顛狂韋應物有寄釋子良史酒云秋山僧冷病聊寄三五杯應瀉山瓢裏還寄此瓢來然則唐僧嗜酒者多矣詩人不以爲諱也

僧飲酒

宋蘇子美贈僧秘演詩云賣藥得錢祇沽酒一飲數斗尤惺惺演塗去之子美大怒演云公詩傳萬口吾持戒不謹已爲浮屠罪人公從而暴之可乎懷素工草書同時如顏尚書張處士餉酒與魚然則懷素亦飲酒茹葷僧也予游四明時與僧公朗交甚密詩多奇警亦終日

陶陶然醉屠緯眞諸公亦不責之持戒總之未能見性即左持酒杯右持蟹螯何害耶

石羊松石

黃初平叱石爲羊在金華洞金華饒古松往往化而爲石陸龜蒙詩云萬古清風吹作籟一條寒溜滴成穿指東陽松化石也石化羊松化石皆在金華亦一異也

蘭眼鶯脣

蘭眼擡露斜鶯脣映花老陸龜蒙子夜歌中語

阿瞞岩郎君虎

唐玄宗稱阿瞞按唐語林開元二年春上幸寧王第敘家人禮上曰大哥好作主人阿瞞但謹爲上客杜氏通典亦云上禁中嘗自稱阿瞞乾符歲僖宗幸蜀羅隱詩云馬嵬山色翠依依又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瞞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唐德宗小名岩郎宋高宗小字君虎

鷓鴣杜鵑

唐鄭谷作鷓鴣詩得名宋建炎中諫議大夫鄭毅作杜鵑詩論百官當迎乘輿反正之意稱鄭杜鵑

楊大年

宋楊大年數歲不能言偶家人抱登樓偶觸其首即能語吟詩曰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然李白峯頂詩曰夜宿峯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大年數歲能吟豈前生夙根耶

張三影

張子野號三影謂雲破月來花弄影隔牆送過鞦韆影浮萍斷處見山影也後山詩話又云雲破月來花弄影簾幕捲花影墮絮輕無影若然則五影矣

江郎石

江郎三片石相傳有江氏兄弟三人登之化爲石宋王禹偁詩云三茅遺躅在金陵又見江家有弟兄謝朓門前春色好一時分付與巖扃余觀江郎之石高數十仞非人所化必矣然郡國志亦云江氏兄弟所化歲漸長此尤不根也

橘蠹化蝶

蝶之翅文者牝也翅純者牡也多橘蠹所化范成大詩云橘蠹如蠶入化機枝間垂繭似蓑衣忽然蛻作尋花蝶翅粉纔乾便學飛

鴨脚子

鴨脚子即銀杏也歐陽永叔和梅聖俞詩云鵞毛贈千里所以重其人鴨脚雖百箇得之誠可珍又云鴨脚生江南名實未相浮絳囊因入貢銀杏貴中州此果北地不能種今人又呼爲白菓其葉頗似鴨脚又鮑照賦園葵已有鴨脚二字

朱陳村

朱陳村事見白樂天詩按徐州志亦不詳所在東坡題

朱陳嫁娶圖云何年顧陸丹青手畫作朱陳嫁娶圖閩道一村惟兩姓不將門戶買崔盧又云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會入杏花村而今風物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二詩切中時弊予喜誦之

儲祥宮碑

東坡在翰林被旨作上清儲祥宮碑哲宗親書其額紹聖黨禍起磨去坡文命蔡元長別撰故東坡自作詩云淮西事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蓋自況也題云不知何人作得于沿

流館中蓋避禍而諱之也以韓蘇重名尚遭此厄毋怪今之文人不售于俗眼也

元暉印章

米元章嘗得古印元暉二字後字其子曰元暉黃山谷詩云我有元暉古印章印刓不忍與諸郎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父子俱用元字本此

劉鐵笛

武夷五曲舊有鐵笛亭舊志云宋胡寅與劉衡遊此劉善吹鐵笛胡贈之詩云更煩橫鐵笛吹與衆仙聽劉沒亭廢朱文公一日與客尋其故址俄有笛聲發于林外文公驚異因復作亭以鐵笛名之萬歷初吾郡陳司馬于五曲築雲窩凡亭榭皆以雲名更鐵笛之名遲雲泊然無味矣

棋

宋魏鶴山贈奕者云少年不識棋但見剝剝琢琢更相圍有人指授予衝關奪角切復持少年不識星但見腷腷膊膊還如棋亦有告予者縮贏伏見元有期七年五溪讀書暇時把二事相悅怡久之剏然悟是間有數人

不知三百六十一棋子此是乾策藏其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星若以三十六乘之乘之既盡除坤策恰與棋數無參差此理極精密歸後不復思此詩引易以悟棋者也人能精易數不患棋之不擅國乎

潘紫巖

癸辛雜識云閩人潘廷堅初名筠後以詔歲乞靈南臺神夢有持方牛首與之遂改名昉殿試第三人昉號紫巖跌宕不羈日醉騎黃犢歌離騷于市人以爲仙嘗與社友飲梅花下皆白衣既而俱脫衣飲酒酣客散衣間

各濃墨大書一詩矣又同社置酒瀑泉庭堅脫巾裸立流泉之衝且唱濯纓之章衆羅拜以爲不可及然寒氣已深入經絡歸卽卧病而殂庭堅讀書五行俱下終身不忘六歲時有詩云竹才生便直梅到死猶香識者知其不永郡志列庭堅于風概似未盡其生平豪舉耳

洞中紅荔枝

烏石山有宿猿洞怪石森聳昔有老翁畜一猿每夜輒宿洞中唐季大築城垣隔此洞於城外宋熙寧中湛郎中俞棄官歸隱于此程大卿師孟篆書宿猿洞三字於

石徑尺許洞前舊有荔枝樹極佳名曰洞中紅古靈陳襄贈湛俞詩云此去蓬萊峯頂月夢魂應到荔枝園羅源林迥詩云荔枝影裏安吟榻菡萏香中繫釣舟國朝廢爲叢塚荔樹已無存矣謝肇淛有句云湛侯當年拂衣歸卜築喜就城南陲菡萏香風垂釣裏荔枝寒影對僧時予亦有詩云怪石高於雉堞齊昔人曾此卜幽棲白楊滿地髑髏出蒼蘚上崖名姓迷夜雨徒聞山鬼哭秋風不見野猿啼荔枝樹死洞門塞行到此中生慘悽壁上諸名公題刻具存無人修復良可慨也

瘞筆

隋智永禪師王右軍七世孫臨書三十年取退筆頭瘞之號退筆塚會稽山五雲顯聖寺後有右軍筆倉今爲晉井清異錄載趙光逢溝遊襄漢濯足溪上見一方磚類碑題云髡友退鋒郎功成鬢髮霜塚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後題獨孤貞節立此蓋好事者瘞筆之所

宋徽宗畫

宋徽宗繪畫題詠者多含譏刺元成廷珪題白頭翁圖云梔子紅時人正愁故宮衰草不勝秋西風吹落青城月啼得山禽也白頭國初高季迪題畫眉百合圖云百合無殘六合塵汴京啼鳥怨無人不知風雪龍沙地還有圖中此樣春又題宣和畫云御翰親題賞畫工疎枝野鳥怨秋風那知回首宣和殿物色淒涼與畫同張來儀題桂枝圖云玉色宮瓶出內家天香濃浸月中葩六宮總愛新涼好不道金風捲翠華汪廣洋題雙鴛圖蘆葉青青水滿塘文鴛晴卧落花香不因羌管驚飛起三十六宮春夢長釋來復題喜鵲圖黃沙風急蒺藜秋回首中原淚暗流誤聽當時靈鵲語誰知舊喜是新愁

釋宗泐題小鵲圖云落日黃塵五國城中原回首幾含情已無過雁傳家信獨有松枝喜鵲鳴又雪江獨棹云艮岳秋深百卉腓胡塵吹滿袞龍衣淒涼五國城邊路得似寒江獨棹歸周仲方題雙雁圖江南蒹幙重重雨艮岳河山處處花兩地舊巢俱覆盡西風萬里入誰家張璪題墨蘭云御墨淋漓寫楚蘭披圖却憶政宣間分明一種湘累怨萬里青城似武關夏忠靖題墨竹寶殿無心論治安碧窗着意寫琅玕枝枝葉葉眞瀟灑爭耐金人不愛看又無名氏題石榴云金風吹綻絳紗囊零落宣和御墨香猶喜樹頭霜露少南枝有子殿秋光王元美題馬圖云天閑萬馬盡權奇寫出丹青意自悲長白山頭三萬匹可憐龍種一雄嘶康與之題花鳥云玉輦宸遊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項忠題鵓鴣圖云五國城邊掩淚時汴梁官闕了無遺爭如鵓鴣知春意猶占東風第一枝楊森題草書云艮岳風清玉几涼閒將心事學鍾王當時肯草平胡詔不使金人到大梁呂函題鵓鴣圖御墨淋漓玉數枝畫圖瀟灑使人悲春風鵓鴣湘江景不似龍沙夜雪時余題秋江獨釣圖鏡水無波釣艇閒人間治亂豈相關金風忽動黃沙暗不見中原萬歲山又題墨蘭圖嫩蘂疎花寫澤蘭宣和御墨半凋殘國香莫道蕭條甚北地風霜不耐寒

留夢炎趙孟頫

留夢炎失身降元有玷科名元世祖問葉李留夢炎優劣于趙孟頫孟頫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有大臣器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爲宋狀元位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乃布衣伏闕上書是賢于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可賦詩譏之孟頫云狀元曾受宋家恩國破臣强不敢言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吁世祖夷狄猶薄夢炎之不忠乃孟頫猶深許之反夷狄之不若矣

何潛齋譏留夢炎

宋末狀元留夢炎衢州人失身事元遺臭千載時夢炎北歸就養其子於嚴陵判廳何潛齋孟桂寄之詩曰昆明灰劫化塵埃夢裏功名一黍炊鍾子不將南操變庾公空抱北臣悲歸來眼底湖山在老去心期浙水知白

髮門生憐未死青衫留得裹遺屍不知當時夢炎得此詩作何愧謝

夏貴

淮西閫帥夏貴以至元丙子附大元授中書左丞至已卯薨有弔以詩曰自古誰不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元學士古田張以寧以洪武二年徵爲原官四年卒與夏貴略相似

松雪題畫

嘗於故家見趙松雪畫一幅子昂題云昨自杭回道經

茅山之西墅時夕陽也松如偃蓋水若鳴琴青山萬重白雲千頃山下有乘駿馬者出沒於其間乃天然一圖畫心有所得以目疾未愈不能舉筆因命子雍代之雲白山青幾萬重溪邊游子馬如龍眼前有景畫不盡歸去鷗波命阿雍至大四年五月既望識於鷗波亭

高宗書畫

國初王澤題宋高宗所書杜詩云江頭宮殿日遲遲朝退千官默坐時春盡龍沙無雁度素縑只寫少陵詩高壁云萬里龍沙信不通江頭虛築上皇宮中興謀畧無心定較得臨池筆法工吾鄉陳參藩全之題高宗鸚鵡云隴山鸚鵡說還鄉中使傳宣出禁牆漢北有人歸不得思鄉愁比隴山長予題敗荷鶺鴒圖云游宴湖山啟御園紀興粉本至今存弟兄急難龍沙北不獨悲鳴痛在原

松雪畫馬

趙子昂畫馬近代題詠多含貶辭國初楊文貞士奇云天閑第一渥洼姿卓犖騰驤肯受羈何不翻然絕牽韁踏雲追電看神奇黃方伯澤云黑髮王孫舊宋人汴京

回首已成塵傷心忍見胡兒馬何事臨池又寫眞李文正東陽云宋家龍種墮燕山猶在秋風十二閑千載畫圖非舊價任他評品落人間沈處士周云隅目晶熒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黃姿千金千里無人識笑看胡兒買去騎又無名氏云塞馬肥時苜蓿枯奚官早已著貂狐可憐松雪當年筆不識檀溪寫的盧釋古淵題山水云雪後潮痕上釣磯江南天水一絲微萋萋芳草迷禾黍何事王孫尚不歸予有詩云宋室王孫粉墨工銀鞍金勒貌花驄天閑十二眞龍種空自驕嘶向北風

王道士梧竹圖

楊文貞士奇官春坊日從沈某求王道士梧竹圖不與後李時勉掌學士印沈遣贈之後文貞與李對奕文貞奕勝遂捲而去自是李見輒有不舍之意文貞題一絕歸之云永別錫山王道士空餘翰墨亂人心黃金若綰封侯印曹霸王維聚若林

楊世昌

東坡游赤壁時有綿竹道士楊世昌同遊赤壁賦云客有吹洞簫者即世昌也吳匏菴詩云西飛孤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曾藏此一證也

少年致政

吳郡楊循吉字君謙登成化甲辰進士爲禮部主事初授官即致仕歸讀書支硎山南華寺沈石田賦詩以美之云到手功名貶子虛深山長谷覓安居讀書已足功名事更讀人間未讀書都門祖帳百花飛多見龍鍾賦式微較取柳條千萬折不曾送一少年歸

春陰詩

憲宗朝金陵王給諫欽佩舉進士獨居逆旅有歌而過者有朝來睡起綽花行香霧襲衣寒氣重之句後閣試春陰詩遂用之相國李公東陽謂非世人語遂改庶吉士官終太僕少卿此與錢起湘靈鼓瑟事同第欽佩不得全篇可惜也

交州木山海南木石

先輩許黃門天錫正德中奉使安南於僧寮中得枯木一片狀若山峯黃門厚酬主僧攜歸閩中自刻詩云萬年木精化青牛瘦骨不朽沈江洲江洲水急魚龍激神物始出隨迴流玲瓏崒嵂誰能鏤山僧得之溪峒酋蠻荒僻遠絕賞鑒木爾韜晦誰怨尤洞江先生好事者邂逅願脫千金裘古今琴材出爨下拔爾幸免爲人樵風厓雨谷偕我老無復夢想仍丹丘歲久流落士夫家已百年不知寶惜棄之泥滓予友高景倩博物好古見而賞識遂乞以歸洗刷塵垢置之齋中名其齋木山同社俱有詩紀其事然竟不知何木也黃云金陵姚允初觀察海南得一石如木有枝云出之海中余曾見之

戒酒詩

嘉靖初建州士人陳安性嗜酒落魄不羈好吟詠嘗作戒酒詩云門前冷落故人疎日日銜杯世事無寄語東風林下鳥春來切莫喚提壺

陸文定

華亭陸文定公年九十時以衲衣一襲付慧日院手書偈于衲表云解組歸來萬事捐盡將身世付安禪披來戒衲渾無事不向歌姬爲乞緣又自題其像留寺作供云豈有文章置集賢也無勳業到凌烟只應畫作老居士留與香山結淨緣

范青衣

莆田游宗謙有青衣范生能彈琴吹簫亦學爲詩王弇州詩云瑤琴罷鼓紫簫來手草新詩阿濫堆除却數行僮約外還應事事勝方回

僧道乞詩

有俗僧欲游鵝湖以卷子遍求諸貴人贈詩可厭曹能始題一絕云性內本無文字障縱耽山水亦支離我曾一宿鵝湖寺峯頂禪師不要詩偶憶王弇州公曾有樓道人以詩卷索題皆翰苑諸名公弇州云囊裹牛腰詩卷麤他年鶴背重還無何如負局先生好只挾眞形五岳圖風旨暗合俱足解頤李白詩云畫禿千兎筆書載兩牛腰牛腰二字本此

十歲詩

錢唐田藝蘅學憲汝成子也十歲從父渡采石賦詩云白玉樓成招太白青山相對憶青蓮寥寥采石江頭月曾照仙人宮錦船後竟以廣文老天之生才不畀大用誠不可知

下榻

陳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致惟蕃能致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蕃兩設榻今人多用徐孺子事而鮮及周也吾鄉前輩王郡丞鑛詠璆詩云南州只說徐高士能使陳蕃下榻時北海更憐周隱者不將懸榻使人知

玄虛子

政和徐貞一號玄虛子能詩嘗過仙霞關關吏訝其異服執之貞一瞪目不答吏繫之郵亭迨夜紿守者出袖中出大筆書二絕于壁云一劍凌空海色秋玉皇賜宴

紫虛樓醉來跨鶴須彌頂指點培塿見十洲碧殿歌傳阿濫堆玉笙吹徹海桃開仰天一嘯江風發笑接白雲歸去來乘夜遁去晨起盛傳仙人至關走看墨蹟不絕于道

枇杷

吳中友人嘗言莫雲卿笑同時用琵琶作枇杷詩云枇杷不是這枇杷只爲當年識字差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然枇杷作琵琶見劉熙釋名亦可通用雲卿未之攷耳

靈雞塚

臨安徑山有靈雞塚唐一欽禪師說法雞時時伫聽師去長安長鳴三日而死黃貞父有詩云一靈通妙微萬類等佛種纍纍生人頭何如死雞隴

詩讖

賦詩不祥人以爲讖驗之良然予友林子眞少年有雋才甲辰暮春晦日諸同社集王永啟塔影園作送春詩子眞有句云花爲離愁魂易斷柳當別淚眼難開衆詫爲工不久逝矣

詞品十則

經語小詞

辛稼軒多作詞調賦稼軒集經語踏莎行云進退存亡行藏用舍小人請學樊須稼衛門之下可棲遲日之夕矣牛羊下去衛靈公遭桓司馬東西南北之人也長沮桀溺耦而耕丘何爲是栖栖者

鄭松窗

宋鄭域字中卿三山人號松窗使虜回有燕谷剽聞二卷紀虜事甚詳昭君怨詠梅一詞云道是春來花未道是雪來香異水外一枝斜野人家冷淡竹籬茅舍富貴玉堂瓊樹兩地不同栽一般開興比甚佳麗情云合是一鈔雙燕却成兩鏡孤鸞樂府多傳之

詠蝴蝶

元王和卿與關漢卿俱以北調相高偶見大蝴蝶飛過和卿賦云彈破莊周夢兩翅架東風三百座名園一朵箇空誰道風流種號殺尋芳的宁蜂輕輕飛動把賣花人扇過橋東漢卿遂罷詠然和卿此詞妙處在結語然宋謝無逸蝴蝶詩云江天春暖晚風細相逐賣花人過

橋時有謝蝴蝶之稱和卿襲其意耳

宣廟詞曲

宣宗皇帝御製寄生草云賽爛熳三春景稱清和四月天綠楊烟罩絨絲線彩蓮水映紅妝面翠芭蕉風颭青蘿扇林塘盡日好留連池塘長夏宜消遣有馥郁荷香度看微茫野色連幾行鷺印平沙遍一羣魚躍清波淺數聲樵唱西山遠茸茸芳草紫騮嘶陰陰喬木黃鸝囀宣德六年四月御便殿召錦衣都指揮林觀對奕奕畢書以賜之觀吾閩邑人其家至今寶藏焉

朱竹

朱竹古無所本起于國初宋仲溫有二卷不知何人筆高季迪題水龍吟云淇園丹鳳飛來幾時留得參差翼簫聲吹斷彩雲忽墮碧雲猶隔想是湘靈淚彈多處血痕都積看蕭疎瘦影隔簾欲動應是落花狼籍莫道清高也俗再相逢子猷還惜此君未老歲寒猶有少年顏色誰把珊瑚和烟換去琅玕千尺細看來不是天工却是那春風筆此卷舊爲王太史家物伯兄惟和收得之珍若重寶自題其後云根如頳虬髯葉如丹鳳尾有時截作釣魚竿珊瑚亂拂桃花水有時擲杖化爲龍白日青天赤鱗起能將紅霧變蒼烟產在朱明幾洞天須臾絳節生彤管只向松間滴露妍伯兄卒卷售他人

六如小調

唐伯虎黃鶯兒云風雨送春歸杜鵑愁花亂飛青苔滿院朱門閉燈昏翠幃愁攢黛眉蕃蕃孤影汪汪淚惜芳菲春愁幾許綠草遍天涯又云細雨濕薔薇畫梁間燕子歸春愁似海深無底天涯馬蹄燈前翠眉馬前芳草燈前淚夢魂飛雲山萬里不辨路東西情致不減金元諸作者

詠酒

吾郡林都憲廷玉詠酒詞云米明王原掌奇門印麴將軍會擺迷魂陣水中郎穩坐雲安鎮柴令公傳示蘭陵信祭遵壺矢威李白鑾書令那愁城攻破難逃命詼諧成調可喜也公善劈窠書名山勝處多存手蹟有詩集行世

枝山小調

祝枝山嘗有幽期賦皂羅袍云爲想鸞交鳳友趁殘燈

淡月悄悄綢繆一團嬌顫怎風流驚忙挫過佳時候鶯慵燕懶春光怎留蜂嫌蝶妒空擔悶憂思情不比相思久

滿江紅詞

漠漠輕寒正梅子弄黃時節最惱是欲晴還又雨寒又熱燕子梨花都過也小樓無那傷春別一片井榆錢莢一點點楊花雪傍蘭干欲語更沈吟終難說池面盈盈深淺水柳梢淡淡黃昏月是誰人吹徹玉參差情悽切

右文衡山先生作也清絕宛媚何減宋人擅場者

燕子不來香

高郵王磐作野菜譜并綴以詞雅俗相雜山家之公案也嘉禾周履靖作茹草編亦效西樓而起編中詠燕子不來香云新蒲正短舊壘猶空繡簿珠簾面面風粘天芳草碧玉茸茸趁呢喃聲杳曉摘芳叢昭陽殿裏妒綠嫌紅無奈香消一盼中清婉可詠

文訂四十四則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引孔子事數十則言必稱孔子讀其書不類其人

治安策

賈誼治安策後缺一太息近閱田子藝留青日札云新書內銅布一篇可謂長太息者此其一也即是全文錯簡耳歷漢至今唯子藝認出真誼之忠臣也

蔡邕五弄

琴書云蔡邕嘉平初入青谿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東曲常有仙人遊曰遊春南曲有澗冬夏常涤曰涤水中曲鬼谷所居曰幽居北曲高巖猿鳥

所集感物愁坐曰坐愁西曲灌木吟秋曰愁思三年曲成示馬融甚異之後世作者徒因題命辭無復本意矣

笑林

晉孫楚笑賦曰信天下之笑林調諧之具觀宋秘閣中有古笑林十篇

雞碑

戴逵總角日以雞卵汁漱白瓦作鄭玄碑又自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唐丁用晦云學慙鼠獄智乏雞碑

張融海賦

張融海賦浮海至交州所作也文詞詭激顧凱之曰此賦實超玄虛恨不道鹽耳融即球筆注之曰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全篇載南齊書本傳楊用修博極羣書謂載籍不見其全亦千慮一失也融爲文數十卷自敘其集名玉海褚淵問玉海名融答曰玉以比德海崇上善宋王伯厚玉海襲其名耳

甘石星經禽蟲述

余家舊藏甘石星經乃陶隱居重訂者今新安程榮梓漢魏叢書中一卷比余家十才二三且缺首篇分野說

及五星行例署云漢甘公石申著按晉志齊有甘德魏有石申夫皆掌天文程不深考而妄署之急於射利故耳此書盛行天下恐訛以傳訛也至於彙刻山居雜志中禽蟲述一卷乃閩中袁達著達字德修程則署云袁達德著如此之類甚多若傳之後世誰能辨其姓名乎書之以資博雅者訂正

刀劍錄唐詩金石錄淳化帖

結高仲陶弘景作刀劍錄不載莫邪干將殷璠姚合元武苟挺章選唐詩不收李白杜甫歐陽修作金石錄不採衛夫人淳化諸帖不選蘭亭序俱不可曉者

王勮敏給

人但知王勃賦滕王閣之敏贍而不知王勮之草册文尤難也天壽中壽春郡王成器等五人同日册命有司忘載册文百僚在列相顧失色勮立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寫斯須而畢詞理典贍舉朝嘆服

薛書記

唐摭言云元相公在浙東賓府有薛書記酒後爭令以酒器擲傷公猶子遂出幕既去作十離詩曰犬離主筆

離手等作今諸女史皆編入薛濤集內何附會之甚耶以薛書記認作薛校書以元載認作元微之況濤蜀人非浙東事可附會彤管遺編詩女史青泥蓮花記及蜀本薛濤詩皆載十離詩故表而出之

序曹子建集

龍城錄云韓仲卿夢曹子建求序其文集寤撿曹集分爲十卷序而傳之今世傳本並無韓序而作序者亦未言及夢中事

送窮乞巧

昌黎揖五鬼而送窮不免垂頭喪氣柳州拜天孫而乞巧終難詔貌淫辭信夫文章最能窮人拙宦莫容子世

革華

洪景盧謂革華傳非韓子之筆羅文江瑤葉嘉陸吉諸傳託以爲東坡大可笑也今世傳本韓集不收革華而蘇集盡收羅文諸傳洪公去蘇未遠當必知其詳而斥僞也按宋陳善捫蝨新話葉嘉傳乃陳表民作表民名元規羅源人與善同邑

平淮西碑

野客叢書謂唐史與三說皆云退之淮西碑多歸功裴度李愬妻唐安公主不平訴于帝謂愈文不實遂斲其碑更命段文昌爲之而丁用晦芝田錄則曰元和有老卒推倒淮西碑帝怒縛殺之卒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命放罪赦段文昌別撰羅隱石烈士說亦曰石烈士名孝忠猛悍多力爲李愬前驅一旦熟視裴碑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傾欹再三吏執之孝忠云云上因得平淮西本末命段學士更爲之載讀李商隱淮西碑詩又非關老卒推仆乃爲當時讒言所入天子自使人曳倒之別刻文昌之作也又考韻語陽秋謂碑成李愬之子謂沒父之功訟子朝憲宗使文昌別作此與捨周鼎而寶康瓠何異哉諸說不同竟不知易者何意余取二文反覆誦讀段文才學充實援古證今六朝體格非淺學能辨韓文古健簡約難入時眼憲宗當時易韓爲段自有深意至于姚鉉選粹亦錄段而棄韓宋人宗韓遂大貶段作是爲韓公盛名所怵耳李商隱詩亦只述韓文可惜未嘗訾及段作使人知韓文之足重也敢作迂評爲臨淄蓋臣

平夏平蜀

唐憲宗元和元年三月夏綏楊總琳伏誅十月劍南劉闢伏誅韓退之平淮西碑文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誤也新唐書刪去明年平夏一句

臨文不諱忌

退之送楊巨源歸鄉序末云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與其在斯人與語似不祥可見古人臨文無所避諱若用之今時則羣唾而棄之矣

昌黎闢佛

昌黎諫佛骨并弔武侍御畫佛文世謂昌黎闢佛也今其集中有送惠師送靈師送文暢師送無本師聽穎師彈琴送僧澄觀別盈上人和歸工部赴僧約廣宣上人頴見過題秀禪師房送浮屠文暢序送高閑上人序與大顛師書往往見諸篇什何耶

李賀文

東觀餘論云李藩嘗輯李賀詩歌所得甚富聞賀有表兄與賀筆硯之舊因示之其人甚喜且請借閱久之不還李公屢索乃曰素惡賀傲常思報之遺文已投溷中久矣予按杜牧作賀詩序曰集賢學士沈子明授賀詩歌四編凡二百二十三首今集中詩歌已符其數則賀之作俱在未嘗爲表兄投之溷中也然表兄未嘗言及詩歌今賀文無片語之傳想皆在溷中耳蓋賀非不能文者天上玉樓成召賀爲記必生平文章尤奇也

唐閩遷新社記

唐濮陽宁撰新社記即社稷壇也其文甚古雅歐陽公作集古錄時此碑尚在而今亡矣福州烏石有李陽冰篆書今猶有其墨本歐公又未之見

摭言

稗海摭言一卷此書有十五卷此僅什一掇拾類書而爲之者王定保作保定誤定保光化初進士

沈崧遺文

唐乾寧三年狀元沈崧閩縣人仕錢鏐父子拜相與羅隱契厚崧爲文摹寫徐庾隱墓志崧筆也駢麗詳正末作兩銘一志兩銘此爲僅見崧集不傳余所見者但此篇耳志云隱曾祖羅仙字童知仕福清縣令福州志失載

千佛贊

宋理宗御製千佛贊云一佛不二千佛奚別如處處水現在在月無去無來不生不滅梅花開時前村深雪

續博物志

張華著博物志而有續博物志者宋李石也近年會稽商氏所梓稗海編爲唐人李石著誤也志中言太平興國陳摶林逋魏野及研譜遯齋閒覽諸書則宋人無疑矣焦太史國史經籍志亦編作唐人皆誤然書末有門人迪功郎黃公泰跋迪功郎宋秩也唐無此秩此又一

證唐李石河中人官至宰執

木經

宋初有都料匠預浩著木經三卷每臥則交手於胸爲結搆狀如此踰年撰成此經今軼不傳近代諸藝術皆有著撰獨此技缺焉

省心錄

世傳林和靖省心錄朱子語錄第四十卷云是沈道原作非和靖也宋景濂文集嘗引之爲證天順正德間刻本俱沿襲和靖未之深攷近日陳眉公續秘笈亦作和靖著道原之名

幾晦矣朱子闢之於前景濂辯之於後畢竟傳訛奈之何哉

醉翁亭記

醉翁亭記東坡書於滁州泉洌而酒香改作酒洌泉香水落而石出改作水清石出大有點綴之妙

山家清供

世傳山家清供二卷宋林洪著按本集温陵鵝黃豆生末云僕遊江淮二十秋每因以起松楸之念將賦歸以償此一大願則洪温陵人也又按撥霞供云向遊武夷六曲訪止止師止止師者白玉蟾也則洪與玉蟾同時人今泉州郡志逸洪之名似大闕典

仲休記右軍書

上虞縣西四十里舊有含珠院閩僧從契開山也宋沙門仲休作記文甚典而沙門有文集右軍書刻之石鮮有搨者

東坡硯銘

東坡作硯銘二十九而古文品外錄載一銘甚佳集中所無也銘云或謂居士吾當往端溪可爲公覓硯居士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爲曰以備損

壞居士曰吾手或先硯壞曰眞手不壞居士曰眞硯不損紹聖二年十月臘日軾

赤壁

東坡赤壁賦古今傳誦即婦孺亦知之然一篇大旨誤以黃州赤鼻山認爲周瑜破曹操處後人不甚指摘之實爲盛名所怵耳若今人有此紕繆得無羣起唾之乎事不在盤古地不在荒外信筆而書不暇考覈安足傳信耶

運老

福州西禪寺暹禪師有語錄一卷黃魯直爲之序暹老初寄瓶鉢于古田時人不識也曾福州子固拔于稠人之中授以西禪而道俗皆與之

漳州蘭譜

宋龍溪王貴學著王氏蘭譜趙時庚著金淳蘭譜皆紹定淳祐時人所紀藝蘭之法與閩種品目之奇亦巖谷中清士也漳州郡志逸其名卽漳州縉紳學士亦不知有此人予近出二書以質鄭瓚思張紹和二孝廉行將梓板以傳是知古人著作湮沒不稱者多矣微予藏其譜微二孝廉闡其幽不將與草木俱腐耶

著書

宋季著書之富無過王伯厚計其生平述作七百二十餘卷卽鄭漁仲不是過也漁仲位不顯伯厚仕至禮部尚書在官日多尤所難耳

忍卦

忍刃上心下元亨初吝終吉悔亡利君子貞不利小丈夫象曰忍剛發乎內柔制乎外小有所抑大有所益也象曰心上有利刃忍君子以含容成德初一必有忍其乃有

濟象曰能忍其性事克濟也次二小不忍則亂大謀象曰小不克忍成大亂也次三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象曰一朝之忿至易忍也忘身及親禍孰大也次四出於胯下以成漢功韓信以之象曰胯下之辱小辱也成漢之功大功也次五張公藝九世同居書一忍字以對天子象曰同居之義忍克致也積而九世有容德也上六血氣方剛戒之在鬬象曰方剛之氣忍則滅也形而爲鬬自求禍也右吳草廬先生作

悔過銘

穆公悔過爰作秦誓武帝悔過棄輪臺地悔不可有亦不可無不可無也其可長歟悔雖可有然不可再是以君子有過則改不遠而復乃可無悔既悔而復亦猶未害悔而復悔岌乎危殆頻復之厲大易有戒思昔顏子過而不貳有一不善未嘗復行如得一善拳拳服膺纔如差失便不更然歉於已者不再萌焉思昔太甲度以欲敗其後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反躬引罪卒爲賢君克終厥德推所從來一悔之力悔心之生良心之萌乘此憤悱有大發啟當悔之餘惟新是圖朝雖爲蹠暮

可爲虞當悔之時不圖改之是乃自棄小人之歸吳草廬作

戒石銘

戒石銘相傳蜀孟昶時作也其文不止四句宋朝但取四句而已元浙江廉訪使徐琰改銘曰天有明鑒國有公法爾畏爾謹以中刑罰

簡澹齋約

黃州劉秉鑰長史簡澹齋約云予也避世却不避人惟簡性澹時俗恥狗不迎客來不送客去一拱而止不嫌

爲倨坐不展席茗煮香焚兩般清福與客平分酒則不飯飯則不酒一菜一肉從其時有招未必赴不招自臻無攀速客無受殘賓戒語市朝戒談閨閫問辯商證名理是懇如此行徑野性固然喜者入社厭者任焉

表文觸忌

閩人林伯璟字懷之洪武初任福州府學訓導爲按察司撰賀聖節表內用體乾法坤一句又爲福州中衛撰謝賜公服表用蘂飾太平一句被誅以法坤與髮髡聲相似蘂飾與早失相似也伯璟有友漁樵者集郡志不載見皇明傳信錄

倪朴自敘

陸儼山嘗云浦江倪布衣朴善著書自敘曰今之學者大抵急於利祿而專務于時文故不識者不肯目而識者未暇觀也今時著書者亦多求其披閱至終卷者幾何人哉

桑悅硯銘

桑民懌硯銘云一孔淵源洙泗之澤不歸于朱則歸于

壁

田子藝磬銘

錢唐田子藝泗濱浮磬贊曰泗濱之楨玄玉之英琢而爲磬曰浮其名瑩然浮磬既輕且清禹貢夷則之氣萬物之成白虎通乃球乃石擊拊戛鳴率舞者獸書同音惟笙詩響振百里顓頊沈明拾遺夏禹高縣以宣夏情史記仲尼有心鄙哉徑徑封疆之思君子聽聲禮記

悅生篇

仲長統樂志論極閒適之致羅景綸山靜日長備山林之樂偶讀田子藝悅生篇云人之有生田不必廣祿穫

足以糊口宅不必美完樸足以棲身背小山面青溪左林而右圃妻有隱志婢則愚足供於內童僕蠢蠢足役于外且耕且織自食其力及時輸公不聞催科有無貿易免求于人出不必車馬足常健往來有舟小而安遠遊不過百里無貽家室憂聚書千金子孫肯習良辰佳節好花能開數命酒肴勿使蹉跎而或悔心朋時來不之雜黍不豐不嗇不孤嘯歌眠起自如屏棄束修無爲理法所苦不服藥不求神仙尙不知有此身無論名利日度一日任其年之所之此外非所知也

警世格言

朱門一夕之宴白屋千日之糧徵聲色則坐揮百萬助貧乏則愛惜錙銖貧而好施功倍於富富而好聚惡倍於貧此屠緯眞警世之格言也

季漢書

新安友人謝少連作季漢書自足千古然國初處陵貢士蕭常有續漢書起昭烈至少帝爲紀魏吳皆爲載記而擇裴註之善者併書之至于少連併降魏爲傳又著五十八論眞良史才也

字正解八則

佑維

佑祐右三字書爲佑易爲祐詩爲右惟唯維三字書爲惟易爲唯詩爲維其義一也

鳩

今人欲集聚曰鳩鳩者糾也糾者合也桓公糾合諸侯管書白符鳩舞符合也糾亦合也

鑽

漢書云商鞅挾三術以鑽今之言善宦者必曰鑽本此

鼂錯

潘岳西征賦云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押寘郭謔博惡韻然則錯不當讀爲措也

乙

韓文公讀鶡冠子乙者三滅者二十二注十有二字歐文忠詩譜後序云增減圖乙圖者塗抹也乙者勾止也按史記東方朔上公車三千牘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

准

今制文移用准字即準也唐宋以來皆用準字自寇準爲相避其名遂減十字至今不改

悞誤

誤謬誤也悞欺也今俱通用即宋人詩文亦然

俗書誤

焦氏筆乘云俗書蟲字作虫不知虫乃音虺須字作須不知須乃音頹船字作舡不知舡乃音航商字作商不知商乃音滴蠶字作蚕不知蚕乃音腆美字作美不知美即是羔无字作无不知无即是旣本字作本不知本

乃音滔盼字作盻不知盻音系圖字作啚不知啚音鄙趨字作趍不知趍音馳如此之類未易悉舉至如暴已從日又加日而爲曝然已從火又加火而爲燃岡之崗芻之蒭昏之婚女之汝匊之掬與之歟回之迴果之菓席之蓆架屋疊牀觸目皆是而字學掃地矣予見年來以意作俗字尤多如婿本從女今改從士姪亦從女今改從侄相沿傳寫即士大夫亦倣効之殊可笑也

攬序

王右軍祖名覽蘭亭序作攬者避諱也東坡祖名序凡爲人序文皆作敘今人不察一概學之誤也

飲器

史云趙襄子漆智伯之頭爲飲器韓子云智伯死三國分其首以爲杯杯飲器也或以飲器爲溺器非

赤字

赤族言盡殺無遺類也漢書注以爲流血丹其族大謬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其家赤貧是也今人言不着衣曰赤條條赤字本此

奇字

漢書云劉棻從楊雄學作奇字而雄素貧嗜酒時有好事者載酒從遊則載酒學奇字奇字乃大篆也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佐書五曰繆篆六曰鳥蟲書奇字非奇僻之字也明矣

湩

乳汁爲湩列子乳湩有餘謝承後漢書乳爲牛湩史記匈奴湩酪之美音種

龍鍾

今人謂年老曰龍鍾按裴度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時

裴尙少也然則龍鍾不專指老人而言唐詩云雙袖龍鍾淚未乾

齠齔

男八月而齠齒女七月而齔齒見韓詩外傳齠齔並用非也

伯孟

禮緯云嫡長曰伯庶長曰孟自有分別

鮐背

鮐河豚也其背皮甚麤澀老人皮膚索澤不寒而栗故似之

氂毫絲忽

氂毫絲忽毫者獸之毛言輕也絲者蠶之所出比毫尤輕矣忽蜘蛛網也較之絲尤微而細故取以爲數

事解廿二則

陶唐丹朱

郡縣志云堯先居唐後居陶丘故曰陶唐氏尙書逸篇云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故曰丹朱

醫王

釋迦佛能醫一切衆生苦惱名大醫王

碑陰姓名

漢孔宙碑陰載門生故吏姓名楊用修云漢儒開門授徒親授業者則曰弟子次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總而稱之亦曰門生舊所治官府其掾屬則曰故吏占籍者則曰故民非吏非民則曰處士素非所涖則曰義士義民皆讀漢碑者所當知也

石敢當

今人家正門適當巷路則竪小石碑鐫曰石敢當按西漢史游急就章云石敢當顏師古注衛有石蜡石買石惡鄭有石癸石楚石制皆爲石氏周有石速齊有石之紛如其後以命族敢當所向無敵也姓源珠璣曰五代劉智遠爲晉祖押衙潞王從珂反愍帝出奔遇于衝州智遠遣力士石敢當格鬬死智遠盡殺帝左右因燒傳國璽石敢當生平逢凶化吉禦侮防危後人故凡橋路衝要之處必以石刻其形書其姓字以捍民居或贈以詩曰甲胄當年一武臣鎭安天下護居民捍衝道路三叉口埋沒泥塗百戰身銅柱承陪閑紫塞玉關守禦老

紅塵英雄來往休相問見盡英雄來往人二說大不相侔亦日用而不察者也

串眉

美女顰眉額痕成串梁簡文詩云長嚬串翠眉

屈奇

屈奇短長也服之不中曰屈奇淮南子云聖人無屈奇之服

艾綬

漢時諸侯王金璽盭綬晉灼曰盭草名出瑯琊平昌縣似艾可染綠因以名綬後人名爲艾綬

犢鼻褌

犢鼻褌注謂形似犢鼻非是按明堂圖人身兩膝以下有穴名犢鼻褌至犢鼻言其短也即寗戚南山歌短布單衣適至骭杜甫同谷歌短衣數挽不掩脛之意

稽首

周禮有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前代表文多稱稽首頓首今人居喪投刺皆曰稽首則以稽首爲凶拜矣蓋周禮有凶拜拜而後稽顙是也若以稽首爲稽顙殊非禮也

返璧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僖負羈乃饋盤餐寘璧焉晉公子重耳受餐返璧故事本此今人誤以爲藺相如事曰完璧曰歸趙昧之甚矣

蒙恬筆

蒙恬秦時人古今傳爲造筆之始非也詩云彤管有煒孔子作春秋筆則筆自周時已有筆矣

哥窰

甕器有哥窰壽州有舜哥山此窰所出今賞鑒家解哥字謂其兄所製誤矣

朱提

漢犍爲郡有朱提山出銀鋼朱提銀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一千然今之銀直與古大異而朱提山不聞有鋼矣今人尺牘往往以銀爲朱提譬若以玉爲崑岡珠爲合浦可乎

五夜

五夜者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出漢舊儀省中黃

門持五夜

天祿

天祿獸名漢時有貢此獸者因以名閣以藏秘書

宮

上古居室皆曰宮不分天子庶人禮記云父子異宮又云儒有一畝之宮孟子云宮室之美自秦漢以後則以天子所居爲宮矣

紫塞

秦築長城土皆赤色故稱紫塞

暘谷有詭

戰國策秦代魏取暘有詭地名也華不注醫無閭山名也

風馬牛

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故曰風馬牛不相及

草堂

杜子美居浣花草堂李太白懷故鄉以草堂名集草堂在成都周顒昔經蜀以蜀草堂林壑可懷乃于鍾山立草堂寺今人概以草堂名屋何耶

不睡龍

錢鏐作警枕名不睡龍取蔡邕警枕銘應龍蟠蟄之語

食魚

列士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人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故馮驩歌彈鋏歸來兮食無魚也

徐氏筆精卷之六終

光緒七年秋七月巴陵方功惠校刊

徐氏筆精卷之七

晉安徐　熥興公譔輯
同里邵捷春肇復訂定
温陵黃居中明立編次

文事 載籍 書學 畫 牌版　六十一則

孟子

孟子門人見於書者十七人皆配享他無考

帝王好書

歷代帝王皆好典籍秦火爲萬古罪人無論已漢興除

挾書律廣開獻書之路景帝募求天下遺書藏之祕府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成帝使謁者陳農求天下遺書詔劉向等校定光武入洛書二千餘輛後于東觀廣集新書命班固等讐校明帝大會諸儒于白虎觀攷訂羣籍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石魏道武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隋文帝遣使四方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煬帝觀文殿搆甲乙丙丁書屋唐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繕寫藏內庫玄宗幸東都議借民間異本傳錄以千錢購書一卷後唐莊宗募民獻書及三百卷者授以官銜明宗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周世宗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宋太宗下詔購募亡書分置書府涉弼等並賜科名太宗搆崇文院以藏書籍分經史子集四庫仁宗詔中外士庶上館閣閱書每一卷支絹一疋五百卷與文資官徽宗詔郡縣訪求秘書助教張頤進二百二十餘卷賜進士出身李東一百六十卷補迪功郎高宗南渡獻書有賞元世祖遣使取在官書籍版刻至京師自我太祖定鼎之後極重儒臣詔纂國家切

要之書成祖詔修永樂大典一時儒臣畢集天下賢才聘辟無算凡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各取一部送京以後則杳無求書之令矣國家事事可侔前代獨好文之主稍遜

藏書

海鹽姚叔祥有言今藏書家知祕惜爲藏不知傳布爲藏何者祕惜則緗橐中自有不可知之秦刼傳布則臺閣自有遞相傳之神理然所謂不知傳布之說有四大抵先正立言有一時怒而百世與者則子孫爲門戶

計而不敢傳闕奇炫博樂于我知人不知則寶祕自好而不肯傳卷軸相假無復補壞刊謬而歸踵還凝一哆則慮借鈔而不樂傳舊刻精整或手書妍妙則懼翻摹致損而不忍傳凡此四不傳者彼繇不知世變靡常聚必有散一旦三災橫起流燭滅沒無論藏者且累著作姓名一併抹煞是藏有加于亡何必後來信信詈祖龍爲也

又

吾鄉前輩藏書富者馬恭敏公森陳方伯公遷馬公季子能讀能守陳公後昆寢微則散如雲烟矣又林方伯公懋和王太史公應鍾亦喜聚書捐館未幾書盡亡失然四公之書咸有朱黃批點句讀余間得之不啻拱璧也予友鄧參知原岳謝方伯肇淛曹觀察學佺皆有書嗜鄧則裝潢齊整觸手如新謝則銳意蒐羅不施批點曹則丹鉛滿卷枕藉沈酣三君各自有癖然多得祕本則三君又不能窺于藩籬也

楊文貞積書

楊文貞公士奇文籍志序云吾先世藏書數萬卷元季悉燬于兵吾早有志于學而孤貧不能得書稍長事鈔錄無以爲楮筆之費則往往從人借讀不能數得年十四五出教童蒙頗有所入以供養不暇市書也弱冠稍遠出授徒所入頗厚始蓄書不能多也及仕于朝有常祿又時有賜賚節縮百費日月積之一爲收書之資歷十餘年經史子集雖不能備頗有所蓄視吾先世所藏千百之什一視吾少時可謂富矣夫人於其所好勞心苦力以求得之必將謹護珍襲不至于廢壞逮傳其後之人未嘗知得之之難蓋有視之漠然不以留意棄之如棄瓦礫者矣吾懼後之人不知守也凡書其志吾之所以得而勉其所以守蓋昔人愛一草一木猶戒子孫以勿壞矧書籍聖賢至訓之所寓乎敬之哉文貞公勳業名位冠于國初賜賚祿入積爲收書之費足見先輩雅尚

楊文貞母

楊文貞公士奇少孤貧十六歲出爲村落童子師欲買史畧二册百錢不能得其母夫人畜一牝雞數歲命以易之世有此母安得不生此子

書城

宋李德茂環積墳籍名曰書城予友邵武謝兆申好書盡罄家貲而買墳籍兀坐一室四面皆書僅容一身宋世版本未盛恐李公未必如此之富予與謝君極稱臭味交謝君藏蓄幾盈五六萬卷又多祕册台八郡一州未有能勝之者不獸古人書城書窟書倉書巖爲奇耳

保守書籍

世之蓄田產屋宇多者子孫稍賢必保守不失何也可以資衣食不匱也蓄尊罍彝鼎多者子孫稍賢亦保守不失何也可以資耳目近玩也惟蓄書籍圖畫多者子孫雖賢未必保守不失何也非深知篤好者鮮不屑越也余見保產業之家多至六七代而保書籍者不過一二代耳然保之之法當較之田產屋宇尤加嚴密庶幾歷四五代也唐末吳人徐脩矩世守書籍萬卷皮日休常就借讀日休詩云保茲萬卷書守愼如羈紲陸龜蒙詩云吾聞徐氏子奕世皆才賢因之遺孫謀不在黃金錢若才賢不至奕世守愼不如羈紲非所以論保守也

聚書十難

陳貞鉉曰聚書有十難學無淵源一難也家少承書二難也不生通都大邑三難也乏慧鑒四難也隋唐以上書不多見五難也攜帶跋涉易致觸損六難也檢曝之勞病于夏畦七難也近無善本校讐斯苦入難也家貧購書九難也片時不閑便供蛀蟲十難也夫聚必有散物理之常念此十難嗜好彌篤余嘗言曰田宅易購美書難逢緣不相值奇秘終蘊背杜遲藏書每題跋尾曰清俸買來手自校讐及借人爲不孝言雖未大亦自痛切矣

觀書三益

陳貞鉉曰客來觀書病懶時頗厭其煩然有三益不可以厭煩而廢賤性善忘經目輒忽獨對客搜尋之事雖閱年能記一益也覽所不及庋牀便蠹因客披搜二益也習懶成病偶因客至整書忘疲亦古人運甓之意三益也夫學求益也一益尚可況三益乎

讀書樂

余嘗謂人生之樂莫過閉戶讀書得一僻書識一奇字遇一異事見一佳句不覺踴躍雖絲竹滿前綺羅盈目

不足踰其快也六一公有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几案余友陳履吉云居常無事飽暖讀古人書即人間三島皆占哉言也

四觀

友人陳貞鉉曰室廬雖陋取足庇身況有架書之所作廣廈觀薄田自供取足糊口況稟淡薄之訓作京坻觀擁書萬卷取足娛志況嗜彝鼎之玩作極樂觀城居習懶取足鎮喧況就禪室之趣作清淨觀

借書

陳貞鉉曰古人衣裘與傚書不借人則疑于不廣非不廣也置書之勞不畢世不已借書之傚多致遺亡點汙則其掛懷不至於再置不已使書可再置抑又何嫌間或重帙善本抄篇集函非通都大邑不購非良緣奇遇不值非閱年積時不成偶欲披閱或方惜而未還或已借而既失至于撫卷痛恨不如不借之爲愈也客曰如是書終不借人乎居士曰書亦何可不借人也賢哲著述以俟知者其人以借書來是與書相知也與書相知者則亦與吾相知也何可不借來借者或蓄疑難或稽異同或補遺簡或搜奇祕至則少坐供茶畢然後設几持帙恣所觀覽隨其抄謄請主客無相妨尋常供具不爲添設絕不置酒恐緣酒而狼戾書帙夫如是或竟日或數日或十數日予俱不厭客亦無猜若欲以半部一函持借出門僕已具觴酌誓于大聖大賢之前斷斷不爾人各有願幸毋相强

贈遺得人

宋虞世和甫最愛黃庭堅每得佳墨精紙奇玩必歸魯直國初王羽儀之最善楊士奇楊喜收書或數月不相見相見輒贈一書皆贈遺得人者也

祕書

蔡邕祕論衡于帳中或搜得之輒抱以去又家有書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王粲何私一論衡而萬卷不之惜耶蓋搜得論衡者未必爲邕意中人固宜珍祕而仲宣素有異才即捐數車之與不爲傷惠要在得其當耳今世以書爲羔雁連篇累牘贈送貴人貴人全不知惜膏蟻飼鼠予者非邕受者非粲徒爲典籍一厄與其爲貴人屑越寧祕帳中

異書

余嘗語曹能始云有異人其家必有異書常人之家必有常書俗人之家無書矣欲求異書先求異人不遇異人勿問異書

書不讐校

北齊書邢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余嘗披覽鈔本之書十譌二三難以句讀令人燥熱又無處借書校對偶及邢事心神頓涼

兩脚書廚

永樂中昆陵陳濟善記書文廟謂爲兩脚書廚古人號書廚者有矣此云兩脚文皇亦善諧謔也

博物

史稱張華博物識劍識狸及著博物志信矣然左傳引叔向之言曰子産博物君子也又曰延陵季子閎覽博物君子也然子産季子不以博物名惟張華爲著

讀書飲酒

謝少連云讀書須少年僻地靜夜早晨阮堅之云飲酒須淡酒小杯細談久坐二君得讀書飲酒之趣可謂名言

痛飲讀離騷

離騷悲憤令人讀之不歡故昔人有云痛飲讀離騷蓋醉而後讀始不爲鬱悒幽憂之氣所擾耳曹孟德云惟有杜康可以解憂正此意也

囊螢

隋煬帝宮中囊螢爲戲車肩無油囊螢讀書丁朱崖囊螢當火恐熱氣蒸人同一螢火而所用苦樂迥別

書畫碑版

陳眉公云見古人書畫如見家譜豈容更落他人手見古人墟墓碑版如見先塋間物豈容更落樵采不呵護名言也

趙家書畫

趙文敏善書畫而妻管夫人子雍樂弟孟頫孫鳳麟甥王蒙皆以畫名于時惟樂以書名不聞能畫

吳興三絶

元季吳興馮應科筆與趙子昂字錢舜舉畫稱三絶

瓦官祕藏

南部烟花錄得之瓦官寺廢閣王右軍告誓文真蹟亦得之瓦官寺鴟吻內竹筒中何此寺之多秘藏也豈支許輩所留耶

書法以下書學

六一居士筆說云古人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遂傳遠後世不推此但務於書不知工於書隨與紙墨泯棄者不可勝數也使顏魯公書雖不佳後世見之必寶也又云學書當自成一家之體其摹倣他人謂之奴書今人

內服妄評某人書酷肖某帖不論其人之賢否正蹈六一居士之誚耳嗚呼此但可與知者道也

古書古帖

養生家云目不睹不瞎耳不挠不聾予喜蓄古書古帖嘗語人云書不裝不蛀帖不裱不蠹邇來書板極善但一加外函不久生蠹藏書家須急去之勿惜也

八分書

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然此三人書皆不傳

扇書杜詩

宋高宗紹興元年賜經筵官扇皆取杜甫詩句親書與之賜學士王綯曰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賜尚書胡直孺曰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賜舍人胡交曰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高宗之光寵 諸臣如此

四十二章經

錢塘六和塔上刻四十二章經乃紹興中諸名臣分寫者沈該湯思退陳誠之陳康伯王綸賀允中葉義問楊

椿周麟之洪遵楊揆沈介趙令詡孫道夫王希亮黃祖舜張孝祥宋棐金安節董苹李洪錢端禮張宗元張運楊朴莫濛路彬張庭實周操葉謙亨胡沂陳俊卿鮑彪陳棠楊邦弼張洙黃子淳楊倓沈樞韓彥直虞允文洪邁共四十二人皆以官爵序次字俱生硬無晉人筆法蓋此四十二人無一人以書名者也惟錢端禮虞允文差勝耳

僧善書

隋唐善書僧三人智永懷素高閑也智永懷素今墨本

紛紛摹刻惟高閑尠傳

戲魚堂帖

宋劉次莊謫居臨江卜築鑿池東山自摹淳化帖十卷刻石置堂中時稱戲魚堂帖今在新淦縣東山寺前

寶晉齋

米元章守無爲州州治東北建寶晉齋有法書碑刻立壁間因名

鄭回溪父子書學

宋乾道五年狀元鄭僑本永福人家與興化鄰後寓莆

中淳熙間使金不屈官至參知政事著書衡三篇號回溪善行草書其子寅官至樞密承旨著包蒙七卷號首亭亦善書二公書名不顯著作無傳近見元人鄭灼所傳衍極專論字學多引述之而其論書亦博綜今古惜無全文耳

董山書史

宋鄭昂字尚明號董山祭酒鄭穆之孫也作書史起伏羲終五代凡二十五卷今軼弗傳昂善書九仙山蓬萊峯盤石上有題名徑尺許古勁絕倫昂所書也

陳述古書

吾閩古靈先生陳述古書法在蔡君謨之右學柳誠懸酷肖也烏石山平遠臺鼓山臥龍山俱有題名鐫之石壁皆徑五寸鮮有知其妙者

寺額名書

衍極載元人陳旅題署書記署中一段云閩中風俗以正月六日游烏石山寺其外大父趙大蓬指寺額曰是古題署法書也古時人人知有是法王公貴人有所建立不能書不書必求能書者雖微賤必書也紹興後無

論能否官大即書一時迎合爭乞新題易舊榜于今存者什之一耳米南宮黃太史非不爽峭可喜直可施之亭榭宴遊處唐以來惟顏太師雄秀而題署李北海爲最云

古磚

杭吳山萬歷乙巳年里人建水神廟于上奠礎日豐草中的皪有光視之則古廢磚方二寸許上有安寧萬姓四字類蘇長公筆法今在廟中

中元大鵬年號

先輩陳中丞達嘗于荒莽得石盆甚巨背刻中元庚申僧本茲造八字按中元乃光武年號光武無庚申庚申乃明帝之永平三年也今石盆尚存近余友林熙工掘地得古磚刻大鵬二年大鵬年號無攷書之以質博雅者

古鏡

餘姚孫忠烈公初巡撫至江西治廨舍得古鏡于深溝中背刻其文曰光運忠扶日月心感天揚賜忠獨難塞天不世內靖斯以昭明字畫奇怪觀者多不識後孫公

死好古者以意辨之其文乃著

銅鼎

嘉靖初海虞王澄嘗獲一鼎其識曰維紹興丙寅三月己丑太師秦公檜一德協濟配茲乾坤乃作銅鼎賜家廟以奉時祀子孫其永保是高宗所賜檜之所受者澄鄙其事乃即家山作萬松樓祀岳武穆而以鼎奉焉黃云以秦鼎祀岳恐岳未必饗也

西園雅集 以下畫

宋駙馬王說晉卿延東坡諸名流當時李伯時寫爲圖今世遞相傳摹歲月既無所攷西園亦莫究何在然其人來元章有圖序甚詳國初黃文獻楊文敏林尚默各有攷據儒衣冠十四人蘇東坡王晉卿張文潛蔡天啟李伯時蘇子由黃魯直陳無巳李端叔晁無咎米元章王仲至劉巨濟秦少游也釋道各一人僧圓通道士陳碧虛也侍女二人晉卿家妓雲英春鶯也

唐文皇像

余嘗見閻立本寫文皇御容絹素僅尺許虬髯鳳目神彩煥發傍署云臣閻立本寫今藏薛中丞家

宋太祖像

先伯兄舊有趙文敏寫太祖眞像擊毬圖桑皮紙游絲金筆闊僅尺餘今在泉南丁司寇家

膠山絹海

古畫多用膠礬着絹唐宋名家皆然惟元倪瓚輩始喜寫生脫畫家蹊徑唐韋孝標咏畫屏風云雨滴膠山斷風吹絹海秋唐宋畫全用膠礬此是一證

古碑 以下碑版

三代碑刻至今存于世者唯岣嶁禹碑與周石鼓文耳

秦則李斯斷碑僅二十九字漢蔡邕石經與孔廟中郎碑陳思王碑蜀有樊侯碑餘俱不可覓

曹娥碑

曹娥江在浙之上虞當時孫權據越不知孟德何因與楊脩至江滸讀其碑也殷芸小說云蔡邕刻曹娥碑傍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魏武見不能曉以問羣僚莫有知者有婦人浣于江渚曰第四車中人解之乃禰正平便以離合解爲絕妙好辭此說與諸書所載大異余謂孟德決無到曹江之理或是當時傳印邯鄲淳曹娥碑

文而孟德與楊脩猜度之只見墨本非親摩碑石也禰衡之解又不知何據語林云操讀碑於汝南其爲摹本無疑

泰山碑刻

泰山秦碑李斯篆在秦觀東廳壁僅存數字唐摩崖碑隸字在岳神祠後爲苔蝕其半李白遊泰山詩六章篆刻方石豎會眞宮東廡

無字碑

秦山頂有秦無字碑唐武后乾陵亦有無字碑蓋碑緣文而立立而無字誠不可曉

番君碑

饒州番君廟碑趙文敏書厚七八寸文敏在京郡人欲乞其書碑重不可載乃鋸其碑面寸許載至京文敏書畢仍合豎之予至饒見其合縫宛然昔人之好事如此書法遒勁因搨數紙以歸

畫錦堂碑

姑蘇志云國初陳僖敏公治宅吳城闕地得蔡君謨所書畫錦堂石碑按畫錦堂在相州君謨所書碑字甚鉅

何因得至蘇州歐陽文集中言書碑事甚詳未聞有兩書者豈後人重君謨筆法重摹刻之如今之閭門翻刻法帖碑本之例決非宋碑也

武夷唐刻

武夷三十六峯題刻甚多而唐刻絕少舊傳幔亭峯下唐明皇遣使祀仙刻大唐天寶七載歲在戊子七月封名山大川登仕郎顏行之記共二十四字今不可覓或云石墜水中妄也

虎渡橋碑

淳州江東驛虎渡橋左有碑巍然是宋淳祐中狀元黃朴撰文併書字法全類柳誠懸石材完好惟篆首缺壁耳余以癸卯冬與曹能始觀賞各搨一通第鄉人不知重無有覆瓦爲亭者惜哉

碑厄

水經注洛陽天淵池中有魏文帝九花樓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灑水閒談云景祐初姜遵奉太后意悉取長安碑石爲塔材道山清話云天聖中詔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毀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磚甓國朝太祖登基

金陵悉取六朝舊碑砌作御道唐歐陽詹集云九江有祖將軍廟碑顏眞卿撰文并書後州吏有脩坏之勞狀其末蹟刻磨舊文詹作文以弔之平淮西碑元琢韓退之而刻段文昌宋郡守陳某又琢段文更刻韓文一石遂遭兩厄湖州天聖寺趙孟頫撰書錯盤龍碑記國初舁入郡治作太守去思碑歐陽公金石錄所收古刻千卷今什不得一二皆遭此數厄耳

黨籍碑重刻

元祐黨籍碑蔡京欲傳示後世使其子孫有餘辱也弘治中吳興沈暐以其祖沈千名與涑水伊川聯名懼其久而磨滅取搨本重刻于石今世所傳碑皆沈氏刻子孫有餘榮矣

元程二守

元絳程師孟宋熙寧中先後守福州山劖石刻多二公筆至今傳爲佳事佳話與除舉廢皆稱二公二公俱吳郡人生平稱臭味交故出守行事亦大相類

丁刻字

趙子昂時鄱陽丁信可者善刻字凡承旨書極喜信可

鐫刻打搨他手不如也番君廟乾元寺二碑承旨所書皆信可刻今信可子孫猶日搨賣丁氏食此碑已十餘世矣他人不得搨也余至鄱陽目擊之

柚皮打碑

桂海虞衡志云打碑用柚子皮薰墨以代氊宜墨而不損紙試之良然

長慶石

萬曆甲申吳興張穉通卜築玲瓏山得一石乃唐長慶間陸羽故物高可尺許有孟郊題曰長慶甲辰餘英孟

郊來訪章陵陸宵翁字法遒古尚未剝蝕穉通造軒貯之名友石軒好事者皆爲題詠後贈謝在杭爲王百谷索去今爲王氏家物

文人二十四則

游夏文學

聖門列四科惟以文學許游夏子夏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於禮則有儀禮喪服篇於春秋則授之公羊高穀梁赤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爲子夏與仲弓所撰定者許以文學夫何忝哉不知子游當時有何文學而魯論稱之也當是世遠而撰述不傳耳若非魯論并稱之後世孰知子游亦文學也哉

徐氏文人

古今文人之盛惟徐氏歷代不乏建安七子則有徐幹一代文宗則有徐陵河東三絕則有徐彥伯江南文士則有徐鉉徐鍇詩派法嗣則有徐俯晚宋四靈則有徐道暉徐致中國初四家則有徐賁盛明四家則有徐禎卿中原七子則有徐中行此皆丁極盛之時而文士輩出名震寰壤者至于卑詞片語流傳文苑不可勝紀矣

祖孫

王羲之七世孫曰僧智永謝靈運十世孫曰僧皎然書法詩學皆不愧祖風後世侈譚之不因沙門而薄其祖先也韓侂胄爲韓魏公之裔時論爲之嘆息豈紫衣宰相反不如緇衣髡徒乎信所重在彼而不在此也

江淹夢

史稱江淹夢張景陽寄錦取還文章日蹙又謂夢郭景純索舊筆還爲詩才盡何二夢相似之甚然則淹之詩賦皆少作邪

沈約

獨異志云沈約家藏書十二萬卷然心僻惡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噫此謗語也劉勰著雕龍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取定於沈約投之車中約取讀大重之嘗陳諸几案倘萬箭攢心定不爾爾

嚴武不殺杜甫

新唐書嚴武傳云武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甫本傳云武欲殺甫集吏于門武將出冠鉤子簾者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免而舊史甫本傳云甫登武牀瞪目視曰

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然則武未嘗欲殺甫也武卒甫賦八哀詩云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甫之感武者至矣豈有有欲殺我者而反哀之耶必不然矣

李杜子孫

盛唐詩人莫過李杜其子皆早夭至孫曾則泯然矣晚唐詩人莫過元白又皆無嗣惟韓退之子昱孫綰袞俱登進士蟬聯金紫天之報施誠不可知

李益

柳子厚爲其父作神道表碑陰載其先友六十七人凡天下善士舉集焉知名者僅二十人其中能詩者李益一人而已唐以詩程士爲官者未必人人知詩也六十七人劣得一李益不亦難乎

賈島馬端臨嚴羽羅願

賈島詩歌清淡奇峭可與孟郊張籍比肩舊史不爲立傳新史附名韓愈之後數言而已馬貴與博洽卓絕古今嚴儀卿論詩理入三昧羅端良翼雅富如武庫宋史俱不爲立傳并附名亦無之史臣之不公如此蓋冠蓋之華易登史册布衣之傑難上石渠賈島官不過主簿貴與儀卿終身草茅端良位不甚顯故史臣特畧之然數公之名自有不朽信夫文士不因位顯亦不藉史傳也

文士好奇

唐劉蛻取生平所爲文千一百八十紙起塚以封之自作銘曰文乎文乎其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白居易寫生平所爲詩四部置諸四大藏經中與寺僧約曰不出院門不借官客有好事者任就觀之唐求詩

成置之木瓢任流江中識者得之曰此唐山人詩瓢也陸龜蒙以平日詩文稿藏之像設腹中至宋咸淳中里人醉仆其像腹稿始傳南齊褚澄著遺書十卷刻石納之墓中後羣盜發墓得莆廣父子釋義以傳古人藏文各拊獨見不相師襲元魯脩鄱陽人有詩朋十人皆工詩賦恐權兵燹失傳埏埴爲甓刻瘞山中名曰詩塚宋濂爲之銘蓋倣劉蛻也劉蛻文塚在今蜀梓州南二里兜率寺庭前古柏數百株皆虬枝龍鬣至今尚存

香山飲酒

白香山喜飲酒每飲必賦集中飲酒詩九百首今人無香山之詩沈冥麴蘖只可目爲酒囊非眞能飲酒者也

樂天詩友

白香山詩與元微之倡和什有六七元白齊名微之爲樂天作詩序手自排纘成五十卷不可謂不密矣乃樂天作醉吟先生傳云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爲酒友歟不及微之誠不可解

元微之

元白雖齊名而微之品格不逮樂天遠甚微之少通崔鶯鶯作會眞記暴其事既通籍又夤緣宦官得知制誥爲武儒衡鄙厥佑不知怪文人無行殆斯人與

温李

北夢瑣言云温庭筠舊名岳一名廷雲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温李今皆以李賀爲温李非也

誌銘兩手

明道間洛陽張堯夫卒尹洙作墓誌歐陽脩爲之銘志銘出兩手亦古今希覯也

憐才

王荆公見劉季孫杖藜攜酒看芗之山詩即判監酒稅見盧秉但得有錢留客醉之句立薦于朝因登卿貳秦檜聞陸士規黃陵廟一絕傾倒如平生若宰執不憐才反荆公秦檜之不若矣

進稽古錄表

司馬温公撰稽古錄成黃魯直爲作進表今黃集刻之司馬集刪之可見古人文字無所假借亦不掩爲已有也

祭文 黃參

宋張子韶祭洪忠宣曰維某年月日某官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尚饗其子洪邁深感其情今世祭文濫觴可厭使人人如子韶不知省許多紙筆黃云文以足言言以足志如子韶云云不幾于沒字碑乎豈可爲訓惟武廟祭靳文禧云朕在東宮先生爲傅朕即帝位先生爲輔朕今渡江聞先生訃嗚呼哀哉則言簡意盡者也

彭乘 鄭景望張世南

宋彭乘著墨客揮犀鄭景望著蒙齋筆談張世南著游宦紀聞三公言閩事甚詳蓋曾宦于閩者郡志俱逸其名尚俟攷其人而增之

黃華澹游

金王庭筠字子端河東人大定間舉進士官不達寓彰德黃華山寺自號黃華老人善草書有文集四十卷子曼慶亦能詩自號澹游善畫竹仕至行省郎中

句曲外史

元茅山道士張天雨自號句曲外史工書善詩宋張九成之裔孫也

虬髯生

洪武初長樂鄭琳自號虬髯生讀書播耨不求聞達同時與鄭定助教友善練子寧有虬髯生賦張顯宗爲之跋又有建安蘇伯厚張智等詩文子萬奎爲廣州教授郡志所不載

文人慳一第

國朝科目限人長才者或慳一第如文徵明王寵文彭文嘉何良俊田藝蘅歐大任文章俱足名世獨靳一舉竟以歲貢起家豈非命耶

郎田二先生

杭州近代博雅君子仁和郎瑛錢唐田藝蘅瑛字仁寶號草橋少孤長爲諸生尋謝去家故饒一以購書所藏載籍古圖畫金石刻甚富而貲日貧瑛無所顧獸儆大屋樹高庋列置數几危坐諷誦辨異同所著有訂正孝經大學格物通各一卷萃忠錄一卷青史哀鉞六十卷後昆斬然俱軼弗傳傳者七脩彙稿耳藝蘅字子藝號香宇性放曠不羈善酒任俠喜著書生平所著文集前

後數十卷老子指玄一卷煮泉小品一卷梅花新譜一卷詩女史二十卷留青日札四十卷晚歲以貢爲新安博士歸常衣絳衣挾二小鬟遊湖上或逢友人則令小鬟進酒促坐談謔時時挾內人遍遊諸山日暮無驢覓得其一乃與內人共跨一驢入城藝蘅詩文在六朝初唐間駸駸入作者之室瑛辨證攷核不減藝蘅至于談詩猶說夢也然瑛事母孝兩刲股皆愈內行尤可述耳

人物攷 二十七則 男十九則 女八則

杜宇鑿靈

戰國時杜宇君于蜀舉荆人鼈靈治水水旣平禪之位死皆葬于郫今郫南一里二塚對峙鼈靈一云鼈令

八公名

蘇飛李尙左吳田申雷被毛被伍被習昌

兩京房

漢有兩京房一爲楊何弟子官齊郡太守宣帝時人一爲焦延壽弟子東郡頓丘人其說長于災變今漢書京房傳及世所傳京氏易傳皆延壽弟子也

林閭

林閭氏楊雄之師也見路史七卷第十三之註

白帝非叛

王莽篡漢凡世之豪傑有志天下者皆得起而誅之公孫述欲誅莽非一日也方豪傑羣起之時孰不欲頓八紘都萬乘述不得罪于漢而盡有益州之地子養一方者十有三年大有功德于蜀臨陣殞命與國存亡一念不降可謂賢矣史書述叛豈可與叛漢者同科按更始二年述自立爲蜀王明年夏四月改元龍興是歲漢世祖以蕭王卽位部南改元建武是爲光武皇帝當是時雌雄未定成敗未分萬一使述功成則光武亦爲僭亂耳然光武漢裔漢德方興蜀僻一隅成功匪易述與光武猶項羽之高祖也書之爲叛不亦過乎

寶誌公楊大年

寶誌公宋元嘉中現于東陽郡古木鷹巢中手類鳥爪朱氏婦聞巢中兒啼遂收育之因以朱爲姓楊大年始生則一鶴雛家人驚駭貯而棄之江其叔父異之追至江濱開視則鶴蛻嬰兒具焉體猶有紫毳尺餘旣月乃落世間怪事往往有之不但后稷之生爲異矣

白馬三郎

常山有白馬三郎廟宋季禱旱有應紹興中龍圖梁默奏于朝曰白馬三郎王審知號也生前已爵王爵不宜猶用軍中之號改額昭應常山與閩接壤至今祠祀

陳晃

陳子昂字伯玉見盧藏用敘并唐書獨雲溪友議載陳拾遺名晃字子昂雲溪唐范攄也當必有據

雪峯檀越

雪峯祖師初至福州求一菴基弗得候官人藍文卿捐

門首池畔大枯樹下草菴與師居之唐咸通十一年見四方雲衲奔湊難安廣衆將所居屋宇三百餘間米倉十二間庄田二十所水牛三百六十頭諸庄田地各立契書分明歲收米一萬一百石淨盡捨入常住建大梵刹即今之雪峯寺也乾符二年閩忠懿王具奏僖宗敕號禪師眞覺大師封檀越藍文卿明護侯王男藍應潮通祐神君今護法伽藍實文卿父子也歷數百年香火不絕使當時不發心捨此誰其逼之文卿不難一決不惟獲福田利益而寺存則香火永以不墜今之擅文卿之富者不乏其家產留以遺所不知何人至於布施錙銖慳惜悲夫悲夫

鐵冠道人

蘇子瞻在海外自號鐵冠道人詹仲和亦號鐵冠道人楊廉夫亦號鐵冠道人洪武初有鐵冠道人張景華常與太祖言休咎未來事

龜字諱

唐宋人不甚諱龜字張志和始名龜齡開元歌者名李龜年陸魯望名龜蒙白樂天幼子名龜郎咸通中會稽太守王龜殷踐歷號五總龜皇祐殿中丞李龜齡宣和進士戴龜朋彭千壽名龜年善畫者劉崇龜陳朝瑞名總龜王十朋字龜齡楊時號龜山崇寧中黃德邵名龜年淳佑中梧蒼教授潘元龜洪駒父兄字龜父咸以以龜爲美稱也然蘇子瞻嘲呂微仲晝睡有六眼龜口號則宋時亦以龜爲戲謔耳予謂十朋千壽中立德邵皆在子瞻後豈子瞻時有此謔而後人徑取以爲號耶大抵子瞻謔事多出宋元小說假託爲多未必有是事耳但不知龜字諱于何代近世以龜命名者絕少獨鉛山費

同卿弟名龜年官廣西灌陽知縣惠安亦有楊龜年官教諭

潘陳同母辯

齊東野語云陳了翁之父尚書與潘良貴之父義榮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獸有一事不如公甚以爲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我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他日生子即見還既而遣至即了翁之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來往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事噫此說荒

謬不根之甚也煥按了翁年譜父陳偁仁宗朝爲吏部尚書以嘉祐二年生了翁年二十三登進士至宣和六年卒享年六十八又按朱子文集艮貴父名祖仁贈中奉大夫未受宋官所云官職相似一謬也了翁宣和六年卒艮貴宣和初始爲博士歲月相遠二謬也朱子爲潘時作墓志銘云艮貴有兄艮佐以儒學教授諸弟艮貴從授學是祖仁已有長子安得言無子三謬也了翁閩沙縣人艮貴浙金華人其母安能來往兩家四謬也欲誣名賢刱爲不根之說名曰齊東野語豈虛也哉

菊坡

宋季崔丞相與之號菊坡至八世其家有菊數本皆一蒂兩蘂人咸異之

以字行

國初名臣多以字行楊士奇名遇練子寧名安黃子澄名湜李時勉名懋李至剛名鋼唐之淳名愚士吳伯宗名祐張孟兼名丁劉伯序名秩董良史名紀鄭居貞名恆許廷慎名伯旅胡虛白名奎李昌祺名禎王汝玉名瑽劉三吾名昆孫桂彥良名德稱金幼孜名善劉子欽名敬錢習禮名幹周是脩名德劉季篪名韶至于蹇義舊名瑢楊榮舊名子榮胡靖舊名廣李騏舊名馬皆出上賜也

葉給事

秀水屠侍御撰建文朝野類編會輯諸書詳備周悉有葉福字叔疇閩縣人建文庚辰進士授給事中極言宗室之非宜建文君怒杖幾死亟遣人歸養其母靖難兵攻金川門首犯其鋒死衣冠歸葬久諱其事楊文敏公入省求其從孫爲文碣其墓萬歷初奉恩詔祀于鄉賢

祠林文恪公脩郡志始爲立傳人鮮知之故屠侍御未之列也當時吾郡死建文之難者止福一人而古田林英字章叔爲御史自經死妻宋氏亦自經皆彙編所不載按朝野彙編乃陳眉公所纂名史待屠侍御借爲已書更名彙編志吾閩死事者止陳彥回陳繼之而不及福與英今史相國世程官南少宰日率同鄉建三忠祠清涼山祀二陳與福英猶缺焉蓋當時無有知其事者志之以俟後人補此佚典也

孫太初攷

太白山人孫一元同時諸公與之倡和實不知其何許人鄭善夫序其詩曰關西豪傑也李夢陽殷雲霄劉麟皆云關中人惟王世貞云太初齋本王家託跡方外馮夢禎云關西王孫易名爲孫一元勳近閱徐渭逸稿孫山人考云孫一元父早亡而貧以鈔書役某府中府公嘉之爲出貲特補吏密事多任之會覘稟白金四百兩使山人致布政使途被盜無以報命遂亡抵浙寓西湖休寧有范燦者其祖與山人交厚燦告渭曰嘉靖某年諸暨縣丞孫鏞罷官歸寓江都燦大父世商於鹽遇鏞

頗傾蓋一日偶及山人事鏞大駭一一道山人出亡事便取所隨譜合之鏞即攜其子來子貌亦似山人鏞遂問吾叔今何在燦大父云云鏞强大父偕至湖州拜其世母施氏并其已嫁妹三人相對而哭渭攷諸暨官師表嘉靖十二年縣丞果孫鏞也乃曰蜀人山人舊自稱秦人非志者悞乃山人謬託爲秦人也觀渭斯攷則太初非宗室亦非關中人也明矣

嶽禱

太宰倪公岳父尚書文僖公嘗代祀北嶽以禱祀而生公故名豈維嶽降神耶

滇二孝子

滇南范寅爲諸生屢試不第遂成心疾出游不知所之嘗語其子師顏云吾葫蘆山人也爾他日於此訪我師顏尚幼既長補諸生以嘉靖壬子舉於鄉鹿鳴次日即裹糧之四方尋父凡山巖市鎮僻壤遐陬無弗到行三年至蜀有葫蘆寺扣主僧謂三年前有稱葫蘆山人者寓此今化而瘞之近岡且出其手札眞寅筆也師顏慟絕芟莽得穴刺血入骸斂而返葬焉御史黃中疏而旌

之又有趙重華大理太和縣人父廷瑞亦諸生亦以不第遠遊莫知所往華甫七歲至年二十一母沒乃出尋父榜其背曰萬里尋親至武當山有字云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大理趙廷瑞至此華至日乃萬曆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又問關至建康祈于三茅君夢玄帝謂之曰爾父故在如是者三覺而由丹陽至毘陵遇老僧示往無錫南禪寺語訖不見明日至南禪見皤髮老叟曝背廊下華心疑之伏地曰我雲南人叟曰我亦滇人出遊時一子七歲亦潛然淚下各道姓名相

持而哭迎歸故鄉茅坤爲文以紀之

長人

苻堅時有夏默獲磨那申香三人身長一丈八尺並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

翟母漂母 以下女人

漢高帝厄於楚餒甚翟母常饋食及帝業成母已死矣高帝封其墓至今名封丘縣漂母哀韓信而進食後報以千金至今廟祀所謂一飯之德不忘也今人報德如漢君臣者鮮矣

美人名風

晉世美人以風名者惠帝皇后諱南風洛中謠上南風烈烈吹黃沙石崇婢名翔風

翔風

石崇妾名翔風諸書互見不同有曰朔風有曰翾風翔朔翾三字相類必有一定者

衛夫人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王逸少之師也

崔鶯鶯墓志

志稱崔鶯鶯嫁太常寺協律郎鄭恆恆字行甫文業著于當時享年六十夫人崔氏享年七十有六子六人秦貫纂爲銘其墓誌銘久瘞土中明成化間黎人得諸廢塚塚居邑之西北五十里曰舊魏縣蓋古之淇澳也乃鶯之崔氏爲中享香案石又若千年而莫之知尋得其家有胥吏名吉者識之遂白于邑長吏邢公邢偕之邑治而其迹始著陳眉公收其文于古文品外錄欲一洗崔氏冰玉之恥予謂會眞之記出諸微之鶯鶯之名因

以大著若讀秦之墓誌不過尋常一貴人妻耳何足奇

李易安

李易安格非之女也格非字文叔濟南人見張文潛集

易安更嫁

李易安趙明誠之妻也漁隱叢話云趙無黨李又更嫁非類且云其啟曰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駔驔之下才殊謬妄不足信蓋易安自撰金石錄後序言明誠兩爲郡守建炎己酉八月十八日疾卒且云余自少陸機作賦之二年至過遷瑗知非之兩歲三十四年之間憂患

得失何其多也作序在紹興二年李五十有二老矣清獻公之婦郡守之妻必無更嫁之理今各書所載金石錄序皆非全文惟余家所藏舊本序語全載更嫁之說不知起于何人太誣賢媛也容齋隨筆及筆叢古文品外錄俱非全文

眇倡啞倡

秦少游傳眇倡云倡貧不能自贍與母西遊京師京師色府也美盼巧笑以千萬計若具兩目猶恐不售況眇一焉其瘠于溝中必矣行抵梁舍於濱河逆旅有少年見而悅之爲留飲終日因大嬖娶置別第謝絕姻黨身執爨以奉之倡飯少年亦飯倡疾少年不食或有嘲之少年忿曰自予得若人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日者夫佳目得一足矣奚以多爲楊廉夫傳啞娼云倡錢唐人也生無啼聲父母欲棄之年及笄天質秀利中益警穎京師有大木賈過錢唐聞啞娼名求見大喜倍價聘之左右曰娼以聲取悅啞而倍價以聘何愚也賈曰婦以長舌敗人之家予聘無長舌不聘工歌且笑遂挾之歸賈侍姬百十人啞娼寵專房一飲食非啞娼不甘賈婦死推啞娼爲繼生三子焉夫倡至于眇啞宜乎無顧盼者乃少年大賈娶之少游廉夫傳之信乎物無定價隨所遇也

名人生卒葬地 十四則 名姬附

許由塚

箕山有許由塚乃石槨歲飢有惡少發之輒合至今猶存

扁鵲墓

湯陰有扁鵲墓墓前有土可以療飢鄉人試之輒驗亦理之渺茫者

徐君墓 黃參

一統志河南襄城縣城北二十里有徐君墓墓前有槐相傳爲季札掛劍處名曰靈樹按史季札使魯過徐其地今在泗州襄城非徐地安得有墓奚從而掛劍哉史稱札還至徐徐君已死則其死在徐明矣其曰解劍繫其塚樹則其塚在徐亦明矣襄城靈樹之說何據徐君墓在張溆安平鎮余舟過其地展墓而酹以詩墓上草名劍草可除眼疾

郭璞墓

揚子江金山雲根島在水中特起志以爲郭璞墓在焉六朝事迹謂璞墓在眞武湖中大墩上璞爲王敦所害當時必有收其骨者後世皆指水中之山爲璞墓者以璞精地理必擇其奇處而名之金山眞武湖之說謬也

李白生卒葬

李白舊史稱山東人父爲任城尉因家焉流夜郎赦還醉死于宣城新史稱白生于巴西卒葬姑孰東麓元和末觀察范傳正祭其塚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爲民妻後改葬青山立二碑焉㷔按全蜀藝文志載唐劉全白作

白墓碣記云白廣漢人玄宗辟翰林待詔因和番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編語之任委之爲同列所謗詔命歸山遂放浪天下以詩酒自適代宗登極拜拾遺聞命之後逝矣有子名伯禽全白幼以詩爲君所知邑有賢宰顧公遊秦遂表白墳而題其石冀傳于將來也貞元六年四月七日記以此攷之白非生于山東巴西非死于姑孰宣城非葬子東麓青山而生當在廣漢墓當在秦地有子伯禽非斬然後昆也全白與青蓮同時墓碣當爲實錄二史恐非傳信耳項斯經李白墓云夜郎歸未老醉死此江邊葬缺官家禮詩殘樂府篇歸魂應到蜀小碣豈旌賢身沒猶何罪遺墳野火然

又

李白生卒二史既自矛盾後人又有采石捉月之說愈不足信按李陽冰序謂白疾亟枕上授冰俾爲集序是白死于牖下非江中明矣梅聖俞詩有云便當騎鯨上青天青山有冢人漫傳又信捉月之事矣陳眉公謂李白生于彰明縣青蓮故號青蓮想別有據

杜甫卒年

杜甫生于先天元年壬子卒于大歷五年庚戌享年五十有九舊唐書云甫以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卒當是庚午歲尚早四年誤也新史正之云大歷中卒

杜甫卒葬

唐書云杜甫客耒陽嘗遊嶽廟爲暴雨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棹舟迎之乃得還啗牛肉白酒一夕卒王洙序杜詩亦沿史氏言醉飽卒元稹墓志言甫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歿後四十餘年始克葬然則甫之埋骨于偃師也明矣又按劇談云甫客耒陽一

日舟中飲醉江水暴漲甫爲驚濤漂汎其尸不知落何處玄宗思甫詔求之聶令積空土于江上日甫爲白酒牛炙脹而死按玄宗自蜀歸公方爲諫官帝晏駕甫在蜀代宗登極八年甫始卒年月失實不足信也然宋人有題子美墓云一堆空土烟蕪裏空使詩人悲歡起捉月走入千尺波忠諫便沈汨羅底固知天意有所存三賢亦同歸一水則又言甫死于水矣

李賀生卒

宋祁唐書李賀傳卒年二十七李商隱作賀小傳年二十四王元美尼言賀年二十六所載不一商隱與賀同時當爲實錄

元微之卒葬

南部新書云元稹之薨也卜葬之夕爲火所焚以煨燼之餘瘞之予按白居易爲元稹作墓志以太和五年暴疾薨于位六年七月十二日祔葬于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未嘗言及火焚足徵南部之妄

白傅葬地

賈氏談錄云白居易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於石立墓側洛陽士人過者奠以巵酒塚前方丈之石常成泥濘㷀按居易志銘墓在華州下邽縣臨津里北原祔侍郎僕射二先塋戒沒後勿建神道碑但於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傳一本可矣龍門山在今西安府韓城縣東北八十里下邽縣即古渭南縣在華州城西五十里相去遠甚賈氏之言似爲無據

梅花道人墓

元梅花道人吳仲珪墓在蘇州武塘題曰梅花利尚之塔今有橡樹猶存

李空同墓

李夢陽北地人墓在河南府鈞州大陽山侍郎崔銑作墓志

朝雲琴操墓

朝雲墓在惠州西湖有司爲治墓隧琴操墓在天目山石佛殿角後人爲之立碑至是山者亦多題詠甚矣人之貴附青雲以不朽也

人倫盛事 十二則

兩世史官

人有兩世爲史官者司馬談子遷劉向子歆班彪子固王銓子隱姚察子簡李太師子延壽劉知幾子餗若吾閩林文安三世史官古所希覯

八龍五馬 黃參

南齊柳元伯子五人皆領州五馬參差子亭唐殷文圭云荀家門內羅列八龍柳氏亭邊參差五馬黃云若吾家璞公蟾公兩按書璞公子仁溉三史仁渥太子正字仁滔御史仁藻著作郎仁渭秘書監庶子仁澤武狀元世稱一門五學士亦何減八龍五馬

文惠文安

宋陳文惠堯佐以太子太師致仕卒年八十二子十人長尚書主客郎中迪古次比部員外郎求古次主客員外郎學古次虞部員外郎道古次大理寺評事博古次殿中丞修古次秘書省正字履古次光祿丞游古次大理丞襲古次太常丞太祝象古我朝林文安瀚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六子男九人長鄉進士庭桂次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庭楫次指揮僉事庭楷次慶遠知府庭杓次廣東都司經歷庭樟次潮州推官庭揄次上虞縣丞庭枌次鄉進士庭枝次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庭機古今多福多壽多男子兩公而外不多見也二公俱史館知制誥俱謚文而子皆列官籍尤相等也

狀元宰相

宋狀元爲宰相者六人呂蒙正王曾李迪宋祁留夢炎文天祥國朝狀元爲相者十四人吳伯宗胡廣馬愉曹鼐陳循彭時謝遷費宏顧鼎臣李春芳申時行朱國祚周延儒商輅

浙江文場

弘治壬子浙江文場中夜半場中人見東西立二巨人一衣緋一衣綠合言曰三人好做事遂隱不見是年胡公世寧王公守仁孫公燧同舉于鄉卒之宸濠之變胡公發其奸孫公折其氣王公平其難三人相次成功云見王允寧孫忠烈傳

第十九名

建陽李有年舉嘉靖庚子鄉試第十九名其弟有則舉己酉亦第十九名有年子聞韶舉萬歷甲午亦第十九名父子兄弟榜次相同亦一奇也又建寧貳守吳興施

可大二子壽明浚明先後中萬歷壬辰乙未會試俱第十九名尤奇矣

椽曹

國初進取不拘資格有椽史而置身青雲者自況鍾外不可悉數如閩縣吳復任工部侍郎陳永祥任惠州知府南平楊文達惠安洪炬俱任太僕寺丞連江孫瑛任吏部郎中建安盧大政任吏部主事侯官胡鼎任戶部郎中福清游元欽任濟南通判高世岳任承天通判孫瑛洪武中陳永祥宣德中吳復胡鼎天順中楊文達洪

炬正德中盧大政游元欽高世岳嘉靖中

父子百歲

義烏人廉世恭至萬歷戊寅年一百六歲子陳迪亦壽九十八歲

福清三老

宋季福清有三老政和間林雄年百七歲紹興中林洞年百十七歲並恩授迪功郎張魏公浚名其堂曰眉壽二子年俱九十餘同時有吳齊年九十三亦恩授迪功郎又蔡伯俙三歲舉神童年八十七李林瓌年九十卒

烏青九老姓氏

宣德間湖州烏青鎮有九老趙嶬官序班年九十一吳煥年九十趙岐年八十九孫孟吉建文中太常博士年八十五水宗達運司年八十二漏瑜建文中御史唐其諒建文中縣丞胡敏錢郁年皆八十漏瑜會稽人唐其諒鳳陽人革除後流寓烏鎮俱能詩結社倡和亦一時之盛

莆田九老八老

嘉靖初莆田有逸老會皆鄉邦之望都憲林茂達年七十五憲副吳希由逸士林嘉績俱年六十七御史林季瓊知縣宋元翰俱年六十五憲副林有年年六十四侍郎鄭岳年六十三侍郎林富寺丞李廷梧亦幾六十有逸老詩集行于世隆慶己巳有耆老會太守鄭弼年七十八少參雍瀾年七十七太守陳敘年七十六運使林汝永年七十五主事柯維騏年七十四太守林允宗年七十二尚書康大和年七十一大和賦詩云故里重開耆老會七人五百二十三後尚書林雲同年六十九亦與斯會眞太平盛事也

同居

世傳同居皆曰張公藝九世雖矣熙寧中上虞劉承詔家同居十世四百餘人趙清獻爲越州具奏上聞旌表其門人鮮知者田子藝留青日札序至十八世承詔不與

光緒七年秋七月
巴陵方功惠校刊

徐氏筆精卷之七

晉安徐　煒興公譔輯
同里邵捷春肇復訂定
溫陵黃居中明立編次

人事二十五則

積善之家

人行一善可謂之善矣行數善可謂之積善之人如范希文父子捐麥舟事可謂之積善之家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非指一人一事言也

智者警語

世有怨府畏途禍胎鬼趣積習晏安於其中未曾一念覺悟今人於四者無不蹈之後患其能免乎

罷官蓋棺

見一人罷官功名富貴之念當減一分淡送一人蓋棺妻妾兒女之情當減一分輕

殺人欠債

諺云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今之豪家以威勢殺人貨賄官府即脫巨宅以厚息逼人致死官府亦不之究是殺人還錢欠債償命也

裸葬

楊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及病乃囑其子裸葬令人家累千金生前蘆鹽布素死而求美木紵絲祭而烹豕刲羊葬而伐石起塚視王孫孰痴孰達哉

好給沙門

何次道好佛供給沙門而不施貧乏殷仲堪好道不惜財賄而嗇于周急今有佞佛求福者廣施貲財不吝千金而貧交尠一錢之贈與其結納髡徒不如周賑困乏

郡吏碎玉

郡伯喻公政偶裁答遠書呼役取玉印色匣役失手墜地郡伯不問也役請罪反慰諭之次日役重價購匣償公公喜而還其價其雅量與裴行儉吏碎瑪瑙盤談笑自若韓琦吏碎玉杯神色不異何多讓哉

鬱林石

唐末陸龜蒙績裔孫也其門有巨石是績鬱林攜歸者至龜蒙時猶世保其居李德裕殷勤戒子孫不聞子孫保守信夫子孫賢不肖非祖父文字可訓戒也今鬱林

石移置察院前巍然數尺號廉石吳文定作廉石記

避嫌

宋宰相韓億謚忠憲四子綜絳維縝同奏名禮部忠憲上疏曰臣子叨陛下科第雖非有司觀望然臣既備位政府天下將謂由臣致此臣敎子既已有成又何必昭示四方以爲榮觀哉乞盡免殿試唱第誠懇再三仁宗嘉歎遂俞所請我朝陳循王文之子不第因而彈劾試官萬歷初江陵柄國二子皆及第一子進士未幾削奪流貶方之忠憲能無愧乎

妒婦

南唐樞密杜業妻張氏甚妒烈祖命元后召誡之張雪涕曰業事陛下所藉者駑馬之力未竭耳若縱之反貽其禍將誤於任使矣烈祖獎嘆以銀盤綵緞賞之夫妒婦既不利其夫而又甘言以誑人主反獲厚賞可畏哉

惡婦

婦人之惡過於男子生前無論即死後猶能爲祟如妒婦津是已溫韜發掘唐帝諸陵剔取金寶惟乾陵以風雨屢作不能發土人云或有游戲侮慢及取其瓦石皆有靈響

延師舫

陳履吉林熙工皆余友也熙工修淨業足跡尠入城市履吉雅重之一日具贄幣拜熙工爲師執弟子禮特造一船扁曰延師舫履吉長熙工一歲鬚髮盡白同輩無不笑之目爲病狂履吉曰今之司理縣令皆少年科第無道德學問足以敎人而人望風投拜惟恐其不我納也一與晉接人以爲榮吾之求師非求少年權貴世自病狂吾何病之有然熙工儼然受其隅坐兩見其高也

交友

利瑪竇歐邏巴人也著天主實義人傳誦之而交友論尤切中人情有云古有二人同行一極富一極貧或曰二人爲友至密矣竇法德古之名賢曰既然何一爲富者一爲貧者哉言友之物皆與共也又云視其人之友如林則知其德之盛視其人之友落落則知其德之薄

死友

張幼于有友姚文學懋言借齋中養疾疾篤其伯氏懋樂欲舁之歸幼于艴然曰生爲吾友死即非吾友耶竟

卒于館舍幼子服緦送之嘗閱陳沂著德錄載吳文定寶爲修撰時有同年賀恩寢疾將易簀託于公之旁廡公即掃室請遷及卒舉殮于中堂使其子服衰以答弔者幼于此舉可謂不愧文定矣

通財

余嘗慨朋友無通財之誼聖門諸賢推顏子原憲爲最顏則簞食瓢飲所居陋巷原則三旬九食捉衿見肘甕牖繩樞貧亦極矣乃同時有子貢廢箸鬻財于曹魯之間最爲饒益且結駟連騎以訪原憲又有公西華乘肥

衣輕當時亦不能分給二子稍稍不至乏絕可見通財之義賢者猶難之況末世乎善夫利西泰交友論曰一貧一富號曰相知某人曰旣云相知胡爲一貧一富哉

温公僕

司馬温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許魯齋在中書欲買一僕牙儈以能應對閑禮節者進輒謝去後得蓬首垢面愚騃者用之或詰其故曰聰明過我我反爲其所使矣噫此爲儒之見也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使乎使乎未嘗愛愚騃之人也至司馬公爲其僕呼君實乃公之盛德若人家畜此奴不大誤事耶後世腐儒遵此爲訓是主僕皆憒憒者耳閩中福興漳泉人家僕輩頗跳梁然皆識體至延建邵汀主人肅客而捧茶僮奴隅坐主人不以爲怪僕愚騃垢面終身不知着衣戴帽魯齋之言誤之也

狐鼠盜

晝伏夜動者狐也鼠也蚊也盜也四者秉陰氣人之所惡也士君子昏夜乞哀其狐鼠蚊賊之類與

壽夭

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是以安逸者常多疾病勞碌者恆鮮損傷好花易謝不材天年是以智巧者恆致夭折魯鈍者多享遐齡

同干支

先府君與同邑朱某同生正德癸酉年月日時俱同同補諸生同食餼同月生女又同遲嗣續至丁內外艱偶值疾病無弗同者嘉靖戊午宗以病卒無嗣辛酉府君生余伯兄及爲邑宰并生余及弟較朱某多三十四年前半世無弗同後則迥異朱號瑤坡忘其名

又黃參

吉水羅循莆田吳希由同干支同登弘治己未進士官俱止憲副俱以癸巳卒羅以四月吳以九月但羅子洪先及第第一人而吳子止廣文也吳爲四川憲副備兵威茂斬馘無算而羅或以陰德昌後耳按貢舉考羅循陝西白河人三甲有羅僑乃吉水循當作僑以部本爲正三元考云洪先父循亦誤

又黃增

余鄉有干支同者惠安戴一俊與晉江周良賓同生嘉靖戊子年月日時無弗同者戴以壬子癸丑聯第而周

至甲子乙丑乃成進士則遲十二年也然起家俱戶部俱出守戴溫州周明州俱浙東俱轉憲副俱以守調簡同也戴歸田之後周始登第周卒年六十一戴年逾八十戴有子亮機舉癸卯周有孫廷瑛舉乙卯則同而不同不同而同也又余友陳封君賓與邑人王惟翰別駕同干支王領丁卯鄉薦而陳以是年舉觀察亮采福澤壽考復過之豈自身科名與子孫榮膴亦互相虧盈耶

余同年洪万伯啟睿與韓城薛方同生丙辰乙未辛丑丁酉同第萬歷壬辰同試政吏部然洪舉乙酉薛舉辛卯洪由祠部郎督學兩浙歷參知廉訪左右轄皆在浙薛以臨淮令擢冥部調銓部歷稽勳考功文選請告洪亦以其年致政薛後起太常少卿丙辰不祿洪亦以其年卒壽俱六十一同也又星士連堪與余言延平羅某與一同年某同干支同第某科進士同授楚令同行取羅得南刑部某得南刑科情甚昵晨夕過從亡厭會南中大疫羅舉家死亡略盡羅亦染是病幾殆而某獨無恙每日輒來視羅羅後疾稍可怪某不來詢之則先一日死矣蓋羅以闔門代死而某及其身豈非命耶因閱

三命通會記樂善錄云太學二士人同命又同發解約差遣相近彼此知災福後一選鄂州授一選黃州授黃州者死鄂州者爲襄事祝曰我與公同干支出處同公先我去我即死亦後七日矣若有知幸入我夢以告其夜果夢某來云我生富貴享受過故死公寒素未享用故活後鄂州者官至典郡以壽終則儉約長年奢溢損壽此又一徵也又載家司徒懋官與申副使价命同司徒死亂兵申死牖下而申先死朱宮保衡李大參廷龍命同朱第壬辰李第癸丑遲蚤差二十餘年而官之崇

卑命之修短又無論矣萬侍郎寀饒太守才命同然萬成進士饒止鄉舉萬官卿貳饒止郡守萬以謫戍死而饒多子萬又少子豈子孫官爵互爲乘除造物亦息于多取耶因并述之以質知命之君子

飲食

高帝不忘情于頡羹韓信不負諾于漂絮靈輒赴難以酬恩淵明乞食思冥報誰謂口腹之微無關心身之重

祈禱

武王疾而周公以身代聖人亦不能以命自安孔子病而子路以禱請賢者亦不免以神爲佞是以聖人賢者作之于前愚夫愚婦惑之于後

再拜

玉藻君酒肉之賜弗再拜子思於繆公饋鼎肉稽首再拜而受孟子亦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子思孟子先與禮外矣毋怪後世之廢古禮也

諺

今人諺語皆本于古句法恆相類如掩耳偷鈴刻舟求劍坐井觀天抱薪救火守株待兔膠柱調瑟落井下石

隔靴搔痒炊沙作飯見兔放鷹灼艾分痛臨寒索裘又如水中摸月佛面削金管中窺豹夢中說夢屋下架屋人皆常談鮮有究其義者

雅事 八則 俳諧附五則

山林公案

友人陳履吉云山中何景最奇曰雨後露前花朝雪夜何事最奇曰釣同鶴守果遣猿收華亭陳仲醇云三月茶筍初肥梅風未困九月尊鱸正美秫酒初香勝客晴窗出古人法書名畫焚香評賞無過此時二語足爲山林公案

睡訣

陸文量睡訣云半酣酒歇自宿輭枕頭煖蓋足能息心自瞑目余不甚喜睡嘗有訣云俗事簡聲色恬不怯冷無苦炎厚襯褥低下簾倦即臥自黑甜友人陳履吉云手宋人陳編輒自引寐此山窗睡訣也過矣過矣

煮茶

友人羅高君曰山堂夜坐汲泉煮茗至水火相戰儼聽松濤傾瀉入杯雲光瀲灩此時幽趣未易與俗人言

奕棋

奕雖小技然日長一局是最清境界林君復生平極清至以着棋與擔糞并稱煞風景矣不如楊廉云棋損閒心畫爲人役語和緩有致

鐵冠

楊廉夫號鐵冠道人所戴鐵冠重四錢六分向藏高太醫家陳眉公今收得之聞其買鐵冠時正在除夕前數日公私之逋蝟集猶抽力置此足稱名士

竹如意筍籜冠

南齊明僧紹隱勞山詔徵不就賜竹根如意笋籜冠隱者以爲榮

着蓑帶帽

華亭孫雪居太守十月便以薪草縛柑桔上陳眉公曰此爲木奴着蓑余小園中喜種菊結苞時以龍眼殼罩之直至臘後放殼始開陳惟秦嘗戲余云此爲菊花戴帽可爲的對

種菜

宋宇種菜三十品雨後按行園圃曰天苗此徒助余鼎俎周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王維詩云松下清齋折露葵三君皆得農圃風味此況未可與肉食肥漢道也

客酬主以下俳諧

有人宴屠緯眞酒酸持杯勸曰李白斗酒詩百篇君非青蓮後身耶緯眞笑曰令我能吸三斗他日可爲宰相其人悟而易酒張幼于赴吳令招酒酸幼于先以巨觥勸吳令令曰主人未勸客客反勸主人辭再三幼于必勸主人飲一入口知其意卽易酒

睡丞 黃參

張東海睡丞志云嘉興丞某嘗訪一鄉貢坐俟其出輒睡主人出恐覺之相對默坐亦睡丞覺不欲妨主睡坐待又睡主既覺丞猶睡不欲覺之又睡以待丞覺晚矣主睡方酣遂不交一語而去余友沈從先吳人亦善睡嘗宿予齋頭予晨起有親故出殯往返七十里暮歸睡猶未覺也黃云余家從兄以葬王父母舉家送殯留一僕守舍與之米使自炊三日歸則反扃其戶呼之不應竊意其鑿垣以遁而四壁宛然因斬關而入猶在唫囈中米仍未炊也蓋睡兩晝夜視沈更酣耳

蹲鴟

顏氏家訓云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爲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張九齡知蕭炅不學故相調謔一日送芋書稱蹲鴟蕭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怪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座大笑

君臣無鬚

李勣常疾醫云得龍鬚燒灰可療太宗自剪鬚燒灰賜之服訖而愈李勣姊病自爲粥而燎其鬚余嘗戲謂在杭曰貞觀時君臣皆無美鬚在杭諾余無典故余以勣事答之一座絕倒

判語諧謔

鄭安晚居青田府鹿食民稻犬噬殺之府囑守縣犬主幕官擬云鹿雖帶牌犬不識字殺某氏之犬償鄭府之鹿足矣浙右有富人捨竹園于寺後其子貧甚取其筍僧執爲盜聞于官守判云當初捨園指望福田既無福田還他竹園二事出隨隱漫錄亦足解頤又宋季偶嚴酒禁有婦首其姑藏私醞聞之官官判云姑誠有罪然爲婦者宜代受杖遂杖其婦而遣之尤一快也

天象地輿 七則

赤雪

仙家有絳雪晉潮雜事云太康七年雨赤雪二頃唐五行志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雨赤雪于京師孫甫有論赤雪疏非祥兆也

甜雪

周穆王時西王母獻嶠州甜雪見拾遺記

金馬碧雞 以下地輿

金馬碧雞二山在雲南神在成都漢遣王褒祀金馬碧雞之神實在蜀也蜀有碧雞坊薛濤嘗居之

廬山

周武王時方輔先生與李老君跨白驢入山煉丹得道仙去惟廬存故名廬山又云周威烈王以安車迓匡續續仙去惟廬存因命其山爲靖廬山邦人以先生姓呼匡山又曰匡阜

山川異聲

平涼有彈箏峽峽口水流風吹滴厓如彈箏之韻金陵

靈谷寺有琵琶街湖口有石鐘山武夷有鼓子峰皆山川之異聲也

武夷木樓

武夷鼓樓岩舊志云石樓四楹非也萬歷癸未五月陳孔震司馬憑陳羽士引至鼓子峯前鐘模石下緣石壁至其所見木造鼓樓一區高廣三四尺瓦甓皆以木窗櫺戶牖皆具制甚精巧釘頭出木外四五分不知何代物傳云飛來或然也司馬至時不難及歸怖甚幾作昌黎華山之慟程羽士力掖之始得下

呂梁洪石碑

呂梁洪行署之北山韞美石可爲硯嘉靖初張鏜爲主事分司其地始剖石製硯姚明山淶紀其事云此石貞潤受墨不讓端歙徐州又有一種花斑石非此類也

國憲七則

國朝事勝前代

謝鐸云我　太祖遠過于宋者五事一攘夷狄以收服諸夏二肇基南服而一統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刱業而臨御最久五甲明祖訓而家法最嚴陸文量云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數事公主寡不再擇壻中官有寵者賜袍帶不與朝臣并任王公不敢擅殺人重臣不得自辟下僚文廟不用塑像只用木主岳鎮海瀆之神不加封號文武官員不得挾妓眉公曰更有十事生員不許陳民間利弊九鎮鎮府以文臣爲將天子自爲居守閣臣六卿外廷會推內廷不得專擅母后不稱制勳戚不干政皇子講官即宮坊寮宋不立博望苑不開天策府無殉葬不用黥刑劓閹之刑京師有熱審省直有減刑非大典不輕赦三品以上始蔭子入監

統袴不得濫朝籍余曰最善者不改元官員蒞任不用謝表大夫士庶俱戴網巾不用圍扇用摺扇濱海之地不運糧選官惟進士舉貢監吏不別開科目此尤極便于官民前代未有也

國朝御寶

國初舊製十七顆皇帝奉天之寶即傳璽也兩郊大祀及聖節青詞宮中用之司官不與焉皇帝之寶詔赦用之皇帝行寶頒賜用之皇帝信寶徵戎伍用之天子之寶祀百神用之天子行寶册封蠻夷用之天子信寶調

拾柒册94.1版

番卒用之皇帝尊親之寶薦徽號用之皇帝親親之寶展宗盟用之廣運之寶諭臣工鈐號籍用之制誥之寶凡制用之敕命之寶凡敕用之敬天勤民之寶飭覲吏用之表章經史之寶欽文之璽嘉靖十八年新製七順奉天承運大明天子寶大明受命之寶巡狩天下之寶垂訓之寶命德之寶討罪安民之寶敕正萬民之寶自皇帝之寶以下十五顆皆司官所得請用表章經術以下九顆皆藏乾清宮萬歷丙申宮燬移貯文華殿內臣守之司官有時請用用訖仍輸於內

印文

內外諸司印文俱用疊篆以九畫爲止字用成雙不及雙者足以之字而總兵所掛印文則用柳葉篆其玉璽與王府之寶則用玉箸篆其印形方大小有差一品者三臺二品者二臺俱銀三品以下者銅惟應天府特賜銀印巡按御史鐵印柄端有孔條穿之其餘職衙門則形稍長不方謂之條記

永樂天順正德

南唐賊張遇賢宋方獵俱改元永樂遼律號天順皇帝宋西夏賊號正德我朝同此三號儒臣失考之過也甚矣宰相須用讀書人

周太祖十二樂

五代周太祖廣順元年邊蔚議改漢十二成爲十二順之樂祭天神奏昭順之樂祭地祇奏寧順之樂祭宗廟奏肅順之樂登歌奠玉帛奏感順之樂皇帝行幸及臨軒奏治順之樂王公出入送文舞迎武舞奏忠順之樂皇帝食舉奏康順之樂皇帝受朝皇后入宮奏雍順之樂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溫順之樂正至皇帝禮會登歌奏禮順之樂郊廟俎入奏禋順之樂酌獻飲福奏福順之樂祭孔宣父齊太公降神同用禮順之樂三公升降及行同用忠順之樂享籍田同用寧順之樂今五代史無志故樂名闕焉十二樂見郭茂倩樂府足補史氏之缺

金花帖制

唐登進士有金花榜帖用塗金黃紙闊三寸長四寸大書姓名下有兩知舉花押仍用白紙作大帖貯金花帖外亦書姓名二字蓋以此報其人也見崑山志

茶戶

北苑團茶盛于宋民編徭役名曰茶戶及至我朝久罷其貢而茶戶子孫年費數十金輸官多至破產歷洪武迄萬歷初無有議免其額者泰和郭公子章理建州康得其狀請于兩臺蠲其稅夫團茶之貢久廢禍及茶戶十數代子孫無名橫征莫此爲甚郭公初仕卽能釐數百年積弊眞有實政在民者不識當時丁蔡輸貢日民之苦又何如也

核疑八則

孟子出妻

荀子言孟子惡敗而出其妻韓詩外傳言孟子欲出妻因母言而止二說不同書可盡信哉

高柴爲武城宰 黃參

人知子游爲武城宰不知高柴亦爲武城宰而化行民有不服其親者改之行喪如禮君子之德風也以身先之而民不遺其親右見陶元亮士孝傳家語亦云仕爲武城宰 按檀弓云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哀者聞子羔將爲成宰遂爲哀恐成未必爲武城或誤也

子平

宋有徐子平精星學術士宗之但稱曰子平子平名居易五季人與麻衣道者同隱華山今之推子平者祖宋末徐彥昇實非子平也

積惡公忿

人有積惡公忿莫可誰何者著書人多厚誣之以快天下之忿如秦始皇爲呂不韋子賈似道爲逃婢姦生又謂其母遇賈涉挑而從之又謂賈涉通嬰婢生似道嫡不相容賣爲石匠妻曖昧之事誰其知之奸暴過甚後世并辱其母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大姨夫

邵氏聞見錄云歐陽文忠與王拱辰同爲薛簡肅婿文忠先娶長拱辰娶其次後文忠再娶其妹故有舊女壻爲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余按歐公文集公初娶胥氏年十七卒繼娶楊氏年十八卒三娶薛簡肅第四女偕老焉而王拱辰所娶者第三女也拱辰喪室又娶薛氏第五女則王爲大姨夫非歐公也

太祖御像

拾芥園本版

長洲王錡寓圃雜記云吳故墟之西有天王堂其南廊土地像爲劉總管所塑甚精絶永樂初襄陽閻儁爲蘇州衛百戶偶覩此像卽伏地泣人問其故答曰我高皇帝之容也葢儁侍帝左右五年諦視甚熟故感泣耳自是遍傳吳中余以萬歷壬辰秋客吳友人錢允治與余遊吳故墟入一寺寺前有土地端坐錢曰此我高皇帝像也余驗詢其故錢以前言對其塑像方面大耳隆隆豐額與今時所傳畫像大異近閱張民部萱疑耀云萱直西省始見內府所藏高成二祖御容高皇帝美丈夫

也鬚髯皆如銀絲可數不甚修無所謂龍形虬髯十二黑子也成祖豹額環眼兩髭橫分鬚長裹臍皆翼善冠衣綠不正立然則高皇之像蘇州天王堂土地所傳非謬矣吳黃暐蓬軒類記亦載天王堂事

玉璽圖說

天啟四年九月四日磁州東八里臨漳縣務本村漳河北岸有田夫邢姓者正畊野間瞥見異風數陣河岸攤塌聲震林木隨滾出黃白色物如斗大光芒陸離精彩奪目三尺許乃除去浮土得玉璽不敢自秘因呈本道按而驗之重一百二十兩方各四寸面厚一寸二分螭龍鈕高一寸八分篆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於都懿哉余觀此寶埋光掩彩不知閱幾千年聖明在御遂獻禎符是天終不愛道地終不愛寶也所謂旣壽永昌且爲我皇上發之矧夫黃河澄清鳳皇來儀諸瑞畢至迺爾未有禎祥迭見如今日之盛者億萬斯年惟願皇上相傳若此敢不靖共厥位以輔受命于無疆哉分巡河北道副使齊東張夢鯨撰按南村輟畊錄云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春正月太師國王之孫曰拾得者嘗官通政

院事旣歿家計窘極其妻脫脫眞縈病一子九歲以玉貿供朝夕及出玉印也取視色混青綠而玄光彩射人其方可尺四寸厚方之三背鈕盤螭四厭方際紐盡璽瑚之上取中通一橫窾可徑二分舊貫以韋條面有象文八皆若蟲鳥魚龍之狀其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此傳國璽文也秦以和氏璧所造厥後有天下者寶之以君萬國御史楊桓率百官進獻皇太后御前傳旨賜收玉之家楮幣三千五百貫御史中丞崔彧進傳國牋歷攷累朝傳授亡失之由見輟耕錄但篆文係鳥跡非

若天啟四年臨漳所拾者也崔彧駁曰徽宗爲金所虜凡有寶璽金皆取之內璽十有四青玉傳國璽一與至元所獻同則知南渡二百年無傳國璽也明矣天啟四年所獻璽與至元所獻大小不侔篆文亦異豈徽宗十四璽中之一乎記之以俟博古者

石鐘

湖口石鐘山水經注以爲水石相搏若洪鐘唐李渤以爲潭上有雙石聲清越若鐘蘇東坡親履水濱聽風濤鏗嗒遂非李說千百年幾成聚訟東坡好奇者也又酈道元載之水經可據若李說山石之響宇內何處無之烏足以名是山哉

博聞八則

瓦棺

人死藏魄于木古禮也金陵瓦棺僧事甚異陸放翁筆記云靖康丙午臨功夾門鎮山險處得瓦棺長七尺厚二寸與木棺同骨猶不壞然則昔之以瓦爲棺不獨一僧也

金蓮炬

金蓮炬送歸院始于令狐綯宋王珪蘇軾晁迥史浩亦被此寵今人但知蘇軾

鐵硯

古人用鐵硯者桑維翰也洪厓先生欲歸河內舍人劉守璋贈以楊雄鐵硯以鐵爲硯始自楊雄維翰効之耳

琵琶故事 黃參

琵琶故事烏孫公主王昭君潯陽商婦最著皆婦人也男子無聞黃云善才非男子乎

放龜

毛寶放龜事實其軍人見寶本傳諸書誤以爲寶相沿不察寶守邾城石虎遣將攻城寶突圍出溺死江中

戮鱷

人但知韓文公能驅鱷魚遠徙而不知宋陳文惠堯佐詔縣吏操網捕鱷戮而烹之唐有鱷魚徙至宋猶出食人文惠一戮之後不聞鱷再爲患然則文惠之功在昌黎上矣文惠有自撰戮鱷文

放鶴

徐州雲龍山有山人張天驥放鶴亭山人有二鶴甚馴旦則望西山而放莫則望東山而歸蘇子瞻爲作記今人但知林和靖孤山放鶴亭而天驥之名不著特表出之

捕蟬

今之孩子捕蟬每用桃膠塗竹竿稍上粘之卽得曹子建云怪柔竿之冉冉兮運微粘而我纏欲翻飛而逾滯兮知性命之長捐蓋自古已然矣

占驗三則

朱子前定數

義烏東平山有宋平昌刺史劉豪墓隆慶戊辰長至裔孫尚恭重修墓碑掘數尺見墳臺臺上有磚方尺許刻晦菴卜墓數云天聖戊辰葬此上蔭十八紀出公侯子子孫孫垂不替繩繩武武永無休五百四十一年損十七八歲裔孫修戊辰戊辰新一石重修重修千百秋秘書郎朱熹書按天聖戊辰至隆慶戊辰年數良是而長至又恰戊辰仍孫劉仕龍在宋贈武節侯修墓裔果年十七歲文公之數亦奇矣劉之曾孫煇熺皆文公門人故爲之卜而刻之墓

吳司空夢

新建吳司空桂芳未第時至鯉湖禱夢仙書云蘭陵美酒賞心樂事功蓋天下澤及萬民公密記之人問夢只以前兩句對及登第出守揚州蒞任之日見酒肆中懸一招牌則前兩句憬然有悟但後兩句未驗耳後公累官漕運總督經畧淮海晉工部尚書以勞瘁卒贈太子少保制云功蓋天下澤及萬民乃歿後始驗也

水去就好

華亭曹別駕藩爲諸生日禱于鯉湖夢一童子云君榜上已有名但水去就好甲午試北畿從閘河入京竟不第迨丁酉歲焦弱侯爲考官錄其文魁禮經寫榜人誤書藩字作蕃所謂水去之應也別駕與余言

醫學四則

楮氏平脈

南齊楮澄精于醫著書十篇刻石殉葬後盜發其塚書傳人間第三篇平脈言女子肺脾命在左心肝腎在右與今人診脈殊異錄之備攷

學醫五難

祝允明云病家貴驕不肯敬從一也病人愚愎强謂自知不能服從二也愚下之輩不辨良庸時有劣工謬得俗譽愚下必棄上匠而委劣工三也劣繆之徒信其妄施偶中他力自執爲是四也良雖薦藥服者他參用而復疑愈不專工敗乃分謗五也

喉閉藥

喉閉之疾用鴨嘴礬調醶醋灌之卽吐膠痰見癸辛雜志

稀痘方

王損菴筆麈云姑蘇有一僧賣稀痘藥服之神驗王荆石相公許以重利欲傳其方峻拒之後以十金得之於其徒乃支參免絲子二味等分密調服也公欲廣其澤見人卽說後罕驗葢秘方廣傳則不効人莫喻其理王先生曰衆生業力大製方者心力幾何不能轉之故也予謂古方療病今人多不驗痘瘡五年一發或時年宜用涼用溫未可執一而治予幼年見閩中治痘什九用參蕎近年用補者死多用涼劑此可以破其說矣

靈異十一則　附果報四則

阿育王塔

四明鄮山阿育王塔晉太康三年從地湧出其狀青色似石非石高一尺四寸方廣七寸露盤五層四角挺然中懸金色小鐘舍利綴于鐘下圓轉不定繞塔四周俱是鏤空諸佛菩薩金剛聖僧八部等像神工聖迹非人力所及萬歷丙子平湖陸五臺公瞻禮初見舍利大如芡實已如彈丸已大如瓜最後大如車輪五色變幻光彩射目壬子太和郭孔泰孔陵到山瞻禮舍利初視若

黍珠已如豆如蓮子同觀者或見如新菱出殼兩角垂絲絲綴以珠或見如葡萄色或見如桃瓣或見如金蓮花瑞相種種莫可殫述始知佛大神通歷千百年不滅也

金雞

武夷接筍道士程應玄者曾入金雞下洞從舟中仰視洞若不甚深廣所堆木若有限比履其所甚宏邃內有三丈餘楠木上閣仙蛻十三函每函頭顱一二片脛骨一二莖手骨一二節皆裹以錦帕一函中有鶴骨頭與

足各一又有楠木刳一舟長丈餘濶三尺內細羅香末并香灰幾滿而洞中香灰成堆者亦纍纍然上金雞洞視下洞爲小人不敢到萬歷丁丑五月有張富郎者年八十餘冒險入其中則見數人鼾睡香灰內傍有銅磬覆地富郎翻而視之磬下一雞遽展翼鼓扇香灰眯目會皇俯伏半晌稍息亟由籃繩下半空籃掀富郎墜入舟子懷中無恙後年九十終應玄親見富郎道其詳陳司馬又親見應玄紀其實

金雞洞香爐

武夷金雞洞舊志云嘉靖甲午飛來鐵香爐可三百斤戊戌御史李元陽作記謂洞中見新置一物如香奩狀丹朱燁燁約方六七尺侍御先一日望洞中無有次日乃有見洞在二十仞之上下臨不測何一宿之頃能致之速耶據此二說則洞中飛來者先爲香爐後飛者不知何物也邇年陳司馬孔震記云只見洞傍小石巖中有一爐若盤盂而不見所謂六七尺及三百斤者豈變幻無常耶

石鏡

高州府城有冼夫人廟祀梁太守馮寶妻廟前古碑一通厚可尺餘有石鏡一點白色形類碁子通明瑩徹視之可見後殿屋宇器物余幼游高涼及壯所見異物僅此耳

蛇精蟒精

范鎮東齋記事云蔡君謨知福州疾不視事者累日夜夢登鼓樓憑鼓而睡通判有怪鼓角將累日不打三更者因對數夜有大蛇盤據鼓上君謨既愈與通判言所夢正與鼓角將所說同遂以君謨爲蛇精米襄陽志林云米知無爲軍嘗呼譙門鼓吏曰夜來三更不聞鼓聲吏言有巨白蛇纏繞其鼓故不敢近米領之叱吏去不復問故郡人疑其蟒精

朱晦庵魏鶴山

宋咸淳間蜀人彭澹軒罷江東倅遊武夷山嘗獨行林藪入草菴中見二士夫峩冠博帶對食招彭坐俎中豕首一羊肺一雞一所言皆先天圖易傳性理之學玄妙深奧不可曉彭問其姓字右坐者曰姓魏山林野叟無字可稱問左坐者不答日暮辭出彭明日攜僕挈榼再

往無徑可達下山至一富家言所以富家曰異哉昨日至朱祠致祭正俎中之肴方悟左者朱晦翁右者魏崔山也此段載異聞總錄可備武夷山志之缺

人異

成化間漳平縣有朱孔良家婦懷孕三年乃生子子生即轉身行步三日升樓而去彌月復來又去週歲復來自斷髮爲一結取小匣盛之與母別曰數十年髮解則吾復生遂去不復來矣正德間母猶存發視之結如故絕無影響邑志載此事亦大異也

驚異

錢塘張尚書曾孫某典簿堯恩之子也有塘栖呂氏餽張活鱉張付烹魚俄聞釜中有慨嘆聲張異之取視而鱉斃矣剖其腹中有人長二寸眉目口鼻肢體手足無一不具跏趺坐蓮花上金中丞公子魯親見之爲余言時萬歷戊申年也

龜異

孫太初居南屏山時養一龜後去道場山遺龜于南屏僧寺孫化十數年僧明鏡夢青衣人求救曰某孫太初伴也願師明晨索我于花臺之下僧寤往發得一龜徑尺爲石所壓其筒半裂而蛆叢集僧欲瘞之越夕不知所往然歲歲聞其聲至今不絕

魚異

仁和張問渠者家宰元洲之兄也母陳畜朱魚二十餘頭玩弄日久母歿問渠哀毀不忍往視皆變爲白羣客聚觀咸謂魚常變色無異也比及去喪之日魚復變赤儼同除喪人謂孝感所致

金字牌

萬歷己酉五月十四日揚子江心風浪大作有渡船載百餘人幾覆忽見浪中有鬼面者持一牌起書金字一字衆謂必有金姓者在舟當死果有姓金者一人衆欲推之入水金本持齋誦經乃曰若活衆命吾何惜死然數止此安能倖免乃躍入水中時風狂舟速金彷彿若有人扶之者巨浪送上郭璞墓墩而立見舟飜覆俱溺死獨金得生江右劉觀南觀察親見其事

龜螃 以下果報

趙昭儀既死趙后夢中見帝問昭儀何在帝曰以敕殺

吾子今罰爲巨黿居北海之陰水穴間受千歲水寒之苦後北鄙大月王獵于海上見巨黿出于波上首猶貫玉釵有戀人之意大月王遣使問梁武帝武帝以昭儀之事答之武帝后郗氏崩數月帝常追悼之一夕聞寢殿外騷窣聲視之乃見一蟒盤蹲上殿睒睛張口向帝帝大驚蛇爲人語曰蟒則妾郗氏也以生存嫉妒六宮其性慘毒罪謫爲蟒耳無飲食可實口無穴窟可庇身又鱗甲有蟲唼嚙肌肉痛苦若加錐刀焉感帝平昔眷妾之厚故託醜形祈一功德拯拔也以妃嬪之尊一旦

嫉妒則罰爲黿爲蟒今之殘忍妒婦亦將來之黿蟒耳二事須頒行以警長舌

犬異

錢塘江氏過淨慈寺歸夢其亡壻卜四爲寺之堆雲菴犬自言生前爲嘉定徐氏子因負寺債遂墮狗胎于茲三年願丈人爲懺除之明發江氏至寺見犬大慟呼曰卜四官何以至是犬淚下搖尾隨江氏去萬歷壬寅年事僧大壑爲余言

毀佛

魏莊渠毀佛搥碎六祖遺鉢折寺院無數後嗣乏絕矣雙江毀寺亦無嗣誰云佛無報應哉

雷震毀寺

蜀成都府彭縣有寂光寺廣袤五六里香火甚盛其地有縉紳劉志淵者垂涎梵宇可拓私居斥逐僧流毀除佛像方埋佛入地忽霹靂一聲震志淵立斃身首異處後有邊司徒之子一范破產恢復再建叢林劉氏子復爭之事在萬歷庚子辛丑間時傅金沙張芝陽俱爲蜀憲倡義重興焉

珍玩七則

火玉

唐武宗時夫餘國貢火玉光照數十步積之可以然鼎寶室內不必挾纊古所無也

窰變

饒州府學神庫中有窰變香爐一花瓶二相傳舊爲回青所畫變成赤色今花紋或淡或濃宛然錦繡上署永樂四年造但神爐非玩器也

宋硯

三十年前吾鄉宋硯最多人不知重故家收藏與凡硯等余目擊宋硯不下百數二十年間轉鬻吳越殆盡蓋鄉人利其厚值故也余友林熙工家藏一硯石質完好背刻嘉佑御賜鄭穆六字林得于鄭之子孫眞世寶也穆字閎中侯官人居館閣三十年官至祭酒闢先達也此硯款識宛然當爲吾鄉第一

流黃劍

上元夫人佩流黃劍會王母於漢武宮中

軟倭刀

嘉靖中胡總制宗憲有輭倭刀長七尺出鞘地上卷之詰曲如盤蛇舒之則勁自若唐天寶時有輭玉鞭光可鑑物屈之則如環伸之則如繩亦異國所獻纖玉最堅剛之物能屈伸之理之不可曉者

鵲尾爐

費崇先信佛法以鵲尾香爐置膝前陶貞白有金鵲尾香爐

料絲燈

料絲出滇金齒者勝詢之土人云以瑪瑙紫石英諸藥品搗爲屑煮腐如粉然必市北方天花萊點之方凝即繅爲絲織如絹狀上繪山水人物諸色極晶熒可愛以煮料爲絲故名料絲

花卉果木十三則

桃花故事

謝在杭文海披沙徵芙蓉事極多謂他不能稱是予以桃花爲名亦甚夥因列于後

桃花源武陵桃花渡四明地名桃花雨天寶中雨如桃花明年有馬嵬之變桃花水三月之水桃花浪杜詩三月桃花浪桃花醋唐世風俗貴葫蘆油桃花醋

花犬山西廉使趙澤民家獵犬見秘笈　桃花偈志勤禪師桃花汗貴妃桃花井師曠聞天老日井上種桃花落井中不祥　桃花廳在許州梅聖俞有詩桃花絲青齊間桃花垂絲二三尺練以松脂相縈繞莊履雲仙雜記　桃花骨守宮塗臂而骨紅名桃花骨

桃花行李嶠作桃花詩帝即鬼夫人采入樂府因名　桃花寺見宋趙師秀詩桃花夫人見杜牧詩桃花茶東坡詩問大冶長老乞桃花茶

凌霄金錢

凌霄花金錢花皆有毒不宜近眼花露入眼則失明

刺桐

嶺南異物志曰刺桐南海至福州皆有之叢生繁茂唐

陳去疾家于閩郡因言方物云刺桐葉綠花紅今泉州名刺桐城問之泉人亦云不識此樹何狀福州蓋未之見矣

枸杞

枸杞續仙傳朱孺子見二犬入杞叢下異之乃掘得二杞根形如犬故名狗杞杜子美以狗杞對雞棲白樂天詩云不知靈藥根成狗怪得時聞夜吠聲後世方書皆曰枸杞誤也

大茶

天台記丹丘出大茶服之生羽翼又蒙山頂茶一服祛疾二服無病三服換骨四服即為地仙故盧仝歌云既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欲歸去皆有所據非漫語也

異草

善語國有草食之令人不眠名却睡草洞冥記　興慶池南有草紫葉而香醉者嗅之即醒名醒醉草開元遺事　常山有草置諸門夜有人過輒叱之名護門草酉陽　東海祖州有草人死三日覆之即活一株可活一人名不死草十洲記

瓊州有草視其節知一歲風候名知風草一統志　黃帝時有草生于庭佞人入則指之名指佞草御覽　漢武帝時異國獻草似蒲帝思李夫人懷此草輒夢見之名懷夢草酉陽

禹餘糧

張華博物志曰扶海川上有草名蒔其實食之如大麥七月熟民斂之至冬乃訖名自然穀或曰禹餘糧唐詩云淵有堯時韭山餘禹日糧

嘉客紅

宋福清翁昭文先儒亢從子也圖中非時生荔支其母曰豈有嘉客踵門耶頃之莆田林光朝至因名爲嘉客紅可禘荔譜之缺

龍荔

交南有一種龍荔實如小荔枝味如龍眼木與葉亦類閩廣陳剛中詩云龍荔綴如珠

三寸柑

凡柑皆圓獨成都產者形如鴨卵故杜甫詩云三寸黃柑猶自青三寸言其長也余嘗過臨江府地產黃柑有

長三寸者

嘉慶子

唐韋述兩京記東都嘉慶坊有李樹極美故稱嘉慶李千百年後稱李乾皆曰嘉慶子他物未有如此之得名悠久也

丹青樹

西京雜記云終南山有合離樹紅綠相雜班駁如錦繡長安謂之丹青樹

蚊樹

嶺南異物志曰有樹如冬青實生枝間如枇杷每熟即圻裂蚊子羣飛惟皮殼而已名蚊子樹今永福山中有之鄉人爲余言

鳥獸蟲魚六則

梟非不祥

梟惡鳥也人聞其鳴輒爲不祥昔謝艾梟鳴牙旗乃兆軍勝張率更梟鳴庭樹乃兆授官唐章顗將放榜日梟鳴簷際逐之復還顗曰我失意無所恨兼恐橫罹災患須臾榜出顗登第然則梟非惡鳥也

念佛鳥

九華山產念佛鳥形大如鳩色黃褐翠碧間而成文音韻清滑如誦佛聲唐韋蟾詩云靜聽林飛念佛鳥細看壁畫馱經馬

龍九子

龍生九子所載不同一曰蒲牢好鳴鐘鈕之獸四牛好音樂器之獸蜃珠好吞殿脊之獸嘲風好險殿角之獸睚眦好殺刀頭之獸負屭好文碑旁之獸狴犴好訟獄門之獸狻猊好坐佛座之獸霸下好重碑座之獸又云

瓦猫好險簷前獸饕餮好水橋下獸蠻蛦好慵門前獸
憲章好囚獄門獸蜥蜴好腥刀頭獸蒲牢霸下負屭嗤
吻與前同

猫睡

猫之善捕鼠者日常睡終日跳擲者必不捕鼠見陳止
齋集猫不捕鼠者名麒麟猫有味

鮫魚皮

吾閩産銅鐵鑄刀劍甲天下劍鞘以鮫魚皮爲之堅硬
如石海中有魚名鮫魚或以爲鯊魚皮非也李長吉劍

子歌云鮫鮐皮老蒺藜刺鶺鴒淬花白鷴尾正指此也
魚皮隱起細刺如蒺藜故云

蠻車螯蠣

閩中産蠻見韓退之詩車螯見歐陽永叔詩蠣見蘇子
瞻詩

光緒七年秋七月
巴陵方功惠校刊

馬敦若先生譚誤

馬敦若先生譚誤序

往在京師與一名孝廉語自謂精漢書而讀冐頓閼氏爲本字不知其音墨特馬支也又一相知素稱博雅者讀伯樂之樂如禮樂字語以洛音且不能遽信不知伯樂一作博勞轉爲伯樂唐韻樂尚讀牢也又見一老詞林爲人作文用吳隱之爲吳隱諸少年名士多笑之其人亦自失實皆不知古人此類甚多晉書木傳贊亦即作吳隱微論他人吾少讀綱目未得善本以嫪毐之毒爲毒爲友人所糾讀漢書在三十

年前後應試失記桐生茂豫之桐爲本字解出闈懊恨不能自釋甚哉讀書之難也少無傳授展卷一字不審非開口致笑則舉筆貽悔文字尚弗能治何義理之爲今吾方搜葺全秦文籍得馬敦若先生著述凡十餘種其中有譚誤四卷閱之喜曰是可以教小學矣漢人最重小學今三蒼諸編不講白首老儒乃多等不識字吾非敢笑人終身從事於此並以教人間一致誤方以自悔恨者自笑而要不顧讀書者之均貽悔貽笑也敦若先生譚誤之著亦猶是耳雖然是書豈盡於誤者能正之哉吾向會課里中諸生偶問以子賤之姓子文公叔文子之名詩陟岵豳風第五章之句讀禮記年長以倍席南向北向左傳兩之一卒卒偏之兩之的解無不誤者是書有言有不言亦各就其所見爲誤者言之而已匪直此郭景純註爾雅山海經酈道元註水經誤者甚多月令螻蟈王瓜目前名物蔡伯喈鄭康成所解後儒以爲誤然至今尚不能定馬遷著史記爲百代紀載文章之祖而以文侯之命爲重耳又讀左傳齊頃公授晉景王以

玉爲王遂謂是年齊尊晉爲王此皆誤之大者雖古人何能盡舉近世楊升菴極稱該洽胡應麟乃有正楊之作至盧長公作楊胡解紛又似斥胡而坦楊則辨誤者亦未必不誤也敦若先生豈自謂誤無不譚而譚無復誤乎吾閱是書間加註說又命學子數人共校且討而補之付之於梓還就所見爲誤者略言其誤令凡學者知讀書於文字先如是不可苟他日讀書愈廣知其誤者益多考証既久覺其誤者自少以是書爲越裳之歸車爾矣守是書者敦若先生八

世孫花封岳搜是書者岳族弟天階騰蛟騰蛟弟有德子先登商校則先登與王生維戊仇生海王生聯第吾子來南並得書於簡端

道光庚寅仲春朝邑後學李元春又育氏題

同州馬氏家傳　裔孫先登謹撰

馬氏舊出扶風其占籍同州諱和卿者爲吾始祖元末避紅巾亂徙州治南馬坊里馬坊者宋之牧龍坊也二世傳克敬宗人以祖墓可知者自公始尊爲立祖公生子馴及政政應軍河州子孫外徙馴洪武間以人才徵入太學生贈公文文八子長通年十二補州學生景泰初晉成均後宰博野繁峙均僞賦課農桑緝姦虣兩縣頌神明祀名宦吾邑祀鄉賢先是贈公善拓業負莊田八百餘畝及爲諸子析嘗優諸少

或謂公長子食指衆公曰諸少塗墻髀者若長兒其子孫接踵朝門矣繁峙公有子五長瑞以增廣生爲文水縣丞次琉保定倉大使次隣水主簿璠次廩膳生瑜珍其季也字廷聘號南野寔生文莊兄弟爲宛平丞能惠下後以闖監因廠校闖說不遂誣免文莊公迎養京邸每風日佳麗與四方縉紳諸太公攜觴選勝都人士聚觀繪爲像有燕臺結社圖三世皆以文莊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文莊公諱自强體乾其字乾菴其號

也相神廟事蹟載明史著有文集二十卷文莊同產四人兄伯懋自勉判順天始在監院時駕臨雍賜紵絲錦衣一襲與文莊友愛迨後文莊薨于位伯懋念手足之痛也遂移疾休弟叔允自修七品散官處巷自道以貢銓平定州判當文莊公居日月之際伯季皆効職于外獨叔允朝夕侍父其父嘗言公生之夕李夫人夢龍蟠巾笥中占曰龍而潛不貴必富後以以高貲甲鄉里與猶子愼日出責然性慷慨好脫人於難張敬南秦邦奇之獄賴公排解焉伯懋子四伯

即愼以子朴貴贈易州知州仲忱吉州學正叔恬苑洛逸人季協字恭甫號寅所由鄉舉擢知辰州府所至除民疾苦凡漕木哨餉諸病民者立請於上臺釐解之每算窒偶臨百姓靡不鼓舞值太北入覲天子清問公條陳二十八欵皆明畫可行歸而編爲澄清一得効後與仲父文莊及易州公之子朴同祀瓚序中敦若朴號閩風山人兄弟凡十三兄橋知屏山縣弟檢以貢官蘄州工曹材自石泉令轉師宗州知州以兼幹稱材爲人豁達狂簡李維楨再督學閩中深器重之謂向得于馬氏者多博士家帖括之學而於蓬若寔驚爲未易才也爲序其頗言餘霞館詩行世敦若以萬歷丙子舉於鄉歷官雲南按察司使洱海道政績詳郡志著述於吾家亦獨富文房漫語歷仕公移近取譬言人鑑編求野編明四禮書譚名譚物俱就散佚今所存者惟聞風館詩文集四六雕蟲若干卷暨同州志日省近言先師祀典考客問譚字譚誤數種爾明史所載曰怡者文莊長子國學蔭襲檀之父曰慥者文莊次子中書舍人楠刑部郎中樾之

父也怡字順甫中隆慶鄉科官山東布政使參議兼僉事兵備臨清下車即飭法振紀汰倭兵疲弱者數千歲羨朱提皆關白充餉會閹璫馬堂來榷稅牟及傭僧致大譟火焚璫邸王守備率兵突入僅免堂併勅印是日公適外出至堂邑聞變星夜馳歸曉諭解散時已五鼓即具揭差人馳報兩院次日於灰燼中起稅銀一萬二千計其花費侵扣不下八千餘兩公以馬堂二旬之間稅銀至二萬餘金而征榷猶四出不已遂上疏切諫會爲吏部徐某誣陷疏留中不發

乃乞休歸與弟顧甫慨日叙天倫懽爲詩文自娛顧甫貌類文莊目光炯炯宛平公在都親課之由癸酉亞魁成甲戌進士歷官南京尚寶寺卿時文莊與蕭坂張文毅公四維俱居政府文毅顧甫外舅也人爭仰視顧甫而顧甫乃兢兢郎署不殊寒素以病股歸下楗蓑痾博極羣書著肖德堂文集若干卷然朝廷有大機密當道猶相諮議又拳拳以國是艱難欲得一奮身不計禍福者以當重寄弛已責朝邑王司寇之宗共門下士也散官公之子諱懋曲沃縣丞孫諱

樵正定通判曾孫諱紹烜字孕白兩中副榜官寶雞訓導然孕白於樵爲出嗣子而寔與增廣生嗣煃爲親昆弟煃才高學博著有元冲集二十卷實昌樂知縣乙酉舉人獻墀之父吉州公恍之孫而爲崇禎時殉難嗣煜之弟也嗣煜號二岑敦若子姊以明經筮仕濟南通判尋攝武定州守武定忽有東兵之警二岑嬰城拒守城破與弟員外郎嗣然俱被害所留五經初說羣玉閣詩集寄園會語皆未梓生平以正學教人故子禎土字相九者得以貢生入闈學編其曾孫魯亦以乾隆庚辰薦賢書知安遠縣著有南苑一知集若子卷讀易廬談四卷禪苑納凉志疏櫺漫語並藏于家皆二岑之教澤有以成之也初南野羣從姪甚夥而儒人鮮有有名秉彝者俱號神童秉彝才名冠三輔弱冠爲州學生後以狂病經于椒闈聞者悼之鍾靈一朝讀三四十簡微詞奧義無不了記行文藻致若湧數千百言立就皆咄咄逼人舞勺即入州庠楊麗厓以遷客署州篆有二鄉舉從遊每屬文歎奇馬生謂兩孝廉弗如也惜亦不永其年當

是時又有曰秉中曰驗曰駙者皆以才譖爲上舍丞而駙更豪宕輕財蘭州田荆雄業國學日不給公出槖中金恣所用得成進士僉憲田某治兵瀘州與公深交後以勾當公事過州留飲二人當酒後耳熱時輒慷慨談天下事旁若無人者生平歷秦晉燕趙又遊齊魯往來大梁遡荆湘入蜀道足跡半天下天下稱好義者必首推馮翊馬上舍云時惟華葬名井者獨以明經起家擢江油教諭其冢孫從朱字師晦少時受爲定婚已納吉矣女適舊女家請改聘師晦以

聘在先不可後中萬歷癸卯鄉試歷任黔陽太平知縣政行爲一時冠歿祀吾邑瞽宗焉我馬氏自文莊兄弟以儒業亢宗獨散官公力農數世亦無登甲乙科者傳七葉至應龍字見田中雍正壬子舉人官內閣中書後衣紳絡繹人謂散官公不於其身必於子孫陰德蓋去遠云

先登曰吾族自繁峙祖至雲南祖入祀鄉賢者凡五人世豔之百餘年來少替矣當時儒術翩翩今半農賈子孫目不識書覩先世手澤若敝帚至有並其支

系名字弗知者恨孰甚焉而說者謂支族繁衍散處者猶能以科名文行紹家如應如士魁如兆熊輩先後皆領鄉薦嘖嘖然謂馬氏且方興未艾也已丑春予往南苑得遺籍數簏請於渭上李時齋先生點定而先以譯誤付梓因並按譜牒次其爵世兼及著述冀宗人有力者邪許醵金得以次第殺青耳嗟乎洱海祖有云躬之不逮其曷克訓余小子將何以複彰隱德振累世緒使斯文皆不廢墜乎願與吾宗人共勉之

朝 劉學寵 選一 梓 孫 文翰 藝圃 校
邑 李元春 時齋 註 門人 馬先登 伯岸 錄

馬敦若譚誤

詩柏舟篇曰日居月諸朝迭而微日月篇曰居月諸照臨下土孔傳居諸語助辭毛傳並作乎字解宋孫履齋示兒編諸猶於也於猶居也言日月皆有所在周啟明考誤作兮字謂猶緣兮衣兮不得作實字用韓詩爲爾惜居諸皆誤余按字書月行曰徂一作諸則二字殊非語助亦非乎於兮字等解曰居月諸猶曰往月來於迭相照臨亦切即作虛字解以日月爲居諸亦非

易坎上六係用徽纆纆音墨劉云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索名楚詞賈誼鵩賦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用此字今坊刻多誤作纏字士子誦習遂皆襲其誤而汪伯玉詩側身被短褐延頸受徽纏則用以押韻是亦不知其訛而誤用也今本皆作徽纏

詩崧高往近王舅近音記註近辭也蓋語助辭今坊本皆刊作近字讀者亦遂皆作近師弟子同迷撰講章者又復極意訓解近字辭字而不知其爲迅此不惟昧經旨並註者之旨大左矣

詩車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行訓大道也孝經序景行先哲訓明踐也魏文帝書云高山景行深所慕仰殊得詩意而明踐亦自有義不爲背馳乃近世訓景爲仰慕行讀作去聲皆誤據此則下行不得作周行矣行與仰叶字義亦對

禮記申其佔畢佔音襜視也畢簡也然有作帖畢又作佔俾者帖音帖嘗也俾音畢止行也字皆不蒙而多用之一人偶誤後遂踵襲至失本文而不知今人又有快以申爲呻者

左傳公膳日雙鷄讀者皆誤以爲二鷄諸類書亦皆誤收鷄中不知雙鷄自是一物最爲難得若曰二鷄則日膳何足異且安用更以鶩乎唐元稹有進雙鷄表雙雞當即山海經雙鳥之類頭尾並雙也此非常有何得以爲日膳俗或云鴨肉粗而雞肉細且水澤之鄉鴨多於雞又其烹和不同則鴨不如雞予舊亦疑此解作云云俟參

詩緇衣羔裘黃衣狐裘白虎通言禽獸衆多古者獨用狐羔取其輕煖又因狐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跪乳遜順也余意殊不然二物非輕煖者且狐妖獸羔亦非貴重但易得人多用之耳如必有取彼吉光

渠搜黑貂白鼲青鳳翠雲鷲羽雉頭孔翠鸀鷊豈乏輕煖且皆何所取乎經書有不必過解者正不須强注以誤後學輕煖意亦有取義非也

詩鵻鶪朱註作鵂鶹按鵂鶹鵻鶪也鶪與鳥同二者皆惡聲之鳥非一物也考詩疏鵻鶪一名鶾鵙或曰巧婦或曰女匠又有工雀過蠃果飛襪雀巧女之名似黃雀而小喙尖如錐善爲巢如刺襪然縣着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其諸說比與亦與朱註全殊各有見解但鵻鶪卽一鳥難作鵂鶹也鵻鶪作二物可作一物亦可吾鄉呼蒿爲老鵻

呼梟爲鵻鶪可見但俱非鵂鶹鵂鶹吾鄉以爲夜貓終夜惡鳴不已山客云此鳥百里求食百里宿矢朱注懊詩疏以鵻鶪爲巧婦等尤懊

左傳宮之奇諫曰諺所謂輔車相倚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乎杜預注輔頰輔車牙車車音昌查切今人有直以爲輔車若詩無棄爾輔之義大誤且在頰爲牙當脣爲齒車所以載牙者此世亦多不辨

中庸失諸正鵠反求諸身註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此僅以射的言而未釋正鵠字義故讀者皆誤以畫布棲皮爲正鵠考正鵠二鳥名正鵠之省文也又名頻肩左傳爲爽鳩字又作征月令征鳥厲疾正義曰征鳥鷹隼之屬也正健黠而難中鵠高起而難中故射者畫以爲的

易夬六五莧陸夬夬王註云莧陸草之柔脆者也程氏傳陸馬齒莧董遇曰莧人莧陸商陸也惟孟喜易莧山羊也音丸錄出以備博物君子之考誤

孟子顧鴻鴈麋鹿而樂之注麋鹿之大者按鹿陽獸故五月解角麋陰獸故十一月解角自是二物且據吾家所畜麋有小於鹿者二物卽土人不能辨惟於

解角時知之朱注誤文公不屑意蟲鳥卽詩注鶾黑尾類皆誤

禮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總以受命如使之容蓋裹曰苞藉曰苴所以將物者今人皆以苞苴行與一言遂惟作賄賂字用是未聞禮也

易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王弼注以形渥爲沾濡之形者固誤本義晁氏作刑渥謂重刑者亦未明按古易作刑剧周禮剧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新唐史元載贊用刑剧字是作刑剧解以剧爲刖與上折足意相入

史記平準書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漢因財費更錢

造幣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享聘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束帛爲幣又錢亦曰幣今專謂帛爲幣拘矣

檀弓曰公室視豐碑鄭注斷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於中間爲鹿盧下棺又祭儀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又聘禮曰東北南上碑南據此蓋葬祭聘享時植大木非樹石也後世既易爲石因藉以題勒今專爲題勒之物不復知古人意矣至於將題名紀事之石皆曰豐碑蓋誤

後漢書梁鴻娶孟光隱而適吳爲人賃舂妻具食舉案齊眉據說文云案几屬後遂誤與几同用然如張敖自持案進食許后親奉案上食則豈得爲几林少穎云案古椀字也古字原多通用如漢書朱博案上不過三杯又書案奏案此則作几用者不可一律論也楊升菴盧長公皆以案爲椀或作盤盤似几亦近然據張平子詩貽我青玉案之案案作椀爲是

史記宋世家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既爲象箸必爲玉梧注索隱曰箸音持畧反按下文梧箸事相近也周禮六尊有箸尊箸音酌謂箸地無足也蓋殷人所用盛酒器劉氏音直慮反今人多誤從只作筯字用不知有酌音爲尊也

詩夏屋渠渠毛傳夏大也鄭箋屋具也渠渠猶勤勤言君始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也正與大俎曰夏屋者合自朱註以屋爲房屋渠渠爲深廣呂北嚴氏相繼從之學者遂皆墨守然毛傳亦自不可謂屋音

周禮天官凡官府都鄉州及都鄙之治中治中音遲衆要也鄭司農曰治中謂治職簿書之要也今反呼治爲去聲中爲平聲按杜氏通典治中從事居中治

事主衆曹文書義雖與鄭合而訓中平聲則亦誤

詩鄘風相鼠有體注相視也朱孫奕謂相鼠爲相州之鼠引陸機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于頭上跳舞善鳴故退之城南聯句云禮鼠拱而立爲據余謂鼠體有似禮者即古人引與非無謂矣正不必

地名

詩葛覃黃鳥于飛集於灌木註黃鸝也他詩之稱黃鳥者頗多實不盡爲鸝如綿蠻黃鳥睍睆黃鳥猶可如交交黃鳥黃鳥小且衆多而又食粟穀黍粱

豈得爲鷫乎則當是黃雀耳

詩谷風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鄭箋謂根有美惡之時莖則常美朱註因之按名義考葑蘆菔其根脆美菲土瓜根亦美詩人謂采葑采菲者得無以下體之故乎言已色不足采而德音或可以配君子故下言及爾同死如此則鄭誤朱矣葑菲兩物而一類葑蔓菁菲蘆菔菲大頭菜二者葉可採時根亦美根不可採則葉亦不可採矣此解物非是而解義得之

孟子知好色則慕少艾注艾美好之貌考經文字書艾字並無訓美好者孫履齋云當如荀子妻子與而

孝衰於親之義少字上聲艾如夜未艾艾字止也謂人知好色則慕親之心少止也又程氏考古亦曰艾當如乂慕少艾云者慕差減於孺慕之時也此解殊勝

易渙九二渙奔其机悔亡机字與几同今坊間皆譌刻作机字以致後學相沿講讀罕有知其爲机字者誤也

易大有九四象明辨晳也晳音淅字從折從日注晳明貌俗多譌讀晳字晳從析從白白也亦本於坊刻之誤

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是以一句爲二言也左傳趙簡子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亦謂九句後世乃以一字爲一言如詩稱五言七言及書文稱千萬言皆與古背如論語其恕乎是以一字爲一言兼存之可也

漢書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卽此則謂黃金一兩曰一金者亦誤乃今人謂白金一兩曰一金不誤之甚乎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杜注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禮記

注丈八尺曰端前食貨志布帛長四丈爲匹亦是倍端爲匹今端匹并稱及以匹爲俗呼以端爲雅稱皆誤史蘇秦傳錦繡千純注純匹端名世罕用之

禮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稽叔夜家人誡云壺榼之意束脩之好人道所通不須逆也是凡人交際脡脯之禮皆可言束脩今以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句專以爲弟子倒師之禮不然也又有謂年十五以上者有謂束帶脩飭者有謂檢束脩飭者其說

不一然據他書所用惟檢飭爲優蓋人貴檢脩豈論年與服哉他說皆誤此亦當兩存其說

孟子公輸子之巧註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後讀古樂府豔歌行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則爲二人又後見太平廣記載魯班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於涼州造浮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又六國時有公輸班爲木鳶以窺宋城則孟子所言公輸子也今多謂二人爲一人誤

史記公孫弘爲丞相以病歸印上報曰君不幸罹霜

露之疾何恙不已顏師古注恙憂也文義甚明不知何時何人訛作病字解備考恙字神異經以爲獸風俗通以爲蟲禮部韻畧以爲憂並無訓病者世人襲舛沿久鮮知其非而洪武正韻注遂亦譌加病也二字從此以後人將何知其爲誤乎洪武韻往往有此病

宋史繩祖學齋佔畢引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儀字古音娥後世遂訛常儀爲嫦娥楊用脩謂以常儀爲嫦娥者猶村夫以拾遺爲十姨也於是知世多鉛槧之村夫矣

揚雄甘泉賦屬堪輿以壁壘兮注堪輿天地之神也韻會曰堪輿天地總名說文堪天道輿地道則堪輿二字兼天地言今稱習地理者曰堪輿誤

史記始皇紀寒者利袒褐漢書貢禹傳袒褐不完袒音樹僮豎所着布襦褐毛布衣後人多誤作短褐或謂自杜詩顛倒在短褐句始杜詩或一時刊寫之誤何可引證也

古詩云尺素如霜雪疊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即此可知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者皆以絹素疊魚形而盛書耳世遂謂魚腹能致書者誤

史記長平四十萬衆張空拳猶可畏也漢書李陵張空拳冒白刃拳音圈又音患皆訓弩弓後有誤作拳字者漢書師古注甚明而今人猶多作拳字用不思拳何得言張也

漢書曹世叔妻班昭字惠姬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之號曰大家家音姑或謂作姑音者尊長

之稱如婦於姑之義不知家字古原有加姑二讀以姑音爲尊稱者誤大家字即作加音讀亦稱語也今呼名家曰大家何必不爲尊乎不癡不聾不作阿家以爲阿家讀如家則姑家通音當即緣昭阿翁阿姑今吾鄉即

趙松雪與人送禮柬有云拜手特納伏冀笑領蓋獻納皆送上之辭領受亦非謙語如輸賦曰納租餽幣曰納幣俗以羊豕獻神謂神受曰領皆謂此今士庶皆誤謂人受曰納受人曰領若倒言之未有反不以爲誤者矣

古文周易說卦傳兌爲妾爲羔晁景迂曰羔謂養無家之女行貨炊爨又賤於妾今本誤作羊晁氏不知何所本殊有理俗罵人幼男曰羔子者亦用此字而人不及知也

史記陳勝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注楚人謂多音溪亦楚人謂多也今凡同事經營者皆相呼夥頤夥頤必烘字轉訛而謂助聲者誤

爲夥又言頤助聲之辭也余考字書有烘字音氣又

左傳室如懸罄注如而也罄盡也有誤以如作似罄作磬用甚有寫作磬字者蓋未審本注而傳習之誤也

家語孔子要奠於兩楹之間楹柱也屋一間有兩楹故云今人多以一間爲一楹誤

孟子鑽穴隙相窺穴字與穴字不同世儒多誤以穴作穴讀不知穴當在地如何可鑽於文義有碍矣監本原作穴字書房刊刻不校遂誤讀者如此

禮少儀寢則坐而將命王制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蓋古人坐席皆屈膝而臀著踵與今跪畧同禮一坐

再至謂一足跪而首再至地以備再拜之數古人字少多通用故坐席與跪拜皆曰坐今有疑古畫坐像爲跪者蓋不知而誤疑也

漢有誰何卒誰者譏其人何者詰其爲賈誼論陳利兵而誰何史莫敢誰何本此李善曰何問也六臣曰何致問皆誤

韻會注生曰名死曰諱以死後方諱也左傳桓公六年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禮記祭義曰文王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是名諱二字自別今問

人名曰尊諱言人名曰諱某是以生名作死諱人反不之忌何其誤也

宋山陰沈澤之年十五廢學其妻石氏拜舅姑曰新婦姊妹皆爲士人妻房下願自出束脩延師教夫得爲士人庶不辱門戶是房下二字乃妻對舅姑自謂之辭今男子謙言妻曰房下誤今多稱敝房矣

晉書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此寧馨作好語用宋史前廢帝悖逆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割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此以惡語用後人不知多作

好語又寧有去平二音馨醯經盧庚二音如唐人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劉夢得詩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蓋寧馨即俗言這樣意故好惡皆可稱而專以爲好語者誤也

世說王夷甫口不言錢婦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呼婢曰舉却阿堵物世遂以錢爲阿堵又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曰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人又遂以眼目爲阿堵不知阿堵猶言這箇耳指以爲錢爲目者皆誤也

杜詩何太龍鐘極於今出處妨薛蒼舒注按廣韻龍鍾竹名世言龍鍾謂其年老如竹之枝葉摧曳不自矜持也余按龍鍾竹出羅浮山大七八圍節長一二丈杜老何自取此爲喻及見湘素雜記言古語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有一字切以二聲者如瘧切龍鍾老切潦倒正如西域二合之音今以龍鍾潦倒目老疾人正此義而注杜者誤引且誤多人近世趙驪山謂隆鍾言老人俯首昂背如鍾之隆起然盎牽强可笑俗語亦有反切如吾鄉人言塢答乃轉音四字也稱答乃這字轉音也

南史宋武帝謂舉止行事似劉穆之此非醞藉潦倒士耶又北史崔贍傳自太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藉者爲潦倒而贍終不改焉據此乃彼時嘲人以醞藉作潦倒非謂潦倒是醞藉也醞藉原是好語周青谿謂潦倒有醞藉意誤不惟不解潦倒亦錯認醞藉矣

滇中市肆交易不用銀錢而用蚆乃其字多作貝或

作貝不知爾雅原有蚆字注中央廣兩頭銳正此物也作貝皆誤

蘇氏演義蚩海獸水之精也能却火災漢武作栢梁殿有蚩尾謂之鴟尾者非然倦游錄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爲其象冠於屋以禳之後易名鴟尾又類要東海有魚虬尾似鴟噴浪即降雨唐以來遂設像於屋脊據二說則鴟尾固不爲非也吳郡陸文量菽園雜記古器物異名有螭螭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則豈漢唐以前所施於屋角者乎

余以蚩鴟螭音皆相近必一物而訛爲異名也

孟子舉疾首蹙頞頞音遏鼻梁也謂鼻準上起而梁有紋皺也朱子釋爲額謂人愁怨則眉攢額皺義通而實非當必有據今人承訛不諳音切而直呼爲額或不辨筆畫而直書爲額大誤或復將頞字作額字同用不知其爲二字也

客齋詩話秀州記有緱氏仙人菴者謂昔有王喬犍爲武陽人爲柏人令於此登仙漢明帝時有王喬河東人以尚書出爲葉縣令嘗以飛鳧朝帝二人非王子喬也按子喬乃周靈王太子子晉也好吹笙又云吹簫未聞得仙也古詩云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唐許渾詩可憐緱嶺登仙者猶自吹笙醉碧桃又詩云當年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僊皆誤爲周王子喬也

小雅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注言嚶鳥聲之和也初無鶯字乃泛言鳥聲也唐文武時試士主司命題作鶯出谷詩及早鶯求友詩後人承訛遂皆作鶯又按鶯乃鳥羽文皃非黃鸝名字古雖通用後學不可不知

釋氏稱拓提葢梵語有拓闍提奔之說故寺有常住者曰拓提後魏始光元年創立伽監名爲拓提境今刊者皆訛作招提杜子美游奉先寺詩直稱招提今人承譌而不考皆以杜詩爲據誤

成化間有建言時事者禮科以厲字不從力黎送法司問罪不知厲勵古字通用漢書凡風厲勉厲皆然又兵科關兵部題本以伎字不從女呼吏笞之翌日吏執韻書以進乃顏顏慰遣之葢不知古從人也

關雎雎音疽從且雎水之雎音雖雎盱之雎音厥並从目今俗傳寫爲一王元美云雎有二音一音雖一音疽亦因俗書誤之況其他乎

說文亦作夾本肘夾字象人兩腋有所攜之形又爲誘掖之義詩衡門序誘掖其君石經作亦後人乃造爲肘腋字从肉誘掖字從手遂將亦字借爲亦又及旁及之辭而本字不復用制字之義都晦人罕有知者矣

北史堯暄本名鍾馗字辟邪後世遂畫鍾馗捉鬼圖謂可以辟邪又宋宗慤之妹名鍾葵後世又畫鍾馗嫁妹圖又稱爲唐進士明皇晝夢皆傳會無稽之說也或又作終葵皆傳訛未足爲據也

後漢楊由傳風吹削肺肺當作削肺肺柿同竹木片也乃誤从市則當音子是脯腊之有骨者風豈能吹

李正已曰園庭中藥欄藥字當讀作籣即園中以索爲欄也杜詩乘興還來看藥欄又與王右丞藥欄花徑衡門裡是誤以爲花藥之欄矣

後漢書楊震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有鸛雀銜三鱣魚集講堂前按鱣乃鱓字之訛也鱣音占魚似龍長一二丈鸛豈能銜鱓音善魚似蛇而尾少異長不過三尺荀子魚鼈鱣鱓謂此蓋誤以鱣爲鱓且誤讀鱣作去聲也

詩無使尨也吠音茫犬纁毛又毛色雜沓之名考工記上公用龍亦音尨後人誤作滅筆龍字陳靈墨談以張然烏尨作烏龍元稹韓致元皆作烏龍吟或又加广爲厖故許朝泰和記以烏尨作烏厖皆誤

漢書文帝紀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崔豹罘罳屏也復也顏師古連闕曲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然一曰屏劉熙釋名罘罳在門外罘復也臣將入請事于此復重思也段成式云士林間多呼殿榱爲復護雀網爲罘罳杜詩罘罳朝共落是唐時亦以爲護雀網也古今注罘罳復思也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皆有焉郡國前亦有之諸說不同如此若以爲護雀網則不應獨焚而不及殿宇以爲合板築土如今之照墻則其形不類置網大抵謂屏者是蓋屏而形似網者耳

史記秦始皇上泰山立封祀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今人謂五大夫謂五松樹者誤

戰國策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欲止之以鬼事見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云云周啟明謂偶音寓又引漢制有寓龍寓車馬之類皆刻木像之木偶土偶即此意今人讀偶如耦蓋不考之故

佛經言佛所居竹林曰精舍晉孝武帝奉佛立精舍

於殿內引沙門居之本此又後漢包咸劉淑檀敷傳儒者立精舍講授江表傳千吉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符水謝承後漢書趙昱請處士綦毋君公楊奇于緱氏界周磐自重合令還張奐在扶風俱立精舍教授是精舍儒生道士皆可稱世專以爲佛寺僧居者拘矣

閩風山人馬朴敦若甫

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濫觴言始出之微可以泛觴古人引用如昭明大言詩視滄海如濫觴言微也唐明皇孝經序濫觴於漢言始也近世多以事後大壞言詞人掞藻且多失眞何況後學業舉不乏襲舛乎

詩卷阿梧桐生矣於彼朝陽篤公劉度其夕陽豳居允荒朝音潮注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蓋以迎日送日而言非且莫之謂也世多有以且莫用者誤朝邑之朝以朝坂名紀曉嵐謂即朝陽之義朝如字讀若此說則讀潮不悞也

周禮春官小史掌邦國之志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鄭氏注曰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有官詔之使人不得犯也今人以言詞犯人隱事爲不識忌諱者誤蓋徒知犯其所可忌可諱而不知忌諱二字並用自有分也

漢書東方朔傳歸遺細君又何仁也顏師古注東方朔妻名細君今自謂妻曰細君及以細君稱人妻者皆誤漢樊崇字細君又烏孫公主劉細君皆名字也

論語曾是以爲孝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曾由與求之問孟子曾比予於是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世儒相沿皆讀曾爲層音按曾字惟爾雅孫之子爲曾孫郭璞注曾猶重也當音層餘多無音釋當讀增音訓乃也世儒除人姓之外皆讀層音而於曾孫之曾邯與人姓同讀增音皆誤

離騷經皇覽揆予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注初度猶言初節也古者子生三月父名之謂命名之初節非謂初生之節也今以生辰爲初度者誤

禮玉藻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注疏正義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云子姓漢書田蚡傳蚡爲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注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注疏解是顏注何不曰跪起如子孫而曰子禮乎然猶未若今人以子姓爲子姪者之誤也

漢書文帝朝而問右丞相周勃一歲決獄及錢穀出

入幾何皆不能荅亦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爲誰乎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夫宰相云云上稱善主臣二字文穎曰惶恐之辭猶今言死罪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晉灼曰主擊也臣伏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詞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以故世皆作惶恐用余頗不謂然蓋據謝字詞義固相應作惶恐但上問白問所主何事卽對曰主臣何

得將主字作別解愚謂主臣猶言主臣所職與上下文義皆無不順何必作惶恐乎駑下待罪亦自有謝意矣言主又言臣有惶恐意

左傳僖公三十年鄭使燭之武見秦伯曰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襄公八年子員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杜注行李行人也昭公十三年鄭會晉於平丘子產爭承曰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注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則李與理同皆使人也古使字作岑後訛作李故訓使而字猶从李此人皆知之然誤以行裝爲行李則相沿不可改矣又唐以前驅爲行李舊唐書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溫造乃違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此又一用矣李爲使之訛則不得通理古李理通用皐陶爲大理故其後皆李姓

論語令尹子文邢昺疏曰令尹宰也宰謂諸侯之卿時列國皆稱相惟楚稱令尹令善尹正謂用善人正此官也今稱知縣曰令尹則誤用楚卿之稱矣知縣古稱令亦或稱尹不得稱令尹也尹正官之長

左傳疆埸之事謹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又疆埸無主則啓戎心又疆埸日駭疆埸之司疆埸之患也諸句甚多疆大界埸小界其字從土從交易變易之易今多作疆埸用殊爲乖謬埸字從土從陰埸之埸說文祭神道一曰收禾圃並無邊境之解也然古今名人亦有誤用如唐駱丞詩膂力風塵倦疆埸歲月窮本朝李于鱗詩盡道疆埸懸節鉞猶能書札滿漁樵尚爾不免何怪他人乎

漢書高帝紀高帝爲人隆準而魁顏注服虔曰準音

拙李斐曰準鼻頭也韻會亦收入聲今多讀作上聲

如準繩之準誤

韓偓香奩集咏焚書坑詩云祖龍算事渾乖角將謂詩書活得人則乖角之語前已有之但俗以角字爲覺字誤

漢書儁不疑傳行縣錄囚徒錄音屢與慮同寬省之意師古注謂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寃滯不也史亦作慮囚慮本錄聲之訛俗儒不解以去聲省錄之錄作入聲紀錄之錄已誤而又以同錄之慮作思慮之慮更誤

史記秦始皇紀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注中去聲今上下皆以平聲呼中用之中字不知其誤

孟子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濁音獨故叶以足今作本文擢音讀則與足不叶矣誤濁音擢亦是足亦轉腳音然予謂入聲皆讀歸結

論語色勃如也勃字音背去聲學者多誤讀入聲薛音萬曆丁丑　神宗於講筵作背音讀江陵相公從旁厲聲正以薛音　上悚然而驚後講官出考之始知讀去聲者是蓋宮中內侍伴讀依註釋不敢誤而相臣講官皆反不知也

元次山文怪石臨淵硱硱石顛自注硱綺競切義近瑩韻會及唐韻以爲硯字非

漢志繩直生準其在五則爲揆平取正之器又樂器所以協律故自唐以來文移中皆用準字至宋寇萊公爲相省吏避其名遂減十爲准至今相沿罕知其非本文其知者又謂承襲誤用然字林亦有准言與準同莊子平中准則准字固自有可用不爲誤也尚書大傳烈風陰雨愒爲別風淮雨叢之訛也則准字先本無十今以准雨爲淮雨亦愒

漢書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注鄭重猶言頻煩也今皆作謹重敬重意用之誤

詩生民誕彌厥月先生如達注誕發語辭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世多以生日爲誕日稱人曰令誕率誕皆誤而賀人生子滿一月曰彌月甚至以誕彌摛辭亦謬按字書誕訓乃也欺也濡也惟謝宣遠詩華宗誕吾秀南齊紀天誕睿聖高允房氏頌誕茲令儁以誕作生用此皆以不諳詩旨而誤者也

姚信正部引諺曰舉孝廉濁如泥舉良將怯如龜泥音涅龜音滅二字人多誤呼後漢書引論語泥而不滓論語本作涅

漢中郎將分掌三署郎有議郎中郎侍郎皆入奉宿衛出牧百里特贊良高節者充位後因以資財爲郎號曰山郎以山者財用所出也楊惲爲中郎將罷山郎有過皆奏免舉高第有行能者多至郡守故明帝不許館陶公主子爲郎正爲三署郎後人誤爲尚書郎又引爲縣令皆誤

詩黍離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言黍已成穗而稷方苗其物宜可知自朱註誤解二物學者遂以秫蒸爲黍黍爲稷稷復爲粱祭祀皆誤用之近世馬壑田辯之極詳黍即北俗所謂糜亦曰穄養生集要所謂味酸者也有黏不黏兩種黏所以釀鬯爲酒不黏者爲飯論語殺鷄爲黍孟子以黍肉餉是也稷俗所謂穀亦有黏不黏兩種稻亦有黏不黏兩種惟粱則俗所謂粱穀有青白黃數種蓋穀類而無黏者也黍稷又曰普淖普大淖和德能大和乃有黍稷禮記稷曰首種皆獨重之也

易離彖百穀草木麗乎土詩大田播厥百穀蓋穀者禾之總名百者舉盈數與言百物百姓同如物理論以粱稻菽各二十種蔬果之實各二十種爲百穀則百物百姓亦必有以實之乎牽强甚矣

周官有五穀六穀九穀之文五穀黍稷菽麥稻也鄭司農則以麻黍稷麥豆爲五稻黍稷粱麥蔵爲六稷秫黍稻麻大小豆大小麥爲九此亦未必盡是又穀梁傳曰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

饉四穀不升曰康五穀不升曰大侵墨子曰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饉師古又以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是饑饉諸文亦有互異自不無得失讀者不必甚泥也

易否九五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傳謂苞桑叢生之桑其固尤甚按詩行葦方苞謂叢生之穉葦宋趙汝楳有叢生穉桑易於拔取之說則謂繫苞桑正如朽索馭六馬意良得而傳似誤

家語曾子以蒸藜不熟黜妻蓋藜藿之藜非梨果之梨也今多作梨字合璧韻瑞諸類書俱收梨下誤

詩常棣燕兄弟之詩唐棣逸詩也爾雅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唐棣核也似白楊凡物之華先合後開獨此華先開後合故曰偏其反而今人多以唐棣作常棣誤用論語朱註謂偏其反而之反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亦與爾雅背

詩東山敦彼獨宿亦在車下註謂征夫獨宿車下余甚疑之後見趙驪山先生言獨宿草名例以行蓋諸

詩文理皆順驪山博學多識其考必精也

韓非子果蓏有六桃爲下此語殊誤按在木曰果在地曰蓏有核曰果無核曰蓏植生曰果蔓生曰蓏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則果蓏之屬多矣豈止於六且桃種亦多果中豈盡讓美蜜戈蠟兒韓非當未之遇耳

楚騷夕餐秋菊之落英宋王荆公用落英字歐文忠以詩譏其誤謂秋英不比春花落荆公復詭文忠不學人謂歐公以騷人反常之喻荆公不應作實語用之然魏文帝不有悲冉冉之將至食秋菊之落英乎落英何必不可作實語用朱孫履齋謂落當如訪落之落始也意雖好然似不須竊謂落字不必皆墮地凡衰謝即爲落如以失志不偶爲流落拓落俗謂衣物色減者曰落色豈必皆隕墮爲落哉作如是觀亦可無疑於古人之爲誤也若喬三石公籬下頻須掃落英猶可餐則眞誤用矣

抱朴子鹿壽千歲滿五百歲則色白兎亦然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今雒南一山中多白鹿土人謂白有一種不必其壽曾見後魏書永興三年春於北

苑獲白鼠尋死剖之腹中三子盡白則益證白鹿之有種而謂歲久則白者誤

晉陶侃朝運百甓於齋內暮運百甓於齋外甓硯甓蒲立切音僻即甎也世多讀作璧音又訛作酒罌之類南中刻運甓圖皆作罌形殊誤

漢天子詔稱尺一其士紳書稱尺書尺素又咫尺之書是上下書札各有長短尺寸也今士大夫與人書稱尺一者皆誤

漢書中譌字前人未盡正遂相沿而強爲之解如巨

拾柒册94%版 39A

欲討之注遂也無論巨遂不蒙而下文遂西幸長安豈必又用遂意蓋卽頗字之誤又丙吉傳西曹地忍地卽第字又史滑稽傳而醉二參又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卽三字豈字之訛正如邵氏聞見錄所云外博四荒當爲薄懷協道藝當爲挾議者剝異當爲駁保宥人生當爲祐乳藥求死當爲茹皆史官失正而强解者後世遂相沿爲用而不以爲誤耳

詩周室中興左傳序紹開中興皆音衆謂中於理而興也非我失之自我得之爲中興自我失之因人得之爲反正今學者多讀中作平聲如中間之中誤

小說唐蕭穎士輕薄有同人誤呼臧武仲名因曰汝紇字也不識蓋武仲名紇音恨發切而人誤呼爲核音故云今世嘲不識字者曰紇字也不識實本之此而又誤紇爲瞎抑又遠矣

小宋太一宮詩瑞木千尋聳仙圖幾弔開弔乃卷字古作弔眞誥作弔非釣音之弔今僧道畫圖懸掛者皆曰弔子字似本之此而讀釣音則誤

漢書李廣數奇顏師古注數所角反宋景公筆錄云得江南漢書注所具反當是誤以具爲角也王摩詰詩李廣無功緣數奇亦作去聲讀蓋與景公筆錄合也

顏之推稽聖賦魏嫗何多一孕四十中山何豫有子百廿廿人汁切說文二十幷也今讀念音者訛世皆以二十日爲念日者亦訛按兼明書吳主之女名二十江南人因呼二十爲念北人不之避也今北人亦皆用念字然罕知其非者

杜子美求小猢猻詩曰聞說夔州路山猿樹樹懸是以猢猻爲猿也誤

呂氏春秋膠鬲見武王於洧水曰西伯朅來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伐殷也膠鬲曰朅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注朅何也楚辭車旣駕兮朅而歸注解雖不同大都亦盡意顏延年秋胡妻詩朅來空復辭注去也今人皆作去來用洪武韻去也見也並無何也一釋誤

文選鮑照有行藥至城東橋詩唐常建有閒齋卧病行藥至山館稍次湖亭詩老杜舟中伏枕詩有行藥

病滓滓耿漳詩有流水如行藥于良史詩有行藥至西城皆因疾服藥行而宣導之非爲人行藥也今謂醫治人爲行藥誤

伞舌肸字叔向向字讀上聲音如響取肸響之義讀去聲誤

曹操字孟德操音造讀平聲誤

曹植字子建植音致讀入聲誤

馬援之援音願讀平聲誤

應劭之應音膺讀去聲誤

蓋寬饒之蓋音閤讀概音誤

雍齒之雍平聲漢書注同邕讀去聲甕音者誤

枚乘之乘音成讀勝音誤

康頗之頗音婆讀坡音誤今讀上聲尤悞

伍員之員音運唐員半千本姓劉十世祖凝之自以忠烈比伍員因改姓爲員今讀元音如方員之員者誤又謂員姓上从厶者亦誤姓用尖口負後人別之也

陶侃之侃空旱切在上聲讀如去聲同侃侃如之侃者誤平聲益非

鍾繇字元常繇音遥取皋繇謨彰厥有常之義世說庾公謂鍾會曰何久望卿遥遥不至蓋舉父諱戲之也讀由音者誤

四書中名字有誤讀者如

陳亢字子禽亢字本二十八宿角亢之亢音剛故以演禽取義而字子禽世讀去聲如抗音者誤演禽之義久矣

令尹子文註姓鬬名穀於菟穀本穀字楚人謂乳爲

穀音近苟謂虎爲於菟音汚塗後將穀字譌作穀俗生遂同穀祿之穀作入聲讀誤

曾子名參字子輿據此則取參乘之意字當作叅音讀今讀音森者誤矣愚謂參叢立貌輿亦訓衆以此取意亦得又如魏相之相或謂漢書無音當從平聲正韻以字弱翁當從去聲此皆必有一誤不可不知然自不妨皆可呼也

蘧伯玉名瑗瑗音願讀平聲誤

公行子之行音杭讀形音誤

易牙之易音繹讀去聲如難易之易誤去聲無人姓

惡來之惡音烏讀入聲誤

逄蒙之逄音旁讀朋誤古文借作逄姓字用今刊者

徑作逄亦非元文

滑釐之滑音骨讀猾音誤

長息之長音掌讀平聲誤韻書平聲無人姓

孔子弟子從祀廟廡有以複姓誤作單姓題其木主

者凡七人

左人郢誤稱左子名人郢

叔仲會誤稱叔子名仲會

步叔乘誤稱步子名叔乘

句井疆誤稱句子名井疆

穰駟赤誤稱穰子名駟赤

石作蜀誤稱石子名作蜀

奚容蔵誤稱奚子名容蔵

漢將軍周亞夫亞字即善惡惡字古通用也又亞谷

侯漢書亦作惡字今皆讀作亞父亞聖之亞誤

成覸之覸音閑孟子王使人瞯夫子吾將瞯頁人之

所之字皆音閑讀去聲看音者誤

李陽冰冰字與凝同說文冰謂水凝也古文冰从仌

凝作冰後人以凝代冰以冰代仌或作氷故多誤讀

干寶或疑爲于姓誤說見聖談

揚雄之揚不从木苻堅之苻不从竹人多知之敎姓

不从苟文棗姓不从二東沿苟文東姓而人罕知也

韋莊詩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國佳人字莫愁西園公

子乃子建事非無忌也誤

東坡代人留別詩絳蠟燒殘玉斝飛雅歌唱徹萬行

啼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按寰宇記有

東西施家非姓西也長公亦自有誤

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其臣皆三飯爲節脇息然後

帶緣墻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

饑色劉禹錫詩乃云爲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

腰多一事而有三王之異謂不訛耶

徐子平精于星學後世術士多宗之元非五行術也

今之五行乃宋末徐彥升所傳至今舉世皆稱爲子

平誤

東坡題虢國夫人卧游圖當時亦歎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按陳後主貴妃乃張麗華不姓潘齊東昏侯有潘淑妃不名麗華小說稱東坡用事雖爛熟亦必檢看此豈失檢看耶又梅花絕句月地雲階謾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亦以張麗華作東昏侯事不知何誤如此

官有除有授除者去舊官授者與新官也今人以初授官爲除誤史稱崔祐甫除官八百人則誤不自今日矣

詩雞鳴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註謂實非雞之鳴乃蒼蠅之聲以其似者而言之余頗疑雞未鳴時不聞蒼蠅況蠅聲亦不似雞聲及至襄陽雞既再鳴昧爽之前起聞蒼蠅如衆蜂之聲迨質明益甍甍亂飛至日出乃皆棲樹葉之下始寤詩旨謂非雞鳴乃蒼蠅之聲恐其將明也下章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亦謂非東方發明乃是月光蓋十七八後月光日將出猶明如此說庶若昧旦星爛方見恐遲警畏之意若曰尚非雞鳴天曉還是蠅聲月光則近慰安而非警君之意矣存之以備考

書舜典五十載陟方乃死注陟方猶言升遐謂昇天也又云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語意重複不如依孔傳之意直解陟方猶言巡方也似直捷

語云天將雨鳩逐婦逐乃徵逐之逐感陰氣而求偶非屛逐也埤雅云鶉鳩陰則屛逐其雌晴則呼而返之歐陽公亦云天將陰鳴鳩逐婦鳴中林鳩婦怒啼無好音皆誤趙驪山亦云謂嘗於靜觀時得之又謂其家畜鴿見諸鴿互交雄加於雌雌復尚雄是羽變

也不知凡禽鳥皆雄乘雌惟鴿雌乘雄也解逐婦是而鳩非鴿鳩

譚誤卷之三

閩風山人馬朴敦若甫

大學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碩本音石因叶惡字作時若切童子授書先讀大學不知其音爲叶直將此字認作時若切而將本字石音反失之卽易碩果詩碩人碩鼠皆誤讀時若之音矣

易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漢注疏以厲字屬若讀亦如此解故漢書張竦爲陳崇奏莽功德夕惕若厲公之謂矣張衡思玄賦夕惕若厲以省

僭兮唐白居易賀雨表發於若厲之誠散作如膏之澤亦皆如此引用自宋程朱二公以夕惕若爲句以厲屬下文士子始皆遵承然憂勤惕厲之語至今用之則未嘗盡廢注疏也程朱固有見漢儒亦不誤

虞書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孔傳謂睦高祖元孫之親陸氏釋文謂九族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正與此合惟書疏正義曰禮記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又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爲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外親有服者我朝較定書傳會選從此周啟明考誤謂世儒泥子釋文遂謂九族專論本宗不知人壽卽數百歲安能上之高曾祖父下之子孫曾元咸在乎而使之皆親而和也此言似誤於執泥彼謂自高祖至元孫九世同族之親非謂九世之人咸在也又按後漢紀章帝詔云一人犯罪禁至三屬注卽三族也謂父族母族妻族海錄云三族父母兄弟妻子也非父母妻族漢誅英布而不及吳芮可知矣布芮壻也卽此可證他說之未確

論語公冶長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按五倫書注

季康子弒嫡子連及公冶長故以在縲絏爲非罪留青日札載長通鳥語因語得死羊被人以偷訟曾君繫獄後復以鳥語得釋仍厚賜之此俗傳鄙俚之語唐沈佺期燕詩云不知黃雀語能免冶長贖亦爲所誤今四書人物考悉載之而不及弒嫡本事或亦未及見也

五代史胡嶠爲蕭翰掌書記隨翰入虜中眞珠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西瓜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松漠紀聞洪皓使虜攜以歸

則中國有西瓜之始也草木子西瓜元世祖征西域中國始有種誤蓋虜中得自五代而中國多於元耳

五代史補李濤答弟婦拜及作歇後語聞者莫不絕倒世說王澄每聞衛玠語議至於會理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魏書李苗梁李膺子也每覽周瑜傳未嘗不咨嗟絕倒北史齊崔瞻讀道傍碑文未畢而絕倒從者見以爲中惡此碑乃瞻父徐州時所立故哀戚焉又隋陳孝意爲侍御史以父憂去職後起爲鴈門丞在郡朝夕哀臨每夜聲未嘗不絕倒觀此

則絕倒字不止作極笑一解乃韻府諸書皆作極笑解而用者亦只知爲極笑皆誤

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爲武以朱溫父名誠戊成字相類也向疑戊茂同音俗皆呼務武二音以爲讀者之訛不知其訛固有自也

唐太宗諱世民故世皆曰代民皆曰人至漏泄縲紲之字皆去世而從曳婚姻緡錢之字皆易民而爲氏此則諱之過者至今猶相沿不改是傳誤也

易師六三師或輿尸凶諸家所解皆與訓衆尸訓主謂尸當專任不可以衆主之惟朱子本義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此在六三猶可若六五弟子輿尸言兵敗於文義不順注疏似優

書舜典象以典刑孔傳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白虎通象刑者以衣服象五刑犯墨者幪巾犯劓者頰其衣犯臏者黑其髕犯宮者扉犯大辟者布衣而無領緣謂唐虞之世人尚德義但設象而民自不犯也合二說觀之已盡象刑之義而蔡傳創爲如天垂

象之說誤

周禮九拜有肅拜注曰婦人之拜也又婦人吉拜曰肅拜凶拜曰手拜因知婦拜無俯首大明會典中宮行冊祭禮皆贊拜跪而無俯伏吾鄉先年女拜賓筵新婦見族尊止立拜後漸同男子俯伏則婦拜亦當稱頓首矣按婦拜俯首起於武后僭位之日故國朝議禮猶遵古北方鄉間猶守古法今漸從仕宦家失之誤矣

漢書劉向傳朝臣斷斷不可注斷斷辨爭貌又忿嫉

之意惟地理志周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注斷斷當作誾誾以聲猶有揖讓之風也蓋必作誾誾而後云然今詞人盡以二字作美語誤

禽經雉上有丈鷃上有赤赤與尺同雉上飛能丈故計丈曰雉左傳都城百雉是也鷃之上能尺故云有赤字又作斥莊子云斥鷃是也今謂城上女墻曰雉本此而讀斥鷃多不知其與赤尺同也世以簡札爲赤牘者亦謂尺牘作赤色者皆誤

左傳哀公六年陳乞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杜注

偃蹇驕敖也離騷經何瓊瑰之偃蹇兮注衆盛貌望瑤臺之偃蹇兮注高貌九歌靈偃蹇兮姣服注舞貌遠遊服偃蹇以低昂兮注駟馬駿駿而鳴驤也漢書相如大人賦掉指撟以偃蹇兮張揖注委曲貌諸說不一餘難盡錄今人多止作淹滯蹇塞用者誤

史記酷吏傳張湯始爲小吏乾沒徐廣注隨勢沈浮也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張守節正義謂二說皆非是無潤及之如取他人也又云陽浮慕爲乾心內不合爲沒諸說不一然沈浮成敗得失皆本下文交私來略近無潤取人與下文不切至浮慕不合又全因後收拔士大夫時語爲解却似牽强今人多直以侵牟財物爲言余謂乾沒即陸沉意言無所表見也似與字面切

酉陽雜俎載蟬未脫時名腹育亦朽木所化也常翻見腹育剖一視之腹中猶實爛木此言殊誤按王充論衡曰螻蟧化爲腹育腹育轉爲蟬則非朽木所化矣又吳錄載石首魚過秋化爲冠鳧鳧頭中猶有石然亦非石所化者恐腹育腹中之爛木亦其似者耳

腐草爲螢腹中不必有草也

唐云宗宴蕃客唐崇勾當音聲甚明辨上極歡長入人許小客一日過崇曰今日崖公甚蜆斗散樂呼天子爲崖公極歡爲蜆斗萬花谷以崖公爲天誤

云晏先生言讀何奴傳不解撑犁孤塗語有胡奴謂何奴呼天爲撑犁子爲孤塗近日郭曹南作字學三正其奇字辨體內乃謂何奴呼地爲孤塗不惟夷語未可作奇字而誤以呼子者爲呼地何以訓後學

詩擊鼓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契音絜註契濶隔遠之

意傳勤苦也余嘗按契有二音讀挈音者爾雅絶也
缺也契契愈遐急也讀憩音者合也此詩何不作憩
音讀二字何不作合離言而作隔遠勤苦頗疑之後
見孫履齋果有此解謂死生離合與汝成誓言矣則
詩註未必不誤

問奇集字書寫多訛然注者亦間有誤如問遺之遺
音謂作音意鄉術之術音遂作音緒緣飾之緣音視
作音怨餘以鄉音注者尚不乏之
顏延年咏阮咸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謂出濤

三薦咸爲吏部郎而不用一擠遂出麾如秉白旄以
麾之麾謂麾去非旌麾之麾後訛傳謂守郡曰建麾
誤

漢成帝改御史大夫爲司空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
井水皆竭府中列柏常有野烏數千栖宿號朝夕烏
烏去不來者數月師古謂吏言井竭烏去者著御史
大夫之職當休廢也類聚合璧皆云成帝時御史臺
有烏集故謂之烏臺誤

漢書四皓中有角里先生俗多作角字寫不知角字
原一音榷一音綠角里一作綠里按史正義云吳太
湖中洞庭山西南中號綠里村角里先生所居也知
字亦通用又宋史崔偓佺對眞宗云刀下用音榷兩
點下用音鹿一點一撇不成字按說文角象獸形無
刀用兩點之說偓佺以字學名於時而不讀說文乃
有此對之誤

陶潛五柳先生傳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白氏六
帖縣令門栽五柳菁華引本傳令下加門種五柳皆
誤故今人於縣令事多誤用五柳

頭陀碑列刹相望翰云列刹佛塔也按梵語曰刹瑟
胝此云竿今略名刹即旛柱也法苑云阿育王取金
華金幡懸諸刹上宏明蕭琛論今守株桑門迷瞀俗
士良繪碎於刹上丹金縻於塔下即此可見以刹爲
塔寺者誤按法苑塔者梵名塔婆此云方墳或云支
提西梵正音名爲宰堵波又曰浮圖又有舍利者名
塔無舍利者名支提今人多混用不辨其誤

梵網經脩行者不得食五辛五辛者一葱二韮三韮
四蒜五興渠唐高僧傳謂僧徒多迷興渠或云蕓薹

胡荽或云阿魏唯淨土集中別行書出云五辛此土唯有四闕於興渠興渠生于闐根麁如細蔓菁而白其臭如蒜臺荽非五辛所食無罪今他書猶多以芸臺胡荽爲葷不知其誤

唐史崔亂奏事昭宗與之從容或至燃燭高駢子使人紿畢師鐸曰已有委曲在張尚書所于穀峰相公謂當時臣下奏對謂之從容機密文書謂之委曲此當必有出不知何所見余意恐不必然至燃燭即見從容委曲似猶云詳悉耳俟考

爾雅兄弟之子曰從子史傳曰兄子弟子漢唐以來曰姪字亦作姪按字統兄女曰姪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則謂兄弟子曰姪者已非古近又用侄字侄之栗切堅也益誤甚世有爲叔父撰文自稱兄子者則好古之過又有以禮兄弟之子猶子也稱猶子者亦非猶如也若然禮繼母如母亦可稱繼母爲如母乎可以知其誤矣李本寧集竟用如母

爾雅父之昆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家禮曰伯父叔父今通稱父之昆弟爲伯叔其父之昆弟自稱爲伯爲叔人稱之亦曰令伯令叔夫伯仲叔季同生之次序如詩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叔兮伯兮是也又嫂謂夫弟曰叔亦以序呼非尊稱也若將伯父叔父只以伯叔稱乃是平叙通世相安而不爲悖誤之甚矣

說文禮寢寢枕也注寢失廉切喪席也今皆用苫字按苫音瞻蓋也廣韻草覆屋今相襲爲誤不知其非洪武正韻不收苫而收苫亦沿俗也

資暇集俗呼驢爲衛於文字未見今衛地出驢義在斯乎或謂衛靈公好乘驢爲衛子或曰晉衛珍好乘跛驢爲戲當時稱驢爲衛子以譏珍故有蹇衛之稱蹇跛也是蹇衛之稱以珍故也今呼驢不論跛否皆曰蹇衛或止曰蹇又有以衛爲騂者皆誤

韓退之詩異日期對舉當如合分支注支券也考字書支無訓券者有析支離支支離之文分支當是分析之義蓋分析必有券言分支而券在其中矣今俗凡分財分產皆曰分支其券曰分書可知以支爲券者誤

五代史後唐少帝謀害晉高祖御士石敢素有勇力擁晉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力當其鋒始知世人于道路墻屋所衝射處置石而鐫石敢當三字者語雖始於急就章而意與此有取焉謂石眞能禦衝煞之凶者誤

廣雅雨師謂之屏翳山海經虞喜志林大象賦皆同思玄賦注爲雲師雒神賦曹植詰咎文皆爲風師韋昭又謂爲雷師夫一名而風雲雷雨共之豈非傳訛乎屏翳又作屏號楚詞天問屏號起雨則屏翳爲雨

師明矣以爲雲師風師雷師者皆誤然張景陽詩飛廉應南箕豐隆迎號屏字又倒用別無所本師古又作萍號文字之傳訛如此

漢孝文詔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鄭玄注文王世子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樂記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蔡邕明堂論更應作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遂誤爲更嫂字女傍叟今亦作更故知當爲叟此說良是雖更字行久難以頓易然不可不知其誤

毛寶傳邾城之役寶赴江溺死其先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龜養大而放江中至是亦投江入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浮出中流視之乃是所養龜此乃寶軍人未著姓名者也世以白氏六帖搜神記傳訛諸類書皆謂毛寶放龜誤

詩窈窕淑女注窈窕幽閒之意此朱子就詩解也一說貞靜貌一說善心曰窈善容曰窕說文窈深遠也字同宿左欒書曰楚師輕窕又古樂府焦仲卿妻詩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固知男亦可曰窈窕專以幽閒貞靜謂獨可稱女者誤

爾雅注魚枕謂丁腸謂乙尾謂丙皆不可食人言稱魚以尾爲尾美者誤

說文扁署也字从戶从冊冊署門戶之文也何晏景福殿爰有禁扁用此字或謂二十五家爲里四里爲扁時稱扁額謂此者誤豈必里扁之門乃可題額者乎

爾雅注女嫁三日餉食曰饌女此不見於禮而俗皆

行之禮有女嫁三月父母使人安之曰致女左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則餽女之說蓋亦有自但今俗皆以餽字作煖字誤

周禮大祝職辨九拜司儀職有三揖又司士職有特揖旅揖則揖拜自有分揖卽今所謂拱手國制論揖亦有至心至口至眉等分別大抵手上爲揖手下爲拜爲拜手頭至地爲頓首至地遲起爲稽首今俗以拜手爲揖誤拱手爲揖揖至地亦爲揖或謂之長揖

宋庾亮登南樓據胡牀談詠韻海唐穆改胡牀曰繩牀風俗通謂胡牀卽今交椅學林曰繩牀以繩穿爲坐器卽今交椅資暇錄改爲藤牀誤矣余謂交椅固是繩牀繩牀不必交椅古坐榻臥榻皆曰牀繩藤皆可穿

白樂天詩行開第八秩注時俗謂七十以上爲開第八秩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歲曆行看九帙新按帙字亦作袠秩書衣又書卷編次也是以歲爲帙者以曆書言也觀二公語自七十一至八十皆可用八袠八十一至九十皆可用九袠今以七十謂七袠八十爲八袠者誤

韓文公贈玉川詩有謂爲處士作牙人句按牙人本謂之互郎以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乎似牙字遂訛轉爲牙今子鄉人呼市儈曰牙子呼賣雜貨者曰互郎或曰貨郎皆訛以傳訛也

古爵雖列侯食邑不滿萬戶不得作第凡舍在里中皆不稱第其曰第者以有甲乙之次第也我朝制雖不盡如古然服舍皆有式律不得違今士庶多不遵式且妄稱第官府表門亦動加以第不知其誤

古田百步爲畝至漢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唐開元二十五年亦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至今不易是古一夫受田百畝秪今四十一畝六分餘耳今文人操觚多謂今百畝曰一夫之田者誤

古諺曰闌單帶疊垛衫肥人也覺瘦岩岩闌單破裂之狀疊垛補納差掩之多今鄉人以衣飾不脩曰濫單當是闌單之訛耳

禮醬齊視秋時注醬宜凉也今造醬以暑伏蓋不諳此又風俗通雷不作醬亦夏多雷之意俗說雷發作

醬食之令人腹內鳴蓋本此而傳之訛也

粥曰糜曰饘曰餬曰羅閣釋文糜煮米使糜爛也說文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餬涼州異物志曰高昌僻土有異於華寒服冷水暑啖羅閣郡人呼粥也此謂一粥而異名也然案正考父鼎銘饘於是粥於是如果一物則古人不應重言矣儻所謂厚曰饘希曰粥者固自有不同邪

風俗通宅不西盎俗說西者爲上上盎宅者妨家長也禮記曰南向北向西方爲上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尊長之處也不西盎者難動搖之耳余按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於其左是東爲先靈所棲何得獨輕於西乎其說亦誤

李斯頌德碑卅有七年韓昌黎孔鄭墓志孔世卅八言鄭爲夫子三十八世孫也劉文安公撰英廟輓歌京國卅年高帝並按卅字音撒三十併也亦作卉原非作二字呼如劉閣老送李光詩而我相交卅霜則作二字用卅字音昔四十也皇華老人詩招客先開卅雙亦作二字用則從俗省筆非正文也

資暇集云惟五音之角音覺餘皆音祿此說誤考之禮記鬰瓜實於祿中鄭注祿當爲角棺之四隅也則知四隅之角音祿也詩周南麟之角振振公族北齊史白羊頭畢秀羧攤頭生角韓昌黎詩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則知走獸之頭角音祿也召南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董仲舒子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則知獸之嘴咮音祿也孔氏祕記荀氏漢紀四皓有祿里先生祿與角通則知四皓之角音祿也魏子祕記荀氏漢紀皆以東方之音爲祿是五音之角亦音祿也東方七宿首爲角說者角爲蒼龍之角亢爲龍頸氐爲命根房爲龍窟穴心尾爲龍心尾然則角與獸角同義亦宜音祿此外之議雖微有不同而音祿者十九固知角之爲祿乃正音也

骰字音投取投擲之義今人呼爲色子此字學三正中語又謂我朝時用章習而不察亦呼爲色其居吳中詩曰野店喚呼雙骰酒漁舟爭買四鰓鱸以骰爲仄聲余按骰字有三音一音古同股脛本也一音投

博具俗呼色一音豆同酸重釀酒也居家必用載造三骰酒方用此字時公詩自有所本非作色聲仄韻用也郭君之言反誤

史陳勝傳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沈音潭沈沈宮室深邃之意韓昌黎作符讀書城南詩有潭潭府中居之句遂直作潭字或一時誤用今皆承襲用潭字而用沈字者反少

史蒯通傳守儋石之祿劉毅傳家無儋石之儲韓詩所要石與儋儋音旦小罌也石音食十斗之量也原

是二物齊人呼小瓮爲儋石則俗稱耳後人傳訛呼一石爲一儋四海同音上下不爲悋誤也久矣

賈誼左傳訓故漢藝文志亦作訓故訓者釋所言之理故者明所載之故也戰國及漢始立訓詁今俗本毛詩改訓故爲訓詁人皆宗之而罕知其誤

董仲舒曰予之齒者去其角傳之翼者兩其足角謂禽鳥之味尖銳而剛所以代齒者此二語言獸與齒而無禽之角禽傳翼而少獸之足各有所偏不兩具也今人皆以爲獸之齒角誤

爾雅妻之姊妹同出爲姨母之姊妹曰從母詩邢侯之姨今呼妻之姊妹曰大姨小姨皆是然呼母之姊妹不曰從母而曰姨呼其夫曰姨夫則大謬然觀狄梁公於盧氏姨修禮甚謹而亦稱姨則知自唐已失之矣

譚誤卷之四

閟風山人馬朴敦若甫

大雅抑之篇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毛傳訏大謨謀猶道辰時也鄭箋猶圖也謂大謀定命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如月令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也自嚴氏以爲如書入告爾后之告一語遂誤用同告上之詞至制詔表章中往往作告上引用殊悖詩旨

周書彝倫攸斁詩大雅耗斁下土斁音妬敗也今人多以商書朕承王之休無斁詩周南服之無斁斁字音亦者同讀作亦音皆蒙師授書不考音釋之誤

禮記曲禮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謁請見也儁不疑傳冠進賢冠帶礪具劒上謁暴勝之注若今通名也史記酈生踵軍門上謁案劒叱使者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入報則謁即今之名帖矣今人不知請見之名帖爲謁而惟以見爲謁誤

莊子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是

運斤者匠石非郢人也今以郢斤稱人誤

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治平聲音同持下節家齊而後國治治去聲音同制治理也凡物未治而理之則平聲已就理則去聲今俗師不閱音注槩作去聲教授以誤後學致使混讀并字義不明今鄉人治路之不平者皆曰平治作平聲呼而儒者反以爲俗語

史記蘇秦傳臣聞僻諺曰寧爲鷄口無爲牛後注正義曰鷄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索隱引戰國策云寧爲鷄尸不爲牛從延篤注尸鷄中主從牛子言寧爲鷄中之主不爲牛子之從後也二說雖皆通余以諺語皆有韻若尸從則無韻矣且從字無牛字解國策當誤

史記侯者年表吳楚之勞諸侯子弟若肺腑索隱曰肺音柿腑音附柿木札也附木皮也以喻人主疎末之親如木札出于木樹皮附于樹也詩云如塗塗附注附木皮也今不知者固昧於肺腑爲木札木皮知者亦不知謂肺音柿者之誤蓋肺柿二字本皆費音

而義亦同當注肺同柿不當言音柿也此皆因後人將柿果之柿寫作木札之柿同呼士音遂不知費音同肺之柿爲木札耳

爾雅女子同出以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同出同嫁一夫也又兄妻爲姒弟妻爲娣按左傳成十一年穆姜謂聲伯之母爲姒昭八年叔向之嫂謂叔向妻爲姒是皆以姒呼夫弟之妻故賈鄭杜皆云知娣姒之名不計夫之長幼矣今婦人猶以兄妻爲姒爲姊弟妻爲娣是尚不知娣姒妯娌如先後之稱而無分長少也

史記司馬遷敘傳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如淳注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說文健訓伉羨訓貪欲是二字原非佳意今用作稱善嘆羨之詞誤陸文安公集亦以健羨爲欣羨

書洛誥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孔氏註疏及蔡傳皆明白以厥攸灼爲句俗師以灼敘爲句誤

史記功臣表明其等曰伐積曰閱注有功曰閱有勞曰閱漢書車千秋傳無伐閱功勞顏師古注伐積功也閱經歷也周啟明謂二字皆言功勞無用稱門第者今人稱門第高大曰閥閱之家者大誤余謂不然有大功勞者其門第自大故二字從門非無謂也

唐書許敬宗女嫁錢九隴九隴本高祖奴隸虛立門閥又李憲勳閥家子後漢書韋彪傳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又唐張九齡爲相請以仙客爲尚書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邪卿固素有門閥哉此安見無用以稱門第者啟明誤矣

詩二雅及頌前三卷每卷首俱題某詩之什注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爲一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爲什也今人以詩爲篇什稱人詩曰佳什皆誤

史記蘇秦傳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注雖不即死然是死創故云殊此說誤余按殊異也斷也左傳斬其木而弗殊注殊絕也是謂刺秦未至死絕而走耳

後漢光武紀嘉禾穟生東觀漢記天下野穀旅生唐馬燧爲懷州刺史稻生于境字皆音呂穀不種自生也今人訛爲雨生又爲柳生皆誤

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春始治鑑祭祀供冰鑑注鑑

如甕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禦溫氣是冰鑑者承冰之鑑器名也晉書習鑿齒水鑑無私衛瓘奇樂廣曰此人之水鑑言其人如水之鑑物妍媸畢照也今人因此致訛稱人曰冰鑑大誤又或有名堂者蓋可咲水鑑之鑑當解爲鏡冰鑑亦然故又有冰鏡字

漢志四鈞爲石石重百二十斤如麤布皮革之數皆稱若干石是也又量名十斗曰石石者大也如二千石之類是也今衡石不及于稱數而十斗之量名作旦音是襲誤也

秦始皇以正月朔旦生故名政一作正天下避其名讀正月作征音周啟明謂今去秦已遠人猶不改惟唐高適詩歲時當正月甲子入初寒爲有獨見他如嚴維海上新正逢故人皇甫冉客裏新正阻舊歡孟浩然新正柘酒傳杜審言欲向正元歌萬壽皆猶畏秦政者也此頗不然正字原有政征二音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禮緇衣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此豈有所畏避乎

前漢書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爲本著直畧切附也麗也字从丱从者俗作着非亦有作去聲節音讀者誤

法書苑吳皇象善行草書世稱沉著痛快今皆用其語稱文章罕知是稱字之語也

漢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章繼而杜操皇象章芝始變草法以書此章章草之名原于此張懷瓘書斷謂章帝之章章奏之章皆誤

漢書公孫弘傳開東閣以延賢人師古注閣小門也東向開之續志太尉公有黃閣主簿錄省衆事宋志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禮記士韠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元注云士賤與君同不嫌也夫朱門洞開當陽之正色也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漢舊制也通典三公之制開黃閣聽事置鴟吻閣字並與樓閣之閣不同今學者皆以東閣黃閣作閣字誤

呂覽周明堂茅茨蒿柱土堦三等以示節儉注云茅可覆屋蒿非柱任雖云節儉實所未聞誤大戴禮周時德澤洽和蒿茇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也竹書周

德既隆草木茂盛嵩堪爲官室因名嵩室既有天下遂都於鎬何得云未聞邪

莊子徐無鬼見武侯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注麗譙戰樓也謂華麗而嶕嶢漢書陳勝攻陳守丞與戰譙門中師古曰樓一名譙故謂華麗之樓曰麗譙初學記魏有麗譙木莊子白帖乃云魏武有麗譙樓合璧事類韻府俱因之皆誤

五代唐范質舉進士是時翰林學士和凝知貢舉凝平生以宰輔自期登第之歲姓名在十三及司貢部覽質文知非常人亦以質爲十三謂之傳衣鉢當時不論名第前後秪以主司登第之名次爲榮若禪家之傳衣鉢故獻詩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今門生於座主不論名次盡稱傳衣鉢誤

唐學士楊鉅撰雜記院中事例及文書格式言祠祭祝版社稷宗廟上至天地用伏惟尚享嶽瀆而降只曰尚享今人罕知伏惟二字之重大明會典亦未詳言今在外藩王郡守祭社稷皆不用伏惟字而於他書劄祭文中却時用之蓋未知關輕重也

通志畧芍藥著于三代之際風雅所流詠也今人貴牡丹而賤芍藥不知牡丹初無名依芍藥得名曰木芍藥牡丹晚出唐始有聞似誤按神農本草牡丹一名鹿韭一名鼠姑博雅白茉牡丹也晉謝康樂集竹間水際多牡丹北齊楊子華畫牡丹處極分明則豈始見於唐耶

謝朓詩風動萬年枝唐詩注以萬年枝爲冬青樹誤

樹名檍取萬億之義亦名萬歲樹

唐書百官志中書省中書令二人正二品注開元元年改中書省曰紫微省中書令曰紫微令元人沿唐之名外置中書省一曰行中書省國朝各省設有布政司即行中書省堂多名紫微以此乃皆用紫微字紫微取星名而紫微乃花名用之無謂誤

唐元次山惡人不飲酒者詩曰將船何處去暫送小回南有時逢惡客還家亦少酣宋黃魯直贈人不飲酒詩云破卯扶頭把一杯燈前風味喚仍回高陽社裏如相訪不用明携惡客來蓋古人飲必盡懷故以不飲爲惡客今人以豪飲善食爲惡客與古人背且

見人情之薄惡然觀寧逢惡賓無逢故人之語則薄惡之人昔亦不少矣

世人於少年髮有黑白兼者呼爲蒜髮不得其解及讀易巽爲宣髮注黑白雜也又皓落曰宣乃知蒜是宣字世俗傳寫之誤而老年髮皓落者亦可言宣髮也

唐明皇封禪泰山張說爲封禪使說壻鄭鎰逾例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宗見鎰官位騰跳恠而問之鎰無辭以對黃蟠綽曰此乃泰山之力也蓋

雖明言隱謂因泰山封禪而得非謂說爲泰山也乃世以妻父爲泰山既誤又以泰山有丈人峰呼妻父曰丈人曰家嶽此雖曉人亦爾

晉書郗鑒使門生求壻于王導導令徧觀子弟歸謂鑒曰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胡餅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壻今稱人之壻相沿曰令坦本此不知將晉人雅語妄爲截用似謔似獸後其可笑不亞於令嶽之稱矣

佛藏寶積經說僧之無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稗子今人目不肖子曰敗子意謂爲敗家子當亦是稗子之誤

天啟乙丑會試錄程論第七十名某試文也中有聖人口耳王也之句按聖字下从王音涎正也與壬癸之壬亦異豈是从王況即从王亦非佳語主考不爲改正而刻程式誤後學滋甚

晉中興書孝武帝造大極殿郭璞筮云二百十年此殿爲奴所壞後梁武帝毀之捨身爲奴按郭璞明帝時爲王敦所殺已五十餘年矣不亦誤乎古人言事多如此率

批

柳子厚封建論云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云云據左傳楚子入陳因縣陳國策中楚有新城令趙有上黨守靳黽且其下有四太守字大事記春秋時郡小於縣趙簡子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時縣屬於郡所謂上郡十五縣者是也觀此可見以郡縣守宰俱始於秦者誤矣

歸田錄世俗語訛君子小人同其謬者惟打字各字

書不載拶打音頂擊也今皆讀丁雅切洪武韻遂收之書撻以記之孟子可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撻音塔今亦讀丁雅切同打字皆誤

廣韻爾雅宮中衖謂之壼洪武正韻宮中道也字音悃詩清酒百壺盛酒器八月斷壺瓠也字皆音胡與壼字筆畫不同世人書寫刊刻多有差混以致用者亦率不辨至將卞壼之壼有認作壼字呼者其誤遠矣

古人名字後世多有誤呼雖名家不免如吳王夫差本音扶釵差選也簡也宋之問浣沙篇一行霸句踐再笑傾夫差作又音用燕郭隗隗字音委李太白詩昔時燕家重郭隗作平聲用何惟餘人乎差字音義繁多初加切訓差異差錯本字也書呂刑此字音并同楚皆切訓擇詩既差我馬穀且于差並同又差使吳王名皆當從此又楚宜切訓不齊詩參差差池孟子祿以是爲差諂並如之又楚懈切病差也又僭差之差音叔數差分之差楚人景差之名並音釵又同搓轉差錯之去聲又通蹉通嗟諸書及字書音義多乖亂

詩召南召伯所憩憩音器从息从舌蓋人臥則舌息而不動也今詩及他書多訛从甜下心諸字書亦收讀者不察問呼爲甜故崔峒有公子黑甜餘之句蘇軾有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之句皆沿此訛而人乃以酣睡爲黑甜遂成典故矣

道路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京兆尹曹氏葬於茂陵後人美之稱爲京兆阡蓋呼其墓道非名其墓也原陟仰慕之乃名其父墓曰南陽阡時人呼原氏阡今人遂呼墳墓爲阡往往見於銘誌中不知其承訛也

孟子使民盻盻然望之盻本胡計切恨視也廣韻作研計切陸氏引說文作五禮切世俗傳訛多以盻字呼曹覓切作盼望之盻用之失愈遠矣今人从陸音則呼爲倚从俗音則呼爲盼皆誤

陶淵明歸去來時眄庭柯以怡顏眄本音面邪視也刊者誤爲盻讀者又訛呼爲盼後遂相沿爲盻庭柯且呼爲盼誤甚盻音戲恨視皃盻音伴謂目黑白分也

太祖高皇帝初命中書詹希原書太學集賢門門字右直微鉤起上曰吾方欲招賢原乃閉門塞吾賢路耶遂殺之而以粉塗其鉤按門字兩戶相對二畫俱直篆書本無鉤惟楷書右直乃帶鉤至今襲訛古人

謂隸不及篆信矣

李義山詩嫩割周陽韭肥烹鮑照葵則以鮑明遠之名爲昭者誤矣

欸乃二字櫂歌相應聲也本音靄廼黃山谷音襖謳今人皆遵之且訛欸作欸按劉悅有湖中靄廼歌劉言史有瀟湖詩閒歌曖廼深峽裏元次山有湖南欸乃歌柳欸乃一聲山水綠皆相傳體訛而音同也說見韻會及紫陽韻中正韻不辯亦音襖謳偏矣

楚辭收恢台之孟夏恢大也台與胎通言夏氣大而

青物也徐季海詩云高閣無恢炭謂無暑氣誤之甚矣

白樂天詩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字下自注思移切是相字古便有厮字一讀今人于相守相離皆用厮字是不知而失之也

列子亭之毒之毒與育毓通傳訛作毒張說撰姚崇碑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承襲至今皆作毒字寫作獨音呼洪武韻亦因而不辨誤

湘州記零陵有石燕得風雨則飛翔如真燕風雨止還爲石余前往雲南過一山坡多石燕畧有其形而小問之土人云聞言其能飛實未嘗見後偶見倦遊雜錄載謝鴻云向在鄉中山寺爲學見石有燕狀者以筆識之石爲烈日所暴忽有驟雨過所識者往往墜地蓋寒熱相激而并落非能飛也此說頗近石燕不獨零陵有亦不能因風雨飛翔湘州記爲傳說所誤也

山禮曰毋絮羹絮字从奴音處去聲謂就食器中調齊鹽梅似嫌食惡故禁止之也刊者誤从如則成綿

絮字矣今人失考直呼爲絮洪武韻不爲訂正而作絮字載之後學益將不知其誤矣

拓跋舞乃魏主所製舞名因其姓也後人誤書爲柘枝舞故王將軍之妓名柘枝張祜詩有寂寞春風舞柘枝之句殷堯詩有流落長沙舞柘枝之句今人通稱爲柘枝未有更之者

詩大雅大明在洽之陽洽音匣水名在今郃陽縣郃即洽字因水涸故去水加邑字仍同匣音乃今相沿皆呼合音不知誤于何時

駱賓王檄一抔之土未乾抔字从才平从不蒲侯切掬也漢張釋之傳長陵一抔土字雖作捊音義並同禮記汙尊而抔飲亦謂以手掬而飲也後人刊誤多从木遂呼爲杯唐僧惠洪詩曰人生如逆旅歲月苦逼催安知賢與愚同作土一杯則形聲義並誤矣

論語三年學不至于穀穀本从禾與百穀字同體傳訛从木則爲楮穀字遂致陸氏以公豆切孔安國釋爲善朱氏釋爲穀紛紛不一令人不察以穀祿與楮穀字混甚誤後學又如曲禮下大夫不食粱肉粱字當从米今从木則誤同棟梁橋梁之字而不辨矣

西漢陸續傳有切肉斷葱事東漢陸續有對袁術懷橘事人名事跡世代各不同所同者陸姓耳今人多以懷橘者爲陸續習而不察誤甚

東坡詩曰殺鷄未肯供季路裹飯先須問子來元次山口當作子桑非子來也豈先生誤記人名耶按莊子子輿與子桑友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往食之若子來則無據或傳寫之誤

崔融爲无松賦段成式難之曰崔公博學無不該悉豈不知无松已有著說遂引梁簡文詩依簷映昔耶之句成式蓋以昔耶爲无松不知昔耶乃是垣衣无松自名昨葉也

洪武韻惟謀也思也又專辭雜糅也方隅也唯專辭考之經文易皆用唯字詩用維字書用惟字則是可通用者然古文止是隹字後人既加邊傍各有取意則思惟字不从心維繫字不从糸亦可謂誤

漢書雋不疑冠進賢冠按注進賢冠儒者之冠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素絲爲之今以烏紗爲進賢冠誤

書費誓善敹乃甲冑敹注釋連條反縫完也又擇也今坊本訛刻作穀字後學相沿知反切者謂以穀字讀聊音不知者讀敹字而作縫完解多不曉是穀字坊刻誤人如此

春秋文公七年晉人及秦人戰於令狐注令力呈反又南部新書令狐綯族少投族者不吝有姓胡曷氏者溫廷筠戲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是地名與姓氏皆平聲也今人十九作去聲呼如號

令之令誤

周處風土記仲夏端五烹鶩角黍端初也謂五月初五日也元和中有端五詔書是尚用五字後不知何人誤作端午即角黍謂本於祀屈原者說見續齊諧記亦近於附會故或有取於象陰陽尚包裹未分之說者

王鳳洲宛委餘編有苻堅拂菫郎夏默等三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之語按苻堅時有乞活夏默胡人護磨那奄人申香三人皆身長一丈八尺多力善射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苻堅以夏默爲左鎮郎磨那爲右鎮郎申香爲拂菫郎餘編謂夏默爲拂菫郎誤又唐書李邕父善貫淹古今不能屬詞號書簏餘編亦誤爲李邕皆傳采之訛也

烏鴉二鳥名純黑反哺者爲烏小而帶白不反哺者爲鴉說文作雅一名卑居世呼鴉爲寒鴉是而呼烏爲老鴉爲烏鴉皆誤

西方七宿之昴字本作昴音卯蓋亦古酉字也从日从卯會意也古史記作留詩維參與昴音力求反皆可據今人訛爲日下卯而直呼卯音誤

書一日二日萬幾謂事之幾微者也漢王嘉奏封事引此誤加木旁後人不究其原皆以漢書爲據並加木旁如機務機密等字皆從誤也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衛侯入逆於門者鎮之而已鎮音唵說文低頭也或曰點頭以應也後訛作領字今相襲皆用領史郭子儀諸孫數十人羣孫問安不盡辨領之而已皆因此而世罕知有鎮字矣

譚誤後序

古人患書少今人患書多古書少讀者惟恐不精然已亥渡河已有三豕之誤今書多讀者惟恐不博而鹵莽之弊通儒往往不免莊子柳生左肘瘍也吳淑事類賦誤入柳賦中禮記習容觀玉聲唐荆川制藝誤以習容觀玉爲句他何論焉予隨時齋師讀書桐閣幼時所讀帝虎金銀愧未能免日加考核誤乃益出忌與同人纂輯成書以告世之有同病者而未果適同研馬伯岸以其先敦若先生譚誤一書携至同

人喜其先得咸謀重鐫遂呈師鑒定師添註數條以爲未屬也更使搜而補之因取平日所記與同人商酌別爲一冊而並著其畧於此其爲前人誤拆不可改正者如以司馬遷爲馬遷公孫宏爲孫宏之類是由呂氏春秋稱段干木爲干木而後遂誤人之姓矣以管敬仲爲管敬劉牢之爲劉牢之類是由晉語稱曹叔振鐸爲叔振而後遂誤人之名字矣其爲坊本誤刻莫知其非者如左傳能者養以之福之適也與下敗以取禍對証之孔疏漢書皆然而今本誤爲養之以福唐書張宏靖傳汝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个字个與丁篆文相類今皆誤作丁矣又有兩字而音義互通者如禮記耐以天下爲一家讀能麤錯傳能畧者能寒也讀耐是能耐字通也左傳一介行李讀个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讀介是个介字通也有一字而音釋互異者如滇南之滇音顛滇陽之滇則音真翟方進之翟音狄唐翟璋之翟則音宅有義同字異而諸書互異者如禮記以小雅爲宵雅申培傳作小疋荀子以四肢爲四肥列子以同異爲童異離騷以

禳徉爲相羊史記以平章爲便章之類更僕難數而以不誤爲誤者有矣其他人名易誤者如吳壽夢之夢音蒙孫叔敖之敖音傲樊於期之於音烏張翰之翰音寒亢倉子之音庚桑是也官名易誤者如共工之共音公僕射之射音夜洗馬之洗音銑嫖姚之音票鷞驍騎之音霍寄是也地名易誤者如祓禊之音對許唐居之音康渠曲逆之音去遇朱提之音殊時盟津之盟音孟蒲騷之騷音蕭比蒲之比音皮褒余之余音斜涪州之涪音浮祝其不其之其音箕是也

拾柒册94K版

而龜茲之音邱慈身毒之音天竺爲允吾之音鉛牙殊方絕域又不勝書而謂誤爲不妨誤者有矣甚者俗師不解反切授讀不顧音釋幼時讀之誤而不覺至應試遂有終日不能得韻而曳白以出者矣入翰苑且有以王道平平押庚韻而被斥者矣如魏武謂子建倩人之倩七正切今皆讀鎗倩之倩爲線塗飾之塗宅加切今皆讀途此等尤不可勝紀且以四聲之倒置者言之以平聲誤作上聲讀者如讀祇爲止蕪爲武綏爲髓盟爲皿龕爲坎丕爲否扃坰爲冏誤作去聲讀者如讀噫爲意憎爲贈儕爲債嬪爲鬢俱爲具背爲涸請爲晴巫誣爲務誤作入聲讀者如讀如爲入拘爲菊雩爲玉朽爲屋符爲福以上聲誤作平聲讀者如讀慷爲康涕爲提俎爲鄒兒爲犀拯爲成楮爲厨偉爲違蒭蒐爲苗祧矢豕弛爲尸誤作去聲讀者如讀道爲到善爲膳陛爲備怙爲護祀爲四圉爲遇腎爲慎頸爲敬儉爲欠纂爲篡騁逞爲鄭靜靖爲淨杏幸爲興是士市視俟爲事誤作入聲讀者如讀慷爲愜凡爲吉軌爲國俾婢爲畢以去聲誤作平

聲者如讀值爲遲耄爲毛殉爲旬圍爲烘懿毅睨爲移庇畀詖痺爲披誤作上聲讀者如讀導爲倒嬖爲鄙沴爲疹詠爲永饉爲謹夬爲枴僞穢爲委署曙爲暑蠹妒爲堵誤作入聲讀者如讀裕爲浴曳爲葉臂爲壁帔爲闢厠爲仄悲閟柢爲必羿裔饐縊爲乙以入聲誤作平聲讀者如讀竹爲鄒白爲裴术爲除斛爲壺佾爲夷極爲奇誤作上聲讀者如讀迫爲彼寂爲泚魄爲琲斥爲恥誤作去聲讀者如讀桎爲致幕爲蓂陌爲賣陟爲智展爲計泣爲器億憶爲意此類雖吾鄉多誤他方或不然然以吾鄉推之他方之誤雖不同其不能無誤則同也嗟乎凡爲文辭宜畧識字昌黎尚言之沈羽威諧鐸嘲吳蒙讀大學開端第一行已有別字五六今之讀書人終日執卷能不爲吳蒙者誰哉願與刮目而讀是書且因是書以細讀諸書是敦若先生之志是吾時齋師教吾輩更欲溥教之志也朝邑後學王維戊譔

重刻談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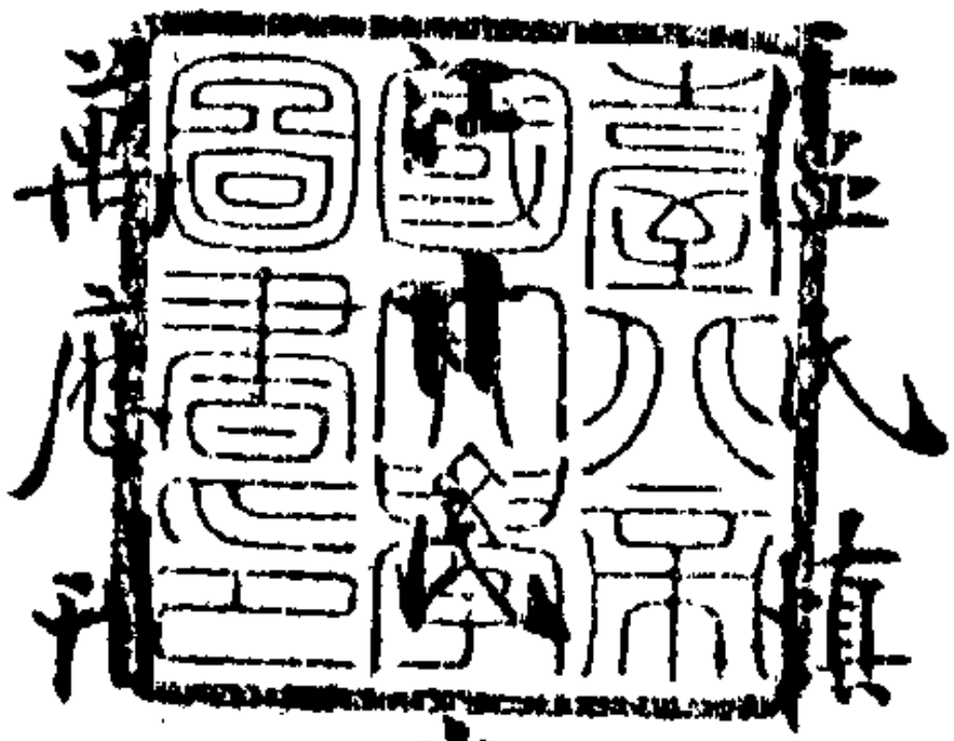
戊寅春仲同學馬子伯岸刻其先敦若先生談㥄家君子爲序注王子信廷爲後序皆稍有補焉適劉氏倩家君選輯叢書又欲廣談諛之傳將以編入命南校正南惟精心讀書者原自無㥄此編爲㥄者談豈爲不㥄者談敦若先生之作此家君之註與信廷之序亦各舉其隅耳不見㥄固不知其㥄如欲求㥄耳目日廣㥄亦日出何窮之有就此編言如少艾二字注本不㥄敦若譌之敦若反㥄矣家君向未注非謂南此亦當正此編外近儒若顧閻江錢諸人大率多以人之有㥄而作即家君見之著述者是正蓋亦不少以予邇所新聞如禮記立容德之德竹利切人或讀如道德字爾雅綸似綸之綸古頑切人或讀如經綸字遂並孔明之綸巾羽扇亦㥄至讀酬如凶裒如拋彪如標映如樣媵孕如印之類皆聲音之㥄者美惡之美下從大今或書火作美不知美乃羔字也帳簿之帳左從巾今或書貝作賬不知賬乃字書所無也又書兒作見往作往況作況木作木回作回之類皆點畫之㥄者揚扢揚字從易他歷切今或書從扬讀如揚舉之揚諏疑諏字從㐌土刀切今或書從㐌讀如讒諂之諂他如書祟作祟讀重書禩作禩讀蕺書識作緘讀銛書堂廡作祟簾之類則聲音點畫意義之俱㥄者錢有幕文幕莫半切不知者乃以鏝當之或㥄爲滿洲之滿麥草爲稍注麥苗也不知者乃以苕當之或㥄爲秉秆之秆句讀之㥄見一進士好異讀割雞焉用牛刀必截焉字爲句此則有意爲誤毛西河輩好駁朱子此則偏僻成誤即瓊山以秦檜爲忠有通儒以張孚敬議禮爲是論議之㥄莫此爲甚若夫引用相沿如淡泊明志凝靜致遠皆以爲武侯語不知其出淮南也當官三事皆以爲呂榮公說不知其出司馬文正也世傳朱子家訓本明末孝子朱用誠作而今皆屬之考亭雖語之或不信也如此類今蒹書所刻之書有言者有未言者南校是編第言南所近聞博雅者固將笑其聒聒然野人食芹而美南等亦猶是家君之心即體敦若先生之心也初學聞之不敢鹵莽于學日益求所未聞焉此亦未必

無少助矣因綴于後癸巳仲秋來南書

知義考

開北先正遺書 李肇

陽湖張惠言 姬基高
儕階崇雅堂
藏明萬曆刊本景印



3315598
昭和12 2 18
特別

必具茲非仕學並茂之符鏡哉世傳爾雅出於周時至郭璞始著嗣是而埤蒼踵起迄于宋而新都羅氏復作廣雅翼以廣其遺近代揚用修殊好古多著述而正揚乃顧爲忠臣夫訛闕固作者之時有也余稽古不及陳

浙江圖書館藏書

君而君所著視用修氏頗加詳校可以希爾雅埤蒼之武而與之並傳士執經術閒舉而游泳其間因所隲辨以蒐羅百氏不復以剽拾自喜庶幾哉可應功令矣若乃理足而神會彼其中且不知胡然而一貫胡然而逢原也余何能言之是在自得

萬曆十一年癸未秋八月朔粵東袁昌祚叙

浙江圖書館藏書

重刻名義考叙

名義考今吾蘄周大夫所著書也大夫折剖崛起才名軋軋傾江漢既束帶為吏益砥志勵精勤勞民事所至轍樹彊場績棠蔭在人合人人詠歌尸祝之迄於去後不衰也莫耶發硎迎刃

支解故官舍多暇日得以其餘力涉經傳之浩瀚擷百氏之精華發為文章深醇爾雅翩翩追秦漢而比肩作者研精博物細大苞舉不遺自鴻寶明訓以及丘里方言中間與義僻旨惠龍所不可究詰承訛習譌巧曆所莫能校讐者無不批卻導窾字訂句析曠若發蒙而洞若觀火者其寘搜苦心立覽獨見謂參萬歲一知其解可也耶乎小扎警乎大弋珞珞琭琭恢恢合一大夫之緼籍深宏矣夫曲士繕性於俗學小智睫目於樠糠魚

豕雷同燕郢塗戾其究足以眩國是而塗民耳目其關係世教非細也使人間世得覩是書則烱然晰象形於神鑑燿然照昏衢以巨燭雖三尺童子人不能掩之以疑似而傲之以不知矣是烏可秘之為中郎私貲而不

廣其傳乎不佞思與博雅之士共此琬琰故出諸巾笥付河內黃令君梓之令君嘉惠盛心功足與大夫相頡頏垂不朽乃不佞藉託餘光固亦大喜過望哉萬曆十二年十月望後劉如寵書

重刻名義考叙

夫參寥區宇吹萬不齊之物頡滑而有實蓋名義所繇來若形景然淺儁膠守糟粕自論耳食叉栁褕綜覈者謂兀兀泛觀徒役精力已耳洎循名而叩之毋論指掌洽象剖判玄宗即近不下帶而厥義未晰稷稷然口張而不嚼舌舉而不下嗟夫習而弗察由而弗知無抑其剽掇之獘滋而參證之功疎也余不佞款啓寡聞令茲河內而司理劉公時出緒言相命余徐聆之如庖丁氏之奏刀也如伯

拾萃册94版

昏瞀人之命中也則余汪然駭公以為捃摭之富一至於此公頑歟歟謝不敏已而手是編曰此吾蘄周大夫所著也吾歟鍛梓以廣其傳君得無意耶余請而卒業苞舉今昔囊括鴻委炎炎詹詹如入瓊林武庫無所不有一切障礙渙然氷釋博極百氏之菁蒼蕪群言之窾良亦稱苦心哉往予產識臺駘卜氏別三承與夫䲹鼠蘇蘇諸辨不過偶睹一斑猶然擅該浹之稱傾異一時誇艷千古孰與大夫羅萬有於胸臆定疑似於毫芒指

畫疇昔之悠謬耳提來禩之愚蒙功亦闕且遠矣夫載籍極博大夫之所考學究家之所畧也研索弗精折衷靡當即屈首窮年無以稱心得而詣玄鮮譬之陽晛中天蔽弗見之而旨者至叩盆而捫鑰自蔽其明即昭昭乎揭日而行何益於視余誠顧佔僳之士游詠是篇則遐邇巨細得並覩之哲庶幾其免於旨也故樂以付剞劂而因為之叙若大夫之事業文章足垂不朽誠出於是編之外且也有秉如椽以颺徽媺者在又奚所事余

言矣

萬曆己丑十二月望日魯人黃中色元采甫書于明新別業

名義考目錄

天部 九五十六條

天　七襄
房星非馬　烏兔
月星之光　北辰北斗
天一太一　紫微太微少微
台階　五星
二十八宿　牛女
君明長庚　星辰
中星　彗孛長

實沈次王良星　參商
玄武　分野
薰風　光風化日
扶搖羊角　花信風
黃梅雨　太白
東隅桑榆　雪用瓊字
雹霰　雷
虹蜺　慶雲甘
野馬白駒　玉燭醴泉
伏臘　木公金母

扶桑若木　祥瑞
月蝕日忘　寒食
五行八卦　昧谷
土牛　納音
常儀占月　正朔
歲本　夜子時
百刻　更鼓
世　節令所起
百六陽九　反支往亡
耗磨閒禁　上戊

名義考目錄

地部九八十條

西戒　五服
河源　潮汐
九州道里不一　棠室
宮殿　墉屋
廣輪　旁午
辟雍泮宮　納陛
鼇山　南北盛衰
三輔　空桑漢壽

甲第　譙樓
象魏冀闕兩觀　國
封　朝陽夕陽
崑崙二赤壁二洞庭二九江三
函丈方丈杖函　青瑣白閒
楚建都三稱名二　三楚三吳三晉三秦
罘罳　華蓋座
蚩尾　鮮卑
萬舍　街階祓
濫觴濫觴　陽濤

州郡府縣　四十雙
衙門　康衢擊壤
端門掖門五鳳樓　濡須沙羨
建瓴　甌寶汗邪
秩棍棫　榫卯
白屋衙門　三戶
黃鶴樓　沙堤火城
草莽市井　揭波鷹
圯上雎上　鴛鴦瓦
紫微堂　虛集

閑阡陌　東南西北音義
鄙鄙　古南衙
臨字有三義　井幹
柂巴　銅柱
耤田　行馬
灃灃　帶礪
胥濤　江黃
瀚海　古今地名不同
雷首　龍門呂梁
辨先儒江漢經文之誤　弱水黑水

三危　舜陵
陂方舒　滄浪蒼梧鳴條能耳各二
鹵莽滅裂　荆蠻
東陵

人部凡一百一十三條

姓氏族　國家縣官

黔首蒼頭　黃耇台背

府君家公　主臣

鼻祖耳孫　阿翁姑章貶息子姓

丈夫大人大夫夫人　先生太夫人

伯仲叔姪　昆玉

棄捐　娣姒

孩咳　誕日初度

六尺之孤　公卿

黃閣內閣　特進開府

尚書　台鼎

黃門　都堂

太史　三法司

翰林院　察院

鳳凰池　玉筍班龍虎榜

守令　蓮幕

俾官　古官名

陪臣陪僮　承學

不速之客　撮獲廝養輿臺奚奴

胥靡餘胥　皁卒

五百　官銜官聯

寮　當家

駔儈　日者風角

四凶　三苗

九夷　突厥單于可汗

閼氏居氏　小幼

乃表　虔婆鴇婦低拉姑

生旦淨丑　鬍俚

角羈　于思

踟躕　胼胝皸瘃

溲　膏肓

膿齶　青白眼

夢　龍鍾潦倒

頰面　夸呲

蓬篠戚施　欠伸

扶寸　上頭

半面　輔車

睢盱睚眦　身重

揖拜跪　唱喏
醋大　首鼠童首
啟處委質　惡莫
瞽瞍　叩首叩頭
如柴如泥　九畝兩觀
詞辭舜　嗚呼
烏烏咄咄　組材
瓜葛葭莩肺附　病力力疾
入月不月　休假
物故　登假大行

婚姻　絕句
員　把脉
貳乃辟　古人逸名
名非用之字　書翰刀筆
折簡疊幅　數借用字
御尚　儲胥
多古祇字　寧馨阿堵
行李　能爲
臚句鴻臚

名義考自錄

人部凡八十七條

郊祀　社稷
宗廟　禘祫
六宗　貔貅
射侯正鵠　夫里之布
奉以後取民之制　唐宋青苗
南北軍　左袒爲劉
五刑　象刑
宮刑　上服下服

菹醢簿錄　椓刖聚軋
鬼薪白粲城旦舂　審錄
得財分贓　保辜規避
令甲　花押
左右　左右所尚不同
置草迎新婦　兌運中鹽刻絲
束脩　仰駁票奪
文移　射策對策
挾書摹印　雋永傳奇象棘
八分飛白　訓詁註疏莢

堅白同異　反后之義
健羨　兆眹
裁纔　遲夷
契闊閡闊　鋒起蜂生
乾沒　合從連横
委蛇魚雅　蒼黄
通方　靡隅
凮凮斷斷　蕩蕩
風流　輕輕
依韋依違　軟血
裂繻封傳　不食周粟
施從施施　推轂
博奕　藏擳
傾蓋掃軌柴門　岸幘倒屣
如廁踞廁　朽鏝
折閱　運甓
結草銜環　後席前席
鳥藻魚水　不三宿桑下
杞盆彩燕　蒸報通
媧皇三事　尹喜

嫪毐乃摻毒　孫臏黥布
班犀雋得四姓　杜康仳樂
曹李敏捷　嵇阮醉
跬步　脉脉
瞽瞍儀狄　酣酌沈酒
陰陽二體

名義考目錄

物部 凡一百四條

蒲蘆　菉竹
苞桑　苻菲
鬱鬯　黍稷稻粱
梁粟秔稻　蘭蕙
烏瓜　頻婆
蒲蘇蘊藻　花蘭
杜衡　蔆芡
薏苡　苻蓴

蓬蒿　杜榮萇楚
荷　水紅花
苹萍　芰
芳蕤雀　蘿蔦
葛藟花　甘蔕
遠志寄生　雕茈
芹獻葵傾　天棘
南燭　石南花
苑葵燕麥　菘芥蘆菔蔓菁
狼蕀　胡麻戎菽
茶即茶　松栢
橘柚　相
梗梓豫章　女貞合歡
芋栗　木蘭
桐　桂子
陽燧陰燧　崖蜜石蜜木蜜竹蜜波羅蜜
唐棣　沉速
木芍藥木芙蓉　樗櫟
苴　竹
嶰谷　蘄

雝雝　鳳
五鳩　九雀
鯤鵬　烏
鵖鴣鵲　黃鵰
鷺　鵝
雉　鵠鴨
鵲　烏佳
烏鼠　三臭
龍　鱗之而
鸚鵡牛蝸虎　風馬牛

天祿辟邪　角角
牛涉馬勃　太牢少牢一牢五牲八珍
犗騬犗羯　魚須
飛魚白澤　邛邛岠虛
獬豸鵝鶵　象鼻鱷尾
豭豝　鱣鮪
蠶蠶　鮞鰌
蛤四蜃二　蛤蜃
蒲蠻貝蠃　蠹蛆
馬蝗　青蚨海月

蠭　馬頭娘
狼戾狠戾　決明螵蛸各
蜎蠕　蜥蜴蝘蜓
蝍蛆　蜘蛆蜈蚣蚿
鷄尸蚌兩　桂蠹
鎖陽五靈脂紫稍花　青聲木鸂鶒灘
鉛　皮葦
十四物取義　鴟鴞

名義考目錄

物部凡一百五條

緼袍　褐寶博
褻衣　端章甫
冕服　冠幘
導　履舄
韈韡韐　珮
帔　韋愉
副編次　蔡緤韈縢
絲綸綍　綬

魚袋　犀比犀毗
紗縠綾綺　六珈六服
襦　半臂背子
重襦重繭　褙襶
裨冕副褘　裼襲
布稱斗　玄纁
袒繞　帖鞮幗
窮袴犢鼻褌　匹特
端匹　圭璧
瑤璦玫碧藍　錢

開通元寶　傳國璽劈正斧
五金一金　塗金裹金
錙銖　縮酒酒
案酒下飯　母母爪刺屈膝巨羅
瑟瑟　刀斗
酒醴食　糗餌粉餈
餅　麴糵
綠蟻白醍　尊彝觴勺
罍　飲器
車制　氷鑑水鑑

闌干　爐瓶
銀囊滚毬　柶枇
蘭膏蓮炬　關鍵管鑰
鈴衡文衡　度量衡古今不同
滑稽　舟
簦侯即琵琶　卮匜
白玉珂紫荷囊　蕖楩
鹿中　笏手板
竹根蔗尾　攜捕
黃流流黃　鼓角

車蓋　凝缸
風鐸風旌　書褫酒經
骨朶　魁
蒯緱　模范
舸　艦舟
鸞旗屬車黃屋左纛　豹尾傑房
筵席　刀圭
金井銀床　輜重
什器家火　廚廚
紫詔黃麻　紙

碑　方策
欵識　臨摹硬黃響搨
牌揭　帳目
案字有六義　肉好有二義
卅卌卌

楚 周 祈 著
劉如龍 校
東 充 黃中色 刊

天部

天

蓋天其說出於犧謂天形如蓋天運如轉磨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宣夜殷氏之制無傳漢郗萌補其說謂日月五星浮生虛空之中七曜伏見無常北斗不與衆星西沒攝提鎮星皆東行蓋天家驗郗萌無承唯渾天儀自元鼎以來用之其言曰天形如雞子地居中而天周焉日在地上為晝日在地下為夜渾天圜貌儀即機衡也今欽天銅儀其遺制

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考靈曜注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日月五星右行不易之論也

七襄

大東之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跂即跂予望之之跂舉踵望也襄說文織文也漢魏郡有縣能織錦綺因名襄七襄織文之數也詩意謂望彼織女終日織文至七襄之多終不成報我之文章也詩注未及此幾謂自卯至酉更七次殊非

房星非馬

國雅天駟房也周禮馬八尺以上為龍房東方蒼龍宿龍為天馬故曰天駟非馬也龍也八尺以上馬之最良者故曰龍非龍也馬也漢儒以馬祖為天駟星史記王良策馬車騎滿野至有謂龍與馬交生良馬者皆謬也

烏兔

張衡靈憲日者太陽之精積而成烏象烏陽之類其數奇月者太陰之精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耦論衡曰烏日氣也酉陽雜俎曰佛氏謂月中所有乃大地山河影或言蟾兔地影空處水影也此可見烏兔乃日月積氣非實有烏兔也地影之說恐未然日陟精全體渾融月陰魄猶似有粗滓耳

月星之光

周脾云日猶火月猶水火施光水含影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京房云月與星陰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周脾之說無驗京房猶踵之且日既入矣厚地之下更於何處照考靈曜月當日則光盈近日則明盡斯言得之蓋月星木自有光獨避日耳朔以後漸遠於日其光漸增故望日光滿望以後漸近於日其光漸減故晦日明盡日入而星見日出而星沒猶之月也日食時歷歷有星亦自可驗辟之人臣在輦轂自蔽戢漸遠則漸烜赫矣月食以與日同道相射奪其光雖遠猶近也

北辰北斗

北辰甚星五即北極即中宮天極星天官書天極星其一明

者太一之常居也在紫微中北斗其星七春秋建斗樞云第一天樞第二璇爲魁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摇光第一至第四爲斗第五至第七爲杓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二星自異人多以北斗爲北辰爾雅疏亦誤杓前鑑

天一太一

隋書天一星在紫宮中天帝之神也太一星在天一南亦天帝之神也天官書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二書所云不若宋均之說爲得均曰天一太一北極之別名蓋天一太一天極北極皆謂北辰星也北辰又謂之耀魄寶又謂之

昊天上帝漢祀太一正祀此星耳隋書分爲二星非是天官書太一之常居何也蓋北辰其星有五其一明者爲太一之常居太一猶天子其一明者猶闕庭也

紫微太微少微

紫微即紫宮天官書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晉天文志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藩七東藩八在北斗北晉志十五星兼陰德三星而言太微一曰衡天官書衡太微三光之庭宋均曰大微天帝南宮正義太微宮垣十星在翼軫之北春秋緯太微爲天德中有五帝座五帝者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即五緯星也座在太微垣中本五帝座而曰三光之庭者并言之也五帝亦天帝也五帝應五行五行各有德又曰天德少微四星在太微西一曰處士

台階

天官書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戾春秋元命包云三台起文昌抵太微王公之位晉天文志三台六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爲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爲司祿主兵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天子之階也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士

下星爲庶人是台階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徵驗皆繫焉獨曰三公者非也能與台同

五星

東方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南方熒惑三十三歲而周天西方太白八歲而周天北方辰星一歲而周天中央塡星二十八歲而周天與日月右旋謂之五緯同舍爲合是爲易行有德者慶亡德者殃晉志五星降於地爲人歲星爲貴臣熒惑爲小兒歌舞嬉戲太白爲壯夫處於林薮辰星爲婦女塡星爲老人婦女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十二次在馬東方七宿其形龍北方七宿其形龜蛇西方七宿其形虎南方七宿其形朱鳥龍虎南首而北尾朱鳥龜蛇西首而東尾角亢壽星也房心尾大辰也亦曰大火箕斗之間析木也即漢津斗牛星紀也虛玄枵也又名顓頊之虛又名北陸室壁娵訾也奎婁降婁也昴大梁也又名旄頭又名西陸觜參實沈也井鬼鶉首也柳鶉火也朱鳥之味翼軫鶉尾也日月之會十一月在星紀十二月玄枵正月娵訾二月降婁三月大梁四月實沈五月鶉首六月鶉火七月鶉尾八月壽星九月大火十月析木會而爲晦晦而復蘇爲朔 味音晝

牛女

焦林大斗紀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氐之下謂之織女牽牛一名河鼓譌爲黃姑續齊諧志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弟問故曰織女暫詣牽牛此不過武丁一人之謬悠耳至今遂謂織女嫁牽牛至有謂烏鵲填河而渡織女牽牛娶織女借天帝錢二萬久不還被驅在營室何誣天之甚也

啓明長庚

啓明長庚二星也李氏曰啓明即太白長庚不知何星夾漈鄭氏曰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郭璞云啓明太白星也晨見東方爲啓明昏見西方爲太白且庚又金屬故人謂長庚爲太白不疑也如李母夢長庚子名白不知庚續也啓明謂旦出長庚謂長續璞亦不免誤李氏以爲太白夾漈鄭氏以爲金水二星然太白辰星俱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又安得每日東西見也或別是二星非金水

星辰

星陽之榮也萬物之精也辰日月交會於十二次也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星日月所會謂之次謂之宿亦謂之房

中星

尚書仲春星鳥仲夏星火仲秋星虛仲冬星昴月令仲春昏弧中仲夏昏亢中仲秋昏牽牛中仲冬昏東壁中三統曆立春昏畢十度中元嘉曆立春昴九度中其不同者何也鄭康成謂月令舉其初朔尚書總舉月中故月令之中星常在前書之中星常在後然昴又在壁前初朔之說亦未然南方七宿鶉火井爲鶉首其度廣遠弧星在井度中最易見故書言鳥月令言弧中也心大火也與亢皆東方宿故書言火月令言亢也虛與牽牛皆北方宿昴與東壁皆西方宿故書言虛月令言牽牛書言昴月令言東壁或總言其全或各言其一

其爲二十八宿應分至啓見於南方無弗同也至月令與曆不同者孔穎達以爲月令但舉其大畧若然則尚書亦是舉其大畧而劉歆何承天之徒視羲和反精詳矣恐如歲差乃有不同耳

彗孛長 彗音遂 孛音僕

文穎曰彗孛長三星其占異同孛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勃勃彗光芒長參參如掃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三丈二丈大法孛彗多爲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爲兵革

爾雅彗星爲欃槍郭璞云彗亦謂之孛此說非 欃音餐 槍音

實沈次王良星

次有實沈在觜參間而實沈高辛氏子也星有王良在天駟旁而王良趙簡子時人也蓋星家因高辛氏使實沈主參故謂觜參爲實沈之次王良善御故謂天駟旁一星爲王良至傅說星主後宮女巫檮祠求子之事與殷傅說不相蒙莊周謂傅說星爲殷相蘇軾謂傅說爲列星皆誤也

參商

至親不睦曰參商參星也商商丘也昔高辛氏有二子長閼伯次實沈不相能也帝遷閼伯于商丘以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以主參曰參商者錯舉以見也亦有言參辰者變言辰夏亦得 閼音遏

玄武

玄武天文北宮七宿也蓋水之精天一所生者虛危以前其形蛇室壁其形龜居坎位曰玄有鱗介曰武又曰真武祀玄武即郊祀黑帝之意乃設象散髮跣足身披鎧甲以象鱗介玄裳皂纛以應坎置龜蛇于前明其爲七宿非人也 國朝崇祀太和山謂太和形勝惟玄武足以當之故曰武當有曰毋某氏生於某代某年爲人天教主者妄也褻天甚矣 褻音

分野 分扶問切

古者封國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或繫之北斗如魁主雍或繫之二十八宿如星紀主吳越或繫之五星如歲星主齊吳之類有土南而星北土東而星西反相屬者何耶先儒以爲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吳越同次者以同日受封也故自昔星家以歲之所在爲禍歲之所衝爲災屢有明驗秦以後則一統矣疆域之廢置則又大不侔矣如之何皆驗也

董風

舜南風歌南風之薰兮董香草風何以謂之薰按薰蕙也即零陵香是蕙从惠薰从熏以零陵香其氣惠和可熏因名曰蕙曰薰也南風長養萬物有惠和熏蒸之義故得薰名莊子

蕭然慈仁謂之君子義取此

光風化日

光風日出而風也爾雅日出而風為暴夫日出陰消風日明暴故謂之光而曰暴者誤也化日化國之日也潛夫論化國之日舒以長日有定晷惟民有餘力故覺長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也 魯書說

扶搖羊角

莊子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扶搖暴風相扶而動搖奔疾若犬走然即爾雅所謂猋也羊角旋風望之摶天如羊角即爾雅所謂飄也又轉旋如焰焚輪之狀亦曰焚輪 猋音鏢

花信風

東皋雜錄江南自初春至初夏五日一番風候謂之花信風梅花風最先楝花風最後凡二十四番以為寒絕楝今苦楝木三四月開花紅紫色其餘二十二花當是桃杏棠糜之屬 惜雜錄未且言也 抹音緣

黃梅雨

風土記夏至前雨為黃梅雨沾衣服皆敗沈璧雅云江湘兩浙四五月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磉礎皆汗鬱蒸成雨謂之梅雨今人衣服四五月間為濕氣所敗謂之上梅說文物中久雨青黑曰黴黴黴以沮敗則梅雨上梅皆當作黴因雨當梅熟遂譌為梅雨至有迎梅送梅之說又因梅雨譌為上梅益謬矣 浥音卧溽音辱礎音楚黴音眉

太白

晉灼曰太白陰星上公大將軍之象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洪範五行傳太白少陰之星以巳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然太白八年而周天周天不免過午過午不能以巳未為界不知星家當周天之年論經天與否如論是亂紀八年一見矣

名義考卷之一終

西楚周祈著
劉如龍校
東充黃中色刊

天部

東隅桑榆

馮異傳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淮南子西日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謂晚也東隅未有解者隅當作喁即書所謂嵎夷東方日出之地故曰東喁謂蚤也異與赤眉戰先敗績回谿後破於滍池言失之于蚤收之於晚回谿滍池所戰地俱在今河南永寧縣界

雪用瓊字

古人詠雪多用瓊樹瓊枝瓊瑤皆誤也謝惠連賦林挺瓊樹李商隱詩已隨江令誇瓊樹按瓊赤玉也二公且誤況其他乎

雹霰 雹音薄霰音線

洪範五行傳陰陽相脅而雹霰盛陰雨雪凝滯而水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盛陽雨水溫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霰者陽脅陰也雹者陰脅陽也大戴禮陽之專氣為雹陰之專氣為霰說雹霰者莫辨乎此矣

雷

說文雷陰陽薄動生物者也明是陽氣激陰而出故有聲奮自地者陽欲升也鳴自天者陽欲降也激物乃其遇耳然有雷斧雷楔沈括以斧乃銅鐵為之楔乃石又有雷火枯又云內侍李舜舉家皮上漆器銀釦者銀盡鎔漆器不焦灼一劒亦鎔劒室儼然斧楔乃氣聚似斧楔似鐵石即隕星亦似石火乃陽極所生銀與劒鎔而漆器劒室存者自李舜舉家偶見若此耳此陰陽不測之謂神也 皮音紀 劒音口

虹蜺

爾雅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蜺為挈二凡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曰虹闇者為雌曰蜺淮南子天二氣則成虹釋名純陽攻陰之氣朱子曰日與雨交倏然成質天地之淫氣皆不若

詩詁為得詩詁蝃蝀陰氣所為也陽氣下而陰氣應則為雲而雨陰氣起而陽不應則為虹故詩以喻淫奔俗名美人虹以此也 螮蝀俱音帝蝀音東

慶雲甘露

爾雅疏云五色為慶雲三色為卿雲西京雜記慶雲曰景雲或曰卿雲雲外赤內青謂之卿雲晉中興書甘露降者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其狀如脂其美如飴一名天酒雲五色若鮮三色二色者常有之松脂有誤以為甘露者熙寧中華陰縣民以甘露降告縣有道人笑曰此木將槁故耳及春果不復榮 商音章

野馬白駒

莊子野馬也塵埃也沈括云塵埃與野馬乃田野間浮氣遠望如群羊又如水波佛書謂如熱時野馬陽焰魏豹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注白駒日景也是日氣謂之野馬日景謂之白駒駒與馬以疾馳上騰爲義野言其處白言其色耳

玉燭醴泉

爾雅四時和謂之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郭璞謂四時和光明如玉燭時雨降潤澤如醴泉郭璞注道光照是矣所以致醴泉非不知璞意何以兩訓

伏臘

曆忌釋秋以金代火故至庚日必伏高堂隆曰王者各以其行之盛祖以其終臘二說似是而非曆家初伏在夏至後第三庚中伏第四庚末伏在立秋初庚則初伏中伏猶在季夏曹張亮曰臘明日爲初歲則臘在除日是非以金代火與以其行之終臘也說文冬至後三戌爲臘顏師古曰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不得升爲伏斯二言者近之矣伏臘皆祭名三戌三庚猶云上辛上戊秦德公六月初作伏祠以夏至後陰氣將起磔狗四門以禦蠱毒謂之伏伏者藏也藏陰氣以抑陰也秦惠文王十二月初臘以冬至後陽氣初起報祭百神謂之臘臘者接也接陽氣以扶陽也皆秦人爲之周以前無是也曆家與張亮之說亦非

木公金母

木東方生氣有父道故曰公金西方成氣有母道故曰母曰王公王母者尊之也有謂木公居雲房之間以紫雲爲蓋青雲爲城仙童侍立玉女散香真僚皆稟命焉王母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髮嵩然白首石城金室穴居其中在崑崙墟之北又有謂稱王觴西王母于瑤池張子房拜東王公於道者安益甚矣爲音呆

扶桑若木

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樹長數千丈一千餘圍兩幹同根更相依倚日所出處山海經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夫日所出入最爲荒遠桑曰扶木曰若亦以延似言之耳根幹花葉孰從而見之耶陽谷虞淵等稱亦不過因義立名非若職方可考而知也

祥瑞

說文祥福也瑞以玉爲信也徐氏曰天以人君有德符將錫之歷年錫之五福先出此以與之爲信也如景星慶雲嘉禾醴泉之類然祥兼禍福而言易注禍福之祥漢志妖孽自外來謂之祥書亳有祥左傳將有大祥吉以兆福凶以兆禍皆

天之示信也故曰祥瑞今人槩以為福因說文誤也俗謂福澤曰造化災咎曰星辰不知造化星辰亦兼禍福二者

月惡日忌

世俗以正五九月為月惡戒殺不上官佛家謂天帝釋以大寶鏡於此三月照南贍部洲察人善惡或謂月令孟春毋覆巢仲夏薄滋味季秋寒氣將至民皆入室時令當然也又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為日忌不出行不營為陰陽家以此三日為五鬼下災為飛廉小火或謂此三日即河圖數之中宮五數五為君象非臣庶所得用也二家可不論而五數亦何害於用耶

寒食

荆楚歲時記以去冬至一百五日為寒食是在仲春之末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至其亡日每冬中輒一月寒食是在仲冬二說自異今寒食在清明前則是去冬至一百五日非介子推亡月而用子推事誤也歲時記以是日有疾風甚雨風雨豈可必亦是臆說周官司烜氏仲春以木鐸狥火禁於國中禁火則寒食鑽燧乃出火也此正謂龍忌之禁蓋龍星木位春木行心火火盛故禁周制則然與介子推何與仲春一月皆然非獨去冬至一百五日之日也

五行八卦

五行謂之行者流行而不息也八卦謂之卦者掛萬象於上也五行各有神以司之卜者以配卦之六爻蒼龍木神朱鳥火神白虎金神玄武水神勾陳土神而又有螣蛇何也玄武原有龜蛇二者既分螣蛇則玄武獨為龜矣勾陳應頭龍身天上神獸也

昧谷

尚書堯典宅西曰昧谷謂日所入處宜昧之谷也伏生尚書作昧谷昧與昧同古文今文之別耳徐廣注堯紀以昧為柳曰柳谷已誤矣周禮緣人注云度西曰柳穀並宅與谷而變易之又愈謬矣疏遂云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

餘色故曰柳穀其附會有如此者

土牛

月令季冬之月出土牛以送寒氣非立春日也成都記太平興國二年縣司以土牛呈知府就午門前薦以香燈酒果知府程給事曰芒兒耕墾之人不宜上聽無祭先農之事也今有司迎春造土牛芒神至日於門外酒果朝服以祭祭畢擊而碎之謂祭先農似太簡謂祭牛與芒兒似太過謂勸耕不應反碎之以傷牛謂為勾芒不應策牛以慢神失不自今相

襲之誤也

納音

鬼谷子作納音納者受也音者感物助聲也水音一六火音二七木音三八金音四九土音五十此生成之數也甲巳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巳亥四此干支之數也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後成音水無音假土則激火無音假水則沸土無音假火則烈以干支之數合生成之數感物助聲而音斯受矣如甲子乙丑其數三十有四四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戊辰巳巳其數二十有三三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者火也土以火爲音故曰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有一者土也水以土爲音故曰水戊子己丑其數三十有一者水也火以水爲音故曰火六十甲子皆然其曰海中爐中云者以生旺衰墓爲義如子屬水金死於子墓於丑水旺而金死故曰海中金丙丁屬火又得寅卯之木以生之天地開爐鼓物始生故曰爐中火他可類推

常儀占月 儀叶音俄

嫦娥始見淮南子許慎張衡又附會之說者益紛紛矣宋史繩祖引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而所謂嫦娥即常儀字之誤儀叶音俄詩實惟是儀樂且有儀皆作俄音也近潘埙又引通鑑前編常儀帝嚳之四妃而人惑於帝妃之文其辨是矣然帝嚳後黃帝幾二百年何得黃帝使占月又爲帝嚳妃也意羲和古曆官常儀與羲和等故黃帝時有羲和堯時亦有羲和黃帝時有常儀帝嚳時亦有常儀也妃善占月故帝嚳使之因謂之常儀與

正朔

記大傳疏云周建子商建丑夏建寅是改正也周夜半商鷄鳴夏平旦是易朔也自漢武以來皆以寅爲正而朔不復論矣今內廷歲首朝賀在平旦王國有司多在鷄鳴是何不同也

歲本

胡汝嘉歲本論謂今夜子時即是來日則今歲子月當爲來歲似亦有理然唐堯授時以春爲首夫子告爲邦以夏正爲善蓋子時之爲來日固以子而寅月之爲來歲亦以子子爲一陽日月皆更新焉太陽每一日順行十二方隅在子位爲子時歷十二位而爲十二時也每一歲逐躔十二星次當玄枵之次亦在子位歷十二次而爲十二月也胡汝嘉見不及此

夜子時

夜子時謂本日夜子初初刻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刻尚屬本日正初以後四刻則爲來日矣如三月日夜子時立夏則月將屬巳日猶本日立秋立冬皆然十二月日夜子時立春則

太歲屬改歲月將屬寅日猶本日其子時生人不復論夜與否皆以來日之日爲日似有遺論也

百刻

每日百刻每時初凡四刻正凡四刻得八刻十二時得九十六刻爲餘四刻均分於十二時之中爲初初正初也或以子丑寅卯獨多一刻非

更鼓

古者審時以刻漏晝夜皆然後用日晷與鼓從簡便也鼓謂之更者率更官名師古曰掌刻漏故曰率更以漏籌更易爲義更鼓義又祖此

世

說文三十年爲一世又父子相代爲一世大率父子相代三十年上下耳佛家謂之劫西京雜記劫及道家謂之塵丁約謂韋子威即君得道尚隅兩塵道家以塵埃視人代佛則梵音不可曉也又浩劫廣韻宮殿大階級也杜詩浩劫因王造今人誤以爲累世無窮之意先天道德經錄成浩劫妙一靈元則又似以世爲言矣

節令所起

正旦朝賀始於漢制朝賀儀元夜燈火始於漢祠太一社始於漢以仲春祠社冬食始於周禁火三月三始於鄭俗上巳後除魏改用三日清明墓祭始於春秋時有披髮於野而祭者四月八始於大慧禪師浴佛五日競渡始於楚人拯屈原伏日始於秦作伏祠六月六始於宋以天書降詔爲天貺節七夕始於成武丁言織女詣牽牛中元始於佛盂蘭盆供養中秋翫月始於唐明皇銀橋升月宮九日登高始於費長房教桓景避災下元始於道家謂是日水官詣天闕言事冬至朔賀始於漢儀臘於歲朝臘日始於殷之清祀漢以後以運慕爲臘無定日臘八粥始於佛家作五香粥灌佛二十四祭竈始於陰子方以黃羊祠竈神除日始於周大雕前歲一日擊鼓驅疫厲之鬼謂之逐除又開草昔人以端午今在春月

書精飯昔人以寒食今在四月八

百六陽九

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有九厄陽九五爲旱陰厄四爲水初入元百六歲有厄則前元之餘氣也故凡言災異者或曰世際陽九或曰百六之會也

反支往亡

潛夫論注反支用月朔日爲正戌夷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集覽云立春後七日驚蟄後十四日清明後二十一日立夏後八日芒種後十六日小暑後二十四

日立秋後九日白露後十八日寒露後二十七日立冬後十日大雪後二十日小寒後三十日其日是謂往亡古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往亡日不利行師

耗磨刑禁

正月十六日流傳謂之耗磨日官司不開庫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釋氏謂之十齋日官司不行刑唐并正五九月　國朝并立春以後秋分以前皆爲刑禁

上戊

古者舉事卜用上旬之　參攝位告廟以正月上日魯郊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之類　國朝會典祭社稷以春秋仲月上戊日祭先師孔子以春秋仲月上丁日戊取義于土丁取義于文明非謂戊次于丁也如仲月十日之丁祭孔子則當以仲月一日之戊祭社稷此不待辨而知者柔何柔事者不察每以十日之丁祭孔子次日祭社稷則是中戊矣不惟于義未協抑且于制有違禮官曾未議及者何也

名義考卷之二終

西楚周祈著
劉如寵校
東充黃中色刊

地部

兩戒

天地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則自三危積石負地絡之陰西至于太華北抵常山乃西循塞而至于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則自岷山嶓冢負地脉之陽東至于泰山南踰江漢乃東循緡而至于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經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北與地絡相會分而東流與涇渭濟淮爲表裏謂之北河又自南紀之首南與地脉相會分而東流與江漢淮相爲表裏謂之南河此方輿之大凡也

五服

禹貢五服之制九州方五千里西漢盛時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五千里而山川所屆猶不出禹貢之域何也禹貢東漸於海東萊之海也漢則遼東之海西被流沙張掖之流沙也漢則敦煌之流沙禹貢朔止平陽漢則盡朔方南止衡陽漢則盡日南名雖龍而實則不同孔穎達鳥道之說非也此自武帝開拓時如此高惠文景之時南北才五千里東西猶不及且禹之五服雖東西南爲然平陽之北不盈千里僅二服而已

河源

河源諸書所載不一山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於泑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郭實惟河源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泑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云陽紆之山馮夷所居是爲河宗釋氏西域志阿耨達大山上有大利水即崑崙山漢書載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皆未有能究其實者惟元潘昂霄志謂世祖欲城河源遣都實至其地還云河源在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淖弱不勝人旁視若列星名火敦腦兒東騖成川名赤賓又水西南來名亦

里出又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述俱與赤賓會其流寖大水清人可涉又分九派水渾濁士人抱革囊乘馬過之自此以往其深叵測流經亦耳麻不剌山其山最高雪冬夏不消自河源至此可三十餘日程又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剌有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自亦耳麻不剌至此亦三十餘日程又四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始入漢地火敦腦兒漢言星宿赤賓漢言黃河亦耳麻不剌漢言昆崙也朶甘思屬元輿地都實爲吐蕃招討使昂霄聞之都實弟闊闊其言當不妄也宗懷歲時記謂張騫使大夏窮河源至一處見織女牽牛騫止厥

大宛月氏等國即崑崙亦未至況河源乎河與天漢通亦自氣言之耳牛女果安在也慄無異病痞然博物志乘槎之說亦謬汕音有泓音翁淖音鬧臣音頗剌音辣氏音支痞音沾

潮汐

漢東宣伯聚潮候圖說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於朔望虛於兩弦息於朓朒消於朏魄而大小準焉月爲陰精水之所生日爲陽宗水之所從故晝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月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於餘日一晦一明

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於上水緯於下進退消長相爲生成此天地之至信而古今不易者也其說頗備朓音挑朒音衄朏音斐

九州道里不一

禹別九州道里廣狹懸殊兖州徐州相去僅能千里豫州千里而近青州千里而遙冀州二千里而近荊州二千里而遙揚州相距六千里雍州梁州窮數千里是何也徐兖豫在荊河淮濟之間田可井授爲中原要區故其地狹荊揚在淮海以南梁雍在函劒以西江湖汎濫嶺嶠重複而又僻在邊陬故其地廣惟青冀爲適中也

堂室

今人以正寢爲堂燕寢爲室殊非堂室正寢前霤臺也玉篇堂土爲屋基也爾雅古者爲室自半以前虛之謂之堂半以後貫之謂之室是也白虎通天子之堂高九尺李斯傳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若以爲正寢豈直高九尺三尺耶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爾雅所謂爲室也邦肯堂邦肯虛之也矧肯構邦肯實之也虛謂築土實謂架木他如賈誼賈逵地則堂高來益謂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鄭泰謂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閾堂唐百官志諸校列坐堂皇皆以前虛者爲堂也

宮殿

宮非寢室也墻也殿非正朝之室也亦猶堂也記君爲廬宮之儒行注宮墻垣也螾蜒依墻而生故名守宮不得其門而入者曰宮墻外望宮之爲墻可知已蒼頡篇殿大堂也虞摯云其制有經左城右平平以文甎相亞次城者爲階級是殿與堂同但有大小耳即今所謂三壇者是也詩殿天子之邦馬融殿後軍義取此殿之爲堂可知已古儒有一畝之宮漢黃霸令計吏條對有舉孝子先上殿宮殿又通上下言之秦以後始爲至尊之稱師古曰屋之高嚴者通呼爲殿周禮六宮注婦人稱寢曰宮則謂宮爲寢室謂殿爲正朝之室者亦有自來矣城音成甎與磚同

墻屋

墻非止為垣屋非止為室喪大記注棺墻謂帷孔子閒居負墻謂却就後階論語蕭墻謂門屏檀弓墻置翣謂柳衣宋祈父循墻謂幽側之處周禮夫屋謂三夫田三百畝詩夏屋謂大俎喪大記畢塗屋謂帷攢漢紀黃屋謂天子車蓋漢志崇其巾為屋謂幘收雜記素錦以為屋謂小帳顏叔子樀屋以繼謂飼馬具樀音春樀音速

廣輪

檀弓廣輪揆坎注輪從也橫量曰廣從量曰輪東西曰廣南北曰輪輪又謂之袤又謂之連袤音茂

旁午

旁午霍光傳注分布也韻書交橫也按午居正陽位縱也旁則橫矣旁午猶縱橫之意

辟雍泮宮

詩靈臺篇辟雍中言鳥獸昆蟲文王有聲篇辟雍言築城作豐魯泮宮言翬飛淮夷皆無預學校漢儒謂辟雍辟作璧為圓水天子之學泮宮為半水諸侯之學羅璧識遺曰辟雍非學也戴埴鼠璞曰泮宮合序與詩切無養才之說亦非學也辟君也雍和也說文天子饗飲曰辟雍月令論曰取其宗廟之清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曰太廟取其堂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曰太學取其水圓璧曰辟雍圓璧之說雖非而清廟太廟明堂太學辟雍則同處異名為甚明也明堂以朝諸侯猶今皇極殿清廟太廟以祭祀猶今太廟太學辟雍以承師問道猶今文華殿成均上庠東序瞽宗則四門之學也洋魯水名僖公作離宮于其上落成之際詩人頌之欲于此而服夷狄受琛貢與宣王考室之詩同意琛音郴

納陛

王幼學謂納陛為從中階而升孟康謂緊殿基際為陛二說皆非類師古曰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納之於露下如今官府升堂有自檐而升者有自階而升者納陛亦自檐之意故曰納之露下露音潞

鼇山

列子歸墟中有五山帝使巨鼇十五載之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國之大人一釣連六鼇於是二山流於北極後人所稱鼇山出此按鼇海中大鱉豈能負山龍伯雖大亦人耳大抵莊列之言多類此

南北盛衰

天下之大勢秦漢以前莫盛於北魏晉猶然隋唐以下莫盛於南宋猶然元則南北俱衰　國朝則南北俱盛矣舜分天下為十二州北居其九南居其三周分天下為九州北居其

七南居其二漢分天下爲十三部北居其九南居其四元始中總天下千二百餘萬戶南二百萬戶僅天下四之一衣冠風俗之美穀粟財用之多舉在北焉當時論者往往指燕雲河湟爲重江湖川廣爲輕不知地無常利天運實衡其盛衰唐分天下爲十道南北各居其五宋分天下爲二十三路南居十七北居十三熙豐盛時總天下千六百五十萬戶北五百餘萬戶亦僅天下四之一鄒魯多儒移於濂閩青齊冠蓋乃在吳楚視燕雲河湟豈直過之耶元則舉天下而腥羶之固宜運也今南北郡縣相埒人才不殊財賦雖仰給於東南可謂並盛矣埒音劣

三輔

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是爲三輔京大也天子曰兆民故曰京兆馮翊言依馮輔翊京師扶風言扶助天子風教皆漢武所置秦有內史治京師漢景帝分置左右內史左馮翊左內史也右扶風右內史也京兆今西安府左馮翊今同州右扶風今鳳翔府馮音平

空桑漢壽

空桑山名在冀北一云在陳留南一十五里一云在魯南山之空桑中楚辭踰空桑兮從女考玄冥于空桑郊祀志空桑琴瑟結促成下實三日記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桑伊尹生於空桑正此地列子謂伊尹母視白水出而東走身化爲空桑尚書大傳謂伊尹母行汲化爲空桑夫尋至水濱見桑穴中有兒皆不經也漢壽本廣漢葭萌縣地蜀先主置漢壽縣今保寧之廣元關羽之封地也漢制有縣侯如蕭何鄭侯有鄉侯如鄭衆鄭鄉侯有亭侯如靈帝解瀆亭侯之子晉封孔子二十三代孫震爲奉聖亭侯或以壽亭爲食邑漢爲國號誤也

甲第

漢高詔列侯食邑者皆賜大第室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第非室也初學記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將雖列侯食邑不滿萬戶者不得作第第非通稱也武帝爲霍光治第遂以第爲室羊祜與從子琇書曰既定邊事當用中東第遂以第爲通稱田蚡治宅甲諸第遂有甲第之稱漢設甲乙科射策中者謂之高第亦謂之甲第隋唐以來進士諸科又有及第之目是科目亦謂之甲第又物品高者謂之上第漢書四方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

譙樓

陳勝傳戰譙門中馬遂傳設二門爲譙樓師古曰門上爲高樓以望曰譙廣韻譙樓之別稱古者爲樓以望敵陣兵列於其間下爲門上爲樓或曰譙門或曰譙樓也是譙有望意俗

以觀視爲譙莊徐無鬼篇觀有麗譙說者謂美麗而巢嶢則
燕當从山又俗謂門樓曰巢門巢與譙聲相近巢譙之訛也
一說若巢然

象魏冀闕兩觀

古者宮庭爲二臺於門外作樓觀於上上圓下方兩觀雙植
中不爲門門在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以比縣法謂之象魏象
法象也魏其狀巍然高大也以其記列教令謂之冀闕冀記
也闕中央闕然也以其使民觀之謂之觀雙植謂之兩觀名
雖殊其實一也猶今午門然

國

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商則三千餘國周則千八
百國說者以是爲夏商之衰諸侯轉相吞滅固然然禹五服
才五千里以萬國分之每服得國二千每國得半里不應如
是之小也曰萬國槩言之耳商建國無考周地方千里爲縣
百爲郡四百是得國五百五服得國二千五百曰千八百者
或先後盈縮不同也三代以來之國則秦以後之縣

封

古者墓而不墳墳土起也亦謂之封封土陪盈也檀弓若堂
若防若覆夏屋若斧皆封之形也四周而平曰堂長而如隄
曰防如大俎而豐曰覆夏屋仄而上銳曰斧亦曰馬鬣今亦
多類是

朝陽夕陽 朝音潮

爾雅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蓋山東迎日故曰朝山西送
日故曰夕非暮之謂也亦猶古者諸侯見天子旦見曰朝
暮見曰夕云耳朝日夕月之朝亦讀作潮音詩梧桐生矣於
彼朝陽又曰度其夕陽正謂山東西也張華有鳳鳴朝陽之
說始指爲曉日而謂夕陽爲落日者自昔詩人孟紛紛矣

崑崙二赤壁三洞庭二九江三

大荒經阿耨達山一名崑崙恒水出其南此河源之崑崙也
禹貢雍州崑崙即叙此酒泉西南之崑崙也魏志赤壁初戰

操軍不利此嘉魚西岸與烏林對之赤壁今謂在黃州者也
綱目冬十二月劉曜自立於赤壁此趙城霍山西南流之赤
壁水名也北夢鎖言湘江蜀江溢爲洞庭此岳陽樓之洞庭
也揚州太湖一名震澤一名洞庭此姑蘇之洞庭也禹貢九
江孔殷沅漸元辰叙酉澧資湘九水即岳陽洞庭亦曰九江
也一統志秦虜負芻置楚郡漢初爲九江郡今壽州也太康
地記湖漢九江入彭蠡澤白蚌烏蘿畎源廬提分九江今九
江府也

函丈方丈扶函

曲禮席間函丈函容也十尺爲丈謂席間之地可容十尺也

蓋席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遠近間三席是一丈或謂丈作杖容杖以指揮非是孟子食前方丈謂食物前列者方一丈唐顯慶中王玄策使西域至毗耶離城有維摩居士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名方丈室後人謂僧舍皆曰方丈周禮伊耆氏共杖函函匱也以函藏杖也

青瑣白闥

漢書給事黄門之職日暮入對青瑣門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師古曰刻爲連瑣文而青塗也魏都賦皎皎白闥離離列錢張說注白闥窓也以白塗之畫以錢文猶綺疏青瑣之類青瑣即今門之有亮簡者刻鏤爲連瑣文本注是白闥即今菱花窓簡文如列錢自生虛白非以白塗爲錢文也 鏤音漏簡音格

楚建都三稱名二

鬻熊重黎之後爲周文武師成王得鬻熊曾孫熊繹封于荆蠻其地枝江即郢都也今荆州府歷三十餘世秦白起拔郢頃襄王徙陳今陳州才三十餘年秦日加兵考烈王徙壽春今壽州又十餘年秦虜負芻而楚亡矣春秋莊公以前皆稱荆僖公以後皆稱楚蓋荆楚一木或稱荆或稱楚故人於楚國或稱楚或稱荆也春秋亦是據當時人所稱而云然謂成頴始稱楚非賈逵謂秦莊襄王名楚改稱荆亦非 頴音均

三楚三吳三晉三秦

淮北沛陳汝南南郡西楚也彭城以東吳會陵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南楚也蘄州東吳也潤州中吳也湖州西吳也魏斯趙籍受三晉也章邯司馬欣董翳三秦也

罘罳 罘音浮罳音思

罘罳博雅謂之屏顔師古曰連闥曲閣也二說往往疑之求之字義亦不合今宮殿檐栱之間有銅絲網以避飛鳥初疑即此亦未足後見夏月以黄絲爲網自檐及階張之遮視朝則捲朝罷復設此即罘罳之遺制唐蘇鶚曰罘罳以網是形謂織絲之文輕疎浮虛之貌蓋宮殿檐戶之間也唐文宗甘露之變求殿北門裂斷罘罳而去溫庭筠上陳武帝書罘罳畫捲此皆可證若屏與曲閣則字不當以网又豈可裂斷可捲耶釋文請重復思之說爲尤謬 网作四與網同

華蓋座

華蓋本星名晉天文志天皇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覆蔽大帝之座也下九星曰杠蓋之柄也古者天子所坐曰華蓋之座取象於天也沈存中曰輦後曲蓋謂之篾兩扇夾心通謂之扇蓋此華蓋之制崔豹古今注黄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上有五色雲氣止於帝所因作華蓋非 篾音切

蚩尤 蚩音笞

倦游錄漢以宮殿多火災術士言天上有魚尾星爲其象於屋以禳之類要曰東海有魚似鴟噴浪即降雨唐以來設其象於屋脊蘇氏演義黃海獸也漢武作柏梁殿以黃尾水之精能却火災因置其象於上倦游錄所謂魚尾即黃尾類要所謂有魚似鴟亦即黃鵠爲鴟也椒園雜記螭螭形似獸立於屋角上又鵠爲螭又云螭蛟似龍鼉魚亦似龍皆立於屋上者今殿庭曰螭衙舍曰獸頭大抵皆蜃也殿庭爲龍形衙舍爲獸形或爲魚形以別于宮殿皆以意爲之非其本則然也

鮮卑

名義考　卷之三　十三

鮮卑東胡之支依鮮卑山爲號在柳州界又楚辭小腰秀頸若鮮卑只注鮮卑滾帶頭也言好女之狀腰支細小頸銳秀長若以鮮卑之帶約而束之也鮮卑一爲東胡號一爲滾帶頭或是帶出于東胡因以得名云

名義考卷之三終

西楚周祈著
劉如龍校
東充黃中色刊

地部

菑畬 菑音淄畬音予

爾雅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鄭云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三歲曰新田鄭與爾雅小異鄭說是也菑災也始災殺其草木也畬漸和柔也新謂已成田尚新也四歲則田矣

街階械 械音皆

街四通道也今街衢之街階陛也今階級之階械磚道也周

禮考工記堂涂注若今甓械今之磚砌地也今與銑同爾雅瓴甋謂之甓

濫觴濫竽

家語江出嶓山源可濫觴言其初尚微也韓子齊宣王使人吹竽有三百人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於三百人之中以食祿言非據也

陽溝

中華古今注楊溝植高楊於其上也一曰羊溝為溝以阻羊之觝觸也二說皆非楊當作陽陰溝水入地潛行陽溝水出地顯行見不見之別耳

州郡府縣

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九州州之名始見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郡縣之名始見唐改郡為州改大州為府府之名始見人皇氏之九州即舜之十二州秦之三十六郡西漢之十三州唐之十道宋之二十三路今之十三布政司也周制千里百縣百里之國也縣有四郡不能五十里之國也七十里五十里之國又損益於其中秦以後其制盡廢今之府由漢以來之郡之州也今之縣由秦以來之縣也其廣狹大小代有不同耳

四十雙

金黃花老人詩招客先開四十雙雲南雜志夷人耕者三人使二牛前牽中壓而後驅之犁一日為一雙約有中原四畝地蓋一日二牛謂之雙地則四畝今粵西計田以工一工言一人可耕耘也大率三工為一畝

衙門

古者天子出建大牙旗故有建牙之號是忠孫權作黃龍大牙帶在軍中視其所向又立於帳前謂之牙門公孫瓚傳按其牙門是也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遂謂正朝為正衙後通謂官府為衙門乃牙門之訛不知何始官寺日再視事謂之放衙丁文果射覆蘧蘧華華雖無官職一日兩衙是也蘧

康衢擊壤

爾雅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史記所謂康莊之衢風土記擊壤以木爲之長三四寸其形如履臘節僮以爲戲分部以擿搏也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擿之中者爲上 擿音直

端門披門五鳳樓

端門見周勃傳師古曰殿之正門披門見成帝紀服虔曰正門之旁小門如人臂披也五鳳樓梁太祖即位羅紹威取魏良材建周翰所謂去地百尺在天半空五鳳翹翼者也

濡須沙羨 須音諏羨音夷

濡須水名在今巢縣南一名天河水須以水俗以乡是須史之須矣沙羨邑名即今江夏地羨近知切今讀作延面切是歆羨之羨矣形聲少差其義迥別乡音衫

建瓴 建音蹇

史記高屋之上建瓴水注瓴盛水瓶建瀉水也韻會覆也覆瓶水於高屋之上其下注之勢順也

甌窶汙邪 窶音樓

甌窶偏側之地汙邪下地也淳于髡傳甌窶滿篝汙邪滿車謂偏側汙下之地皆生五穀篝答與車皆滿也

株棖橛 株音迷

爾雅株謂之閾棖謂之楔橛謂之闑郭璞云閾門限也楔門兩旁木橛門闑孫炎云門限謂門下橫木爲內外之限今亦謂之門限其制有三有一定者今宮府及南人門多用之有起落者有不設者蓋古者多乘車入門必脫限棖門兩旁斜柱兩木中爲容以受限耑以便起落也橛門中所豎短木以礙車此不設限者也二者今驛舍城門及北人門多用之是門限謂之株曲禮云不履閾是也門兩旁斜木謂之棖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是也門中橛爲闑玉藻君入門介拂闑是也 限音獻

樺卯 樺音筍

伊川語錄云枘鑿者樺卯也楊用脩謂樺卯當作簨牡按簨所以懸鐘鼓者橫曰簨卯固當作牡樺亦當作牝蓋牡與卯牝與樺聲相近遂譌也直音雖有樺字只是俗書蓋枘以入鑿其象牡鑿以受枘其象牝今俗猶云公母樺 枘音銳

白屋衙門

白屋以白茅覆屋也衙門橫一木爲門也嚴穴之士其居如此

三戶

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韋昭謂三戶楚三大姓屈景

昭左傳以界楚師於三戶杜預注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則三戶當是地名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括地志漳水北經三戶峽爲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後項羽冢渡三戶津破章邯軍邯降秦遂以南公六國時人善讖緯知秦亡必於三戶也昭說雖通非南公術數曰雒者設爲疑辭不顯言也相州今彰德府滏陽縣今磁州

黃鶴樓

黃鶴樓在今武昌唐圖經云費文禕登仙駕黃鶴返憩於此張南軒云黃鶴以山得名今黃鶴樓側有山名黃鵠南軒說是也按鵠蔡衡曰鳳多白色者鵠索隱曰鴻鵠是一鳥若鳳

凰然則鵠鳳類也或稱鴻或稱白或稱黃耳黃與白色相近鴻大也司裘注鵠者鴻鵠小鳥難中者也王篇鴻鵠也爲之知來者今靈鵠是鴻鵠爲小則鴻鵠爲大矣既以山得名何又言鶴蓋鵠不常有人鮮的識後人因易以鶴圖經妄託之費文禕也鴻鵠後人又妄作乾鵠鴻音干

沙堤火城

唐故事凡拜相者府縣載沙填路自私第至子城東街名曰沙堤李肇國史補每大朝會百官已集宰相方至列燭多至數百炬謂之火城舉相火城至衆皆滅燭以避之唐宋相如此今亦無矣

草莽市井

杜預曰草生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一說古者一井之地以二十畝爲廬舍因爲市以交易故曰市井

揭涉厲

爾雅絲膝以下爲揭絲膝以上爲涉絲帶以上爲厲蓋水淺自膝以下攝衣而渡曰揭差深自膝以上徒行而渡曰涉若深至衣帶以上以衣而渡曰厲攝衣之衣謂裳以衣之衣謂褌也徒行不止攝裳又不必用褌也厲本作濿

圯上雎上 圯音移雎音雖

張良傳良游下邳圯上遇老父墜履圯下楚人謂橋爲圯李白詩我來圯橋下懷古欽英風既曰圯又曰橋複矣白誤讀圯爲圯族之圯猶云敗橋不知圯上之圯从巳矣之巳左無缺圯族之圯从人巳之巳左缺文微不同漢武紀祭后土汾雎上師古曰雎以形高起如人尻雎嘗考鄭河東臨汾地漢祭后土處彼土呼鄭爲雎師古不知而以尻雎釋之鄭在河東岸長四五里廣一里高十餘丈安得似尻雎也 圯音痞尻音獻鄭音藝

鴛鴦尾

唐人鴛鴦詩耿霧盡迷朱殿尾魏文帝夢殿上雙尾落地化

爲鴛鴦以問周豆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已而果然則鴛鴦
兎不惟不吉特文帝所夢則然耳安得謂兎爲鴛鴦乎至詠
鴛鴦用兎尤爲不通

紫微堂

今藩司堂扁有曰紫微堂者其義不可曉意必因元人行中
書省之故也唐開元間改中書省曰紫微省以中書令掌佐
天子執大政有藩臣佐衛之義取象于紫微星則微乃微顯
之微今扁者作薇蕨之薇殊未考也

虛集

古謂市賣之區曰虛曰集集聚也神農日中爲市致天下之

民聚天下之貨故謂之集方市則集市罷則虛故謂之虛柳
宗元云虛所賣之貨表錄虛市以易爵啁哳詩綠荷包飯赴
虛人作墟者誤也況虛本以坐乎坐古丘字

開阡陌

顏師古謂阡陌是商鞅所開朱子謂阡陌之外有地商鞅却
破開了使成田更不要齊整二說恐非先王井田之制阡是
洫上之路陌是遂上之塗有井田便有阡陌豈得是鞅所開
又豈得是鞅破開了若云阡陌之外破開成田則此阡陌尚
存井田猶未廢蓋開猶除也開除阡陌并其經界而去之也
正是廢井田

東南西北音義

東春方又音當下東王聲也南夏方又音淫詩以雅以南樂
舞也西秋方又音先漢郊祀歌白集西遷方也北冬方又音
佩書分北三苗分異之也穀梁隱十年注戰不逐北敗也

鄴鄴音贊鄴音碩

鄴則旦切鄴才何切皆秦之縣名鄴屬南陽郡漢初以封蕭
何鄴屬沛郡後續封何之子地本不同字亦各異集韻鄴又
才何切鄴亦作鄴韻會謂鄴蕭何子孫所封鄴蕭何初封邑
是二字果同音而亦可互用耶此其必不然也何初封本南
陽之鄴非十何切續封則沛郡之鄴亦不可作鄴而乃有說

者何也蓋其後以初封本鄴後雖改封鄴仍稱鄴也猶楚初
封郢後徙陳徙壽春仍稱郢也然則郢亦可作隣女救二切
陳與壽亦可作郢耶

古南衙

今開封府稱古南衙不知其義古者前朝後市王宮在南漢
以宮城之軍謂之南軍唐謂之南衙五代謂之殿前司宋以
殿前都檢點受周禪都汴梁今開封府治或即宋殿前司治
所猶襲唐南衙之名也

鹽字有三義鹽音古

鼠璞曰食貨志商頌用鹽鹽注鹽鹽池也詩王事靡鹽注不

堅固也周禮鹽人共其苦鹽杜子春謂鹽鹽不練治也詩禮注謂鹽爲不堅固不練治食貨注謂鹽爲鹽池二說似異然鹽池練治後成鹽其爲鹽也難壞出水即成鹽其爲鹽也易壞其理一也予又思左傳夢楚子伏已而盥其腦注盥啖也啖也鹽可啖故謂啖爲盥字義固有不同者其因此生彼者甚衆如殿大堂也有鎮意故謂軍後曰殿廉堂垂也有分辨意故謂不苟取曰廉初讀若判然不相蒙細思理實相通也啖音徒敢音淡

井幹 幹音寒

漢書武帝立井幹之樓楊子重黎篇或問茅焦歷井幹之死若井幹之形司馬曰始皇殺諫者二十七人積之闕下如井幹之狀

按井幹井上木欄其形四角或八角師古曰積木而高於樓

枇巴 枇與蓖同

通俗文柴垣曰枇木垣曰栖南土悉以竹爲之斜織者謂之巴飛枇枇本作蓖釋名以柴爲之疎蓖蓖然漏雅樊藩也郭璞云藩蓖也

銅柱

銅柱二一在交趾漢光武時交趾女子徵側反光武拜馬援爲伏波將軍討平之援立銅柱爲漢之極西界一在長州府城西北五代晉時漢州刺史彭士愁納土求盟于楚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爲界

耤田 耤音藉

耤田多作籍風俗通曰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耤田鄭玄曰耤之言借也从艸作耤字與訓皆非也國語宣王不耤於千畝月令藏帝耤於神倉从耒昔聲作耤按王篇鉏耤也天子親耕有事於鉏放曰耤田盧植曰耤耕也引左傳鄅人耤耕意雖得而字不免於誤一曰耤蹈耤也謂天子親蹈之也亦通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孟子助者藉也則當从艸作耤

行馬

令制 朝門及公府以衡木爲斜好別以木交錯穿之樹于門外俗謂廉角又即古之行馬也魏文帝拜楊彪光祿大夫令門施行馬晉孝武置檢校御史知行馬外事行馬即周禮所謂梐枑也夫本以禁馬曰行馬者反言之也今言者請禁百官馬不得入柞內按柞疾各切櫟也又陟格切除草也並非行馬之義亦非鉏駕切若謂爲遮攔則當用窠字窠胡挂切橫木不入也窠音化

灃灃 灃音風灃音里

灃灃二水名灃水出鄠南山豐谷北入渭周都酆邑酆以灃水得名通作豐詩維豐之垣書王來自商至于豐灃字从水

豐聲豐从兩丰从山从豆灃水出衡山乃江沅之別流今岳之灃州以灃水得名書東至于灃楚辭濯余佩于灃浦灃字从水豐聲豐从兩丰从凵从豆文本相似但其中一从山一从凵耳蔡邕以豐同豐誤凵音歙

帶礪

漢功臣誓黃河若帶泰山若礪謂河竭若束帶山泐如礪石猶岸爲谷谷爲陵之意俗云海枯石爛也

胥濤

臨安志吳王既賜子胥死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子胥因流揚波依湖來往或有見其乘素車白馬在潮頭者盧元輔

謂憤悱致怒配濤作神范希文云伍胥神不滅玄貞子云濤之靈曰江胥皆以濤子胥爲之也論衡雖辨其妄以子路彭越不能發怒于葅醢之中似亦不必以此爲證吳越之中惟江濤最雄擁如山岳奮如雷霆山海經以爲海鮹出入浮屠書以爲神龍變化猶臨安志以爲子胥揚波也素車白馬亦猶李白所謂連山雪耳或當時爲是說以懼吳王後遂謬傳之也

江黃

江黃人多以爲今九江黃州不知非也江春秋時國名漢改爲陽安縣晉省故城在今息縣西南一十里黃古黃子國漢初屬汝南後屬江夏魏省故城在今光州西一十二里

瀚海

博物志四海之外皆復有海南海之外有漲海北海之外有瀚海是以瀚海與漲海等皆水也不知瀚海在大州柳城東北地皆沙磧若大風則行者人馬相失夷人呼爲瀚海宋史云瀚海沙深五尺不育五穀沙中生草名登相可食以沙飛若浪人馬相失若沉視猶海然非真謂晦之海也

古今地名不同

古今地名不同者甚衆姑舉一二顯者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今保安州涿鹿山非涿州舜耕於歷山今蒲州南有歷

山非濟南歷城禹避舜之子于陽城今登封縣非澤州陽城周封熊繹于丹陽之地今歸州東七里春秋丹陽邑秦彭超謂苻堅曰丹陽不足平今應天府又今寧國府漢初爲丹陽郡俱非鎮江丹陽陳勝吳廣起兵于蘄今宿州南四十里秦蘄縣非蘄州圯上老父謂良曰十三年孺子見我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今東阿縣黃山非德安穀城漢擊韓王信餘孤過柏人今唐山縣非柏鄉縣景帝徙衡山王勃爲濟北王今六安州漢衡山國非衡州衡山漢遣謁者說降漢陽散尤今泰州非漢陽府朱邑以爲桐鄉嗇夫今懷寧縣非嘉興桐鄉成帝封王根爲曲陽侯今濟源縣西南一十五里春秋曲陽

邑非定州曲陽是漢耿弇擊富平獲索于平原今樂陵縣非耀州富平樂安太守陸康上書今武定縣非撫州樂安沮授勸袁紹留屯黎津今清縣東二十里漢延津縣非開封延津曹操鑿泉州渠以通漕今武清縣東南四十里漢泉州縣非泉州府丁忠說吳主亮弋陽可襲而取今光州漢弋陽國非廣信弋陽晉燕寇陷會高平今濟寧州晉高平國非澤州高平劉裕至東莞與燕兵戰于臨朐今沂水縣非臨朐東莞縣定州刺史蕭弘會楊暕于西江今彭蠡林州陳定州刺史田龍升以江北叛今麻城縣俱非真定定州若以今之地名而求古人之蹟則舛矣

雷首

禹貢雷首即首陽山徐廣云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封禪書所謂薄山也括地志云薄山一名襄山一名雷首山一名首陽山在芮縣北十里蒲坂即今蒲州芮縣即今芮城叫山盤亘蒲芮數百里之地或云在蒲坂或云在芮縣也今蒲州首陽山上有夷齊墓者是一云在偃師縣西北一云在襄城縣南皆非

樺卯 樺音荀

伊川語錄云枘鑿者樺卯也楊用修謂樺卯當作簨壯予按簨所以懸鐘鼓者橫曰簨卯曰當壯樺亦當作壯蓋壯與卯

龍門伊水所出又以呂梁洪為呂梁夫呂梁洪在徐州睢河流所經遠去孟門數千里皆非也按龍門古耿國殷王祖乙都在今河津縣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江海大魚集門下數十不得上上即為龍是龍門山也呂梁在今石州書治梁及岐春秋梁山崩莊子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酈道元謂呂梁之石崇峻河流激盪震動天地皆謂在石州者也龍門呂梁皆晉山故二山未治河出孟門之上也

辨先儒江漢經文之誤

禹貢嶓冢導漾二條先儒疑經文與地理不合朱子謂彭蠡即今番陽湖受湖東西諸州之水邊湖口以入於江為江水所過因却而自豬為澤初無所仰於漢水又謂漢水入江之後未嘗不相持以東惡覩所謂中江北江之別蔡沈謂江漢之間三苗頑不即工禹未嘗親莅即官屬亦未深入其境以此致誤鄭漁仲謂東滙澤以下十三字為衍文是皆未之考也嶓冢山在今漢中沔縣漢水發源名漾東流至沔縣為漢又東至均州為滄浪過襄陵三滙至漢陽大別南入於江徐鉉云江水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北云南入於江謂漢水入於南江也東滙澤為彭蠡滙當作會言漢水東會於彭蠡也為彭蠡者言澤為彭蠡非謂漢為彭蠡也故下文云東迤北會於滙東為北江即徐鉉所謂江至南徐州為北江漢水至

此爲北江也南徐州即今鎮江府漢至是趨揚州之海門縣入海矣岷山在今成都府茂州江水發源東至新繁爲沱又東至於澧澧即澧縣澧浦在今慈利者也九江今洞庭湖江水過之至於東陵地志東陵道士狀在今黃州東者也自漢水南入於江二水合流東迤北會於滙滙猶言彭蠡江既言會漢惡得言滙乎東爲中江即徐鉉所謂江至澤江爲九道名中江也亦至海門縣入海是南江在今武昌中江在今九江北江在今鎮江揚之三江既入正謂此也書特言揚州治故云三江既入將言荊州治故云江漢朝宗于海江漢發源于梁州我之上流也南江在荊州揚之上流也上流治則下流無不治矣此書法也韋昭謂松江錢塘浦陽爲三江唐仲初謂婁江東江松江爲三江張守節謂三江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與諸家三江之說皆非也如此訓則經文未嘗與地理不合夫何疑乎

弱水黑水

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至合黎與張掖河合漢張掖郡今陝西甘州衛合黎其山鎮也弱水與張掖河合則弱水當在甘州境內今甘州一帶環青海滻洮之流浸居延鮮卑之水未見有所謂弱水者豈古有而今湮塞耶西域傳弱水在條支然條支去雍州幾二萬里非是或別一弱水也至謂蓬萊弱水則又荒唐矣黑水水經出張掖郡鷄山地志出捷爲郡南廣縣汾關山今平涼府開城縣有川曰大黑水平涼去甘州不遠在漢屬張掖郡雍州西據黑水者此也捷爲郡今叙州府城南馬湖江一名盧水盧黑也梁州西據黑水者此也是黑水有二雍州鷄山黑水至三危與梁州汾關山黑水南流入於南海故蘇綽云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二州皆以黑水爲界也或以麗水爲黑水或以西珥河爲黑水俱非是然黑水亦非一今定州漢故奴盧縣奴不流盧黑以縣有黑水不流故名陝西安化縣文縣山東蓬萊縣皆有黑水

三危

三危蔡沈云西裔之地又云即舜竄三苗之地或以爲燉煌水經黑水南至燉煌過三危山蘇綽云麗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由蔡說則三危地名由水經蘇綽之說則三危山名按燉煌今陝西赤斤蒙古衛三危既宅見雍州則三危爲燉煌明矣非山也如水經所云則燉煌與三危爲二如蘇綽所云麗水今雲南麗江府則三危既宅當見梁州不應在雍州也二說非是蔡說爲近之但未詳其實也

舜陵

史記舜南巡崩于蒼梧之野葬零陵之九疑此馬遷牽合有

廟之事附會家語而不覺其謬也家語舜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按蒼梧有二一郡名今梧州府一山名郴陽何孟春云在海州舜葬當於此孟子舜卒於鳴條呂氏春秋舜葬于紀何孟春云鳴條亭名在陳留縣紀城名在莒州蒼梧山近莒之紀城去鳴條不遠故或言蒼梧或言鳴條或言紀也皆東方之地若蒼梧郡則南方矣且蒼梧郡漢武時始置九疑在秦時屬長沙郡即零陵猶未有也何得言葬零陵之九疑爲崩于蒼梧之野然則遷何所本與昔者舜封象於有廟有廟今道州也九疑山在道州象建國於此死而葬焉後人誤以象冢爲舜陵遷因家語有死于蒼梧之文又因九疑有象冢遂不疑謂舜崩于蒼梧之野葬零陵之九疑也使舜南巡崩當云死于衡山之野而葬焉不應云死于蒼梧之野也且衡山去古帝都最遠黃帝以灊霍二山爲副漢武徙南嶽之祭於灊山皆以遠故也九疑去衡山又將千里舜勤事野死至衡山足矣葬衡山已矣何暇至蒼梧葬九疑也今九疑有舜嶺舜源蕭韶峰皐陶祠皆濫觴於遷耳或曰屈原九辨有湘君湘夫人黃陵廟有舜二妃墓此又何也曰湘君湘夫人不可知爲誰即舜南巡豈以二妃從舜旣崩二妃豈涉萬里以殉皆誣也

陟方岳

舜年百有十歲崩尚書陟方乃死家語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尚書脫一岳字當以家語爲是孔安國不察以升遐訓陟方謂陟爲升遐其義雖通以方屬陟爲讀則不可且旣言升遐焉得又言乃死也如馬遷所云葬零陵之九疑當是陟南嶽據今所考葬海州之蒼梧山則是陟東嶽家語所謂陟乃陟彼岵兮之陟安國所云陟乃殺禮陟配天之陟自有能辨之者

滄浪蒼梧鳴條熊耳各二

滄浪水名一在嶧縣孟子滄浪之水清今一在均州禹貢又東爲滄浪之水蒼梧二一郡名今梧州府一山名在海州家語舜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鳴條二一亭名在陳留孟子舜卒于鳴條一邑名今安邑縣伊訓造攻自鳴條熊耳山名一在盧氏縣禹貢導洛自熊耳一在洛南縣禹貢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鹵莽滅裂

長梧封人曰予昔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按鹵鹹地也莽草汁地也滅赤地也裂龜坼地也四者地之不可耕芸者也爲禾者因其鹵莽而鹵之滅裂而滅裂之其實有不鹵莽不滅裂而報予者乎所謂欲惡之孽爲性稚葦也善爲禾者去鹵莽之耕

善養性者去欲惡之藝善爲政者去淫泆之民揚用脩所訓四字殊覺率稔通義愈疎

荆蠻

太伯奔荆蠻自號句吳按吳揚州城非荆不應謂之荆蠻太伯與仲雍初奔所至地爲梅里聚梅里聚人立以爲君號句吳梅里聚在今吳縣北句發語聲吳大也言太伯當昌大也吳之名始此而曰荆蠻者何荆楚也蠻越也梅里聚介在楚越之間故曰荆蠻

東陵

禹貢導江過九江至於東陵集傳謂東陵爲巴陵按九江今

洞庭湖在巴陵不應過洞庭又至巴陵也地志以東陵爲道上狀在黄州東一百二十里與江水經流次第相協史記楚世家本將白起拔我西陵括地志西陵故城在黄州黄山西二里以此互證則東陵爲道上狀無疑

楚 周 祈 著
劉如龍 校
泉 宛 黃中色 刊

人部

姓氏族

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姓者所以繫統百世使不別氏者所以別子孫所出族者氏之別名也朱子呂伯恭雖嘗有辨亦誤認氏爲姓如黃帝公孫姓此百世不別者也少昊黃帝子已氏顓頊黃帝孫姬氏此別子孫所出也又如唐姬氏黃帝後亦公孫姓無疑以字爲展氏因以爲族恭平氏亦黃帝後亦公孫姓屈景昭爲三族又謂之三閭此族者氏之別名

也天子之後別以氏所謂胙之土而命之氏也諸侯之後別以族所謂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也後世氏族通謂之姓而曰姓某氏史記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即司馬遷亦不免誤認其後乎 芊音米

國家縣官

漢官儀封禪記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明日太醫令問國家起居國家曰不勞東平王傳今者縣官年少霍光子禹得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其曰國家曰縣官皆謂天子也漢書中如此稱甚衆又秦邕獨斷曰天子無外以天下爲家稱天家蓋記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稱官家猶言帝王也資暇集云至尊以天下爲宅四海爲家又曰宅家

黔首蒼頭

秦本紀更名民曰黔首祭義疏謂以黑布覆首謂之黔首戰國策魏蒼頭鮑虎註謂以青帕首項也又漢名奴亦曰蒼頭黔首則自唐虞以來所謂黎民也亦曰黔黎

黃耇台背

耇老壽也黃耇老人面色黃也台鮐鮐河豚也其背青老人背色若鮐也詩注謂黃爲黃髮耇爲凍梨圖雅疏謂燕代北鄙謂耇爲梨說文又謂老人面梨若垢諸說似牽強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瘁背若鮐魚此亦是以音釋不實知鮐者

也鮐背豐滿但青黑耳 鮐音侯 鮐音胎

府君家公

朱子曰府君漢人碑已有之只是尊神之辭如言官府之君列子云家公執席二者皆父稱也家公稱於存時府君稱於亡日

主臣

史記陳丞相世家漢文帝問陳平一歲決獄錢穀幾何平曰有主者上曰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馮唐傳文帝聞廉頗李牧爲人良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牧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魏志魏武謂陳琳曰卿爲本初檄

何乃上及父祖琳謝曰主臣馬援龍虎賦勇怯見之莫不主臣文選梁昉奏彈曹景宗先叙其罪後繼之曰景宗即主臣景宗又彈劉整亦曰整即主臣齊沈約彈王源文亦然主臣前人多用之解者皆不得其義孟康曰主羣臣也韋昭曰主臣道不敢欺也張晏曰惶恐也文穎曰猶今言死罪樂彥曰猶上書前言昧死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也孟韋之說非是張晏以下亦鮮的見按古文臣作臣如人伏地也說文臣擊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蓋人臣對君不容不惶恐不屈服也主臣是一於惶恐屈服之意惶恐乃驚怖非慚愧也上表者云誠惶誠恐是驚怖稽首頓首是屈服知此

則死罪昧死惶恐擊服之義皆在其中然史記魏志龍虎賦所云主臣意在驚怖文選所云主臣意在屈服賈子曰主臣禮之正也斯言得之矣

鼻祖耳孫

鼻祖始祖也方言梁益謂鼻為祖獸之初生其鼻先見故謂鼻為祖耳孫玄孫之曾孫也顏師古曰耳孫諸說不同據平帝紀及諸侯王表昆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則耳仍一也為昆孫之子來孫之孫玄孫之曾孫或云唯耳可得聞非是

阿翁姑章賤息子姓

阿翁父也方言周晉秦隴謂父曰翁廣韻翁鳥頸毛也老人頸毛白而疆短若此鳥也善見律翁親則謂祖是父祖皆可稱翁姑章姑也廣川王傳皆尊章師古曰尊章猶言尊姑也或曰舅姑為尊章章本作嫜杜詩何以拜姑嫜又釋名兄公亦曰兄章舅公亦曰舅章息生也子女皆可稱息左師觸龍曰賤息舒祺東觀漢紀此蓋我子息是子稱息呂公見劉季曰僕有弱息顏為箕帚妾是女亦稱息子姓孫也玉藻注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謂之子姓今人稱尊貴者曰翁稱壻曰姑章稱婦曰息婦息又以女稱子姪輩曰子姓是始未之考也

丈夫丈人大夫夫人

丈夫詩疏有傳相之德而可倚仗丈人師古曰嚴莊之稱凡親而老者皆稱焉此丈夫丈人之義也又十尺曰丈古一丈得今六尺六寸丈夫丈人以身長言也而倚仗嚴莊之義在其中大夫白虎通曰扶達於人者也夫人曲禮注扶持於王者也此大夫夫人之義也又夫本作介从人一象簪也男冠女副皆須簪焉男女皆可稱夫也而扶達扶持之義在其中

先生大夫人

今尊貴者人稱曰先生則怒稱其母曰太夫人則不以為怪論語曰有酒食先生饌韓愈進學解招諸生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一則為父兄一則為師何怒也漢文紀注列侯妻

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得稱太夫人是太者父亡母存之號今　制猶然柰何稱者見稱於人者不論人父與父存否率以太爲尊稱不可恠乎

伯仲叔姪

伯仲兄弟之稱詩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次仲者爲叔詩叔兮伯兮次叔者爲季書仲叔季弟姪對姑而言爾雅女子謂晜弟之子爲姪狄仁傑云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此則古人稱伯仲叔姪之義也今人謂父之兄弟曰伯叔謂兄弟之子曰姪皆舛也父之兄弟當曰伯父叔父爾雅父之昆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是也兄弟之子當曰猶子檀弓兄

弟之子猶子也或曰從子朱子語錄漢人謂姪爲從子却得其正是也昆與昆同

昆玉

謂兄弟曰昆玉者蓋錯舉金昆玉友之文也兄弟何以謂之昆友昆本作䍐周人謂兄曰䍐弟人眾皆弟爲䍐今猶云皆有兄弟通作昆詩謂他人昆是也說文友从二又相交徐氏曰二手相順也友有相左右之義兄弟如左右手故謂兄弟爲友晏子兄愛而友是也金王言其貴重耳䍐與䍐同眾皆皆

棠棋

古樂府棠棋謂夫也古有罪者席棠伏於棋上以鈇斬之言棠棋則兼言鈇矣鈇與夫同音故隱語棠棋爲夫也棠未稈棋斫木橝俗作砧鈇斧也棋與砧同橝音質

娣姒

爾雅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即今妯娌自以其年爲長幼耳廣雅娣姒之名從身長幼莊傳穆姜謂聲伯之母爲姒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爲姒二者皆呼夫弟之妻爲姒不從夫之齒也

狹唊唊音狹

廣韻狹小兒將學語時能鼓頷也莊子未至乎狹而始誰是也說文唊小兒笑聲禮記唊而名之是也孟子狹提之童注

知狹笑是以狹作唊也扁鵲傳唊嬰之兒又禮記狹蟲皆以幼小爲義一曰唊古文作狹頷音含

誕日初度

今人謂生辰曰誕日又曰初度詩曰誕彌厥月傳誕大也謂大矣后稷之在母終人道十月而生今曰誕日則是大日降誕則是降夫矣離騷經曰皇覽揆予於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注初度猶言初節也古者子生三月父名之謂命名之初節也非謂生也今自幼而壯而老皆云初度是期頤皆三月時矣其謬誤有如此者

六尺之孤

周禮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曰國中二十行役是七尺二十歲也其升降皆以五年爲率則六尺十五歲也孟子五尺之童十歲也

公卿

卿私爲公有制爲卿公之爲字八背也厶私也背私則可以爲公矣卿之爲字卯事之制也有制則可以爲卿矣知二字之義而公卿之職其舉扶八音背厶音私卯音貴

昔閣內閣

按唐門下省以黃塗門謂之黃閣　明興罷中書省永樂初以解縉縉等七人直文淵閣謂之內閣則是黃閣爲閨閣之閤

从合闥雅小閨謂之閤漢文翁傳出入閨閤公孫弘傳開東閤皆謂門也內閣爲皮閣之閣从各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漢宮殿疏騏驎天梁等閣皆謂重屋也又唐制天子日御前朝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陵寢有思慕之感御使殿謂之入閤唐志中書舍人以久次者一人爲閤老制本省雜事二閣字皆从各合輔臣延登曰入閤稱謂曰閤老二閣字皆从各名雖同而義則異　音九

特進開府

特進自漢宣帝以許廣漢爲平恩侯位特進始開府自安帝以鄧騭爲開府儀同三司始魏晉以特進爲加官隋唐以爲文散官宋以特進居文官之首大觀者令非宰臣不除今制亦以爲散官文武之官階也宋太宰以下至光祿大夫開府者爲文散官雖三公三師亦必冠以此號宋改唐節度使爲使相亦稱開府今巡撫私稱開府者本使相之遺意也

尚書

今曹郎自署銜曰尚書某部郎何謬也夫尚書秦官在殿中主發書漢置尚書令貳有尚書僕射有尚書成帝初分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南北主客曹五曹曹又置尚書及左右丞侍郎光武改常侍曹曰吏部增都官曹爲六曹魏爲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五曹晉爲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隋爲吏民禮兵刑工六部唐改民部曰戶部部各總四司以本司爲頭司餘爲子司亦謂之部如金部祠部之類六部迄今因之自漢以來曰尚書臺或曰中臺宋曰尚書省北齊謂之都省省有尚書令六部有尚書子部有郎是六尚書者皆隸尚書省故曰尚書某部也今則異於是矣如之何占之誤也

台鼎

後漢邴顯傳三公上應台階彭宣傳三公鼎足承君此台鼎之稱也周禮大宗伯疏上台司命爲大尉中台司中爲司徒文散官宋以特進居文官之首大觀者令非宰臣不除今制亦以爲散官文武之官階也宋太宰以下至光祿大夫開府者爲文散官雖三公三師亦必冠以此號宋改唐節度使爲使相亦稱開府今巡撫私稱開府者本使相之遺意也

尚書

今曹郎自署銜曰尚書某部郎何謬也夫尚書秦官在殿中主發書漢置尚書令貳有尚書僕射有尚書成帝初分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南北主客曹五曹曹又置尚書及左右丞侍郎光武改常侍曹曰吏部增都官曹爲六曹魏爲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五曹晉爲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隋爲吏民禮兵刑工六部唐改民部曰戶部部各總四司以本司爲頭司餘爲子司亦謂之部如金部祠部之類六部迄今因之自漢以來曰尚書臺或曰中臺宋曰尚書省北齊謂之都省省有尚書令六部有尚書子部有郎是六尚書者皆隸尚書省故曰尚書某部也今則異於是矣如之何占之誤也

台鼎

後漢邴顯傳三公上應台階彭宣傳三公鼎足承君此台鼎之稱也周禮大宗伯疏上台司命爲大尉中台司中爲司徒

下台司祿爲司空晉天文志曰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開徳宣符也環濟要覽云三公者象鼎三足共承其上也台非之義如此

黄門

今給諫有稱黄門者以唐諫議大夫隸門下省開元間改省爲黄門省之故不知漢唐以来中書門下二省間雜奄人爲之大抵黄門謂奄人也漢輿服志禁門曰黄門中人主之故曰黄門百官公卿表中書謂者令中黄門篇馬師古曰黄門謂奄人居禁中給事者也佛書優婆塞論般茶迦注此云黄門謂去勢及天奄者若以開元改省之故諫議毀侍中自異

以漢唐以来中黄門内給事之故彼皆奄人也

都堂

唐制尚書省都堂居中左右分司堂東有吏戸禮三行每行四司左司統之西有兵刑工三行每行四司右司統之凡二十四司分曹共理今巡撫俗稱都堂無謂

太史

秦漢以来太史之任兼成周太史馮相保章三職以著述爲事而兼掌星曆司馬談父子所職是也至宣帝時著述以他官領之太史惟知占候而已唐爲司天臺宋爲司天監 我朝爲欽天監不復稱太史

三法司

唐百官志凡冤而無告者三司詰之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六典高宗武后之際當時大獄以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推案謂之三司今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爲三法司唐制也

翰林院

唐翰林院在麒徳殿西以處天下藝能技術之士學士院弘文館集賢院以處文儒玄宗始選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肅宗令掌詔勑始兼學士之名五代晉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爲兩制宋翰林學士掌内制制勑詔赦國書及宫

禁所用文字乘輿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今翰林院知制誥及一應纂修與宋同而入閣辦事自弘正以来爲定制矣

察院

今都察院即秦漢以来御史臺也唐御史臺其屬有三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今有監察御史分十三道隸都察院而省察院其曰察院者相襲如此非官制也

鳳凰池

通典中書省地在樞近人固其位謂之鳳凰池按中書尚書爲兩省秦有尚書令屬少府漢以大將軍領尚書事以大尉

錄尚書事權尊重矣漢有中書謂者亦屬少府自武帝始用宦者元帝復委以政事魏以中書典尚書奏事而尚書之權漸減故荀勗自中書監遷尚書令志曰奪我鳳凰池

王荀班龍虎榜

李宗敏知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君伸薛存義郁輩時謂之王荀陸贄主試得韓愈歐陽詹賈稜陳羽等皆天下孤儁偉傑之士號龍虎榜今人謂朝班爲王荀捐曉縣龍虎畫於榜前者可咲也

守令

大郡曰守小郡曰尉大縣曰令小縣曰長秦制也漢初因之如魏尚雲中守范佗南海尉董宣洛陽令陳寔大丘長之謂又郡佐亦謂之尉郡守秦以前稱上大夫即州牧侯伯漢名太守唐名刺史宋名知州或加將軍或號持節或帶團練防禦或曰總管皆守也治中別駕長史司馬通判皆郡丞也軍事判官防團推官司理司戶皆增置亞于丞者也主簿功曹督郵錄事參軍曹掾皆郡尉也縣令秦以前稱下大夫即附庸或又稱宰稱尹稱公漢以後俱稱令宋始稱知縣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押亦有丞尉又增主簿郡守掌治京師曰內史曰尹王國曰相

蓮幕

齊王儉領吏部用庾杲之爲長史蕭緬與儉書盛府元僚每難其選使杲得泛緣水依芙蓉何其盛也時人以儉府爲蓮花池今謂幕官曰蓮幕義出此

稗官

漢藝文志小說出於稗官細米曰稗王者欲知閭巷風俗細碎之言故立稗官

古官名

古官名姑舉一二人不常知者如胡馬主馬乳酒者鉶官主鑄錢者大誰長主問非常者都船主檄捕京師者平準主錢穀者司商主賜族受姓者將行主宮掖者若盧主弩射者尚方主御刀劒諸好器物者復陶主衣服者率更主刻漏者負弩主亭者督郵主諸縣糾攝者水衡主稅入者遒人主宣令者郵表畷主督約農事者瞽矇主飾馬者佽飛主射者剽姚主兵者掌故主故事者鞮鞻氏主夷樂者婕妤娥娙嬪婦皆女官也中涓黃門皆宦官也

陪臣陪僚

陪重也陪臣重臣也諸侯之臣於天子曰陪臣陪僚猶陪臣也僚亦作臺左傳僕臣臺方言南楚罵庸賤謂之田臺輟畊錄凡婢役於婢者俗謂之重臺重平聲

承學

承學言學者分門各自承襲其家學如楊何施讎孟喜梁丘賀之徒學易皆祖田何歐陽生大小夏侯勝建之徒學書皆祖伏生翼奉遵后蒼而非韓魯齊毛公鄭玄儒林傳所謂斯文未陵亦各有承是也

不速之客

易有不速之客蕃韻速徵也猶俗謂請也今折簡云速者正此意

臧獲厮養輿臺奚奴

風俗通臧被罪沒官為奴婢獲逃亡獲得為奴婢揚雄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張揖壻婢之子謂之臧

婦奴之女謂之獲張耳傳厮養卒韋昭注析薪為厮炊烹為養左傳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禮奚八入鄭玄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官其少才智以為奚今俗史女婢也說文奴婢皆古罪人周禮其奴男入於皁隸女入於舂藁今入家役使者但可謂之傭王逸云傭厮賤之人前功臣表成氏傭保之中師古曰傭賃功傭保可信任皆賃作者今俗謂之雇工人也

胥靡徐胥

傳說胥靡莊子注刑徒之人以鐵鎖相連繫周公曰懵人者懵其餘胥靡韻須若賤妾之稱古人以婢僕為餘須亦作餘

胥

皁卒

左傳士臣皁方言梁宋齊燕之間謂櫪曰皁因謂賤人直馬者曰皁說文卒隸人給事者方言南楚東海之間或謂卒為頻郭璞曰言其衣赤今隸卒首戴赤云頻音螳

五百

漢官者傳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韋昭曰五百本為伍陌伍當也陌道也言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唐謂行杖人亦曰五百是五百即今之皁隸以除路又以行杖

官衙官聯

徐氏曰馬衙所以制馬之行也官吏階位亦曰衙者以尊卑相衙所以制百官也徐又曰周禮宮府之聯事謂大事非一官所了衆共成之也

寮

爾雅寀寮官也郭璞曰官地為寮同官為寀無同地為寀之文邢昺曰寀采也采取賦稅以供已有采地及言同寮者皆謂有官者也寮亦作僚說文僚好貌廣韻僚賤稱同官相好曰僚僕臣僚故以為賤稱寮之義如此楊用脩謂寮為小窓以齋署同窓為義不知窓寮之寮从穴不从宀說文寮穿也玉篇寮舍也後人遂以寮為窓是窓寮之寮與采寀之寀文

既不同義亦自別安得以同恣釋同寮乎寮俱音寮小部

綿

當家

奴婢之監知家務者謂之當家或云管家霍光傳愛幸監奴王建詩不是當家頻向說在朝之餐頭廬兒在官之侍史官婢皆當家也當平聲

駔儈駔子朗切儈古會

行殖市駔儈主買賣家交易者如今度市師古曰駔者其首率即今所謂牙行牙本作互以交互為義互與牙字相近因訛為牙行俗顏儈會合市人

日者風角

日者占候時日者也風角占候四方四隅之風者也

四凶

帝鴻氏有不才子曰渾沌少昊氏有不才子曰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曰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曰饕餮謂之四凶按帝鴻氏繼黃帝而為君縉雲氏帝鴻氏之子與少昊俱去舜三百餘歲顓頊亦去舜二百餘歲四凶何若是之壽耶必四氏之後有若人耳非子也渾沌驩兜也窮奇共工也檮杌鯀也饕餮三苗也訓者謂渾沌為不開通窮奇為其行窮其好奇檮杌為頑凶無疇匹貪財為饕餮貪食為饕不知窮奇獸名狀如牛蝟毛音如喙狗食人人鬬乃助不直者饕餮獸之嗜食者古者象於彝鼎以為食戒渾沌水不通也檮杌斷木也四凶有似於四者因以日之也檮音陶饕音叨餮音鐵

三苗

書傳三苗國在江南荊揚之間地里沿革表潭州古三苗國潭州今長沙蓋建國在長沙而所治可江荊揚也國中多猫姓

九夷

九夷東夷也有畎于方黃白赤玄風陽九種笠子之封國俗仁而壽夫子欲居者此也即今朝鮮其字从大从弓重射也

羿子之所有事也南蠻从虫地多蛇虺也北狄从犬西羌从羊性類犬羊也其不及東夷也有以我又同謂之夷者猶公侯伯子男通謂諸侯也虫虺俱音許

突厥單于可汗

突厥北夷國號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北夷謂兜鍪為突厥世居金山山形如兜鍪因以為國號單于北夷酋長號北夷謂廣大為單于言主北方象天廣大單于然也可汗于闐王號于闐謂金翅為砥鱗黑韓宋封為砥鱗黑韓王自稱為黑汗王謂為可汗

閼氏胥者居次閼音焉氏音支

閼氏單于妻彌謂可愛如烟支屠耆單于子彌謂賢爲屠耆居次單于女彌猶漢言公主也

小幼

歌童俗謂之小幼柔曼溢於女德或謂能侑飲爲小侑不知幼之名有自來即漢所謂孺也高之藉孺惠之閎孺皆以妧媚與上起卧藉閎其名孺則幼小而可親慕也三風頑童亦是此輩

㚟表 㚟音孤

俗謂倡曰表子私倡者曰㚟老表對裏之稱表子猶言外婦㚟秦以市買多得爲㚟蓋貧敗之徒㚟老猶言客人

虔婆營婦伽拉姑 伽音茄

方言謂賊爲虔虔婆猶賊婆也營妓古以待軍之無妻者營婦猶軍妻也伽不正也伽拉俗謂一拉伽伽拉姑猶不正之婦也

生旦爭丑

今角戲有生旦爭丑之名嘗求其義而不得偶思樂記及優侏儒優雜子女注謂俳優雜戲如獼猴之狀乃知生狌也猩猩也山海經猩猩人面亦身聲似小兒啼旦狌也猩狌也莊子猨猵狙以爲雌爭猙也廣韻似豹一角五尾又云似狐有翼丑狃也廣韻犬性驕又伽猩等獸跡謂俳優之人如四獸也所謂獌雜子女也未猶未厭之未外猶貝外之外獌音摸獌音迷猩音生猩音星狌音旦猙音靜

鬍俚鬍音戛

俗謂白禿曰臘梨又曰梅花掐或以白如梨與梅花也不知其字之譌臘梨蓋鬍俚梅花掐蓋梅花鬍也博雅鬍禿也丘八切通作揭明堂位注齊人謂無髮爲禿揭俚鬍屬也鬍俚猶言禿髮也梅花鬍猶言白鬍也鬍與臘掐聲相近俚梨亦聲相近遂譌也說文須禿也吾骨切法華經須瘦注須口轄切須與鬍一也說文切是法華注安讀作臘音矣掐音恰

名義考卷之五終

人部　東充黃中色刊

角鬻

記剪髮爲鬻男角女鬻注夾囟曰角髮也年達曰鬻三髮也鬻音枕囟音信

干恣

左傳干恣干恣音伎來注干恣多髮貌按韻恣不恣多髮

也作不恣干當是不之訛髮音丕

踑踞

名義考　卷之六　踑踞蹲也踑亦踞也晉書南越踑踞一說踑踞大坐也張耳傳

踑踞師古曰伸兩足狀如箕此因箕生義不知箕本作

踑

胼胝皸瘃胼音便胝音之皸音均瘃音拙

胼胝皮厚也人勤苦則手足皮厚李斯傳禹手足胼胝墨子

曰齒而不休息齒本作斷亦胼胝意皸皸裂也瘃寒瘃也寒

甚之病李甘傳來虜皸瘃注子不龜手之藥龜與皸同胼音

蹲蹲音均

溲溺音小

後漢溲先了切便溺也此即小便溲字後人借作小也東方

朔傳小遺殿上注小便也張湛傳遺失溲便注溲小便也朔

傳以小作溲猶以矢作菌古字假借者多有之湛傳溲便是

本字注者讀作踈鳩切與所

九切皆訓沃也水調粉麵也以溲爲小便因以菌爲大便可

笑也朔朔不同溲與菌同

瞢目瞢音蒙

左傳居瞢之上瞢之下若我何按說文瞢心上目下也瞢目

即所謂萬與

膝齶膝音却齶音愕

膝說文口上阿也通俗文云口上曰膝口下曰齶揚賦注

口中之上下曰膝齶蹠韻口中斷齶梵書作齶謂齒內上下

肉也是膝者通指口中之上下分之則上爲膝下爲齶斷通

指齒根之內外分之則內爲齶斷音銀

青白眼

阮籍能爲青白眼母死往喜來弔籍作白眼邪康齊酒挾琴

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故後人有青眼垂青之語人平視睛

圓則青上視睛藏則白上視怒目而視也

夢

說文夢寐而覺者也覺謂有知周禮六夢一正夢二噩夢三

思夢四寤夢五喜夢六懼夢又太卜三夢一致夢二觭夢三

咸涉列子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入大火而燔焫浮虛爲疾者則夢揚沉實爲疾者則夢溺莊子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文中子曰至人無夢佛者曰攝心無寐無夢則可無寐則非

龍鍾潦倒

湘素雜記古語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從西域二合之音切呼之元也龍鍾潦倒正二合之音龍鍾切癃字潦倒切老字欲言癃欲言老即以龍鍾潦倒言之後有釋者皆不得其義而臆說也

顏面

說文顏眉目之間也埤韻額角曰顏方言湘江間謂之頰中夏謂之頰東齊謂之顏汝潁淮泗之間謂之顏說文面顏前也象人面形今人顏面通一面而言更不復分別頰音協額俗作額

夸毗 夸音誇毗音脾

爾雅夸毗體柔也按夸毗本作跨鼻以體柔爲訓朱子釋詩無爲夸毗曰夸大毗附也言小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失跨鼻之意矣爾雅猶足據也

蓬篠戚施

爾雅蓬篠口柔也戚施面柔也說文蓬篠粗竹詩曹氏曰竹席之爲用常仰而不能俯口柔之人視人顏色以爲辭常仰面於人因名焉蓬篠戚施本作規覘廣韻規面柔也說文覘司人也司與伺同愚謂規从見夫聲亦伺也今巡緝字當作規廣韻亦誤釋蓋面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有似於伺人者故曰規覘詩作戚施古字通用

欠伸

禮記君子欠伸欠張口氣悟也今言呵欠伸舒也今言伸要子足亦然亦作申論語申申如也又作信莊子熊經鳥信蓋人志倦則欠體疲則伸

扶寸

記投壺堂上七扶堂中五扶注舒四指曰扶通作膚公羊傳膚寸而合注側手曰膚案指曰寸

上頭

女子笄曰上頭花蕊夫人宮詞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霞裾使上頭偈家處女初薦髮於人亦曰上頭俗謂梳櫳言上頭須梳櫳也

半面

今人謂曾相識曰半面之雅漢應奉少時詣彭城相袁賀賀出閉門造車匠於內啟扉出半面視奉後數年遭於道奉識而呼之至今云半面或云一面也

輔車

左傳輔車相倚注輔頰輔也車牙車也輔乃車兩旁木所以夾車者其字从車人頰骨似車輔故曰輔車左右相待故曰相倚 頰音協

睢盱睢眦 睢瞻位二音 盱音吁 睢匡隘二音 眦自眥二音

睢仰目也盱張目也睢盱小人喜悅貌恣睢恭戾也漢五行志恣睢者衆苟或傳負功恣睢盱衡猶上曰衡王莽傳盱衡厲色又莊子睢睢盱盱則元氣也睢眦舉目相忤貌范睢睢眦之怨必報眦亦作眥孔光傳睢眥奚不誅傷左雄疏兇釁之戮生于睢眥

身重

婦人懷妊曰娠通作身詩大任有身注云重也箋云重謂懷孕也今人亦曰有身或曰身重

揖拜跪

手與胷平為揖詩詁推手曰揖引手曰伏推手手與胷離也欲則著手於胷首與要平為拜荀子平衡曰拜平衡謂磬折正首與要平兩膝屈地危跽為跪說文跪拜也周禮大祝九拜以首至地曰稽首以首置地曰頓首不至地曰空首悲悚蹙迫而下手曰振動雍容而下手曰吉拜泣血而下手曰凶拜拜不再拜曰奇拜答拜曰褻拜肅容而微下手曰肅拜凡言下手與首不至地是立而拜稽首頓首非跪不能拜奇拜褻拜兼跪立二者故跪亦曰拜稽首即稽顙鄭康成曰拜而後稽顙曰吉拜稽顙而後拜曰凶拜婦人吉事肅拜凶事手拜肅拜即九拜之肅拜手拜以首至手又謂拜手婦人古無屈膝而拜者有則自武后始也 倚音位 眦音紫 集

唱喏 喏音惹

左傳使訓羣騶知禮注騶喏喝聲也喏玉篇敬言也喝訶也貴者將出唱使避已故曰唱喏亦曰鳴騶即孟子行辟人也今俗謂揖曰唱喏不可曉

醋大

資暇錄云世稱士流為醋大言其哨酸冠四民之首此說得之猶言酸子也或云衣冠儼然比於醋更醶或云能措置大事皆非新鄭志謂邑有醋講講衆多甲族又以為彼邑之事恐未然

首鼠章首

灌夫傳首鼠兩端吳越春秋章首偉偟也俗云麞頭蓋鼠性疑出穴多不果一前一却麞膽怯飲水見影輒奔走道書麞魂原無魂

啟處委質

詩不遑啟處左傳萊名委質啟處跽也長跪也兩膝着地而

立身委質屈膝也拜則屈膝而委身於地 瑞音起

惡臭

大學如惡惡臭惡今但以穢惡爲義顏師古曰惡即矢也昌邑王傳如是青蠅惡矣越王句踐爲吳王嘗惡皆指言矢矢本作屎俗作屎借作矢猶溲借作小也

瞽瞍

鄭云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無眸子謂之瞍按眹兆也無目眹謂目上下相合漫無兆域若鼓皮然故曰瞽說文瞽目但有眹也非是瞍即今青盲目上下闔有眹而無珠子故曰有目無眸子詩所謂矇瞍也 眹音引

叩首叩頭

叩首以手至首也所謂舉手加額也叩頭以首至地也所謂頓爲叩地也叩一也首與頭一也而其辨如此

如柴如泥

今人謂瘦甚曰如柴醉甚曰如泥埤雅曰柴豺也豺體細瘦謂之豺狼人骨立謂之柴毀豺柴通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在水中則活去水醉如一塊泥因名泥人醉則肢體軟如泥蟲然

九畝兩觀

史記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身橫九畝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防風亦人耳何至如是之大戮辱也九畝地也殺而辱之陳尸於九畝也猶肆諸市朝之意家語載孔子誅少正卯事世曰兩觀之誅卯行僻而堅記醜而博罪非死比也攝相七日而誅之毋乃過乎朱子嘗致疑矣予按兩觀即闕以觀雙植謂之兩觀以記教令謂之冀闕古者刑人於市兩觀豈市耶誅責也周禮宰夫以告而誅之是也故責人之隱曰心誅宰予不足責曰於予與何誅則正卯兩觀之誅或是當時列其罪狀於兩觀使人與效尤也

詞辭辭

詞說文音內而言外徐氏曰語之助也聲成文謂之音詞不出於音故曰音之內爲音之助故曰言之外辭說文辭訟也通論曰嘗理也辛辠也理辠爲辭辭說文不受也受辛宜辭也三字義異今人辭訟之辭作詞言詞之詞作辭又以辭爲辭受之辭雖經史亦循用 嘗古辭字辠古罪字

嗚呼

刊謬正俗曰嗚呼歎辭也或佳其美或傷其悲古文作於戲其義一也後人于哀誄祭文用嗚呼于封拜册命用於戲謂嗚呼爲哀傷於戲爲歎美詩於乎小子未知臧否是傷也書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是歎美也何所分別乎

烏烏咄咄 咄讀若篤

李斯彈筝搏髀而呼烏烏楊惲仰天拊缶而呼烏烏蓋烏見異則衆烏烏必奏中舊有此曲歎所異也斯下吏惲失爵位皆自以爲異云殷浩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咄咄驚怪聲浩山桑之敗心不能平故自驚怪如此 髀音毗 惲音蘊 缶音可否之否

翹材

說文翹尾長毛也又翹翹高也翹材者猶言長才高才也

瓜葛葭莩肺附

瓜葛蔓延相及屬之緒遠者云瓜葛王尊嘗與其子奕爭道導矣曰相與瓜葛葭蘆也莩蘆中白也雖薄而不相離親之

薄者云葭莩中山王傳非有葭莩之親肺附言肝肺相附者通屬籍託心膂者云肺附劉向傳臣幸得託肺附

病力力疾

汲黯傳今病力謂病甚也杜詩力疾坐清曉謂雖病而勉強之意

入月不月

女子天癸謂之月事以時下曰入月王建宮詞密奏君王知入月過時不一馬不月內經女子不月

休假

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以告漢法有官吏有三最則予告病三月賜告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歸至成帝時賜告亦得歸和帝賜予皆絕師古曰請休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又漢律吏五日一休休言休息以洗沐也亦曰休澣今稱日曰上澣下澣者以此又謂之急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年以六十日爲限曰取急請急長假併假今稱給假非李斐曰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辜陳忠傳光武絕告寧之典是休假始絕於光武再絕於和帝也 今制內臣得告病外臣否正旦放假餘月否

物故

蘇武傳物故師古曰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也魏臺訪問物

故之義島堂降荅曰物無也故事也言死者無所復能於事二說俱未得蓋人亡則物故不忍直言之也

登假大行 假作遐行下孟切

曲禮告喪曰大王登假注假已也楚辭戴營魄而登霞今注霞與遐同猶言遠適云耳楚辭注是或謂霞赤黃氣莊子作登假釋音讀假爲格俱非周書曰謚者行之跡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風俗通皇帝新崩未有定謚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此說是漢書音義作何庚切曰禮有大行小行人主謚號韋昭曰大行者不在之辭皆非也

婚姻

禮記疏壻曰婿妻曰姻詩疏婦黨為婚兄弟之黨為姻杜預曰妻父曰婚壻父曰姻字林婚婦家姻壻家諸說不同說文婚婦家也禮記娶婦以昏時故曰婚姻壻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說文是字林如說文杜預說為近

絶句

絶句謂句絶而意則相承如柳宗元千山鳥飛絶四句是也若兩箇黄鸝一行白鷺之句則句絶而意亦絶矣或云絶取八句律之四句或云絶妙之句皆非也

員

說文員物數也徐氏曰古以貝為貨故數之字从貝猶言一錢二錢也增韻入官數也今官曰官員生曰生員吏曰吏員皆以數為言也

把麻

唐六典通事舍人多不知書至宣詔多失句讀拾遺低聲以助之謂之把麻麻黄白麻也把持也把持之仗無失也

貳乃辟

左傳莱名委質貳乃辟也狐突謂其子既已臣矣不可貳也貳則不忠莫大焉是天下刑戮之民也故曰貳乃辟又曰父教子貳何以事君辟乃刑辟之辟非道辟之辟注謂不可以貳心辟罪殊非

古人逸名

索隱孤竹君本墨台氏殷湯所封孤竹君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或作允字公信叔齊名智或作致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帝王世紀漢太上皇名煓字執嘉相經云呂公名文字叔平荀悅漢紀靈關三老姓令狐名茂陳留志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夏黄公姓崔名廣字少通角里先生河内軹人姓周名術字元道惟綺里季姓名無傳或曰綺里季夏一人即崔廣也惟黄公名無傳古人傳記中無名者史氏偶未之及耳後來別見他書必有所承非盡杜撰也

名非用之字

潁川語小曰左氏云介之推燭之武二之字非名也特語助也荀悅云高祖諱邦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文帝諱恒之字曰常此之字非語助示兒編曰之字訓變謂君諱臣下所避者變以相代也諱邦變國字以代之如左傳遇觀之否謂變觀為否也今以盈之恒之為名而以滿常為字蓋非矣

書翰刀筆

古者用羽翰為筆以書故曰書翰刀以削簡牘吏以刀筆自隨故曰刀筆今人直以翰為字以刀為深文殺人失古人命名之義矣

折簡疊幅

王凌面縛水次遙謂司馬宣王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何敢不至折簡猶今拜帖盧光啟受知於張濬每致書凡事別爲一紙謂之疊幅疊幅猶今副啟

數借用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此數本字也文省易緣爲奸文移家以專壹之壹代一以副貳之貳代二以參錯之參代三以矜肆之肆代四以什伍之伍代五以水陸之陸代六以膠柒之柒代七以捌破之捌代八以玉玖之玖代九以擔拾之拾代十以南北之阡代千以東西之陌代百以蜂萬之萬代万不知起自何時左傳萬盈數漢書阡陌之得相承已久俗呼本字爲小借字爲大可笑即文移家戶口錢糧當用借字款目次第猶當用本字爲是柒俗本字

御尚

凡天子所止謂之御前曰御前書曰御書服曰御服皆取統御四海之義又尊者謂之御卑者謂之服御前言臣下所進御也凡主天子之物皆曰尚主醫曰尚醫主食曰尚食主文書曰尚書尚書之尚陸音常又娶公主謂之尚言帝王之女尊而尚之不敢言娶又司馬相如傳卓王孫自以使女尚司馬長卿注尚配也

儲胥

長楊賦搤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爲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注木槍相纍以爲柵也儲胥館名按雄以上田獵失時農民不得收斂而賦此何得方言田獵而遽及於宮館蓋謂所獲之獸如木之擁如槍之纍可爲乾豆可充君庖儲之以待需故曰以爲儲胥也斯於上下文義相承

多古柢字

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左傳多見疏也二多字乃古柢字與詩柢自底兮之柢同適所以之辭今讀爲多寡之多非甚

寧馨阿堵 寧音甯馨音亨

王衍神情明秀總角時見山濤濤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宋廢帝性凶悖母疾篤召之不往母恚曰持刀來破我腹那得生此寧馨兒寧馨猶言恁地也又桓嫉妻貪鄙口不言錢妻以錢遶床晨起謂婢曰舉此阿堵物去顧凱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睛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李耕之女奴却要美客止長子欲蒸之詒曰可於東南隅相待少頃燃炬豁屏照之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宿阿堵猶言這箇也 嫗音遇恚音畏

行李

李濟翁資暇錄謂古文使字誤以爲李行李當作行使黃

直翁謂行李本作行理古文李與理通皆謂使人李說近奇而黃說爲是左傳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用李字昭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月不至國語行理以御逆之用理字管子書大理亦作李可見理李通用理治也行理行而治事者也因謂行槖曰行理

能爲

說文能熊屬足似鹿獸之堅中而彊壯者故謂人強幹曰能爲毋猴其爲禽好爪有作造之意故凡作造曰爲

臚句鴻臚

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百官表典客更名大鴻臚韋昭曰鴻大也臚陳序也欲以禮大陳序賓客也是臚一以傳語告下一以陳序賓客爲義今鴻臚寺其職也在傳語其聲大在陳序其義大故總謂之鴻但臚音閭在魚韻今讀作盧音非唐和逢堯傳攝鴻盧卿并字作盧尤非然臚从肉盧省聲說文皮也故籀文作膚

名義考卷之六終

人部

郊祀

易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書肆類于上帝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其曰上帝曰昊天上帝皆指蒼苍言曰五帝則孔子所謂天有五行也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即易書所謂上帝周禮所謂昊天上帝而上帝則五帝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即冬至祀天於圜丘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即季秋

天享五帝於明堂明堂有木火土金水五空黃帝祀上帝於明堂唐虞祀五帝於五府五府即五室上帝亦謂五帝也月令於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於郊即兆五帝於四郊配以五人帝春以太皞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顓頊并孟夏龍見而雩歲凡八祭古人郊祀之義如此漢文帝作五帝廟武帝立太一祠漢儒因以耀魄寶為太一為昊天上帝以太微五帝座為五帝又以五緯星為五帝亦異乎先王之所指矣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文公作鄜畤祠黃帝漢儒又謂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光赤蚌黃禽白湯黑文王蒼龍五帝之中特祭所感生之帝并前祭而九其妄甚矣時音止

社稷

白虎通曰土地廣博五穀衆多難以徧祀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得陰陽中和之氣稷為長此所以祀社稷也賈逵馬融王肅之徒直以為人鬼者非鄭康成曰句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后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兼白虎通之說為盡然自顓帝祀共工氏子龍為社烈山氏子柱為稷歷高辛唐虞夏因之商湯遷社以后稷代柱欲遷句龍無可繼者乃止康成以其初即為后稷亦非或又謂高陽氏子黎亦為祝融山氏子龍亦為稷云

宗廟

唐虞五廟夏因之商七廟周因之五廟親廟四與太祖而五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祖謂高祖以下所自出謂太祖黃帝虞夏之所自出契商之所自出后稷周之所自出故四代禘之也商周之初亦是五廟後來以湯文武受命不祧故增而為七不祧惟太祖基命與受命之君為然繼世雖有功德者亦祧成康刑措宣王中興當時皆祧非若後世也有四時之祭夏商春禴夏禘秋嘗冬烝禘其祖之所自出禴禘之禘也周改春祠夏禴以禘為禘祫又為新之祭月令孟夏為麥孟秋為黍季

拾柒册94ㄨ版

秋薦稻不疏不怠古人廟祭之義如此呂氏月令一歲之間八薦新物韋玄成傳廟歲二十五祠而薦新在焉不幾於瀆乎 祧音挑

禘祫 祫音狎

周禮五歲一禘三歲一祫禘以四月祫十月謂之殷祭傳曰五年再殷祭唐禮樂志禘祫大祭也祫以昭穆合食於太祖禘以審禘尊卑蓋祫則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於太廟所謂合食於太祖也以十月者以萬物歸根有合大之義禘則惟及於毀廟文武以下毀主依昭穆于文武廟中祭之所謂先王之祧祔于文武之廟也王李以上于后稷廟祭之所謂

先公之祧附于后稷之廟也所以審禘尊卑以四月者以陽上陰下有尊卑之義二者皆大祭謂之殷祭鄭玄以祫大於禘

六宗

六宗之說十餘家迄無定議孔叢子以為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鄭玄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馬融以為天地四時孔光劉歆以為水火雷風山澤賈逵以為日月星河海岱歐陽大小夏侯以為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與漢以前之說也或謂太極中和之氣為六氣之宗或謂天皇大帝及五帝或謂地有五色合五為六或謂六代帝王或謂三昭三穆或又謂周禮無六宗之兆祭法無六宗之文可不祀則又謬甚者也就前諸說求之孔安國王肅雖主孔叢子之說謂出於孔子亦無明據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司中司命以槱燎祀風師雨師皆天神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肆類上帝並祭日月可知故又及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為六宗星謂五緯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皆屬於天之神鄭玄主此說為是餘可不必矣 槱音酉燎音了

貙膢 貙音摳膢音婁

漢制立秋出獵祭曰貙膢蓋貙常以立秋日祭獸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曰貙膢按說文貙似狸者能捕獸祭天陸佃云虎五指為貙林氏曰膢祭名揚子不膢臘也與膢臘皆祭也律歷志作貙劉膢劉聲相近說也或以劉殺也捕獸為殺也 殺音鵲

射侯正鵠 正音征

侯其所射者也正鵠射之的也司裘云王虎侯諸侯熊侯卿大夫豹侯卿大夫之大射若臣皆麋侯侯道虎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麋侯五十弓侯道弓二寸以為侯中如虎侯九十弓侯中得一丈八尺也三分侯中而正鵠居其一如侯中

一丈八尺正鵠得六尺也他准此虎熊豹麋特以其皮緣侯側耳正即月令征鳥厲疾本作鳿或作征又作正今鵠也鵠玉篇鴇鳥之知來者今靈鵠也侯的制皮宿射正大射鵠正鵠之外所謂二分者以五采畫之王內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損玄黃卿大夫去白蒼以朱緣燕射之侯無正鵠畫熊麋虎豹鹿豕之形庶人主皮之射無侯張獸皮射之而已是侯以布為質以虎熊豹麋為緣侯中二分以五采三采二采為飾一分以正鵠為的或云正之言正鵠之言較又云畫布曰正棲皮曰鵠及五正三正二正之說皆非也

夫里之布

夫夫稅也一夫百畝之稅使同養公田也布泉也即錢也一里二十五家之泉漢口率出錢百二十是其遺也周禮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止言夫稅未及家稅也家稅出士徒車輦給徭役

秦以後取民之制

三代取民之制皆十一秦田租口賦鹽鐵二十倍於古力役三十倍於古漢田租十五稅一算賦每人錢百二十為一算孝文令民半出田租始三十稅一孝景則平分而稅一孝武復三十而稅一算舟車榷鹽鐵又紛然雜出班史以厥名三十乃十稅五唐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丁歲輸粟二斛稻三升謂之租歲輸絹四丈綾絁二丈布加絹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納銀十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憲宗分天下之賦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役三曰留州德宗作兩稅法夏輸不過六月秋輸不過十一月宋沿後唐之制賦民已非良法至王安石為相熙寧元豐之間務為聚斂政和以後領以臣鐺迄於宋亡由秦漢以來惟唐制差善入授田百畝古今不甚相遠以中田所獲計之得粟四百石租庸調當用銀十二兩去粟六十石是十稅一十分一之五今亦大略近之內府供應即止供邊備即送役存留即留州夏稅秋糧即夏秋二

輸也 絁音詩

唐宋青苗

唐代宗詔天下田一畝稅錢十五不及秋方青苗征之謂青苗錢宋神宗任王安石為相方春貸錢於民出息以償亦謂之青苗錢

南北軍

漢南軍衛尉主之掌宮門屯衛兵北軍中尉主之巡徼京師即周虎賁氏之職也武帝增八校改中尉為執金吾唐南衙禁兵即漢南軍領以左右衛府上將軍宋為殿前司官曰都檢點宋祖由此受禪改稱都指揮使北衙衛兵即漢北軍領

以左右羽林軍大將軍宋爲武德司後改皇城司官曰皇城使又改爲武吻大夫今錦衣衛實兼其職也

左袒爲劉

周勃袒左袒右之令似坐觀成敗之形安在其安劉也使北軍袒右將王呂爭使左右相半將並王乎是不然此勃誓師之辭爲劉者袒而立於左左袒吾賞之也爲呂者袒而立於右右袒吾戮之也片辭之下定社稷之安危勃之重厚於此可見予聞之關中喬景叔先生說如此

五刑

古五刑墨劓臏宮大辟墨黥而劓劓割鼻臏去膝蓋宮宮男子

去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皋陶改臏爲剕去足肚周改爲刖去趾漢文帝定律諸當黥者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刖左趾者笞五百刖右趾已論而復有笞罪者棄市宮與大辟猶故也北魏文帝詔應宮刑者直沒官于是宮刑始除矣唐玄宗令應斬者重杖流嶺南于是大辟亦除矣今人以除肉刑美漢文而不知北魏文帝之賢也知肉刑當除而不知大辟終不可廢也剕音費臏音牝黥音鞏剕音肺刖音月鉗音虔

象刑

書曰象以典刑蔡沈以五刑如天垂象以示人白虎通曰象刑者以衣服象五刑犯墨者幪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黑其髕犯宮者雜犯大辟者布衣而無領緣謂唐虞之世人尚德義但設象而民自不犯也若然何至又有怙終賊刑耶其說出孝經緯云五帝畫象民順機畫象亦猶懸法象魏非指衣服而言蔡沈所說爲是白虎通亦自相兼蓋犯墨者着幪巾就刑餘四刑皆然今有罪者亦去平時衣冠也幪音蒙巾與幪同罪音肺

宮刑

宮次死之刑男子割勢婦人幽閉男女皆下蠶室蠶室密室也又曰陰室隱於陰室一百日乃可故曰隱宮割勢若犍牛

然幽閉若去牝豕子腸使不復生故曰次死之刑或施幽閉爲禁錮則視劓刑反輕豈能以陰室終身哉自北魏文帝除後其法遂泯惟割勢爲閹人進身之階甘自蹈之矣犍音腱

上服下服

周禮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注上服墨劓也下服宮刖也墨劓施於面故爲上服宮刖施於下體故爲下服凡行刺必先以物規之如衣服乃施刑故言服也呂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注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周禮所謂上下身之上下也呂刑所謂上下刑之輕重也

菹醢薄錄

古刑有菹醢者果以爲菹醢與菹酢菜也醢肉醬也酷烈者亦何至以人爲菹醢也漢刑法志纂其首菹其骨肉於市注菹調醢也死刑之極者首則挂之於木若纂骨肉則臠之於市若菹醢今凌遲刑也薄錄猶今言抄劄籍其貲產沒官也

椓刳耾軋 椓音卓刳音戛耾音肱軋音撥

椓刳耾軋四者皆刑名也尚書劓則椓黥韓詩敗面碎刺刳司馬法小罪耾之中罪刖之大罪剕之前匈奴傳有罪小者軋大者死說文椓去陰之刑也耾軍法以矢貫耳也廣韻刳剝面也顏師古曰軋謂輾轉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踝也厭與

壓同踝戶瓦切讀若花土聲足骨也俗謂螺拐骨厭踝猶今夾棍踝又讀若螺音者一作果可切音倮轉而爲螺音也則音哉刳音挫轢音歷

鬼薪白粲城旦舂

漢律男子有罪使取薪給宗廟曰鬼薪旦起行治城曰城旦婦人不與外徭使擇米正白曰白粲但舂作米曰舂鬼薪白粲三歲刑也城旦舂四歲刑也

審錄 錄音慮

錄良豫切寬省也漢百官志錄囚徒大玄滯於狴獄三歲見錄錄與慮同史作慮囚謂獄囚必反覆思慮之有冤抑即與寬省正書所謂服念要囚也今讀作紀錄之錄而曰審其慮錄誤矣

得財分贓

律強盜已行不得財杖流盜賊窩主行而不分贓斬或疑行不分贓同已行不得財不知得財盜財而出也論夥不論人即一人得財同夥皆斬分贓得財後分受也論人不論夥雖同夥共謀不行不分贓止杖也已雖不行然已分贓已雖不分贓然已得財故皆斬也不得財是一物未得非某有贓某無之謂二行字亦有別已行謂已執仗入其家行不行謂身往不往也

保辜規避

律文有曰保辜有曰規避其義未詳說文嬉保任也則保辜之辜當作嬉謂毆者死生未決令毆之者保任之俟其平復與否然後坐罪也韻會曰規避也唐書規影徭賦

令甲

蕭望之對景帝曰金布令甲邊郡數被兵令天下共給其費章帝詔曰令丙葷長短有數江充傳注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三言令皆漢令甲乙丙令之篇次猶 國朝大誥三篇律職制公式等篇今稱述法令者不曰有詔有律而曰載在令甲殊非

花押

今之花押唐以來之花書也韋卿公署敞字時卿五雲體王荆公押石字人有笑押反字者其用名自唐宋然矣

左右

人道尚右以右爲尊故尊文曰右文尊武曰右武莫能尚者曰無出其右以左爲僻凡幽狠曰僻左策畫不適事宜曰左計非正之術曰左道舍天子仕諸侯曰左官去朝廷爲州縣曰左遷

左右所尚不同

古以右爲尊周制左社右社外神也視祖爲尊禮教官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公侯視孤卿爲尊秦爵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右庶長視左庶長爲尊漢朝儀功臣列侯將軍陳西方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方右也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平亞於陵也漢以前皆尚右吳以陸凱萬彧爲左右丞相晉以瑯琊王睿爲左丞相南陽王保爲右丞相自是以左爲尊 國朝廟制朝儀從周與秦漢皆尊右官制左右都御史左右少卿左右布政使則又從三國以後尊左又今主人肅賓而入主人從東居已於左居賓於右猶是古人尚右之義但古人頭賓而出亦然故阼階爲主人之階交拜古東西嚮今北嚮

南肅賓而東以東爲左北肅賓而西以身左爲左皆是尚左至陪祀與恭謁上官尊者居東亦以東爲左也

置草迎新婦

京師娶婦之家置草於門以緋方尺冪其上人多未知其故昔漢京房之女適翼奉子奉擇日迎之房以其日三煞在門三煞者青羊青牛烏鷄之神新婦犯之指尊長及無子奉侯新婦至門以穀豆與草穰之京師迎新婦置草者猶踵此也

兌運中鹽刺絲

客有問予兌運中鹽刺絲者其義何居予曰兌增韻通也交兌猶言交通也民出賦而軍運之有交通之義故曰兌中韻會看其中曰中今商人先入其直而後讎鹽若看其中然故曰中或曰種格古要論曰宋時織者配色如傅采謂之刺絲作是刺絲宋已有之而刺之義未詳廣韻緯乞格切織緯也則刺絲之刺本作緯誤作刺周禮內司服掌衣其色玄褕狄青闕狄赤皆刺繪爲雉形亦誤作刺

束脩

曲禮童子委贄而退婦人之贄腶脩棗栗古者見師以菜爲贄束脩非童子所得行也其贄雖非其意則是朱子苟以禮來之句最爲得之曰束脩其至薄者則非以上猶云以來也與今來學曰上學來任曰上任意同漢和帝詔束脩良吏伏

謀傳自行束脩訖無毀玷二束脩皆謂檢束脩飾擅弓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與論語束脩二脩字當从肉史束脩之脩當从彡今亦从肉易脩辭立誠書慎厥身脩皆从肉亂已久矣不獨史也彡音衫

仰駁稟奪

廣韻仰舉也反首望也詩注仰者心慕之辭說文駁馬色不純詩皇駁其馬增韻受命曰稟文中子爰適而無稟奪攘取也左傳一與十奪四字之訓如此今行移家以行下爲仰不允其議爲駁白事爲稟詳定爲奪不知其訓別有所出否也

文移

文文書也自秦以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始有文書之稱移移狀也如張安世移病劉歆移書太常始有移狀之稱文通上下皆謂之文移公府不相屬敬則爲移也

射策對策

漢射策與對策不同設爲難問疑義試射者隨其所得而釋之謂之射與射覆之射同謂問以經義政事對者直陳所見謂之對對答問也今試士兼二者而用之

挾書禁印

白居易作禮部試進士例用書冊兼得通宵密齋隨筆大中祥符元年試進士止清明象天賦仍錄題解禁印以示之景祐元年詔試日題目其經史所出摹印給之更不許上請是挾書給燭自唐已然摹印題目所出則宋事也

雋永傳奇多輝爲音選傳音篆輝音揮彩

蒯通論戰國說士權變雋雋永裴硎者小說猶傳奇淳于髡所言齊人視爲炙輝說文雋肥肉也釋名傳傳也所以傳示人徐氏曰古者平行常載膏以塗軸輝上器也通之論如雋之悅口而味長硎之說多奇異可傳示髡之言如炙輝器雖久而常不盡

八分飛白

八分飛白二書皆蔡邕作也法書苑蔡文姬曰臣父割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其爲體篆多而隸少所謂漢篆者也或言上谷王次中所作又曰勢如八字又曰蔡邕於八體之後又分此法皆非也書斷蔡邕待詔鴻都門下見役人以筆蘸成字心悅焉歸而爲飛白之書翻法於八分爲微於小篆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是飛白即八分篆但輕微不滿施之宮殿題署者也歸田錄仁宗好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此與蔡邕飛白異梁武帝謂蔡邕飛而不白王羲之白而不飛亦是謬談望音鑑

名義考卷之七終

人部

訓詁註疏箋

顏師古曰訓者釋所言之理詁者明所載事物之故韻會註解也識也疏陳也又記也說文箋表識書也博物志鄭玄毛萇郡人謙言不敢註但表識其不明者耳因謂之箋

堅白同異

趙平原君客公孫龍善為堅白同異之辨成玄英疏云公孫龍著守白論堅持其說而守之如墨子墨守之義故曰堅白

龍之辨蓋將合異以為同故曰同異莊子齊物篇之堅白胠篋篇之同異與夫蘇秦傳注黃所以為堅白所以為利三說亦辨者之事義與此又別胠音區篋音怯

反后之義

說文司臣司事於外者从反后臣事事於外與后相反也后道實惠司家褊急違於君也夫臣者行君之令者也與君相反違於君豈制字之義哉君尊臣卑尊卑反也君逸臣勞勞逸反也君可臣否可否反也君違臣弼違弼反也反后之義如此

健羨

說文健伉也羨貪欲也司馬遷傳大道之要去健羨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今人以健羨為嘆美之詞誤矣

兆朕朕音引

廣韻吉凶形兆謂之兆朕按兆灼龜坼朕目眶二者著見幾微故吉凶形兆謂之兆朕或作朕兆而讀者作朕兆謬矣

裁纔

裁度也纔淺也一曰僅也裁何以謂之度裁本制衣制衣者必度其身故謂度為裁纔何以謂之淺纔本染色一入謂之纔僅僅而已故謂淺為纔周易后以財成天地漢書財擇財

察財幸引決自財皆當用裁字用財訛也謝緄傳才小富馬接傳裁知書食裁足裁封數百戶漢文紀見馬遺財足皆當用纔字用才裁財皆訛也後人承訛習而用之以為出經史是豈可乎

遲夷

古者遲夷二字通用書遲任有言注遲一音夷河伯謂之馮夷或謂之馮遲史傳或言陵遲或言陵夷其義一也

契闊闊闊

詩死生契闊注契闊勤苦也諸葛豐傳間何闊今人以契闊作闊闊亦誤

鋒起蜂生

東方朔變詐鋒起荀子嘗試之說鋒起謂如鋒刀齊起銳而難犯中山靖王傳讒言之徒蜂生謂衆多也蜂有鋒之義化書蜂其毒在尾垂類如鋒故謂之蜂

乾汲

張湯傳始爲小吏乾汲服虔曰乾汲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汲晉人謂得利曰乾削亦此意或以爲陸沉之義非徐廣曰隨勢沉浮正義曰陽浮慕爲乾心內不合爲汲亦非

合從連橫 從音宗 橫音宏

天下幅圓之勢南北爲從東西爲橫關東地從長六國共居之關西地橫闊秦獨居之蘇秦合六國擯秦故曰合從張儀破關東從道使連秦之橫故曰連橫

委蛇魚雅

詩言委蛇晉張華儒雅有籌畧由是稱不迫者曰委蛇不俗者曰儒雅不知委从禾取禾穀垂穗委曲之貌蛇本蛇虺其行紆曲言大夫動而有法若禾穗之垂與蛇行也故沈讀作委委蛇蛇儒當作魚雅烏也魚與烏飛行皆成隊言人動容中禮無錯亂若魚與烏也故韓愈元和詩云魚魚雅雅蛇音余詩叶作移又叶作它虺音毀雅與鴉同

蒼黃

今人謂怨遽曰倉皇曰蒼卒義固不謬而倉倉之文則不可解說文倉穀藏也蒼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徐氏曰蒼黃穀色也農人乘蒼黃而取之謹蓋藏戒後時也故以蒼黃爲怨遽義彼作遑作惶者不知其爲黃而誤也作卒者卒不可與蒼并言也作倉者亦非也 卒音猝

通方

方道也漢傳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武帝紀方聞之士皆謂聞道與有道博聞之士也記曰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語曰且知方也孰謂非道哉今指圓融滑稽之士爲通方此士

習之所以日陋也

廉隅

廉徐云稜也隅說文陬也即一物言之如堂之邊垂處一上一下其稜甚分明即廉遠地之廉也人有分明不苟取者曰廉義取諸此如堂之轉角處一正一旁其角甚峭厲即舉一隅之隅也人外貌端正維德之隅義取諸此

颯颯斷斷 颯馬泛二音 斷音鍛

左傳季札觀樂歌魏曰颯颯乎大而婉漢志周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學者習以颯颯斷斷爲美辭不知其非也颯颯中脊之聲言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斷斷辨爭貌又忿嫉之意

拾柒册94x版

漢志斷斷當作闇闇所謂曾猶有揖遜之風也

蠡蘧蠡音喇蘧音鮓

山谷集蠡苴泥不熟也中州人謂蜀人不遵軌轍曰川蠡苴蠡郎假切苴音鮓考韻書無蠡苴有蠡蘧蠡盧下切讀若喇蘧除瓦切讀若鮓當作蠡蘧為是山谷亦未深考也

風流

人今稱輕俊者率曰風流南史王儉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安矯情鎮物繫天下蒼生之望若東山所為其亦輕俊矣宜王儉以之也

轣轆轣音歷轆音鹿

淡人有適吳者吳人設筍問之曰竹也歸而煮其餐不熟謂妻曰吳人轣轆欺我如此博雅車軌道謂之轣轆借軌道為詭道吳人轣轆猶言吳人詭道也

依韋依違

漢郊祀歌五音六律依韋響昭章玄成傳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歌依韋韋韋之韋不相離也傳依違違背之違不決也

歃血

索隱曰盟之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馬諸侯犬彘大夫以下用鷄毛遂取雞犬馬血來蓋總盟之用牲也增韻主盟者以血塗口旁曰歃顏師古曰預明要者各歃血餘者瘞之漢文紀作啑血王陵傳作唼血啑音家

裂繻封傳繻音須傳張戀反

張晏曰繻符也書帛而分之若券契矣如淳曰兩行書繪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此所謂裂繻也釋名傳傳也轉轉相傳無常人也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甘泉傳者參封之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乘置傳者五封之兩端各二中央一也軺傳再封之一馬一封此所謂封傳也二者皆漢制今路引乃繻之遺意符驗勘合猶封傳也軺音堯

不食周粟

夷齊耻食周粟與微子我罔為臣僕同意粟與論語與之粟粟字同訓餓而死謂窮困終身也議者謂薇非周土之毛見何陋耶三秦記謂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而死三年之久豈盡食薇耶豈必待武王戒之後枵腹以死耶

施從施施

施從之施施音尸施施之施音移

離婁篇施從良人之所之施本作頤說文頤伺人也蚤起伺良人之所之而從之也施施從外來施施當作訑訑廣韻訑訑自得之貌齊人饜足之狀也

推轂

荆燕世家呂氏推轂高帝就天下言諸呂奉推高帝取天下若推轂然馮唐傳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言以殊禮寵異之也一以薦賢爲義一以遣將爲義

博奕

奕圍棊也博局戲也今雙陸古謂之十二棊又謂之六博又謂之五白博雅云投六着行六棊故爲六博着簺也今名骰子白幺至六曰六着棊局齒也內外各六曰六棊此六博之義也古者以五木爲簺有烏盧雉犢塞五者爲勝負之采象以食爲義便則食不便則爲餘行爲最勝盧黑色次象亦爲

勝故博者云呼盧叫五白之義也摴蒱經謂盧雉紅點犢塞黑點潘氏紀聞謂唐明皇賜四緋皆是後來如此楚辭招魂菎蔽象棊有六博些菎蔽以竹爲簺象棊以象齒飾博局今猶然以骨代簺以兩簺代五木自陳思王始也

藏樏 樏音業

宋丁謂爲王清昭應宮使夏竦爲判官一日宴齋宮優人有雜手藏樏者謂曰古人無詠藏樏詩竦爲一絕云舞袖挑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却被旁人冷眼看竦蓋諷之也藏樏不惟古人無詠其名今亦罕聞疑即今躇桶戲也 躇音懼

傾蓋掃軌柴門

孔子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志林以爲輧車兩蓋相切小款之意戰國策注傾者却不御也劉勝告歸鄉里閉門掃軌集覽云掃除轍跡示不與人交也楊震收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顏師古以爲雜落毘陵陳濟云塞斷其門不通出入也

岸幘倒屣

漢書注幘卑賤執事不冠者所服後世爲燕巾廣韻露額曰岸光武岸幘見馬援徐氏曰驪獲謂足跟不正納履通作屣倒屣既不着跟又倒曳裝也倒屣迎王粲

如廁踞廁

孟康曰廁行清也以其不潔常清除之也廣韻如往也晉侯如廁言往廁也又曰廁腧腧廁中受糞函萬石君作廁腧呂靜作樹窬腧窬皆當作腧樹虎子也又名獸子今曰馬子古人爲虎形取義於服猛爲馬可跨也今則直爲桶矣又居高臨邊垂曰廁武帝踞廁見衛青言臨高蹲踞以見也

杇鏝 杇音烏鏝音滿

杇說文所以塗也秦謂之杇關東謂之鏝增韻杇塗鏝器也因謂塗鏝爲杇論語糞土之墻不可杇也鏝說文鐵杇也徐氏曰所以泥也亦作墁孟子毀瓦畫墁杇與鏝一也即今泥壁是以鐵爲之畫墁謂截止而不爲鏝也

折閱 折音舌

尚書關石注彼此通同而無折閱謂之關荀子良賈不為折閱不市注閱賣也謂折所閱賣之價則折閱猶俗謂折本也

運甓

陶侃運甓甓瓴也說文瓴甋甋甓也廣韻瓴甋謂之塼塼即甓也詩中唐有甓謂廟中路甎也今繪圖者作抱甕之狀誤矣

結草銜環

世言張德曰結草銜環結草出左傳銜環無所出魏顆從武子治命嫁其嬖妾及有輔氏之役見老人結草以抗秦師秦有力人杜回躓而顛因獲之夜夢老人曰所嫁婦人之父也

楊寶見黃雀將死飼中箱中毛成飛去有黃衣以白環四枚與寶言環而非銜隋侯見大蛇被傷因治之後蛇銜珠以報言銜而非環或合二事為言也

後席前席

孔子閒居注負牆却就後席商鞅見秦孝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席漢文帝前席賈生古者坐於地以筵席為席天子諸侯則有黼黻純飾坐則居中遜避不敢當則却就後席喜悅不自覺則促近前席直一席有前後耳

鳧藻魚水

杜詩傳士卒鳧藻蜀志孫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鳧戲於藻光武之士卒以之魚忘于水先主之君臣似之一則保有全蜀一則恢復帝業有以哉

不三宿桑下

襄楷諫漢桓帝曰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王幼學以桑下為衛桑中之詩淫奔之事何其窺釋氏之淺且陋也四十二章云沙門受道法者日中一食樹亦一宿慎莫再矣不三宿桑下即不再宿樹下之謂也

粔籹彩燕 粔音宰

北俗除夕採竹木葉焚之謂之生盆元日剪烏金紙翩翩若飛翔之狀簪之謂之黑老婆按荆楚歲時記除夕作昔燭以

麻粔籹澆油如庭燎謂之油粔籹今生盆之生當作粔籹元日剪彩為燕載之曹松詩綵燕表年春王沂公帖字彩燕迎春入鬢飛燕為玄鳥遺卵生契故後人目為黑老婆即彩燕之遺也

蒸報通

下淫上曰蒸上淫下曰報旁淫曰通

媧皇三事

淮南子女媧鍊五色石補天斷鼇足立四極聚蘆灰止滔水人多疑其荒唐不經然此不過言媧皇篆賛之功耳江東俗謂正月二十日為天穿以紅縷繫前齋置屋上亦謂之補天鍊石即此意斷鼇足如禹鎖巫支祈聚蘆灰如武王沉璧之

類不必疑也

尹喜

世傳老子度關關令尹喜先勑門吏竢其至出迎又內傳關令尹喜周之大夫也人多讀爲關令尹不知尹姓名喜爲函谷關吏故曰關令且令尹楚上卿執政者非關吏今稱縣令曰令尹亦非

嫪毐乃摎毐 嫪音勞毒音藹摎音劉

呂不韋傳乃求大陰人嫪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以啗太后按其鬚眉爲宦者相傳皆曰嫪毐說文釋毐引嫪毐索隱謂士罵淫曰嫪毐皆非也嫪姻也毐士無行也二字本不相承

嫪當作摎从手廣韻摎居尤切姓也即索隱亦以爲姓孔叢子順謂魏王曰今秦四境之內執政以下固曰與摎氏乎與呂氏乎可見蓋大陰人姓摎無行故曰摎毐猶朱邑傳稱魏倩也希謂爲劉伯莊者摎與劉同音誤作劉也

孫臏黥布 臏音髕

齊將孫臏名逸不可考臏非名也孫足爲臏消所斷故稱焉孫臏臏乃肉刑去膝蓋骨之名漢淮南王黥布姓英黥非姓也布嘗坐法黥故人稱曰黥布黥乃墨刑在面之名韻會以黥爲姓今武人有名孫希臏者可笑也

班庫雋苻四姓 庫音救雋音選苻音蒲

班彪史誤作班彪班姓出楚令尹子文之後子文爲虎所乳名穀於菟其子以虎文斑名斑後遂以爲氏金城太守庫鈞讀者誤作庫鈞韻書庫式夜切从厂姓也庫古故切从广兵車藏也或者謂守庫大夫之後爲庫姓不知倉氏庾氏則倉庫吏之後此姓苑有庫姓庾姓無庫姓也京兆尹雋不疑誤讀作雋不疑雋从隹乃雋永之雋肥肉也渤海商音姓若雋从隹音義與俊同秦苻堅誤作符堅苻从艸乃萑苻之苻堅生皆有赤文成艸付祖蒲洪遂改姓苻若符从竹又別爲姓 广音鹽广音儼隹音退隹音皆隹音桓

杜康伯樂

說文以康一名杜康徐鉉曰孫陽即伯樂也亦曰王良國語謂之郵無恤

曹李敏捷

曹子建七步成詩李太白自言倚馬可待世稱敏捷者無如二子史育除夕詩五步而成柳公權賜邊求詩三步而成是又過於子建矣桓溫北征鮮卑喚袁宏倚馬前作露布文手不輟筆太白借用其事不然何爲文乃言倚馬耶

嵇阮醉

盧仝詩玉山自倒非人推此嵇康事康醉倒如玉山之將頹杜甫飲中八仙歌知章騎馬似乘船此阮咸事咸醉騎馬欹

頤人皆指而笑曰簡老子騎馬如乘船行波浪中二公放達方其山頹波摧胷次倏然豈直跡遠世故哉

跬步 跬音窺

跬步篇跬一足行也步白虎通人再舉足步備陰陽也司馬法六尺曰步跬得三尺俗謂之小步人行左步爲彳右步爲亍合則爲行 彳音斥 亍音怵

脉脉

古詩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杜詩微微向日滑脉脉去人遥古詩以牛女相去河漢一水之間不得與語意甚含蓄此古詩之妙也杜亦是雪詩絶唱然二脉脉字不可解按脉說文血理之分衰行體中者古詩脉脉當作覛覛爾雅覛覛相視貌謂相去雖近彼此睇視而語不相通意篤至矣杜詩脉脉當作驀驀謂前驀越也謂空中之雪愈望愈遠脉脉去人遥猶言越越去人遠也古字通用若直以脉字求之不得其意矣

瞽瞍儀狄

瞽瞍人多以爲無目儀狄人多以爲男子不知瞽瞍有目儀狄女也孔穎達曰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善惡故謂之瞽配字曰瞍盲瞍亦無目之稱戰國策曰帝女儀狄所謂帝即禹也

酣酌沈湎 酣許甘切湎音免

酣酌沈湎四者皆酒失也張晏曰中酒曰酣以酒爲凶曰酌[illegible]沈湎者飲酒過久若沈浸然湎則湎然俱醉顏色齊同

陰陽三體

卵古文作𠃬來可切男子勢也象形今止讀魯管切訓羽蟲所生也也古文作𠃬音野女陰也亦象形今止以爲語已辭又峻兩交切亦子勢也辰篇奥切亦女陰也五方俗呼不同如謂女陰若鱉音者也之轉也若平音者尺之轉也謂亦子勢若鳥音者峻之轉也於是三體隨方言有音而知其子者鮮矣

名義考 卷之八 十四

名義考卷之八終

欽定四庫全書

名義考卷之九

西楚周祈著
劉如龍校
東亥黃中色刊

物部

蒲盧

蒲盧沈括以為蒲蘆或問以為果蓏爾雅果蓏之實括樓夫蒲似瓠葦大莖也果蓏蜂也括樓天瓜也不應相遠如此埤雅曰似瓠而圓曰壺小而細腰曰蒲盧其根著在土而浮蔓常緣於下蓋蒲以浮為義盧猶壺盧今人以盛藥物者是浮蔓與敏樹意正合果蓏腰細有似於蒲盧借蒲盧以名果蓏所謂玄蜂若壺也非謂果蓏為蒲盧括樓實兩兩相值有似

於果蓏又借果蓏以名括樓所謂果蓏之實括樓也非謂括樓為果蓏朱子訓蒲盧時意亦未安故託之沈括也

菉竹

大學菉竹毛詩作綠竹是以竹為冬生草篠蕩之屬綠為色矣以故二章青青三章如簀皆不可訓不知非也按爾雅菉王芻注云菉蓐也今呼鳥脚汝又爾雅竹扁竹注云似小黎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投蠱疏皆引菉竹猗猗為據是菉非綠乃王芻竹非冬生草乃扁竹也詩傳亦主此說但王芻扁竹識之者尠嘗考王芻即本草蓋草扁竹即本草萹蓄唐慎微云蓋草葉似竹而細薄亦圓小生平澤溪澗之側者以染黃極鮮好洗瘡有效俗名菉蓐草圖經曰萹蓄一名扁竹生下濕地苗似瞿麥葉細綠如竹赤莖如釵股節間花出甚細微青黃色根如蒿根二草皆云似竹一生平澤溪澗之間一生下濕地正與淇澳水涯相應蓋草今尚無的識萹蓄在處有之南人呼鐵線草者是二草生於淇澳猗猗初生貌青青生而盛也如蓋猶言草如茵也詩終朝采綠亦當作采菉若菉豆之菉當作綠其色綠也菉筍之菉當作剌筍嫩者如鳥喙也 剌音入角音綠 菉音惠

苞桑

易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傳謂苞桑為安固之道以桑之為物

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此非善說易者也易謂休否之大人其視否也有其亡之戒故曰其亡其亡若繫於叢生之桑即書所謂若蹈虎尾涉於春氷也否休則泰來此大人所以吉也凡木樺則叢生喬則特立未有樺而可以為固者也書曰草木漸包包與苞同云水退而草木始叢生也至詩言苞者亦不一肅肅鴇行集於苞桑洌彼下泉浸彼苞稂亦可謂鴇集安固之桑泉浸安固之稂乎此其不然也大人致泰之意在言外 鴇音保 稂音郎

葑菲

詩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注謂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

美此說非由不辨二物故也葑今蘿蔔或葑蔓菁之類也陸佃云蕪菁一名葑紫華者謂之蘆菔郭璞云蘆菔蕪菁麤大根蕪菁即蔓菁與葑相似紫華惟蘆菔爲然是葑爲蘆菔故曰蔓菁之類也佃說微有疵吉州人謂蘆菔之脆美者爲羊頭葑葑其名芋其形耳謂蘆菔爲葑者陳楚方言吉州故楚地名猶存菲今土瓜郭璞云菲芴土瓜也唐愼微土瓜根似葛細而多糝即月令所謂王瓜二物根爲美詩人謂采葑采菲者得無以下體之故乎言已之頹色不足采而德音或可以配君子故承言及爾同死也蘆音盧菔音伏糝音繁

鬱鬯

記曰鬱合鬯臭先儒謂擣鬱金香草之汁和合鬯酒按本草鬱金無定識嘗考達磨俱令論鬱金樹名出罽賓國花黃色壓汁爲香竊恐周以前罽賓未通中國先王不寶遠物亦何取鬱金也蓋鬱非草乃草之春築稻鬯非酒乃酒之條達說文鬱作鬱芳草也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鬱故其字从臼从缶又曰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則鬱乃合衆香草春築之故曰鬱鬱人亦以是得名以是鬱和酒其氣條達故曰鬯衆香草董蘭蕭艾之屬皆備也故曰百草之華王度記天子以鬯者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諸侯以下各一物天子備物耳禮記釋鬱鬯誤引鬱金本草釋鬱金誤引鬱鬯於是交亂矣埤雅釋草至以鬯亦爲草名非甚

黍稷種穜 種音童穜音六

詩黍稷重穋黍即今黍北人曰黃米以釀酒者古以爲秬鬯者也亦黍謂之虞重穋黍謂之秬黑黍一稃二米者謂之秠稷即今穄北人曰小米以炊飯者古以爲粢盛者也關西謂之穄冀州謂之穄重穋本作種穜其實不可知鄭司農曰先種後熟曰種後種先熟曰穜恐亦無是種疑即今楚人所謂芒穀最先種者穜即今楚人所謂綠穀穀後種者前與稙聲相近綠則穜之譌也穋音門秬音巨稙音執穄音祭穄音祭

粱粟秔稻

粱與粟同類粱大而粟小詩詁曰粱似粟而大是也粱有青黃白三種最益脾胃但收穫少損地力故人多種粟而少種粱粟即禾說文禾嘉穀二月始生八月而熟粟嘉穀實春秋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是也粟有黏不黏二種黏者謂之秫爾雅秫黏粟釀酒汁少於黍爲糵溫於大麥或以秫爲稷之黏或以禾爲苗皆非秔與稻亦同類稻黏而秔不黏說文秔稻屬沛國謂稻爲稌是也秔今人所常食米有赤白大小四五種惟白晚米最勝一名秈別一種謂之占亦不黏宋真宗給江淮兩浙占城種也稻今造酒者是雜記曰醴稻醴字書解餐稻餅明醴與餐皆稻所爲可見稻是稌說文沛國謂稻

為稉無疑此本草所以有秔米稻米而無稉米一名稌爾雅稌稻孔子曰食夫稻謂飲酒不然居喪者不粒食耶自漢人置稻田使者字林有稉稻秔稻之說於是始亂矣稉俗作糯

蘭蕙

古所佩蘭蓋都梁香一名蘭澤與澤蘭又別澤蘭俗名狹兒菊葉尖微有毛方莖紫節花似蘭澤而不香蘭澤葉似澤蘭光潤而有岐陰微紫花紅白色而香二蘭相似而小異又有山蘭似劉寄奴葉無極馬蘭花似菊而紫今人所種蘭草葉似麥門冬而闊且韌花黃有細紫點與所釋佩蘭全異陶隱居以蘭澤為澤蘭本草衍義以今蘭草為蘭澤皆非古所稱

蕙蓋零陵香一名薰草越謂之燕草麻葉方莖赤花黑實氣如麝蕪可以已厲雖乾枯猶香爾雅蘭一莢一花蕙一莢五六花莢初生芽有莢而後有柎有柎而後有花一莢一花單出者也一莢五六花叢出者也黃山谷曰一幹一花為蘭一幹數花為蕙並蘭蕙俱不識今人已不識蘭又執此以辨蘭蕙益謬矣勃音刃莢音移柎音敷

鳥兒蔬蔬音疵

今果實有曰荸薺諸書無荸薺字必鳥兒蔬也爾雅芍鳥兒蔬郭璞曰生下田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本草謂之藉姑又苗曰剪刀草漢劉玄傳掘鳥蔬而食是也續漢書作荇嘗已非今作荸薺益妄矣

頻婆

北方有果六七月熟似林檎而大色通碧注以丹名頻婆按華嚴經脣口丹潔如頻婆果注頻婆果名此果似此方林檎極鮮好者也又西域有頻婆帳頻婆香蓋頻婆梵音猶華言色相端好也此果鮮赤端好得頻婆名故西域種不知何時入中國也帳與香色似此果故亦謂之頻婆

蘋蘩蘊藻

蘋今浮萍也爾雅萍蓱其大者蘋季春始生可糝為茹蘩今白蒿也埤雅蘩葉廉於青蒿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欲似細

艾者陸機云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爾雅謂之皤蒿蘊蘊亦似艾白色初生即可食詩食野之苹謂蘊蘊也又非蘩藻陸機云生水底有二種一種葉如鷄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一種莖大如釵股葉似落蒿皆好聚生故曰藻藻音平蓱音縹蘊音韻蘊音閒

芄蘭芄音丸

爾雅雚芄蘭說文芄蘭莞也莞即蒲一名荇蘺其上臺名萬一種極纖者名薜皆可為席但有精粗耳雚音貫莞音官荇音蒲萬音歷薜音閉

杜蘅

陶隱居云杜若葉似廉薑而有文理根似高良薑而細味辛香又絶似旋復根唐慎微云陶所注旋復根即真杜若也一名杜衡又別有杜衡圖經曰杜衡苗似細辛根叢黄白色葉似馬蹄之下布者名馬蹄香山海經曰狀如葵其臭如靡蕪名曰杜衡可以走馬食之已瘿杜若爾雅所謂楚衡者也杜衡爾雅所謂土鹵者也

蓼大

蓼今蓼用武陵記曰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蓼爾雅蔆蘱是也又芰菱名異如山菱芰關西謂之薢茩爾雅芰光是也即屈到所嗜者芰今雞頭子一名雁頭根謂之茭莖謂之蔣茭

爾雅所謂鉤芙也蓼葦背日性寒芙葦向日性暖蘱音月蘱音皆居音物芙音夫光音光夜音奈蔦音委萩音耿芙音澳

萑葦萑音桓

埤雅葦即今之蘆一名葭葭葦之未秀者也萑即今之荻一名蒹蒹萑之未秀者也字說蘆謂之葭其小曰萑荻謂之蒹其小曰葦埤雅以萑爲蒹荻葦爲葭蘆字說以萑爲葭蘆葦爲蒹荻大抵不過二種而萑葦所屬不同今南土多蘆小者曰荻以代薪北土多葦以織箔此可見大者爲蘆爲葭南土所謂荻者萑也小者爲荻爲蒹爲葦字說爲得埤雅不及也即爾雅亦未辨曰葵葭中赤黑色曰亂以根旁行曰蘿初生苗也葵音葵亂音說蘿音卷

苻蓴苻音杏蓴音純

苻一作苦一名接余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水上莖上青下白與水淺深等大如釵股以苦酒浸之可案酒根在水底正白而細可糟食詩所謂參差荇菜也蓴一名茆一名蒪葵又謂鳧葵草葉大如手圓而色赤莖大如箸柔滑可羹以飾盛漏水中結如冰柱張翰所思蓴羹也鳧音鴨葵音鹿

蓬蒿

陸佃云蓬葉遇風輒拔而旋未識爲何草古者觀轉蓬爲輪葉雖乘風亦難圓轉今野外有草高尺許著花花罷出白穗如彈丸極輕虛衰裏洞見風起輒飛揚着地若轉環然疑此蓬也說文蒿故也爾雅蘩之類青蒿謂之故皤蒿謂之蘩牡蒿蔚鄉蒿肅蘋蒿莘蘿蒿蔜其名不同至秋皆爲蒿也一云皤蒿謂之蓬蒿故觀大二古

杜榮萇楚

杜榮今忘草也似茅皮可爲繩索履屩長楚今羊桃也葉長而狹紫花實亦似桃枝莖弱引蔓草上莖浸以水汁出如膠可以黏土

荷

爾雅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蔤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

藕其中的的中薏注蓮蓬下白蒻在泥中者蓮房也的蓮中子也薏中心苦茄音歌蓮音連蓮音密齒音哦菊音柳蒲音弱

水紅花

詩隰有游龍毛云龍紅草也陸機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爾雅紅蓼古其大者蘋是也今北人多植之院落生水澤者謂之水蓼高不過二三尺

華蕐

華蕐高陸地所生者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是也萍浮萍水生楊花所化一夜七子者爾雅萍蓱其大者蘋詩于以采蘋是也

芝

說文芝神草徐氏曰芝爲瑞服之神仙本草有青赤黃白玄紫六色今所見者玄紫二色如鹿角或如繖蓋皆堅實芬香叩之有聲一種木樠朽木株上生又名木椹賀氏曰芝木椹也一種朽菌天陰生蕣上見日則死莊注謂之大芝之菌與樠皆得名芝非芝也

芴藜藿芴音條

芴說文草華也通作苕拙條搖遠生華而無莩蕚遇風則吹揚如雪其聚地如絮稍大爲蘆今人取之以爲帚曰芴帚是也一名苕禮記丞梘桃苕列藜徐鉉曰今落帚或謂落藜初生可食邢昺以爲王彗爾雅曰藜之科大爲樹可爲帚又可爲杖今人曰杖藜是也子名地肤子可入藥一名蒺藜詩北山有杞蘩說文菽之少豆葉也初生可食一種鹿藿即營豆營音勞

蘿蔦

蘿正名女蘿即唐蒙也一名兔絲陸佃云在木爲女蘿在草爲兔絲爾雅蔦女蘿正青而細長無雜蔓蔦即宛童寄生草也陶隱居云生桑上者爲桑寄生亦有生楊及楓上者各隨其樹名

菖蒲花

古詩菖蒲開花馬生角甚言菖蒲無花也梁太祖后忽見庭前菖蒲花謂侍者曰女見否曰不見因取吞之是月產武帝此猶是異事至蘇子瞻和子由盆中石菖蒲忽開九花則誠有花矣風俗通菖蒲放花人取而食之長年則是菖蒲有花但不常有耳

甘菊

風俗通南陽郦鄉縣有甘谷其上有大菊水得其滋液飲者多壽爾雅蘧菊有兩種一種莖紫氣香而味甘葉可作羹食者爲真一種莖青作艾蒿氣味苦不堪食者名苦薏今菊甘谷者巨矣大抵味甘者甘菊也

遠志寄生

世說謝安晦跡東山已而就桓溫辟有餉溫遠志者溫以問安此藥又名小草何也安未即答郝隆曰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安有媿色其實苗名小草東方朔傳幸倡郭舍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臣竇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寄生盆下爲竇數上令倡監捞舍人注以盆盛物載於首故以竇數爲之楊惟傳鼠不容穴銜竇數甘竇竇數不著皆寄生 捞音勞

雕菰 菰音孤

說文雕一名蔣今所食茭苗米也初生苗謂之茭白中心生薹如藕至秋如小兒臂可蒸食其中有黑點者謂之茭鬱至

後結實可炊爲飯乃雕菰米也爾雅蘧蔬雕蓬是也西京雜記作雕胡內則注作彫胡枚乘作安胡相如傳作觚盧爾雅翼云江南人呼茭草刈以飼馬肥土人謂之對田其翌謂之苽書峙乃芻茭即此物又爾雅茭牛蘄郭璞注今馬蘄葉細銳似芹可食本草注茭生水澤中苗似鬼鍼花青白色子黃黑色似防風子皆是物也但其名有異爾雅又兩言之耳

芹獻葵傾

今人言芹獻非水芹乃馬芹也言葵傾非猶葵乃葵菜也芹獻說出嵇康野人美芹子韻會馬芹俗謂胡芹不可食惟子香美可調羹飲若水芹則無子故知是馬芹也葵傾說出左傳葵猶能衛其足說文葵菜也有紫白莖三種常傾葉向日不令照其根若蜀葵蜀之言獨也無附枝葉不能衛足故知是葵菜也

天棘

杜詩天棘蔓青絲人多不識天棘爲何物鄭樵以爲柳非是學林新編以爲天門冬按博物志天門冬逆捋有刺若葉滑者名絺體一名顛棘抱朴子天門冬在東嶽名淫羊藿在中嶽名天門冬在西嶽名管松在北嶽名無不食在南嶽名百部在京陸山草名顛棘二書所云皆顛棘又按說文天顛也則顛棘即天棘也天棘即天門冬也

南燭

南燭日華子謂即爲飯草也本草圖經葉類苦楝而小冬生紅子作穗謂之南天燭其種是木而飯草又號南燭草木以染飯食之令人健即太極真人青精乾石飾也根治誤吞銅鐵 飾音訓陶隱居云餘書無此字

石南花

石南花即今白繡毬花本草注石南生石上葉似枇杷但背無毛光而不皺正二月開花冬含胎爲苞一莢五六苞一苞中十餘花一花六葉如椿花甚細碎淡白綠色葉多於花既開惟見葉不見花花纔罷葉盡脫漸生新者湖南北江

翊皆有之此惟白繡毬花爲然故知爲白繡毬花也

莜麥燕麥

爾雅莜麥燕麥本草注莜麥苗如石龍花白如梅莜麥色煮汁極滑堪敷燕麥苗似小麥而弱實似穬麥而細二者今在處有之

菘芥蘆服蔓菁 菘音松蘆音白

菘今白菜也芥今辣菜也蘆服今蘿蔔也一名葑蔓菁即蕪菁也又名芸本草圖經菘與蕪菁相類梗長葉不光者爲蕪菁梗短葉潤厚而肥澤者爲菘衍義曰菘葉似蕪菁綠色差淡其味微苦陶隱居曰芥似菘而有毛味辛郭璞曰蘆服蕪

菁屬葉花大根又云蕪菁根細於溫菘而葉似菘此說四物之最精者也菘謂之白菜者以白菘得名蘆服謂之溫菘又謂之紫色菘一曰大芥爾雅疏謂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殘蕪也芸也芥也七者一物也夫葑與蘆服一物蕪菁與蔓菁一物芥一物須殘蕪郭璞謂似羊蹄葉細味酢與四物又不類當別一物疏殆未之辨與

根莠 根音郎莠音酉

爾雅疏根一名童梁陸機云禾秀爲穗不成則疑然謂之童梁爾雅翼莠似稷而無實今狗尾草一名莠詩注物成自秀莠始

胡麻戎菽

胡麻似脂麻而大胡麻稍短而圓一名藤弦脂麻稍長而方一名荏蘇皆可壓油古以爲飯鄭司農以居五穀之首今脂麻南北皆有胡麻惟陝西近邊一帶有之云種出大宛故得胡名戎菽即今黃黑大豆大者曰菽小者曰荅古以爲粥鄭司農以居五穀之一或以種出山戎得戎名一曰戎大也戎菽猶言大豆也對小者荅而言

茶即荼

嘗考荼即茶也說文荼从艸余聲有二音一鉏加切一同都切有四義一苦菜霜後可食詩誰謂荼苦是也一委葉布地

而生花黃如菊傳秦綱畜於秋荼是也三節秀其穗色白詩有女如荼是也四苦荼名也爾雅檟苦荼郭璞曰樹如梔子冬生葉可煮爲羹飲本草苦荼能去脂使人不睡是也後人視荼苦委葉節秀爲惡草作茶作同都切視茶爲嘉木妄作茶作鉏加切於是有茶字又有茶字不知茶非正文也陸羽茶經曰其字或从艸或从木或艸木并从艸者茶正文也艸木并者勞从木作槎也巴南人曰搉槎俗以上从艸下从木作茶亦曰木并不知下余聲非从木也

松栢

松南土爲多北鮮唯塞上者爲尤大栢南北皆有之身曲而

葉直者松葉曲而身直者栢爾雅樅松葉栢身檜栢葉松身樅葉與身俱直檜葉與身俱曲也埤雅樅直而從檜曲而會栢木理堅緻美於松樅又美於栢尸子云松栢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今墓上大者或即樅與古以爲太廟梁材者也

橘柚 柚音宥

橘今黃柑也劉晏傳江淮珍甘以味甘得名柑木銜馬口俗借用耳柚大於橘皮薄而色不可口犀中小瓣如麥粒解之視橘不易收汁少而微酸詩泰風有條列子是推之國有大木其名爲櫞皆謂柚也似橘而小如彈丸者名橘似橘而大皮麤厚香美者名橙似柚而大如盂皮厚二三寸中似損食名義考

之少味者名椪一種皮似橙狀如手指俗名佛手柑 椪音澎

柑

爾雅梅柟大梅之曰柟柟鯉之曰鱣也柟即楠木大木木理細緻於豫章一名交讓木後人因爾雅梅柟之文遂謂柟爲梅雖許慎孫炎亦不復知有楠矣猶鱣木鱣鮪大魚鯉亦謂之鱣不應遂謂鱣獨爲鯉也

梗梓豫章

古人稱美材曰梗梓豫章然四木鮮有辨之者梗蓋椿屬爾雅榆梗屬說文榆切柱此可見爲椿屬也梓今梓木秋屬陸

機云梗之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正義云豫今梔木是今梔子

服虔曰豫章生七年乃可知以材樟初生相似也

女貞合歡

女貞一名萬年枝一名冬青江東人呼爲冬生又訛爲粽心葉凌冬不凋堪染緋木理白文如象齒子赤郁李也海經泰山多貞木合歡一名夜合一名青裳北人謂之馬纓花木似梧桐葉與皂莢槐等至暮而合五月花開紅白色若絲茸

欲稱人合歡忽

芋栗 芋音序

杜甫詩園收芋栗夫全貧近山農詩歲暮細雨空傍煙呼兒

登山收橡栗意同芋栗即橡栗橡木子也材善爲炭殼可以染于澁腸可禦歉歲莊子狙公賦芋即此物一作杼莊子食杼栗一名柤詩集於包柤一名柞陸機今柞櫟也一名梁柤如傳梁椽不斷史記作采俗名皂斗今則本與讀者皆云芋栗芋爲蹲鴟栗爲蜀栗蜀是二物矣朱山人其富翁耶

木蘭

世傳木蘭舟不知木蘭爲何物陶隱居云似楠木皮甚薄而味辛香相如傳注如椒而香可作面脂或云與桂同或云桂中之一種王筠梔木蘭也居韻樅樅木別名則木蘭其樅與材堅緻故云似楠皮亦香故云似椒桂

桐

陶弘景謂桐有四種青桐梧桐白桐岡桐青桐似梧桐無子白桐與岡桐無異惟白桐有花子此不足據賈思勰曰華而不實者曰白桐實而皮青者曰梧桐青白之外復有岡桐即油桐也埤雅曰青桐即今梧桐白桐無子材中琴瑟岡桐子大而有油二說爲是則桐止三種賈又曰白桐無子冬結似子者乃是明年之華房爾雅所謂榮桐者也鄭氏曰諸桐惟白桐最大可爲棺槨爾雅所謂櫬梧者也注指櫬梧與榮桐木皆爲梧桐非即郭璞亦未辨況其他乎岡桐埤雅云桐性便濕不生於岡反得岡名

桂子

桂子如蓮實閩粵間多有之郭璞云桂花而不著子謂白花者也埤雅桂黃花者著子謂在閩粵者也餘則否

陽燧陰燧

周禮以夫遂取明火於日謂陽燧也淮南子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謂陰燧也廣韻陽燧木名一名赤羅樣與燧同以其木謂之樣以其取火謂之燧今江浙間櫪木也與榆桑樸樕皆可取火淮南子注陰燧大蛤也說文方石也諸珠也周禮注鏡謂之方諸韻會方諸鑑名由淮南子注則方諸爲蛤由說文則方諸爲石與珠由周禮注韻會則方諸爲鏡珠胎于蛤孕月而生以取水氣相感也鏡呵之則水出亦可取水以鏡故又謂之鑑

崖蜜石蜜木蜜竹蜜波羅蜜

杜詩崖蜜亦易求注以爲櫻桃南中八郡志窄甘蔗汁曝成飴謂之石蜜詩註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孔氏六帖蜀中有竹蜜蜂好于野竹上結巢巢與蜜并紺色甘倍于常蜜一統志安南有波羅蜜大如冬瓜皮有軟刺五六月熟味最甜香食能飽人

唐棣

爾雅唐棣移注似白楊江東呼夫移陸機疏云唐棣奥李也一名雀梅陸佃云唐棣一名移其華反而後合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華先開而後合故曰偏其反而

沉速

本草沉香木類椿櫟多節皮幹俱朽心與節不壞者香也色黑而沉水者爲沉香半沉半浮爲鷄骨香最粗者爲棧香西陽雜俎一木四香根曰旃檀節曰沉香花曰鷄舌膠曰黐陸一名乳香丁香母亦謂之鷄舌伐樹而得者名生結樹自朽而得者名熟結又曰伐樹去木而得香者謂之生速樹仆於地木腐而香存者謂之熟速葉珪珪香譜更不名速何樹或

生速熟速即生結熟結也速亦沉香與本產自異域鮮的名以其沉水謂之沉香以其自腐謂之熟結速又熟音之誤也

木芍藥木芙蓉

牡丹唐人謂之木芍藥李白序開元中禁中初植木芍藥謂牡丹也拒霜唐人謂之木芙蓉柳宗元詩若木開芙蓉李白詩花發木蓮開皆謂拒霜也

櫻櫟 櫟音栗櫟音歷

韻會櫟似椿北人呼山椿江東呼虎目皆庶幾有味如眼目故名材易大而不中器用今見椿皮爾雅櫟其實梂孫炎曰櫟實橡也有梂蒙自裹木細皮而不堪充材今

櫟炭木是

蕍

蕍音子廣韻蕍薑干篇蕍草作紫者非又音豺廣韻蕍胡作紫者非

竹

竹類甚多木草所載惟箬淡苦三竹而已按竹譜箬音斥其竹堅而促節體圓而質勁皮白如霜大者宜刺瓮細者可為笛淡竹肉薄節濶有粉南人以燒竹瀝若苦竹有二種一種出江西及閩中本極麄大味殊苦不可啖一種出江浙內孚而葉長濶多微有苦味俗呼甜苦竹食品所載苦竹不入藥

嶰谷

呂氏春秋伶倫自大夏之西流渝之陰取竹于嶰谷兩節間注解脫也谷溝也取竹之無谷節者則嶰當作解兩節間自無谷節故云取竹于解谷兩節間或以為地名者非也

蘄

郡志蘄香草也葉如蘼蕪即今之芹菜此說非盖因韻蘄通作芹之說而誤也廣韻謂古文作蘄後通作芹如云馬蘄馬芹非謂蘄即芹也芹楚人謂之蘄晉謂之蘄一名蘄一名蘼蕪爾雅蘄蘼蕪郭璞云香草葉小如蓋狀淮南子云似蛇床邢昺云苗蔕皆也本草苗蔕其葉名蘼蕪

圖經蘼蕪一名蘄即楚詞所謂江蘺也楚謂之蘼晉謂之蘄齊謂之蘄諸說甚明何得謂之芹也陶弘景云苗蔕出歷陽者節大莖細狀如馬銜謂之馬銜苗蔕因謂馬銜為蘄三都賦結駟方蘄此亦可證吾郡之得名以此管子曰五沃之土生蘼蕪蘄在荊域中亦沃土與說文江夏有蘄春亭前漢志江夏郡有蘄春縣蘄在秦為亭任漢為析南郡置江夏郡始為縣也又薛名山蘄又名白蘄茭名牛蘄又名馬蘄而白芷一名蘄是以混而莫辨也蘄音齊又呂亥切韻音集

離離

詩彼黍離離說文釋穊引詩彼黍穊穊長沙人謂禾把曰穊

詩作離離與說文作稭稭俱非是按集韻穲穲穫行列也

當作彼黍穲穲

名義考　閑　卷之九

名義考卷之九終

西楚周祈著
劉如寵校
東宛黃中色刊

物部

鳳

鳳神鳥也朋鳥字其雌曰凰一名鷗爾雅鳳曰鷗一名鵬南方七宿鶉是也漢蔡衡曰凡鳥家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鸞多黃色者鵷多紫色者鸞多白色者鵠蓋鳳五色備舉總言之謂之鳳就其中赤多者獨得鳳名故曰朱鳳或曰丹鳳又曰朱雀鸞也鵷也鸞也鵠也四者皆鳳也其色小異古謂鸞曰青鸞是矣鵷曰鵷鵷鸞曰鸞鸞鵠曰鴻

鵠皆不言色惟鵠又曰黃鵠楚辭寧與黃鵠比翼乎漢始元元年黃鵠下建章宮雖言色而非白大抵皆鳳類而稱名或異也今人知鳳不常有而不知鸞鵷鸞鵠亦不常有乃謂其鸞鸞爲鵠妄矣

五鳩

左傳郯子五鳩祝鳩鳲鳩鳲鳩鶻鳩鶻鳩爾雅佳其鳲鳩疏云祝鳩也今水鳥是鳥之謹愿與波上下者詩詁鳲鳩王鵲也王鵲鳲鳩也今杜鵑是秋則爲鷃春復爲杜鵑月令鷹化爲鳩者此也方其爲杜鵑居幽閒遠人之地故曰在河之洲及爲鳩則能搏擊故曰擊蒙子誤以爲布穀爾雅鳲鳩鶻鳩今布穀是也牡飛鳴以翼相拊居鵲巢成巢行均一之德鳲鳩杜云鷹是爾雅謂之鶻鳩鶻蓋鷹字之誤鶻鳩杜云鶻鳩也一名鶻鳩今鶻鳩是其聲軋軋故謂之鶻陸機以爲斑鳩非五鳩之外如鶻而灰色者曰鶻鳩天晴則呼其牝雨則逐之常聞其聲又曰鳴鳩似鶻鳩而大有繡項者曰斑鳩

佳音鉏鳩音扶祝音濟鶻音甲鶻音曷鶻音骨鶻音昭

九雇

雇音戶亦作鳦

左傳常以昊以鳥名官有九雇爲九農正說文九雇農聚候鳥雇民不淫者也春雇鴡鶀夏雇竊玄秋雇竊藍冬雇竊黃秋官竊丹行雇皆皆雇皆雇竊脂老雇竊玄雇獨斷

曰春扈氏趣民耕種夏扈氏趣民芸除秋扈氏趣民收斂冬扈氏趣民蓋藏棘扈氏掌民百果行扈氏畫爲民驅鳥宵扈氏夜爲民驅獸桑扈氏趣民養蠶老扈氏趣民收麥九雇有名而不知爲何鳥按在音鴡鶀鷃也翁經竊玄曰鶀廣韻鶀鷃屬則春雇爲黃鸝夏雇爲鶀老雇似鵠餘無可考郭璞曰竊淺也竊藍謂毛羽淺青竊黃竊丹竊脂猶淺黃淺赤淺白也一曰竊脂以盜脂膏而食得名皆皆皆皆且聲也

鴡音分 鶀音春

鯤鵬

自有北冥篇人疑天壤間有鯤鵬焉若不得見不知無所謂

鯤鵬者鯤魚子國語禁鯤鮞鵬古文鳳字鯤雛有而未成魚鵬不常有莊子蓋寓言耳郭象曰鯤鵬之實未詳象固疑之矣諸論書訓鯤為大魚阮宣子大鵬讚李白大鵬賦皆濫觴於北冥篇也

烏

烏即鴉鴉與雅同猶鷄與雅無異也韓文魚魚雅雅是已小爾雅謂鴉鳥為雅烏失之復雅正之雅本作疋古文大疋小疋爾疋是已後人借作雅今人止知烏為鴉雅用語平切烏大小雅疋則僻吉切為借兩之疋矣

鳲鶻鳲音物鶻音輦鶻音輦

爾雅鳲伯勞也郭璞曰似鵲鶻而大左傳鳲伯趙氏說文鳲鳥勞也曰鳲曰伯勞曰伯勞曰趙曰博勞不省為何物服虔曰鶻鳩一名鳲博雅所謂鶻鳩博雅所謂鶻鳩皆鳲也子規本作鴂鴂从弟音子从弟乃鶻鳩之鶻从是乃鶻鳩之鶻鳩从夫音規从夫乃鶻鳩之鳩鶻鳩為洞河鶻鳩為山婦二鳥與子規迴別鶻鳩為鷄又子規所化者馬行一鳥而借三鳥以為名也曆書子作杜集韻規作雉蓋行可見離騷恐鶗鴂之先鳴今亦當作恐鶗鴂之先鳴今為是非作子之鳴乃作鶗鴂可為鳲一名鶗鴂鶗鴂亦作子鳩又作鶗鴂通借作子規猶鼎鼎之借作臂係也鶗鴂即郯子所謂鳲鳩一名杜宇又名杜鵑莫春始鳴夜啼達旦血漬草木至秋化為鷄仲春復化為鶗鴂春鳴百草芳秋鳴百草死先鳴恐其未秋即化而鳴也其曰賊害之鳥與應陰氣之動者皆謂化為鷄時也詩七月鳴鵙七月已化為鷄復曰鵙者本始言之也宇林云鶺鴒似伯勞而小即今八哥鳥或呼八八者鶺胡八切鵲牙八切因切音而曰八八也或呼八葛者鶺从葛上以切音下以所从也葛又轉而為哥由不識二字故也鶺鴒一名鵲鴒陸佃云鵲鴒似鵙而有幘今鵲鴒黑而有幘子規黑而無幘鵲鴒視子規而小子規視鵲鴒而大二鳥始辨矣韻會并鶺鴒字亦不載非以其不知而畧乎鶺鴒俱音提鶺音寧鴂音決鷐音被鷐音嚴

黃鸝

黃鸝之鸝本作離猶烏鴉之鴉本作雅後人以離為離別別作鸝字猶以雅為雅頌別作鴉字說文離黃倉庚也以是鳥黧黑而黃因名離黃庚金黃也倉與蒼同亦黧黑也猶黧首謂之蒼生故曰離黃倉庚也俗呼黃離留或謂之黃栗留栗離之訛也一名商庚商倉之訛也或又謂之鶯黃一名楚雀一名摶黍今所謂黃鶯也

鷽

錢氏曰詩弁彼鸒斯孔疏曰此鳥名鸒而云斯者語辭猶爾雅
彼蕭斯莠彼柳斯以劉孝標之博學而猶死鳥部乃無鸒斯
曰是不精也此說是矣爾雅鸒斯鴺鵒不獨類死也釋名鴺
鵒鵒鵒則又以斯以鳥矣若然則鸒斯之斯當以虫鹿斯之
斯當以鹿寧有是理乎

鵜

陸機云鵜水鳥形如鴨而修大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
喜入深中伺魚出輒捕之今水涯魚見乃共食之
俗名淘河一名鵜鶘以頷下有胡也一名鵎鶘以渴澤食魚
也郭璞作洿澤爲是亦淘河意不知胡何以加鳥作鵜洿澤

何以去水並以鳥作鵜鶘也爾雅亦作之辨然則鵜其名胡
其形淘河洿澤鵜之用則然矣

雉

爾雅鷂雉青質五彩鷂雉長尾走且鳴鵰雉黃色鳴自呼鷩
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鶡雉長尾背雉且今
白鷴也鷂鶡鳥其爲禽不可辨鷩即今錦鷄鵰即今野雞雉
即今白鷴鷩爲尚書所謂華蟲蜚蟲鷩即今錦鷄也南越志錦
鷄山雞也今錦雞冠背黃腹赤項綠爲山雞血斑曰似誤也
華蟲皆虫以爲十二章鷩周以爲鳳鷄漢以爲付中冠章
鷄今以爲二品服是知錦雞山雞鷂華蟲鷩爲一也鶡一名

鶡雉今白鷴也是鶡鷄已見爾雅但鷄作秩古字通用廣韻
鶡讀若盜鋪鼓爲未知即秩秩否而云鶡鷄惟見此已非是
又云蘇綽所制尤非

鶌鶌 音逆

說文鶌鶌也春秋傳六鶌退飛一作六鶌廣韻鶌水鳥亦作
鶌鶌是知鶌也鶌也鷄也鷄也四者一鳥也按字書鶌水
鳥九頭博物志鶌雌雄相視則孕莊子鶌相視睥睨而運而
風化然則果何鳥也裴瑜注爾雅云鶌鷄是九頭鳥也孔
子聞河上人鶌歌曰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逆當作鶌揚
用脩曰鬼車九頭鳥也白澤圖謂之蒼鶌帝嚳書謂之逆鶌

鞏主后之服以爲飾周禮樺衣鞏者是也亦作翟書羽獻
翟翟又作狄周禮翭狄又南方曰蠻東方曰鶉北方曰鶌西
方曰鷯皆翟也因地異名鶌鶌鳥或亦皆翟也色微不同耳
又西京雜記南越王獻高帝白鵰黑鵰各一隻黑鵰鵰即爾
雅所謂秩秩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者鶌音揭鷩音別鶌音扶雜
音汙鷩音翠鵰音閼鶌音峻鶌音倪鷩音禪俱音揮鷩音倚鵰
音綿鶌音希鷩音尊

鶌鶌 鶌音翠鶌音秩

楊用脩曰後周皇后服制受爾則服鷩衣聽女教則服鶌衣
歸寧則服鶌衣鶌鶌字惟見此蓋蘇綽所制也用脩甚亦未
讀爾雅耶爾雅秩秩海雉雉鶌雉郭璞云秩秩似雉而黑

鶌雉今白鶌也是鶌鶌已見爾雅但鶌作秩古字通用廣韻
鶌讀若盜鋪鼓爲未知即秩秩否而云鶌鶌惟見此已非是
又云蘇綽所制尤非

逆亦當作鵗是知鵗即鵗鵗鵗即鬼車鵗鵗類也爾雅鵗綬鳥埤雅綬鳥大如鵰鵗有時吐物長數寸古今注綬鳥行必逐草木慮觸其嗉倦游錄吐綬一名真珠鷄遇晴日先出兩肉角然後徐舒其綬踰時歛於嗉下爾雅誤以綬鳥釋鵗陸佃諸人因名生義皆未得其實也予謂吐綬當是鷩古者盭綬綠色施於左肩以佩印鷩郭璞云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細辨之冠下別有毛黃而黑文長尺覆項及肩仰則綠蓋鷩俯則綠漸舒若吐綬然是知吐綬乃鷩非鵗也劉禹錫吐綬鳥詩朱鳥星精鍾異氣鷩爲赤雉故云朱鳥王介甫錦鷄詩天日晴明聊一吐鷩一名錦鷄吐謂吐綬質之二詩可

信

鳥佳 佳音崔

說文禽長尾者曰鳥短尾者曰佳尾莫長於鳳故鳳从鳥莫短於隹故隹从佳亦有不盡然者雉尾本長而从佳鵝尾本短而从鳥有兩从者雅或从佳或从鳥鵝或从鳥或从佳有並从者雛既从鳥又从佳鷹既从佳又从鳥然雖佳聲鷹膺者也隹本从冂从佳加鳥作鶴者俗文也冂音炯義同

鳥鼠

爾雅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注鼵如人家鼠而短尾脩似鼩而小黃黑色共處一穴山以是得名在今臨洮渭源縣南俗名青雀山鵌音徒鼵音突鼩音奪

三臭

爾雅鳥曰臭注張兩翼也論語三臭而作謂雉張兩翼臭臭者三遂舉去於上文色斯舉矣意實相應劉聘君亦主此說不知朱子何以不取也

龍

廣雅云有鱗曰蛟龍有翼者應龍有角曰虯龍無角曰螭龍未升天曰蟠龍其言若辨而實非也按說文龍从肉童省聲皂象肉飛之形何有於翼也龍時飛則飛時潛則潛蟠非定稱也說文蛟龍屬無角曰蛟虯龍子無角者螭若龍無角而

黃北方謂之土螭蛟則謂之蛟虯則謂之虯螭則謂之螭不可言蛟龍虯龍螭龍也亦猶謂騰爲騰蛇也埤雅騰龍類將亦可謂騰龍式

鱗之而

考工記凡攫鷙絕羣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鄭注謂筍虡之獸也之而頰須也按頰面旁須頭禿無髮義本不相承以訓之而似未得且之語助亦不當以之而爲句許慎云而頰毛也後又从彡作彤鱗謂龍蛇也蓋筍虡之獸刻爲龍蛇之狀綱與殺同蓑與噬同言其狀飛動可畏攫著而欲殺援攬而欲噬如此者必深入其爪突出其目揭起其頰

毛也虞音巨頌音煩乡音杉

騶虞斗生螭虎

相傳物象有騶虞有斗牛有螭虎而今皆亡之騶虞見詩漢儒以為義獸合四靈以配五行其說誕罔歐陽脩引賈誼新書亦既辨之矣戴植謂天子田獵七騶虞虞人也言文王田獵雖騶從與虞人之賤皆有仁心故嘆美之也至斗牛螭虎別無考見即其形狀斗牛似龍而觡角螭虎似龍而岐尾乃知所謂斗牛者天文北宮七宿斗牛也埤雅云虛危以前象蛇蛇體似龍故以為人臣最尊貴之服所謂螭虎者傳謂也蔡邕獨斷曰天子璽以玉螭虎紐衛宏曰秦以前皆以金玉

為印龍虎紐邕謂或螭或虎宏謂或龍或虎非謂螭虎一物也螭若龍無角而黃亦非岐尾岐尾者雌也雌音疑

風馬牛

左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服虔曰馬牛風逸是未界之末事喻不相干也此訓亦未為得俞文豹曰牛馬見風則走牛喜順風馬喜逆風南風則牛南而馬北北風則牛北而馬南相去遂遠正如楚處南海齊處北海也故曰不相及

天祿辟邪

西域傳烏弋山離國有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為天祿兩角者為辟邪予謂桃拔符拔當作桃核符核以是獸能核除不祥也核誤作拔曰桃曰符者猶度朔山桃梗之意核除不祥故謂之辟邪永綏百祿故謂之天祿漢三天祿于閣門古人置辟邪於步搖上南陽宗資碑旁有兩石獸一曰天祿一曰辟邪皆取核除永綏之意一統志忽魯謨斯國產福祿似驢而花文可愛即天祿也今元旦賜近臣福祿獅子亦其遺與

角角角音覺角音鹿

說文角作角古岳切獸角也象形角與刀魚相似崔偓佺云角从刀作角音覺頭骨上出也角从一點一丿作角音鹿無訓廣韻角獸角挺番陽董敬蕃饒雙峯皆云角為味骨也味即喙也予按說文與崔偓佺所云互有得失說文角象形予謂角亦象形角本作角上象頭骨有岐下象骨文角亦當作角上象味骨直而銳下亦象骨文訓角為刀魚相似从刀訓角為獸角挺及从一點一丿者俱非也角為鳥味骨其說始見於董饒二氏最為得之廣韻皆為喙也此用為指俞曾意詩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言雀有角而能穿屋也漢書予之齒者去其角言獸有齒無味骨也顏師古以牛無上齒為訓非是詩與漢書皆當作鹿音讀偓音握佺音詮丿音瞝味音畫喙音誨

牛溲馬勃溲音小

牛溲牛溺也本草黃犢牛烏牯牛溺主水腫馬勃菌也本草注俗呼馬氣勃紫色虛軟狀如狗肺彈之粉出生濕地及腐木上主惡瘡 溺音尿

太牢少牢一牢五牲八珍

太牢牛也少牢羊也一牢牛羊豕也五牲麋鹿麕狼兔也八珍牛羊麋鹿麕豕狗狼也

犗騬犍羯 犗音介騬音星犍音堅羯音揭

說文犗騬牛也騬馬也羯羊牯犗也廣韻犍犗牛人多未喻增韻凡畜健強者皆爲犗唐郭崇韜謂魏王繼岌曰騬馬亦不可乘是以不馴爲義按漢陳宮傳宮刑或云犗刑廣韻

劇以刀去牛勢也或作犍則犗也騬也犍也羯也皆馬牛羊去勢之名說文廣韻得之 劇音堅

魚須 須音胥

玉藻笏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馬鑑云大夫用魚鬚文士以竹誤以須爲鬚於文字下又去竹字以文士連讀史繩祖辨之是矣即本註亦未爲得崔云用文竹及魚斑也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且亦未明爲何物按廣韻魚獸名陸機云魚獸似豬出東海肉背有斑文肉雖乾每潮至及將雨毛皆起是大夫笏以竹爲質以魚斑飾之士則竹而已故曰本象魚斑不獨以飾笏古以爲箭筈詩象弭魚服是也又以爲旗吳都賦旗魚須子虛賦犀魚須之撓旃是也

飛魚白澤

飛魚蟛也山海經泰器之山淮水出焉是多蟛魚爲翼蒼文白首赤豪群飛海上常有大風爾雅翼蟛長尺許翅與尾齊一名飛魚白澤貘也說文貘似熊而黃黑色白居易貘賛象鼻犀目牛尾虎足寢其皮辟濕圖其形辟邪徐氏謂即白澤也

邛邛岠虛

爾雅西方有比肩獸焉邛邛岠虛比肩邛邛岠虛蟨蛩草即有雞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呂氏春秋北方有獸

其名爲蟨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邛邛岠虛鼠後而兔前高不得取甘草故須蟨食之孔叢子蟨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駏驉二獸見人來必負蟨以走爾雅與呂氏春秋作邛邛岠虛孔叢子作蛩蛩駏驉其說有無不可知子虛賦注邛邛青獸如馬距虛似驢而小岠又作距今驢父馬母生曰駏或即岠虛也邛邛或亦此類與

獬豸鸂鶒

今制品官服色法官服獬豸七品官服鸂鶒而鸂鶒又諫垣獨服之說文獬豸似山羊一角古者決獄令觸不直者埤雅鸂鶒性食短狐蓋鳥之勑邪逐害者法官與諫垣上則鶒違

下則殫惡有觸不直勑邪逐害之義故服之脫有不然是使馬是窮奇矣

象鼻鱷尾

虞衡志象頭不可俯頸不可回口隱於頤去地尚遠以鼻為用一軀之力皆在鼻將行先以鼻柱地鼻端甚深可以開闔取物中有小肉夾雖芥子亦可拾每取物就爪甲擊去泥垢而後捲以入口飲水亦以鼻吸領表異物志鱷形如鼉喙長半其身牙如鋸尾有二鉤極利遇鹿豕以尾戟之以食生卵甚多或為魚鼉其為鱷不過一二象食以鼻鱷食以尾物類之異者也象孕五年乃乳鱷生卵為魚鼉天不欲其類繁也

豭耙 豭音加 耙音巴

說文豭牡豕也左傳盍反吾艾豭豭音轉為牙又轉為假俗謂牙猪假肉也稱假者今武昌稱牙者所至皆然說文耙牝豕也詩一發五豝南人謂餐曰巴北人謂女陰曰巴南人有音而無字作耙者俗也北人取義於牝故每聞南人言輒盧胡

鱣鮪

詩鱣鮪發發鱣今海東黃魚俗作鰉鮪一名鱣俗作鱘郭璞曰鱣大魚似鱣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斜行甲肉黃大者長二三丈鮪鱣屬大者名王鮪小者叔鮪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陸璣曰鮪到形似鱣周洛曰鮪出鞏山穴中三月遡河流上能度龍門則為龍其化龍若鱣鮪也俗謂鯉化龍因鯉亦謂之鱣故譌也字說云龍八十一鱗能變者也鯉三十六鱗雖無變而有理者也無變又豈能化

鰣 鰣在禮切 鰣居衛切

漢貨殖傳鮐鰣千斤說文鰣刀魚也飲而不食俗作鰣韻書無鰣字唐人詩桃花流水鰣魚肥爾雅翼鰣魚有肚能嚼者廣韻大口細鱗有斑文一名婢魚譌作鯖鰣鼻在額上似鯉

鮆鱭 鮆音而 鱭音妥

說文鮆魚子也鱭魚子生者也鮆是子之在胎者鱭是子之

散泊在草者

蛤蜃 蜃音刎

蛤蜃也亦曰蜆又曰珧狹而長者曰蠣附石而生者曰蠣又曰蠔海蛤蚌也亦曰魁陸圓而厚外有理縱橫山蛤石鱗魚也似蝦蟆而大身長黑色無雁瘤三者皆可食蛤蚧似守宮而大長四五寸尾與身等可入藥蜃車螯也似蛤而大其甲可為器蝦之以為灰禮鬯人職四方山川用蜃器幠氏涇之以蜃謂薄粉之也又蜃似蛟而無足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謂之海市者此也 珧音搖 蠣音排 蠣音肺 蠔音豪 蠣音蒙

蛤蠣

今人或以紙或以繒重糊之以爲書衣冠武履襯曰蛤蠹不悞其義嘗閱前書蛤蜃屬大曰蛤小曰蜆蠹蚌狹而長者皆甲蟲也書之衣冠之武履之襯皆殼也殼甲也借蛤蠹以名殼也北音呼歌排南人呼格簿皆蛤蠹之訛也凡俗呼未嘗無字但人不察耳

蜚蠊 蜚音肯蠊音分 鼠音被 鼠音戲

蜚蠊玉篇大鼈也似蝸而薄有文今鼈同是也又西方寄名曰鼠鼠蜚蠊也一曰雌鼈爲鼠與今碑刻其像也又作力貌揚子頌表其物貧係臂如鼈生於海洲係臂如竹臂係即鼠鼠也揚用脩以臂係爲海錯之名又以鼠鼠爲鷄吻之類殆

猶未辨耳

鼃黽 黽音猛

周禮蝈氏掌去鼃黽鼃即蛙說文蝦蟆屬長脚喜鳴色青謂之青蛙一名田鷄又曰水鷄黽郭璞云蝦蟆屬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二者皆可食陶弘景云蝦蟆腹大皮上多疣癤不可食今但以取蟾酥一名蝼蝈子名科斗一名活東形圓有尾聞雷震則尾脫脚生爾雅鼃黽詹諸也其鳴詹諸其形黽黽詹諸作蟾蠩似蝦蟆居陸地玄中記蟾蠩生角食之壽千歲尚書故實百越人以蝦蟆爲上味皮最佳謂之錦襖子非直蝦蟆蓋謂石鱗魚耳石鱗魚似蝦蟆而大生石澗中此即所謂蛤所謂鼃黽所謂錦襖子者也生角又其異者耳 辨音肺癤 音壘黽音猛或作鼄

馬蟻 蟻與蟻同

爾雅蚍蜉大螘小者螘注大螘俗呼爲馬蚍蜉大戴禮注螘爲玄駒母以大螘馬小螘駒與或以馬善陣螘亦善陣有似於馬故得馬名古今注謂人成蚊蚋馬成大螘恐非

青蚨海月

博雅蟼蝸蚨白青蚨也謝靈運詩挂帆拾海月青蚨海月二者皆水蟲也搜神記南海有蟲名蜩蠋如蟬大辛美可食其子如蠶種殺其母塗錢子塗貫用錢則自還即青蚨也今閩

廣所食龍虱是本草云海月南海水沫所化煮時猶變爲水似半月因以名之海蛤類也黃直翁以爲寶名誤矣

麝

按麝鹿子也韻會凡獸子初生皆曰麝引韓愈猛虎行子食赤豹麝誤矣羔小羊也比人罵人年少曰羔然則羔亦豈人與麝爲豹子借用耳

馬頭娘

雲笈云黃帝元妃西陵氏始養蠶爲絲禮記皇妃祭先蠶西陵氏也周禮疏蠶爲龍精與馬同氣禁原蠶爲其害馬也由雲笈與禮記則蠶初爲西陵氏黃帝妃也由周禮疏則蠶馬

之所視以為盛衰馬胎于蠶也古之可見者如此圖經高辛時蜀蠶女父為人所掠惟所乘馬在母蠶得父者娶以女馬振迅去得父還父違誓殺馬曝其皮皮捲女飛去女化為蠶披馬皮謂之馬頭娘蜀人祀以祈蠶曰娘者因西陵氏而譌也曰馬者因馬同氣而譌也曰祀以祈蠶者托于皇妃祀先蠶之文也其不經如此至有謂高辛氏募得犬戎將吳將軍頭以少女娶槃瓠皆此類也

狼戾很戾很下懇切

狼性多黠其草穢亂故曰狼藉曰狼貪又曰很戾皆言多也羊性很愈牽愈不進其曰很戾言不順從也狼从犬良聲很从彳艮聲字相近而迥異今言不順從者乃曰狼戾或曰貪很則失之矣彳音尺

決明螵蛸各二

石決明鰒也似蛤附石而生王莽所啗者菜決明芠也葉黃銳赤華實如山茱萸在到所嗜者桑螵蛸螳蜋子螳蜋逢木便產唯桑上者為佳陶隱居以為得桑之津氣也海螵蛸烏賊止背上一骨輕虛而白腹中血及膽如墨本草以為生東海池澤者也

蜞蟢蜞音豈

廣韻蜞長足蟲也說文蠕蛸長股者一名長蚑詩疏長蜞河內人謂之喜母着人衣當有親客至今產子墻壁上護以白膜亦有足抱子行者俗謂之喜喜則蜞也西京雜記蜘蛛集而百事喜陸賈云蟢子垂而百事喜李德裕云人將有喜兆垂於冠冕蜘蛛有三種一種布網簷端一種洛慕草上俱蒼黑色一種小而微紅謂之蟢咏則蟢也郭璞以小蜘蛛長脚者為蠨蛸是猶未辨

蜥蜴蝘蜓

說文在草曰蜥蜴在壁曰蝘蜓爾雅疏在草澤中者名蜥蜴蜥蜴在壁名蝘蜓守宮蜥蜴又名蛇醫又曰龍子其色青紺長二三尺守宮又名蝎虎灰色大如指夷堅志劉居中至高山嶺有大蜥蜴數百就水飲纔入口即吐雹圓結如彈丸忽雷震彈丸皆失去故人用以禱雨蜥蜴龍子理或然也顏師古曰守宮術家以器養之飼以丹砂滿七斤擣治萬杵以點女子臂終身不滅有房室之事則滅矣劉邠曰守宮生屋壁如守宮然故名之何在防淫佚也邠此言是矣儒行篇宮墻垣也蝘蜓常居墻垣之中若守然東方朔政政脉脉善緣壁是也

瑣珞水母

郭景純江賦瑣珞腹蟹水母目蝦松陵集注瑣珞似蜂有一小蟹在腹中為瑣珞出求食或不歸瑣珞餓死淮南人呼為

蟹奴廣韻水母名蟦形如羊胃無目以鰕爲目嶺表錄水母腹下有物如蚓謂之足而無口眼常有數十鰕寄腹下捕者或遇之即沉乃是鰕有所見耳一名蛇又名擐捕魚又名海鞠二物者亦異矣

蝍蛆蜈蚣蚿

爾雅蕍蕍蝍蛆郭璞云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莊子蝍蛆甘帶是也埤雅蝍蛆蜈蚣今俗謂之百足曾連子百足之蟲三斷不蹶是也韻會馬蚿蟲百足似蜈蚣而小尤多脚不能毒人莊子蚿憐蛇是也按蕍蕍茨也爾雅以爲蝍蛆不可曉或亦以果蠃爲蒲盧之類郭璞以蝍蛆似蝗非食蛇唯蜈

蚣爲然埤雅以爲蜈蚣是廣韻帶蛇別名亦非帶腦也中州人謂頭爲腦帶莊子謂甘帶即郭璞所謂食蛇腦也蜈蚣謂之百足蚿亦謂之百足

鷄尸 蛘 兩

史記蘇秦說韓宣惠王曰寧爲鷄口無爲牛後戰國策作鷄尸牛從戰國策蘇代語趙惠王曰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蛘蛘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陸農師讀兩作兩秦稱牛後者將激其怒而從也史記爲是鷸知天將雨鳥也兩即解去戰國策爲是

桂蠹

漢成帝紀桂蠹花不實文帝紀賜尉佗書衣物使者獻桂蠹一器東方朔七諫桂蠹不知所淹留今大業拾遺錄桂蠹蠶色有香嗽之已除痿之疾按桂蠹桂樹中蝎蟲食桂味辛蜜漬之可食成帝紀桂蠹謂桂有蠹後三言桂蠹皆指蝎蟲言此亦可見桂有實

鎖陽五靈脂紫稍花

輟耕錄韃靼田地野馬或與蛟龍交遺精入地久之發起如芽上豐下儉鱗甲櫛比筋脉連絡其形類男陰名曰鎖陽五臺山有鳥名彌寒蟲四足肉翅不能飛盛夏文采絢爛自鳴曰鳳凰不如我深冬毛羽脫落索然如穀雛又自鳴曰得過

且過其糞五靈脂執林伐山龍生三卵一爲吉吊上岸與鹿交或在水邊遺精流槎遇粘裹浮木枝如蒲桃烏蹄紫稍花道樞謂之龍鹽如所云則三物亦希有美有或贋也

音聲木鵲鵲灘

因話錄唐尚書省南門有古槐垂陰甚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中即有入相者謂之音聲木劇談錄河南府尹闕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臺則水中先有小灘漲出牛僧孺爲縣尉忽報灘出邑宰與同僚往觀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灘上當有一雙鵲鵲俄鵲鵲飛下不數日拜西臺御史由此則人之出處當有定也

蠡

爾雅蟲各蟿蟿草蠡負蠜蚣蝑蟿各蟿螇蜥去蠡蠰谿蚥類有五蟿蝗也一生八十一子或云九十九子信宿即飛周南蠡斯是已負蟿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因謂之草蠡蚣蝑長而青色長角長股以股鳴者也詩五月斯螽動股毛鄭誤以釋蠡斯螇蜥似蚣蝑而細長飛翅作聲蠰谿一名蚱蜢似蝗而小善跳蠡音負蠜音凡蟿音斯蚣音嵩蝑音蜜音契蜥音歷蠰音壤

皮革

生曰皮理之曰革柔之曰韋柔之不均謂之韎韎音麻

十四物取義

贔屭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碑螭蚼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徒牢形似龍而小性好吼有神力故懸於鐘上憲章形似獸有威性好囚故立於獄門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於橋所蟋蟀形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於刀柄上蠻蜂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形似龍性好文彩故立於碑首金猊形似獅性好火烟故立於爐蓋上椒圖形似螺螄好閉口故立於門上今呼鼓了非也蚣蝀形似龍而小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鰲魚形似龍好吞火故立於屋脊上獸吻形似獅好食陰邪故立於門鐶上金吾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見敕園雜記得之倪村民家雜錄中必博雅者有所采也其回螭虎亦不免訛耳恐訛亦不止此云

鴟鴞

爾雅鴟鴞鴟鴞按鴟鴞惡鳥鶻鴟小鳥即鷦鷯也二鳥本不同蓋誤也正名曰鴟鴞分言之或曰鴟或曰鴞又或作梟有三種一種茅鴟似鷹而白有冠一名鵂一名鶹今未知為何鳥一種恠鴟又分二種一似鷹性嗜鼠俗名夜食鷹頭圓而有耳俗又名猫兒頭即鵂鶹也曰角鴟曰鴟鴟曰鴟鴞曰訓狐曰姑獲皆其名也一似黃鵰背有文如鋤雄鳴扛雌鳴孔俗名快扛即鵰也曰鴟曰鴟離曰鬼車曰車載板曰九頭鳥

皆其名也二鳥晝伏夜見鳴則凶一種梟鴟又名土梟以好長醜大則食其母日至捕磔之以頭挂木上因謂挂首為梟亦未詳其形似或云即鵂鶹也

名義考卷之十終

西楚周祈著
劉如麓校
東充黃中色刊

物部

緼袍

玉藻纊爲褎緼爲袍注纊新綿緼舊絮廣韻繅繭爲絲不繅爲綿繅餘爲絮以繭繅而出之曰繅繅之所累曰絲以爲黼黻文章不繅而成之曰綿書纖纊莊子洴澼絖是也以褚褎繅餘爲絮繭內衣護蛹者與其外膜雜爲之易繻有衣袽是也以褚袍褎春秋傳所謂重襲衣之貴者袍即論語所謂緼袍衣之賤者貧者又不可得絮於是雜用枲褚枲纊也以

褚袍亦曰緼袍緼而爲粗短衣即孟子所謂褐寬博以爲禪穀用以行道禦塵即詩所謂裘衣記所謂綱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論語注作著（褎音衾褎音驅此與纊同絮裘綱俱音頃）

褐寬博

褐說文編枲織也馬絡頭也亦謂之馬衣賤者編枲爲衣寬大有似於纊故曰褐寬博毛布以禦寒何取於寬博哉今士子出身曰釋褐言去賤而將貴也若毛布則厲也亦謂之褐其字从毛康成杜預諸人皆誤釋（厲音計）

褧衣（褧屯肇二音）

褧說文蒙也爾雅褧蒙葉似苧而薄今人績爲布以爲衣不重曰禪穀詩衣錦褧衣是也亦作絅玉藻禪爲絅中庸衣錦尚絅通作頎士昏禮女從者畢袗玄袗頎雜記三年之喪頎又作景儀禮婦來以几姆加景乃驅絅頎景褧通皆嫁時在途禦塵之衣也

端章甫

端與玄端即緇布衣古者卿士聽朝之服以其正幅不衰殺故曰端章甫視毋追其飾漸大故曰章甫亦以緇布爲之所謂玄冠也（毋音牟追音堆）

冕服

黃帝垂衣裳有冕服虞舜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有十二章之制周去三辰爲旂常九章自山龍而下謂之衮冕龍阿曲也七章自華蟲而下謂之鷩冕鷩朱雉即華蟲也五章自宗彝而下無火謂之毳冕虎蜼毛縟也三章粉米黼黻謂之希冕所存者少也一章唯黻而已曰元冕衣玄也此皆自服而言曰冕者以服得名也非冕之上有龍卷鷩等也衮冕十二旒王大祀朝覲服之上公九旒鷩冕九旒王祀先公饗射服之王三公八旒侯伯七旒毳冕七旒王四望服之王之孤卿六旒子男五旒希冕五旒王祭社稷五祀服之王之大夫諸侯之孤各四旒元冕三旒王祭群小祀服之諸侯之公三旒再命大夫二旒一

命大夫一旒王之五冕旒有多寡每旒玉皆十二無增損也上公以下每旒玉數如其旒數尊卑之等也是冕之與服君臣所共惟冕前後垂旒則遮蔽耳故臣下之冕總謂之裨冕說文曰冕者大夫以上冠也玉藻注冕以板爲之師古注五冕之板廣八寸長六寸前圓後方有綖綖用三十升布染黃覆冕上出冕前後而垂有紘紘冠卷也有紞即黈纊以黃綿爲圜縣冕兩旁塞耳者下繫玉瑱謂之珥有纊纊合五采絲爲繩垂於紞之前後以結玉有就就成也一玉爲一成結之不相葉也周制如此秦服袀元漢冠竹皮因陋就簡古制隳廢此賈生有易服色之請班固不志輿服也 綖音紙黈音陡

冠幘

說文冠蔡也所以蔡髮又曰髮有巾曰幘夏之冠曰毋追追猶堆也商曰章甫漸章著也周曰委貌委曲有貌也並以緇布爲之故曰緇布冠又曰玄冠與服志委貌與皮弁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前高廣後卑銳但皮弁以鹿皮耳古冠制雖不可詳今羽流束髮者大畧近之趙惠文冠以冠如蟬翼猶古之鶡冠一名鷸冠謂之武弁鶡鷸勇而有介今勳臣龍巾插鵰羽其遺意楚獬豸冠以獲獬豸得名後有鐵柱又曰柱後謂之法冠今憲臣冠加獬豸於上亦其遺意也唐翼善冠太宗采古制自服之 今乘輿常服亦名翼善

冠或唐制也其他冠名尚多制不可考秦加武將首飾絳帕後稍稍作頹題漢興續其頹卻結之施巾連題卻覆之名之曰幘孝文乃高頹續爲之耳崇其巾爲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若今喪冠

導

周禮天子以玉屏而導亦如之南史齊高帝見主衣中有玉介導梁沙門法雲謂周舍曰檀越既能戴蠶蠶貴道何爲不執蝓段公路云通天犀堪爲釵蠶蠶導同音一物也按隋禮儀云簪所以建髮於冠導所以櫟髮於巾幘之裏說文篦導也簪即笄釵岐笄導即梳整髮釵篦亦以整髮即今掠子導即今引子以角爲之櫟髮入幘故名引古名導今名引其義一也蠶羽葆幢所以引行故又借爲蠶俗呼轉爲敏音俗書作閔字於是引之義晦而導蠶不復知爲何物矣餘冬丹鉛二錄雖嘗詳辨亦未明的 蠶音到蝓音俞櫟音歷蝓音鶴梳音陛剛音敏

履舄

草曰屐又謂之履履又謂之不借麻曰履葛亦謂之履皮亦曰履又謂之鞮又謂之鞵又褪下曰履履下曰舄蓋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最上達者下有白舄皆履之履底者古今注曰祭服謂之舄朝服謂之履燕服謂之履履亦得凡履下置木

曰屐履中薦曰屧履不著跣曰屣小兒履曰鞵音鞋

韍韡韐韍音弗韡音必韐音閤

說文韍韡也韡韍也所以蔽前以韋下廣二尺上廣一尺其頸五寸帶博二寸鄭云韐合韋爲之以茅蒐染之一曰韎韐以代韡是韍韡韐三者皆蔽膝之衣制同名異韐乃合韋韍韡不合此其異耳朱子曰冕服謂之韍他服謂之韡此大夫以上之服韐則士服也玉藻云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用士前後正陳氏曰以其形前曰韍以其一巾足矣曰韡以色則曰緼以緼質則曰韎韐詩疏古者佃漁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以絺繡

黑與白相次畫爲亞謂之黻以韋以韋作韍以絺以蒯作黻

一曰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設黻膝以備濡漬黻音拂蒯音拂字音搜絺音止與黹同亞古弗字

珮

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興服志曰古者君臣皆佩玉因名爲珮三禮圖凡玉珮上有雙衡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璜徑三寸衡牙蠙珠以納其間朱子曰佩有珩者佩之上橫者也下垂三道貫以蠙珠璜如半璧繫於兩旁之下端珩如圭而正方在珩璜之中瑀如大珠在中央之中別以珠貫下繫於璜而交貫於瑀復上繫於珩之兩端衝牙如牙兩端皆銳橫繫於瑀下與璜齊行則衝璜觸牙也

帔

說文弘農謂帬爲帔玉篇在肩背也今命婦衣外以織文一幅前後如其衣長中分而前兩開之在肩背之間謂之霞帔即古之帔也

褘褕褘音輝褕音俞

按王后六服褘衣褕狄褘衣畫翟也褕狄畫鷩也狄本作翟雉名翟鷩皆雉也爾雅伊維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鷩是褘褕皆畫翟但質有青素之殊說文謂翟羽飾衣曰褕羽不可以飾衣十二章華

蟲作繪華蟲爲鷩繪爲畫帝服用鷩后服用翟皆畫也

副編次

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按副本作髢覆首以爲飾若今假髻

之從王祭編者列髮爲之若假紒服之以桑次本作髲次第髮長短爲之若髮髲服之以見王燕居有纏笄總

綦縹韈縢綦音其縹音票縢音滕

七林云文綦綵縹綸韈羅縢綦廣韻有飾也文綦復之有文者縹與紲同廣韻繫也綵縹韈繫之有采色者綸說文青布也綸韈以青布爲韈也縢增韻約也纏也偪束其足令小男子行縢自足至膝此則施之足羅縢以羅爲之四者皆婦人

足飾也 編音頭

絲綸綍

說文絲蠶所吐也一曰一蠶爲忽十忽爲絲緇衣注綸有秋商夫所佩疏云綸如宛轉繩廣韻綍大索一曰引車索又引柩索喪大記注在棺曰綍行道曰引一蠶謂蠶口所吐甚微合十忽而成一絲綸所佩之繩視絲爲大綍引車引柩之索則又大矣

綬

綬有二一以佩玉謂之緣一以佩印謂之組訓者未甚分曉古人佩玉以比德必有綬維之乃可佩徐廣曰秦以絲組連

結於璲轉相結受漢制綬綬之間得施玉環鏑詩所謂鞙鞙佩璲是也今錦綬乃其遺制佩印以檢緘明亦必有綬以繫之乃可佩翟方進傳赤韍紱師古曰韍所以繫印石顯爲中書令民歌曰印何纍纍綬若耶淮南王所謂方寸之印丈二之組是也今印鑰紹乃遺意 編音決

魚袋

唐百官佩金魚謂之魚袋武后朝佩金龜後仍佩魚朝野僉載唐初爲銀兎符以兎爲瑞後爲銀魚符以鯉爲瑞武后以玄武爲瑞乃以銅爲龜符或謂鯉李也龜武也重國姓也矣

轂子云古者有佩袋魏文帝易以龜代袋唐改魚袋本算袋之遺而龜袋又何取於國姓耶

犀比犀毗

楚辭招魂晉制犀比費曰日些王逸注犀比博著比集犀角以爲飾也前匈奴傳黃金犀毗一頟師古注犀毗胡帶鉤

紗縠綾綺

師古曰紡絲而織輕者爲紗縠者爲縠說文綾紈也綺繒也紗即今紗縠即今皺紗輕紗又謂之絹綾即今綾綺今細綾紈素亦謂之絹繒亦謂之帛今言段者紈繒之堅美者古無段之稱其曰段者猶言端疋也今人妄从絲作緞非是

六珈六服

詩副笄六珈疏云祭服首飾副之言覆所以覆首其遺制若今步搖云婦人之副可以當男子之冕晉志皇后則假髻步搖俗謂之珠松以黃金爲山題貫曰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亦龍薛邪南大豐大特六獸謂之六珈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襢衣褘當爲鞶揄狄讀爲搖翟搖本作鷂闕狄一名狄狄言屈於二翟也是謂三翟唯褘言衣者爲六服之首以衣目之也鞶其色玄揄狄青闕狄赤皆刻繒爲雉形五采兼之綴於衣上數皆十二鞠衣黃色如鞠塵展衣白褖衣黑祭先王服褘衣祭先公服揄狄祭羣小祀服闕狄蠶則服鞠衣以禮見王及賓客服展衣

燕見及御於王服緣衣衣與裘其色同焉亦如其衣之色謂之六服珈與服皆六六者陰數之中也緣音豫

襦

說文襦短衣也方言汗襦自關而西謂之柢襦此說非劉弘傳持更者羸疾無襦給葦袍複帽謝眺過江革時大雪見革敝絮單席躭學不倦眺脫所着襦并手割半氊與革充卧席而去顧協冬服單薄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懼其清嚴不敢發口觀此則襦當是纊襦緼袍之類可以禦寒者非短衣汗衫也襦音如襦音稠

半臂背子

古者有半臂背子事物紀原隋大業中內官多服半臂除即長袖也又曰秦二世詔衫子上朝服如背子其制袖短於衫身與衫齊而大袖按方言襜褕其短者自關之西謂之柢襦郭璞云俗名袒掖一曰襤褸即是諸于上加繡襦如今半臂漢書音義云諸于大掖衣也此可見大掖衣外加半臂在手臂之間如今搭護相似脫去半臂即大掖衣故曰除即長袖也又衫子外加背子在脊背之間如今披風相似所謂其制袖短於衫身與衫齊而大袖也

重襦重繭

左傳夏重襦按襦為繭新綿也重繭謂重綿敘傳中重繭以存荆按繭本作研足胝也亦通作繭胝起如繭也襦研茧音

簡胝音支

襱襶襱音柰襶音戴

程曉伏日詩今世襱襶子觸熱到人家諸韻書訓襱襶為不曉事二字久不何以云不曉事蓋襱襶亦笠也以竹為蒙以帛若絲繳蓋戴之以遮日炎暑戴笠見人必不曉事者也

裨冕副褘裨音卑褘音揮

裨之言偏也天子大裘為上公衮侯伯鷩子男毳偏於天子者也王藻諸侯裨冕以朝是也副之言貳也王后褘衣上公如天子之服則上公夫人如后之服貳於后也禮記夫人謂

褘是也

裼襲裼音錫

裼衣乃半袖褌衣加于裘之上以見美襲衣乃有袖全衣加于裼之上以充美曲禮注古人近體衣有袍襗其外有裘葛裘葛皆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着之服則皮弁服與深衣之屬也

布稱升

古者布稱升蓋精粗之名廣韻升成也布八十縷為一升一成也二千四百縷為三十升三十成也猶樂小成大成俗謂銀一成二成至十成之意閒傳曰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

拾萃齋94.5.

成布六升論語注三十升細密難成夫布三升雖成猶未成六升始謂之成三十升則又細密難成此亦可見升之爲成也

玄纁

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䞓三染謂之纁賈疏云凡染玄纁之法取爾雅考工記相兼乃具然四入六入無文縓竟纁三色皆染以丹秫鄭云更以纁入赤汁則爲朱惟南子曰纁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緋更入黑則爲緅朱與緋皆四入也周禮染人六入爲玄以緅更入黑汁也更以此玄入黑汁則名七入爲緇矣緇與

玄相似故禮家每以緇布衣爲玄端也更取周禮染人及鄭氏淮南子諸說始備赤汁以朱湛丹秫丹秫赤粟也黑汁以涅涅黑土在水中者也由朱以前則皆赤汁由緋以後則皆黑汁緅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赤多黑少也廣韻纁色一入爲纁纁即縓也 纁音稱

袒絻 下音問通作免

檀弓注絻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髻喪服小記集解呂氏曰絻以布卷幘以收四垂短髮而露其髻於冠禮謂之闕項冠者先着此後加冠按二說絻之義已明而曰袒者何蓋不着冠露髻猶喪大紀注所稱袒幘也此服之最輕者總以下冠各異而絻固有也又古者有罪免冠而闕項存因謂之免是知絻不獨喪服即平時亦有古則用皂所謂緇纚古則用素所謂袒絻緇纚所以鞠髮故用全幅袒絻止於括髮故廣一寸耳緇纚今易爲緇巾袒絻猶今之勒頭布也 纚徙雜二音

帢鞮䩞 帢音恰鞮音提䩞音闕

古者以緇布爲冠止於斂髮魏武帝裁縑帛以爲帢按頭使下今帽也以皮爲覆止於拘足趙武靈王作胡服變覆爲鞮連脛服之今靴也上衣下裳以隱形自蔽障後魏胡俗欲便於鞍馬施幕於衣爲橫幅而繼於下謂之䩞今長衫也帢本

軍容鞮與䩞皆胡服古人冠裳之制於是盡變矣

窮袴犢鼻褌

漢昭記霍光欲后擅寵左右皆阿意雖宮人使令皆爲窮袴注窮袴有前檔不得交通列傳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立自着犢鼻褌注小褌形如犢鼻王篇三尺布作如牛鼻

匹特

今人稱布帛一馬一曰匹夫一婦一曰匹遂以匹爲獨不知匹偶也楚辭孤可與兮匹儔布帛一曰匹者舉兩端也馬一曰匹者舉四足也匹夫匹婦曰匹者庶人夫妻相匹其名既定故通謂匹夫匹婦也特獨也書歸格于藝祖周特謂一牛

也又以匹爲義詩實維我特婦謂夫爲特也求爾新特夫謂婦爲特也

端匹

杜預曰二丈爲端二端爲兩所謂匹也是每匹長四丈中分之向裏卷其末爲二端二端兩也其實只一匹此胡大壯以致仕過赦賜高年束帛當十端又諫鎮襄陽選綠十匹贈之胡却還其五也又西昏子問疏云丈八尺爲端十端六總四玄五兩三玄二纁說又不同匹與疋同爾雅倍兩謂之匹是也

圭璧

周官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以見天地宗廟

之玠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檀弓注四植謂之桓漢書注亭郵四角建大木貫以方板名曰桓表天子須諸侯以安猶亭郵須桓楹以安也故曰桓長九寸孔義云直者爲信曲者爲躬皆長七寸疏云穀以養人蒲爲席以安人皆徑五寸各以其象爲瑑飾圭圜而宛之無鋒芒曰琬圭圭上圓而判之曰琰圭皆王使之端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除慝以易行璧孔曰好邊曰肉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廣韻玦如環而有缺荀子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子謂大圭長三尺恐非紳帶之間所能容長或亦與鎮圭等但以見天地宗廟故曰大鎮圭以朝諸侯鎮安天下故曰鎮桓以植爲義信其形伸以直爲義躬其形曲以卑爲義躬圭在圭爲卑也鄭云穀善也天子穀圭以聘女又何取於養漢制天子卧內以青規地曰青蒲則蒲璧以青玉得名亦未可知若必以瑑飾爲言則桓當刻大木雙楹恐無是理新圖亦云信圭直躬圭曲舊圖瑑爲人形誤矣又天子執圭四寸以朝諸侯蓋謂諸侯所受於天子之圭其自藏之天子來則出以合之非執以爲儀也亦取復自天下之意半圭曰璋半璧曰璜外八角而中圓曰琮圭邸邸本也璧羨羨延也璋邸射謂刻而出也又有

圭璋瓚形如槃以圭爲柄有流爵以灌鬯瓚以受灌蓋祭器也 瑑音篆

瑤瓊玫碧藍

瑤白玉瓊赤玉玫黑玉碧石之青美者紀年惠成王七年兩碧於郢又長弘死於蜀埋其血三年化爲碧藍玉之次美者三秦記有川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出玉名藍田瑤則所謂白如截肪瓊則赤如鷄冠玫則黑如紫漆者也碧若爲石青多而白少藍爲玉白多而青少今人秖知瑤爲玉即瓊玫不甚辨碧與藍則專指爲色矣

錢

夾漈鄭氏云古錢其形如篆刀文一變而為刀器再變而為圜法文獻通考云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周人謂之布齊人莒人謂之刀錢文周曰寶貨秦曰半兩漢曰漢興宋武帝面曰孝建幕曰四銖以孝建年鑄重四銖也載年號始此後周宣帝曰永通萬國隋曰五銖唐曰開通元寶史思明據東都亦鑄得一元寶南唐李璟鑄永通錢貨不載年號又多有之稱元寶有唐高祖始稱重寶自唐肅宗始稱通寶自宋人誤讀開通錢文始改元更鑄自宋太宗始今　制錢輕重大小倣唐開通而文則襲宋人之誤讀也祭酒祭酒蒙文泉字圜錢側刻幕音模

開通元寶

唐錢平曰開元通寶予語人當曰開通元寶人多未之信按文獻通考唐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通元寶其文歐陽詢製書八分及篆隸三體文自上及右迴環讀之詢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掐一甲跡後錢上有掐文呂東萊曰自漢至隋惟五銖之法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開通之法不可易龍川畧志蘇頌至京師上書王介甫問鑄錢對曰唐開通錢最善凡此皆可證而曰開元者何蓋是錢為唐鑄開元又唐年號裴耀卿對玄宗曰錢者通寶有國之權後人遂不知回環讀乃錯綜讀而曰開元通寶也玄宗亦嘗鑄錢宋璟上疏曰行二銖四參錢謂開通元寶也以是錢徑八分重三銖四參得輕重之中故所鑄之其錢獨多也予家藏杜佑通典皆云開通今新刻本皆云開元未學妄竄易也錢文不用年號者古比比是即唐後亦有不用者南唐錢文曰永通錢貨宋錢文曰皇宋通寶何可以年號拘也

傳國璽辟刃兵斧

傳國璽秦始皇所刻王出藍田山方四寸上紐文盤五龍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漢魏晉沒於劉淵劉聰石勒或云自殷時流傳以蒼水玉碾造高二尺廣半之藻文每朝會一人執之立於陛前元時猶存二物者不幸皆沒於夷狄可惜也

五金一金

說文金五色金也五金黃為之長師古曰金有五色黃金白銀赤銅青鉛黑鐵爾雅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璆絕澤謂之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徐曰銀色而鉛質白錫又曰銅又謂之鐵鐵堅者曰鋼古稱金銀印金鋪金馬金人皆銅也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亦銅也史平准書秦以一鎰為一金惠本記注晉灼曰凡言黃金黃金也不言黃謂錢也一斤直萬錢秦一金得二十四兩漢一金得十六兩萬錢以今估計之纔足十二兩可見古今不甚相遠今人謂一兩曰一金一錢曰一文不知何起也溫音湯鎰音逸

而灌之以酒爲縮皆混釋也沖釋俱音淮濟之濟醴師徒二音與音語

茶酒下飯

今謂折俎曰茶酒謂腥曰下飯說文按下也亦作茶陸機云接余浸以苦酒肥美可以茶酒下飯古無是稱今人謂腥可以下飯也又謂歸餼曰下程夫行者登途曰上路則傳驂當曰下程必有歸餼以食俗所謂下馬飯者也

母母爪刺屈膝巨羅母音謀

京師人謂餅曰麪麪帽曰爪拉門鐶曰曲須柳斗曰頗羅初聞不省所謂久而思之乃知麪麪爲母母禮入珍淳母煎醞加黍上沃以膏者是也爪拉爲爪刺顏會畢爪刺也帽亦畢也曲須爲屈膝李賀詩屈膝銅鋪鎖阿甄蓋門鐶雙曰金鋪單曰屈膝言形如膝之屈也古烏樓曲作屈戌李商隱作屈戌皆誤頗羅爲巨羅李白詩蒲萄美酒金巨羅謂金酒罩也巨羅本柳斗笋刻文似柳斗故名巨羅

琵琶

白居易詩楓葉荻火秋槭槭廣韻槭槭隕落貌潘岳賦庭樹槭以灑落蘇軾金山寺詩槭槭風響變後人誤以槭作琵琶杜甫詩雨多往往得琵琶博雅琵琶珠也盈州城西每雨過人多得琵琶唐書高麗芝蘿石國掠得琵琶十餘斛五

塗金襄金

今人謂金飾器外曰鎏包器內曰鑲傳寫不知其非正篇鎏美金也美金安得謂之飾外當用塗字塗廣韻飾也謂以金飾其外也譌而爲鎏又鋤加切東方朔傳諧語老柏塗俗書作搽廣韻鑲紅器也紅器安得謂之包內當用襄字襄廣韻包也謂以金包其內也譌而爲鑲俗又作廂尤非楊用脩謂當作瓖引馬融廣成頌金鉈玉瓖似爲得之不知鉈馬首飾瓖馬帶玦東京賦鉤膺玉瓖國語懷纓挾瓖皆指馬帶玦言並非包意又以金飾器曰鍍飾器曰鈿鍍音渡鈿音田

錙銖

名義考　卷之十一　二十七

按說文十黍重曰銖一曰十黍爲絫十絫爲銖八銖爲錙二十四銖爲兩一則十黍爲銖一則百黍爲銖孟康曰黍鍾一龠容千二百黍爲十二銖則百黍爲銖也

縮酒酒音縮

郊特牲縮酌用茅注縮泲也說文禮祭束茅加於祼圭而灌鬯酒是爲酒泲與縮同言醴齊濁以茅藉泲齊出其汁詩醴酒有蕭蕭香草亦猶茅也曰縮者去滓若縮歛之耳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士虞禮束茅五寸謂之苴者此也曰酒者从艸酉合意周禮甸師共蕭茅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左傳包茅不入無以縮酒注謂束茅

代史四夷附錄吐蕃婦人辮髮戴瑟瑟最好者一顆易一良馬瑟瑟本作璱璱夫瑟絃樂也白詩誤以槭作瑟杜詩博雅與史通以璱作瑟楊用脩偶見瑟爲碧珠不審秋瑟瑟爲槭槭乃謂爲碧色矣之矣又按風亦謂之颼颼或云秋颼颼謂楓葉荻色爲秋風所吹颼颼然也雖非白之舊較用脩所說差勝 槭音瑟

刀斗 刀音貂

李唐傳下蜂刀斗古者軍有刀斗以銅作鐎受一斗形如鍋晝炊夜擊刀即刀兵刀字刀兵之刀都勞切刀斗之刀丁聊切字同音異作刁者俗至有謂刁爲教裝者古無是訓莊子而獨不見之刀刀乎以風聲有似於刀斗鳴也 鐎音焦鍋音喧

名義考卷之十一終

西楚周祈著
劉如龍校
東充黃中色刊

物部

酒醴食

食音劑

酒酋也以米麴酒釋爲義黍所成者醴醴也以汁滓相埒爲義稌所成者稌即稻稻即稷詩多黍多稌爲酒爲醴食飯也以炊穀爲義稷所成者詩曰我蓺黍稷以爲酒食又曰黍稷彧彧以爲酒食古人以黍稷百穀之長故祭祀用焉稌則洽百禮不用祼獻矣釋書亦稌音杜

糗餌粉餈糗九救切餈音慈

周禮饋食之實有糗餌粉餈內則注擣熬穀以爲糗餌與餈同又糗擣粉熬大豆爲之又曰合蒸曰餌粉之曰餈又曰粉稻米餅之曰餈又曰粉米蒸胥皆餌也訓皆未辨按說文糗熬米麥也徐曰爆乾米麥也一曰麵糗也說文餌先爲米爲粉然後溲之爲餅也粉以豆爲粉糍餈上也餈炊米爛乃擣之不爲粉也諸家之說莫精於說文爆麥供音炒義同溲音數

餅

釋名餅并也溲麥麪使合并也凡以麪爲食具者皆謂之餅以火炕曰爐餅有巨勝曰胡餅漢靈帝所嗜者即今燒餅以水瀹曰湯餅亦曰煮餅束皙云玄冬爲最者即今切麪煮而食者曰蒸餅又曰籠餅侯思正令縮慈加肉者即今饅頭繩而食者曰環餅又曰寒具桓玄恐汚書畫乃不復設即今餻子他如不托起溲牢九冷淘等皆餅類

麴糵

說文麴酒母也徐氏曰麴糵也酒主於麴故曰酒母玉篇梅麴酒母孟康曰媒酒酵糵麴也周禮媒人注齊人名麴糵曰媒說文玉篇媒人注訓麴已明徐氏訓麴并及糵孟康所訓俱失之蓋麴今麴餅糵今麥芽爲餳者故書注曰麴多則太苦糵多則太甘今人止用麴不復用糵矣蓋麴亦麥所成者酒酵酒滓也麴糵以釀酒故釀成其罪者曰媒糵梅音牧酵音教

綠蟻白醅

釋名酒有泛齊浮蟻在上泛泛然蓋酒之美者其上有華其色綠斟則泛泛然浮於杯間洛陽伽藍記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飲者醉不能醒謂酒曰白墮者與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意同

尊彝觴勺

周禮六尊犧尊象尊著尊壺尊太尊山尊以待祭祀賓客之禮六彝鷄彝鳥彝斝彝虎彝蜼彝蜃彝以待祼將之禮犧尊沙牛飾尊也象尊三足象其鼻形也著尊著地無足也壺尊以壺爲尊也太尊瓦尊也山尊爲山雲形也壺以壺太以瓦

餘皆木也鳥鳧也黿龜目也蠙卬鼻岐尾獸也牢稼也刻畫之於彝也尊之爲言尊也彝之爲言常也尊用以獻上及於天地彝用以祼施於宗廟而已尊受五斗彝受三斗曰罍曰卣尊彝之異名也皆用以盛酒者三禮圖云凡諸觴皆同升數則異詩疏引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壯實曰觴爵者也故謂之羽觴曰卮曰觥觥者異名也皆用以飲酒者周禮梓人云勺一升注勺尊升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龍勺注爲龍頸狀勺口似魁勺柄似杓有似於斗又謂之斗用以挹酒者此其大異者耳取象之不同所受之不一諸儒之說尚多也蠙音蠻卬音昂

罍

說文罍靁目酒尊似壺容一斛刻作雲雷象施不窮也按雲古文作𠀤雷古文作回罍刻𠀤之文象施不窮也古器存者文尚可見謂罍作阿香狀連鼓形者蓋俗也今器邊肉處有迴環文猶是𠀤回之遺意而知者鮮矣

飲器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韋昭曰飲器椑樝也晉灼虎子屬也一以爲酒器一以爲溺器按漢匈奴傳單于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歃血盟然則酒器是也每宴會設之示恨深耳溺音尿

車制

上古聖人觀轉蓬爲輪輪主流運有輻輪中木之直指者上有瓜以輳轂下有菑以指輞有轂居輪之正中而爲輻之所輳三十輻共一轂當輻之空謂之藪大車之轂長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三分其轂之長二在外以置輻一在內以受軸其內大穿謂之賢小穿謂之軹有軝轂之旁出者即長二分在外者也有輞輪之外圍者一曰轑有輨轂中鐵以受輨者亦謂之軝曰輻曰轂曰藪曰賢曰軹曰輞轑曰輨軝皆附於輪者也輪行不可載物之輿輿車底也主容納有軫車上前後橫木大車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軫

四尺四寸有轖車轖交錯也有較車藉間橫木已駕褰較軫也一曰轛有轖車箱也以障物有軝車較間皮篋以藏玉有軾去輿高三尺三寸有較去軾又高二尺二寸通高五尺五寸立則憑較應爲敬則俯憑軾有輢兩旁植木以橫較者曰軫曰轖曰較輪曰輻曰軝曰較曰輢居輿之中在輿上者也有軌車下橫木以持輪者兵車乘車之輪其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之中實得其平濟盈不濡軌是也凡車之制廣狹既同則轍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轍亦曰軌車同軌是也亦謂之軸又謂之轄有轄車軌頭鐵以鍵轄者無事則脫行則設之一作牽有輹伏兔也伏於軌上一作

轉曰軸曰輻曰轄曰輹居輿之中在輿下者也有轅兩股木之前後出者長一丈四尺有輈轅之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居衡之上而縛下鉤之如屋之梁謂之梁輈一曰軏有輗橫居輈下以縛軏者亦謂之衡有軏重縛於衡上以駕馬領者有軥軏之下曲者曰軥曰輈軏曰軏衡曰軏曰軥在輿前附於轅者也有蓋以蔽雨者也有輪車無輻直斫木為之者惟輪也有軔礙輪木也有輮盛膏器也輿方象地蓋圓象天三十輻象日月蓋弓二十八以象列星（輻音福軏音軏軥音屈軏音厄輈音侯軥音苟軏音厄輈音侯軥音苟轄音戶輹音伏）

氷鑑水鑑

鑑鏡所以照物又器名如甒大口氷鑑以盛氷置食物於中以禦溫氣周禮凌人春治鑑祭祀共氷鑑是也水鑑如水之照物無有遁形者書又無於水鑑習槃盥水鑑無私鑑德公以司馬儆醴為水鑑衛惟奇樂為曰此人之水鑑祭大賓見抑莊嘆曰襄陽水鑑復在于茲是也（甒音無）

闌干

階際木勾欄曰欄干亦作闌干眼眶亦曰闌干蓋闌干以橫斜為義勾欄木縱橫為之故曰闌干以木為之故字从木忽夫躬傳沛江流兮作闌出皆曰崔蘭泛沛闌干也崔蘭香草躬誤當作漁闌亦縱橫之意淚出于眼因謂眼眶為闌干

曹植詩月落參橫北斗闌干薛令之詩苜蓿長闌干近孫太初詩山中芝草闌干長凡橫斜皆可言闌干

爐瓶

周人尚臭宗廟燔蕭漢人始為博山爐其制象海中博山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無今之爐也所焚唯蘭蕙劉后博山爐銘中有蘭綺來火青煙古樂府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無今之香也自武帝通南越中國始有龍腦鷄舌等香通西域始有安息薰陸水芎等香而蘭蕙漸不復用矣佛氏有供花之說亦未聞用瓶瓶似雖但以汲水今之爐古非也今之瓶古觚也得二器者無所用以藝香插花謂之爐瓶後又倣而為之其制愈矣（觚音丙錡音起藝與蓺同藝音越）

銀囊滾毬

銀囊帳中爐也滾毬彼中爐也鄴中記石季龍冬月為複帳四角安金銀鑿鏤為香爐曰石易詩銀囊貯火懸西京雜記長安巧匠丁緩作被中香爐為機圓轉之其運四周爐體常平趙德麟曰今謂之滾毬銀囊甚新滾毬殊不入囊予名之曰金鞠與銀囊正作對也

梳枇（枇音毗）

廣韻梳櫛也枇細櫛也皆理髮之器炙轂子赫連氏造梳一十四齒取疏通之義故名梳枇似梳齒而密取密比之義故

名枇匈奴傳比疎注比疎解髮之飾以金爲之楊雄頭邊不暇疏疏即梳也今枇作篦魏武帝病眼令華陀以金篦刮膜篦乃掠器非細櫛也

蘭膏蓮炬

宋玉招魂蘭膏明燭注以蘭漬膏取其香也唐令狐綯夜對禁中以金蓮花炬送歸院金蓮花以載炬者範銅爲之天子制也

關鍵管鑰

老子善閉者無關楗而不可開周禮地官掌受管鍵月令謹管籥楗或又从金鑰本作關亦有作籥者訓者多未辨按說

文關以橫木持門戶也廣雅楗拒門木月令注鍵謂鑰之入內者鑰摶鍵器也以鐵爲之摶鑠內摶取其鍵是知關即今門檻管即今鑠筒鍵即今鑠鑰鑰即今鑰匙鍵从金者爲鑠鑐从木者爲關之入牝處總曰拒門木鑰从門者以其爲門用从竹者古字通用也 檻音拴

銓衡文衡

銓說文衡也非是玉篇平木器今俗謂推鉋衡諸書訓平廣韻權衡也今俗謂秤苛唐選法尚書銓掌七品以上選侍郎銓掌六品以下選阿衡古官名阿倚也衡平也水衡漢官名主平其稅入今吏部曰銓衡主考官曰文衡顧名思義可不平乎 苛音柯

度量衡古今不同

宋張表臣云劉仲原得銅斛二於永興軍其一云始元四年造一云甘露元年十月造數量皆同云容十斗重四十斤以今權量較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按永興軍漢左馮翊地始元漢昭帝年號甘露漢宣帝年號則二銅斛漢器也以此上推之廉頗見魏使一飯斗米肉十斤則是米三升肉三斤十二兩凡言一石准今三斗一斤唯今六兩于定國飲酒數石不亂劉伶飲一石五斗解酲孔珪飲酒七八斗曹操帳下士持雙戟八十斤皆可推且古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

古權十黍爲絫十絫爲銖八銖爲錙二十四銖爲兩視漢文輕小矣周尺纔得今六寸六分家語布指知尺謂以拇指食指一參仍以食指屈二節爲一尺湯九尺文王十尺亦可推 參音搶

滑稽

楚辭突梯滑稽注滑稽圜轉貌公孫弘傳滑稽則東方朔注滑稽轉利之稱楊雄酒箴鴟夷滑稽應劭曰鴟夷酒器師古曰滑稽圜轉縱舍無窮之狀是滑稽本圜轉之義或以言人或以言酒器耳酒器何以能圜轉崔浩音義酒器轉注吐酒不已若今之陽燧尊此亦是臆說按顥說文龜目酒尊刻作

雲雷象施不窮也徐氏曰圜轉之意故曰不窮罍既圜轉則罍亦可稱滑稽此其義何也蓋雲雷之文圜轉不窮非吐酒不窮也今尊彝諸古器皆有之人不識以爲花樣耳楊雄謂鴟夷腹如大壺說文謂罍似壺可見鴟夷與罍皆似壺之器知罍之有雲雷則鴟夷亦有雲雷知鴟夷可稱滑稽則罍亦可稱滑稽之言之也鴟當作䍦廣韻䍦酒器後通作鴟夫差取馬革爲鴟夷以爲榼也范蠡自號鴟夷謙言但可盛酒耳

舟

周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天子以舟爲橋自此造彼曰造諸侯以衆舟維持之曰維大夫二舟相並曰

方士扁舟而已貴賤之分也後乃以造以舟作艘方从舟作舫扁从舟作艑皆非字之正也楊用脩謂扁舟作艑舟亦非

箜篌即琵琶

傅玄琵琶賦序故老云漢遣公主嫁烏孫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裁箏築箜篌之聲以方語目之曰琵琶方語烏孫語也推手前曰琵引手後曰琶烏孫謂箏築箜篌皆曰琵琶以有絃可推引也字本作批把箏即今箏築形似箏箜篌其說不一烏孫謂箜篌爲琵琶則琵琶即箜篌箏築雖可言琵琶而其名仍舊獨箜篌易以方語耳晉志箜篌出自西域又曰琵琶出自西域皆未深考釋名箜篌空國之侯所好杜佑謂其聲坎坎應節曰坎侯昇竟樂府謂樂人侯暉依琴造坎故曰坎侯皆未得其實也

巵匜

應劭曰巵飲酒檀器古以角作受四升師古曰飲酒圜器也漢高紀奉玉巵爲太上皇壽說文匜盥器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左傳奉匜沃盥一爲酒器一爲洗手器今槩稱酒器曰巵匜失之矣廣韻杯匜似柿非是

白玉珂紫荷囊荷音賀

昔人誤以白玉珂作佩玉如杜甫夜宿左省詩因風想玉珂又以紫荷囊作侍從事如宋祁事賦筆助荷囊按爾雅翼貝

大者珂黃黑色其骨白通俗文勒飾曰珂以貝飾馬勒謂之珂其骨白謂之白玉珂非真玉也晉輿服志文武皆有囊綴綬八座尚書則荷紫謂之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乃負荷之荷非荷葉也今謂囊曰荷包本此

藁裡藁音雷裡音梨

孟子藁裡注籠巾之屬按韻書藁盛土籠或作藁詩注築墻者捋聚壤土盛之以藁投諸版中是也裡巾也巾本作鉈鍬也爾雅剷謂之鍵是也捋音奪剷古鏟字鍵古鉈字

鹿中

禮記司射奉中注士鹿中大夫兕中疏云刻木如兕虎而伏

皆上立圈圈以盛算者猶今之算盤今但平底不復刻木爲鹿與兕矣

笏手板

徐廣車服儀制曰笏即手板也漢魏以來皆執手板有事則插於紳間故曰縉紳晉王坦之倒執手板唐段秀實以笏擊朱泚唐故事搢笏於帶而乘馬張九齡體羸使人持之因置笏囊崔琳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是知古人執笏搢笏不獨對君也

竹根籃尾

杜甫詩共醉終同卧竹根白居易詩三杯籃尾酒竹根籃尾人多未喻庾信山杯捧竹根是知竹根杯名傾銀注玉富貴者之器竹根山家之器其醉一也籃又作婪宋景文詩且盡燈前婪尾杯河東記謂是謙遜不敢先飲石林燕語謂是處於末席得酒常貪婪二說非是廣韻飲酒半罷半在曰闌當作闌尾爲是淳于髡所謂主留髡而送客當此之時能飲一石者也宋景文意亦是但襲用婪字不察耳

摴蒱

摴蒱局戲局戲爲博博爲今雙陸按韻會摴似椿北人呼山椿江東呼虎目葉脫處有痕如摴蒱子故名摴虎目與摴蒱子皆謂葉脫處形迹也知摴以摴蒱得名則知摴蒱以骰子爲義雙陸有骰子也

黃流流黃

詩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注黃流鬱鬯也沈佺期詩誰爲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人多未喻流黃蓋謂簟也簟之佳者織文黃色滑膩若流故曰流黃唐人詩珍簟冷流黃是也韓昌黎詠吾新竹簟云携來當晝不得卧一府爭看黃琉璃則又以琉璃比黃色矣

鼓角

衛公兵法軍城及野營行軍在外日出沒時鼓千撾三百三十撾爲一通鼓音止角音動吹十二聲爲一疊一角三鼓而昏明畢角之曲有三弄一曰爲君難爲臣亦難難又難二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曹子建擬今角聲鳴鳴者皆難字曳聲耳

車蓋

車上覆者曰蓋其形圓以象天風俗通黃帝戰蚩尤於涿鹿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因作華蓋武王伐紂大風折蓋遂爲曲蓋家語孔子之郯遭程子於途傾蓋而語漢高紀天子車以黃繒爲蓋裏謂之黃屋續漢志二千石皆皂蓋皆車上覆者也後世乘藍輿乃謂繖爲蓋矣

疑紅

佛書疑缸注疑定也缸燈也缸从缶蓋長頸瓮佛氏以注油燃燈故謂缸爲燈疑則燈光之凝定也唐人不知誤以凝爲銀以缸爲缸黃氏辨缸爲車轂中鐵是矣不知二字俱誤非止缸也

風鐸風旌

開元遺事唐岐王宮於竹林內懸碎玉片每夜聞相觸之聲即知有風鄉占風鐸又五王宮中各立長竿挂五色旌於竿頭四垂綴以金鈴有聲即往視旌之所向可以知四方風候此後世鐵馬定馬旗之始也

書罐酒經

罐酒器亦以盛書大者一石小五斗古語借書一罐還書一罐後人訛以罐爲癡謂借書與人爲一癡還書爲一癡經亦酒器小頸環口脩腹受一斗晉安人餉人酒一經二經至五經他境人不達其義開五經至束帶迎於門乃是酒五瓶二事出聞見後鯖二錄

骨朶 朶本作䋣音鍋

演繁露云宋景文謂俗以檛爲骨朶古無稽據字書檛竹瓜反通作過徒果反轉爲骨朶此說亦非說文檛箠也本作䋣是䋣與檛過一也曰骨朶者始製以木从木曰檛以竹从竹曰過曰䋣後以骨飾之曰骨䋣猶骰子以竹从竹曰籌以牙曰牙籌以車渠曰車渠籌今又範銅爲之衙衛人所執者是也䋣又待可切後人去竹直曰骨朶遂難曉也今人稱花今朶者曰骨朶上尊下枝與檛類也檛過俱音鍋䋣音色麥音

魁

說文魁羹斗也蓋杞羹之器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爲首其形方有似於魁故名魁第五至第七爲末其形曲似魁柄故名杓總謂之斗借羹斗爲言也凡爲首者皆名曰魁罪首曰渠魁舉首曰倫魁亦曰大魁是又借斗首爲言也又束爽傳三韓皆魁頭露紒注魁頭猶科頭科當作窠謂人髮鬆結成窠有似於羹斗其取義已遠作科益謬矣杓音標䋣音科

蒯緱 蒯音塊緱音勾

史馬驩往見孟嘗君置之傳舍十日問傳舍長曰客何爲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劒耳又蒯緱按廣韻刀劒頭纏絲爲緱蒯雅蒯草中爲索蒯緱言劒緱無絲以草爲之也

模範

通俗文規模曰範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木曰模以竹曰范今模範作模範按說文以必先告其神樹茅以依神爲較既祭較轢於牡而行爲範作範借用耳較音鉸

觚

論語觚注或曰酒器或曰木簡說文觚鄉飲之爵受四升韓

詩外傳一升曰觚此酒器之觚也博雅笭䇲䈥也小兒所書通俗文木四方為棱八棱為柧觚柧通作觚張士衡文賦或操觚而率爾此木簡之觚也一名而二物夫子本意所指今不可知即以木簡言之亦得　笭音占䇲音隸

艗舟　艗音逆

廣韻艗舟也舟首謂之艗首則凡舟皆可言艗首者對尾而言後誤作鷁張協七命乘鷁舟兮為水嬉郭璞云鷁水鳥也今江東貴人船前作青雀是其像也嘗考鷁即鶂鶂即鷁鷁鶬鴰即莊所謂九頭鳥蓋鶬鶂類也其為禽不祥舟首何取焉且青雀為桑扈又非鷁晉王濬為益州刺史謀伐吳造

戰艦畫怪獸於其首以懼江神今官舟多獸形無水鳥者是鷁本無與於艗當作艗首為是後人誤用璞亦誤釋也

鸞旗屬車　車音居屬音燭

類師古曰編以羽毛列繫幢旁載於車上謂之鸞旗車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輿服志古者諸侯二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最後一車縣豹尾豹尾蔡邕曰天子車翠羽蓋以黃緋為裹是為黃屋李斐曰纛毄羽葆幢也在乘輿車衡上左方注之故曰左纛

豹尾倸房　倸音豹

崔豹古今注豹尾車周制象君子豹變尾言謙也蔡邕云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今國制有旄曰豹尾雖非車亦其遺意也唐志新到官府併上者謂之倸俗謂程司課作者為倸上吻韻史官連直也今　大內有倸房當是課作連直之所以為豹房者誤

筵席

古人坐於地以席藉之司几筵疏初地一重者謂之筵重在上者謂之席皆以莞蒲為之詩上莞下簟是也或以竹皆稱席後席是也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朝則設几宴饗則設籩豆今俗言椅以代席也言棹以代几也言楪以代籩豆也椅棹楪本無此字椅則借椅桐之椅棹借棹楫之棹楪皆俗書也今人

謂尊俎曰筵席至又謂席一筵可哂也

刀圭

本草云刀圭十分方寸匕之一準如梧桐子大釋名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夫刀圭本草以狀藥之大小釋名以見燕尾之廣狹未有明言其義者蓋刀銳處如圭首故曰刀圭猶刀尖也匕匙也方一寸得十分一分如梧桐子大衣下垂者割正幅使一頭狹如燕尾然梧桐子燕尾其大小廣狹繞刀尖若耳故或言梧桐子或言燕尾或言刀圭也

金井銀床

合卷冊04½版　46A

褚記室世言金井梧飄以葉上有金井字非井也唐人謂井欄爲銀床潘平田之說不知何據葉上恐亦無字今人家鑿井有置鉛錫其下者蓋青金也或以此得名銀床亦非井欄蓋轆轤架也廣韻轆轤圓轉木也用以汲水喪大紀以綍繞碑間之鹿盧南人謂之沛胡蘆北人謂之滑車曰銀者對金而言或其色白也李白詩絡緯秋啼金井欄亦是指井蘊軾露帳銀床初破睡誤以銀床爲偃息之具也

輜重

說文輧車前衣車後徐氏曰所謂厨車字林載衣物車前後皆蔽後輿服志注輧車有衣蔽無後轅者謂之輜釋名輜廁也謂軍糧什物雜廁載之以其累重故稱輜重說文衣字即字林輿服志蔽字但說文輜後蔽字林與志則前後俱蔽釋名雜廁正所謂厨也字林衣物即所謂軍糧什物也或曰輜載衣車重載物車非是

什器家火

軍法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共其器物故稱什器從軍及作役者十人爲火共畜調度故稱家火

屠蘇

埤雅屠蘇菴也通俗文屋平曰屠蘇四時纂要作屠蘇又廣韻酴酥酒名玉篇麥酒不去滓飲是屠蘇爲屋酴酥爲酒本不相混也唐人詩手把屠蘇讓以年先把屠蘇不讓春誤以屠蘇爲酴酥後人遂謂屠蘇又爲酒古人正旦飲酒以少者得歲故先飲老者失時故後飲是日酒皆然亦無屠蘇先飲之說或云屠絕鬼氣蘇醒人魂妄說也

紫詔黃麻

漢志凡天子爾雷以武都紫泥封聞見後錄謂武都今階州山水皆赤而泥紫用爲印色故詔有紫泥之稱泥豈堪作印色或如今紫粉之類武都所出爲最非泥也唐太宗詔用麻紙寫詔勅高宗以制勅爲永式白紙多蠹自今並用黃紙蓋自蔡倫用樹膚敝布爲紙故有麻紙遂齋閒覽謂以檗染紙使不蠹故曰黃麻古今書籍亦曰黃卷不獨詔勅用黃紙也

紙

古者書用竹帛竹簡帛是已其字从竹帛紙是已其字从糸一作帋从巾馬鑑事始謂蔡倫始造紙史繩祖引趙飛燕赫號書注赫號小紙也謂紙已見於前漢其辨似是而亦未燭其原按說文紙絲滓也以絲纑餘絮爲紙以是爲書謂之帛書非直縑帛也後漢蔡倫始用樹膚及敝布魚網爲紙今穀樹皮紙即蔡倫樹膚紙高麗蠻蠻紙即古絲滓紙又有用竹與秸者因樹膚而生智也紙一音低號音顛聲相近謂紙

爲號赫赤也赫號謂赤紙也鄧展謂赫音閭孟康謂號猶地晉灼謂薄小物爲赫號皆非糸音覓赫音黑繰音騷穀谷搢二音秸音戛閭音輿

碑

今世所謂碑古無之七十二家封禪言勒石稽天下傳言爲名迹於斧茲石上可見者惟此而已士昏禮入門當碑揖則廟內之碑用以麗牲者喪大記天子用大木爲碑謂之豐碑諸侯樹兩大木謂之桓碑禮弓注天子六綍四碑諸侯四綍二碑士二綍無碑則方上之碑用以下棺者臣子因於其上紀述功德今廟堂墓隧及諸創建碑林立而不知非古也

方策

春秋正義云簡容一行字數行者書於方方所不容書於策杜預曰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事小事謂字有多寡也古者折竹爲簡以火炙之令其汗收其青易書書簡汗青殺青皆取炙竹爲義曰篇廣韻謂篇簡成章也連編諸簡謂之策以繩次策謂之編此簡篇策从竹編从糸也又以木爲方謂之柹作觚故曰操觚又謂之槧故曰鉛槧其體方總謂之方曰劄說文刺者也竹木以刺者爲書竹書當作劄木書當作札曰牒說文以爲札曰牘說文以爲書板皆方也此柹槧札从木牒牘从片說文片判木也大抵不過竹木二者後世易之以紙而其稱名猶故也

款識

古器有款識款謂陰字是凹入者識謂陽字是凸出者款居外識居內夏器有款有識商器無款有識四腰邊二音凸突耋二音

臨摹硬黃響搨

於古人書畫置紙在傍視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謂之臨以紙覆其上隨其曲折宛轉用筆謂之摹置紙尉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觥角毫釐必見謂之硬黃就明窓上以紙覆映光摹之謂之響搨

牌揭

博雅筐牌籍也周禮職幣以書揭之疏謂府別各爲一牌書知善惡價數多少謂之揭今言牌票揭帖義出此

帳目

今俗謂簿籍曰帳目韻書帳幬也帷也無有以簿籍爲義者按漢制郡國歲時上計顏師古曰計若今諸州之計帳是師古亦用帳字其來久矣

案字有六義

說文案几屬周禮掌次張氈案魏志曹公作欹案卧視書又王篇食器也史高祖過趙趙王自持案進食隱逸傳孟光每饋食舉案齊眉曹操別傳魏大馬人佛至以頭沒杯案中又

據也荀子案飾其辭董仲舒策謹案春秋又考也丙吉傳無所案驗又下也爾雅疏可以案酒又止也周紀案其無出

肉好有二義

爾雅肉好若一謂之環郭璞云肉邊也好孔也禮記玉藻肉好之音輔氏曰肉好猶俗言美滿也方氏曰肉好如一旋而不窮者環肉好之音旋而不窮者也義亦相貫

廿卅卌 廿音入卅音颯卌音習

廿二十并卅三十并卌數名顏之推稽聖賦中山何夥有子百廿言有子百二十也韓愈孔戣墓志孔世卌八謂戣爲孔子三十八世孫也字統卌抑冀部廿讀爲一字後人直以廿爲二十卅爲三十卌爲四十是一字而讀爲二字矣至有讀廿爲奴店切又有直作念字者其謬不知何起也

名義考卷之十二終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017
作者=
页数=753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